

博大出版社

一位中共體制下培育出來的中生代知識分子菁英
面對共黨專政所發出的長歌當哭般的怒吼！

文殤（下）

袁紅冰 著



一個屬於荒蠻而遼闊的高原的靈魂，一個充滿了狂風和雷電的靈魂，
將終生同不允許精神自由展現的專制政治，做無可迴避的百年之戰。

這是五十年代初出生在蒙古高原的袁紅冰，為自己的生命定下的基調。

一九六八年，因紅衛兵運動而中斷中學生涯的袁紅冰，

成為下鄉的知識青年，目睹農村生活的慘酷；

一九七二年，他成為化肥廠工人，數次組織工人進行政治運動，

直到七九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之前，

這期間他一方面結識了往後在革命路途上的堅貞兄弟

一方面他對馬克思主義及共產黨專制政權的邪惡本質

逐漸形成清晰的洞察，對之徹底加以鄙棄；

八五年完成研究生課程及論文後，留在北大法律系

在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中成立「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

九二年開始了秘密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活動；

九四年遭非法逮捕，為了重新寫出已遭銷毀的、他視為比生命更重要的《自由在日落中》，

他忍辱偷生，逼迫自己向共黨政權諂媚屈膝……

這本自傳體小說，基本上即是以袁紅冰從少年一直到一九九六年完成《自由在日落中》B稿，

這段時期所從事的民主活動為線索，

全景式地反映出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前仆後繼的民主運動，

一部中國當代知識分子面對共產黨政權所發出的悲憤吼嘯。

ISBN 932674-06-3-3



9 789326 740630

定價：NT \$310元

文 殤 (下)

袁 紅 冰

博 大 出 版 社

〈創作系列〉
文殤（下）

作者：袁紅冰
編輯：鄭秀娟、曹之慧
美編：林彩綺
出版：博大出版社 Broad Press Inc.,

總部

Address : 2520A Wyandotte Street Mountain View, CA 94043. USA

Mailing Address : P.O.Box 70456 Sunnyvale, CA 94086. USA

TEL : 1-408-4729980 FAX : 1-206-3500947

<http://broadpressinc.com>

台灣：博大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TEL : 886-926139415 TEL : 886-2-27173643

E-mail : boda_tw@ms1.epochtimes.com.tw

海外發行：博大出版社 Broad Press Inc.,

TEL : 1-312-4983764

E-mail : contact@broadpressinc.com

經銷商：彩舍國際通路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建一路87號5樓

TEL : 886-2-22267768 FAX : 886-2-82267496

華文網網路書店：<http://www.book4u.com.tw>

新絲路網路書店：<http://www.silkbook.com>

橋大門市部：台北市南陽街7號

TEL : 886-2-23310234

國際書號：ISBN 1-932674-06-3

定價：新台幣310元

出版：2004年10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若有缺頁，請寄回更換。

袁紅冰

1. 攝於一九九二年完成《自由在落日中》A稿之前的春天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與「左派」的矛盾造成專制政治的破裂聲，袁紅冰從中感覺到了民主運動崛起的機會，但是一時還難以確定應當何種方式捕捉這個機會。九二年三月，袁紅冰經常佇立在郊外的荒原上，沉思的目光飄向天際，似乎想從剛剛泛起朦朧綠意的野草叢中尋找靈感。

(相關內容詳見第七卷第三十四章)

2. 袁紅冰在北京大學為檢察官培訓班授課

3.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四日，袁紅冰主持「奧林匹克飯店會議」

(相關內容詳見第七卷第三十六章)

4. 奧林匹克飯店會議會場

在民主的意義上，在知識分子的範疇內，「奧林匹克飯店會議」可謂群英薈萃，中國最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齊聚一堂。左起第六人是原毛澤東秘書，因支持彭德懷反對「大躍進」而受到政治迫害的李銳，第七人是原《人民日報》總編王若水，第八人是原《新觀察》雜誌副主編鄭仲兵。

(相關內容詳見第七卷第三十六章)

5. 奧林匹克飯店會議會場

照片正中者為中國著名劇作家、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吳祖光。正在發言者為中國著名自由知識分子林京耀。

(相關內容詳見第七卷第三十六章)



第六卷

「六·四」驚變

目 錄

上 冊

序 曲 8

第一卷 少年悲愁
第一章~第五章 11

第二卷 青春苦難
第六章~第十章 103

第三卷 初涉政治
第十一章~第十六章 203

第四卷 清醒中的困惑
第十七章~第二十章 327

第五卷 燕園風流
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章 393

下 冊

第六卷 「六四」驚變
第二十六章~第三十章 493

第七卷 鋒刃上的舞姿
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九章 593

第八卷 敗於人性的普遍墮落
第四十章~第四十六章 779

第九卷 高於生死的抉擇
第四十七章~第五十三章 927

餘 韻 1058

第二十六章

八九年初的冬天，內蒙古高原上的雪格外潔白，白得彷彿在渴望殷紅的獸血使雪原變得豔麗。

一月中旬，袁紅冰和陳坡回到呼和浩特市，同柴治國、呂克新一起，度過了有生以來心情最爲寧靜的一個春節。那是一種青銅色燧石般的寧靜；那是凝聚著創造歷史的激情之火的寧靜；那是孕育著狂風暴雪、急雨雷電的寧靜——袁紅冰覺得，他和他的戰友們似乎已經用鐵鑄的意志與出類拔萃的智慧「扼住了命運的咽喉」。

與胡德平日益深化的關係使他們有理由確信，在鄧小平之後必然突現出來的專制政治的權力危機中，全力支持胡耀邦重返權力之巔，實行民主政治改革，是一種具有現實可能性的戰略選擇。通過與王震的關係進入權力體系也展現出樂觀的前景。當時，陳坡已經以王震的名義找過中共中央組織部原副部長鄭野萍，並經鄭野萍介紹認識了組織部青年幹部局的常務副局長任小彬，而且極有可能於短期內就調進組織部這個共產黨的核心機構工作；袁紅冰調往武裝警察部隊總部，以掌握一部分軍權的設想，雖然還沒有得到王震肯定的答覆，但是，他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繼續努力，這個設想是可以實現的。而設想一旦實現，他就擁有了在政治危機爆發時，以宮廷政變的方式，爲胡耀邦走上最高權力殺開一條血路的能力。同

時，通過兩年多的教學活動，袁紅冰直接授過課的北京大學本科生、檢察官進修班的學生，以及北京大學分校、北京業餘法律大學和民辦的「京橋大學」的學生，總數有幾千人，而且聽過他講課的絕大多數學生都被他出眾的才華和人格魅力所吸引。其中相當數量的學生還同他建立了有政治理想色彩的密切關係。另外，他再次獲得了北京大學教學優秀獎，而《永恆的魅惑》也已由華夏出版社出版了。所以，袁紅冰認為，即使調到武裝警察部隊，他在北京大學的影響也會歷數年而不衰，這種影響將使他在離開北京大學後，仍然有能力在必要時發動學生運動。

另一方面，種種社會現象也在為袁紅冰和他的戰友們對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的預言，提供證明。在共產主義的道德說教像一個衰朽的老婦人完全失去精神魅力的背景下，專制權力空洞的靈魂中，只剩下物欲在吹著流氓小調，而不受限制的權力則以最無恥的方式開始了徹底腐敗的過程。被稱為「太子黨」的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子女，利用從父輩血統中繼承來的政治特權和非法治的經濟自由化機遇，像黑手黨一樣肆無忌憚地劫掠社會財富，一批依附於官權的奸商也把財富的積累過程，變成了一條漂浮著人性腐屍的骯髒的河，而財富的積累一旦失去了道德和高尚價值觀的附麗，就墮落為社會不公正的淵源。一度曾經被共產黨官僚集團吹捧為代表「人類歷史發展前途」的工人，由於實際沒有任何保護自己利益的自由權利，忽然發現他們處於如同被人剝光了衣服，趕到寒風中去尋覓生存希望的境地，而鄧小平喋喋不休、反覆吹噓的農村改革的果實，現在也開始變得苦澀了。

八十年代上半期，因為剛剛廢除「人民公社」制度，農村出現了短暫的權力真空時期，長期置身於毛澤東式的政治壓抑和經濟掠奪下的、苦難深重的中國農民，終於可以稍稍直起佝僂的身體，並為經濟的自由而使滿面愁苦的皺紋扭曲為蒼涼的笑容。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期，隨著鄉鎮政權的重建，專制政治布滿灰黑鐵鏽的陰

影，又重新壓在農民的身上。如果說整個人類歷史的民主化進程迫使共產黨官僚集團上層，往往不得不爲自己專制的醜臉，塗抹上一層開明的脂粉，那麼，做爲共產黨官僚集團統治基礎的農村政權，則赤裸裸地表現出千年以前的野蠻專橫。農村的官吏們猶如貪婪的吸血鬼，從農民皮膚蒼白的、乾枯的身體中，吸吮著經濟之血，同時，他們又用專制的鞭子，冷酷地抽碎農民們的反抗。農民的不滿情緒只能通過出身於農村的大學生，傳達到城市和大學校園內。

八八年末至八九年初，受到嚴重社會危機的激發，方勵之、王若望、蘇紹智、張顯揚、戈揚、許良英、包尊信、陳軍等一批自由知識分子，數次致信最高當局，提出政治改革和釋放政治犯的要求。他們似乎要以社會不公正和民衆中普遍的不滿情緒爲依託，同當局進行政治攤牌。然而，通過與王震的接觸，袁紅冰卻更加堅定地認爲，只有等鄧小平、王震之類共產黨專制政治歷史象徵性人物被死神親吻之後，才能尋求決戰——民主同專制的決戰起步時，必須避開舊勢力的餘芒，理由在於，鄧小平、王震這批從戰爭的血海中走出來的人，對於獨裁權力的愛戀是極端冷酷無情的，他們的生命構成了軍隊、警察、監獄這些專制政治肢體的鐵血靈魂；他們被血洗過的心不可能被民主良知說服，只能被強悍的力量擊碎，而民主力量卻缺乏擊碎專制意志的強悍性。

不過，這些自由知識分子的行動還是使袁紅冰興奮起來了。因爲他從中感覺到中國知識分子中確實蘊藏著民主激情的金礦，而在未來的專制政治危機中，歷史將會把這種礦石鑄造成勝利的凱旋。

八九年大雪紛飛的春節，袁紅冰是在同柴治國、陳坡、呂克新縱情狂飲，歡歌豪語中度過的。然後，他又告別了內蒙古高原，滿懷對搏戰的冷峻而堅硬的渴望，和陳坡返回北京，他覺得，自己灼熱的手指已經觸摸到了一個偉大命運的邊緣。但是，八九年北京的春天卻告訴他，歷史之輪不會按照智慧的邏輯轉動，哪怕是最具想像力的智慧邏輯，而在英雄人格哲學意義上，他所迷戀的偶然性，

他視之爲自由根據的偶然性，在現實中對他卻是極其冷酷的，冷酷得猶如一個猙獰的嘲笑——對他的智慧的嘲笑。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事先沒有任何預兆，驟起的狂風便捲裹著枯黃的沙塵，從內蒙古高原越過燕山山脈群峰，迅速漫過北京城，天地之間立刻變成一片喧囂的昏暗。尖利的風聲彷彿是青銅色的悲嘯，而形態猙獰的、黑紫色的雷暴雲如同慘痛的命運，在呼嘯的風聲中瘋狂地翻滾奔騰。蒼白的雷電撕裂了低垂的雲層，橫掃的急雨宛似被雷聲震碎的蒼穹在痛哭。

當時，一陣突然湧起的不安和茫然，使袁紅冰衝出他在北京大學十六樓的那間單身宿舍，佇立在狂風暴雨中。他仰起頭顱，逼視著被雷電之火燒成殷紅的雲隙，似乎想讓那震顫在雲隙間的殷紅色，洗去他心中的茫然和不安。然而，急雨卻在他消瘦、冷峻的面容上迸濺起白茫茫的水霧，遮斷了他的視線。

雷暴雨瞬間就過去了，但漫天的沙塵並沒有被洗淨，蒼穹仍然是枯黃色的，而日球彷彿是一片慘白的灰燼。袁紅冰身前身後的地面上布滿了被狂風折斷的樹枝，斷枝上那春天的葉片猶如翠綠的悲愁。空洞的茫然之間，袁紅冰覺得，蔚藍的天空似乎將從此變成一個遙遠的回憶，一個埋葬在被沙塵染成枯黃色的寂靜中的回憶。

這時，袁紅冰看到，陳坡匆匆從遠處走來。陳坡臉色灰白，神情震驚而悲痛。他在袁紅冰面前停下，聲音像布滿乾枯的血鏽似的說：「耀邦去世了，就在今天——我是從國防大學得到這個消息的。」

袁紅冰沒有說一句話，他冷漠地注視了陳坡片刻，便向未名湖邊走去。很長時間中，袁紅冰的意識裏只有一片乾枯、灰色的沉寂。直到殘破的晚霞映在未名湖銀灰色的湖水中時，一聲慘烈的悲號才撕裂了袁紅冰意識中灰色的沉寂：「蒼天呵，你爲什麼賜給獨裁者以長壽，卻使高尚的生命過早消失——民主的朝陽將因此而繼

續長久地在專制的暗夜中，苦苦尋覓屬於晨光的地平線！」

袁紅冰逼視向天空的眼睛裏有血色的火焰在狂風中搖曳，他似乎想用那焚身之火，燒燬高高在上的命運的蒼穹。在晚霞枯萎時分，袁紅冰好像看到，無數具骷髏撕開長滿野草的墳墓，從陰暗的墓穴中站起來，向著被荒野之風吹裂的深紅岩石般的落日，發出震撼人心的長號。袁紅冰知道，那些骷髏是死於專制政治的生命的殘骸，而那骷髏響徹蒼穹的長號，不僅是獻給胡耀邦的祭品，而且是獻給中國民主命運的悲歌。

「是的，絕不能讓耀邦死後太荒涼——什麼也不為，只為不使落日死於漫天風塵。」袁紅冰離開未名湖時，凝視著枯黃沙塵後的落日，自語道。

四月十五日下午，胡耀邦的死訊通過各種途徑傳到了北京大學。四時左右，「三角地」周圍的牆壁上開始陸續出現一些未署名的悼念胡耀邦的大標語，其中一幅明顯隱喻著對鄧小平的抨擊的大標語「不該死的死了，該死的卻沒有死」最為怵目。傍晚，「三角地」貼出一張由陳坡、袁紅冰等七人署名的大字報，大字報向當局提出三項要求：一、按最高規格料理胡耀邦後事；二、盡快出版胡耀邦的著作；三、公開澄清加在胡耀邦身上的不實之詞。同時，大字報還呼籲北京大學師生自主進行追悼胡耀邦的活動。這份由陳坡起草的大字報，是胡耀邦去世後出現的第一份公開署名的大字報。

當晚，為了使民間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具有更大規模，袁紅冰起草了許多份未署名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派他的學生分別到北京師範大學、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的校園內，張貼出去。據說，張炳九也不約而同地做了同樣的事。

晚上十時左右，袁紅冰在單身教師宿舍樓的公用電話室裏，撥通了胡耀邦家中的電話，接電話的是胡德平。袁紅冰注視著蒼白的牆壁，聲音像鐵鑄成的花環，說：「我代表柴治國和陳坡以及我的學生，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我們絕不會使胡耀邦死後太荒涼。」

「謝謝……。」電話聽筒裏傳來的血淚迸濺的聲音，彷彿將胡德平痛苦欲絕的容顏刻在了蒼白的牆壁上。放下電話後，袁紅冰久久地逼視著眼前的牆壁，他灼熱的目光似乎要把那牆壁熔鑄成鐵石，他覺得，胡德平痛苦的容顏應該是刻在鐵石之上，因為，只有堅硬的悲痛才配祭奠他那位人格高尚的父親。然而，牆壁卻好像變得越來越蒼白了，蒼白得迫使袁紅冰不得不垂下在遺憾中破裂的目光。

四月十六日、十七日兩天之內，大標語和大字報覆蓋了「三角地」周圍的報欄、布告欄和牆壁。大字報的內容表明，由大學生從社會各階層帶回大學校園的不滿情緒，怵目地浮雕在哀悼胡耀邦的凝重悲痛上，對權力腐敗和鄧小平「經濟改革」造成的社會不公正的抨擊，成為不滿情緒的主題，而「太子黨」利用專制權力攫取社會財富的現象，則是抨擊的聚焦點。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趙紫陽的長子趙大軍等一批「太子黨」的名字做為罪惡的象徵，出現在大字報中。從袁紅冰派往其他院校觀察情況的學生帶回來的信息中，他意識到，悼念胡耀邦正在發展成大學生情緒的普遍趨向。

儘管學校的共產黨組織運用各種方法，試圖弱化悼念胡耀邦的活動，但是，在一大批中青年教師的支持和保護下，當局已經難以有效壓抑學生因胡耀邦之死產生的悲憤。北京大學如同一座陡峭的人性的懸崖，而胡耀邦的去世則宛似驟起的狂風，把社會上的不滿情緒吹向那人性的懸崖，並開始發出使歷史屏息傾聽的民主回聲。

十七日的《人民日報》刊登出一幅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照片，紀念碑下有幾個花圈。這幅照片觸發了學生向天安門廣場送花圈，以悼念胡耀邦的靈感。下午，政法大學和北京大學等少數院校的學生送花圈的隊伍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不過，由於學校當局的威嚇和阻撓，隊伍的規模很小，只有幾百人。

十七日晚，為了商討在北京大學內設立胡耀邦的靈堂和發動更大規模的向天安門廣場送花圈的活動，袁紅冰和陳坡來到張炳九的宿舍。宿舍裏除了張炳九、張來武和另外幾位教師外，還有國務院

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的秘書楊曉。楊曉也是北京大學本科的畢業生，上次袁紅冰、陳坡同陳一咨會面，就是通過楊曉安排的。房間裏的人顯然正在研究什麼問題。袁紅冰和陳坡走進房間後，他們立刻停止了談話，露出尷尬的笑意望著這兩位不速之客。

楊曉的在場，使袁紅冰直覺到，趙紫陽的智囊團一定是為大字報中抨擊趙紫陽和他的兒子趙大軍的內容感到不安，而想要通過張炳九這個「新權威主義」者，把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引導到有利於趙紫陽的政治方向上來。然而，袁紅冰對此卻極為反感。因為，他還沉陷於對胡耀邦去世的悲哀中，他覺得，這種悲哀必須是純潔的，不應該被哪怕一絲政治權術的陰影弄髒，否則，胡耀邦死去的眼睛裏也會滴落下血紅的淚珠。

「每個人做為個體，靈魂中可能都會有陰暗的東西，可是，通過自主意志表達出的情緒一旦形成公意之後，就是純真的。這也許就是人類良知的力量之所在。現在，學生表達出的公意，本質上是激情。而激情不可能被政治權術扭曲，不可能被冷靜的理性說服——激情只會被激情感動。所以，一個政治家要想取得公意的支持，他就必須表現出與公意一致的情感來。」袁紅冰聲調冷峻地說。他雖然沒有說出趙紫陽的名字，不過，人們都清楚他話中的「政治家」指的是誰。

「別的問題以後再說，現在的關鍵是如何才能衝破當局的阻撓，使學生大規模走上街頭。」陳坡情緒激動地說：「今天，學校的大門都鎖起來了，學生們往天安門廣場送花圈只能跳牆頭。這就難以形成浩大的遊行隊伍——好多女學生都穿裙子了，跳牆頭就會把屁股露出來，你讓她們怎麼辦？只有聚集足夠的學生才能衝開校門，可是，那就必須事先通知學生遊行的時間，那樣一來，也就等於通知了當局，到時候一定會有大批警察堵在校門口。」

張炳九因為陳坡的問題而興奮起來，火炭似的眼睛在厚得給人以朦朧感的眼鏡後面閃爍了片刻，忽然像一頭就要開始兇猛衝擊的

野豬，把身體傾向前來，低吼般地說：「我們可以製作一幅巨大的輓聯——用白布，越大越好，上面只寫『中國魂』三個字。明天晚飯後，學生都待在宿舍裏的那個時候，先讓我們的一些『鐵桿』學生，拉著輓聯在宿舍區遊行，等聚集了大批的學生之後，再突然向校門衝擊！」

張炳九這個天才的設想，立刻得到袁紅冰和陳坡的支持。接著，他們又同張來武商討了在北京大學校園設立靈堂，供學生憑弔的問題。在張來武表示他有把握說服校方設立靈堂之後，爲了不影響楊曉同張炳九、張來武的秘密會談，袁紅冰和陳坡便離開了。

第二天，北京大學校園裏出現了一些抨擊「老人政治」以及要求楊尙昆、薄一波等人退出政治舞台的大標語。大標語都沒有署名，但是，袁紅冰仍然意識到，這是昨晚楊曉同張炳九秘談的結果。顯然，他們是想通過對「老人政治」的抨擊，使人們瞭解，趙紫陽並沒有掌握真正的權力，所以不應當對權力的腐敗現象負責。望著那些沒有署名的標語，袁紅冰不禁爲趙紫陽感到了一陣悲哀，因爲，在重大的歷史事件前，趙紫陽的「智囊團」只能以這種缺乏太陽金色風格的政治小動作，體現對他的支持，卻不能對他提出具有深沉歷史感和偉大命運感的銳利建議。

當天晚上，一個二十多米長的巨幅輓聯出現在北京大學學生宿舍區，輓聯上用雄渾、蒼涼的墨跡寫出「中國魂」字樣。四十幾位神情肅穆的學生托起這幅輓聯緩緩行進在宿舍區的道路。在深藍、凝重的夜色中，白布製成的輓聯猶如慘白的火焰燒灼著人們的良知，輓聯上的「中國魂」三個字宛似被熾烈的悲痛燒焦的傷痕。

不斷有學生從宿舍中湧出來，加入輓聯後面的隊伍，半個小時後，就達到了數千人。在凝結著暗紫色悲哀的沉默中，學生的隊伍湧向校門。經過短暫的交涉，警衛被迫打開了緊閉的銀灰色鐵柵門。袁紅冰佇立在校門旁一座宿舍樓的陽台上，俯視著漸漸消失在黑藍夜霧中的慘白輓聯和輓聯後面的數千名學生，他的眼睛閃爍起

破碎的星光。袁紅冰知道從這一刻起，胡耀邦的死亡已經遠遠超出了個人悲劇的範疇，而成爲中國民主命運之路上一個深深的足跡。

「耀邦，你的死終於可以不再荒涼了，怒放的悲愴將使你生命的終點永遠繁富如霞……。」袁紅冰無聲地自語了一句，可是，卻沒有感到一絲寬慰。就在極力想要弄清楚這是爲什麼時，他覺得，沉沉的夜色好像突然被藍白色的火焰照亮了，在火焰中，無數學生的身體以瘋狂痛苦的情態，扭曲宛轉著，那從少年男女被火焰燒裂的翠綠生命中迸濺出的血，似乎要把黑色的太陽都染成了殷紅。與之同時，王震那句時時被彷彿乾裂岩石發出的艱難喘息打斷的、兇殘話語，又越過幾個月的時間，逼近地瞪視著袁紅冰的心——「告訴那些教師，讓他們的學生留在學校裏……再上街，我就用機槍掃射……張積慧說，他要駕直升飛機，用火箭轟擊搗亂的學生……。」

袁紅冰冷峻如雷電的目光同蹲踞在他意識中王震那猩紅、猙獰的話語久久地對視著，而他的心卻戰慄起來——那並不是爲他自己而恐懼，做爲英雄人格哲學的創造者，做爲「殷紅虛無」的欣賞者，他早已沒有恐懼的概念；他是爲他摯愛的學生，爲那些美麗的少年男女的命運而憂慮。於是，他向王震那句兇殘的話語說：「此時我不會尋求同專制政治決戰，決戰將在時間把你生命的痕跡從現實中抹去之後。我知道，這不是一種勇敢的選擇，但就讓我怯懦一次吧——不是爲了我，而是爲了不使我的學生在翠綠的春天死去。」

四月十九日，袁紅冰和陳坡騎自行車，前往胡耀邦家中，去表示哀悼。路上，不時可以看到一隊隊胸戴白花的學生，抬著花圈向天安門廣場行進。昨天晚上北京大學規模空前的大遊行在北京所有高等院校中激起了情感的狂瀾，各個學校大門上的專制之鎖都已經封閉不住學生追求民主的精神。從許多大、中城市傳來的信息表明，悼念胡耀邦和反對專制交織在一起的學生運動，似乎有發展成全國規模的抗議活動的可能。

一路上，袁紅冰和陳坡很少交談。事實上，胡耀邦去世後的數

日以來，他們一直避免進行深刻的思想交流。然而，他們彼此都清楚，同一個沉重的問題正陰鬱地壓在各自的心頭——在胡耀邦，這個他們以前民主運動戰略設想的關鍵因素，化爲一顆從中國良心上滴落的巨大淚珠之後，應該如何再造戰略設想。

「如果能夠說服胡德平下決心公開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人們反專制的願望之上，學生運動也許就會因爲有了人格靈魂而迅速發展爲一次人民起義！」這個想法如同拖曳著淡藍色長尾的彗星，突然從袁紅冰的意識中掠過。可是，他立刻又感到，這個想法是不潔的，因爲，那有利用胡德平喪父的悲哀之嫌。爲了民主，袁紅冰可以利用一切，但唯獨不能利用朋友，而他把胡德平視爲朋友。

胡耀邦的住所位於「中南海」旁南池子的一條胡同內。袁紅冰和陳坡騎自行車駛進胡同時看到，胡耀邦住宅紅漆的大門外，聚積著許多臂戴黑紗的群眾，一些身穿便衣的秘密警察則散布在人群中——從那一雙雙凍結著獸性冷漠的眼睛裏，就可以毫不費力地辨認出來誰是秘密警察。

經一位擔任警衛的年輕軍官通報後，胡德平來到門邊迎接袁紅冰和陳坡。袁紅冰用力握住胡德平的手，無言地注視著他。胡德平臉色慘白，神情疲倦得連悲痛都變成灰暗的了，而他的眼睛裏布滿血絲，猶如裂開道道猩紅傷痕的灰燼。突然之間，袁紅冰心中湧起一陣浩蕩的衝動，他想要採擷一縷金色的陽光，拭去胡德平眼睛裏的傷痕和灰燼，讓那雙眼睛在悲痛的火焰中燃燒起來。然而，他終於默默地垂下了頭顱，因爲，他不能不尊重胡德平眼睛裏那血痕迸裂的灰燼，儘管是帶著深深的遺憾。

走進靈堂，袁紅冰肅立在兩邊垂掛著黑紗的胡耀邦遺像前，以堅硬的直視，向遺像致哀。遺像上，胡耀邦的眼睛宛似被烈火淨化的夜色一樣深沉而熾烈，臉部的皺紋刻出悲憤的神情，如同正在倔強地注視著人間的苦難。袁紅冰覺得，遺像上的胡耀邦美極了，那是高貴的悲愴之美；那是心與落日同一色澤的堂堂男兒才會有的美

感；那是配被藍天和白雲永遠愛戀的人性之美；那是值得用英雄之血來祭祀的美麗的死亡。

水銀一樣沉重的淚珠，從袁紅冰青銅色的眼睛裏緩緩滴落下來。他似乎聽到了自己的淚珠在地板上撞碎時驚心動魄的聲響。那銀色的淚珠不僅是為胡耀邦，也是為中國的命運而破碎。古老的中華文化經過多少腥風血雨，多少人間悲劇，才熔鑄出胡耀邦這樣一個不被專制政治污染的、純潔的靈魂，可是，這個附麗著民主希望之花的靈魂卻在瞬間之內就化做蒼白的虛無，化做昨日的理想之夢和明日的漫漫長夜。這怎能讓袁紅冰不為之垂淚，為之悲痛欲狂！

胡德平忙於接待絡繹不絕的弔唁者，無暇同袁紅冰和陳坡過多交談。離開靈堂後，袁紅冰和陳坡在一間狹窄的會客廳裏坐了片刻，就同胡德平告別了。臨別前，胡德平給了他們兩張參加胡耀邦遺體告別儀式的請柬。遺體告別儀式將於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會堂內舉行，儀式之後，胡耀邦的遺體就將被送到八寶山公墓火化。

離開胡耀邦的住宅，袁紅冰和陳坡來到附近的天安門廣場。昨晚一夜浩蕩的北風，給北京的藍色天空送來了內蒙古高原那遼遠、深邃而又令人惆悵的情調，陽光又在天空中鍍上一層燦爛的淡金色。寬闊的天安門廣場間瀰漫著淺藍色的霧氣，廣場中央，人民英雄紀念碑底座的漢白玉石欄被無數花圈覆蓋了，花圈上那繁茂怒放的花朵彷彿是絢麗迷人的悲哀。產生於張炳九思維的那幅寫有「中國魂」字樣的、二十多米長的白色輓聯，昨天晚上就被遊行的學生帶到了天安門廣場，此時則垂掛在紀念碑高高的碑體上。袁紅冰發現，那輓聯白得好像是豔紅的雷電裁剪下來的一片雪原，而「中國魂」似乎是蒼涼的風蘸著內蒙古高原上那有紫苜蓿花和小白樺林氣息的濃郁夜色寫出的。

紀念碑下聚積著數萬學生、市民。許多青年教師和學生或是佇立在紀念碑石階上，或是在人群中進行演講。演講者有的表達對民主、自由理念的理解；有的闡述要求當局披露八六年胡耀邦被迫辭

職真相的理由；有的則尖銳地指出，社會不公正和權力腐敗的根源就在於專制政治體制。雖然演講的內容不同，但是，演講者語調中都有一種灼熱的悲劇情調，都有一種深紫色的悲憤。

一位身穿雪白長裙、烏髮飄曳的女學生，站在紀念碑的石階上演講。她那銀幹白樺樹般秀麗的身體像被野火焚著似地急速戰慄，聲音猶如在薔薇花色的岩石上撞碎的明澈山泉一樣燦爛炫目：「胡耀邦死了，他是死於悲憤——對專制的悲憤；為民主理念不能成為現實而悲憤！悼念胡耀邦不僅是對死者的敬意，也是對中國人良心的證明。讓我們每個人都嚴肅地審視一次自己的內心，看看我們的心中是否還保留著純潔的人性，是否還有高於個人利害權衡的良知。如果有，就請為胡耀邦痛哭一聲吧——我以人性的名義向中國人這樣請求！痛哭一聲並不會使你們失去什麼，卻能夠使你們體驗一次高尚的情操；能夠讓你們的靈魂得到一次淨化……。」

袁紅冰面容上現出峻峭的豔麗神情。他認出了這位女學生，儘管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可卻經常到法律系的課堂上聽袁紅冰講課。

聚積了數萬人的天安門廣場像荒原一樣寂靜，只有演講者的聲音如同燃燒的翅膀在凝重的晚霞下飛翔。傾聽演講的男學生們神情莊嚴肅穆，並給人以堅硬的雕刻感；女學生們的紅唇以燦爛的痛苦情態微微分開，睜大的眼睛裏閃爍流蕩起金色的陽光；市民們平常由於總是專注於瑣事而混濁、凌亂的目光，此時也變得清澈了，彷彿他們第一次抬起低垂於瑣事的目光，突然看到一片碧藍的晴空。

「是的，高於物欲和私欲的激情可以淨化人的心，可以使生命變美——這是可以感動鐵石的美……。」緩緩巡視四周人們的面容，袁紅冰這樣想。驀然之間，他下意識地回首向廣場西北邊共產黨官僚集團政治中心所在地「中南海」望去，而「中南海」高大的圍牆遮斷了他的視線。那暗紅色的圍牆宛似滲出血跡的鐵鑄的陰影，陰影裏面似乎是另一個非人性的世界，那個世界中只埋葬著孿厲的權

力的鬼魂。就是從那一刻起，袁紅冰對「中南海」圍牆上那種陰沉的暗紅色產生了終生不忘的憎惡。

四月二十日，北京大學一部分學生宣布，成立「團結學生會籌委會」；廢除官辦學生會。但是，由於這部分學生當時還缺乏思想影響力和人格魅力，「團結學生會籌委會」並沒有立即得到學生足夠廣泛的支持。下午，針對從十九日起就聚集在中南海正門——「新華門」前，就公正評價胡耀邦一生功過和進行政治改革問題向當局請願的學生，北京市政府發布了一個殺氣騰騰的〈通告〉，〈通告〉中稱：「近幾天來，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藉廣大群眾進行悼念活動之機，散布謠言，蠱惑人心，張貼攻擊、漫罵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對那些搞打、砸、搶、衝、燒的犯罪分子要依法嚴懲。」

長安街上的高音喇叭廣播了〈通告〉之後，大隊軍警便對新華門前請願的學生開始暴力鎮壓，許多男女學生遭到毆打，學生們慘痛的呼號似乎使金碧輝煌的新華門都黯然失色，而那響徹雲空的慘痛呼號與其說是由於肉體的痛苦，不如說是由於心靈的悲憤更準確。這些還相信真理和正義一定會受到尊重的年輕大學生，卻忽然發現他們純真的信念被軍警的暴行冷酷地擊碎了，他們是為被擊碎的純真信念而痛苦欲絕。事件過程中，一位絕望的女學生第一次在陽光下，用嘶啞的聲音呼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在共產黨官僚集團統治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四十年的歷史中，是這位女學生第一次向著萬里藍天，勇敢地呼喊出這句無數人只敢永遠封閉在心裏的猩紅如血的口號。

這次事件也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第一次赤裸裸地露出猙獰的面目，動用軍警，在繁華都市中公開鎮壓人民的抗議。在毛澤東時代，除了用軍隊鎮壓過西藏、寧夏和新疆等地少數民族抗議之外，對人民的殘害都是在黑牢、勞改營以及進行精神虐待的思想鬥爭會上進行。即使七六年對「四·五」事件的鎮壓，當局也是要軍隊換上便裝，以「民兵」的名義實施的。為了維護「人民政府」、「人民

警察」、「人民軍隊」的謊言，毛澤東從未公開用軍警處理此類事件。然而，毛澤東只敢在褲襠裏幹的事，鄧小平、李鵬、李錫銘、陳希同之流，卻敢於脫下褲子來，在光天化日之下幹。

軍警的暴行像一盆冰水澆在學生如同燒紅岩石一樣灼熱的悲哀上，引起了情感的迸裂。四月二十一日，憤怒抗議軍警暴行的大字報、大標語成爲各個高等院校情緒的主題。出於對學生命運的關切，北京大學教授陳鼓應起草了〈教師緊急呼籲〉，在「三角地」貼出。〈呼籲〉要求當局實行政治思想寬容，不得對學生施用暴力。陸續在〈呼籲〉上簽名的教師達一百五十人左右。這是胡耀邦去世後，第二份公開署名的教師的大字報。袁紅冰同法律系訴訟法教研室另外兩名同事孫曉寧、徐友軍，也在〈呼籲〉上簽了名。

當天夜裏，各個高等院校的學生匯聚到天安門廣場西側人民大會堂高大的石階下，準備參加四月二十二日十時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胡耀邦遺體告別儀式。第二天上午，袁紅冰和陳坡來到天安門廣場。儘管胡德平曾發給袁紅冰和陳坡參加官辦遺體告別儀式的請柬，他們卻沒有試圖進入人民大會堂。因爲，深刻的厭惡之情使他們不屑於同那些陰險的官僚爲伍——正是這個偽善而兇殘的官僚群體，以政治迫害把胡耀邦放逐到悲憤的死亡之中。在胡耀邦，這個高尚的靈魂即將化爲火焰的時刻，他們願與真誠的哀思站在一起。

天安門廣場上藍霧迷濛，彷彿高遠的天空都沉降下來表達悲愁。人民大會堂寬闊宏麗的石階下，近千名軍人排成兩道散兵線；散兵線前，是學生和市民組成的人海。十時左右，天安門廣場上的音響設備傳出了凝重的哀樂，那哀樂令人覺得，似乎是破裂的金色日球在蒼涼地悲歌。人群突然下意識地向前湧去，但卻被軍人的散兵線阻住了。接著，在灰藍色的寂靜中，千萬人的壓抑的哭泣聲猶如荒涼、沉重的秋風漫過黃葉覆蓋的山野，銀灰色的陽光隨著哭泣聲那深長起伏的、徐緩的韻律而痛苦地悸動起來。

「哭吧——男兒要哭得剛毅，要有鐵石撞擊的聲響；少女要哭得

妖嬈，要有野花怒放的神韻……。」袁紅冰沉默地佇立在人群中想，並體驗到了荒野地平線上凋殘的晚霞的悲痛。他的視野變得一片荒涼，只有胡耀邦的遺容浮雕在鉛灰色的蒼穹上，遺容那雙彷彿倔強地凝注人間苦難的深黑眼睛，又一次燙得袁紅冰心疼。袁紅冰眼前燃起了蒼白的火焰，而胡耀邦的容顏漸漸隱入那火焰的深處，化爲一縷殷紅的虛無。

「噢，那縷血痕似的虛無，也許將在每個清晨和傍晚，都纏繞在中國民主命運日球上……。」袁紅冰峻峭的心無聲地詠歎道。

十一時後，三名學生捧著一份呼籲當局進行民主改革的請願書，走上人民大會堂前的石階，要求政府總理李鵬接受請願書。在空蕩蕩的高大石階上，三位學生像是正走上險惡山峰的孤獨跋涉者。過了許久，李鵬，這個僅以周恩來養子的身分做爲取得總理職位的合理性的低能兒，仍然遲遲沒有出現在人民大會堂門廊的石柱下，當局卻只派出一個體育運動播音員來接收請願書。

忽然，在無數道悲痛目光的注視下，那三位學生的身影如同被人民大會堂巍峨的灰色石柱壓倒了似的，頹然跪下。在他們跪倒的瞬間，天空似乎震顫了一下，變得黯然失色了。

「他們怎麼能跪下，他們是男子漢呵！」一位身穿黑紗長裙的少女慘痛地呼喊了一聲，抬起花枝般的手臂，絕望地遮住了自己的面容。旁邊，一位踏三輪人力車的三十多歲漢子，在自己的三輪車上站了起來，紫紅的寬闊臉膛上迸裂開狂亂的痛苦和羞愧，吼道：「學生們，不要給狗官下跪！不要給老百姓丟人！」

那位身穿黑紗的少女搖晃著，靠在袁紅冰懸崖般陡峭的胸膛上，才沒有倒下。袁紅冰不忍注視那三位學生跪倒在石階上的屈辱身影，而垂下了高傲的頭顱，他那彷彿被野火燒裂的目光垂落在胸前那位少女秀長的脖頸上。他發現，少女的脖頸潔白得宛似野鴿的羽毛，又像是覆蓋在石竹花色岩石上的春雪。

「正義和良知在專制權力前跪倒了，那是因爲還希望用真誠感動

權力私欲充斥的心，但是，這次希望之後，將不再有希望……噢，這位少女純淨如玉的靈魂中將因此而留下深黑的傷痕……。」袁紅冰在青銅色的沉默中思緒紛亂地想著，而他的眼睛似乎被少女脖頸潔白炫目的膚色刺傷了一樣，眯細了，並重新緩緩抬起頭顱。忽然，他意識到，在學生跪倒的膝蓋之下，共產黨官僚集團堅硬的無恥和偽善鑄成的最後一片道德謊言，終於破碎了。

「此刻，鄧小平、李鵬之流也許正裝出悲痛的神情向胡耀邦的遺體告別，可是，他們邪惡的心一定在猙獰地笑——站在學生跪倒的地方，人們就會看到那醜陋的笑容！」這樣想著，袁紅冰轉身向長安街上走去。他不願意再注視學生跪倒的身姿，儘管那屈辱的身姿換來了歷史的清晰。

那天中午，數十萬人默立在長安街兩旁，用深紫色的目光為胡耀邦的靈車送行。袁紅冰茫然地漫步在長安街的人行道上，就像知識青年時代孤獨地走在寂寞的流浪旅途上一樣，他眼前只有一片黃沙迷茫的荒野和一輪被猩紅的晚霞燒裂的蒼白落日。

袁紅冰步行二十多里，回到圓明園東側農村裏自己的住所。他疲憊地斜倚在床鋪上，把雙腳放在堆滿書籍的書桌邊緣，開始狂飲烈酒。當烈酒洗去他心中的痛苦之後，袁紅冰呼嘯般地長歎了一聲，想：「耀邦已經化為灰燼，我也該躺在那深紅的灰燼上，思索未來了……。」許多天來，一直喧囂在靈魂間的情感雷暴雲消散了，在突然降臨的沉默中，理性像鋼藍色的峰脊漸漸呈現在袁紅冰空洞的意識之上。

「此次學生運動是中國民衆反專制的情緒潛流之上湧起的波濤，她具有動人心魄的道德魅力，而又缺乏銳利的策略理性。她的道德魅力或許可以洗去蒙在中國良心上的灰塵；她的政治能量卻不足以形成雕刻新的歷史命運的藝術構思。由於自己有一個純潔的靈魂，學生們便以為人的心都可以被真理感動——他們正試圖感動專制政治。他們還不理解，專制政治的天性只視獨裁權力為真理。只有鮮

血浸透的太陽灼傷了眼睛時，他們才會理解這個。噢，我很難使學生明白此點，因為在許多關乎重大歷史命運的問題上，人是不能被理論說服的，唯一能說服他們的只有生活的經歷——以慘痛的教訓來說服。

「十年來鄧小平的政治傾向表明，他不會在民主運動前退讓，因為，對專制權力的私欲是他生命中最強烈的興奮點。權力貴族頑固派在反民主政治觀念上將給鄧小平以堅硬的支持。民主運動獲得現實勝利的前提條件之一，在於專制政治內部產生具有摧毀統一意志意義的分裂。現在看來，趙紫陽只是試圖避開學生運動反腐敗的鋒芒，卻並沒有加入民主陣營，同鄧小平和權力貴族頑固派拚死一戰的決心。鄧小平和權力貴族頑固派則仍然做爲軍隊、警察的生命意志存在，而且是一種兇殘的暴力意志存在，即便是滿山滿野的民主之花，也經不住瞬間的狂風驟雨的摧殘呵！

「是的，現在還不太晚，我還有機會在相當程度上成爲學生運動的領導者，可是，即便成爲領導者，我也無力讓學生們以成熟男子漢的剛毅目光注視政治——只有暴風雨洗過的眼睛，才可能變得深沉而剛毅呵。領著學生們在落日中走向帶血的刺刀——這種生命意境儘管符合我的情趣，儘管一想起來都會令我激動得渾身戰慄，然而，我能那樣做嗎？噢，這個事情再晚發生半年，甚至幾個月，我就可能通過王震的關係進入武裝警察部隊總部；只要掌握了一個團，哪怕一個連的軍警，我就有能力以劈裂長空的雷電風格，擊碎專制政治的靈魂——學生運動的道德魅力不能感動獨裁權力，但一定可以感動失去專制靈魂的刺刀。但是，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痛苦痙攣的手中握住的，只有悲憤和遺憾，我怎麼能驅使我親愛的學生們走上血腥的命運之路……。」袁紅冰的思想變得越來越沉重，猶如拖著布滿了血鏽的鐵鐐，在暗夜中蹣跚行進的苦役犯的腳步。

當天夜裏，袁紅冰來到街上的一個公用電話亭，給遠在內蒙古的柴治國打了一個長途電話。顯然，心靈的默契已經使柴治國意識

到袁紅冰在思考什麼。沒有等袁紅冰介紹情況，話筒裏就傳來了柴治國凝重、渾厚的聲音：「情況我基本瞭解，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瞭解的。你一定要冷靜，現在還不是決戰的時機，不要領錯了路，盲目尋求決戰是軟弱的表現。我們對決戰時機的決策沒有錯，錯的是命運的偶然性。耀邦去世對我們是沉重的打擊，無論在感情上還是政治上都是如此，但是我們沒有軟弱的權利，我們必須堅強。希望你按照我們原來的戰略決策，做出新的努力——決戰要和鄧小平生命的消失同時起步。」

放下電話後，袁紅冰久久地凝視著西北方內蒙古高原上的夜空。他覺得，沙漠上一座陰山山脈岩石裸露的斷崖聳立在視野中，那深黑色的斷崖雷電般曲折的風蝕裂縫間，有殷紅、雪白、金黃和墨藍的野花，在生機盎然地怒放。

學生運動沒有隨著胡耀邦葬禮的結束而平息。四月二十日軍警的暴行和隨後李鵬拒絕接受學生請願書這兩件事，激怒了學生。四月二十三日，北京一部分高等院校的學生宣布開始罷課，以抗議當局對民主運動的冷漠態度。四月二十四日，一位名叫熊炎的學生運動積極分子來到袁紅冰在北京大學校園內的那間宿舍，提出希望袁紅冰擔任北京大學自治學生會籌備委員會顧問的要求。

熊炎是法律系的研究生。他身材矮小，由於營養不良而顯得灰暗的臉色和扭曲的、皮膚粗糙的手指上，還殘留著農村貧苦生活的痕跡。熊炎的話語帶有濃重的湖南土腔，使人不容易聽清，可是，他說話時的神情卻十分生動，極富感染力，專注的眼睛裏燃燒著執著的意志感。袁紅冰從熊炎眼睛裏那意志的深處，看到了一片沙漠暮霧般迷茫而又灼熱的希望，那不僅是對於民主前途的希望，而且是對專制政治的良知的希望。

袁紅冰沒有答應熊炎的要求。望著熊炎離去時的失望背影，袁紅冰不禁黯然長歎了一聲，默默地想：「你很快就會明白，艱難的中國民主命運之路還漫長著呢！」

第二十七章

激情一旦超越個人生存理性的桎梏，成爲社會良知的主導，就只會在專制權力堅硬的石岸上撞碎，而不會因爲語言的恫嚇屈辱地垂下頭顱——鄧小平不懂這個，或許他雖懂，可是獨裁者對民主意識的惡毒仇恨，卻使他一定要像兇殘的鱷魚一樣露出破碎的牙齒。

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傳達了鄧小平對共產黨中央常委的談話。談話中，鄧小平把學生運動稱爲有組織、有預謀的，以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爲目的的動亂。從這篇聚集著濃烈血腥氣的談話內容中，人們可以聽到鄧小平咬牙切齒的聲音。二十五日，《人民日報》根據鄧小平這篇談話的內容，發表了題爲〈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

鄧小平這篇談話使學生們的激情因受到侮辱而達到了一個悲愴的高度，同時，這篇談話不僅意味著鄧小平爲自己做爲千古罪人的墓碑書寫出第一行墓誌銘，而且也把劉鋼、柴玲、王丹、吾爾開希、郭海峰、熊炎等一批學生，推上了走向學生運動領袖之路，推上了走向歷史祭壇之路。

當時的大學生，基本上都出生於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他們的意識走出幼年的蒙昧狀態時，呈現在現實世界上的專制政治正由於「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獨裁權力的分裂，而處於空前的危機

之中——強大時兇殘，危機時偽善；這是專制政治的自然本能，所以，這批大學生還沒有機會體驗共產黨官僚集團沒有一絲人性的冷酷。也正因為如此，鄧小平的談話在大學生的靈魂上撞擊出的不是恐懼的戰慄，而是憤怒的火花。

二十五日下午，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的大字報和大標語，都把抨擊的鋒芒指向「老人政治」和鄧小平本人。有的大字報嘲弄地將鄧小平比做清朝末年年老昏庸、驕奢淫逸、專權誤國的慈禧太后，這也許是因為鄧小平不長鬍子的臉很像老婦人，也許是因為鄧小平躲在幕後操縱權力同慈禧太后的「垂簾聽政」毫無二致。就從這天下午起，再也沒有出現過針對趙紫陽進行抗議的大字報——既然鄧小平是慈禧太后，趙紫陽自然被看成沒有權力而又極力推行政治改革的光緒皇帝，並因此贏得了人們的同情。

袁紅冰漫步在「三角地」，欣賞著那些大字報、大標語。他忽然記起了農業部長何康在王震面前謙卑恭順的模樣，並且想：「平常，鄧小平看到的，也一定只有官員們害了軟骨病似的形象。當他知道這些大字報、大標語的內容後，該會怎樣氣急敗壞呵——這就像小孩子對著一個做出威嚴神態的封建家長的老臉，放了一個響亮的屁！」想到這裏，袁紅冰情不自禁地咧開嘴，露出成功地做了壞事的頑童般的笑容。

鄧小平的談話使學校內的黨棍、御用學者和官辦學生會的學生官僚們歡欣鼓舞，他們開始用各種威脅利誘的辦法，企圖瓦解學生運動。可是，他們的這種努力不過像一小群蛤蟆吐出的口水，無法熄滅學生憤怒的火焰。另一方面，前幾天受到大部分學生冷落的「學生自治會籌備委員會」的威信，卻被繼續對當局進行抗議的實際需要，高高地托舉起來。

二十六日，「學生自治會籌備委員會」發布公告，呼籲在二十七日舉行遊行，抗議鄧小平談話。看到公告後，袁紅冰找來十幾名學生，請他們把他要求大家都參加明天遊行的信息，傳達到他教過

的法律系八六、八七、八八級三屆學生中去。雖然袁紅冰並不想把學生運動推到同專制政治決戰的程度，但他仍然覺得再組織一次大遊行是必要的。因為，鄧小平談話中已經把學生運動稱爲「否定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動亂」，共產黨政治詞典裏的這個罪名同歐洲中世紀宗教黑暗中「異教徒」的罪名一樣可怕，它足以使人被綁在火刑柱上化爲痛苦的灰燼，如果學生運動此時就在鄧小平談話的威嚇下停止，共產黨官僚集團對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的迫害將會極端殘酷；如果學生運動能把鄧小平的談話輕蔑地踐踏在腳下，再進一步迫使當局態度有所軟化，然後收兵，則有可能使必然接踵而來的政治迫害的強度有所減弱。

「我們倒是很願意遊行，可就怕把腿走粗了——那多難看呀！」一位身材豐饒的女學生，煩惱地說。袁紅冰玩世不恭地一笑，說：「那你們遊行時就穿高跟鞋。穿高跟鞋走的路越長，腿就會越細，而且線條也會越迷人——要想美，就必須艱難，美就是艱難的。」

「是嗎？是這樣嗎？」女學生睜大黑色瑩石般晶光盈盈的眼睛，注視著袁紅冰問。袁紅冰竭力用嚴肅的神情抹去唇邊玩世不恭的笑意，莊重地說：「當然是這樣的，不然，高跟鞋怎麼會風靡世界。」

「噢，這太好了——可以把正義和美結合在一起。女同學以前就擔心遊行會把腿走粗了，現在，不用再擔心了。」那位女學生驚喜地叫起來，她滿月一樣潔白、豐盈的面容上，瀰漫起嫣紅的興奮。

二十七日上午，北京高等院校的十餘萬學生、教師，衝破堵在學校門口的軍警方陣，向天安門廣場進發。那一天，藍天如洗，陽光如金。翠綠的微風中飄搖著迎春花和丁香花醉人的清香。猶如春潮般湧進在寬闊街道上的遊行隊伍裏，招展的彩旗，彷彿是獻給太陽的戀情；反對專制、腐敗，呼籲實行民主政治的口號聲，宛似翅膀上燃燒著金色火焰的鷹群，不斷飛翔起來。遊行隊伍中，少數幾位老教授覆蓋著如雪白髮的頭顱格外引人注目，他們挺直的脖頸如同峭立的山峰，白髮像是留在逝去時間上銀色炫目的意義；男學生

們面容嚴肅而熾烈，神情中閃爍起聖潔的歷史使命的光影；女學生們彷彿沉迷地注視著美麗夢幻一樣睜大了眼睛，她們的目光似乎已經融進了藍天上淡金色的陽光，而她們好像參加盛大慶典似的絢麗衣裙，使遊行隊伍中招搖起野花的神韻。

市民絡繹不絕地加入了遊行隊伍。進入長安街之後，遊行隊伍已經達到幾十萬人。站在復興門立交橋頂端向東望去，寬闊的長安街上只能看到無數高仰起的頭顱形成的群峰。街道旁賣冷飲的老婦人們用衣襟捧起雪糕，送到遊行隊伍中，從她們乾裂的黃土地一樣深深的皺紋間，淡藍的微風觸摸到動人的母性慈愛；一位身形妖嬈的少婦抱著不到三歲的兒子，站在人行路旁的鐵欄杆後，她唇邊浮現出燦爛的微笑，教她的兒子喊：「大哥哥、大姐姐們，我支持你們！」聽到兒子豹崽似的興奮的喊聲，少婦的微笑在歡悅的顫抖中變得像蝴蝶翻飛的花翅。

袁紅冰走在遊行隊伍中，然而，吸引了他的，不是遊行隊伍那富於神聖感的悲劇情調，也不是穿淡紅高跟鞋的女學生們那多姿多彩地搖曳著的、纖細而柔韌的腰肢，卻是擁擠在路旁的市民。那些市民使袁紅冰感到，中國人似乎變成了另一個種族——他們臉上平常那種彷彿在灰色朽木上刻出的麻木、冷漠、陰沉的神情，以及總是對人戒備的敵意，都消失了；他們眼睛裏那種渺小物欲的陰影也枯萎了，而屬於晴空的明朗的激動裸露在他們的面容上，好像從理想的清泉中沐浴而出的淨潔的人性，使他們的目光變得生動感人。

來到新華門後，袁紅冰離開了遊行隊伍，走進街道旁擁擠的市民中。他這樣做並不是爲了弄清楚市民神情的變化是怎樣發生的，而只是爲了置身於中國人的生命之美中——就像他總喜歡在花海中沉醉一樣，

「讓開！讓開！」一位三十多歲的漢子，抱著一箱汽水，一邊發出高聲的吼叫，一邊擁到人群前面。他寬闊的黑紅色臉上長滿絡腮鬍子，看起來像一個屠夫；上身穿著一般人難以問津的名貴西裝，

可是胸前的衣扣卻粗俗地敞開，露出黑毛叢生的胸脯；攥住汽水箱的手指指甲縫裏現出黑灰色的污跡，粗大的中指上卻勒著一個鑲紅寶石的金戒指。那個漢子擁到前邊，放下汽水箱，然後從箱子裏取出瓶裝汽水，用被菸草燻成枯黃色的牙齒，咬掉汽水瓶的金屬蓋，一瓶接一瓶地把汽水遞到學生的遊行隊伍中，同時嗓音嘶啞地、喊叫般地說：「喝吧，喝點水再喊口號就更有勁了！我求你們喝吧！」

「哥兒們，你怎麼也支持起學生來了？」旁邊一個小伙子拍著那位漢子的肩頭，說：「你不是開了個飯館發財了麼——你應該拍鄧矮子的馬屁才對，是他的政策讓你發了財呀。」

「發財？老子發的這點兒財，還不如『太子黨』放個屁的油味兒濃！」那位漢子斜視著拍他肩頭的那個小伙子說：「我這點兒錢都是靠賣笑掙來的——那些警察、工商管理員、稅務員、衛生檢查員都是他媽的大爺，我是孫子，我對誰都得笑，都得讓老婆陪他們喝酒，逢年過節還得給他們『進貢』，要不然，這些王八蛋無論哪一個都可以找茬兒封我的飯館。你說人這麼活著有什麼意思？——跟他媽的婊子沒有兩樣，不過是，婊子賣屁股，我賣臉皮。只有學生們敢罵狗官，我敢不支持嗎！」

不知什麼時候擠進來的一個散發著垃圾堆臭氣的乞丐，伸出乾枯的手臂，雞爪似的手指間攥住幾張骯髒的鈔票，用河南土腔對那個漢子說：「給你這些錢——你給學生的汽水也算我一份兒。」

「什麼？你發神經了？！」那位漢子像遇到一個怪物似的驚訝地望著乞丐，那個乞丐又低聲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青灰色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只是當他的目光轉向遊行的學生時，鹽鹼灘一樣荒涼、蒼白的眼睛裏隱隱滲出一層淡紅的激動。

「好吧——我算你一份兒！」那位漢子忽然豪爽地說，接過乞丐的鈔票，然後，脫下那件名貴的西裝，給乞丐披在肩頭，繼續說：「這件西服，連口袋裏的錢包都歸你了！」

袁紅冰的視野驀然之間動盪起迷茫的淚影，在他銀色的淚影中

只呈現出乞丐那枯枝般的手臂，那不是爲了乞討，而是爲了乞求別人接受乞討來的錢而伸出的、高貴的手臂。

「精神只要掙脫專制政治的枷鎖，哪怕只是瞬間的掙脫，美麗的人性就會撕裂被精神壓抑醜化了的、下賤的生命外殼，璀璨地裸露在陽光之下……。」袁紅冰默默地佇立在人群中，而他的思想閃耀起絢麗的淚影。

四月二十七日大遊行是中國現代史上少見的對獨裁權力的有力挑戰，是對鄧小平這個政治上矮化了的毛澤東的勇敢蔑視。李錫銘、陳希同之類權力貴族頑固派把持的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又發布了一個〈通告〉，做爲對這次遊行的回答，〈通告〉把遊行稱爲非法活動。

被〈通告〉再次激怒的學生，以「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名義，提出同政府對話的要求。學生們的純淨靈魂不願意相信，這個自稱以「爲人民服務」爲宗旨的政府會天良泯滅到完全無視人民意志的程度，他們似乎試圖通過對話，讓政府理解他們的心灼熱地親吻過無數遍的真理。

四月二十九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同一些經過當局選擇的、缺乏民意基礎的所謂學生代表進行了對話。袁木說，當局把這次學生運動稱做「反對共產黨的動亂」，其鋒芒是指向極少數違法者，而不是指向「廣大學生」的，顯然，袁木又想運用共產黨官僚集團慣用的對敵人「分化瓦解」的政治陰謀，來平息學生運動。

當天晚上，經過當局精心剪接、刪除的對話過程，在電視台播出了。電視畫面上，學生代表顯得幼稚可笑，缺乏明晰的理性，而只有破碎的激情；官方人物則一個個自信而又從容，表情富於雄辯性。袁木頗具男子氣概的臉上始終浮現著無恥政客官僚才會有的得體的假笑，如同一隻老狐狸；何東昌頭髮雪白，那令人尊敬的白髮

本來應當同哲人智慧而寧靜的面容相配，可是，何東昌的臉上卻隆起一條條橫肉，而且，他顯然缺少袁木的「涵養」，神情之中難以完全掩飾住猶如有虐待狂的獄卒般的殘忍和陰沉。

袁紅冰是在學生宿舍樓文藝室裏看了這個電視片。電視片結束後，文藝室裏一片沉默。過了許久，一個女學生突然失聲喊道：「政府真無恥！」而她茫然失神的眼睛在那痛苦的喊聲中，破碎為寒意澈骨的星光。

「是的，總有一天要用月經帶抽這些政客官僚的醜臉——他們不配接受更具尊嚴感的懲罰。」袁紅冰緊閉的薄唇間迸出一縷落滿寒霜的聲音，迅速轉身離開了。

當局控制的電視台對於袁木、何東昌之流同學生對話的歪曲報導，從反向強化了學生向社會真實表達自己意志的願望。也許正是在這種願望的驅使下，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備委員會」經過幾天準備，在校園內設立了廣播站。同時，爲了使剛組成的學生「對話團」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各個高等院校學生自治組織的聯合體——「北京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作用日漸突現出來。由於當局繼續對學生運動表現出敵意，以及根本沒有同學生真誠對話的意向，「高自聯」呼籲在五月四日再次舉行抗議遊行。

五月初正是北京郊外桃花如霞的日子，許多學生都離開被當局骯髒的政治權術污染的城市，走向郊外的原野，去尋覓自然之美。所以，五月四日遊行的規模遠不如四月二十七日的大遊行。不過，出現在遊行隊伍中的數百名記者、編輯，卻給這次遊行增添了不同尋常的意義。他們高高舉起的標語牌上寫著：「不要逼我們造謠」、「新聞要說實話」、「新聞屬於人民」、「首都新聞界要求洗刷恥辱」、「開放報禁」等內容，這些標語牌似乎使太陽都燦爛地注目。

希特勒曾說出過一句專制政治箴言：「通過巧妙和持久的宣傳工作，可以使人們視天堂爲地獄，或相反，視最痛苦的生活爲天堂。」共產黨官僚集團則是巧妙運用這句專制箴言的大師。在共產

黨官僚集團的視野中，新聞工作並非為使公民實現獲得信息的權利服務，而是美化專制政治千年王國的思想宣傳。他們毫不隱諱而又形象地宣稱，新聞工作必須成為共產黨的「喉舌」，當然，出於偽善的天性，他們還要加上一句，新聞工作也是人民的「喉舌」，不過，他們又必然緊跟著說，共產黨就是人民意志獨一無二、不須論證的代表。誰敢對這種代表資格提出質疑，就將得到政治迫害的回答。這樣，共產黨官僚集團為自己塗抹上足夠厚的理論合理性的脂粉之後，就以嚴格、冷酷的文化和新聞檢查制度，把佔人類近四分之一的人群囚禁在精神的黑牢中。只有從臉到屁股都被吹捧專制政治的內容修飾過的信息，才能得到通行證，進入精神的黑牢，以令人眼花繚亂的肚皮舞，誘惑精神囚徒呆滯的目光。而共產黨官僚集團製造的一幕幕人間悲劇，則被深深埋葬在鍍金的謊言之下。因專制政治死去的無數中國人，即使他們的生命變成骷髏之後，也不准發出一聲低低的抽泣，他們的悲憤只能連同白骨一起，在陰暗的墓穴裏化為腐朽的萬年沉默。另一方面，被閹割了真實性，而成為侍奉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宦官的信息，又對人性進行了無情的報復，現代中國人的怯懦、詭詐、庸俗、愚昧、渺小的理性、缺乏心靈美感的盲目的激動，等等這些低劣的品質，都是精神黑牢中蠕動的蛆蟲，都在以被醜化的人性向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文化、新聞檢查制度悲憤地提出歷史的控訴。而共產黨官僚集團則把精神壟斷視為生存的基礎之一，把對新聞檢查制度的質疑視為一種最危險的反叛，並以殘酷、血腥的迫害使人們明白這一點。

但是，五月四日，一批新聞工作者終於在共產黨統治近四十年中，第一次勇敢無畏地使潛藏於內心深處對謊言的憤怒，轉化為藍天白雲下的抗議，那抗議猶如一枝從精神黑牢的鐵窗中伸向金色陽光的、嬌豔欲滴的紅杏，美得令人心顫。當然，金色的太陽也不會忘記，《科技日報》四月二十三日發表的一篇報導，成為這種抗議的先聲。那篇報導的題目是「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報導

較爲真實地描繪出北京學生和市民爲胡耀邦的靈魂送行時那可以令天地爲之悲泣的深情。

五月四日下午，剛從朝鮮訪問歸來的趙紫陽，利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代表的機會，發表了一篇同學生運動有關的談話，談話的情調與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的談話迥然不同。趙紫陽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學生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趙紫陽的講話，並以肯定的語氣報導了五月四日學生和新聞工作者的遊行情況。緊接著，趙紫陽針對新聞工作的一篇談話的主要內容，也傳到了北大校園。趙紫陽的談話中有這樣的內容：「放開了一點，遊行做了報導，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

趙紫陽這兩篇具有良知的、和解性的講話像春天淺綠色的雨絲，使學生被憤怒火焰燒裂的情緒變得柔軟了。從五月六日開始，大部分學生已經停止罷課，重新走進了教室。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籌備委員會」也貼出停止罷課的聲明。初露頭角的學生領袖王丹，宣布退出「學生自治會籌備委員會」，並提出，今後學生運動的重點要由遊行示威，轉爲校園民主建設。從所有這些情況中，可以聽到胡耀邦之死激起的政治波瀾的退潮聲。

「趙紫陽已經踏上了同鄧小平直接對抗的、長滿荊棘的政治之路，不過，在一段時間內，他還不會遭到與胡耀邦同樣的被罷黜的命運。因爲，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談話激起的強烈反抗，已經使專制政治處於巨大的危機中，爲了維持生存，不引發更大的危機，權力貴族頑固派目前似乎只能在暗中向趙紫陽呲牙。在這種情況下，當局對學生運動中積極分子的迫害，將很難大規模地進行——看來，狗官們這次不得不在莊嚴的沉默中，若無其事地把學生吐在他們臉上的口水擦乾了。」五月八日上午，袁紅冰對局勢做了這樣的判斷，並爲此次民主運動能以這種方式結束感到欣慰。

爲了摸清權力貴族頑固派的政治脈搏，以確認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袁紅冰撥通了王震住所的電話。一位值班軍官在電話裏告訴袁紅冰，王震已經住進「中南海」，短期內不會回家。

「他爲什麼要繼續住在中南海，而且短期內不會回家？對於權力貴族頑固派而言，事情是否還遠沒有結束？」放下電話後，袁紅冰這樣想道，並緊咬住堅實的牙齒，彷彿要咬碎一個鐵鑄成的謎。儘管不知從何而來的不祥預感，使袁紅冰因自己對局勢的判斷所產生的欣慰變得沉重了，可是，對自己智慧的自信仍然支撐著他對局勢的判斷。於是，袁紅冰於五月八日夜裏，登上了駛向山東煙台市的列車。

一年前，北京大學法律系同武裝警察部隊開始實施以現役軍官爲對象的高等法律函授教育計劃。袁紅冰是「刑事訴訟法學」和「中國司法制度學」兩門課的教材主筆。此次袁紅冰去煙台，是應武裝警察部隊總部邀請，參加法律函授教育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會址設在瀕臨大海的一座環境優雅的高級賓館內。會議由武警總部政治部的一位上校主持，會議的參加者絕大部分是來自各省武警總隊的中高級軍官。就像大部分官方的會議一樣，這次會議的實際意義並不在於會議的內容，而在於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給會議的參加者提供一個利用國庫資金享樂的空間。袁紅冰之所以對這次會議感興趣，則是因爲他把這次會議視爲向武裝警察部隊滲透的機會。然而，來到煙台之後，他卻完全被大海的魅力吸引了。

走進賓館爲他準備的豪華房間，袁紅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急不可待地推開臨海的高大玻璃窗。他凌亂的黑髮立刻在浩蕩的海風中狂舞起來，而他青銅色的目光彷彿融化在大海那動盪的蔚藍之中。

一道道深長的波浪以富於內在感的起伏，從地球藍色的輪廓邊緣，向岩石裸露的峭岸湧來；波浪頂端不斷破碎爲雪白的浪花，而紫色落日斜射的餘暉，又使那銀白的浪花上流蕩起火焰的神韻；一團團藍白色的雲朵低垂在遼遠的海面上，視野的極致之處，瀰漫起

金紅色的迷濛霧氣。

「希臘人曾從這蔚藍的大海上領略到了人性自由的美感和詩意，他們在浩渺的波濤間播撒勇敢生命的殷紅的種子，並收穫了豐饒的文明的野果。兩千年前，秦始皇也曾以中華的名義，在這海岸上遙望過大海，可那是專制帝王佇立在獨裁權力峰巔的遙望，那兇殘的血腥目光所尋覓的，不是生命的自由，而是天際之外的永恆——與獨裁權力熔鑄在一起的生命個體的永恆存在。噢，沒有從美麗的大海中尋找到自由的靈感，這是中華文明的千古悲劇。但是，我，一個英俊秀麗的中華男兒，要向大海做一次新的注視，一次高貴猛獸的注視，一次紫色悲愴的注視，願我的目光掠過的地方，處處都有銀色長蛇般的雷電瘋狂地纏繞住自由的情思；我要痛飲烈酒三千杯，在狂醉中斜倚峭立的藍天，抽出自由的長劍，踏著萬里雪浪，為東方的自由命運做獻祭之舞，願明日從蔚藍波濤中沐浴而出的朝陽，能因我的舞姿流溢出金色的淚水。是的，那在海風中喧囂的自由激情屬於整個人類，因為，大海不僅動盪著多瑙河的蔚藍，而且閃耀著黃河燦爛的波影和崑崙雪峰雄麗的美色……。」袁紅冰的面容現出冷峻的蒼白，像是雷電雕刻出的石像；猶如被狂風撕裂的火燒雲般的思緒，在他的靈魂中飄盪搖曳。突然，他發出一聲剛烈的長嘯。也許是由於那長嘯中震盪的悲涼之情，也許是因為日球沉落了，暗紫色的晚霞驟然覆蓋在深沉起伏的海面上，彷彿是從蒼穹中沉降下來的凝重的雄性之夢。

在整個會議期間，除了袁紅冰和另一位學者做過兩次學術報告之外，到蓬萊和威海旅遊，以及一次又一次奢華的宴會，就成為會議的主題。以往，痛飲美酒之後，袁紅冰總會展現狂放不羈的個性，可是，在那些宴會上，他卻只是沉默地把一杯杯名貴的烈酒倒進岩石裂縫似的嘴裏，而且，酒越喝得多，他面容的線條便越僵硬。同時，他斜視的目光閃爍起毫不掩飾的厭惡，從軍官們那一張張大聲咀嚼珍稀海產品的油亮嘴唇上掃過。

「蘇格拉底曾講過，『知識就是美德』，可是，在中國的專制政治之下，知識卻退化為向獨裁權力獻媚的娼妓；按中華古文明意識的要求，武士應當是勇猛、剛毅的英雄，應當是視正義高於生命的豪俠男兒，他們不應該有一張在物欲的快感中醜陋蠕動的、噴著酒氣的油嘴呵！如果說知識分子是民族的智慧之鏡，那麼，軍人則應該是民族的雄性之冠。然而，中華的智慧之鏡常常只能映出官權猙獰的形象；中華的雄性之冠忘卻了武士的正義之魂，使粗俗的心沉迷於貪婪地咀嚼專制政治拋給他們的幾塊骨頭。思想至此，面對普遍墮落的人格，怎麼能不讓人黯然神傷！」每次宴會中，這些思想都像沉重的枯葉飄落在袁紅冰的心間，那是藍白色火焰般的烈酒也無法使之燃燒起來的枯葉。

可能是因為袁紅冰冷峻的神情，更可能是由於官方把北京大學視為「動亂」的發源地，參加會議的軍官都對袁紅冰抱著一種尊敬而又疏遠的態度。在難以克服的厭惡感中，袁紅冰也不屑於做出努力，踏過他和軍官之間的情感距離，儘管他很清楚，這種孤傲將使他錯過一次實現政治策略理性的絕好機會。不過，一名中尉——在參加會議的軍官中，他的軍階是最低的，卻在沒有人時，表現出同袁紅冰進行較為深刻交往的願望。

那位中尉的父母是湖南山區的農民。他雖然佩帶著金光燦然的肩章，軍官服也像火雞的羽毛一樣漂亮，可是，從他的眼睛裏卻仍然能看到一幅中國南方貧困農村中常見的景象：陰鬱、凝滯的低垂雲層下，幾間頂上的茅草霉爛發黑的低矮農舍，歪斜在裸露出紅褐色土地的荒涼山坡上。

最初，每天晚宴後，中尉都陪袁紅冰在海邊散步。一次在進行這樣的散步時，中尉厚厚的嘴唇困難地蠕動了幾下，才用耳語般的聲音說：「這次學生們反腐敗運動能成功嗎？哎——，今天宴會上我們吃的對蝦，一隻就幾十塊錢，那盤對蝦有十幾個，我父母勞動一年，也買不起那麼一盤菜呵……。」

「學生們是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看你們這些軍人了一一如果有人命令你們向學生開槍，你會怎麼辦？」袁紅冰冷冷地問。

「我……我可能會服從命令，我不得不服從。」中尉囁嚅著回答，陰沉的臉上顫抖起一陣痛苦的神情。沉默了一瞬，他又開始語氣激烈地爲自己辯護道：「你們城裏人根本不知道農民的苦處。你知道每天餓得半死，只能摸著用沒油的菜湯灌飽的肚皮，躺在茅草房裏瞪視黑乎乎房頂——那是怎麼一種滋味兒嗎？你知道赤腳站在冰冷的水田裏插秧，是什麼感覺嗎？你不知道……我就是爲了離開農村才參軍的。你看我這個中尉肩章值多少錢？告訴你吧，值三隻豬和六百cc血的錢。爲了能提升爲軍官——當了軍官就可以不回農村了，當兵時，我給連裏和營裏當官的送了好多次禮，錢是我年老的父母賣豬得來的，後來錢不夠，我又到醫院裏賣過兩次血……我絕不能再回農村去，那種生活活著跟死了也差不多。所以，我不能因爲違抗命令而丟了這個小小中尉的頭銜……。」

「你沒有想過起義嗎？！」袁紅冰震盪著鐵石撞擊韻律的聲音，打斷了中尉的話。

「起義……。」中尉震驚、恐懼地說出這個詞後，立刻又陷入了緊張的沉默，過了許久，他才用慌亂而又灼熱的低音說：「那需要有人敢領頭幹……。」

「我敢！」袁紅冰簡短、堅硬地說。望著袁紅冰面容側影冷峻、剛毅的線條，中尉的眼睛裏閃爍起生動的激情，然而，片刻之後，那激情便枯萎了。中尉垂下重新變得陰鬱的目光，露出一絲苦澀的笑意，艱難地說：「你不行，你是學者。如果你是一個團長還差不多……不過，人一當了官，心就變壞了，也就不想起義了……我覺得，我的心已經開始變壞了……。」這次談話之後，中尉再也沒有同袁紅冰一起散過步，並且有意避開袁紅冰。但是，他們的視線偶爾相遇時，袁紅冰能從中尉的目光中看到一種負罪感。也正因爲這個，袁紅冰在道義上原諒了中尉的疏遠。

「共產黨官僚集團只能靠人性中最醜惡、骯髒的東西——毫無正義美色的生存衝動和私欲，來玩弄、操縱人們的命運了。這名中尉畢竟還有負罪感，畢竟還會因為陰暗的私欲而羞愧。在茫茫的人海中，這樣的人已經不多了，我怎麼還能向他提出更高的要求。唯有重鑄高貴的人格和燦爛的中華靈魂的文化復興運動，才能使人性訣別趨利避害的動物本能，獲得可以沉醉於真理的心；才能使人性蔑視墮落的生存，而把熾烈的目光迎向高尚的激情——看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之火中淨化的英雄人格，是中國民主的前提，然而，文化復興運動怎樣才能衝破共產黨官僚集團鑄造的、連狂風都會窒息而死的精神專制，成為現實的存在呢？」袁紅冰同那位中尉交往的終結之處，又一次裸露出這個堅硬的難題。

會議於五月十三日結束。當天下午，舉行了最後一次宴會。袁紅冰同一群上校軍官在一個豪華的包間裏就餐。美味的葡萄酒很快就使軍官們呈現出醉意。他們開始用過分親熱的語調，說出庸俗的、互相吹捧的話，以編織私人情感的蛛網。在法律成為獨裁權力任意性的遮羞布的專制政治下，人們除了包裹在虛假熱情中的私人關係，特別是具有權力色彩的私人關係之外，再也找不到什麼東西可以做為個人命運依託了。所以，袁紅冰很理解軍官們建立私人關係的努力，但那是一種充滿厭惡的理解。

宴會快要結束時，銳利的醉意突如其來地使袁紅冰感到，必須讓那群軍官明白他和他們之間的界限，似乎不如此，他就不能帶著一顆乾淨的心離去。於是，他把挺直的身體傾向前去，寒光閃爍的目光逼視著那群軍官，在冷酷的微笑中說：「來——我們再乾一杯，這豔紅的葡萄酒中有血腥氣——中國農民的血腥氣！」

軍官們剛剛舉起的酒杯陡然停在空中，接著又慢慢放下了。軍官們沉默地瞪視著袁紅冰，表情木然。袁紅冰從那群軍官同樣僵硬的面容間，卻看到了不同的心靈反應：有的慚愧，有的兇殘，有的呆板，有的輕蔑。

「請大家別介意，袁老師喝醉了……。」旁邊另一位與袁紅冰同來參加會議的法律系教授尷尬地解釋道，想要緩和緊張的氣氛。

「喝醉了？那我就醉個樣子給你們看！」袁紅冰陡峭地站立起來，攬住一個酒瓶，把一整瓶殷紅的葡萄酒倒進淒厲呼嘯般張開的嘴裏。然後，旁若無人地發出一陣狂笑，狂笑的悲涼之處，迸濺出血霧般迷濛的話語：「這不是酒，這是血！血是如此甜美，這正是人爲什麼會變成嗜血動物、變成狼的原因！哈哈……。」

宴會之後，武警部隊的一輛小轎車把袁紅冰送到火車站。袁紅冰邁著踉蹌的醉步走進軟席車廂，立刻倒在自己的舖位上，陷入黑暗、空洞的無意識狀態。

五月十四日深夜，列車停靠在北京火車站的站台邊。袁紅冰走出車站，乘上一輛出租車，向圓明園旁他住所的方向馳去。袁紅冰下意識地透過車窗凝視著空中，不知爲什麼，他突然感到，今晚北京墨黑的夜空顯得格外陰沉。

第二天，五月十五日早晨，袁紅冰走進北京大學的校園。一個意料之外的信息，使猩紅的色調覆蓋了還殘留在他心中的海風的蔚藍——學生於十三日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以抗議當局對學生運動的態度。

是一位法律系的男學生將這個消息告訴袁紅冰的。那位男學生因爲患病而沒有參加絕食。據這位學生講，到十一日時，絕大多數同學都已經復課了；那天，一部分研究生以大字報的形式提出絕食的建議，然而，最初這個建議並沒有引起大多數同學的重視。

「十一日夜裏，我從圖書館回到宿舍，正準備睡覺，忽然宿舍樓外響起一個女生淒慘痛苦的呼喚——『絕食吧！同學們，讓我們絕食吧！』那喊聲顯得有些瘋狂，可是，我的心卻像被刀子捅穿了似的，疼極了。當時，我覺得瘋狂是十分動人的；覺得我們必須絕食。我也說不清爲什麼，但我就是這樣覺得！」那位學生聲音像風中的篝火一樣顫抖著，結束了他的敘述。

「歷史有時會在理性邏輯之內運行，但是，燃燒著人性的歷史，能使時間具有意義的歷史——無論是悲劇，還是喜劇，卻都是由熾烈的激情創造的。不過，這次學生運動看來只能在悲劇中找到歸宿了……。」袁紅冰以一聲長歎抹去了這些思想，他不願意再想下去，並第一次感到思想是無聊的。現在，唯一重要的是，盡快見到絕食的學生。於是，他騎上自行車向天安門廣場駛去。

在北京大學率先發起的學生絕食活動之前，除了高等院校的教師以明朗的態度對學生運動表示出同情，甚至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參與了學生運動之外，就只有方勵之先生等一小部分社會上的自由知識分子，熱情地擁抱著形成民間壓力集團，以迫使當局實施政治改革的幻想，對學生運動明確地表現出支持的態度。而社會上大部分被視為改革意識代表的知名知識分子，卻一直對學生運動保持著莊嚴的沉默，有的還以「街頭民主」並不是民主真諦的論斷，為他們怯懦、睏倦地坐在沉默中，找到一張理性的靠椅。從善意的角度理解，也許是學生絕食的悲壯情調感動了這些知識分子們理性之下的良知，他們開始高唱著對學生的頌歌，走出了灰色的沉默。

十三日晚，北京大學校園內出現了嚴家其、蘇紹智等人撰寫的〈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大字報中號召十五日舉行聲援學生的首都知識界大遊行。十五日這天，袁紅冰隨著準備參加遊行的幾百名北京大學教師自動組成的自行車隊，駛向長安街。一位頭髮像銀絲一樣炫目的體育系女教師，成為口號領喊人。「救救我們的學生！」、「學生無罪，李鵬該死！」——這連續不斷用嘶啞、悲憤的聲音呼喊出的口號，如同乾裂的蒼穹上掠過的枯紅雷電。

十時，彙集在復興門立交橋上的教師、學者、記者、編輯、學生和市民，沿著長安街，開始了規模空前的大遊行。但是，遊行隊伍中已經沒有以前那種莊嚴、神聖的氣氛，而表現出冷嘲熱諷的情調，似乎人們在悲憤的極致之處終於明白了，同這樣天良泯滅的專制權力不值得進行嚴肅的對話。

「鄧媽媽快來吧！快把鵬兒抱回家，給他幾個大嘴巴，啪、啪、啪！」、「鄧小平，聽清吧，慈禧太后在喊你，『徒兒呵，垂簾聽政過時啦！』」……聽著學生們有節奏地喊出的這些自編的政治童謠，袁紅冰不禁浮現出一絲憔悴的苦笑，無言地想：「面對人民如此強烈的反對，只有最無恥的政客才會像飢餓的野狗，繼續緊咬住權力不放。可惜，無恥的權力——這就是中國必須承受的命運。」

天安門廣場上瀰漫著灰色的霧，霧氣中，人民英雄紀念碑像一根巨大、慘白的腿骨，指向荒涼的天空，前些時候張炳九主持製作的那幅二十多米長的白布輓聯，垂掛在紀念碑的碑體上，輓聯間「中國魂」三個黑色的字體，彷彿正無聲地悲泣；紀念碑底座周圍的花圈猶如不化的殘雪，數千名絕食的學生，額際纏著蒼白的布條，倒臥在紀念碑四周，像一片屍體；沒有光澤的枯黃太陽宛似死去的火焰的遺囑，透過灰濛濛的霧氣，悲愁地向巨大停屍場般的天安門廣場俯視；學生組成的糾察隊手臂相挽佇立在廣場周圍，衛護著絕食同學，無數市民默默地擁擠在廣場外的街道上，目光沉重得如同猩紅的血浸透的夜色向廣場中遙望；許多醫院自動派出救護車，搶救因絕食而瀕臨死亡危險的學生，救護車不時發出驚心動魄的淒厲警笛，從密密的人群中駛過，那拖長的警笛聲像破碎的天空在痛苦欲狂地嘶鳴。

袁紅冰離開遊行隊伍，向廣場中走去。也許是由於胸前佩帶著表示教師身分的北京大學紅色校徽，也許是因為袁紅冰消瘦的面容上那受傷雄豹般兇悍的神情，學生糾察隊沒有阻攔他。

在絕食學生倒臥的身體空隙，袁紅冰的腳步彷彿怕踏傷地球似的小心翼翼地移動著，尋找北京大學絕食的學生。他的目光如同漫天殷紅的飛雪，飄落在學生們的面容上。經過持續了近四十個小時的絕食，學生們的臉色變得像石灰石一樣灰白。女學生只有金色的陽光才配親吻的豔紅嘴唇，此時卻宛似被火焰燒焦的野花；男學生面容上憔悴的線條猶如枯萎的刀鋒，不過，他們的眼睛似乎都突然

成熟了，那一雙雙仰視蒼穹的眼睛裏，不再有少年的浪漫詩意，不再有絢麗多姿的幻想，甚至不再有白樺林中晨霧般淺藍色的希望，而只呈現出空虛、堅硬、冷漠的青銅色，彷彿是沙漠上的天空——那是走過艱難而漫長的人生旅途的年老流浪者才會有的眼睛。

「兩天前開始絕食時，學生一定以為，可以用這種悲壯地走向死亡的方式表現出的真誠，感動共產黨官僚集團，使他們放棄對獨裁權力的愛戀。可是，從當局猙獰的沉默中，學生們第一次真切地體驗到了人性的殘酷無情。噢，是的，使人成熟的，往往並非美的魅力，而是對殘酷的體驗。然而，那成熟中如果只有對人性之善的絕望的黑色汁液，將是多麼悲慘呵！即便學生們絕食後仍然活下來了，他們還能像以前一樣相信真、善、美嗎？他們還敢相信嗎……。」袁紅冰的身體緩慢、茫然地移動著，他忽然畏懼思想了。

終於，在紀念碑的北側，袁紅冰找到了北京大學絕食的學生。許多原來那樣熟悉的學生，此時卻變得陌生了，他們彷彿透過冬日的寒霧，注視著袁紅冰，而淚水已經乾涸的睜大的眼睛裏只凍結著一個猩紅的疑問——「你會使我們相信理想主義的美感，曾使我們相信人格應當高貴、自由、熾烈、勇敢，可是，你卻沒有告訴我們，人性中竟會有如此冷酷的陰影——這是為什麼？！」

凝視著學生們眼睛裏的疑問，袁紅冰的目光如同凋殘的雷電，變得蒼白了。他羞愧地垂下面容，挺直的身體像坍塌的山峰，單膝跪倒了。突然，幾個絕食的女學生撲向袁紅冰，伏在他肩頭和胸前，失聲痛哭起來。那慘痛的哭嚎似乎能在亙古不化的冰峰上劃出道道殷紅的血痕。

袁紅冰緊摟住女學生像火焰一樣急速顫抖的身體，猛然仰起頭顱，逼視著天空中那枯黃的日球，同時，他迸裂的心以峻峭的沉默發出悲愴的長嘯：「太陽呵，記住這少女慘痛的哭聲吧——在你熄滅前，在你還照耀人類歷史的每一個時刻，都把這殷紅的哭聲刻在金色火焰之上吧！」

第二十八章

從激情中沐浴而出的歷史，雖然缺乏理性的清晰，但卻一定具有人性的美色，而且，激情越熾烈，美色便越動人；激情越悲愴，美色便越灼熱。因為，人是情感的存在；因為，在被激情感動的歷史瞬間，人性的真、善、美才會像晶藍的雷電纏繞住的雪峰，驟然從黑暗的夜幕中炫目地呈現出來。

北京大學生的絕食，猶如摧崖裂岸的地震，強烈震撼了中國人的良知。共產黨官僚集團統治四十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民主運動，像荒原的野火，漫過了中國幾乎所有大、中城市。北京每天都有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遊行隊伍悲憤欲狂的反對李鵬、鄧小平的口號聲，使空氣都變得燙人了。許多共產黨和政府高級機關的官員，甚至警察學校的學員也出現在遊行的行列中。一小部分工人甚至開始了組建「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活動。同時，在趙紫陽的支持下，包括《人民日報》這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在內的相當一部分報紙和雜誌，都對學生運動進行了接近客觀真實的報導。

然而，鄧小平和權力貴族頑固派還在沉默著，陰險、詭秘地沉默著。

五月十五日，袁紅冰離開天安門廣場後，在返回學校的路上遇到了張炳九。袁紅冰很清楚，儘管整個社會似乎都燃燒起來了，但

等待這次學生運動的將不是凱旋的鮮花，而是失敗的墓碑。因為，人民除了良心之外，一無所有；鄧小平一類權力貴族頑固派，除了良心之外卻擁有一切——他們有軍隊，有財富，更重要的是有維護權力私有制的鐵血意志。雖然如此，袁紅冰仍然決定必須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失敗的墓碑上，原因只在於，他不能失去高傲直視金色日球的目光。於是，他對張炳九說：「我認為應當立即成立『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必須向狗官露出我們的牙齒來了，否則，今後我們將不配再被學生們稱為老師。」

袁紅冰的提議得到張炳九沒有任何猶豫的肯定回應。當天晚上，袁紅冰、張炳九、朱善利、陳坡、田力等九名教師聚集在北京大學單身教師公寓的一個房間中，討論了袁紅冰的提議，並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見：明天召開全校教師大會，宣布成立「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接著，他們進行了分工，由袁紅冰、張炳九和經濟系教師朱善利負責起草大會文件；陳坡負責製作、張貼召開全校教師大會的通知；校長丁石孫的秘書田力負責同校方交涉，解決開會的會場問題。

第二天上午，袁紅冰和張炳九來到朱善利家中。袁紅冰、張炳九分別起草了〈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成立聲明〉和〈北京大學教師就目前局勢告全國同胞書〉，經朱善利修改後定稿。為了使「教師後援團」一開始就具有廣泛的包容性，這兩份文件的內容比較溫和，因為，共產黨官僚集團統治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曾經歷無數次政治思想迫害的老教師都十分清楚，共產黨官僚集團向來把民間自發的有組織活動視為最具危險的反叛行爲之一，而加以無情鎮壓，所以，只有在「教師後援團」的文件中表現出較為溫和的意向，大部分教師才能克服對專制的恐懼感，並在「教師後援團」的旗幟下開始自己的活動。

下午三時，全校教師大會在電教中心學術報告廳召開了。會場氣氛十分熾烈，袁紅冰坐在主席台上，覺得自己彷彿正俯視著岩漿

沸騰的火山口。會議的第一項內容，是由袁紅冰領全體與會者齊唱「國際歌」。八九年，「國際歌」悲壯、雄渾的旋律一直伴隨著中國民主運動進程，以致使權力貴族頑固派中的某些人在「六四」鎮壓之後，提出不准再唱「國際歌」。這支一個多世紀以來做為共產主義運動戰歌的歌曲異化成民主激情的修飾物——這個現象中似乎包含著雙重的悲哀，它一方面表明，共產主義發端時理想主義的人道要求，已經死於共產主義理論鑄造的現代獨裁權力；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中國民主運動即使在悲憤的激情中也還潛藏著幾分怯懦，因為，民主運動不敢高傲地吟唱屬於自己的戰歌。

「國際歌」消失在灼熱的寂靜中後，袁紅冰開始宣讀〈教師後援團成立聲明〉。人們像忘情地注視飛掠在雲端的銀色雷電一樣，被袁紅冰激情炫目的聲音所吸引，似乎完全忽略了〈聲明〉的內容，而這也正是袁紅冰想要達到的效果——他就是要用銳利的聲音在人們的心中刻下超越語言的激情。他深信，激情比語言的內容更能促使人做出高尚、勇敢的行為。

袁紅冰發言之後，張炳九走到話筒前。他衣衫不整，頭髮凌亂，下巴上的鬍子像剪短的尖刺，發情公牛一樣布滿了血絲、瞪視著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鏡鏡片後炯炯閃光。張炳九雙手捧起稿紙，挺起腹部，以抑揚頓挫的語調宣讀〈北京大學教師就目前局勢告全國同胞書〉。他的聲音使人覺得，像是一個粗俗的流浪漢，站在一位美麗少女窗外的花叢中，富於表情地吟頌如醉如狂的愛情詩篇。

大會的最後一項內容是自由發言。中青年教師猶如尾巴被點著了的野馬一個接一個躍上主席台。他們的發言聲音顫抖，言辭激烈。會場的氣氛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抨擊鄧小平和李鵬的口號聲，如同在黑暗洞穴中囚禁了千百年的狂風，帶著對黑暗的悲憤抗議和對藍天白雲的熾烈渴望喧囂起來。

這時，一位身材宛似綠豆芽般細長的教師終於掙扎著擠到話筒前，開始發言。顯然，他是一位自然科學的學者，可能由於只習慣

於用公式來表達意思，他的語言紛亂而冗長，不斷提出一個個只有外星人才會想到的不切實際的建議，同時，他覆蓋著狹小書齋陰影的、灰黃的臉上，悸動起痛苦的神情，痙攣的雙手不斷下意識地撕扯在枯瘦的胸脯上，彷彿試圖撕裂胸膛，使他想要表達的意思不經過口腔，就直接呈現在人們面前。

主席台下的人群發出蜂巢似的「嗡嗡」聲，以表示對那位教師語無倫次的冗長發言的厭倦，然而，越是如此，那位教師的神情便越是痛苦，並把緊張蠕動的嘴唇更近地貼向話筒，好像要用熱烈的親吻乞求話筒幫助他表達清楚自己的意思。

因為那位教師的發言淡化了會議的熱烈、悲壯氣氛，張炳九惱怒了。他大步走上前去，粗暴地推開那位教師，蠻橫地說：「你不要再講了！」

「我還沒說完呢！」那位教師嗓音尖細地叫起來。

「我就不讓你說！」張炳九喪失理智地吼了一聲。可是，那位教師手指細瘦的雙手卻頑強地攬住話筒，如同正從一隻兇狠的野豬嘴裏搶奪自己的孩子。

「你們給我把他拉下去！」張炳九威風凜凜地向他身後的幾名學生命令道。那些學生是張炳九思想的崇拜者，此刻，他們專門來為張炳九擔任「警衛」。其中一個身高一米九以上的體育系學生，伸出巨掌，抓住那個教師脖頸後的衣領，將他綠豆芽似的身體提起來。那位教師的四肢可笑地在空中抽動著，並像褲腿裏鑽進一條蛇的女人似的發出驚恐的尖叫聲。

剛才聽眾還由於那位教師的發言而感到厭倦，此刻卻又被張炳九的專橫激怒了，會場裏迸濺起一陣陣氣憤的呼喊：「讓人把話說完！」「你們比李鵬還專制！」「我們要民主！」「退出這種不讓人說話的會議！」

呼喊聲中，一部分教師已經開始向報告廳的門口湧去。而張炳九則茫然而又兇狠地瞪視著主席台下，彷彿想要找什麼人決鬥一

樣。

袁紅冰意識到，會議有因此而失敗的可能。他走到話筒旁，用寬寬的肩頭撞開張炳九，眼睛裏燃燒著峻峭的痛苦，聲調冷峻地說：「不要忘了，我們的學生絕食近七十二個小時了。在此關鍵時刻，希望教師們表現一次知識分子的高尚情操吧——放棄一切瑣碎的分歧，而專注於思考如何挽救學生的生命！」

會場忽然變得寂靜了，湧到出口處的教師又停下了腳步。這時，袁紅冰請一位剛從天安門廣場趕回來向教師匯報情況的絕食學生，走到主席台前邊。這位學生叫孫勇，在袁紅冰任級主任的八六級法律系經濟法專業學習。孫勇來自貧苦的農村，由於從小營養不良，枯瘦的面容平時就顯出貧血的灰黃色，現在，經過近三天絕食後，他的臉變得像落滿灰塵的木乃伊一樣，給人以乾枯的死亡感。以前，袁紅冰並不喜歡這個學生，尤其是不喜歡他的眼睛。那雙被長期艱難、卑賤農村的生活醜化了的眼睛，總是閃爍著自卑和嫉妒、壓抑與愠怒、怯懦同尖刻重疊在一起的神情。可是，此刻袁紅冰卻發現，孫勇的眼睛變美了，美得令人不由得想要仰視——那雙眼睛裏只有一片荒涼、遼遠的悲愴，而黑色的眸子猶如乾裂的絕望，在那悲愴中堅硬地燃燒。從這雙眼睛中，袁紅冰又一次感到，高尚的激情是使人性美化和淨化的生命的急雨。

孫勇接過旁邊的人遞來的一瓶汽水，然而，他的手臂顫抖得那樣急劇，以致於只有在袁紅冰的幫助下，他才得以把汽水瓶湊近暴起蒼白皮屑的嘴唇。孫勇的喉結以瘋狂痛苦的情態蠕動著，把一瓶汽水倒進嘴裏，然後，他不連貫的聲音宛似一片隨時都會破碎、凋殘、乾裂的陽光，震顫起來：「老師們，已經有一兩千名絕食同學被送進醫院搶救……許多同學經過搶救後，又回到天安門廣場繼續絕食，還有更多的同學加入絕食團……絕食同學請我轉告親愛的老師，我們一定要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絕不向無恥的政府屈服，寧肯死，也絕不屈服……。」

由於極度衰弱，孫勇的聲音越來越蒼白，可是，那種血淚迸濺的蒼白卻具有比任何繁富的色彩更加強烈的震撼心靈的力量。人們忘卻了剛才因為張炳九的蠻橫行爲而產生的憤怒，會議深紫色的氣氛中灼熱地動盪起對處於危險鋒刃上的絕食學生生命的關切。

會議結束後，張炳九久久坐在主席台上，顯得沮喪而鬱悶，不久前還閃爍著燙人光亮的眼睛，如同突然浸入尿水中的火炭，變得灰暗了。望著張炳九垂首駝背的沮喪身姿，袁紅冰心神黯然地想：「張炳九也算自由知識分子中的精英了，也許，他的思想能力出類拔萃，然而，在實際政治操作中他卻竟會如此笨拙，不懂得怎樣將個性鑄造成恰當的政治方法之劍——這怎麼能成爲那些披著政治鬥爭經驗重重鎧甲的權力貴族頑固派的強有力的挑戰者！是的，等鄧小平這批陰險、詭詐的老政客生命崩潰之後，再尋求與專制政治決戰，乃是不得已的正確策略選擇。可是，學生的絕食似乎正在不恰當的時機，把民主運動推向決鬥的戰場。不過，誰有權利因此指責學生，指責那以悲壯的死亡向專制挑戰的激情呢？！看來，爲了擁抱激情的優美，我必須把冰冷的背影留給理性了，哪怕那理性與真理一致。」

全校教師大會結束後，「教師後援團」的九位發起人進行了分工，其中朱善利負責全面協調；袁紅冰負責組織；陳坡負責宣傳；田力負責後勤；張炳九負責聯絡；國際政治系教師陳玉國負責協助學生組織糾察隊，保護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這個「六四」事件中唯一的教師組織，就這樣組建成功了。從此，北京大學的共產黨當局不僅早已失去了對學生的控制，也基本喪失了控制教師的能力。

經袁紅冰提議，「教師後援團」把組織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到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做爲成立後的第一個舉措。袁紅冰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並不是指望權力貴族頑固派會在名教授的壓力下退讓，而是爲了使民主激情在中國學術良知最深遠之處，也燒灼出美麗的

傷痕。即便這次學生運動失敗了，那火焰的傷痕也會時時提醒知識分子，中國的學術界曾經因民主激情而優美過。

五月十六日晚，趙紫陽同來訪的戈爾巴喬夫的一段談話傳到了北京大學。趙紫陽講，「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了中國共產黨的這個秘密「決定」。

以後世紀中的人們也許很難理解，趙紫陽這個表面上看起來溫和的談話，乃是一個極其英勇、高尚的行爲。英勇之處在於，趙紫陽在用鐵血紀律鑄就的共產黨官僚集團陰謀政治之上，撕開了一道裂縫，並把一直狡猾地躲在陰謀政治深處的鄧小平，揪到了歷史的聚焦點中；高尚之處則是，在民主與專制猛烈碰撞的時刻，趙紫陽放棄了權力的私欲，背叛了在刺刀尖上閃爍的猩紅的獨裁權力，而選擇了民主的良知。

袁紅冰意識到，趙紫陽的談話表明，專制政治的最高意志範疇之內出現了巨大裂痕，這正是民主運動已經持續一個多月，卻仍然沒有受到致命暴力鎮壓的關鍵原因，而這次民主運動勝利的唯一希望，就取決於學生、知識分子能否與趙紫陽迅速結成具有政治實效性的聯盟——如果說還有勝利希望的話。

五月十七日上午，四輛大轎車離開北京大學，向天安門廣場駛去。轎車是在「教師後援團」的壓力下，由學校當局派出的。轎車裏乘坐著幾十位老教授和擔任保護任務的學生。

袁紅冰受「教師後援團」委派負責組織這次活動，他站在第一輛大轎車司機座後面，被陽光照亮的目光飄落在那些老教授身上，就像正沉迷地欣賞著某種美景。老教授們神情莊嚴而激動，不斷發出的嘶啞的口號聲中，有一種古銀杏樹金色燦爛的秋葉的神韻，而怒放在深刻皺紋和銀絲般白髮間的生命力，此刻顯得格外動人。

十一時左右，大轎車來到天安門廣場，卻被學生糾察隊擋在廣

場外面。經過交涉，「絕食團指揮部」同意老教授們圍繞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遊行一周，但不得進入絕食學生中，理由是絕食學生身體已經十分衰弱，不能受任何刺激。

袁紅冰帶領老教授的遊行隊伍向廣場中走去。中文系謝冕先生在他的一位博士生的攙扶下，走在最前面，他頑強挺直的衰弱軀體，猶如一個蒼老而美麗的良知，以蹣跚的步履，迎向天際野花簇擁中的荒原落日。

遊行隊伍來到紀念碑下之後，一位化學系的老教授被允許通過麥克風向他參加絕食的孫兒談話。那位老教授高大的軀體像是在沉重悲憤的壓迫下佝僂著，聲調蒼涼地說：「我們全家都支持你，你是一個好男兒。但是，你和你的同學們一定要保重身體，要喝牛奶——絕食時喝牛奶，在國際上都是允許的……。」這位老教授說話時，竭力伸直布滿了破碎皺紋的枯瘦脖頸，向紀念碑北邊倒臥在地上的絕食學生遙望，他褪了色的眼睛裏閃爍起銀色霜雪似的淚影，他一隻手緊握住麥克風，另一隻手卻在痛苦的痙攣中，下意識地摟在胸前，摟在心跳動的地方。

「噢，他多想緊緊摟抱住自己的孫兒呵！『絕食團指揮部』為什麼不允許這位老人有親吻他孫兒的機會！難道只是怕絕食學生受到情感刺激而發生危險嗎？」袁紅冰想，一種莫名的沉重悲哀，忽然覆蓋在了袁紅冰的靈魂間。他神色冷峻地走上前去，扶住那位老教授震顫的軀體，同時，他彷彿要發出悲涼長歎般向天空仰起頭顱。袁紅冰發現，在灰濛濛的霧氣後面，太陽顯得有些朦朧，像是被污染了的理想。

返回北京大學的路上，袁紅冰一直注視著車窗外。絡繹不絕的遊行隊伍中，抗議鄧小平和李鵬的標語牌如同疲倦了的憤怒，而「趙紫陽萬歲」、「擁護趙紫陽」等標語牌卻十分怵目。袁紅冰判斷，這些支持趙紫陽的標語是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等趙紫陽智囊團的意志表現。而這種意志表現中蘊涵著明確的使趙紫陽同學

生運動結成政治聯盟的意向。

五月十七日下午，北京大學「三角地」出現了一篇題為「共產黨員起來抵制獨裁」的大字報。大字報的作者是中文系副教授曹文軒等四人，他們在大字報中呼籲，共產黨員「絕不承認鄧小平非組織的、不經過政治局討論決議的任何個人指令」。也許是受這份大字報啓發，陳坡提出自行召開全校黨員大會的建議。袁紅冰立即對陳坡的提議表示贊同。他們商定，由袁紅冰起草一份〈致中國共產黨所有基層支部的公開信〉，在黨員大會上徵集簽名。

當晚，袁紅冰便撰寫出這份〈公開信〉，並由袁紅冰、孫曉寧、陳坡、朱善利等教師共同做爲公開信的發起人，首先簽名。在公開信中，袁紅冰呼籲所有共產黨基層支部討論鄧小平四月二十五日將學生運動指爲「動亂」的談話，並討論健全共產黨內民主制度等問題。袁紅冰起草這份〈公開信〉的目的在於，衝破共產黨的所謂鐵的紀律，在組織的意義上使民主運動的衝擊波闖進共產黨內，從而剝奪權力貴族頑固派利用共產黨組織系統鎮壓此次學生運動的可能性。

五月十八日上午，陳坡、袁紅冰、孫曉寧、朱善利等人發起召開全校黨員大會的通知貼出不久，就引起了當局的震動。一位共產黨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的女處長，自稱受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和北京大學委員會的指派，找到袁紅冰。她盡量想使自己的語調變得溫和一些，但卻仍然難以掩飾她的憤怒，聲調尖細地對袁紅冰說：「只有黨的領導才有權召開全體黨員大會，你們要爲自己的行爲承擔政治責任的！」

袁紅冰向女處長的面容凝視了片刻，彷彿因爲竭盡全力也無法在這張臉上找到一絲女性的美感，他遺憾地移開了厭倦的目光，並且冷漠地說：「你可能忘記刷牙了——你的嘴很臭！」說完，袁紅冰便露出一縷玩世不恭的微笑，輕輕搖動寬闊的肩頭走開，把那個女處長留在像是被人強姦了的惱怒的神情中。

下午，去參加黨員大會的路上經過「三角地」時，袁紅冰看到一份嚴家其、包尊信等人聯名發表的「五·一七」宣言的油印件。「宣言」的最後一句話是：「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最後埋葬？」袁紅冰無聲地自語了一句，感到了茫茫暮霧般的蒼涼，想道：「這些知識分子們除了站在夢幻之中對學生說幾句華美樂觀的言詞，就再也不能做些真正有效的政治動作了嗎？也許，他們真的不知道，一個冷酷的現實就將呈現在中國的民主命運前；也許，共產黨官僚集團四十年血腥統治確實還沒有教會他們，應當怎樣理解中國獨裁權力的兇殘和無恥的頑強……。」

下午四時，全校共產黨員大會在第二教學樓召開。到會的共產黨員約有五百多人。會議由陳坡主持。

當袁紅冰開始宣讀〈致中國共產黨所有基層支部的公開信〉時，狂風暴雨驟然降臨。從燃燒的雲隙間像銀色長蛇般飛竄而下的閃電，在教學樓的玻璃窗上迸濺成一簇簇鋼藍色的火焰；岩石怒吼似的雷霆轟鳴，使袁紅冰宣讀文件的聲音，如同踏著剛烈的旋律起舞的炫目刀鋒。然而，一陣對於現實政治的厭倦之情卻驀然湧上袁紅冰的心頭。他覺得，那燦爛的雷聲彷彿是來自荒野的呼喚——在呼喚他離開塵世，走上紫色晚霞覆蓋的高山之巔，坐在風蝕的岩石上，讓關於生命意義的沉思隨著深長起伏的銀灰色草浪，靜靜湧向藍霧繚繞的天際；湧向翠綠白樺林中燃燒的殷紅落日。而塵世中的一切，包括這次民主運動的成敗，都是瑣碎的、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有同凝重的晚霞一起漫過荒野的、關於生命意義的沉思。

公開信剛剛宣讀完畢，一位教師從會場後面擠過人群，來到講台前。他告訴袁紅冰，有位新華社記者打電話到教學樓傳達室，要求瞭解會議的情況。於是，袁紅冰離開會場，走進傳達室。那位新華社記者在電話裏說，他本來準備到北京大學採訪黨員大會，並將

有關情況寫成「內部參考消息」，現在被暴雨阻截在人民大學，無法趕來，希望袁紅冰能通過電話向他介紹情況。

「內部參考消息」是當局使新聞工作特務化和信息特權化的一種方式。共產黨官僚集團一方面利用公開的報紙、電台和電視廣播向人民傳達片面的、虛假的信息，另一方面，又通過被列為國家機密的「內部參考消息」，使自己獲得為維護專制統治所必須的真實信息。對於此點，袁紅冰十分清楚，不過，他仍然對著電話話筒，用記錄速度讀了一遍公開信，並講了黨員大會的具體情況。因為，他知道，通過「內部參考消息」，公開信的內容會迅速被包括趙紫陽在內的共產黨最高領導層獲悉。他希望趙紫陽能從公開信和這次由普通黨員自行發起的黨員大會中，得到某種政治靈感，從而以共產黨總書記的名義，向全黨發出呼籲，抵制鄧小平、李鵬等人鎮壓學生運動的方針。那樣一來，共產黨組織內部崛起的強有力的反叛，也許會使權力貴族頑固派手中的軍權受到制約。

袁紅冰回到會場後，會議已經結束了。袁紅冰和陳坡在講台旁進行了簡短的交談。遍及全國的人民反抗的怒潮，在陳坡的眼睛裏輝映起狂熱的興奮和對勝利前景的信心；袁紅冰的眼睛卻像內蒙古高原冬日的寒夜一樣冷峻，而那黑暗夜色的深處凍結著對未來的悲劇性預言。顯然，他們互相從對方的眼睛裏都看出了對政治局勢前途判斷上的分歧，所以，為了不浪費時間來進行爭論，他們的談話都避免涉及這次民主運動的命運。不過，在下一步具體的政治操作方面，他們很快形成了兩點共識：首先，他們應當通過北京大學的學生，形成對學生領袖集團施加強有力影響的能力，以給學生運動的靈魂增添政治策略的素質，使民主激情的鋒刃上閃爍起政治理性的銳利感；其次，立即尋求建立同趙紫陽的直接聯繫，盡全力促成趙紫陽和學生運動的政治聯盟。

同陳坡分手後，袁紅冰準備給羅瑞卿大將的女兒羅點點打電話，希望她能想辦法使自己見到趙紫陽。在尋找公用電話的路上，

袁紅冰遇到了一位法律系的女學生。自從絕食開始後，這位女學生一直在天安門廣場救護絕食的同學，此時，是她幾天來第一次回到學校。

「袁老師，我不想再參加政治運動了……幾個知識界名人到『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對學生頭兒們說，趙紫陽想利用學生運動，搞權力鬥爭，並說，學生運動要保持自己的純潔性，就不能參與共產黨內的權力之爭，要和趙紫陽保持距離。可是，我覺得，既然趙紫陽支持我們，我們爲什麼不該支持趙紫陽？出於俠義精神也應該支持呀！特別是有幾個所謂學生領袖，他們侮辱你——他們說，一批教師組織『教師後援團』，是因爲看到學生運動快勝利了，想來摘桃子。噢，我知道你不是那樣的人，他們這樣想真像是政客，他們的心不乾淨……或許政治就是骯髒的。所以，我要回家去了……。」那位女學生的聲音如同黃葉紛飛的秋風，她荒涼的大眼睛裏裂開了一道淡紫色的失望的傷痕。

袁紅冰線條銳利的消瘦面容，呈現出鐵灰色。聽完那位女學生的敘述後，他下意識地伸出手，用燙人的手指在女學生的眼睛上撫摸了一下，彷彿想要抹去那雙少女眼睛裏的失望的傷痕。然後，袁紅冰便在沉默中轉身走開了一一他沒有去給羅點點打電話，而是走出校園，走向北面的圓明園廢墟。

「不參與共產黨內的鬥爭，同趙紫陽保持距離——這一定是許良英之類自命爲民主純潔性的代表者的意識。從最善意的角度理解，這種意識也是出於愚蠢，而這種愚蠢將使學生運動失去最後一絲凱旋的可能，將把學生們推上歷史的祭壇……摘桃子？！學生運動就要勝利了？！噢，——這也是那些酸秀才們愚蠢的幻想。現在伸出手臂，能摘到的只有血腥氣濃烈的危險命運，哪裏會有什麼桃子！是的，獨裁權力不僅自己散發著陰謀和政治權術的屍臭，而且用這種屍臭污染了一部分自由知識分子，甚至一些學生的心……。」沉重的思想從袁紅冰意識中艱難地飄過。他默默地漫步在圓明園的殘

垣斷壁間，像是蹣跚於中華精神廢墟中的一片鉛灰色的痛苦。

那位女學生帶回來的信息，使袁紅冰感到了難以忍受的侮辱。他決定，不再做出努力試圖指導學生運動。這並不是因為他要以高傲的冷漠來回答侮辱——他的意志還不會脆弱到不能承受庸俗、渺小的侮辱的程度，而是因為，他清晰地意識到，如果他那樣做了，就將同指責他想「摘桃子」的人處於直接對立的狀態，甚至可能造成學生運動的分裂，政客意識的陰影也必然會更加沉重地從學生運動的裂痕中湧現出來。

「我可以做一切，但不能讓絕食學生們悲憤地逼近死亡時仍然純潔的眼睛，蒙上陰影。如果學生注定要失敗，也要失敗得動人，失敗得美——帶著乾淨的心靈，走向血海。噢，乾淨的心靈也許是這次學生運動能夠留給中國民主命運的唯一魅力長存的精神遺產……。」袁紅冰駐足於繁茂的野草中，向西北方望去——那是內蒙古高原的方向。每當苦悶、悲愁的時刻，袁紅冰總是使蒼涼而眷戀的目光飄向那青銅色高原的方向。

天際上聳立起巍峨的雲團，落日給那懸崖般的雲團鍍上了一層金色，雲團的底部呈現出紫苜蓿花的色澤。在低垂的雲團和地平線之間，伸展著一線狹長的、格外明麗的淺藍色天空，那淺藍色意境深遠的空間中，有縷縷銀色的霧在繚繞。

忽然，袁紅冰又聽到浩蕩長風似的荒野的呼喚，從那金色的雲端，從地平線深遠處的銀色雲霧中傳來，那是只有沉醉的流浪漢的心才能聽懂的呼喚。然而，袁紅冰卻極其艱難地轉過身軀，把陡峭的背影留給那荒野的呼喚，重新走向擁擠著人類不潔靈魂的塵世——也許，正是因為聽懂了那荒野的呼喚，他才不得不這樣做。不過，他的心將永遠與荒野般紅如猛獸之血的落日同在，那美麗的落日永遠是他熾烈的情人。

「學生自治會」的廣播站設在「三角地」南端的第二十八幢學生宿舍樓上。隨著絕食時間的延續，廣播站播出的稿件的情緒也越來

越悲憤。女播音員有些嘶啞的慘痛的聲音，似乎使深紅的晚霞都顯得蒼白了。「學生自治會」指揮部佔據了廣播站旁邊的二十九樓一層，「教師後援團」的指揮部則在二十九樓三層。

袁紅冰離開圓明園，回到校園，直接向二十九樓走去。樓前排列著一隊隊臨時招募的學生糾察隊員，他們準備去替換在天安門廣場堅持了六個日夜、已經疲憊不堪的第一批保護絕食學生的糾察隊員。袁紅冰面容冷峻、神情沉鬱地穿過人群，走進二十九樓，踏上了陰暗的樓梯。

幾天來，朱善利和丁石孫校長的秘書田力一直按照分工，留在樓上「教師後援團」指揮部中，接受教師的捐款，然後，派學生用捐款買飲料，送給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

袁紅冰來到「教師後援團」指揮部時，一群中青年教師正圍在朱善利身旁，情緒激烈地說著什麼。嘈雜的聲浪使袁紅冰厭倦地微皺起眉頭，在人群後面的椅子上坐下。一位名叫牛大勇的教師幾乎把鼻子觸到朱善利的眼睛上，憤怒地說：「老師們都在等你們『教師後援團』的頭兒拿出主意來，挽救學生的生命。可是，你們除了讓我們給絕食的學生送水，什麼有效的辦法也沒有。絕食已經六天，學生們有幾千人都被送到醫院去了。你們到底有沒有辦法迫使當局同意與學生對話……。」

「當然……可是，我們又能怎麼辦……。」朱善利茫然地說。顯然，這位平常完全專注於學術，只是出於對學生命運的關切捲入政治風暴的學者，沒有能力回答牛大勇提出的政治難題。

「你在這裏喊什麼！你應當去對李鵬喊叫。我們又不是李鵬的爺爺，我們無法照他的屁股上踹一腳，讓他變得乖一點兒！」袁紅冰突然冷冰冰地說。他寒意逼人的語調使嘈雜聲立刻凍結在沉默中。接著，他又輕蔑地斜視著牛大勇，加上一句：「你也不是穿開襠褲的兒童，什麼事都要聽成人的話——有本事你就自己去做你認為應當做的事！」

牛大勇短粗的脖頸像負重的重挽馬^(編註)一樣伸出，向袁紅冰瞪視；皮膚黝黑、粗糙的面容脹紅了，猶如要滲出血跡的烏雲；厚厚的嘴唇急速地顫抖著，卻什麼也沒有說出來。

袁紅冰感到，自己以這種態度對待牛大勇是不公正的，可是，由於下午那位女學生帶來的信息而引起的煩躁，卻使他無法克服想要傷害隨便什麼人的欲望。於是，袁紅冰銳利的唇邊現出一縷殘忍的微笑，又說了一句帶有侮辱意味的話：「你根本不是個男人，因為，你只敢在這裏顯示你的勇氣，顯示你正義的衝動——任何小動物都敢這樣做！」

牛大勇在同袁紅冰瞪視了一會兒之後，突然轉身離開了。大約過了兩個小時，牛大勇重新回到「教師後援團」指揮部。他誠實的臉上顫動著不安和興奮交織在一起的神情，嚴肅地對袁紅冰說：「我和其他一些教員準備組成教師絕食團……我想過了，除了和學生一起死，沒有別的辦法。我們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或者說，我們願意接受『教師後援團』的領導……。」

一陣因剛才的態度而湧起的內疚感，使袁紅冰把目光從牛大勇靈魂裸露的眼睛上移開了。沉默了片刻，他用灼熱的低音簡短地說：「我支持你。你負責召集絕食的人，我負責找學生保護你們——名稱就叫『北京大學教師、共產黨員絕食團』，明天上午出發。」

袁紅冰之所以要在絕食團的名稱上加上「共產黨員」這個詞，是爲了給這個行動增加對共產黨組織紀律的瓦解力。儘管他明確意識到整個民主運動的前景極不樂觀，但是，他仍然希望自己參與的每一項行動都具有策略的銳利感。

五月十九日上午，一輛敞蓬大卡車駛離北京大學。卡車車廂裏擁擠著近一百人，其中有些是參加絕食的教師，有些是保護絕食教師的學生。袁紅冰佇立在車廂前面，讓淺藍色的疾風縱情親吻他英俊的面容，而旁邊一面迎風狂舞的共產黨黨旗，猶如少女嫣紅的情思纏繞著他堅硬的目光。共產黨黨旗，這面做爲共產黨官僚集團專

制政治象徵的旗幟，唯一一次飄盪在民主運動的陣營中。

卡車在天安門廣場東邊的路旁停下。袁紅冰派出一個學生到廣場中找「絕食指揮部」聯絡。倒臥在地上的絕食學生透過聚集在廣場上的灰濛濛霧氣，在默默地注視教師們，他們的眼睛宛似沙漠上枯萎的陽光，雖然憔悴，但卻閃爍起乾裂的欣慰。袁紅冰竭盡全力才使驀然蒙住雙眼的淚影，沒有化做急雨沛然而降，因為他覺得，只有忘卻了淚水的眼睛，才配注視這藍天下的悲劇。

派去進行聯絡的學生回來了，他帶來的信息同他的神情一樣陰鬱：學生絕食指揮部的人不希望教師加入到廣場內的學生中去。「還有一個人居然講：『教師絕什麼食，不要來湊熱鬧。』」那位前去聯絡的學生最後用激憤的語調這樣說。

袁紅冰消瘦的面容驟然變得驚人的蒼白，視野中又瀰漫起每次投入肉搏前那動盪的、猩紅的霧。他意識到，是那種認為教師想要「摘桃子」的低賤的政客意識拒絕他們走入學生中。極端的厭惡感使他心中動盪起青銅色的衝動，他想要以高傲而剛烈的步履，踏碎那腐爛枯葉般的政客意識。於是，他大步向廣場走去。他知道，沒有誰能阻止他進入廣場；他知道，他親愛的學生們會以悸動的心迎接他。然而，突然之間，袁紅冰聽到腳下響起了炫目的破碎聲，他覺得，那是絕食學生們眼睛裏殘留的枯萎的陽光在破碎。

袁紅冰的腳步震顫著停下了，就像佇立在懸崖的邊緣。他感到，如果他走入廣場，那麼他踏碎的不會是小政客意識，而是支撐絕食學生垂危生命的最後信念——對民主運動的聖潔性的信念。於是袁紅冰慢慢轉回了身體，那一轉身中呈現出他一生少有的蒼老的情調。袁紅冰看到，牛大勇正下意識地抬起不美但卻誠實的眼睛，向太陽注視，彷彿他想用陽光拭去目光中悲哀的寒霜；其他教員的

編註：重挽馬，專門用以拉挽重物的馬種，骨骼粗重，軀體寬厚，頭稍大，頸較短，關節粗大結實，四肢粗壯略矮，一副力大能堪負重之相。

神情則嚴峻而冷漠，似乎要用那種神情埋葬受到深深傷害的感情。

「既然如此，就讓我們離這個被某些小政客視為果實豐饒的『桃園』遠一點兒，免得他們總是提心吊膽地用斜眼注視我們——讓我們到更高的地方去吧！」袁紅冰用堅硬的目光無聲地對絕食的教師們說，而他的唇邊現出一道岩石裂縫般豎直的皺紋。

在袁紅冰的帶領下，北京大學絕食教師的隊伍向廣場東北的天安門觀禮台走去。袁紅冰用胸膛撞開兩名試圖阻止他們的警察，越過一道鐵柵，攀上了高高的觀禮台。一會兒之後，觀禮台上出現了「北京大學教師、共產黨員絕食團」的橫幅，在觀禮台枯紅的牆壁上，橫幅那粗大的墨跡如同在陰鬱的火焰間燙出的烙痕。

下午，廣場上流傳起十幾萬軍隊已經逼近北京城郊，當局將要實行軍事戒嚴的消息。爲了弄清這個消息是否準確，袁紅冰安排一些學生保衛在觀禮台上絕食的教師，自己匆匆趕回學校。

朱善利、田力、陳坡以及幾天未見面的張炳九，正聚集在「教師後援團」的指揮部裏。他們從各種途徑都獲得了當局即將用軍事手段鎮壓學生的信息。人們在沉默中互相注視著。大家明白，這次民主運動的太陽，就要在血霧中沉落了，而他們只能用悲涼的沉默來等待那個時刻。

「也許可以進行街壘戰，使民主運動轉化爲真正的人民起義！」這個思想像遙遠天際的閃電，突然從袁紅冰意識中掠過。但是，想到共產黨官僚集團統治四十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一直怯懦地跪倒在兇殘的專制政治之下，袁紅冰就難以相信，這個似乎以哪怕最屈辱的方式生存爲原則的民族，具有用鮮血來證明自由價值的高貴、勇敢的人格。

傍晚六時，電視台播出了當天凌晨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的情景。袁紅冰端坐在電視機前，以向巨大的紫色落日致敬的目光，凝視著趙紫陽頗富美男子氣質的面容。趙紫陽此時面容上那如同荒涼、寂寞秋空中雲縷般高遠的哀愁，似乎只有少年男女媽

紅的血雨才配與之比美。當趙紫陽用略帶河南土腔的渾厚男中音，說出「我們已經老啦，無所謂啦，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這些話時，袁紅冰眼睛裏閃爍起鋼藍色的淚影，那是雷電之淚。

趙紫陽的身影從電視畫面上消失了，消失在一個沒有朝霞的清晨。在獨裁權力的獸性私欲與人類良知碰撞的時刻，爲了不使自己的生命死於卑鄙，趙紫陽選擇了高貴，選擇了人性，選擇了美，選擇了真理，同時，也選擇了悲慘的命運，但那是英俊秀麗的英雄的悲劇。鄧小平、李鵬之流可以用血腥的獸性贏得現實的勝利，可是，那勝利上一定刻著真理對他們的千年詛咒；趙紫陽因良知而失去了現實，不過，在未來年月中滿山滿野怒放的鮮花，都是屬於他美麗生命的絢爛詩意，都是獻給他悲劇命運的芬芳醉人的祭品。

「噢，趙紫陽已經把自己的人格編織進金色的陽光中……我也只有一件事可做了——在染滿血污的蒼穹覆蓋大地之前，回到學生中間去。」袁紅冰默默地站起來，離開了電視機。

那天夜幕初降的時刻，袁紅冰、朱善利、陳坡和其他幾十名男女教師騎著自行車，駛向天安門廣場。峭立在他們前面的黑沉沉的夜色，像是用布滿血鏽的鐵鑄成的懸崖。

第二十九章

深灰色的夜空宛似濃重的雲層低垂在北京平原上，城市的燈光給夜空的底部染上了兇險的、朦朧的暗紅色。可是，由於當局關閉了天安門廣場周圍的路燈，十幾萬絕食和擔任救護、保衛任務的學生，都被封閉在鐵灰色的黑暗中，那種黑暗令人不禁想到附著著千年鏽跡的、死去的時間。只有天安門城樓前的燈柱還發出遲鈍、枯黃的光亮，而那彷彿是埋葬古代帝王的地下宮殿中的長明燈的光亮。

袁紅冰峻峭的身影佇立在天安門東側高大的觀禮台邊緣。他的上半身如同懸崖邊上的白樺樹，向觀禮台外傾去；黑暗中，他臉部的輪廓模糊不清，可是，挺直而銳利的鼻子的側影，仍然像鷹喙一樣，在漆黑的夜色上刻出清晰的個性；他稍顯疲倦的剛烈目光，俯視著廣場，似乎想要撕裂重重的黑暗，尋找某種猩紅怵目的靈感。

「也許明天我的生命就將化爲一片血霧飄散——同我親愛的學生一起……噢，生命破碎爲殷紅的虛無，比庸人們讓生命在怯懦的奴性中慢慢腐爛要動人得多……願血霧飄散的時刻能有漫天的暴風雪遮蓋嫣紅的悲愴，寧靜的銀色雪原才配做美麗生命留給塵世的遺囑……噢，快些呈現在我眼前吧，那將以血海洗去夜色的晨光……。」這些思想猶如浩蕩的風從袁紅冰沉寂的靈魂中掠過。他的鼻翼敏感

地翕動起來，像是因呼吸到血腥氣而興奮的雄豹。

然而，突然之間，彷彿心被毒蛇咬噬了一下似的，袁紅冰發出短促、痛苦的呻吟，莫名的、空虛的驚慌像灰濛濛的寒霧從他生命深處湧起，而極度的恐懼在那霧中慘痛地嘶號，恐懼得使袁紅冰幾乎要立刻逃到某個狹窄、死寂的洞穴中去。他試圖弄清楚這種驚慌來自何方，可是，意識裏卻只有一片混亂、蒼白的空虛。下意識中，袁紅冰聽到一陣刺耳的聲響，他本能地感到，那是他的指甲在觀禮台堅硬的水泥牆上磨擦出的聲響——他只有用痙攣的手指像鷹爪一樣攬住觀禮台的邊緣，才能抑制住急速顫抖的身體想要逃開的衝動。

袁紅冰抬起頭顱，瘋狂而茫然地向夜空瞪視，而他的嘴唇間露出慘白的牙齒，彷彿忍受著窒息的痛苦。這一瞬間，黑沉沉的夜空頂端呈現出一片遼遠的意境，那意境中伸展著荒涼的原野，落日斜射的餘暉如同凝重的金色憂鬱，覆蓋在寂靜的荒野上。

袁紅冰突然明白了，那驚慌和恐懼不是由於死亡的逼近，而是因為他還沒有完成小說《自由在落日中》，還沒有完成英雄人格哲學；是因為命運將使他違背少年時對內蒙古高原的許諾，對一雙彩鳳般秀長的、憂鬱而深情的眼睛的許諾——那是曾在陰山山脈北麓，挽救過他生命的蒙古少女的眼睛。他曾向青銅色的內蒙古高原許諾，要用長風的旋律，為在專制政治下死去的人們做一首紫色的安魂曲；他曾向那位蒙古少女晚霞飄搖的眼睛許諾，要用雷電把她的美色刻在殷紅的落日上一——他曾做出過高於生命的許諾，要用自己生命的火焰，把凋殘於荒野上的人性，熔鑄成真理和詩意。可是，他卻不得不失信了。即便生命能化為血霧飄散，那沒有完成的諾言也將成為凍結著萬年悲痛的遺憾，掩面長哭。

「不，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為逃離危險的根據。如果我此刻因為逃開而活下去，我將不配再書寫高貴的詩篇，我也再寫不出高貴的詩篇……只能緊攬住那灼熱火焰般的遺憾，忍受焚身的痛苦……。」

袁紅冰發出無聲的呼嘯著，感到夜色如同形態猙獰的岩石，冷酷地擠壓著他的身體，使他幾乎要在窒息中死去。

就在這時，他忽然覺得生命變得輕飄了，並且不斷向空中浮去，飄浮到一個灰暗、死寂的高處。在那寒意澈骨的高處，他像一縷冷漠的霧，俯視塵世，甚至他曾爲之狂歌和悲泣的種種激情都變得像陰暗深谷中的腐敗枯葉。同時，他聽到一個彷彿從古墓中走出的殭屍發出的冰冷聲音：「陽光不會留在枯葉上——被陽光忘卻的枯葉，這便是生命的本質。理性是徒然的，激情也不過是美麗的謊言、虛假的意義。對於生命，只有虛無是真實的。高貴與卑鄙、美麗與醜陋在死亡面前沒有區別，蒼白的虛無和殷紅的虛無實際是等價的。既然如此，你又何必遺憾，何必痛苦。只要踐踏在激情之上，你就會在向生命的俯視中發現，一切都是無聊的，無聊——這便是屬於生命的真理……。」

袁紅冰感到，他刀鋒一樣銳利的生命正漸漸消融在那冰冷灰暗的聲音中。爲此，他恐懼得戰慄起來，好像身體被雷電纏繞住了。突然，他暴怒地抖動了一下凌亂的長髮，吼嘯道：「不——我憎惡那蔑視激情的崇高和俯視，我憎惡那激情之外的蒼白的輕鬆。激情是生命的極致，激情之上只有殷紅的落日。噢——，我要奪回屬於激情的痛苦！」

紫色的血如同驟然衝破石壁的激流，從袁紅冰的嘴裏噴湧而出。他本能地用雙手捧住濺落的血，然後，仰起頭顱，狂飲而下。濃郁、豔紅的血腥氣立刻洗去了剛才那冷漠的聲音留在他靈魂間的灰白痕跡。一陣類似痛飲烈酒後的眩暈感，使他覺得自己彷彿在巨大的落日之巔，揮舞著金色的雷電，做猛獸之舞。而他的眼睛卻變得冷靜，甚至兇殘了，就像垂死的狼眼——沒有痛苦，沒有遺憾，只有冷峻的、鐵灰色的意志。那是激情鑄成的意志。

「既然別無選擇，就讓我以鐵鑄的意志逼視痛苦吧，即使那熾烈的痛苦能在瞬間之內燒裂我的眼睛，也要逼視！」袁紅冰猙獰的聲

音對自己的心說。

晚上九時十八分，「北京大學教師、共產黨員絕食團」在觀禮台上開始絕食十多個小時之後，設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下的學生廣播站，播發了「北京高等院校自治聯合會」的一項決定。決定宣布，鑒於當局即將實行軍事戒嚴，因此，結束持續了一週的學生絕食，並以靜坐的方式繼續進行抗議活動。廣播之後不久，「高自聯」派一個學生到觀禮台，請北京大學絕食的教師到廣場中去，同靜坐的學生匯合。

「教師絕食團」團長牛大勇走到袁紅冰身旁，請他決定怎麼辦。袁紅冰沉默了一會兒，什麼也沒有說，便躍下觀禮台，向廣場中走去。同時，他面容上露出了只有黑暗的陰影才能看清的艱難、乾澀的笑意，蒼涼地想：「他們終於明白了，並沒有什麼汁液甜蜜的桃子可摘……。」

袁紅冰和幾十名教師剛走進廣場，周圍宮廷式的燈柱忽然發出了金紅色的光亮，廣場上受當局控制的音響設備，傳出李鵬在正進行的「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聲。李鵬宣布，共產黨中央決定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人們都明白，「果斷措施」這個詞就意味著軍事鎮壓。

袁紅冰像一塊裸露在荒原上的黑色岩石，站立在廣場邊上，悲憤地怒視著低垂的夜空。他並沒有注意李鵬講話的內容，而彷彿只是在逼視李鵬那猶如癡呆症患者的腳步一樣重濁、遲鈍、陰鬱的聲音。從那聲音中，他真切地看到了李鵬愚蠢的醜臉上顫動的肥肉；看到了李鵬呆滯的眼睛裏惡毒的閃光。

「噢，李鵬是髒豬和惡狼交配生下的雜種，既愚蠢，又兇狠……獨裁權力已經墮落了，它失去了毛澤東式的人格魅力。獨裁權力意志中只剩下了豬的愚蠢、狼的殘忍和鄧小平這個地主式的老政客的陰險、狡詐……。」袁紅冰默默地想著，他覺得，思想好像比黑沉沉的夜色更加沉重。

李鵬的講話結束了。袁紅冰緩慢地將目光轉向廣場。宛似枯萎的晚霞般迷濛的金紅色的燈光，使學生們面容的輪廓從鉛灰色的陰影浮現出來。此刻，那無數個年輕的面容如同風蝕的岩石，沒有任何神情——沒有希望，也沒有絕望；沒有恐懼，也沒有英勇，甚至沒有一絲悲哀。然而，袁紅冰卻感到，這沒有神情的神情，卻比任何神情更令他心靈震撼，更值得他長久地記憶——記在靈魂的最深處。

袁紅冰帶領近百名教師和學生走到廣場的西北邊。加入靜坐的人群。他之所以選擇這位置，是因為這裏既面對著做為獨裁權力名義上的象徵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所在地——人民大會堂，同時也斜對著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權力核心所在地「中南海」，袁紅冰本能地感到，危險將來自這個方向。

「高貴取決於接近危險，至少現在是如此！」袁紅冰盤膝坐在人群的最前邊，這樣想，彷彿是端坐於高聳的紫色雷暴雲之巔。

忽然，學生廣播站的高音喇叭裏震顫起一個似乎隨時都會折斷的脆弱的聲音：「我是吾爾開希，我宣布結束靜坐，全體人員都撤往使館區去……。」

袁紅冰立刻意識到，吾爾開希是想利用使館區避開當局的鎮壓。這在理性上也許是對的，但是，吾爾開希那近乎精神崩潰的驚慌、狂亂的聲音，卻使袁紅冰極其厭惡——連同那聲音傳達的理性信息一起厭惡。不過，儘管沒有回顧，袁紅冰仍然很快就直覺到，身後的學生以冷峻的沉默拒絕了吾爾開希驚慌失措的理性，而且，那冷峻的沉默中，凝結著想要沐浴血雨而成為意義的堅硬、灼熱的渴望，堅硬得隨時都可能破碎；灼熱得瞬間之內就會化為殷紅的灰燼，但絕不會像黏乎乎的軟體動物一樣，退縮到生存理性的硬殼裏去。

凡是理性扮演意義的立法者的地方，那意義中就必定蠕動著渺小的生存欲望，而缺乏絢麗的精神魅力。而那種所謂意義也將由此

成爲矮化、物化、醜化生命的東西，因爲，理性只以生存爲最高原則，理性本質上不能理解主體的審美激情，卻只愛戀客體的物性邏輯；凡是情感成爲意義之王的時刻，意義才能在生命中敲響英雄史詩的晨鐘，才能達到與自由一致的真實，因爲，情感是以美麗、高貴、自由的生命爲原則。

在五月十九日暗夜中，袁紅冰意識到，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幾十萬學生就是以情感的追求——對民主真理百死不悔的追求，做爲踏上意義祭壇的石階。但是，吾爾開希那狂亂的聲音，還是像看到太陽上竟然長出灰白的牛皮癬一樣，使袁紅冰感到羞愧，他是爲金色的日球而羞愧，如果可能，他會無情地扼住吾爾開希的咽喉。不過，很快從高音喇叭中飛翔而起的少女的聲音，拭去了那太陽上的羞愧。

「同學們，我們絕不撤退！我們要在生與死之間看一看中國人的良心；我們要透過鮮血，看一看當局的嘴臉……。」學生運動美貌如花的領袖柴玲那悲愴、激越的聲音如同一縷被長風撕碎的嫣紅的火燒雲，以狂放熾烈的舞姿搖曳在鐵黑色的夜空上。

「這少女的呼喊是苦難深重的中國民主命運的悲歌；是死於專制政治的無數骷髏空洞的眼眶裏燃燒的淚水；是殘留在中華民族怯懦人格中的英雄激情；是可以令萬里蒼穹爲之歡歌或悲泣的美麗的詩意。時間可以使萬物成爲虛無，但是，卻不能讓那少女呼喊中秀麗雷電的韻律凋殘。這聲少女的呼喊將在時間之上長存，向歷史吟頌自由激情的殷紅詩篇。也許柴玲個人的生命可能會在將來的生活中變得不動人，然而，她留在這個夜空中的呼喊，將響徹人類的命運，並以翠綠的美色贏得太陽的萬年注視。也許，未來的時間中，一些自作聰明的文人會以貧血的理性的名義，指責這呼喊中悸動的激情爲極端主義，但是，他們根本沒有資格指責。因爲，蒼白的理性只配摟抱乾瘦的老處女式的生存，而不配談論曾在專制政治墓穴般黑暗的夜空中展現自由神韻的激情——自由的激情，那是屬於英

雄的話題。噢，是的，能令生命的神聖感如同荒野上凝重的晚霞漫過我心中的，只有默默燃燒在紫色岩石間的巨大落日和這少女的呼喊……。」柴玲那似乎把深不可測的夜空都燙得急速顫抖起來的呼喊早已消逝了，只在鐵黑色的蒼穹上留下永遠難以癒合的猩紅的傷痕，而對少女呼喊的禮讚卻像金色的流雲，久久纏繞在袁紅冰峻峭的靈魂之巔。不過，那金色禮讚的陰影又是沉鬱的、痛苦的遺憾。他爲那宛似從銀色雷電劈裂的深紅色懸崖中迸濺出的呼喊，不是由堂堂男兒發出的而遺憾——在十一億人構成的人群中，卻需要一位嬌媚如花的少女赤裸出美麗的生命，在危險的鋒刃上，做自由激情之舞，這又怎麼能不讓袁紅冰遺憾，痛苦欲狂地遺憾。難道中國的男人全都變成閹豬了嗎？！難道中國男人褲襠裏的雄性的太陽都熄滅了，都腐爛了嗎？！

五月二十日清晨，斜射的陽光是蒼白的。被十幾根巨大石柱支撐起的人民大會堂的輪廓，從蒼白的陽光中呈現出來，顯出酷似中國古代帝王陵墓的宏偉。大會堂頂端以血紅色爲基調的國徽，猶如一隻食腐肉的獸猙獰地張開的嘴，國徽上黃色的圖案令人想起貪婪的土財主爲了炫耀財富而包上金片的殘破牙齒。

動盪的夜色褪去了，天安門廣場上覆蓋著淺灰色的寂靜。忽然，兩隻花翅的小鳥低低地從廣場上掠過，牠們彷彿因爲在寂靜中沒有找到嫣紅的晨光而痛心似的，發出悲傷的鳴叫，迅速離去了。

「噢，內蒙古高原的荒野上，這正是百靈鳥在翠綠的小白樺林間歡快鳴叫的時刻……。」思想像一縷乳白色的霧從袁紅冰意識中飄過，他站起來，在靜坐人群的縫隙間緩慢移動腳步，彷彿要在一個迷茫的夢境中追尋到小鳥的鳴叫聲似的，向廣場中小鳥剛才消失的方向走去。

突然，一聲拖長的、淒厲的悲號劃破了蒼白的寂靜。袁紅冰的身體震顫了一下，停住腳步。他看到，旁邊一位女學生用雙手遮住面容，中國少女少有的金絲般的柔髮隨著聲嘶力竭的瘋狂哭泣，像

流血的陽光在女學生秀麗的肩頭動盪。

袁紅冰在那位女學生身旁蹲下，摟抱住她的雙肩，摟抱得很輕柔，因為，他感到少女的身體像一片受傷的羽毛在痛苦地戰慄。

由於幾天來一直沒有時間洗澡，袁紅冰的身體散發出濃郁的、猛獸洞穴般的氣息。那位少女頭顱依偎在袁紅冰的懷中，張開乾裂的紅唇，深深地呼吸著，逐漸變得平靜了一些。她用低沉的胸音說：「我怕，我不願意在晨光中死去……我想死在黑夜裏……晨光中，死，太清晰了……。」

袁紅冰刀鋒一樣的嘴唇在少女的金髮上輕輕吻了一下，憔悴的面頰上露出富於雄性豔麗感的微笑，說：「我會擋住你的目光——你不會看到死亡，只會看到山峰的背影。」不知是袁紅冰的話，還是他剛才的親吻，使那位少女絕望的眼睛裏閃爍起破碎、燦爛的詩意。

大約九時左右，當局宣布了於十時整開始軍事戒嚴的命令。廣場的音響設備傳出一個男播音員宣讀戒嚴令的聲音，那聲音像發情的種公牛拖長的雞巴一樣，充滿莊嚴而陰沉的情欲意味。而悲憤欲絕的聲波則從廣場上靜坐的幾十萬學生間漫過，那聲波彷彿是無數裸露在荒野上的黑色岩石發出的絕望低吼。

袁紅冰離開那位女學生，回到原來的地方，並發出口令，要教師們排成橫列。然後，袁紅冰用平靜得像遼遠秋空般的聲音說：「如果一定要流血，我們的血必須流在學生之前——爲了北京大學教師的榮譽，我們別無選擇。」

幾十名男女教師隨著袁紅冰的口令，向前跨出幾步，走到靜坐人群的最前面。由於昨天十幾個小時的絕食和剛剛度過不眠的漫漫長夜，教師們疲憊的面容呈現出暗淡的鐵灰色，但那是一種令人想起布滿風塵的古代勇士鎧甲的色調。這群教師中，有牛大勇、有朱善利，還有更多的人，袁紅冰叫不出他們的名字，不過，袁紅冰覺得，如果今天沒有死去，那麼，即使百年之後再次相逢，他也會僅

憑瞬間的注視，就能辨認出那些不相識者的容顏。

教師們坐下不久，一位長髮飄搖的女學生便走到教師隊列前面，坐下了。緊接著，許多學生都默默地越過教師，坐在前面。這些學生們顯然是要衛護他們的老師。儘管學生們沒有說一句話，甚至沒有人向教師回顧，但是，袁紅冰已經從學生的沉默中觸摸到了燙得他心疼的深情。

「這樣也好——踏過凋殘的野花，走進死亡，將給我的鬼魂增添幾分秀色……。」袁紅冰沒有試圖阻止學生們，而只是用青銅色的思想，凝視著學生們的背影，凝視著那位第一個走到前面去的女學生烏雲般的黑髮。

袁紅冰寒光閃爍的眼睛在人民大會堂正門和通向中南海的路口之間移動著，彷彿焦灼地期待情人的身影一樣，期待著軍隊出現在他的視野中。然而，十時，當局宣布實施軍事戒嚴的時刻已經過去了許久，卻什麼也沒有發生。

「李鵬這個癡呆兒，怎麼幹什麼事都如此遲鈍！」袁紅冰憤怒地咒罵了一句，好像李鵬曾答應送給他一件美妙的禮物而卻失約了，又像是他期待已久的盛大慶典被李鵬沒有理由地推遲了。

終於，灰藍色的天空在沉悶的馬達轟鳴中震盪起來。緊接著，幾架軍用直升飛機越過人民大會堂頂端，出現在空中。直升飛機蜥蜴一樣暗綠色的機體上閃爍起慘白的陽光，低低地盤旋在廣場上空。廣場中間的嘈雜聲突然凍結在一片暗紫色的緊張的沉寂中，緊張得似乎蒼穹隨時都可能破碎。

袁紅冰單膝跪在地面上，像一隻蹲踞在草叢中的、就要撲擊的獵豹。他判斷，直升飛機的出現乃是軍事鎮壓的先兆。他準備在軍事鎮壓開始的瞬間，立即竄躍到學生前面，用胸膛撞擊軍隊的刺刀——他要獲得第一個用灼熱的血染紅刀鋒的榮耀。

幾分鐘後，直升飛機飛走了，可是，軍隊並沒有如袁紅冰預料得那樣從人民大會堂中湧出。天空又恢復了平靜，廣場上緊張的沉

寂卻驟然迸裂了。當局將用飛機投放催淚彈的信息，在十幾萬靜坐學生發出的聲音中震盪著，而那聲音並沒有一絲恐懼的情調，只有一種類似於談論危險遊戲時的興奮。學生廣播站的大喇叭則告戒人們，當催淚彈投下來時，要把尿撒在口罩或者毛巾上，摀住口鼻，以免被毒氣灼傷呼吸道。

袁紅冰重新盤膝坐在水泥地面上。不知為什麼，他忽然直覺地確信，今天不會發生流血事件。而這使袁紅冰像受到什麼人無恥欺騙似的，產生了一種空虛的失落感。隨著彷彿被陽光曬焦的時間緩慢的移動，那種失落感漸漸變成了煩亂。

袁紅冰身旁一位戴著高度近視鏡的中年教師開始不斷地扭動身體，並不時焦灼難耐地站起來，步履紛亂地在袁紅冰面前來回踱幾步，然後，又重新坐下。袁紅冰本能地意識到，這位中年教師是想用身體的動作來引起他的注意，可是，煩亂的心情卻使他故意現出似乎什麼也沒有感覺到的冷漠神態。那位中年教師似乎終於忍耐不住了，他把嘴唇湊近袁紅冰，低沉地說：「我想去小便……。」

袁紅冰微皺起雙眉，以為這個中年教師是想用粗俗的玩笑來輕鬆一下，於是，他以一個冰冷的斜視表示沒有開玩笑的興趣。然而，他看到的，卻是一個神情極端認真、嚴肅的面容。

「我需要小便……，」那位中年教師嘴唇又艱難地蠕動了幾下，說：「可是，如果去小便，一會兒當局投放催淚彈，我就沒有尿可以浸濕毛巾了……。」

袁紅冰驚詫地睜大了眼睛，注視著那位中年教師。在確信他不是開玩笑後，袁紅冰為了不傷害那位中年教師認真、嚴肅的神情，而竭力抑制住想要大笑的衝動，像作出神聖許諾似的莊嚴地說：「不怕——我會把自己的尿分給你一多半。」

中年教師輕鬆地長歎了一聲，匆匆向廣場對面的臨時簡易廁所跑去。望著那位教師的背影，袁紅冰讓封閉在胸中的笑聲衝出薄薄的雙唇。但是，那笑聲沒有歡悅，只有蒼涼。他忽然惡毒地感到，

如果能在陽光下向李鵬愚蠢的臉撒尿，那將比同美女性交更加動人。

午後，枯黃色的太陽像是通過巨大的凸透鏡，把它的光線聚焦在天安門廣場上，灰色的霧氣猶如野火過後的煙霧一樣燙人，水泥地面灼熱得宛似剛剛凝結的熔岩。袁紅冰覺得，自己彷彿是坐在大漠戈壁的沙丘頂端，酷熱的太陽似乎把他思想的能力都曬焦了，而乾裂的靈魂正迸裂開一道道血痕。

「噢，絕食的學生曾經多麼艱難過——連做爲生命之源的太陽，都使他們艱難……。」袁紅冰默默地想著，將長髮凌亂的頭顱向身後的學生轉過去。他看到了一雙雙荒涼的眼睛。

男學生們的眼睛荒涼了，但也更美了。因爲，專制政治提供給生活的物欲陰影凋殘之後，眼睛裏便只剩下屬於荒野的遼遠，而男兒之美往往就在那超越世俗欲念的遼遠的荒涼中；女學生們的眼睛卻荒涼得令袁紅冰傷感，因爲，他常愛對著少女眼睛裏繁花般的詩意和妖嬈的夢幻舉杯狂飲，那詩意和夢幻枯萎之後，即使喝下狂濤怒潮般的烈酒，他也無法沉醉。

「讓少女的眼睛不再荒涼，這是稍有雄性莊嚴感的中國男子的天職——不是用搔手弄姿的情欲，而是用英雄的人格，吸引少女絢麗的注視……。」袁紅冰逼視著炫目的日球，彷彿要用他的思想親吻火焰。

下午，一隊身穿紅色僧衣的僧人從廣場邊的道路上緩緩走過，他們雙手合十，頭顱微垂，爲學生祈禱。僧人走過之後，一位氣功師佇立在廣場前，將枯瘦的雙臂高高伸向天空，據說，他是用氣功爲靜坐的學生淨化廣場上的空氣，而他的身姿酷似爲乾裂的大地向蒼穹祈求急雨的古代巫師。

「學生以悲壯的行爲表現出的良知，可以感動僧人崇尚蒼白虛無的心，可以感動氣功師神秘的靈魂，卻一定感動不了共產黨官僚集團對權力的私欲。可是，爲什麼軍事鎮壓還遲遲沒有開始？」袁紅

冰閃爍起銳利疑問的目光轉向西北方，那裏，陰鬱的深紅色暮霧如同血腥的謎，瀰漫在中南海的上空。

夜色再次把天安門廣場淹沒在黑暗中。那是一個動盪不安的夜晚，因為，人們本能地認為，卑鄙的共產黨官僚集團將在黑暗遮蓋下開始他們猙獰的罪惡；那是一個漫長的夜晚，因為，等待中的時間是緩慢的，而等待危險時，時間則慢得像在倒流；那是一個寒意澈骨的夜晚，因為，寒意是從人們的心底裏湧起。可是，那個夜晚仍然沒有被血腥氣染紅。

五月二十一日，清晨像昨天一樣蒼白。袁紅冰覺得，剛剛過去的一天一夜只是虛幻的意境，而時間彷彿被兩種方向相反的意志擠壓著，一直停滯在蒼白的清晨中。

當升向高處的太陽把天空燒得如同一塊灼熱的鐵板閃爍起炫目的白光時，袁紅冰發現，陳坡生氣勃勃的身影從廣場外走來。陳坡低矮的身體在過分寬大的、急速的步履中起伏著，像一陣旋風衝到袁紅冰面前。望著陳坡臉上那富於感染力的笑容，袁紅冰布滿了血絲的眼睛裏的倦意消失了，而陳坡帶來的信息和他的笑容一樣令人興奮。

從陳坡那跳盪著狂喜之情的敘述中，袁紅冰瞭解到，昨天，是成千上萬的市民自發地走出家門，把全副武裝的軍隊堵在通向市區的各個路口；此時，市民仍然在同軍隊對峙著；可能是趙紫陽智囊團成員活動的結果，楊得志、張愛萍等七位老將軍聯名上書中央軍委，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學生；一部分知識分子和支持趙紫陽的官員正積極活動，準備呼籲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緊急會議，以撤消李鵬發布的戒嚴令。

「你不應該再在這裏坐下去了，現在需要我們做更有意義的事！」陳坡講完各種消息之後，激動地對袁紅冰說。

袁紅冰仍然竭力保持著冷峻的神情，不敢讓內心的興奮呈現在面容上。因為，他不敢相信，平常在專制政治下顯得那樣猥瑣、怯

懦的市民，會有勇氣阻擋軍隊的槍口。不過，在看到陳坡像飢餓的狼一樣開始神情專注地大聲咀嚼食物時，袁紅冰忽然確信，自己對北京市民的判斷是錯了，而理由只在於，那些送到天安門廣場的食物都是市民主動捐獻的。

袁紅冰感到，教師們已經不必繼續留在廣場，而且他們大部分人都有家庭和孩子需要照顧。經過用嘶啞的嗓音反覆說服，靜坐的教師們才離開了廣場，而袁紅冰卻沒有離開。他要根據陳坡帶來的信息，思考面臨的局勢。在得出結論前，他不願意離開這裏——不願意離開意義，因為，此刻意義就在天安門廣場，就在靜坐的學生們荒涼的眼睛裏。然而，酷熱的陽光卻使他無法思索，他覺得自己的生命似乎是茫茫宇宙間的一個黑洞，而黑洞的深處只有一輪蒼白的日球。

晚霞染紅了半個天空，也染紅了袁紅冰的意識，他的思想的野鴿就在晚霞如血的時刻飛翔起來：「北京市民的勇敢精神有三個重疊在一起的背景，一個是學生們悲壯的行爲激起的正義良知；一個是對於專制政治的腐敗造成的社會不公正的憤怒；一個是對於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道德幻想——共產黨官僚集團關於他們的軍隊是『人民子弟兵』的宣傳，仍然是殘留在中國民衆心底裏的一片金色的陰影，人們仍然不相信，中國人民的血汗養活的軍隊會用戰靴從人民的屍體上踏過……是的，只要槍聲不響，鄧小平、李鵬，以及整個權力貴族頑固派的政治命運，就將在軍隊的沉默中死去。因為，北京市民已經不會僅被語言威脅嚇阻，不過，槍彈卻會在擊碎他們對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道德幻想的同時，也擊碎他們的勇氣。儘管有時壓力對於被壓迫者是一種凝聚力，但是，壓力過分強大，也會將那種凝聚力，將反抗的意志壓碎——中國民衆的民主意志還不足以承受浸透鮮血的壓力，因為，他們的意志不是純粹的自由激情熔鑄出的鐵石；他們的勇敢精神還與對專制政治的道德幻想相伴而行。而只有在冷峻的清晰中，在對危險的洞察中崛起的勇氣，才具有不會

被火焰燒成灰燼的堅硬的意志力……是的，一定要做出努力，使軍隊的槍口保持沉默，把鄧小平這具政治殭屍埋葬在軍隊的沉默中——如果市民能夠再把軍隊阻止一夜，明天我便開始行動……。」

黑沉沉的夜色又一次低壓在天安門廣場上。由於長時間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不時有女學生發出精神崩潰般慘痛、淒厲的嘶號，那像垂死的雌獸一樣尖利而短促的叫聲，似乎使鐵黑色的夜幕都痛苦地戰慄起來。「軍隊就要開始鎮壓」之類恐怖的消息如同死神陰森的翅膀，一次又一次從廣場上掠過，而靜坐的人群宛似狂風中紛亂的野草叢，不斷動盪起伏著。

不知是什麼原因，學生廣播站的播音點從紀念碑下移到了靜坐的學生中間。袁紅冰感到，學生們前一夜在李鵬宣布的戒嚴令激起的悲憤中凝成的反抗意志，已經被長時間過度緊張的情緒蝕裂了，而廣場上半瘋狂的恐怖氣氛使他十分憂慮。爲了在一旦軍隊開始鎮壓的情況下，能夠通過高音喇叭向學生發出指令，袁紅冰走向廣播站。他不知道，甚至沒有考慮軍隊鎮壓開始的瞬間，會出現什麼情況，但是，他確信，唯有他才有冷峻的理性能力，在危險驟然逼近時，發出具有劍與盾雙重素質的指令。同時，他苦澀地一笑，想：「在生與死的界限變得像刀鋒一樣窄的時刻，我來進行指揮，那些小政客意識總不好意思再說我要『摘桃子』了吧。」

那天夜裏擔任播音員的是北京大學一位名叫葉玲的女學生。葉玲的面容如同一輪皎潔的滿月，頗具唐代美女豐盈的神韻。不過，在那個猙獰的夜晚，令袁紅冰感動的並不是她的美貌，而是覆蓋在她面容上的雪原般寧靜的神情。墨汁一樣濃重的夜色也不能完全遮蓋她唇邊那淡淡的、沉迷的微笑，那是只有專注地凝視岩石裂縫中搖曳的灰藍色野花時，才會浮現出的笑容，而她播音時的聲音，宛似一縷潔白、豐饒的柔情，撫慰著廣場上那在緊張與恐怖中痛苦地扭曲、動盪、破碎的氣氛。

夜色更加黑暗了，天安門廣場彷彿變成一座荒涼的孤島，四周

全是陰鬱的時空的深淵。午夜時分，黑暗的深處震盪起沉悶的雷聲般的轟鳴，廣場上一下子陷入死寂之中，而所有人的心似乎凝成了一整塊乾裂的岩石。顯然，人們把那越來越強烈的轟鳴，理解為正向廣場逼近的軍車的馬達聲。突然，一百餘輛開著大燈的摩托車出現在西長安街路口，並拐向廣場，駛上廣場周圍的環行街道。這時，一位學生糾察隊員從廣場邊上擠過來，興奮地把一張紙條塞給葉玲。於是，葉玲燦爛的聲音照亮了廣場：「這是市民自動組成的摩托車隊來保衛我們。現在，他們就要趕往各個路口，去增援阻擋軍隊的市民們。他們轉告同學們，北京市民絕不讓軍隊逼近天安門廣場！」

廣場上沉重的死寂，爆發出瘋狂的歡呼聲，那嘶啞、乾裂的聲音中，有燃燒的淚影在閃爍明滅。歡呼聲像被落日染成深紅的潮水退去之後，廣場上又呈現出一片沉寂，彷彿在凝神傾聽漸漸遠去的摩托車隊的轟鳴。袁紅冰能感到，那沉寂是凝重的、安詳的、神聖的。

蒼穹依然黑暗如墨，而東方的天空已經隱隱現出血鏽似的色澤，正是黎明前的時刻。

袁紅冰仰視著夜空，彷彿要用剛烈的目光留住夜色逐漸離去的腳步——他決定黎明時返回學校，而蒼涼的惜別之情卻驀然湧上心頭。他從葉玲手裏接過擴音器的話筒，說：「我是北京大學教師袁紅冰，我以民主的名義請同學繼續堅持下去，無論如何困難也要堅持。因為，在中國遼闊的疆域內，只有天安門廣場是唯一一片屬於人民的土地。！」

袁紅冰十分清楚，學生們是否能堅持下去，同他這幾句話根本無關，可他還是這樣說了，而且是用猛獸吼嘯般的聲音說了。因為，他只想用熾烈的聲音吻別廣場上的夜色；因為，他只想在鐵黑色的蒼穹上刻下他生命的銳利風格。

清晨，袁紅冰離開廣場，騎自行車向北京大學的方向駛去。僅

僅三天，北京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世界。大街上空蕩蕩的，以前總是川流不息的汽車和熙熙攘攘的人群都似乎消失在空氣中。顯然，這是由於絕大部分市民都到城郊阻擋軍車去了。不過，每一個路口都有用馬路的水泥隔離墩設置的路障，較大的路口則都有寬體公共汽車橫在街道中央，而準備攔截軍隊的市民則聚集在路口旁。

以前，在袁紅冰的心目中，北京市民階層不過是充斥著虛偽熱情、淺薄傲慢和粗俗物欲的動物，可是今天，他卻不能不用堅硬、灼熱的目光，向聚集在各個路口的人群致敬。同時，他在鋼藍色的沉默中想道：「是我以前錯了，還是北京市民變了……噢，我以前沒有錯，是他們改變了，是神聖的激情淨化了他們的靈魂——只要迫使生命虛偽的專制政治被撕開一道縫隙，真實的人性就立刻會成為高尚人格的立法者！」

駛進北京大學校門後，袁紅冰直接回到自己的單身宿舍。三天三夜沒有睡眠的疲倦，使他栽倒在凌亂的床鋪上，陷入混亂的無意識狀態。傍晚時，袁紅冰從昏睡中醒來，用涼水沖洗了一下頭顱，便迅速趕到設在二十九樓的「教師後援團」指揮部。

指揮部狹窄的房間裏，朱善利、陳坡、田力和張炳九正圍在一張桌子旁。張炳九像是一位指揮重大決戰的將軍，用粗大的手指，指點著攤在桌子上的北京市市區地圖，語調中迸濺出鐵石的撞擊聲，說：「六里橋路口是三十八軍，青龍橋這兒是蘭州軍區的部隊，東邊是瀋陽軍區的部隊，北邊路口的軍隊番號不清。所有的路口我都派去了學生和教師，組織市民阻攔軍隊。北京人的能言善辯現在有了用場，士兵的精神基本上被市民的思想工作瓦解了。據說，北邊的軍隊已經有後撤的跡象——現在的情況大致就是這樣！」

說完，張炳九以軍人的威嚴姿態抬起頭顱，並以偉大統帥巡視自己幕僚式的眼光望著周圍的人，只不過，面頰上粗硬的鬍子使他的威嚴顯得更像一個乞丐頭兒。人們都清楚，張炳九也許確實去過每一個路口，但是，他宣稱由他向所有的路口都派去學生和教師，

則一定是爭強好勝的兒童一樣的善意的謊言。然而，同張炳九的目光相遇時，人們卻垂下了面容，好像說謊的是他們，而不是張炳九。顯而易見，人們出於某種微妙的原因，不願意讓張炳九看到自己懷疑的神情，不願意用懷疑的神情破壞張炳九眼睛裏那種偉大統帥的夢幻。

彷彿是爲了取代張炳九而使自己成爲注目的中心，陳坡竭力挺直脖頸，唇角泛出白沫，臉上閃耀起熱情洋溢的笑容，開始用誇張的語氣，講述他通過國防大學教授王年一的介紹，會見徐向前元帥的情況，並預測徐向前很快就會公開發表反對軍事鎮壓的意見。不過，他歡欣鼓舞的神態使人覺得，他並不是在預測，而是在陳述確定無疑的事實。

「鄧小平、陳雲、王震這些權力貴族的巨頭們此刻或許也在研究政治局勢，他們充滿死亡意味的眼睛一定只陰鬱地瞪視維護權力私有制的現實需要，而絕不會被任何幻想吸引；他們衰老的聲音中一定只顫抖著殘忍的獸性，而沒有一絲情感的旋律；他們黑暗的靈魂中一定只有政治權術的嗜血的蝙蝠在飛翔，而沒有人性的雁行。但是，這些知識分子精英們即使在最嚴峻的歷史之點上，仍然不能告別幻想，仍然不能撕下一廂情願的情感的面紗，看清裸露的現實——他們的心還沒有冷酷到足以同中國專制政治抗衡的程度，這也許正是他們的動人之處，卻也是可悲之處……。」袁紅冰想著，沉默地在角落中的一張木椅上坐下。他不再注意房間裏人們的談話，冰冷的神情表明，他的思想開始了冷靜的理性邏輯過程。

「只要軍隊的槍聲不響，鄧小平和權力貴族頑固派就會處於極大的政治被動狀態。因爲，唯一支撐他們獨裁權力地位的，只是血腥的暴力，而沒有徹底實現的暴力就缺乏實效性——沒有出鞘的劍不會使握在劍柄上的手顯得有力。現在，能夠阻止槍聲響起的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把權力體系內由於不同原因反對戒嚴的各個派系鑄成共同意志，而且這種意志要強大到足以同鄧小平的權威對峙；一

是學生和市民的反抗激情必須逐步獲得政治理性素質，並在恰當時機做出有尊嚴的妥協姿態，當然，目前，最近幾天，還不能妥協，還必須強化反抗戒嚴的力度，因為，民間的反抗乃是造成權力體系分裂的前提……。」袁紅冰這樣想道，然而他的思索被突如其來的黑色直覺斬斷了。他本能地感到，阻止軍隊鎮壓的兩個關鍵因素雖然都存在，但那是一種不能左右全局的存在。雖然如此，袁紅冰還是決定要盡力而為。同時，他意識到，趙紫陽智囊團的成員和張炳九、陳坡這些人，會自覺地去做瓦解權力體系的工作，所以，他把自己活動的範圍限定在激發民間反抗情緒的範圍內，並迅速確定首先要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在明天，五月二十三日發動一次大規模遊行示威，以對當局的軍事戒嚴令表示蔑視；其次，在北京大學組建人民法庭，以把學生運動污蔑為「動亂」的侮辱誹謗罪的罪名，對李鵬進行缺席審判。

當天晚上，設在「三角地」南端的「學生自治會」廣播站，播出了袁紅冰用激動人心的語言起草的遊行示威通知。過後不久，幾個被當局的戒嚴令嚇壞了的教師闖進「教師後援團」指揮部，指責袁紅冰不該擅自用「教師後援團」的名義發出明天遊行示威的通知，並提出，既然學生已經停止絕食，「教師後援團」就沒有必要繼續存在了。

袁紅冰以毫不掩飾的侮辱的目光，向那幾名教師脹紅得像猴屁股似的臉逼視了片刻，便一言不發地轉過身體，放出一個響亮如雷霆的屁，然後，大步走出房間。

袁紅冰直接來到法律系學生宿舍樓，找到十幾名學生，要他們連夜把明天遊行的通知貼到各個大學的校園中去。

第二天中午，一千多名教師、職工和學生，按照通知，於十二時聚集在北京大學南門內的通道上。當袁紅冰組織起來的十幾名學生高舉北京大學的校旗和彩旗，以及法律系的系旗，引導遊行隊伍走出校園後，袁紅冰立刻返回校園，找到張炳九、孫曉寧、朱善

利、陳坡等人，同他們探討了組建人民法庭，對李鵬進行缺席審判的問題。然後，他回到自己的宿舍，用一個下午的時間，起草完畢對李鵬的起訴書。就在袁紅冰開始思考組建人民法庭的細節時，陳坡帶來的一個信息，卻把他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另一個方向上去了。

大約是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陳坡像一團沙漠上的熱風闖進袁紅冰的宿舍。陳坡的臉上還盛開著以往一樣生氣勃勃的笑容，不過，那笑容中似乎有一種神秘的興奮意味。他少有地壓低聲音，說：「我有一個大學同學——現在，他在西安一所大學任教。昨天深夜，他來找我，談了一個重大問題……。」

從陳坡的敘述中，袁紅冰瞭解到，兩天前，陳坡的那位同學與奉命前來鎮壓學生運動的蘭州軍區某軍的一位高級參謀有過接觸。這位高級參謀對鎮壓學生的命令極端反感，並說該軍軍長也明確地顯示出不滿情緒。這位高級參謀還表示，他願意把知識精英介紹給該軍軍長，同時，他又透露了一個軍事機密——北京西北郊的一個彈藥庫由該軍接管了。

最後，陳坡隔著一張破舊的書桌，把身體傾向袁紅冰，用興奮得微微顫抖的聲音說：「怎麼樣？幹還是不幹？——去說服那個軍長發動兵變！如果幹的話，我就立即讓我的那個同學去聯絡！」

在紫色的沉默中，袁紅冰陡然站立起來，開始像一隻囚禁在籠中的獵豹，在狹窄的房間裏焦灼不安地來回走動。他知道，僅憑陳坡那位同學一個人的幾句話就做出重大決定是魯莽的；他十分清楚，兵變的成功要以同權力體系內的開明派結成同盟為前提，而在尚未與趙紫陽勢力形成共識的情況下就行動，乃是輕率的。但是，陳坡帶來的信息卻像峻峭的誘惑，使他那嚮往高山之巔的心急速地跳盪起來。那誘惑似乎和他的個性具有同樣險峻的風格。

「幹！即使不成功，情況也不會更壞——至少對學生是如此！」袁紅冰突然停下腳步，露出銳利、冷峻的微笑，說：「即使那個軍

長沒有兵變的勇氣，也要想辦法說服他，在學生去接收彈藥庫時，命令他的士兵只做象徵性的抵抗——我們要把學生和市民武裝起來！」

由於絕大部分學生都在各個路口同市民一起堵截軍隊，袁紅冰花費了將近兩天的時間，才找到幾十名學生，要他們近期內不要離開學校，隨時準備出發。出於謹慎的考慮，袁紅冰沒有對學生講他的計劃，只是告訴他們可能要實施一項重大行動。然後，他便開始了一生中最令人焦灼、痛苦的一次等待。

那幾天，袁紅冰一直耽在學校內他那間單身宿舍裏，無言地狂飲烈酒，彷彿要用火焰般的烈酒，把黑色岩石一樣沉重的時間燒裂。在焦灼的等待中，他憔悴了，更加消瘦了，他的面容呈現出鐵灰色，而他被烈酒淨化的目光卻格外銳利、明亮，如同劈斬在殷紅落日上的鋼藍色雷電。

幾天時間終於在等待的深淵中無聲地崩塌了。五月二十八日夜晚，陳坡走進袁紅冰的宿舍，神色陰鬱地說：「我的同學沒有和那位高級參謀再次聯繫上——他趕去時，那個軍的指揮部已經離開了原來的地方……。」

灰暗的空虛驟然覆蓋在袁紅冰的眼睛上，他慢慢站起來，唇角浮現出殘忍、自嘲的笑意，沉默地走出宿舍，仰視低垂的夜空。那一刻，正有一道流星猶如蒼白的淚痕，從漆黑的天幕上劃過。

第三十章

身體灼熱得像一塊被野火燒成暗紅色的裸露岩石，像一片堅硬的灰燼，但生命深處卻凍結著黑暗的寒霧，即使猛獸的利爪也只能在那寒霧上劃出刺耳的聲響，而無法將它撕碎——袁紅冰病了。

他很少生病，似乎是青少年時長期艱難困苦的流浪漢生活早已使他明白，自己沒有生病的權利。但是，一旦生病，痛苦就極端銳利，好像他生命中天生沒有遲鈍的東西，連病痛也是銳利的。

五月二十九日，袁紅冰步履踉蹌地回到他為秘密寫作而租用的圓明園東邊農村裏的那個房間中。他蜷縮起急速戰慄的身體，俯臥在床鋪上，忍受著火焰焚身般的痛苦。他臉色青灰，緊咬的牙齒不斷發出岩石破碎似的聲響，眼睛裏閃爍起瘋狂的、幽暗的藍光，彷彿在神情凜厲地逼視著帶血的刀鋒的挑戰。在痛苦的極致之處，他便狂飲幾口烈酒，似乎要用烈酒點燃他的生命，連同痛苦一起，化為慘白的灰燼。

由於門窗上總是擋著落滿灰塵的窗簾，無論黑夜還是白天，房間裏都像墓穴一樣陰暗、死寂，只有袁紅冰乾裂、灰白的唇間發出的獸性的低號，偶爾在那陰沉的寂靜上劃出猩紅的傷痕。

每次生病時，袁紅冰總像一隻退回洞穴的受傷的雄狼，躲起來。他不願意讓人看到他痛苦掙扎的樣子，他要在孤獨中忍受痛

苦。他覺得，庸人憐憫的注視是對他的侮辱，而他又不能在戰友面前，即使在他視為鐵血弟兄的柴治國面前表現軟弱，因為，他知道，戰友們的心靈，都像拖著鐵鏈的苦役犯的步履一樣艱難，他沒有權利裸露出軟弱，使戰友的心靈更艱難——呈現在人們視野中的形象必須具有青銅色的意志感，必須有堅硬如鐵石的理想的神韻，這是他高傲的心對英雄人格哲學做出的承諾。

然而，在孤獨地忍受痛苦時，他卻能聽到自己的心在悲涼地哭泣，只有他自己能聽到那哭泣。他的心哭泣，是因為在茫茫的人海中，沒有遇到一位自己願意在她面前表現出軟弱的女人，可是，他多麼渴望軟弱呵——在柔情似水的盈盈目光下軟弱；在白樺林中薔薇花色的暮霧般妖嬈的注視中軟弱；因接受燙人的紅唇忘情地親吻而軟弱。哪怕能軟弱一次，他就將終生不再遺憾。

袁紅冰把自己鎖在房間裏，度過了六天。他只能通過「美國之音」、「BBC」和「法國廣播電台」的廣播，獲取關於學生運動的信息。從廣播中他得知，五月三十日，學生把一尊潔白似雪的民主女神像安放在天安門廣場上；六月二日，歌星侯德建、北京師範大學教師劉曉波、四通公司的周舵和高欣，在天安門廣場宣布絕食，並發表了一份措詞動人的〈絕食宣言〉。然而，袁紅冰並沒有因此感到興奮。直覺告訴他，這些象徵性行動說明，學生運動已經開始為自己雕刻墓碑了，而學生運動的命運的太陽，就要沉落向無邊的血海。

六月三日晚八時，袁紅冰打開半導體收音機，北京中央廣播電台的一個男播音員正在以莊嚴、神聖得近乎虛偽的聲音，宣讀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全體市民，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工作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

「終於要來了——落日用血雨沐浴淨身的時刻……。」袁紅冰無聲地自語了一句。高燒已經退去了，身體卻十分虛弱，可袁紅冰還

是步履蹣跚地走出房間，像一位俯伏在馬背上的、受傷的騎士，騎自行車駛向北京大學。

從五月十三日開始最初參加絕食靜坐的學生，由於身體極度衰弱，到此時大都被家長接回家去了，學生的人數因此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而其餘的學生也都趕往各個路口上去阻截軍隊，所以，校園裏顯得異常寂靜。那是令人不禁蒼涼地傾聽自己心跳的寂靜。袁紅冰在校園林蔭路墨綠的陰影下停留了片刻，然後，決定到天安門廣場去，他要去採擷最後一片屬於民主的夜色，珍藏在記憶裏。

將近十時，袁紅冰來到了通往長安街的木樨地路口。路口有一座幾十米長的從東西方向橫跨古運河的橋樑。橋西側，暗藍色的夜幕上浮現出十幾輛坦克車的深黑輪廓，後面跟著一長列裝甲運兵車和軍用卡車，卡車上士兵的鋼盔在枯黃的路燈下閃爍著灰綠色的光亮，猶如躲在洞穴中的蛇群的眼睛。橋東側的長安街上擠滿了市民，阻擋住軍車的去路，一位教師模樣的青年站立在一輛三輪木板車上，用手提式擴音器向大橋對面的軍隊喊話：「士兵朋友們，你們不要相信當局的謊言，你們不要執行李鵬政府鎮壓學生的命令！我們相信，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你們絕不會向人民開槍……。」

街道完全被人群堵住了，袁紅冰不得不扔掉自行車，在擁擠的人群中困難地邁動腳步，向東邊，天安門廣場的方向走去。人群裏學生很少，絕大部分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市民。他們穿著背心，有的甚至赤裸出上身，他們身上散發出的濃重汗味兒中，可以呼吸到灼熱的生命力，然而，他們互相間的談話，卻使袁紅冰黯然神傷。

「只要再堅持幾天，李鵬就要投降了」、「是呵，我他媽的白天給共產黨上班，就磨洋工，騙當官的錢養活老婆孩子，晚上就到這兒來上班，保護學生，沒錢我也願意幹」、「聽王丹說，按國際慣例，戒嚴令只要二十四小時沒有執行，就自動失效。現在，已經過去好幾個二十四小時了，該失效了」、「怎麼能不失效？我就不信士兵會向我們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開槍——白天攔軍車時我看到，那些

當兵的都是十八、九歲的孩子，同我兒子的年齡差不多」……

袁紅冰突然覺得，自己如果是一個聾子就好了，因為他不忍聽到市民們那種充滿對專制權力的幻想的議論。可是，他沒有試圖說服什麼人，而只是緊咬著堅實的牙齒，讓一聲長歎在心裏迴盪：「誰也說服不了他們——只有屠刀把他們的脖頸斬斷時，飛離軀體的頭顱才會真正明白權力貴族頑固派的兇殘！」

袁紅冰剛剛擠出人群，身後突然迸濺起一陣冰雹撞擊在鐵板上似的射擊聲，無數道猩紅的槍彈的軌跡，像淒厲的狂風般呼嘯著從他的頭上掠過。緊接著，人群中發出幾聲吼叫：「不要怕，一定是橡皮子彈」、「這是嚇唬小孩子的玩意兒」……

袁紅冰回首望去，正好看到一顆拖著淡藍色長尾的曳光彈，猶如飛掠的彗星，擊中了那位站在三輪車上向軍隊喊話的青年教師，青年教師的頭顱立刻破碎為一團金紅的火焰，火焰熄滅之後，無頭的軀體宛似一根被雷電擊倒的石柱，頹然栽倒了。

「他媽的，不是橡皮子彈，是真槍！」、「共產黨殺人啦！」——幾聲尖利、驚懼的呼號在生鏽鐵板一樣灰黑的夜空上磨擦出血紅色的火花，那呼號不是對於死亡的恐懼，而是某種幻想驟然破滅後的絕望在慘痛地抽搐。

人們如同被驚雷炸裂的馬群向長安街兩側的路口奔去，袁紅冰被推擠著摔倒在人行道的路階下，這時，後面又震盪起一陣槍聲，同時，一位身穿白色長裙的少女從袁紅冰身旁跑過。

「臥倒！」袁紅冰短促地喊了一聲，迅速地伸出手臂。可是，他的手指剛觸到少女飄搖的裙裾，少女的後背上就閃耀起一團被鮮血浸透的金色的火光。緊接著，少女的身體猶如被旋風捲裹著飛翔起來，她那宛轉扭曲的身姿，酷似敦煌壁畫上在流雲間妖嬈起舞的美麗的飛天。少女的身體在空中飛翔了一段，然後，摔落下來。她摔落時顯得很輕柔，像一片飄垂向紅穗的鼠尾草叢中的雪白暮霧。

袁紅冰竄躍到少女俯倒的身體旁，在枯黃的路燈燈光下，他看

到，少女背部猶如天鵝羽毛一樣潔白的衣裙被激湧的血流染成了濃豔的深紅色。袁紅冰竭盡全力用輕柔的動作將少女翻轉過來，抱在懷中，同少女已經凍結在死亡陰影中的眼睛對視著。從少女那茫然睜大的眼睛裏，他看到了浸在血跡中的疑問，那疑問似乎能將岩石燙傷。

袁紅冰背起少女，向長安街北側的一條馬路跑去，他記起，那條馬路上有一所醫院。由於久病初癒，他的步履像衰弱的老人一樣蹣跚，少女那輕盈的身體，不，不是身體，而是少女眼睛裏的疑問如同巨大的石塊壓在他肩頭，而且變得越來越沉重。袁紅冰的身體彷彿要碎裂似地震顫起來，好幾次，他的腿像突然折斷的枯枝，跪倒在地面上。他感到了從未有過的疲憊，比少年時在流浪的旅途中，迎著沙漠的黑風暴行進還要疲憊。

終於，袁紅冰精疲力竭地摔倒了。他開始用手指攪住了人行道的水泥方磚的縫隙爬行，斷裂的指甲在堅硬的水泥地上發出刺耳的磨擦聲，而他急促的呼吸宛似在痛苦地嘶吼。忽然，一股濃烈而又清新的血腥氣染紅了他的呼息，他發現，少女身體湧出的血已經浸透他肩頭的衣衫。袁紅冰乾裂的嘴唇間發出一聲狼嗥，他猛地向一側扭動脖頸，緊咬住自己肩頭的衣服，瘋狂地吸吮起來。

袁紅冰沉醉了，是少女的血使他沉醉，那嫣紅的血腥氣猶如一縷妖嬈的流雲，在他青銅色的靈魂中飄搖。從生命深處崛起的野性，使袁紅冰重新倔強地站了起來。他發出野蠻人般的狂笑，向前奔去。他覺得，自己彷彿背負著死去的美麗落日，奔向漫漫長夜的盡頭——他要把落日埋葬在晨光中。

醫院的急救室和外面的走廊上躺滿了被槍彈擊中的人，可是，卻聽不到一聲呻吟。袁紅冰無法判斷哪些人已經死了，哪些人還活著，因為，所有人的眼睛——無論死者還是傷者，都凝結著悲憤、絕望、茫然的神情，向空中瞪視，彷彿他們在難以置信地瞪視蒼白天空中的一輪黑色的太陽。

袁紅冰邁過一個個倒臥的軀體，走到急救室的角落，放下少女，他的動作輕柔得就像將一束枯萎的野花放置在古老的祭壇上。然後，他脫下僅有的一件襯衣，遮蓋住從背後射入的槍彈在少女胸前撕開的血洞。這時，他發現，一顆像櫻桃花汁液一樣晶紅的淚珠，緩緩地從少女秀長的眼角滾落下來。淚珠在地面上無聲迸碎的瞬間，袁紅冰卻如同被夏日的雷霆震撼了似的急劇地戰慄了一下。他猛然直立起來，赤裸著上半身，向急救室外走去。走廊裏，一位年輕的醫生擋住袁紅冰去路。醫生沉默了片刻，簡短地問：「你還要去？」

袁紅冰沒有說話，只是冷峻地注視著醫生的眼睛。在他以往的印象中，醫生的眼睛總是冷靜的，有幾許淡淡的憂鬱，但卻不會有淚影。這也許是因為職業使醫生看慣了生命的痛苦。然而，在這位年輕醫生灰褐色的眼睛裏，袁紅冰卻看到了銀色水銀似的淚水。

可能是從袁紅冰的目光中明白了什麼，那位醫生默默地脫下白單衫，又從裏面脫下襯衣，披在袁紅冰赤裸的肩頭，然後，便匆匆走進急救室。

密集的射擊在通向長安街路口的地面上，激起一簇簇鋼藍色的火花。袁紅冰沿著牆壁，衝出路口，撲倒在長安街北側人行道旁的柏樹牆下，向硝煙瀰漫的長安街上望去。坦克已經衝過路障開到前面去了；一輛履帶被水泥隔離墩卡住的裝甲運兵車，像一隻死蟑螂屁股高高翹起，停在道路中央；滿載士兵的卡車隊正緩緩繞過那輛裝甲運兵車，向東駛去，排列在卡車車廂旁的士兵手中的自動步槍，不斷噴射出毒蛇舌信一樣血紅的火光，向躲在路旁柏樹牆和花叢中的市民射擊。

突然，袁紅冰聽到一聲短促、沉悶的呻吟，接著，他看到，蹲跪在身旁的一個市民頭顱一歪，便像摟抱什麼似的向前栽倒了，沒有痛苦的扭動，沒有臨死前的掙扎——就那樣靜靜地倒下去了。袁紅冰把那個市民的身體翻過來，發現他的左胸部淺紅色的襯衣上滲

出大片血跡。在柏樹牆的陰影中，那血跡是墨黑的。這一瞬間，袁紅冰感到，生命是如此脆弱，而生與死的界限像灰暗、乾枯的霧一樣朦朧。

「哥兒們，用石頭砸這些狗操的——一、二、三，砸！」不遠處震盪起暴怒得喪失理性的嘶啞的吼叫。那吼叫聲剛落，無數石塊就像受驚的飛鳥從路旁柏樹牆後飛起，那從各個角落擲出的密集的石塊，在一輛軍用卡車上空撞擊在一起，似乎停頓了一下，便如同凝成了一整塊巨大的岩石，陡然向下砸去。軍用卡車猛地向旁邊歪斜著，撞在一輛市民為阻止軍隊而點燃的三輪人力車上，接著，卡車車輪下面騰起一團金紅色的火焰，車廂裏的士兵猶如一群燒紅鐵板上的灰綠色蜥蜴，互相推擠著紛紛從卡車上跳下來。

「哈哈……！」隨著一聲狂喜的粗豪的長笑，一個壯年漢子富於雕刻感的、赤裸的高大身影從路旁的陰影中崛起了。根據那嘶啞的笑聲，袁紅冰辨認出，剛才投擲石頭的口令就是這個漢子發出的。然而，那充滿生命野性的笑聲立刻被一陣沒有任何情感的冷酷槍聲擊碎了，同時，那個漢子赤裸的青銅色胸膛上迸濺起燦爛炫目的火焰。壯年漢子那肌肉堅實的軀體僵硬地向前移動了一步，驟然向後倒下去，他摔倒時身姿顯得那樣艱難，彷彿他摔倒之處，大地都會破碎。

自動步槍的連續射擊像橫掃的急雨，被槍彈撕裂的空氣中不時悸動起受傷者淒厲的慘叫。不知是由誰開始，倒臥在路旁的市民中發出了有節奏的咒罵聲：「李鵬——操你媽！李鵬——操你媽……。」

袁紅冰看到，側前方的一位工人模樣的青年，雙手支撐起俯伏的身體，眼睛裏閃爍著瘋狂的藍光，神態猙獰地瞪視向地面，聲嘶力竭地咒罵著，好像在悲憤地詛咒大地。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有節奏的咒罵，如同怒潮般湧起的咒罵聲中，軍車馬達的轟鳴和尖嘯的射擊聲似乎突然變得不真實了，遙遠

了。從那深沉起伏的、暗紫色的咒罵聲中，袁紅冰感到了令他心靈震撼的雄性的魅力。

幾十輛滿載士兵的卡車終於駛過去了，留下濃烈的血腥氣。市民從路旁的柏樹牆後站起來，湧到長安街中央，又茫然地停下，悲憤地望著軍車的後影。一個市民在沉默中突然發出一聲撕裂人心的喊叫：「廣場上的學生們完了！」然後，他撕下染血的外衣，用打火機點著，扔在那輛履帶被路障卡住的裝甲車下。

裝甲車車身上的油污燃燒起來。在火光中袁紅冰攀上裝甲車的頂端，向天安門廣場的方向望去。長安街上瀰漫著形態猙獰的灰濛濛煙霧，軍車開動時的沉悶聲響和射擊聲重疊在一起，彷彿是身披黑色戰袍的慘白骷髏在殘忍地狂笑。東邊，大約是在西單路口處，一輛當做路障橫在道路中央的寬體公共汽車燃燒起來，急速翻滾、搖曳的火焰把低垂的天空都燒成了陰鬱的暗紅色。更遠處，天安門城樓的輪廓不時隨著顫動的火光，從漆黑的夜空中驟然呈現出來，就像是躲藏在黑暗深處的一個金色的猙獰笑。在燒灼著蒼穹的火焰中，長安街如同一座焚屍場，因為，只有焚燒生命的火焰才會有那種可怖的猩紅色，那似乎是被燒焦的血的色調。

袁紅冰從裝甲車上下來後，同幾個市民一起，推起堆滿死者和傷者的木板車，來到剛才的那所醫院。把一具具殘破的軀體抱進急救室後，袁紅冰便沿著同長安街平行的一條馬路向東面奔去，他想要繞過長安街上的軍隊，趕到天安門廣場。

在西單路口處，袁紅冰拐上了長安街，緊靠路旁的建築物，繼續向東奔跑。可是，衝過電報大樓路口後，迎面射來的拖著血紅長尾的密集槍彈，使他不得不臥倒在人行道旁的中南海的圍牆下。這時，不是聽到，而是他的心感覺到，東邊血紅的夜色深處，隱隱震顫起一陣恐怖的哭叫聲。過了幾分鐘，一群在長安街上狂奔的男女學生闖入了袁紅冰的視野。他立刻意識到，這些學生是從天安門廣場撤出來的。

片刻之後，幾輛坦克車如同噴吐著灰黑色毒霧的怪獸，衝出了湧動的確煙，追趕那群沿長安街向西奔逃的學生，坦克車車體上灰藍色的閃光，令人想起食人鱷冰冷的鱗甲。一位落在最後面的長髮紛亂飄舞的女學生，在奔逃中發出驚懼的尖叫，並把花枝般的雙臂高高舉向空中，彷彿在絕望地向蒼穹乞求什麼。坦克車突然加快了速度，就在坦克履帶的擋板觸到女學生纖細腰肢的瞬間，那位女學生轉回身體，彷彿要用雙手推拒坦克，又好像想用手指顫抖的撫摸感動冰冷的鐵甲。然而，瞬間之後，女學生秀麗的身體便消失在獸齒一樣的履帶下。儘管距離有十幾米，袁紅冰仍然清晰地聽到了少女的身體在坦克車下爆裂的聲音，那聲音猶如汁液豐盈的紫葡萄被骯髒的靴底踏碎時的聲響。

那輛坦克宛似被少女濃豔的血腥氣激動起獸性的發狂的公牛，震耳欲聾地吼叫著，更加兇猛地向前衝來，並從一位手執校旗的男學生身上壓過。那位男學生的身體瞬間之內就變成一堆模糊的血肉，只有伸出在履帶外面的雙手還痙攣地握在旗桿上，那面校旗上印有某省師範學院的字樣。顯然，他是趕來支援北京民主運動的外省學生。

一名從坦克前逃開的男學生，撲到路旁一米多高的鐵欄杆前。他雙手已經握住了欄杆，想要躍到外面的人行道上。透過血霧般朦朧的路燈燈光，袁紅冰發現，那位學生的面容像女孩子一樣清秀，而他黑草莓似的眼睛上閃爍著生命的渴望和即將逃離危險的狂喜。就在袁紅冰準備竄躍而起，幫助那位學生越過欄杆的瞬間，一輛坦克發出兇殘的吼嘯聲，衝向路邊，並轉動了一下，用車體的側部，把那位學生擠壓在鐵欄杆上。學生眼睛裏那豐饒的生命渴望迸裂了，突然變得空洞的眼眶裏噴湧出兩股激流般深紅的血，那血流向前噴出兩米多遠，然後，猶如急雨飄灑在人行道上。

坦克車群在電報大樓前面停下了。後面，寬闊的長安街上留下十餘具被壓成扁平的屍體。那些屍體就像一片片深黑的污跡，黑得

似乎使柏油路面都變得蒼白了。

北京城的輪廓從裹屍布般慘白的晨光中浮現出來。北京初夏清晨的天空本來應該像寧靜的海水一樣蔚藍，可是，六月四日黎明時的天空中，卻瀰漫著黑灰色的煙霧，枯黃的日球猶如一個塗滿血污的命運之輪，在骯髒的天空中俯視塵世。

袁紅冰沿著學院路向北走去。道路中央，一輛輛撞在路障上的裝甲車、軍用卡車和吉普車還在燃燒，翻滾的紫黑色濃煙宛似龍捲風的風柱升向高處，同天空中低垂的血紅雲霧連接在一起。袁紅冰的步履如同年老的流浪漢一樣茫然，他彷彿是在焚屍場上尋找生命的遺跡或者命運的歸宿。他凝視著北方的天際，因為，只有燕山山脈險峻群峰上的天空中，還呈現出幾許內蒙古高原的蒼茫神韻，可是，那高原的神韻也無法拭去他目光中紫黑色的陰影，似乎剛剛過去的那個浸透重重血跡的夜色，將永遠殘留在他神情冷峻的眼睛深處。

幾十萬衝進北京城的軍隊都已經完全聚集到天安門廣場和中南海附近，學院路一帶暫時處於當局的控制之外。路兩旁的各個高等院校的門前，都可以看到一群群身上染滿血跡的市民，有的人在語調狂亂地講述著昨夜殘酷的景象；有的則像剛從地獄中走來的鬼魂，仰起青灰色的面容，在悲憤的沉默中瞪視枯黃的日球。

政法大學門前，陳列著幾具市民和學生的屍體，那些屍體大都殘破不堪，血肉模糊；刺破灰白皮膚裸露出的、斷裂的腿骨和胸骨，閃爍起慘白的光亮；破裂開的頭顱上，粉紅色的腦漿猶如枯萎的花瓣，迸濺在布滿了灰塵的頭髮間；從傷口處向外翻出的鮮紅刺目的肌肉，似乎還在不時痛苦地悸動著。只有一位學生的屍體還比較完整，不過，他的神態卻格外瘳厲——白森森的牙齒將紫黑色的下唇咬碎了，半睜半閉的眼睛，好像正在向痛苦發出充滿惡意的、黑色的嘲笑。

袁紅冰沒有停下腳步，只是用冷漠的目光斜視著那些屍體。他

心中沒有悲愴，沒有憤怒，甚至沒有憐憫和同情，而只有敏感顫抖的作嘔感——是唯物主義使他噁心，因為，那一具具像被屠宰的牲畜似的屍體使他覺得，精神湮滅之後，遺留下的生命的物性是醜陋的，而生命似乎由此變得不值得珍視了。

十時左右，袁紅冰回到了北京大學。學校正門上方出現了一條白布橫幅，橫幅上用悲憤的黑色字體寫著：「慘絕人寰」；「學生自治會」廣播站的高音喇叭傳出女學生控訴當局暴行的如泣如訴的聲音，那聲音似乎把校園內濃郁、翠綠的古樹都染成了殷紅的血色；學生、教師和職工聚集在校園內的道路上，喪失理智的詛咒和女學生慘痛的哭嚎聲，使空氣都像蒼白的火焰般顫抖起來。一位工人踏著三輪木板車在人群中緩緩穿行，一個八、九歲男孩的屍體仰臥在車板上，透過人群的縫隙，袁紅冰看到，那個小男孩稍稍曲蜷的、閃著藍光的黑髮，還在灼熱的風中擺動，像是黑藍色的巖鴿的羽毛。法律系一位年青教師分開雙腿站立在三輪車上，用拳頭拚命擊打自己的胸膛，仰起頭顱，發出聲嘶力竭的呼號，那呼號彷彿被酷日曬裂的紫紅岩石在悲泣。

袁紅冰擠過人群，來到二十九樓。「教師後援團」指揮部裏空無一人，於是，他又走向同一層樓的張炳九的宿舍。共青團委書記張來武、陳坡、張炳九都在那個房間裏。

張炳九前幾天那種威嚴的將軍風度蕩然無存，他碩大的頭顱縮在雙肩中，神情沮喪地坐在床邊，厚厚的眼鏡片上閃爍起破碎的光斑。陳坡昨天傍晚領著一隊學生趕到天安門廣場，凌晨時分才逃回來。此刻，他凌亂的衣衫上還可以看到片片血跡，惡夢似的陰影如同血鏽附著在他灰白的面容上。他失去了平常極具邏輯性的演講能力，語言紛亂地講述昨夜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景：「……那些士兵肯定服了興奮劑，眼睛就像燒成藍白色的鋼球一樣閃光，噢，那是狼的眼睛……他們用刺刀挑起女學生的裙子，發出獸性的狂笑……我們從廣場西南角退出來，繞到北面的長安街上，準備返回學校。剛

一走上長安街，幾輛坦克就衝過來，追趕我們……坦克噴出的煙霧都是血紅、血紅的。哎，學生們的尖叫真能把人的心都撕碎了……好多學生被坦克壓死了，是一個躲在路溝裏的工人救了我——他把我拉進路溝，才躲開了坦克。那裏好像是修下面的管道，路溝的水泥板被打開了……躲在路溝裏，上面坦克車壓碎柏油路面的聲音，就同巨大的魔鬼嚼碎屍體一樣……。」

張來武，這位數學博士聰明的眼睛仍然像數學公式般冷靜，他英俊的、微黑的面容上勉強浮現出從容的笑意，說：「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發動工人罷工——應該盡快把昨天夜裏軍隊的暴行寫成傳單，以激發工人的情緒。如果不能成功地發動工人罷工，這次民主運動就只有失敗了。」

袁紅冰神情冷漠，他覺得張來武提出了一個根本沒有現實可能性的希望。這位數學博士的理性也許有能力探索宇宙的奧秘，但卻不能準確地量度人心。事實上，從五月二十四日當局宣布軍事戒嚴令之後，許多學生就曾做出努力，試圖發動工人罷工，而這種努力一直沒有成功。工人們可以在下了夜班後，拖著疲憊的腳步加入遊行示威的行列；可以徹夜不眠，睜大布滿血絲的眼睛守護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他們甚至有勇氣阻截軍車，用赤裸的胸膛和石塊同坦克、機槍搏鬥，但是，卻唯獨不敢罷工。因為，中國的工人太窮了，他們必須用微薄的工資養活家庭和子女，他們沒有進行罷工的起碼的經濟實力，一旦罷工，就意味著他們使自己的家庭處於斷絕生活來源的現實危險中。

「『善敗者不亡』——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必須硬起心腸來，直視無數血跡重疊成的失敗，開始考慮如何迎接即將接踵而至的大規模的、殘酷的政治迫害；開始考慮如何使中國的民主運動不死於這次失敗，並保持在慘痛的失敗後再度崛起的希望。」袁紅冰這樣想，可是，心靈的疲倦感卻使他不願意說一句話，他的心是因為過分濃烈的血腥氣而疲倦。他第一次體驗到血竟然也會令猛獸的

心疲倦。

陳坡顯然被張來武剛才的話激動了，他的嘴唇急劇地顫抖著，突然說出一句聲調燙人的、不連貫的話：「把暴行寫出來……罷工……。」說完，他迅速站起來，邁出同他低矮的身材不相稱的大步，向門外走去。

袁紅冰意識到，陳坡是要去撰寫關於軍隊暴行的傳單。儘管他確信，做這件事不僅無法挽回敗局，而且很可能對陳坡今後在北京大學繼續堅持下去產生極端不利的作用，然而，他卻沒有阻止陳坡離去。因為，袁紅冰發現，此時陳坡的眼睛裏迸濺起少有的雄性豔麗感，而他不願意做一個冷靜的勸說者，用政治理性抹去陳坡眼睛裏屬於鮮血的雄性之美。

當晚八時，袁紅冰來到「三角地」旁十七樓二層孫曉寧的宿舍，在這裏，可以清晰地聽到「學生自治會」廣播站轉播的「美國之音」的新聞報導。

法律系的教師中，孫曉寧是袁紅冰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他三十多歲，長著常令多情少女回眸凝睇的漂亮的頤鬚，一雙大眼睛如同夜色中的黑藍色海洋，給人以動盪的夢幻情調。他酷愛圍棋，很少政治興趣，有古中國文人放浪形骸的遺風。不過，乾淨的靈魂又促使他在八九年春夏之際的民主運動中，對袁紅冰的政治活動給予了熱情的支持。

那天，袁紅冰走進孫曉寧的宿舍時，他正同幾個棋友坐在電視機前，收看當局控制的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新聞節目。播音員是一位名叫杜憲的少婦。杜憲是許多不相識的男子豔夢中的一片明麗陽光，她容顏清秀、俊俏而又端莊、沉靜，具有典型的東方美女的神韻，並因此被稱為播音皇后。可是，那天晚上她播音時，卻身穿一件喪服似的黑色衣衫，烏髮凌亂，神情悲愴，蒼白的面容上殘留著淚痕。她用念悼詞一樣的聲音，讀出一篇當局污蔑學生和市民為暴徒的報導。不過，誰都能毫無疑義地感覺到，杜憲那飄灑著銀色淚

雨的聲音，正以痛苦悸動的人性，勇敢地抗議她被迫讀出來的內容。

袁紅冰佇立在門邊，凝視著杜憲，默默地想：「很可能將要在一個長時期內，無法從電視上再看到她的容顏了——當局不會寬容她的。噢——，等中國埋葬專制之日，一定要把她請回電視台，再做播音員，哪怕那時她已經變成了雞皮鶴髮的老婦人，也要給她戴上黃金雕成的花冠……。」

杜憲的面容消失之後，袁紅冰綻裂開玩世不恭的笑容，高聲說：「孫曉寧，拿酒來！」

「什麼時候了，還要喝酒……。」孫曉寧低聲咕嚕了一句，嚴肅得像要哭出來似的面容，勉強露出一絲無可奈何的苦笑，將一瓶酒遞給袁紅冰。袁紅冰躺坐在沙發上，狂放不羈地仰起頭顱，對著瓶口灌下一大口酒，然後，便開始興致盎然地談論起如何欣賞女人美色的話題。

「別談女人了。」孫曉寧像有一隻蟑螂爬進嘴裏般皺起眉頭，聲音微微顫抖地說：「講一講你對政治局勢的分析吧！」

「政治局勢？」袁紅冰把身體傾向孫曉寧，逼近地瞪視著他的眼睛，如同給兒童講述鬼怪故事般壓低聲音，用恐怖的語調說：「那還不清楚嗎——今天晚上，也許明天晚上，士兵眼睛裏閃爍著鬼火一樣幽暗的光，踹開房門，用機關槍向你的眼睛射擊，你的眼睛立刻變成了兩個流血的黑洞。接著，士兵又用刺刀劃開你的肚子，腸子流了出來，像紫色的毒蛇蠕動著，纏住了你的雙腿……。」

「別他媽的說了……我真的很恐懼！」孫曉寧憤怒而沉悶地低吼了一聲。袁紅冰咧開嘴，幸災樂禍地欣賞著孫曉寧驚懼、狂亂的神情。忽然，他竭力做出莊嚴的樣子，說：「我可以告訴你一個解脫的辦法……。」

「什麼辦法？！」孫曉寧急切地問。他的耳朵抽動了一下，專注地盯在袁紅冰的嘴唇上。

袁紅冰把身體重新靠在沙發上，讓孫曉寧在焦灼的等待中忍受了時間足夠長的折磨之後，才說：「你應當趕快勾引幾個女學生，充分享受享受豔福。否則就沒有機會了——在一群赤裸的少女中死去，用你的血為那些潔白如玉的身體沐浴，這是多麼富於詩意呵！」

孫曉寧哭笑不得地瞪視著袁紅冰，終於長長息歎了一聲，說：「我他媽的最佩服你的一點就是，在這種時候，你還能談笑風生……。」

六月五日，人們開始從悲憤欲狂的情緒中漸漸清醒過來，而血腥的恐怖感如同形態猙獰的陰雲，越來越沉重地低垂在人們的心間。雖然市內還有個別勇敢者從建築物上，用奪得的槍支向軍隊發出零星的射擊，但那也只不過是悲憤情緒的破碎的餘韻，根本不足以稱為城市游擊戰或者街壘戰式的反抗。這也許是因為，市民阻截軍隊過程中顯示出的英勇精神，有相當程度是建立在對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道德幻想之上的，現在，當人們終於清晰地看到獨裁政治那顆天良泯滅的、兇殘的心時，不禁茫然了，恐懼了。

六月六日，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廣播站不斷播出軍隊即將佔領大學的消息和要求學生開展「空校運動」的呼籲。事實上，從五日深夜起，就有大批學生或是拚命擠上超載的火車，或是沿著公路逃出北京。六日黃昏，袁紅冰離開他在圓明園東側農村中租用的房間，向學校走去。路上遇到一輛剛從河北販運雜貨回來的馬車。馬車伕年紀大約七十多歲，刻滿皺紋的臉像枯黑的老榆樹皮。他陰沉地對袁紅冰說：「北京南面到保定的那條路上，人們就像被踹了窩的螞蟻往南跑，有的騎自行車，有的用腳跑。哎——，比當年日本鬼子進北京時逃難的人還多……。」

當天深夜，張炳九、袁紅冰、陳坡和另外幾位中青年教師，聚集在教師單身公寓的一個房間內。張炳九像在講出一個他發現的真理似的，說：「我們必須逃跑了——共產黨不殺我們還會殺誰！」說著，他竭力伸出短粗的脖頸，瞪大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鏡片後面閃

爍起破碎的光亮，從房間裏人們的臉上依次移過。雖然他的聲音充滿了顫抖的自信，可是誰都能感覺到，他是希望有人能強有力地反駁他的判斷，而他則需要從別人的反駁中獲得克服內心恐懼的依據。

「即使不殺頭，也會被關進黑牢。」一位政治系的教師說，並開始講述他當知識青年時，因為打架被關進看守所時，曾看到的一個景象：「……那天，幾十名犯人都吃了黑豆，看守還強迫每個人喝一碗涼水，然後，把犯人都趕到院子裏。幾十名犯人排成一行縱隊，看守讓最前面一個犯人彎下腰，把頭頂在牆上，再讓後面的一個犯人用腦袋把一塊磚頂在前面那個犯人高高擡起的屁股上……幾十名犯人就這樣頂住前面人屁股上的磚頭，在太陽下站了好幾個鐘頭。由於吃了黑豆，還喝了涼水，犯人們的屁就像互相交談一樣，不斷放出來，看守們在旁邊哈哈大笑，哪個犯人頂的磚頭掉下來，就要被皮帶和鐵鏈猛抽一頓……。」

張炳九慢慢直起前傾的身體，黝黑的臉逐漸變得灰白了，幾天沒有刮過的短粗鬍子，使人覺得好像有一隻刺蝟爬在他的下巴上。過了許久，他黑紫色的肥厚嘴唇蠕動著，茫然地自語道：「不行，我不能忍受這種人格的侮辱……被關起來，就不能洗澡了……我要保持尊嚴……。」

今晚，袁紅冰到這裏來，是想同教師們商討如何應付肯定會到來的政治迫害。他本來準備告訴大家，由於這次民主運動對統治秩序造成了巨大衝擊，秘密警察不可能準確掌握每一個人的活動情況，因此，對於運動中的個人活動，特別是不公開的活動，只要自己咬緊牙齒不說出來，當局就無法獲得足夠的證據，給人定罪。這樣，絕大多數人就極可能度過政治迫害，保存下來。儘管這個過程會很艱難，但是，只要克服了艱難，就為民主運動的再次崛起創造了一個關鍵性的前提。

然而，望著張炳九那失魂落魄地眨動的眼睛，袁紅冰不禁產生

了某種近乎精神虐待狂的惡意。於是，他現出一絲冷酷的微笑，嘲弄說：「洗澡？尊嚴？只要被抓起來，你恐怕只能用尿洗臉了。在監獄裏面你只是一條狗，還想要尊嚴？你這個想做『帝王師』的人，必須準備當一條狗了。」

張炳九越來越蒼白的臉使袁紅冰咧著嘴，開心地笑了起來，爲了證明自己剛才的話是真實可靠的，袁紅冰又冷冷地加了一句：「我是從事法律研究的，畢業前到監獄實習時，我親眼看到一個犯人跪在地上，用舌頭給獄吏舔皮鞋。」

張炳九在驚慌中急劇抖動的目光仇恨地瞪著袁紅冰，好像不是狗官，而是袁紅冰將要把他投入監牢。沉默了片刻，張炳九忽然站了起來，彷彿想要使自己的身體縮成一個空間之外的存在似的，本能地收縮起雙肩。他匆匆走出房間時，同誰也沒有打招呼。從此，他便神秘地失蹤了。

午夜，袁紅冰和陳坡一起離開了那個房間，在黑暗的校園內漫步。陳坡告訴袁紅冰，他六月四日寫了一份揭露軍隊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暴行的傳單，並在政治系的教師中散發了。

「陳坡可能要因此而被捕，因爲，政治系主任樑柱是一個死硬的李鵬分子，他一定會揭發陳坡。」袁紅冰迅速地在心中判斷著，然後，簡短地問：「傳單的筆跡是你的嗎？」

「不，我起草後，請一位女學生重新抄寫了一遍。」陳坡回答。

「那就好。」袁紅冰的心情感到輕鬆了一些，說：「在警察面前你絕不要承認是你寫的，就說傳單是在街上揀到的，你只不過複印了幾分。這樣，他們即使把你抓起來，也不會關很長時間——無論如何，我們要在北京大學堅持下去。」

分手時，袁紅冰和陳坡約定，第二天晚八時，在校園內的十六樓門前會面，以進一步商討今後行動的原則和策略。

六月七日晚，袁紅冰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十六樓，坐在門前的石階上，等待陳坡。由於大部分學生和單身教師都離開了學校，

學生宿舍樓和單身教師公寓的窗口沒有往常明亮的燈光，樓房黑色的輪廓如同巨大石棺的剪影，隱隱刻在夜空中。十六樓前幾株古榆樹和槭樹的樹冠呈現出濃郁的墨綠色，繁茂的葉片在溫暖的夏夜之風中，發出蒼涼歎息般的聲響。

袁紅冰已經好久沒有這樣靜靜地傾聽夜風吹動樹葉的聲響了，那寂寞的「沙沙」聲，卻似乎能使最寂寞的心感到深沉的慰藉。在時而驟然變得激動，時而又像情人傷感的腳步漸漸消失的樹葉磨擦聲中，沒有思想的足音，而只有情調遼遠、惆悵的時間，寧靜地流逝著。當升入高空的月球銀灰色的光波映入袁紅冰古羅馬岩石雕像般沒有一絲神情的眼睛時，那寧靜的時間之流，猶如撞擊在峭岸上一樣破碎了。

「陳坡……不會來了……。」這個判斷像從荊棘叢中艱難走過的疲憊步履，出現在袁紅冰的意識中。

出於對中華古文化中俠義精神的堅硬的愛戀，袁紅冰一直把對朋友信守諾言做為堂堂男兒的基本美德，並以此為標準衡量自己和別人。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欺騙了他，即使是命運對他失約，他也許都只會玩世不恭地一笑，但是，如果他引為戰友的人失信，哪怕是一次失信，都將深刻地傷害他的感情——這正是他意志的軟弱之點，過分敏感、灼熱的軟弱。

儘管袁紅冰有一種一定要面對赤裸裸的真實的習慣，即使那是殘酷的真實；儘管他從不用想像來自我安慰，來遮蓋必須面對的事實，然而，那天晚上，在等待了幾個小時之後，他卻像竭力忍住某種痛苦一樣，緊咬著牙齒想：「陳坡可能逃走了。一定是什麼極其特殊的情況使他不能來赴約。」這樣想過之後，袁紅冰便迅速離開了十六樓，彷彿是想要躲開一個冰冷的陰影。

六月四日之後的幾天中，不斷有學生勸說袁紅冰暫時離開學校，以躲避軍隊瘋狂鎮壓的鋒芒，許多學生都為他找好了隱蔽之處。最後，袁紅冰選擇了法律系女學生唐越提供的住所，因為，那

個住所在中關村科學院宿舍區內，距離北京大學很近，便於他及時瞭解學校的情況。

袁紅冰藏身之所的主人是一對年近半百的夫婦。他們五十年代畢業於中等技術學校，現在是科學院的職員。男主人身體強健，微黑的面容頗具男子漢的堅韌感；女主人神情善良，有一雙充滿同情心的眼睛，她是唐越的姑母。他們顯然十分清楚客留袁紅冰所承擔的風險，但卻沒有表現出一絲驚慌和怯懦。

平常，這對夫婦沉默寡言，不過每天下班後，都會給袁紅冰帶來許多信息。通過他們，袁紅冰瞭解到，軍隊已經開始在全城各個路口設立了崗哨，每天夜裏，都有大批士兵搜捕身分不明和形跡可疑的人。

也許是怕袁紅冰寂寞，唐越整天都在房間裏陪著他。這是一位身材嬌小，皮膚白皙的少女，雖然並不很美，但對袁紅冰一往情深。在那些瀰漫著令人窒息的血腥氣的日子裏，唐越沉默的柔情宛似荒原上花瓣細碎的淺藍色野花，使袁紅冰呼吸到了清新的人性芬芳。

從早到晚，電視台播出的節目中都充斥著當局慶賀平息所謂「暴亂」的喧囂，好像用坦克、裝甲車、機關槍鎗、刺刀和幾十萬大軍鎮壓了手無寸鐵的市民、學生，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赫赫戰功。同時，屬於權力貴族頑固派的狗官那一張張醜臉，也成爲電視畫面上的主角。

袁紅冰整天坐在電視機前，神情冷峻得近乎僵硬。他的意識中沒有一絲思想，而只是想要把狗官的形象刻在靈魂上。因爲，有時候，爲了美和正義，必須記住醜陋和罪惡——李鵬隆起條條肥肉的臉，猶如收縮成堅硬肉球的驢雞巴，而上面卻斜戴著一頂黃金的王冠；陳希同彷彿罩上了一個詭詐的古代佞臣的臉譜，露出小人得志的驕橫神情；袁木如同捉住了小母雞的老狐狸，每一絲笑容裏都蠕動著肥胖蛆蟲般的得意；何東昌宛似窺陰癖者一樣陰沉的眼睛上，

閃爍起蒼白而興奮的光斑，似乎他正從廁所的門縫中偷看到了女人的陰部；御用科學家錢學森的臉，則像衰朽老頭的瘦屁股一樣灰白，他詛咒學生運動時的聲音尖細得酷似食屍的母豺，在咧開血腥的長喙發出惡毒的呼號。這使袁紅冰不禁想要撕開錢學森的褲子，看一看他的生殖器是否已經像太監一樣，被獨裁權力閹割了。

六月九日，電視台播出了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高級軍官的情景。鄧小平老太婆似的光溜溜的嘴，如同患了肛裂症的屁股一樣困難地蠕動著，可是，袁紅冰卻沒有聽到鄧小平在說什麼。他只覺得，鄧小平短粗的脖子和侏儒一樣的身體就像一隻嗜血的毒蜘蛛，而從鄧小平與乾核桃毫無二致的臉上的每一道皺紋間，都可以聽到被坦克壓碎的學生猩紅的慘叫。

軍隊終於沒有衝進學校。六月中旬的一天，唐越從學校回來，帶來當局宣布提前放暑假的消息。袁紅冰決定返回內蒙古。第二天，唐越送袁紅冰到火車站去。一路上，隨處都可以看到頭戴鋼盔、腳穿翻毛皮鞋的全副武裝的哨兵和巡邏隊，到街上採購生活用品的市民，像是處於佔領軍的淫威之下，只能以沉默、陰鬱的斜視，表示他們對軍隊的厭惡。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由於在戰爭中損失了大量人口，而鼓勵生育，並將表現出強大生育能力的婦女稱爲『英雄母親』。於是，毛澤東的中國也東施效顰，出現了『英雄母親』的概念。五十年代，馬寅初先生提出人口過剩的警告，並建議當局控制人口增長。可是，毛澤東猶如中國農村年邁昏聩的封建家族族長般的意識中，卻有一種對人的數量的拜物教信念，而這種信念似乎是產生於農村宗族械鬥對『人多勢衆』的要求，他以『人多熱情高、幹勁大』這樣一種愚蠢的信念，放逐了馬寅初的科學理性，從而使人口數量像從沙土下湧出的蟻群，迅速增長起來。同時，由於共產黨官僚集團嚴酷的文化專制，這種增長只是低庸物性的膨脹，而非精神的豐盈；只是生命退化爲物性現象的擴展，而非生命素質的美化和強

化。八十年代，人口數量和素質的巨大反差造成的社會負擔日益突現出來，於是，鄧小平的中國，又通過把農村婦女當做牲口一樣實施絕育和流產手術的『計劃生育』政策，用非人性的殘忍試圖修正毛澤東的愚蠢的遺產。然而，非人性並不能美化愚蠢。人口純物性意義上的增長及其社會後果，只能通過精神崛起的方式消除，當人們不再把性交當做純粹物性的快感，而使其昇華為某種與精神一致的激情時，人口就會自然達到數量和素質的對稱。歐美民主國家的人口現狀就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生命的精神化必須以民主政治的思想自由原則為前提，卻同專制政治無緣，所以，不實現民主，中國就沒有可能以人性的名義解決同生命有關的任何問題，其中當然包括人口問題。相反，民主政治必然許諾的精神自由發展一旦成為生命發展的主調，中國就不再需要鄧小平、李鵬之類的官僚費心，把他們難看的扁鼻子伸進青年男女的褲襠，對褲襠裏面的事，做莊嚴的政治關心了……。」一路上，對中國人口問題的思索像黏乎乎的蛛網，黏在袁紅冰的心上。每次走向北京火車站的過程中，這種思索總是如同年老色衰的蕩婦一樣令人厭倦地糾纏著他。因為，北京火車站似乎是中國人口的一個癌變，那無數神情猥瑣、目光呆滯的個體擁擠成的人流，彷彿在對毛澤東的愚蠢和鄧小平獸性計劃生育政策的無能，進行醜陋的抗議。置身於這樣的人群中，呼吸著以粗俗的屁味兒、骯髒的汗味兒和腐爛的口臭味兒為調味品的空氣，袁紅冰常常會痛苦地感到，生命都變得不可貴了。

可是，今天到達火車站後，袁紅冰卻發現他不必像以往那樣走進混濁的人流。由於大部分學生幾天前就已經逃離了北京，而軍隊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的消息，又像無形的禁令，阻止了外地的民工、出差人員和旅遊者前來北京，因此除了臉被曬成鐵鏽色的、手持自動步槍的士兵之外，車站前的廣場上再也看不到別的人影，候車大廳和站台上也空無一人。

日球沉落時分，一列通往呼和浩特市列車緩緩開動了。袁紅

冰佇立在列車的門內，凝視著空蕩蕩的站台，凝視著唐越那在站台巨大的水泥柱下顯得更加嬌小的孤獨的身影。列車的速度漸漸加快了，唐越的身影也迅速地退去，然而，袁紅冰卻覺得，他的心同唐越的心突然接近了，近得可以感到對方的灼熱。不過，袁紅冰又覺得，他們的心可以逼近地互相注視，卻不能熔鑄成同一團火焰，因為，他的心雖然總會被少女的深情感動，然而，只有燦爛如雷電的神韻，只有詩意如紫色晚霞的美感，才會令他高傲的心沉醉。

整節車廂裏只有袁紅冰一個人。唐越的身影從視野消失之後，袁紅冰便帶著一縷野果酸澀汁液般的傷感，躺倒在坐椅上。當他剛剛疲倦地闔上眼睛，青銅色的浩蕩思戀便驀然覆蓋了心中淡淡的傷感——那是對岩石裸露的陰山山脈群峰的思戀。

呼和浩特西北方，有一座鷹首般陡峭的山峰。這天，峰巔出現了一個盤膝端坐、寬肩細腰的男子的身影——那是袁紅冰。他向西方的天際遙望，彷彿在等待同殷紅落日的約會；他乾裂的眼睛是青銅色的，如同殘留著刀劍劈痕的古代蒙古勇士的鎧甲。灰藍色迅疾的高空之風湧進他的胸膛，使他潔白如雪的衣衫鼓蕩起來，而他凌亂的長髮宛似黑色的火焰在雲霧之上燃燒。

袁紅冰蒼白的面容上放縱不羈的俊美和黑藍色的頤鬚顯出詩人的氣質，而凍結在眼睛裏的堅硬的沉思，又像是期待真理的哲人的神情。他身旁放著一個背袋，一隻鍍銀的鐵碗擺在身前，鐵碗裏滿溢出能將紅色的雄牛醉倒的草原烈酒。兩朵搖曳在岩石黑藍色裂縫間的山丹花，互相推擠著，把柔韌、細長的翠綠花莖，彎向鐵碗，彷彿要以碗中瑩澈的烈酒為鏡，欣賞自己嫣紅的花姿。

呈現在袁紅冰遼闊視野中的陰山山脈群峰，猶如峭立於古老時間殘跡間的怒濤，而萬年的疾風以狂放的情調，在那死去的怒濤之巔刻出了荒蠻的詩意，刻出了剛烈的意志，刻出了陡峭的個性，刻出了銳利如獸齒的氣質。只有自由而孤獨的猛獸之心，才配領略陰

山群峰之美，而山谷間枝幹如銀、葉片豔綠的白樺樹和暗紫色峭壁的巨大裂縫間搖曳的淺藍色、淡黃色的野花，又給那屬於猛獸之心的美色，增添了幾許迷人魂魄的妖嬈。

從六月四日那個彷彿被焚屍場上的火焰燒成暗紅的猙獰夜色中走出之後，直到返回內蒙古高原的這段日子裏，袁紅冰有時顯得玩世不恭，更多的則是保持著冷峻的沉默，似乎連痛苦和悲哀的能力都喪失了。他不知道這是爲什麼，只是突如其來的恐懼時時會使他的身體如同被雷電擊中了似地戰慄起來——那是對於自己的冷漠無情的恐懼。

回到呼和浩特市的第二天，袁紅冰便去看望柴治國。儘管他曾經那樣急切地想要見到這位兄長，可是，相見的最初瞬間，袁紅冰的目光卻是冰冷的，甚至是陌生的。當他發現柴治國談論「六四」事件的聲調也冷漠得猶如鋼藍色懸崖上風蝕的裂痕時，袁紅冰突然明白了自己冷漠的原因——任何只能令陽光變得陰鬱的悲哀的顯示，都是淺薄的，都意味著雙重的羞辱，既是對染紅歷史祭壇的「六四」之血的羞辱，也是對自己的羞辱。因爲，「六四」英雄史詩需要用鐵血男兒剛烈的意志來祭奠；需要刻在岩石上的雄性那堅硬的注視來撫慰；需要以野豹的狂嘯悲歌做安魂曲。

不過，袁紅冰也感覺到了他與柴治國個性上的區別。柴治國可以讓悲愴像草梢上深長起伏的深紅色的風，徐緩地湧向靈魂的天際，而他則必須尋找某種狂烈的方式，擊碎蘊集在心間的冷漠，否則，他眼睛裏峻峭的神情就會在冷漠中鏽蝕。所以，他才一個人走上這座險峻的高峰之巔。

巨大的日球如同一塊燃燒的金子，沉落到陰山群峰間；紫紅色的雷暴雲聳立在日球上，就像是一座巍峨壯麗的王冠；無聲的閃電宛似銀色和淺藍色的長蛇在雷暴雲中蜿蜒游動。

袁紅冰神態肅穆地直視著天際的日球，用雙手舉起藍白色酒光盈盈晃動的鐵碗。當鐵碗舉到同他目光平行之處後，袁紅冰突然仰

起頭顱，將烈酒傾倒進以瘋狂的姿態張開的雙唇間。緊接著，他縱聲呼嘯起來：「落日呵——，和我一起狂醉中為『六四』之血舉行葬禮吧！」

這時，一道猩紅的雷電從高聳的雷暴雲頂端垂直飛落而下，劈裂了金色的日球。落日似乎由於被劈裂的痛苦而震顫了一下，變得蒼白了，壯麗的雲峰如同山崩似地傾倒下來，遮住了落日，並急速地翻滾著，漫過陰山群峰。

頃刻之間，袁紅冰的身前身後都瀰漫起黑灰色的動盪的陰影，只有從岩石銳利稜角上掠過的風發出的尖嘯，還使人想起殘破的血色。突然，無聲地曲折飛掠的雷電同時撕碎了深不可測的陰影，鋼藍色的雨柱從燃燒的雲隙間橫掃而過。急雨撞擊在袁紅冰那如同雷電用青銅雕刻出的消瘦面容上，破碎為縷縷動盪的水霧，而身前的懸崖下湧上來的疾風使他雨水浸濕的長髮仍然狂放地飄舞。

「那些血染長安街的人們，他們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的弱點，都可能庸俗過、醜陋過，可是，他們的血染紅的那片夜色卻一定華美絕倫，魅力長存。因為，在那個暗夜中，他們的生命超越了私欲本能和渺小的生存理性，而燦爛地激情化了。那是對生命本身的審美激情，使他們悲愴地訣別了生存，摟抱住美麗的死——唯有審美激情才可以將生命昇華為美。噢——，以暴雨為淚，以狂風為聲，我已經為『六四』之血痛哭過了。從此之後，我將永遠告別哭泣……」袁紅冰端坐於雷暴雨中的高山之巔，冷峻地想。他直視的目光的盡頭，陰山山脈岩石裸露的群峰，像是被燒成了暗紅色的、殘破的意志，時時驟然從雷電的閃光中呈現出銳利的輪廓。

金色的閃電纏繞著袁紅冰端坐於其上的鷹首般的山峰，在雷聲炸裂似的震盪中，那山峰似乎隨時都可能崩潰。然而，袁紅冰的心中卻只有一片荒涼的沉寂。

暴風雨過去了，天幕上滲出寧靜的、紫苜蓿花色的晚霞。陰山山脈南邊遼遠的敕勒川原野已經覆蓋在深藍色的暮霧中。只是由於

坐在高山之巔，袁紅冰還能看到，天際枯紅色的茫茫雲海間日球輪廓的弧線，那悠長的弧線猶如一柄戰刀的金色鋒刃。

遙望天際，袁紅冰的眼睛裏迸濺起略帶瘋狂意味的激情，他用殘留著雷電灼痕的聲音對自己峻峭的心說：「就讓我的命運，做一次鋒刃上的狂舞吧！」——那天同柴治國討論政治局勢時，他們達成一項共識：袁紅冰一定要在北京大學這個中國民主運動的中心堅持下去；一定要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專制的鐵幕上重新踏出民主運動的足跡。當時，袁紅冰就曾對自己講過這句話：「讓我的命運做一次鋒刃上的狂舞吧！」

第七卷

鋒刃上的舞姿

第三十一章

吃過人的屍體，野狗的眼睛就會變成陰沉的血紅色。「六四」之後，中國專制政治的眼睛也是血紅的。

六月九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高級軍官時講：「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麼兇殘，對他們，連百分之一的原諒也不應有。」從此，軍隊、警察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長達數月的大規模搜捕。許多學生領袖、知名知識分子以及趙紫陽系統的官員被迫逃往海外，方勵之先生躲進了美國大使館，而「六四」之夜爲了保衛學生會同軍隊進行英勇搏鬥的北京市民，則成爲當局首先實施瘋狂報復的對象。凡是以「暴徒」罪名被捕的市民，幾乎無不遭受到士兵、警察殘酷的肉刑折磨。

如果說兇殘是中國專制政治的一翼，那麼，偽善就是它的另一翼，而且越是兇殘的時候，便越偽善。受到當局嚴密控制的信息傳播媒介，一方面惡毒詛咒民主運動，一方面以最厚顏無恥的謊言論證血腥屠殺民衆的軍隊是多麼具有正義感和仁愛之心。從鄧小平開始，權力貴族頑固派的大大小的狗官，都諂媚地把用坦克壓碎民主良知的戒嚴部隊，稱爲「最可愛的人」。一批「六四」之夜表現出瘋狂獸性的士兵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的稱號，電視畫面上看不到軍隊殘害民衆的情景，反覆出現的卻是幾名士兵被火焰燒焦的屍

體。當局想以此來證明「暴徒」的罪惡，在他們的邏輯中，軍隊對手無寸鐵的民衆進行慘無人道的鎮壓是正義的，而民衆只能用石塊和棍棒所做的反擊，卻是不可饒恕的暴行。

八月中旬，袁紅冰離開內蒙古，返回北京。他發現，在這整個中國大地都因血鏽色的恐怖而戰慄的時刻，綠蔭濃豔的北京大學校園卻像颶風的中心一樣寧靜。這使他不禁想起臨別前柴治國說的一句話：「人們覺得最危險的地方，往往最安全。現在都認為北京大學最危險，但那裏可能最安全。」

然而，不久之後，政治迫害的陰影終於籠罩住了北京大學——這所被視為「六四」民主運動發源地的學府。當局在北京大學成立了清查動亂、暴亂領導小組，而這個小組又直接受共產黨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領導。當時，張炳九早已神秘地自我失蹤了，陳坡也由於政治系主任樑柱的出賣，在八月末遭到逮捕，他的罪名是撰寫揭露天安門廣場上軍隊暴行的傳單。袁紅冰、朱善利等七十多名教師被列為「清查對象」，也就是政治迫害的對象。其中袁紅冰和另外少數幾名教師，還因為「罪過嚴重」，被剝奪了給學生授課的權利。「學生自治會籌備委員會」、「教師後援團」和陳坡、袁紅冰於五月十八日召開的全校黨員大會，則成為當局清查的重點組織和事件。

初秋，袁紅冰接到了「清查領導小組」要他停止授課，接受政治審查的通知。當時，他正為法律系八八級本科生補講上學期因「六四」運動中斷了的「刑事訴訟法學」課程。徵得接替他授課的教師同意，袁紅冰來到第二教學樓，向他的學生告別。

二百餘名學生神情肅穆而荒涼地坐在階梯式教室裏。他們顯然已經聽到了袁紅冰被剝奪講課權利的消息，教室中一片寂靜，靜得似乎能聽到斜射進教室的陽光像受傷的翅膀在顫抖。袁紅冰猶如白楊樹銀色的樹幹，挺直地佇立在講台上，緩緩移動懸崖般峻峭的脖頸，用冷峻的目光默默地吻別學生們的眼睛——在男學生乾燥的眼睛上，他吻得銳利而剛烈；在女學生霧一樣濕潤的眼睛上，他吻得

豔麗而輕柔。

本來，袁紅冰只準備在陡峭的沉默中，以堅硬的注視，同學生告別。因為，接替他講課的教師希望袁紅冰不要說什麼話，以免觸怒已經處於瘋狂狀態的當局。然而，此刻裸露在學生們神情中的某種期待——彷彿是過分真實的期待，真實得只有陰沉、呆板的物性現實正在痛苦而茫然地期待詩意如滿天繁星一樣升起——卻使袁紅冰覺得，他必須說些什麼來回答這種期待。於是，袁紅冰的聲音如同在浩渺的雲端吟頌悲愴詩篇的長風，迴盪起來：「無論命運將把我放逐到天涯海角，還是大漠戈壁，我都會永遠懷念我親愛的學生。最後，我願以這樣一句話，與我的學生共勉——那就是，在個人的生存之上，還有理想與信念，還有正義與良知！」

說完，袁紅冰稍稍晃動著寬闊的肩頭，迅速走下講台。當教室門在身後「砰」然一聲關上時，教室裏的寂靜驟然在灼熱而悲憤的掌聲中破碎了，那是學生在向著空蕩蕩的講台鼓掌。但是，袁紅冰覺得，那掌聲顯得極其遙遠，好像是萬里之外傳來的海浪拍打峭岸的聲響。

八九民主運動之前，那生機盎然、豐饒多姿的文化氣息消逝了，北京大學校園覆蓋在空洞的沉寂中，而秋日斜射的淡金色陽光，又給那沉寂鍍上一層蒼涼的情調——金色有時也會蒼涼。

離開教室後，袁紅冰沿著一條林蔭路，向未名湖邊走去。他走得很慢，可是，淺灰色風衣的下擺卻在灰藍色的風中情態紛亂地飄盪。落葉在他腳下發出「沙沙」的聲響，彷彿無數乾枯的記憶在破碎，而他的視野中只有紛紛飄落的枯黃葉片。

一片無邊無際的寂寞伸展在他的靈魂中，那是屬於落滿黃葉的荒原的寂寞。他寂寞，是因為他失去了在學生們如同夏夜群星一樣晶瑩閃耀的眼睛前，裸露出自己峻峭靈魂的可能；失去了把講台當做祭壇，並使自己對於生命和真理的理解像殷紅聖火般燃燒起來的可能；失去了用震盪著美麗猛獸個性的講演聲，在男學生的神情中

採擷生動的沉醉，在女學生的容顏上採擷妖嬈的迷戀的可能。

未名湖出現在林蔭路的盡頭。平靜的湖面呈現出銀灰色，凝重得像是某種金屬鑄成的。袁紅冰佇立在湖邊，俯視著水面。他發現，自己的倒影宛似刻在銀灰色的、堅硬理想上的一根石柱。

「噢，我沒有在秋風中漫步的權利，我沒有傷感的權利。必須讓心走入嚴酷的寒冬，必須穿上策略的重重鎧甲，以迎接政治審查的挑戰！」袁紅冰這樣想道，開始了冷靜的思索。

把真實的罪惡埋葬在黑暗的墓穴中，而在時間的墓碑上刻寫獻給獨裁權力的頌詞——這便是共產黨官僚集團對待歷史的態度；用莊嚴的詞句鑄成精美的金盤，而金盤裏盛滿謊言的蒼蠅，並迫使人們把蒼蠅當做美味佳餚，津津有味地品嚐——這是中國現代專制政治無恥的癖好；不僅對人的思想進行禁錮，而且用偽造的歷史命令人們應該記住什麼，不應該記住什麼——這是共產黨權力貴族信奉的所謂「實事求是」原則的本質之一。

「六四」後，權力貴族頑固派彈冠相慶之餘，不僅把這次民主運動稱為「動亂」、「暴亂」，而且立刻指令御用文人們開始了偽造歷史的活動。九月分，袁紅冰便看到了一本名為《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的書。該書是國家教委組織編寫的，書中以污蔑民主運動為原則，歪曲地記錄了從四月十五日到六月九日這五十六天的歷史。袁紅冰發現，他公開進行的幾項活動被當做「動亂」罪行記錄在這本書，書中有一處，甚至公開點了張炳九和袁紅冰的名字。這使袁紅冰感到某種危險已經逼近了，因為，按照共產黨政治的慣例，在報刊、書籍上被公開點名的政治反對派人士，往往也是將要遭受逮捕的人。此後不久，《中國教育報》又刊出一篇專門控訴北京大學「動亂」、「暴亂」活動的長文。這篇文章把「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稱為非法組織，並指控參與「教師後援團」活動和五月十八日擅自召開全校黨員大會活動的教師，對「動亂」的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從這本書和這篇文章中，袁紅冰一方面感到了危險，另一方面也感到了某種機會——一度過這次政治迫害的機會。因為，書和文章中不僅沒有記載袁紅冰和他的同事進行的秘密活動，而且對於他們的公開活動的記錄也是不完全準確的。這說明，當局遠遠沒有完整、深入地掌握北京大學教師在八九民主運動中活動的真實情況。

根據上述判斷，那天袁紅冰在未名湖畔的思考，確立了對付當局政治審查的幾項原則。首先，除了公開活動之外，不承認任何秘密的、半公開的活動——絕不給當局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其次，要把公開活動，特別是召開全校教師大會、共產黨員大會，成立「教師後援團」之類的事件，都描繪為一時情緒衝動的產物，絕不承認有預謀性，因為，當局對於「預謀」的反政府活動總有一種老處女式的敏感；另外，要一口咬定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令之後，就沒有再進行任何政治活動，即使當局能找出一萬個人來證明，也絕不承認，因為，當局一定會把戒嚴令宣布之後的反政府活動視為更大的罪惡；最後，要通過秘密交流，使上面幾項原則成為被列為清查對象的教師的共識，這樣一種共識不僅是從整體上有效對抗政治審查所必需的，而且，共識形成的過程，也是民主力量在血泊中開始重新凝聚的過程。

「是的，一定要讓『清查領導小組』處於狗咬刺蝟無處下口的境地——噢，飢餓的狗，饑涎欲滴地看著一隻肥胖的刺蝟，卻沒有辦法吃下去，牠該多麼氣惱，多麼憤怒呵！」袁紅冰入迷地想著，就像成功地完成了一個惡作劇的男孩子似的，露出得意的笑容，離開了未名湖。

「六四」血腥屠殺的恐怖氣氛仍然殘留在街道上坦克車履帶的壓痕中；凝結在遍布北京城的軍隊哨兵那屍體一樣僵硬、兇狠的神情上；震顫在時時劃傷夜空的警車尖利的嗥叫聲中。政治整肅踏著血紅的恐怖氣氛，以冷酷的腳步，走進北京大學校園。許多受到整肅的教師的眼睛因此變得茫然了、陰沉了、黯淡了。就在這種情況

下，袁紅冰不顧當局的嚴密監視，分別同二十多位教師，認真、精細地討論並確定了對付政治審查的策略。他這樣做已經不僅僅是爲了實現「善敗者不亡」的古訓——從情感要求的角度，他更是爲了洗去受迫害者眼睛裏的黯淡的茫然和陰沉，他想在那一雙雙眼睛裏看到勇敢無畏的意志，看到青銅色的太陽。

危險中崛起的勇敢最具使人信任的魅力。通過袁紅冰的活動，許多受到整肅的教師的心中，終於用意志和策略的岩石築起了堅固的精神防線，其中，朱善利、陳玉國、牛大勇、田力、孫曉寧等人表現出了最令袁紅冰感動的俠義精神和勇敢氣質。不過，還是有一名政治系姓楊的教師，向「清查領導小組」告發了袁紅冰進行「串供」的活動。通過北京大學共產黨組織部內一位民運同情者獲知這一消息後，幾位教師曾建議，大家共同把罪過加在這個姓楊的告密者頭上，將其置於「死地」。當時，袁紅冰沉默了片刻，只簡短地說了一句：「狗可以咬人一口，但是，人不能咬狗一口。」

一天下午，袁紅冰在十六樓門外遇到了那位告密者。袁紅冰忽然記起，五月十七日，在陳坡的宿舍中討論召開全校共產黨黨員大會的問題時，就是這位告密者站在床鋪上，狂熱地揮動手臂，用古鐘一樣洪亮的聲音，指責他起草的〈致中國共產黨所有基層支部的公開信〉詞句太溫和了。然而，今天這個曾經狂熱過的指責者卻微駝著背，站在袁紅冰面前，一米九以上的魁梧的身軀彷彿爲自己的高大感到不安似的，給人一種極力想要收縮起來的印象，寬闊的臉由於窘迫而紅得如同剛煮熟的蟹殼。

袁紅冰冰冷地斜視著告密者，他本來想朝告密者臉上吐一口痰，可是，當看到告密者眼睛裏請求寬恕的神情；看到在告密者脹紅的面頰上抽搐的羞愧的笑意，袁紅冰又放棄了侮辱他的衝動。

「算了吧——他還懂得羞恥，他的心還沒有完全死於怯懦……。」袁紅冰迅速地想，轉身走開了。同時，他靈魂中湧起一陣悲哀——爲告密者那巨人般高大的軀體裏卻跳動著一顆小女人式的怯

懦的心而悲哀。

儘管在北京大學當局進行政治整肅的黑名單上，袁紅冰名列榜首，可是，清查運動開始一個多月了，幾乎所有的清查對象都已經多次受到「清查領導小組」的訊問，而袁紅冰卻彷彿被當局遺忘了似的，從未受到訊問。不過，他很清楚，這是由於當局又把共產黨奪取政權過程中的一項戰爭策略——先掃清外圍障礙，再攻擊堅城，俗不可耐地運用於政治迫害中。

大約十一月，一天下午，法律系的共產黨書記張文把袁紅冰領進刑法教研室，第一次接受政治訊問。刑法教研室長方形桌子的一端，坐著兩名「清查領導小組」的成員，一位是枯瘦的黃臉婆，據說，此人在五七年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扮演政治冷面殺手的角色。前幾年，這個黃臉婆就退休了，而這次爲了清查「動亂」、「暴亂」分子，當局又重新起用了她。「清查領導小組」的另一位成員是近四十歲的男子，一雙愚蠢的眼睛使人覺得他厚重的顱骨中裝的不是腦漿，而是豬屁股上的顫巍巍、白膩膩的肥肉。爲了省事，袁紅冰沒有費心去記住他們的姓氏，而只是根據直觀印象，決定把黃臉婆稱爲「瘦母狗」，把中年男子稱爲「豬腦子」。

「瘦母狗」乾枯、灰黃的臉上既沒有少女時代嬌媚的殘跡，也沒有老婦人的慈愛，彷彿她的女性氣質都在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非人性的仇恨中枯萎了。爲了使自己顯得威嚴，她挺起乾癟的胸脯，伸直皮膚像拔光毛的雞一樣鬆弛、粗糙的脖頸，向下彎曲的唇角邊現出幾道豎直的皺紋。向袁紅冰瞪視了片刻後，「瘦母狗」發出如同骯髒的指甲在尿冰上磨擦般的尖利、刺耳的聲音：「我們代表北京市委對你進行清查。『清查運動』是平息暴亂的繼續。你必須老實交代你在動亂、暴亂中的活動——現在，就交代你們搞非法組織『教師後援團』的情況吧！」

雖然袁紅冰覺得「瘦母狗」不配被他直視，但爲了使她明確無

誤地理解他對她的輕蔑，袁紅冰還是無禮地直視著「瘦母狗」，傲慢地說：「你先把『交代』這個詞收回去，我們再對話——『交代』是對刑事罪犯使用的詞，而我是堂堂的共產黨員。」

好像被驢雞巴突然捅進陰部一樣，「瘦母狗」的身體挺得似乎要向後面折斷了。顯然，在她的政治訊問生涯中，她還沒有遇到過如此狂妄的傢伙。過了好一會兒，她才從憤怒中清醒過來，語調陰森地威脅道：「如果你不願意在這兒談，我們可以換個地方談！」

袁紅冰明白，「瘦母狗」所謂的「換個地方」，是指要把他投入監獄。於是，他冷峻地一笑，堅硬、簡短地說：「那就隨你的便。」

這時，法律系共產黨書記張文為緩和緊張的氣氛，說：「還是談一談吧，把問題談清楚就行啦。」

袁紅冰直覺到，張文這樣說，是爲了保護他。又沉默了片刻，袁紅冰才勉強克服了對「瘦母狗」的厭惡，開始按照已經同朱善利、孫曉寧、田力等人商量好的口徑，敘述「教師後援團」成立的過程。在敘述中，他把「教師後援團」描繪爲一個純粹情緒激動的、非預謀的產物。

「你們做這件事之前，難道沒有商量，沒有討論？」「豬腦子」不相信地撇著嘴，說：「你在大會上公開宣讀了『教師後援團成立聲明』，那麼，聲明一定是你起草的了，難道，聲明的內容就沒有同別人商量過嗎？」

「聲明是我宣讀的，可是，我不知道是誰寫的。」袁紅冰把身體靠在椅背上，懶洋洋地說：「五月十六日，我們召開全校教師大會那天，我正巧得了三種病，吃了四種藥。三種病是重感冒、咽炎和痢疾；四種藥是土黴素、感冒靈、鎮痛片和痢特靈。我勉強坐在主席台上，眼冒金花、頭腦眩暈，什麼也沒聽清，什麼也沒看清。當時，有個不認識的人從身後遞給我幾張稿紙，讓我宣讀。讀完之後，我才發現，自己念的是『教師後援團成立聲明』。」

「豬腦子」鼓脹的臉像被鞋底猛抽了幾下似的得，現出給人以污

濁感的暗紅色，袁紅冰漫不經心說出的、連傻子也不會相信的假話，使他感到了某種侮辱——袁紅冰似乎把他當成傻孩子來對待了。

「你說，遞給你稿紙，讓你宣讀的人長得什麼樣子？！」一句質問像昏頭昏腦的公山羊從「豬腦子」的愠怒中，闖了出來。

「噢，他麼——一個子很矮，腿很短，頭像個冬瓜，又像個柿子，長得同日本鬼子差不多……。」袁紅冰的目光如同畫漫畫的筆，在「豬腦子」的身上移動，並用語言描繪出他的形象。

「好啦，好啦，再談你起草的〈致共產黨所有基層支部的公開信〉吧——朱善利、孫曉寧等人都做爲發起人在公開信上簽了名，你總不能說，這件事事先也沒有在一起策劃過吧！你們是不是想在共產黨內搞動亂？！你們在公開信裏還提出救黨、護黨，你們是不是要救趙紫陽的黨？！」「豬腦子」的問話帶著興奮的尾音停住了，愚蠢的眼睛裏閃爍起狡黠的亮光，顯然，他以爲自己給袁紅冰提出了一個難題。

「哎——，豬愚蠢的時候或許還有些可愛之處，當豬試圖狡詐時，牠就顯得更加愚蠢了。」袁紅冰望著「豬腦子」，歎息了一聲想。沉默了一會兒，他才努力保持著嚴肅的神態，說：「這件事當然事先沒有任何策劃。五月十八日的全校共產黨員大會是陳坡主持的，大會的唯一內容就是宣讀我起草的公開信，這兩件事由我和陳坡負責，同別人沒有關係。朱善利、孫曉寧等人的名字是我給他們簽上去的，他們事先不知道，我也沒有給他們看過公開信。」

事實上，袁紅冰當然不會做出擅自代替別人進行政治簽名的行爲，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他早已決定，凡是他發起的活動，都由他一個人來承擔責任和壓力。只有在「教師、共產黨員絕食團」問題上是例外。原因在於，袁紅冰同牛大勇商討對抗政治審查的策略時，牛大勇一再提出「絕食團」的責任由他獨自承擔，以減輕「教師後援團」和袁紅冰的壓力，面對牛大勇充滿神聖感的憨厚面

容，袁紅冰無法拒絕他的要求，他不能剝奪一個人表現勇敢和崇高的權利。

袁紅冰說話的過程中，「瘦母狗」一直以鄙夷不屑的冷笑，表示她聰明得並沒有受愚弄。訊問結束時，「瘦母狗」用悲天憫人的聲調說：「你盡編假話兒玩，學生們如果都跟你這樣的老師學，可怎麼得了呵！」

「請相信，我是誠實的！」袁紅冰一隻手虔誠地捂在心跳動的地方，天真地睜大了眼睛，望著「瘦母狗」，說。同時，他唇邊露出像小白兔一樣純潔、迷人的微笑。當看到「瘦母狗」的臉由於無法發洩的憤怒而變成鐵青時，袁紅冰忽然覺得，戲弄這些「清查領導小組」的蠢傢伙，也是無聊中的一種樂趣。儘管那樂趣是黑色的，但卻猶如黑天鵝的羽毛，自有其動人之處。

大約是三天之後，袁紅冰在通向未名湖的一條狹窄的石板路上散步時，發現「瘦母狗」從石板路的另一端迎面走來。他們都走在石板路的正中間，而且顯然都沒有給對方讓路的意思。「瘦母狗」眼睛裏凍結著獨裁權力賦予的鐵鏽色的傲慢，用皮鞋後跟的鐵釘響亮地敲擊在石板上，似乎在提醒袁紅冰注意，她是權力的象徵。然而，袁紅冰依然微微晃動雙肩，在石板路中間昂視闊步，並在兩人相遇的瞬間，將「瘦母狗」的身體撞出路外。

「你，你態度要好一點！否則不會有好下場！」「瘦母狗」如同一隻羽毛脫光的老烏鴉般煽動著雙臂，惡狠狠地說。

袁紅冰咧開嘴，玩世不恭地一笑，斜視著「瘦母狗」，嘲弄地說：「我又不想和你談情說愛，爲什麼要對你態度好一些？」

「瘦母狗」雙腳在路邊跳了起來，暴怒的情緒卻使她一時說不出話來。袁紅冰做出一個就要嘔吐似的痛苦的表情，說：「你不要給我跳老年迪斯可，即使跳，我也不會愛上你。」

「你，你太無恥了……我要控告你，讓戒嚴部隊把你捉起來！」「瘦母狗」的聲音宛似一根就要繃斷的鋼絲顫抖起來，可是，她灰黃

的臉上，卻彷彿因為受到調戲而泛起兩片紅暈，不過，那紅暈像是擦在殭屍臉上的胭脂。

袁紅冰雙臂抱在胸前，毫不在乎地說：「你去控告吧，可是，我可以找到許多女人證明，今天下午我同她們幽會，根本沒有見過你——當然，那些女人都既年輕，又漂亮，像一群小狐狸精。」

「你這個流氓，無賴！」「瘦母狗」枯乾的軀體像得了美尼爾氏症^(編註)似的震顫起來，青紫色的嘴唇噴出毒汁般的咒罵。袁紅冰的眼睛突然閃耀起冷酷的野性，邁出幾步，逼近了「瘦母狗」。

「你想幹什麼……。」「瘦母狗」緊張地退了一步，恐懼地問。

「別害怕，我不會強姦你，因為你又老又醜。」袁紅冰像狼一樣露出牙齒，在「瘦母狗」耳邊低聲說：「但是，如果是把今天的事講出去，我就殺了你們全家！」

說完，袁紅冰便得意洋洋地走開了。走了幾步之後，他又瀟灑地轉身，拋給呆立原處的「瘦母狗」一個深情的回顧。

也許是由於坐在石板路旁的林蔭下讀書的幾個學生和教師，遠遠看到了那天下午發生的這一幕「喜劇」，幾天之後，「袁紅冰調戲」『清查領導小組』老美人」的消息，就在北京大學的校園內流傳起來，而且，就像所有的傳言一樣，比實際發生的情形更加多姿多彩。同時，這個傳言也產生了一種袁紅冰也沒有想到的效果——人們似乎因此而覺得，被列為清查對象乃是情趣盎然的冒險，就像攀岩運動一樣。

以後的一段時間，袁紅冰又連續受到政治訊問。審訊地點改在北京大學辦公樓的一個專用房間裏。有幾次訊問時，學校當局甚至請來秘密警察參加，以增加訊問的恐怖氣氛。不過，「瘦母狗」再也沒有做為主要審訊者的角色出現。

袁紅冰感到，秘密警察參加訊問，一方面是為了給他施加心理壓力，另一方面也是想收集同兩名被捕者——王丹和陳坡——有關的證據。

從秘密警察的訊問中，袁紅冰明確意識到，王丹向當局揭發了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軍事戒嚴令宣布前後，他帶領北京大學教師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和靜坐的一些情況，因為，那個期間袁紅冰同王丹曾有過接觸。然而，袁紅冰沒有由此而對王丹產生任何反感——他認為，向王丹這樣一個在學生運動過程中已經表現出巨大勇氣的、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青年大學生，提出更高的道德和意志要求，是苛刻的。同時，袁紅冰也清楚，如果他回答訊問的口徑能夠同王丹的揭發相適應，那麼，這將有助於當局相信王丹對於「罪行」交代的真實性，從而有利於改善王丹的個人處境。但是，袁紅冰卻沒有那樣做，而是乾脆、清晰地否認他認識王丹。因為，他不願意在這個意義上證明王丹的真實。（作者註：後來得到的證據表明，王丹在獄中還是堅守了精神的原則，保持了人格的高尚。當局之所以能獲悉其他人同王丹交往的某些情況，乃是因為王丹的一本日記在搜查中落入了警察手中。在此，我願就曾經對王丹有過的誤解表示誠懇的歉意。）

秘密警察還極力想通過袁紅冰瞭解有關陳坡的情況。早在陳坡被捕的第二天，袁紅冰就帶幾個學生，冒著極大的危險趁夜深人靜時潛入陳坡的宿舍，把所有可能證明陳坡有罪，或者可能給警察提供審訊線索的文字材料和照片取出來，銷毀了。此次秘密警察關於陳坡情況的訊問，最後又以袁紅冰帶著頑童式的壞笑，彬彬有禮地說出的這樣一句話而結束：「我很想讓你們滿意，可是，卻沒有能力使你們滿意——這太遺憾，太抱歉了。」

秘密警察失望了，不過，他們的訊問卻使袁紅冰很滿意。從他們的訊問中，袁紅冰直覺到，陳坡在監獄裏沒有講出任何與他以及柴治國的秘密政治活動有關的情況。

編註：美尼爾氏症（Meniere's disease），典型的美尼爾氏症會出現發作性眩暈、耳鳴及波動性聽力障礙。

同陳坡結識以來，儘管袁紅冰已經隱隱有一種感覺，即他和陳坡之間存在著令他不安的差異，那不是個性或者政治立場上的差異，而是對待生命的態度的不同，是靈魂原則意義上的區別。然而，無論如何，袁紅冰仍然以俠義之心，把陳坡視為自己親密的戰友和兄弟。最初一段時間，他竭力迫使自己不去想陳坡被捕這件事，因為，一想起來他的心就會痛苦地抽搐。但是，現在秘密警察的訊問，又把刻在黑牢陰影中的陳坡蒼白的面容，無可迴避地推進了他的視野。於是，袁紅冰決定進行營救陳坡的活動，即使可能性極小，也必須一試。否則，他無法面對自己的情感。

幾乎沒有進行任何思索，袁紅冰就得出一個結論：目前情況下，他以前建立的上層關係中，只有王震進行干預，陳坡才可能獲得釋放。但是，如何向王震解釋陳坡被捕的原因，卻像一個無法逾越的難題聳立在袁紅冰面前。

創造條件進入權力體系，以便在民主與專制決戰時，用超常行動，直接對獨裁權力意志的核心實施銳利的打擊，從而粉碎專制政治的靈魂，使龐大的專制體制陷於癱瘓——這個計劃過去一直是袁紅冰、柴治國、陳坡和呂克新政治戰略的重心。為了實現這個計劃的第一步——進入權力體系的關鍵部位，袁紅冰和陳坡總是把自己打扮成比權力貴族頑固派更頑固的政治角色，在王震面前進行表演。他們的表演極其成功，可是，成功的表演今天卻變成就陳坡被捕一事，向王震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的難題。袁紅冰覺得，他好像是一隻狡猾的狐狸，反而掉進了自己設計的詭計中。

經過幾天緊張思索，袁紅冰還是無法找到走出這種困境的途徑，不過，他卻明確意識到，在向王震提出營救陳坡出獄的請求之前，必須先表現出同權力貴族頑固派一致的思想觀點——把營救陳坡的請求這丸苦藥裹在紅紅綠綠的糖衣中，讓王震不知不覺吃下去。至於怎樣就這個請求向王震進行恰當的解釋，袁紅冰準備在同王震見面時，根據當時的靈感做出反應。因為，他竭盡全力也無法

事先思考清楚這件事。

可是，袁紅冰立刻又感到，「六四」之後在王震面前繼續扮演權力貴族頑固派支持者的角色，對他而言是一件無法承擔的艱難，即使是爲了高尚的目的，也無法承擔。

「必須找一個替死鬼——讓他去做我不能做的事……。」袁紅冰在他那間窗口被骯髒的窗簾遮住的、光線暗淡的房間裏孕育著陰謀，而他陰沉的、思索的目光，落在法律系一位名叫王哲的教授身上。

王哲六十多歲，講授外國法律思想史課程。就像所有缺乏獨立意志的庸人一樣，他的思想意識是由外部環境來塑造的。五十年代，王哲曾留學於莫斯科大學，並獲得副博士學位。他向遇到的幾乎每一個人吹噓戈爾巴喬夫是他的同學，可是，他的頭腦裏卻充滿了斯大林主義的概念。不過，凡是靈魂由世俗經歷決定的人，他們的信念往往不如適應環境、渴望更高世俗地位的物性生存本能堅定、持久——這種本能猶如狗看到骨頭就會流口涎一樣，宿命地決定著他們對現實的反應。王哲就屬於這類人。不過，王哲的性格中也有某些動人之處，比如，他對於自己的學生，特別是表現出超群才華的學生，有一種超乎政治思想觀點之上的愛護之情，就像愛護他生命的一部分似的。也許正是由於王哲性格中的這個特點，袁紅冰才同他保持了比較融洽的個人關係——本科生時期，王哲曾給袁紅冰所在班級講授過「外國法律思想史」，而袁紅冰以其超群的聰慧受到王哲的喜愛。

「六四」之後，王哲經常在法律系的同事前，用權力貴族頑固派的觀點，對共產黨北京大學委員會書記王學珍進行攻擊，並把王學珍稱爲「政治投機者」。事實上，王學珍也確實是一個把保住官位當做生活最高理想的官僚。胡耀邦、趙紫陽任共產黨總書記時期，王學珍的政治態度也一度顯得很開明；現在，他又十分賣力地對北京大學的教師進行整肅。

「是的，就選王哲做替死鬼，帶他去見王震……。」袁紅冰內省的目光注視著浮現在他意識中的王哲的形象，做出了決定——從王哲那有些愚蠢，也有些憨厚的得意洋洋的神情中，袁紅冰看到了污濁的世俗野心。「他一定會不遺餘力地在王震面前表現出他的斯大林主義的思想意識，當然，也會對王學珍進行人身攻擊。這樣，一方面可能造成王學珍的個人危機，使他無法專注於政治整肅活動，從而減輕北京大學受清查的教師的壓力；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在王震沉醉於斯大林主義的旋律時，找機會講出營救陳坡的請求。」

第二天，袁紅冰同王哲進行了一次交談。從國家副主席到乞丐流浪漢；從扭捏作態、故作清高的知名學者、文人到粗俗不堪的市井無賴漢，袁紅冰都接觸過。這種對社會的立體式接觸，賦予袁紅冰敏銳地洞察並利用中國人人性弱點的能力。同王哲的談話開始半小時之後，袁紅冰就已經成功地把王哲心中朦朧的野心勾引起來，並形成一個具體的渴望——成爲共產黨北京大學委員會書記；同時，他還讓王哲確信，現在是使這種渴望轉化爲現實性的最好機會。

當王哲，這位頭髮斑白的教授就像兒童盯住了商店玻璃櫃裏的巧克力糖一樣，眼睛上閃爍起興奮的光亮時，袁紅冰漫不經心地說：「如果您下決心玩一次命，我可以幫您一個小忙——帶您去見王震。您可以向他談您的觀點，並控告王學珍。只要把王學珍幹掉，您就會理所當然地接替他的位置。」

金黃的樹葉都已經落光了，而潔白的雪卻還沒有飄落——初冬，這正是北京色調最灰暗的季節。

一天下午，袁紅冰和王京京相向站立在北京大學校園內，寒冷的風在他們頭上光禿禿的黑灰色樹枝間掠過，發出哭泣似的聲響。許久不見，王京京秀麗的面容變得消瘦了，蒼白了，明澈的大眼睛深處瀰漫著灰藍色的憂鬱，那是情感的幻想破滅之後殘留下的荒涼傷感。在王京京無言的注視下，袁紅冰忽然覺得，自己的靈魂赤裸

裸地呈現出來，而那靈魂是醜的，就像一個皮膚乾枯、瘦骨嶙峋的衰朽老人灰白的軀體，毫無生命的美色。

「陳坡被捕了……。」沉默了許久之後，袁紅冰聲音艱澀地說。然後，便以冷峻的注視等待王京京的反應。他知道，王京京一定清楚她的爺爺王震對於「六四」血腥屠殺應負的責任，但是，他卻不知道，王京京對陳坡被捕會做出怎樣的反應。

「陳老師是個好人……。」王京京微微顫抖的聲音像一縷寒風中的蒼白陽光。

袁紅冰的目光在沉重的羞愧感中垂下了。他無法高傲地直視這位心靈純淨的少女；他喪失了說出見王震的請求的勇氣。這時，他聽到王京京輕聲問：「你需要見我爺爺，是嗎？」

袁紅冰沉默著，緩緩抬起頭顱。他發現，王京京睜大的眼睛裏顫動起複雜的痛苦神情，但很快那種神情又消失了，彷彿少女那明澈的眼睛容納不了複雜，而痛苦消失之後，只剩下一片茫然的清醒，清醒得近乎淒涼。

「噢，少女的眼睛會因為清醒而淒涼，還是讓絢麗的情感之夢在那眼睛裏盛開為繁富搖曳的野花吧……。」袁紅冰下意識地想，他的手臂震動了一下，似乎想要撫摸王京京的眼睛，然而，他的手臂卻始終沒有伸出。這也許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的手指是骯髒的，哪怕輕輕的一觸，也會污染了少女清澄的目光；也可能是因為，他忽然感到，王京京離他是那樣遙遠，就像冬日天際的一彎新月，即使他伸出手去，也只能觸摸到灰色的寒風。

幾天之後，王京京乘坐一輛豪華型「皇冠」轎車，把袁紅冰、王哲和另一位五十多歲的北京大學女教師接到王震的住所。那位女教師是王哲請來的。

王震那間寬敞的辦公室裏的燈光和陳設沒有任何改變，可是，不知為什麼，袁紅冰卻產生了一種走進古代帝王的陰冷墓穴的感覺。而王震乾枯的軀體如同帝王的木乃伊，端坐在那張皇座一樣豪

華的高高的椅子上。王哲和那位女教師今天特意穿上了嶄新的服飾。此刻，他們坐在面對王震並排擺放的兩張單人沙發上，眼睛裏現出困惑、緊張的表情。顯然，王震殭屍似的面容和黯淡失神、半睜半閉的眼睛使他們懷疑，這位衰朽的老人是否還有接受語言信息的能力。於是，他們由於不知該說什麼，而不斷侷促不安地扭動著身體。看起來，他們就像一對正準備在布滿了皺紋的戀情中，接受死神的新婚祝福的鄉下老人。

「你們……有什麼話……就講吧。」似乎是爲了讓人明白，他的意識還極端清醒，王震斷斷續續地說，他的聲音就像從生鏽的鐵鏈緊緊勒住的脖頸裏發出的，有一種在窒息的痛苦中頑強掙扎的情調：「這次暴亂有三個司令部……一個在天安門廣場，一個在中南海趙紫陽的辦公室……還有一個，就在你們北京大學……。」

也許是王震雖然不連貫、但卻顫動著強悍意志感的聲音，使王哲和那位女教師受到了鼓勵，他們開始興奮地交替發言，把北京大學的共產黨書記王學珍描繪成爲一個「兩面派」。王哲粗啞的嗓音猶如公鴨子在詠歎，那位女教師的聲音令人不禁想起在小提琴最細的琴弦上跳脫衣舞的灰白手指。

袁紅冰坐在側面的一張單人沙發中，他斜視的冰冷目光始終像一層寒霜落在王震的臉上。從那張臉上，他看到了兇殘的死亡對屬於陽光的生命的仇恨。而王哲與那位女教師的聲音彷彿騷臭的生殖器在向他的心撒尿。

「噢，我怎麼竟然能同這兩個告密者爲伍……即使由於王震的干預，陳坡被釋放了，那也是對他的污辱。噢，陳坡，我親愛的弟兄，你就經受艱難吧……爲了高尚……。」袁紅冰下意識地想，忽然覺得，花費了很多精力構築的營救陳坡的計劃，在實行中竟是如此令人厭惡，而他也羞於向王震提出任何請求。

袁紅冰站起來，離開王震的辦公室，走進緊靠庭院北邊圍牆的一個房間，那是王京京的臥室。

臥室裏，檯燈柔和的燈光像斜射進白樺林的落日餘暉一樣靜謐，王京京無言地坐在檯燈燈罩淺藍色的陰影中，失神地聽著錄音機飄出的憂鬱的小提琴樂曲。袁紅冰向王京京潔白如雪的臉部側影凝神注視，就像注視一個寧靜、清秀的哀愁。他決定，從此以後，不再走近王京京，而只從遠處默默地注視她——用心注視。因為，他怕走近了，他熾烈的靈魂會使那寧靜的哀愁融化為痛苦的激流，而且，那痛苦一定是深紅的，像重疊的血跡。

幾天之後，王震到北京大學視察。他對學校的領導講，「北京大學有兩位講師，思想很好，他們反對『河殤』的觀點」。王震的這句話在「清查領導小組」中引起了無法表達出的愠怒和不安。他們甚至派法律系的共產黨書記張文向袁紅冰詢問，他和陳坡是否同王震很熟悉。

袁紅冰判斷，王震到北京大學視察，並講出這句話，一定同王京京的努力有關，同時，按照共產黨官僚集團人治政治的邏輯，王震的這句話即使不能產生使陳坡立即被釋放的效果，也會有利於減輕陳坡將受到的處罰，而他自己也由於王震的這句話，暫時免除了被逮捕入獄的危險。

袁紅冰意識到，「在北京大學堅持下去」的計劃的第一步，已經成功地實現了。然而，他遙望寒冷天際的目光中，依然沒有歡悅，因為，儘管不時有灰藍色麤集的雲層低垂在凍裂的大地上，暴風雪卻一直沒有降臨，而他渴望漫天飄落的雪片覆蓋在他的心靈間，渴望能有銀白的雪原伸展在他荒涼的視野中。

第三十二章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孤獨是一種痛苦；對於袁紅冰，孤獨卻是深情、沉默的情人。

爲了不受打擾地構思他的小說，袁紅冰很少到學校去，大部分時間都耽在圓明園東側農村中那間他租用的房間裏。房間的門窗日夜都遮著落滿灰塵的窗簾；從未打掃過的水泥地板上除了塵土，就是散亂堆放的酒瓶、煙頭和空罐頭盒；擺在窗下的一個破舊的柳條箱是唯一的財富，那個柳條箱從袁紅冰當知識青年時起，就一直跟隨在他身旁；一張油漆剝落的寬大方桌和旁邊的一張木板床，是房間裏僅有的可以稱爲傢具的東西，木板床上的被褥已經用了近十年，骯髒得連乞丐也會不屑一顧。

農村的房間沒有暖氣設備，而擺在門前的一個鐵爐總是散發出寒氣，因爲，袁紅冰很少費神點燃爐火取暖——只要可能，他就不屑於做那種會把自己同庸人聯繫起來的生活瑣事。屋外是捲裹著折斷的枯枝的尖嘯寒風；屋內凍結著冰冷的陰影，袁紅冰只能靠不時喝幾口烈酒來取暖。

袁紅冰幾乎每天都如同荒野上裸露的岩石，凝然不動地在桌子前端坐幾個小時。他長髮凌亂，面容消瘦而憔悴，可是，他那彷彿遙遠天際落日的眼睛裏，動盪著被晚霞染成暗紅的銀色暴風雪——

這是他在構思小說《自由在落日中》。無論寫什麼，袁紅冰都會表現出敏捷超群的才思，即使撰寫英雄人格哲學著作時，也是如此，唯獨《自由在落日中》使他的筆觸顯得極端艱難。儘管已經構思了近二十年；儘管已經寫出了近百萬字的底稿；儘管他已經無數次用銳利的激情摟抱過小說中的人物，無數次用乾裂的親吻灼傷過小說中的血淚，但是，他卻一直沒有勇氣最終結束《自由在落日中》的寫作過程。這或許是因為，「一定會寫得更好」這種想法總是困擾著他；或許是因為，他不願意同小說中的人物訣別，在漫長的歲月中，那些人物早已成爲他狼一樣孤獨的靈魂的慰藉；或許還是因爲，他隱隱感到，如果小說的寫作結束了，他的生命就會隨之枯萎，就會失去繼續存在的價值，而他的靈魂也將變成一片野草灰黃的荒原，不再有詩意的繁花，不再有激情像金色的長蛇在雲端狂舞。

每天深夜就寢之前，袁紅冰都要大口喝下一碗烈酒。這主要並不是爲了抵禦寒冷，而是因爲只有當烈酒把他的意識燒焦之後，他才能離開《自由在落日中》的意境，進入昏睡狀態——他必須以烈酒做爲催眠曲。

在那個冬天一個最寒冷的夜晚，袁紅冰的意識走進了沒有盡頭的陰鬱灰霧。他迷濛的視野中，漫天黑色的雪片無休止地飄落；四周一片冰冷的死寂，只能聽到一個沉重孤獨的腳步在灰色的死寂中，踏出空洞的迴盪聲。袁紅冰凝視傾聽，想要弄清那腳步聲來自何方。他卻突然發現，那腳步聲是他自己的——是他裸露出慘白趾骨的雙腳在撞擊無邊的死寂，而冷漠的灰霧深處，隱隱有幾具骷髏隨著他腳步聲的節律搖動。

袁紅冰感到生命變得空蕩蕩的，心沒有了，整個生命竟然只是那在沒有盡頭的灰霧中漸漸遠去，卻又永遠不會消逝的孤獨的腳步聲，而漫天無聲飄落的黑色雪片，也不能遮蓋那空洞的腳步聲。

驟然湧起的極度恐怖，使袁紅冰發出慘痛淒厲的嗥叫，從夢中

驚醒了。他猛然在床上坐起來，瘋狂睜大的眼睛如同垂死的幽藍的狼眼，驚怖地瞪視著峭立的黑暗。那墨黑的暗影宛似形態猙獰的岩石，從四周擠壓過來。袁紅冰突然以狂熱的情態，向前伸出雙臂，他想要隨便摟抱住什麼，哪怕是冰冷的岩石，哪怕是無邊的黑暗——只要那是堅硬的，然而，他摟抱住的卻只是一片死寂的空虛，就像他剛才的夢境一樣。

袁紅冰猶如掙斷鐵鏈似的，劇烈地搖動了一下身體，迅速穿好衣服，披上一件軍大衣，大步走出房間。

那是一個無風的寒夜，寂靜得似乎能聽到空氣被凍裂的破碎聲。黑藍色的夜空像凝重的冰層，群星如同凍結在宇宙深處的晶藍淚影。袁紅冰茫無目的地疾行在黑暗的原野上，彷彿只是想盡快遠遠離開留在他房間裏那個死寂夢境的殘骸。終於，他狂亂的腳步被一座用樹幹搭成的、已經折斷的小橋擋住了，斷橋下，呈現出一條灰白色的狹窄冰河。

袁紅冰站立在斷橋邊，緩緩地轉動頭顱，向身後的城市望去。遠處，一幢幢高層建築的輪廓從深藍的夜空中朦朧地浮現出來，由於已過午夜，所有的高層建築都像懸崖一樣黑暗，只有東方一座二十多層的公寓大樓頂層的一個窗口，還有燈光閃亮。那個被燈光照亮的窗口掛著窗簾，窗簾的上半部是淺紅色的，如同透過盛開的桃花飄出的晨光；窗簾的下半部是翠綠的，像是生機盎然的春色。而那個窗口宛似一片靜謐而溫暖的詩意，殘留在黑暗、寒冷的夜空深處。

「噢，那窗簾後面一定飄拂著寧靜、絢麗的柔情……。」袁紅冰遙望那夜空上被燈光照亮的窗口，茫然地自語了一句。他野狼般孤獨的眼睛變得柔和了，像一片夏夜濕潤的霧。

對於袁紅冰而言，許多庸人渴慕的溫暖小家庭生活是垂手可得的——只要把良知塞進褲襠裏，將無恥加在他出類拔萃的智商之上；只要使銳利的個性在物欲中鏽蝕，並摟抱住母豬屁股一樣圓滑

的生存理性；只要掐住鼻子，用灑過香水的腳趾在專制政治又老又醜的臉上，做獻媚的撫摸，他就可以憑藉超群的智商，輕易地獲得獨裁權力賞賜的名譽地位、高官厚祿。然而，他卻選擇了同專制政治決戰百年的命運之路——是從少年時代就峭立在他心中的、對社會不公正的燦爛仇恨，使他選擇了這條艱險的命運之路；是灑滿塵世和荒野的自由、民主良知的血淚，使他確認了這條孤獨的命運之路；是堂堂男兒對生命之美的責任感，使他在這條與痛苦相伴的命運之路上，孤獨地昂視闊步。

以前，他高傲的目光從不屑於垂落在小家庭的溫情之上，他覺得，那種溫情是庸人才會發出難聽的咀嚼聲去品嚐的渺小情趣。可是今天，他慣於在野性的思索中狂歌醉舞的心，卻被峭立的夜空上那一扇燈光明麗的窗口魅惑了——那扇窗子彷彿是狂風在鐵板一樣冰冷的、黑暗的命運上，撕開的一片絢爛的詩意的裂痕。不知爲什麼，冰冷的淚水像消融的雪水河，驀然在他蒼白、消瘦的面容上無聲地橫流。一個渴望從他靈魂的最深處裸露出來，他渴望如同一片疲倦的青銅色陽光，在乳白色的輕霧中飄落，在野花繁茂的白樺林中飄落，在紅穗的鼠尾草叢中飄落——在心靈豐饒的美女的柔情中飄落。

「也許這是一種軟弱，然而，能夠軟弱，這是多麼令人沉醉的事呵……噢，我想軟弱，我渴望軟弱……。」袁紅冰默默地想著，滲入頤鬚的淚水已經結了冰，而他蒼涼的目光仍然注視那扇峭立的夜空之上的窗口，直到燈光熄滅。

九〇年元旦過後不久，法律系一位叫盛傑民的教師約袁紅冰到他家中去，準備給他介紹一位女朋友。盛傑民是上海人，以前，袁紅冰對上海人有一種偏見，認爲他們都是一些感情貧血的傢伙，然而，盛傑民卻使袁紅冰完全改變了對上海人的印象。儘管盛傑民是一個典型的學者，對政治毫無興趣，但是，八九民主運動期間，袁紅冰卻多次看到，盛傑民高大、消瘦的身影和他的女兒一起，出現

在遊行隊伍中。遊行時，他頭戴漂亮的遮陽帽，腳穿雪白的運動鞋，顯得瀟灑而輕鬆，像一位興致勃勃的旅遊者，只是，他蒼白面容上的神情卻悲壯而嚴肅，給人一種同真理相連的高貴感。

從少年時起，袁紅冰就習慣於以高傲、冷峻的神情迎接女人的盼顧。那些纏繞在他英俊秀麗的身姿上的少女目光，有的深情而神秘；有的流蕩著豔麗的色情誘惑；有的羞澀而妖冶；有的灼熱如火；有的像翠綠的春雪一樣迷濛；有的宛似秋日紅葉般明麗而又淒涼；有的猶如野花盛放的草浪在紛亂地起伏。而他喜愛用雄豹從雪白的羽毛草中撲向雌鹿的野性勃勃的方式，獵取女性的美色。經別人介紹女友這種造就戀情的方式，在袁紅冰看來，不僅毫無情趣，而且是對他的一種羞辱——只有最缺乏雄性魅力者，才會需要通過別人的手來打開女人的心靈之窗。

但是，袁紅冰卻沒有拒絕盛傑民的邀請。因為，他正處於被當局視為政治危險分子，並受到政治審查的艱難處境中，而盛傑民在這種時刻對他的命運表現出的關心，乃是沙漠裏的清泉一樣可貴的情感。袁紅冰的心往往是冷酷的，冷酷得可以傷害太陽，然而，他唯獨不能傷害明澈的情感——在他的生命哲學中，純潔的情感高於一切。

不過，通過別人介紹結識女友這件事，畢竟太違反他的個性。那天下午，去盛傑民家時，袁紅冰不像是一個客人，而像一個野蠻人。他上身穿著一件黑色的皮夾克，由於衣扣幾乎都掉落了，皮夾克的胸襟完全敞開著；許久沒有擦拭過的長筒皮靴落滿塵土；牛仔褲上現出一片片污跡。他的衣著，再加上凌亂的長髮，使他的形象更加具有會使城市女人畏懼的放蕩不羈的風格。

「哈哈，我的樣子可能立刻就會把那個女人嚇跑。如果不夠，就兇狠地向她瞪視。這樣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袁紅冰雙手插在褲兜裏，站在盛傑民住宅門外，玩世不恭地想，並懶洋洋地露出了

一個無賴漢式的微笑。

房門打開之後，袁紅冰輕輕搖晃著肩頭，走進盛傑民住宅的會客室。一個北方女子端莊秀麗的面容，出現在他桀驁不馴的視線中。瞬間的瞥視之後，袁紅冰消瘦的面容驟然變得驚人的蒼白了，而他的眼睛如同被無數道雷電劈裂的青銅色天空——使他震驚的，是那雙向他注視的、有些憂鬱的大眼睛。

袁紅冰在沙發上坐下，緊閉的雙唇邊雕刻出略帶瘋狂意味的銳利感。他無法注意那位女子在說些什麼，而只逼視著那個女子的大眼睛，同時，一種遙遠的感觸蒼涼地湧現在他靈魂的天際，那還是做知識青年流浪漢時，他第一次站在陰山山脈西端的斷崖上，向銀灰色的沙漠中遙望的感觸。大漠上灰藍色的天空遼遠而荒涼，但是，袁紅冰迸濺著雷電魂魄的目光，卻從那遼遠的荒涼中撫摸到了能將鐵石之心燙傷的豐饒的希冀，那是對於令兇悍群狼畏懼、悲嘯的黑沙暴的希冀；那是對於峻峭的、紫紅色雷暴雲的希冀。袁紅冰覺得，那銀灰色的沉寂的天際是殷紅落日的歸宿；是紫苜蓿花色晚霞的故鄉；是屬於大漠孤鷹鐵灰色長翅的意境，因為，傍晚時分，沙漠深處風蝕的懸崖會被落日餘暉映成燦爛的金色，而那雷電殘骸似的裂縫中有野花搖曳的懸崖，正是雄鷹的棲息之所。當時，袁紅冰沉迷地望著沙漠上的天空，彷彿向悲愴的命運注視，同時，他感到，那高遠的藍天在向他傾訴一個渴望：「我渴望有寒光閃爍的激情的鋒刃，在我無邊的寂寞上，劃出長蛇般的傷痕；我願在嫣紅的痛苦中，深情地親吻雄性的激情……。」

那位女子只向袁紅冰凝眸注視了片刻，就將目光移開了。然而，那雙大眼睛片刻的注視，就足以使袁紅冰堅硬地沉醉了。黃昏，他們一起離開盛傑民的住所。袁紅冰把她送到北京大學旁的中關村路口。分手時，袁紅冰同她約定，寒假之後再見，但是，袁紅冰卻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做漫長的冬日之後的約定。

那位女子的身影消失在下班的人流中，而她沙漠晴空般遼遠的

眼睛似乎還在靜靜地注視袁紅冰的心。袁紅冰意識到，「王錦娜」這個名字將從此刻在他的命運中。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是深刻的恐懼感使自己不願意盡快同她做第二次會面，他怕剛才的感覺會像金色的流雲一樣飄散——從來沒有這樣怕過。

寒假袁紅冰是在內蒙古度過的。以前度假時，他總覺得時間消失得猶如漫漫雪原上的奔鹿一樣迅速。可是，這個寒假他卻感到，時間好像是凍結在陰山山脈群峰之上的冰雪，似乎永遠不會消融。而當寒假終於過去之後，袁紅冰立刻登上了返回北京的列車。他急不可待地想要逼近地凝視那雙大眼睛，焦灼之情似乎將他的靈魂都燒成了一片覆蓋在茫茫荒野上的深紅的灰燼。

北京的早春是寒冷的。一個陰雲低垂的下午，按照王錦娜留下的地址，袁紅冰冒著交雜在一起的冰屑和雨絲，來到她的住所。當袁紅冰用指骨敲響房門時，他覺得，那好像是他急跳的心在敲擊命運之門。

房門無聲地打開了。在門廊幽暗的陰影下，王錦娜清秀的面容猶如一片殘雪，而她的大眼睛酷似在藍色的暮霧中靜靜盛開的墨菊。她默默地接過袁紅冰被雨水淋濕的軍大衣，那一瞬間，袁紅冰的心靈突然沐浴在浩蕩而豔麗的柔情之中。他感到，他們似乎早就認識了——他們是千年之前的知己。而這種感覺使袁紅冰產生了難以抑制的傾訴自己生命內涵的衝動。

平常，除了演講、授課、與朋友舉酒狂飲，以及向人們闡述自己的政治原則或策略時，他會以峻峭而銳利的風格表現出富於感染力的語言能力之外，袁紅冰乃是一個沉默的人，沉默得如同內蒙古高原野草搖盪、岩石裸露的荒涼地平線。可是，那天下午，袁紅冰的聲音卻一直在房間裏飄盪，就像荒原上那不停的風，從深紅的落日下一直吹向遙遠山岡上的紅穗的鼠尾草叢。

他時而猶如吟頌生命哲理的詩篇，傾訴對「殷紅虛無」的愛戀；時而宛似英俊的鬼魂，發出對專制政治的悲愴抗議；時而狂態

畢露地炫耀對自己才華的自信；時而使靈魂燃燒為金色的雷電，纏繞住雲端之上的自由理想；時而又像一個多愁善感的少年，俯視著石縫中的山丹花，用受傷的敏感的心，訴說對於柔情的嚮往。

由於天空中凝結著陰冷的雲層，房間裏光線很暗淡，袁紅冰的聲音卻給那暗淡的光線染上紫羅蘭和薔薇花的色調。王錦娜遠遠地坐在床邊的一張椅子裏，而她的目光一直飄落在袁紅冰的面容上。幽暗的陰影中，她的眼睛呈現出黑藍色，就像遼遠的夢境中深深起伏的海洋。她幾乎沒有說什麼話，然而，她的沉默是豐饒的，那是屬於滿山滿野怒放的蝴蝶花那絢麗的沉默。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袁紅冰的聲音突然在凝重的寂靜中折斷了，他身體陡峭地向前傾去，逼視著王錦娜，而他的目光猶如刀劍的鋒刃在堅硬的蒼穹上雕刻理想一樣艱難地移動。他還是第一次如此認真地審視女人的面容。

王錦娜已經三十多歲了，但卻仍然顯得像銀幹白樺樹般年輕、翠綠；她的面容上有一種美少年的純潔、清秀的氣質；鼻子挺直而俊俏；輪廓優美的嘴唇雖是淺紅色的，但是，嘴唇那稍稍翹起的情態卻似乎在渴望著烈火的親吻。

在無言地對視中，時間好像過去了一個世紀，又彷彿只過去了瞬間。然而，無論百年，還是瞬間，對於袁紅冰已經都沒有意義了，意義只在於，他聽到了自己的心跳——猶如駿馬狂奔後在荒野上漫步的蹄音；他聽到了王錦娜的心跳——宛似被馬蹄踏碎的殷紅花瓣在無聲地飄落。

那天晚上，王錦娜陪袁紅冰喝酒了，北方女兒也喝烈酒。她的面頰上瀰漫起嬌豔的紅暈，像嫣紅的晨光，嫵媚地飄落在潔白的野杏花上；她的大眼睛裏動盪起盈盈光波，彷彿有豔麗的淚水就要湧溢而出。

縱情痛飲烈酒之後，袁紅冰開始唱起大漠荒原上的情歌。袁紅冰的身姿好像斜倚著殷紅的落日，躺臥在天邊的野花叢中，他的嘴

唇邊浮現出沉醉在美麗色情中的風流浪子似的微笑，用起伏著野性柔情的歌聲，親吻王錦娜沉迷的神情。

突然之間，袁紅冰的心痛苦地悸動了一下，同時，一道冰冷的思想之光從他意識中掠過：「噢，我不能溫柔，我要剛烈——艱難的命運之路將使我只能給她剛烈，不能給她溫柔！」

袁紅冰雙手放在膝頭，挺立的軀體端坐在沙發上。他變得冷峻得近乎殘酷的面容，使人覺得那是一隻蹲踞在金色落日上的雄豹。沉默了片刻之後，青銅色的寂靜破碎了，「嘎達梅林之歌」蒼涼、悲愴而又豔麗的旋律，如同燃燒著火焰的雄鷹的長翅，從袁紅冰茫茫雲海般的靈魂中飛起。「嘎達梅林」是為反抗封建專制而戰死荒野的蒙古民族英雄；「嘎達梅林之歌」是能令袁紅冰心靈震撼的歌曲。

袁紅冰峻峭的身姿在熾烈的激情中搖盪著，彷彿是就要拔劍起舞的懸崖；銀色燦爛的淚水從他似乎有落日燃燒的眼睛裏洶湧而出——只有英雄的血才能使袁紅冰高貴的男兒之淚，如夏日的急雨般沛然而降。淚影深處，王錦娜的面容變得朦朧了，只有她的眼睛還像明星在暗藍暮霧瀰漫的天邊閃爍，袁紅冰覺得，那是他的命運之星。

王錦娜伸出一隻手，為袁紅冰拭去淚水。她纖細的手指是冰冷的，像瑩白的雪霧；她的手掌卻是灼熱的，猶如淡金色的晚霞。

「噢，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在她面前縱情痛哭的女人。我可以向所有的人仰首狂笑，卻只有在她面前才能夠毫無顧忌地悲泣……從此，我將不再孤獨，因為，她的腳步聲會同我的重疊在一起，走過荒涼的命運之路；因為，當我的心在浩蕩的痛苦中破裂的時刻，她野櫻桃汁液似的血，會將覆蓋我生命遺骸的千里雪原染成殷紅——噢，殷紅的虛無……。」這些思想在袁紅冰堅硬的淚水中閃耀、破碎。他果斷而瘋狂地摟抱了王錦娜，以他特有的剛烈、強悍的風格摟抱了。在那似乎能將野狼的肋骨折斷的摟抱中，王錦娜發出一

聲瘖啞的、燙人的歎息。那歎息聲消失的遼遠之處，飄盪起一句火燒雲般情態妖嬈的低語：「我愛你……。」袁紅冰覺得，那話語中有一種火焰焚身的痛苦，於是，他低下頭顱，用染血的刀鋒一樣銳利的紅唇，親吻在那灼熱的痛苦上。他沉醉了，因為，從那急速顫抖的痛苦中，他呼吸到了甜美的血腥氣——對於猛獸而言，嫣紅的血腥氣才是甜的。

桃花像流丹溢彩的雲霞；杏花如豔麗的雪；梨花似憂鬱而蒼白的輕霧——春色已經在郊外的山野中盛開，但是，當局大規模的政治迫害使北京人的心情仍然凍結在陰沉的冬日。不過，袁紅冰的心情卻是翠綠的，這不僅是由於他同王錦娜的戀情，而且是由於他的著作《荒原風》在九〇年春季出版了。

早在一年前，袁紅冰就把已經完成的英雄人格哲學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永恆的魅惑》和第二部《獸血的獻祭》的手稿，合編在一起，題名為《荒原風》，並交到現代出版社，請求批准出版。他之所以選定這家由國家新聞出版署直接領導的出版社，原因只在於，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劉寶明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

劉寶明長得很漂亮，同人說話時，臉上總會自然地浮現出孩子氣的純真動人的微笑。他的祖籍在潼關以西，不過，除了偶爾會旁若無人地仰首狂笑之外，他的性格中已經沒有了古秦人的剽悍氣質，但卻又還保持著西北男兒的質樸風格。他抱著一種類似於道教的清淨無為的生活態度，對於哲學也缺乏深刻的興趣。然而，他卻被袁紅冰手稿中燦爛的詩意、富麗華美的文采和熾烈的激情感動了。他曾對袁紅冰說：「讀你的手稿，就會有一種摟抱落日，在白茫茫的雲海中起舞的感覺。」

八九年秋冬之際，《荒原風》的出版成為袁紅冰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因為，他意識到，在思想的最高層次，在哲學領域向專制政治挑戰，乃是民主運動以更加豐盈的精神內涵再次崛起所必需

的。

在「文化大革命」自我摧毀了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道德基礎之後，鄧小平、李鵬之流仍然能夠保持進行「六四」屠殺的意志，其原因當然直接在於獨裁者對權力的私欲，以及做爲權力私欲遮羞布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專政和階級仇恨理論，但是，在更深刻的意義上，卻在於共產黨官僚集團奉爲聖經的馬克思式的唯物主義哲學。對現代基督教的《聖經》的信仰，是人們自由選擇的結果，而馬克思式的唯物主義則是專制政治的鐵手塞進中國人民嘴裏的驢糞蛋兒——自由選擇的信仰必然蘊涵著生命精神主體的莊嚴；被迫接受的信仰則一定與精神的奴化相伴。而普遍的精神奴化正是專制政治存在的社會條件，同時，共產黨官僚集團也是用唯物主義的破棉絮充填他們自己骷髏一樣空洞的精神。

馬克思式唯物主義乃是在專制政治支持下挺立起來的現代拜物教。它是屬於死物和屍體的理性，而不是屬於生命與精神的哲學。當它把生命的本質歸結爲物時，當它視物性爲生命之王時，它也就否定了做爲生命自由哲學前提的主體意識和精神魅力；否定了使生命高貴化的道德價值觀、人性良知和對善的理解等一系列精神意境；否定了生命美化所必需的審美激情和豐饒的詩意，從而造就出鄧小平、李鵬這類只懂得用閃爍著陰森情欲的目光，死死盯在權力私欲上的獨裁者。這些獨裁者的道德良知早已溺死在拜物教意識的尿水中，他們只承認物性是生命的真理，並順理成章地把世俗的物性之王——權力私欲視爲生命的唯一意義。而這正是「六四」屠殺的哲學原因。

迄今爲止，中國的民主運動一直沒有創造出屬於專制鐵枷禁錮中的中國自由命運的生命哲學；沒有創造出與中國人情感的千年渴望相一致的自由哲學，用以對馬克思式的唯物主義進行思想掃蕩。所以，儘管共產主義的道德謊言已經被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政治實踐踏碎了，但是，專制權力的私欲仍然能找到使它像狗雞巴一樣傲然

挺立的哲學思想激素，而中國民衆的精神從整體上講，也還是一片乾裂的奴性的土地，「六四」的英勇不過是奴化的精神土地裂縫中怒放的花。然而，那是孤獨的花，那是花期短暫的花，雖然，她殷紅似血。

「必須以美色燦爛的新的自由哲學，魅惑中國精神，使她走出拜物教哲學的陰影，走上可以遙望新的價值觀地平線的高山。否則，民主運動的呼喊只能是馬克思思想殭屍陰影下的悲號。」這個結論是袁紅冰做出巨大努力，爭取《荒原風》出版的理由。然而，對於袁紅冰而言，《荒原風》的出版過程，卻比寫作過程還要艱難。

按照中國的出版制度，一本書要經過責任編輯、編輯部主任和社長三次政治審查，才能最終交付印刷。「六四」事件之前，做爲責任編輯，劉寶明就已經做完了《荒原風》的全部審查編輯工作，可是，「六四」事件過後許久，編輯部主任還是沒有簽署同意出版的意見。顯然，當時政治迫害造成的恐怖氣氛使編輯部主任膽怯了。在人治狀態下，人際關係是做成一件事的重要因素。袁紅冰對此有清醒的理解。所以，從八九年初秋開始，他便幾乎每個星期一次，冒著寒風，騎自行車趕往十公里外的現代出版社，他決心要用情感聯繫克服編輯部主任的膽怯造成的障礙。

每次到編輯部後，袁紅冰都很少談論《荒原風》出版的問題，而是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用神秘的聲音講述諸如：鄧小平與女護士亂搞男女關係，被卓琳當場抓姦；李鵬一次接見外賓時，緊張得像癡呆兒一樣向前擺動同一側的腿和手臂，並自我解嘲說，這樣走路有利於鍛煉身體的協調性，等等之類的趣聞軼事。而編輯們則聽得如醉如癡，這些既善良又怯懦的人們，雖然自己不敢議論同政治有關的敏感話題，卻十分喜歡聽別人講述使獨裁者顯得可笑的傳聞，並以此來滿足他們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感情要求。

就這樣，袁紅冰逐漸成爲現代出版社編輯部最受歡迎的客人之一，如果哪一週袁紅冰偶爾沒有去出版社，編輯們會感到寂寞，會

想念他。

編輯部主任四十多歲，名叫張三傑。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統治大陸時的將軍。基於馬克思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人的思想意識」的物性決定論，他從出生那天起就被共產黨官僚集團視為敵對階級的成員，並因此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專制政治的四十年中，受到過各種形式的政治壓抑和歧視。時間過去了，而政治壓抑和歧視的痕跡卻殘留在他灰黃色的鬆弛面頰上；殘留在他那似乎總是擔心被什麼人隨意抽一耳光的不安神情中。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張三傑看到袁紅冰時，那雙彷彿總是極力掩飾什麼的眼睛裏，開始隱隱浮現起模糊的歉意。袁紅冰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並繼續忍受著內心的厭煩，頑強地用一次又一次到編輯部的拜訪，精心培育張三傑眼睛裏朦朧的歉意。那歉意漸漸變得越來越清晰了，最後，歉意中竟盛開出同情之花。終於有一天，張三傑對袁紅冰說：「你的書我已經同意出版了，當然，還要用社長最後決定。」

當時，袁紅冰驚詫地發現，張三傑平常顯得心事重重的混濁的眼睛，忽然明澈了，輕鬆了，雖然明澈得有些茫然；輕鬆得有些不安，但卻很動人。袁紅冰很懊悔自己沒有帶一位女學生一起來，否則，他會要妖媚的女學生向張三傑嫣然一笑——不是為了勾引張三傑，而是為了給他變得明澈、輕鬆的眼睛增添一縷豔麗。因為，張三傑還能被感動；因為，張三傑心底裏還有一片人性之善。

現代出版社社長姓齊，身材瘦小，下巴很尖，面頰塌陷，但動作間顯出具有頑強生命力的小動物般的敏捷感。他比袁紅冰大三歲，以前也做過知識青年。年輕時艱苦的生活經歷賦予他一種在夾縫中生存的機智。儘管文化素質很低，但是，他憑著這種機智，還是當上了出版社的社長，並且正在嚮往一個更高的官職。從他偶爾談論政治問題時玩世不恭、冷嘲熱諷的語氣中可以知道，他內心深處厭惡獨裁統治的良知還沒有死亡，不過，只有在不影響自己陞官

的前提下，他才會稍稍表現出這種良知。

雖然張三傑、劉寶明一再催促，齊社長還是沒有對《荒原風》的出版問題做出最後決定。劉寶明告訴袁紅冰，《荒原風》的手稿已經在齊社長的書桌上擺了好多天，每天早晨上班後，齊社長都要愁眉苦臉地望著那疊厚厚的手稿發一會兒呆，就像面對一隻發怒的刺蝟似的。然後，他會緊咬住牙齒，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用兩個手指小心翼翼地翻開手稿，開始閱讀。不過，讀不了幾頁，他就像跑了氣的自行車輪胎，發出一聲傷感的長歎，疲倦地癱倒在椅子裏。顯然，就他的智慧能力而言，閱讀哲學著作對於他乃是一種極不人道的折磨。接著，齊社長又會挺直身體，神經質地眨動眼睛，向隨便哪一個走進辦公室的編輯，伸出細瘦的脖頸，急促地問：「你說，出版這本書會不會帶來政治麻煩？！」

袁紅冰決定直接同齊社長談一次，而且，根據他對這類人心理弱點的理解，確定了談話的方式和內容。這天上午，袁紅冰來到現代出版社。社長辦公室的門敞開著，站在光線暗淡的走廊裏，可以看到齊社長正坐在椅子裏，煩惱地盯著辦公室桌子的一疊稿紙發呆。忽然，齊社長做出一個令袁紅冰驚奇的動作：他下意識地把小小的頭顱湊近厚厚的稿紙，急速地抽動鼻翼，那樣子猶如一隻可愛的小白鼠想用嗅覺本能，判斷一個密封的瓶子裏裝的是什麼——是香油，還是毒藥？

「我的這本著作沒有任何政治問題——國家副主席王震看過手稿，他很欣賞。」袁紅冰在辦公桌前坐下後，神情純潔而嚴肅地說出一句假話。

「哈哈……，」齊社長狡猾地假笑著，把身體靠在椅子上，說：「別開玩笑了，你怎麼會認識王震？」

「不僅認識，而且還很熟悉——前幾天，我剛請王震向中共中央組織部推薦了一位朋友，這位朋友很快就會被任命為陝西省的副省長。」袁紅冰用漫不經心的語氣，又說出一句謊言。接著，袁紅冰

從衣袋裏掏出那張王震同他和陳坡的合影照片——那是八八年王京京在王震的辦公室裏爲他們拍攝的。

「是的……事情好辦了……。」齊社長急促地喘息著接過照片，嘴裏發出含混不清的聲音，並像緊張地辨認大面值的偽鈔似的，從各個角度審視那張照片。

「另外，我的一位同事盛傑民先生從香港商人那裏得到十萬港幣。這筆錢是用來資助北京大學法律系出版一批學術著作的。如果你感興趣的話，我們可以合作。現代出版社也就能得到一筆最少十萬港元的外匯收入了。」袁紅冰又托出一個紅蘋果般迷人的誘惑，不過，這次他講的是真話。

齊社長的目光終於離開了照片。灰黃的臉上現出嬌豔的紅暈，宛似一位第一次聽到情話的小姑娘。袁紅冰又加上一句話：「《荒原風》如果能出版，我可以自己銷售四千冊。」

「沒問題，請你不要誤會……就按你說的辦……我們以後要加強聯繫……。」齊社長激情洋溢地說，站了起來，並隔著辦公桌握住袁紅冰的手。齊社長的手是濕乎乎的，從他緊握中，袁紅冰感到了妖嬈地顫動的對名利地位的渴求。

袁紅冰微微皺起眉頭，厭惡地抽出自己的手，轉身走出辦公室。聽著自己在陰暗的走廊裏踏出的腳步聲，袁紅冰忽然負疚地想：「我將使這位齊社長痛苦了——他不僅再沒有陞官的希望，而且可能連現在的官職也丟掉……。」他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爲他清楚，《荒原風》的出版必將觸怒當局。

兩天之後，齊社長就在關於《荒原風》的出版決定上簽了字。交付印刷之前，袁紅冰來到出版社，把幾頁稿紙加在經過審查的手稿後面。那幾頁稿紙上，是「六四」後的悲憤中，袁紅冰爲《荒原風》寫出的一篇《餘韻》。當時，只有劉寶明在編輯部裏，不過，他裝作什麼也沒有看見。

《荒原風》標明的出版時間是九〇年一月，而實際上，袁紅冰把

第一批印刷出來的四千冊書，從出版社書庫運到圓明園東側的住所時，春風已經吹紅了桃花。那天下午，袁紅冰凝然不動地躺在住所的床上，就像一個長途跋涉後的流浪漢，精疲力竭地倒臥在沙漠的濃蔭下。他深深地呼吸著新印出來的書的油墨氣息，彷彿在用他的心撫摸那荒原野草般的清香，並讓自己久久地沉迷在灰藍色的惆悵的傷感中。

袁紅冰自認，他高傲、英俊的生命只應該做美麗生動的事情，可是，爲了《荒原風》的出版，他不得不做出污辱自己的行爲——那些取悅出版社編輯們的談話，那些欺騙齊社長的謊言，對於袁紅冰都是難以忘卻的恥辱。此刻，《荒原風》已經堆放在他身旁，可是，他卻不能夠讓自己寧靜地微笑。最後，那銳利的羞恥感終於化爲一個無聲的、痛苦的長歎，歎息過後，他的心又變硬了，目光又變得冷峻了。他意識到，自己沒有權利傷感，他必須考慮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把這四千冊書銷售出去——「當局很快就會下達禁書令。我一定要在此之前，使《荒原風》吹遍北京！」袁紅冰如是想。

當時，深受袁紅冰思想影響的北京大學系法律系八六級、八七級和八八級三屆學生還沒有畢業，短短一個月之內，這些學生就幫助袁紅冰在各個大學銷售出近一千多冊《荒原風》。

袁紅冰任北京市業餘法律大學客座教師時的一位學生，也出於對他的崇敬，提供了熱情無私的幫助。這位學生叫周明，是一個大酒店的保安人員。爲了過不受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請了長期病假，靠做賣掛曆之類的小生意維持生活。周明有一張誠實的臉，長弧形的濃眉和漂亮的頤鬚，使他頗富男性魅力，而他眼睛裏總瀰漫著浪漫情調，即使注視世間最醜陋、最殘酷的事物時，也是如此。周明天性善良，也許正因爲善良，而顯得有些軟弱。不過，在那些日子裏，每當周明在暮色中將著幾捆《荒原風》綁在自行車後架上，離開袁紅冰的住所時，袁紅冰總喜歡默默地凝望他逐漸消

失的背影，同時，袁紅冰感到，周明軟弱的個性中有某種灼熱的東西，就像天邊被落日燒紅的雲霧。由於周明的努力，散布在北京市內的數十個書店、書亭和書攤成了《荒原風》的銷售點。

現代出版社對外宣稱《荒原風》印刷了四千冊，而實際的印數遠不止此。這是大多數出版社通行的作法。因為，隱瞞下來的書籍印數收入，可以做為額外收入，納入出版社自己的「小金庫」，而不必繳稅。九〇年五月，現代出版社參加了北京春季圖書展銷會。展銷會的地點在天安門東側的文化宮庭院內。文化宮原來是清朝帝王供奉祖先靈位的宮殿群。這次展銷會上，《荒原風》成為現代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中最暢銷的書籍。

《荒原風》銷售過程中，給袁紅冰真誠幫助的另一位朋友，是北京大學法律系司法精神病學教員孫鑿鑿。他的臉像嬰兒一樣紅潤，光禿禿的頭頂上裸露出的頭皮也是淺紅色的，或許因為職業使他經常有機會窺視精神不正常者的靈魂，他富於夢幻情調的目光裏也總是動盪著紛亂不安的清醒感。孫鑿鑿是獨身主義者，他宣稱平生絕不做兩件事：一是不當狗官，一是不結婚。每當聽到某個同事結婚了，或是以前的朋友、同學當了官，他便會長長地歎息一聲，用悲天憫人的語氣說：「又有一個看不透生活的傢伙。」

讀過袁紅冰贈送給他的《荒原風》後，孫鑿鑿在一個暮色蒼茫的黃昏，像幽靈似的無聲地走進袁紅冰的宿舍。他的眼睛裏迸濺著狂亂而熾烈的光亮，用灼熱的低音說：「應該讓荒原風在北京大學校園裏颯起來——我有一個哥兒們，是校園內新華書店的工作人員，他可以幫助銷售。」

於是，二百冊《荒原風》運到了北京大學校內的新華書店，幾天之內就銷售一空。第二批書運到之後，位於「三角地」的新華書店門前，擺出了一副廣告牌，廣告牌中間，用放蕩不羈的花體字寫著「荒原風」；旁邊還有一行字體較小的字：「袁紅冰——野性的自由呼喚。」

這些在艱難時刻給袁紅冰以幫助的學生和朋友，使他感動至深，感動得時時想以瘋狂而短促的動作緊攬一下堅硬的岩石——那岩石必須是乾裂的、深紫色的。以後的人們可能難以理解袁紅冰的感動，因為，只有在共產黨官僚集團思想專制下生活過的人們，特別是在「六四」後的血腥恐怖氣氛中生活過的人們，才能真正理解幫助袁紅冰銷售《荒原風》需要冒多麼大的政治風險。

感動之餘，唯一令袁紅冰不快的是，有些人由於《荒原風》而把袁紅冰稱爲「中國的尼采」，幾年後，法國廣播電台播出袁紅冰被捕的消息時，也這樣稱謂他。袁紅冰不快，乃是因爲他不願意做任何「中國的」外國人，哪怕是稱爲「中國的基督」也不願意；乃是因爲他自信，自己具有不與任何人雷同的思想個性、獨一無二的個性。事實上，除了都屬於生命哲學的範疇，除了都表現出以詩意拯救死於枯燥理性的哲學的命運之外，袁紅冰的英雄人格哲學同尼采的權力意志哲學，從精神原則到思想風格毫無共同之處。

「我就是我，一個從內蒙古高原的狂風暴雪、雷鳴閃電中獲得思想靈感的流浪漢；一個在東方金色的落日上雕刻激情和生命箴言的石匠；一個創造出『殷紅虛無』的生命意境的思想者。我的哲學是一聲瘋狂的自由的呼嘯，迴盪在悲泣於千年專制惡夢中的中國命運之上，那血淚迸濺的呼嘯聲中悸動著想要投入焚身的火焰，化爲一片殷紅灰燼的渴望，那是屬於野蠻人的渴望。我不屑於在任何意義上成爲思想的立法者，我只願以燦爛的痛苦，誘惑英俊秀麗的青年男女凝眸注視，並在他們的眼睛裏點燃對於高貴人性的嚮往、對於英雄人格的愛戀！」——這是袁紅冰用青銅鑄成的聲音，對淺薄地把他類比爲尼采的回答。只有漫天深紅的晚霞能聽到，那回答中跳盪著一顆野性勃勃的雄豹的心。

第三十三章

一九八九民運期間，權力貴族頑固派中最具獸性的一群，就曾兇殘地宣稱，應當用屠殺二十萬人，換取二十年的穩定。「六四」之後，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這種獸性心態轉化為對思想的仇恨。因為，他們把八九民運異峰突起的原因歸結為胡耀邦、趙紫陽的思想寬容政策。而恰在此時出版的《荒原風》，猶如黑風暴從荒蠻的大漠深處帶來的一粒堅硬的沙塵，落入專制政治兇狠瞪視著的血紅眼睛裏。

出版之後約兩個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就下達了對《荒原風》的禁書令。理由有兩個：《荒原風》是四十年來第一本形成思想體系的、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哲學著作；《荒原風》中的〈餘韻〉是為「六四」暴亂唱輓歌。如果說禁書令依據的第一項理由表現出專制政治對於異端思想的一貫仇視，第二項理由中則包含著特殊的兇惡。因為，根據戒嚴令，「公開為『六四』暴亂唱輓歌」將會成為把袁紅冰投入監獄的充足罪名。

袁紅冰對於自己面臨的困境有清醒的認識。在當局進行調查過程中，他堅持說，包括〈餘韻〉在內的《荒原風》的全部文稿都是八九年春天交到出版社的，根本不存在「為『六四』唱輓歌」的問題，而劉寶明對於袁紅冰在《荒原風》出版前才把〈餘韻〉加入稿

件中這件事，也保持了高尚的沉默。這樣一來，袁紅冰又一次使當局處於對他「狗咬刺蝟，無處下口」的境地。

沒有找到足夠證據以刑罰處置袁紅冰，當局便把全部仇恨轉向了《荒原風》。現代出版社受命銷毀全部庫存的《荒原風》；新聞出版總署下令，不得銷售《荒原風》，並派出大批人員到北京市各個圖書經營點，收繳《荒原風》。不久之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主辦的刊物《中國圖書評論》，連續發表了題為「《荒原風》要的是什麼樣的『自由』？」和「注意『青萍之末』」兩篇文章，對《荒原風》進行政治攻擊。武漢等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主辦的報紙，也轉載了這兩篇文章。

與此同時，現代出版社受到了嚴厲的整肅。《荒原風》的責任編輯劉寶明、編輯部主任張三傑，被迫開始了一次又一次思想檢查過程，而齊社長最終因此丟掉了現代出版社社長的官職。在此期間，袁紅冰曾見過他們。劉寶明的眼睛還像以前一樣平靜；張三傑的眼睛興奮中交織著不安；齊社長的眼睛裏則是重疊著憔悴的懊悔、乾枯的茫然和灰色的驚慌。好長時間之後，一想起齊社長的眼睛，袁紅冰都會感到突如其來的內疚。

對於袁紅冰來說，危險是最生動的情趣之一；對於齊社長這類精神上的小人物，危險卻是酷刑，而正是他聰慧的謊言引導齊社長，懷著對利益和地位的情欲走進了危險。齊社長充滿複雜痛苦的眼睛使袁紅冰意識到，用智慧玩弄獨裁者是愉快的，而欺騙雖然不崇高但卻不失善良的小人物，即便是為了崇高的目的而欺騙，也會在自己心中留下百年時間也洗不去的污跡。

在對齊社長的內疚中，袁紅冰更加確信，必須以高貴的人格淨化中國的政治；必須以純潔性做為民主政治的原則；必須使爭取民主的過程成為聖徒進行的聖戰；必須創建拒絕謊言的政治未來。不如此，不以高貴的人格做為歷史的支點，即使是民主體制，也會在人性的普遍墮落中，異化為小政客進行私欲角逐的鬥獸場，而民主

理想將會爲此而悲泣——財產應該公民個人所有，因爲財富的個人所有權乃是社會自由的前提，但是，政治權力必須公有，政治人格必須純潔，因爲，權力公有是權力成爲個人和社會自由的守護神的前提，而政治人格的純潔是使自由政治趨向於鑄造人性美的根據，是使自由概念中的優美不死於任意妄爲的私欲的條件。

共產黨官僚集團往往一邊響亮而粗俗地放著充滿蒜臭味兒的專制之屁，一邊又要像年老色衰的妓女模仿小姑娘一樣，天真地眨動眼睛，以顯示其「民主」的純潔性。九〇年晚秋，「六四」在血腥鎮壓剛剛過去一年多，當局竟然又要進行北京各區縣人民代表的「民主」選舉。

按照官方公布的選舉規則，有十二位選民連署，就可以組成一個選民小組，推舉一名候選人。北京大學的學生中至少有四個這樣的選民小組，推舉袁紅冰做海淀區人民代表候選人——在「六四」的恐怖記憶還像暗紫色形象猙獰的陰雲沉重地壓在人們心頭的時刻；在大多數人都被迫把「六四」鎮壓頌揚爲拯救國家命運的豐功偉績的背景中；在當局還不斷咬牙切齒地發誓，要把一切「動亂」，即自由民主的意志表現，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情況下，推舉袁紅冰，這位北京大學的頭號政治整肅對象和禁書《荒原風》的作者，做爲人民代表候選人，乃是從燒焦的「六四」血泊中飛掠而起的挑戰的鋒芒。那鋒芒孤獨而銳利，孤獨得令歷史爲十二億中國人羞愧；銳利得使人感到鋒刃比少女的紅唇更值得迷戀——無論孤獨，還是銳利，都爲北京大學贏得了悲愴而美麗的榮耀。

這個當局沒有預料到的反叛事件，立刻被匯報到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決策機構——政治局。國務院秘書長羅幹受命直接指導對事件的處置。如果說李鵬是豬首狼心的怪獸，那麼李鵬的小幫閒羅幹則既有一顆兇殘的狼心，又有狐狸的狡猾。他向北京大學的共產黨組織下達一個了命令：絕不允許袁紅冰的名字出現在將要公布的人民代表候選人名單上。顯然，羅幹意識到，袁紅冰的名字一旦公開出

現在候選人名單上，就很難阻止他當選了。

此後的幾天內，共產黨官僚集團緊張地開始了強姦他們自己的女兒——法律——的亂倫過程。北京大學當局派出一批擔任班主任的教師，從推舉袁紅冰做候選人的每一個由十二名學生組成的選民小組中，找出一名學生，對其進行威脅利誘，並最終成功地迫使這些學生暗中到選舉辦公室，「自願」撤消他們對袁紅冰的推舉。然後，當局就厚顏無恥而又心安理得地宣稱，由於推舉袁紅冰的各個選民小組都不足法定人數，因此，袁紅冰不能取得候選人資格。

一天下午，袁紅冰凝視著眼前紛紛飄落的黃葉，在校園的林蔭路上漫步。一位法律系的男學生攔住了他，那位學生面容痛苦地扭曲著，艱難地低聲說：「袁老師，開始我推舉你做候選人……前天，兩個老師找到我，要我撤回對你的推舉……我照他們的意思做了。他們說，如果我不那樣做，就可能得不到畢業證，就不給我分配工作……我的父母都是農民，家裏很窮，還有兩個弟妹等我分配工作後掙錢，供他們讀書……我崇拜你的英雄人格哲學，可是，我沒辦法……。」

袁紅冰冷峻地俯視著那位學生，黃葉像凋殘的歎息在他們之間無聲地飄落。袁紅冰覺得，那紛亂飄落的黃葉把他和那個學生遠遠地隔開了，遠得似乎隔著漫長、荒涼的時間。沉默了好一會兒，袁紅冰才用峻峭的語氣說：「你不要自責，你已經比絕大多數中國人勇敢了。不過，在今後的生活道路上，當你還沒有確認，自己願意為在陽光下對真理做片刻的親吻而百死不悔的時候，你就不要再談論與真理有關的事情。」

袁紅冰從那位學生旁邊走開了。那一瞬間，他注意到，學生的眼睛由於痛苦、內疚、羞愧，而顯得比枯葉還要缺乏生氣。同時，他忽然記起，這個學生剛入校時，眼睛曾像暴風雨後的天空一樣清澈，並時時有幾縷火燒雲似的激情，在那天空的深遠處搖曳。袁紅冰好像心疼似的，下意識地用手摀住胸口，黯然神傷地想：「也

許，他的眼睛將從此永遠忘卻晴空的神韻！噢，再也不會有漂亮的姑娘火辣辣地向他盼顧了……。」

袁紅冰沒有對當局違反選舉法的行爲提出抗議。這並不是因爲他對於共產黨官僚集團法律的虛偽性有可以穿透岩石的洞察力——在他看來，中國的法律不過是專制政治的意志表現；中國法律中，諸如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民主權利、正當的訴訟程序之類的詞句，也不過是塗抹在獨裁權力醜臉上的脂粉，是民主意識世界範圍內的崛起，迫使獨裁權力爲證明自己的道德合理性而不得不塗抹的脂粉；只要政治的專制性沒有崩潰，他就不會指望法律能以獨立、公正的人格，維護公民的權利。袁紅冰之所以沉默，只因爲他知道，如果就當局用卑鄙手段取消他候選人資格問題提出抗議，就會造成引起廣泛關注的政治事件，那樣一來，還在回味「六四」之血醉人氣息的共產黨官僚集團，勢必會把政治迫害的鋒芒無情地轉向推舉他做候選人的學生們。而這是他不願意看到的。因爲，當時的情況下，他不僅無力保護自己的學生，甚至也沒有條件領導學生做一次哪怕絕望但卻具有悲壯史詩含義的戰鬥。

九〇年消失在茫茫的風雪中了，可是，漫天的飛雪也不能覆蓋當局對《荒原風》的憤怒。大約是九一年春季，在河北省舉行的一次共產黨宣傳官員的內部會議上，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徐惟誠專門做了一次批判《荒原風》的政治報告。據一位參加這個會議的官員透露，徐惟誠讀一段《荒原風》，接著使用馬克思物性宿命論哲學觀點，對《荒原風》進行一番詛咒。他讀《荒原風》時，有節奏地搖晃著猶如被河水泡脹的屍體般碩大的頭顱，聲音抑揚頓挫，似乎在吟頌令他沉醉的詩篇，然後，又突然瞪起公牛似的陰沉、灼熱的眼睛，開始發出惡毒的咒罵。九一年夏季，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神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受命舉辦的省部級官員政治思想培訓班上，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王忍之又以《荒原風》、《雪白血紅》、《誰來承包中國》三本禁書爲例，來證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仍

然在「猖狂」活動。

儘管思想專制的黑色火焰焚燒著凝結於《荒原風》中的狂放不羈的激情和哲理，袁紅冰的靈魂卻沉迷在從未有過的蒼茫的幸福感中，而這全是因為有王錦娜。無論是她默默地跟在他身後，漫步於郊外繁花怒放的桃林嫣紅的陰影中，還是他們一起並肩走向瀾漫的紫霧中燃燒的落日；也無論是白天，還是寂靜的夜晚，袁紅冰都覺得，王錦娜的大眼睛在深情地凝注著他的心。

險峻的個性使袁紅冰的情感富於銳利的風格。他的痛苦能撕裂紫色的岩石；他的狂喜像飛掠在巍峨雲端的金色雷電；他的哀愁如同灰色羽毛般的茫茫飛雪在天地間無聲飄落；甚至沉迷在寧靜的愉悅中時，他心的跳盪聲也宛似鍛造長劍的鐵錘在敲擊青銅色的寧靜。然而，現在，袁紅冰動盪的靈魂卻時時猶如灰雁的長翅，飛向遼遠的沉寂中——遼遠的沉寂，那是王錦娜眼睛中的意境。

只有渴望生命的奇蹟像絢爛的花叢滿山滿野盛放的心靈，才能領略到遼遠沉寂中的豐饒詩意，而王錦娜的眼睛是豐饒的。不過，除了對英雄男兒柔情纏綿的依戀之外，袁紅冰從她眼睛裏經常看到的，是無邊無際、白得讓人心疼的雪原和淺藍色的憂鬱的天空。袁紅冰想要使自己的生命成為凍結在那雪原和藍天上的一片殷紅的獸血——那血跡的情態必須呈現出瘋狂的破碎感。

九一年夏季，北京格外悶熱，彷彿燙人的空氣中都滲出了濕乎乎的、令人難以喘息的汗味兒。暑假剛一開始，袁紅冰便攜王錦娜，動身到太行山最高峰五台山去遊歷。他選擇了五台山，不僅由於那是古老的避暑勝地，還是因為中國絕大部分山脈都是東西走向，唯獨太行山等少數幾座山脈是南北走向的——袁紅冰就喜歡卓然不群者。

五台山崛起在華北平原西側的雲端，山體雄偉，氣勢渾厚。繁茂的野草給山峰染上了濃豔的翠綠；嫣紅和金黃的罌粟花、藍色的牽牛花、黑色的蝴蝶花、淡紫色的苜蓿花、雪白的蒲公英搖曳在草

叢間；日球沉落時分，散布在群峰上的古老寺廟頂部的琉璃瓦，會閃爍起輝煌的光波，使人覺得，那一座座寺廟彷彿是黃金鑄成的思想的王冠，呈現出繁富的神秘情調；雪花石築成的、曲線優美的佛塔好像是潔白的色情的象徵。

袁紅冰和王錦娜沉醉了，不只是由於他們的戀情，還是由於遠離塵世的美麗的自然。他們每天都行進在高峰之上。有時，袁紅冰野性如狂地呼嘯著，向山峰上奔去，直到精疲力竭地栽倒在草叢中，然後，他伏在地上轉動身體，使目光越過紛亂起伏的草梢，注視烏髮間插滿野花的王錦娜慢慢走來，就像注視著一片豔麗的陰影靜靜地飄進他靈魂的深處；有時，袁紅冰佇立在陡峭的懸崖邊緣，久久地遙望聚集在遠處峰頂的墨黑色雲霧，懸崖下湧上來的疾風中有縷縷變幻莫測的灰色煙雲在急速飄搖，在那種時刻，虛無感會使他彷彿要尋找某種堅實的東西似地驀然回首，讓急速震顫的目光撞擊在身後王錦娜清俊的容顏上，而瞬間的凝眸中，他心中的虛無感便消逝了，生命的真實感會重新灼熱地親吻他的目光——那是超越物性的情感意境的真實；有時，袁紅冰又故意遠遠落在王錦娜後面，望著她沿山脊向下走去的身影漸漸消失在淺藍色的雲霧中，那時，他會感到又苦又甜的傷感，而他願意傷感。

一天下午，袁紅冰和王錦娜登上了太行山的最高峰。他們坐在峰頂的岩石上，向北方遙望。從峭立的灰藍色天空深處，袁紅冰接觸到了天際之外的內蒙古高原荒蠻的情調。

山風變得越來越迅疾，灰黑色的雲霧像奔馬飛揚的長鬚，沿著雄偉的山體，從下面的深谷中湧上來，片刻之後，袁紅冰的視野間就瀰漫起動盪的陰影，身前身後全是紛亂飄搖的灰濛濛的雲縷。

以前，除了置身於銀色的暴風雪中，或是在猩紅的雷電劈裂蒼穹的時刻這樣一些情調極端的時空之外，只有面對在茫茫雲海間或在荒涼的地平線上燃燒的落日，袁紅冰才能進行哲學的沉思，然而那天，他的哲學思緒卻如同漫天殷紅的飛雪，在雲霧的陰影中飄落

了。因爲，重重陰影中，他覺得王錦娜的眼睛正向他深深地凝注，那眼睛裏瀰漫著莫名的哀愁，而他似乎想用殷紅的雪原覆蓋那深遠的哀愁。

那天下山時，袁紅冰目光變得灼熱而憔悴，是思想創造的激情把他的目光燒得憔悴了——就是太行山的最高峰雲霧中的沉思，他完成了英雄人格哲學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的構思。

九一年，當秋季的燦爛流蕩在銀杏樹金黃的葉片上時，袁紅冰開始了他的哲學三部曲最後一部《刻在落日上的箴言》的創作。經過一個多月如癡如狂的寫作，在一個黃昏中，他終於可以把鋼筆重重地摔在書桌上，然後，使由於過度勞累而顯得驚人蒼白的面容，轉向日球沉落的地方。他沒有再看一眼剛剛完成的手稿，甚至記不起自己究竟寫了一些什麼。但是，他確信，同《刻在落日上的箴言》相比，前兩部哲學著作都太淺薄，或者說《刻在落日上的箴言》比前兩部哲學著作更深沉、更熾烈地雕刻出了他的靈魂；更富於生命壯麗感地表達出了他對「殷紅虛無」這個生命意義內涵的愛戀。因爲，他發現，那個黃昏中的晚霞殷紅如猛獸之血；晚霞中的日球是青銅色的，宛似一個剛烈男兒冷峻的雄性之笑。

「在中國人的精神因思想專制而奴化、而枯萎的時刻；在中國人習慣於向獨裁權力怯懦、諛媚地微笑的時刻；在中國人忘卻社會正義與生命意義的美色的時刻；在中國人爲了物性生存而毫無羞恥地選擇了虛偽人格的時刻；在中國人已經不再會爲生活於虛假中而歎息的時刻；在中國人背棄了審美激情而以同粗俗的物欲性交爲生命快感的時刻——在這火焰都會爲之羞慚地掩面悲泣的時刻，我，一個從內蒙古高原的荒野中走出的野蠻人，終於創造出了屬於東方的英雄人格和自由精神，我要用金色的太陽雕刻一座燦爛的王冠，爲這種英雄人格和自由精神加冕，因爲，西方的自由哲學不能解決中國人的人格墮落問題。可是，中華民族乾枯的精神中還殘留著理解這英雄人格必需的激情嗎？！噢，無論如何，我一定要竭盡所能，

否則，我不配被王錦娜愛戀，不配被她的眼睛凝眸注視……。」袁紅冰想道，他臉色蒼白如雪，默默地望著漸漸暗淡的晚霞，而他心中覆蓋著無邊的寂靜，靜得使他想要聽到枯葉飄落的聲響，但是，那落葉，必須是殷紅的。

「六四」事件之後，北京大學的民主精神和人文氣質，成為共產黨官僚集團摧殘的重點。除了把七十多名教師列為「清查對象」，進行長期政治迫害之外，當局還下令，八九年北京大學不准招生；以後的每一屆新生進入北京大學之前，首先必須在軍營接受一年的軍事訓練以及接受精神虐待式的政治「洗腦」。丁石孫先生由於其鮮明的民主傾向，被撤去了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由原來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樹青繼任他的位置。過了不久，因出賣陳坡和對學生運動進行惡毒詛咒，而為自己抹上政治紅嘴唇的政治學系主任樑柱，也升任北京大學副校長。

吳樹青是一個專靠揀拾馬克思《資本論》排泄的糞便為生的御用文人，並由於把馬克思計劃經濟理論奉為絕對真理而受到李鵬的垂青。吳樹青擔任校長後，關心的不是北京大學文化的發展，而是如何用散發出屍臭氣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為生鏽的手術刀，闡割學生精神的靈性和情感的秀色。

然而，似乎是「人以類聚」這個古老箴言作用的結果，吳樹青顯得同李鵬一樣愚蠢，而且，也許因為這個傢伙的情欲已經在衰老中枯萎了，他對青年男女的戀情表現出特別的惡意。來到北京大學後，吳樹青很快就下令組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糾察隊」，簡稱「社精隊」。社精隊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對學生進行監督，嚴格禁止學生談戀愛，而學生在校園內接吻被認為是思想墮落的證據和嚴重違反校規的行為。為此，一些參加社精隊的狗屁教師們還曾神情莊重地談論過，用手拋吻是否屬於應受社會主義道德禁止的行為。

在北京話中，「社精隊」這個詞的發音與「射精隊」正好相

同，於是，袁紅冰把吳樹青這個專注於將鼻子伸進少男少女褲襠裏，警覺地探嗅有沒有政治思想異端的學者官僚稱爲「射精隊」隊長。一次，幾位受到政治整肅的教師一起喝酒時，袁紅冰神情誠實、語調神秘地說：「你們知道嗎？『射精隊』吳隊長樹青先生，昨天深夜親自出馬，手裏拿著半米長的大電筒，到未名湖邊去抓姦。他發現了一對藏在樹叢中談情說愛的學生，於是，吳隊長不顧年老體衰，一個跳躍就衝了上去。可是，一腳卻踩在癩蛤蟆身上，摔倒了。當時吳隊長慘叫了一聲——『哎喲，疼死我啦，把我的雞巴摔斷了！』」

聽衆的笑聲像喝醉了的風一樣在狹小的房間裏狂亂地震盪起來。袁紅冰顯得猶如小男孩般天真地望著大家，彷彿不明白人們爲什麼發笑，不過，他穿在髒襪子裏的腳後跟卻樂開了花。他知道，明天這個關於吳樹青的故事就會傳遍北京大學校園，而學生們，特別是女學生們，將會遠遠地用驚慌而好奇的目光向吳樹青斜睨，就像偷看一隻拖垂著折斷的軟軟的黑雞巴、傷感地哼出流氓小調的老驢。

當然，製造這類政治笑話並不能阻止自由、民主精神在學生靈魂中的退潮。特別是到了九一年，參加過「六四」民主運動的幾屆學生畢業離校後，北京大學的氣氛變得更加沉悶了。而袁紅冰卻決定，要做一個辛勤勞作的農夫，在學生的心靈中重新播灑自由的種子，哪怕他將要耕耘的土地由於乾旱和酷日，變得像石板一樣堅硬。

在袁紅冰政治視野中，無論未來局勢會如何變化，學生運動都是托起中國民主之日的有力手臂。理由在於，所有社會階層中，大學生最接近思想，同時，他們由於年輕而富於生命活力的、純潔的靈魂，較少生存理性的怯懦陰影並有勇氣沉迷於對真理的嚮往——人們背棄真理往往並不是因爲不理解真理的優美，而是不敢理解，是專制政治下物性生存的需要使他們不敢理解，是被奴性弄髒的精

神使他們不敢理解。另一方面，由於學生不必承擔生活的重負，所以，他們對真理的理解可以較少顧忌地轉化社會運動，而集體生活和同學間經常的信息交流，又賦予學生民主運動迅速昇華為具有廣泛社會性的重大歷史事件的可能。

由於被剝奪了講課的權利，袁紅冰已經沒有條件利用講台傳播自由、民主意識，所以，他把王仲秋重返北京大學，做為實施再造北京大學民主運動發源地地位計劃的重要步驟之一。

王仲秋原來是北京大學法律系本科生，九〇年畢業離校。他有一張南方人白皙、文靜的臉，不過，他的靈魂卻動盪不安，願意過不受拘束的生活。畢業後，正是這種性格特點，使他拒絕了國家公務員的工作，開始四處流浪。他的思想有些無政府主義傾向，與其說是對理想的追求，不如說是對於體驗自由生活的渴望，鑄成了他反抗專制的意志。

九一年夏末，經過袁紅冰多方幫助，王仲秋終於被錄取為北京大學法律系碩士研究生。當時，聚集在袁紅冰周圍的少數研究生中，還有一位名叫宋先科。宋先科原來是長沙市的律師，考入北京大學後，研究憲法學。宋先科頭顱碩大，濃密的連鬚鬚總是沒有剃乾淨；在任何場合他都旁若無人地用粗硬的聲音高談闊論。他經常敞開骯髒的襯衫，露出肥厚的胸脯，散發出濃烈汗臭味兒的腳拖著一雙破舊的涼鞋，走進袁紅冰的宿舍。這使他的形象酷似一個粗俗的屠戶。可是，他對於現代憲政思想的理解卻很深刻，對於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造成的社會不公正，時時表現出難以抑制的憤怒。

九一年暑假前後，在袁紅冰的指導下，王仲秋、宋先科等幾位碩士研究生開始了傳播民主意識的活動，並很快取得了成效。他們在北京大學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建立了半秘密的、不定期的思想交流網絡。不久之後，這個思想交流網絡就超出了北京大學的範圍，把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的一部分學生也包括進來了。

與此同時，袁紅冰也邁出了在社會上組建民主力量的活動的步

伐。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基於兩點考慮：一是未來瓦解專制政治的民主運動，必須從具有廣泛社會性的全民反叛中獲得足夠的能量；一是下一步開展現實的民主活動，需要有一個小規模、高效率的工作群體——以前，袁紅冰主要是委派學生來實現他的種種政治設想，現在，在當局對北京大學實施嚴密監控的情況下，就不再有條件重複以前的作法了。

到九一年秋，袁紅冰已經以其人格魅力和俠義精神，將一批社會上的青年吸引到自己周圍。除了周明之外，主要還有王紅光、戴海昆、揭運祥和林全甫。其中，王紅光、戴海昆、揭運祥三人都是理科學畢業生，八九年之前分配到北京內燃機總廠，做技術員；林全甫則是某軍事科學研究機構的司機，他的叔父是當時的建設部部長林漢雄。在這個群體中，一個名叫涂亞傑的人最受袁紅冰信任。

涂亞傑八八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分配到中國農業銀行總行國際信貸部工作。在校時，涂亞傑就深受陳坡、袁紅冰的思想影響，由於「六四」期間發動農業銀行的職員進行支持學生的遊行和募捐等活動，他經受了短期的政治審查。涂亞傑是在湖北省一座小縣城裏長大的，他的父親在縣郵電局任職。涂亞傑童年時期，他的父親因貪污罪被判刑。這樣，涂亞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就是在艱苦的生活和社會歧視的雙重磨難中度過的。也許正是童年、少年時代這種「賤民」地位造成的自卑感，促使涂亞傑時時表現出想要出人頭地的強烈衝動和色調陰鬱的反社會傾向，而進入北京大學之後，自由、民主思想似乎把他的反社會情緒修飾成了對專制政治的仇恨。

很早以前，袁紅冰就曾對參與民主運動的人群進行過分類，他認為，一類人是因為理想和信念，而走上反抗專制之路的，這部分人品質純正，意志堅定，人格高貴；一類人是被個人野心或者說是被實現個人價值的衝動驅趕著，才走上民主之路的，這部分人具有

變成政客的極大可能性；一類人則是在個人命運逼迫下，別無選擇地站在現實政治的對立面，這部分人的政治態度往往會隨著個人命運的變化而變化。

袁紅冰清醒地意識到，涂亞傑是第二類人和第三類人混合成的雞尾酒，而且，涂亞傑的長相也使他反感——身體矮小，沒有血色的臉上總竄動著尖酸刻薄的神情，一雙閃爍不定的小眼睛，有時會猝然迸濺出陰沉、痛苦、惡毒的光斑。但是，袁紅冰仍然以坦蕩的胸懷，賜給涂亞傑以信任。因為，他把涂亞傑視為自己的學生，他對學生，尤其是北京大學的學生總有幾分寬容，總相信學生的靈魂具有在崇高和卑鄙兩個方面上變化的可能——在太陽中會熔鑄成金色的火焰；在陰溝裏則會變成腐爛的陰影，而他自信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具有太陽的神韻。

九一年秋，得到日本天皇即將訪華的消息後，袁紅冰決定發動一次小規模的民間抗議活動，目的在於以這次活動為契機，進一步積累學生中的民主運動能量——具有現實性的社會能量，只有通過實際的活動來積累。同時，袁紅冰也想在鄧小平踮起腳尖賣弄風騷地親吻日本天皇的額頭時，向他的瘦屁股上輕輕地踹一腳。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對於日本政府都有一種難描難述的纏綿情愫。三十年代，當毛澤東和他的殘部被蔣介石幾十萬大軍圍困在貧瘠的陝北高原上，瀕臨絕境時，是日本軍隊的全面入侵所造成的中國政局的急劇變化，使毛澤東免於被消滅的命運。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在七十年代，毛澤東才慷慨大度地免去了用無數中國人的血淚凝成的日本政府的戰爭罪行之債。而八九「六四」屠殺之後，在全人類的憤怒譴責聲中，自由民主國家都開始對中國專制政府實施全面制裁，可是，日本政府卻繼續同中國政府保持了密切的經濟政治聯繫。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曾派出侵略軍屠殺了數千萬中國人的日本政府，似乎並不在意中國政府對自己人民的屠殺。在國際政治舞場中已經找不到舞伴的鄧小平，怎麼能不熱情摟住日本天皇，翩翩起

舞呢。

經袁紅冰和王仲秋等幾位研究生研究確定，這次抗議活動內容是：天皇訪華期間，向其遞交抗議書，要求天皇公開為日本的戰爭罪行向中國人民道歉；另外，在此之前，以北京大學研究生會的名義，召開「九·一八」事件研討會，邀請袁紅冰出席。

此時，袁紅冰已經有能力通過一批研究生，對北京大學研究生會施加強有力的影響。他估計，自己將要出席「九·一八」事件研討會的消息很難保密，為了確保這次會議能夠召開，袁紅冰要求王仲秋等人一定要通過關係，邀請抗日名將呂正操將軍參加會議。這樣，北京大學當局就不敢禁止會議的召開，因為，中國的官員任命制度使官僚養成了小心翼翼避免得罪任何職位更高的官員的習慣。

會議原定在一個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可是，九月十八日下午，袁紅冰按時來到學生活動中心時，卻發現樓梯入口處貼出一張通知。通知上寫明，會議地點臨時改為北京大學辦公樓的小會議室。袁紅冰冷冷一笑，轉身向辦公樓走去。他意識到，會議地點的變更說明當局已經獲得了他將出席會議的消息。

辦公樓二層小會議室門外的走廊裏，聚集著一群神色緊張而陰鬱的學校保安人員和專門監督學生思想的文化特務式的「教師」。袁紅冰的身影剛一出現，一個姓郝的北京大學共產主義青年團小官僚便可笑地伸開雙臂，臉上顫動起由於驚慌而湧起的紅暈，向袁紅冰走來。他的樣子彷彿是一隻在逼近的黃鼠狼面前支撐起雙翅、衛護雞雛的老母雞。走到袁紅冰身前後，小官僚急速地喘息著，用極度不安的乞求語調，低聲說：「你今天可不要多說什麼，別惹出麻煩來，要不然咱哥們兒就要倒楣了！」

袁紅冰知道，這個小官僚之所以如此驚慌，是因為依照專制政治體制的規則，學校的學生會和研究生會由青年團直接監督控制，而這個以研究生會的名義舉辦的會議如果出現了「政治問題」，青年團的小官僚勢必由於失職而受到當局的訓斥，而這種訓斥又將產生

嚴重影響小官僚們在官場中的前途的效應。

「假如我現在轉身離去，他一定會感激涕零地管我叫爺爺！」袁紅冰輕蔑地斜視著小官僚像發情的母猴屁股一樣脹紅的臉，厭惡地想。同時，他毫不停頓地向前走去，用肩頭撞開小官僚，穿過那群保安人員，踏入會議室敞開的門。

會議室裏已經坐滿了人。長條形的會議桌旁是應邀前來參加會議的客人，幾十位研究生和本科生則坐在靠周圍的牆壁擺放的沙發上。北京大學副校長樑柱坐在十分顯眼的位置上。袁紅冰記得，以前當政治學系主任時的樑柱，眼睛裏總閃爍著一種酷似飢餓的老鼠窺視食物似的、陰沉焦灼的亮光，而此刻，也許是由於終於被提升為副校長，樑柱如同剛舔過鮮血般殷紅的嘴唇邊，卻下意識地浮現出有些性感的得意神情，彷彿他正坐在少女雪白的肚皮上。

樑柱旁邊是一位叫沙健孫的五十多歲的傢伙。沙健孫有一雙過分聰明的眼睛，聰明得使人想起雜種的獵犬。沙健孫曾擔任過北京大學的副校長，後來，因受到權力貴族頑固派思想領袖鄧力群的賞識，被調到中央黨史研究室，任副主任。沙健孫旁邊，是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陳昊蘇，他顯得女裏女氣，毫無乃父陳毅元帥豪爽的風格，如果給他戴上面紗的話，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和飄垂在額際的捲髮，一定會使人誤以為那是一位阿拉伯少婦。

樑柱的另一邊，坐著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的官員，李燕傑。他同另一位名叫曲嘯的人一起被當局授予惟獨中國才有的「德育教授」的職稱。不過，他們過去的命運卻不大相同。曲嘯五七年被當局定為「資產階級右派」，並在勞改營中度過了漫長的歲月，七九年才出獄。然而，出獄後的曲嘯竟對共產黨官僚集團表現出了受虐狂式的戀情。他創造了一種理論，認為五七年共產黨官僚集團通過「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殘酷迫害知識分子，乃是母親對兒子所犯的錯誤，而且，他還傷感動人地反問：「慈母打兒子是爲了兒子好，兒子怎麼能因此恨母親呢？！母親即使錯了，兒子又怎能憎恨

母親呢？！」就這樣，曲嘯以把共產黨官僚集團比做自己父親的小老婆這種出人意表的獻媚方式，改變了自己的賤民地位，變成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寵物。李燕傑則比曲嘯幸運得多。他曾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教員，擅長於用「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之類箴言，把老掉牙的吹捧共產黨官僚集團的話語，裝扮成花枝招展的小姑娘，並因此和曲嘯一起並列為政治舞台上的「明星」。

在第一個冷峻的巡視中，袁紅冰立刻意識到，這些「客人」是當局為了控制會議的思想傾向特意安排的。而他的出現似乎使會議室的氣氛變得灼熱了，就像一塊燒成暗紅的鐵板。袁紅冰面無表情地走到會議室另一端，正對著樑柱的位置上坐下。那個位置是王仲秋特意為他保留的。

會議開始後，沙健孫首先做了冗長的發言。他以莊嚴的語調講述被官方篡改的歷史，把抗日戰爭的勝利說成只屬於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功績，而彷彿完全忘記了，幾十萬日軍發動侵華戰爭時，共產黨的軍隊不足三萬人；完全忘記了，抗日戰爭中毛澤東也曾把蔣介石稱為抗日領袖，而共產黨的軍隊只是蔣介石指揮的數百萬中國軍隊中的一部分——第八路軍。

接著，在李燕傑用令人牙齒發酸的青蘋果似的詩意，將共產黨官僚集團描繪為民族利益的代表之後，陳昊蘇便開始論證鄧小平向日本政府討好的外交政策的合理性。他的論據是，同日本政府「友好」，有利於衝破「六四」之後歐美各國孤立和制裁中國的政策。

顯然，這些當局派來參加會議的客人試圖用一個接一個的連續發言，佔據會議的時間和空間。於是，袁紅冰對坐在他側後的王仲秋說：「一定要有我們邀請來的客人發言！」

王仲秋立刻站起來，走到一位民間對日戰爭索賠運動的領袖人物身旁，伏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什麼。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經過幾年的努力，已經發展成有幾十萬人簽名的廣泛的社會運動。儘管這個運動表面上沒有針對專制體制的反叛傾向，但是，在中國，

任何起自於民間的、非官方組織的社會運動，都意味著對獨裁權力的挑戰。

陳昊蘇話音剛落，樑柱和那位索賠運動領袖的聲音就同時響了起來。兩個人的話語好像摟抱在一起的角鬥士，拚命想把對方的脊骨折斷。索賠運動領袖年紀很輕，身材瘦小，但目光堅定，語調中震盪著悲憤的神聖意味。終於，樑柱的聲音如同一個突然發現自己沒有穿褲子的女人，尷尬地溜回他茫然張開的嘴裏。

索賠運動領袖介紹了中國民間對日戰爭索賠運動艱難的發展過程，並對中國政府放棄要求戰爭索賠權利進行了抨擊。然後，從台灣來到北京大學任教的陳鼓應教授又控訴了日軍侵略台灣的罪行。陳鼓應，這位曾因思想而受到台灣當局政治迫害的學者，在充分體驗到大陸專制政治的嚴酷之後，似乎仍然保持了思想個性的鋒芒，從他富於激情的發言中，人們可以感覺到這種給他帶來不幸命運的鋒芒。

索賠運動領袖和陳鼓應教授的發言猶如清新的風吹進了會議室。拍共產黨官僚集團馬屁的語言消失之後，空氣好像都變得潔淨了，而且飄盪起一種類似於白樺林的氣息。可是，樑柱卻為此感到不安了。他愁眉苦臉地下意識盯著袁紅冰緊閉的薄薄的嘴唇，彷彿憂慮袁紅冰的嘴唇間會衝出一隻猛獸來。就在這時，呂正操將軍在一個秘書的攙扶下，走進會議室。樑柱驚喜地站了起來，貧血的臉上浮現出嬌媚的笑容，使人懷疑他對這位老將軍懷有同性戀般的柔情。

殷切地扶著呂正操將軍坐下之後，樑柱高聲說：「請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將軍發言！」

呂正操將軍開始講述同日軍作戰的回憶。他的聲音遲緩、重濁，但卻像覆蓋著血鏽的暮霧一樣深沉。樑柱做出被深深感動的神情，可是，他閃爍起淺薄的得意目光猶如骯髒的抹布，時時從袁紅冰冷峻的面容上拂過。很明顯，樑柱為找到了一種剝奪袁紅冰發言

機會的有效方式而感到得意。

據說，以傷感的語調不厭其煩地講述回憶，是老年人的習慣。但是，這種說法不完全正確。那些有能力對人類命運做出哲學理解的老人，當他們世俗的情欲像黃葉一樣紛紛凋零之後，往往會以寧靜的心默默地注視精神意境——面對那秋空般寂寞、空曠的意境，不能不沉浸在浩蕩而深邃的沉默中。只有靈魂與生命活力一起乾枯的老人，才會以嘮叨過去的事情來覆蓋精神的空虛感。而袁紅冰不尊重這種老人和他們愛嘮叨的習慣，因為，他不能迫使自己尊重將要死於精神之下的境界中的存在。

不過，袁紅冰卻一直沒有試圖打斷呂正操將軍的發言。這是由於曾同日軍浴血奮戰過的老將軍的回憶中，畢竟還有深紅的血色，畢竟還有一縷英雄氣概——袁紅冰可以毫無顧忌地蔑視沒有精神地平線的生命，但必須尊敬殘留著中國命運悲歌韻律的歷史。而這次會議上他沒有發言的另一個原因在於，邀請他這樣一位正在受政治審查的思想異端者參加會議，本身就已經是對當局的挑戰了，他不願意由於自己的發言進一步激怒當局，以避免北京大學的民主力量在剛剛開始重新聚集的情況下，就遭到難以承受的打擊。

「九·一八」事件研討會之後，王仲秋起草了對日本天皇訪華的抗議信，由袁紅冰修改後定稿。抗議信中有這樣的詞句：「如果可能，中國人民願意和平；如果必要，中國人民不拒絕戰爭。」

不過，這並不表明袁紅冰對日本具有復仇情緒。在他看來，中國近代史上的失敗，不是敗於侵略者，而是敗於一直持續至今的專制政治造成的人性墮落和權力腐敗；讓現實中的日本人為上一代歷史的罪責負責是不公正的，而且，高貴的人也不會做出這樣的要求。袁紅冰只是要通過這封抗議信表達一個銳利的信息——當日本政府把天皇訪華做為獎賞給「六四」屠夫鄧小平的勳章時，他們必須同時準備將來為這一行為付出代價；當日本政府向李鵬政府伸出友誼之手，試圖把這個罪惡的統治拉出千夫所指的國際關係困境

時，他們必須清楚，他們黑色的友誼之花，有一天將會結出苦澀的果實——怯懦者往往願意扮演歷史罪惡的債權人角色，而對現實的罪惡保持緘默；高貴者不屑於以歷史的名義表現義憤的衝動，但卻絕不會原諒現實的惡意。

天皇訪華前夕，王仲秋和另一名研究生周虎，把抗議信交到日本大使館。那天，許多外國記者在日本大使館門前迎候王仲秋和周虎，而大批秘密警察從北京大學起就一直尾隨他們。正如袁紅冰預料那樣，當局沒有用暴力阻止遞交抗議信的行動，因為，共產黨官僚集團已經喪失了撕碎自己最後一塊政治遮羞布——民族主義的唯一代言人的道德勇氣了。

這次民間抗議活動的社會影響很微弱，不過，北京大學學生們對民主命運的絕望情緒中，卻因此隱隱泛起幾縷翠綠的生機。但是，九一年整個秋季，袁紅冰生命的興奮點，並不在於政治，而在於思想和文學創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完成之後，袁紅冰創作激情的風暴卻並沒有平息。只經過短短時日的休息，他又開始寫作一本以「六四」事件為背景的小說，他把小說的名字暫定為《自由在血泊中》，不到兩個月，他就寫出了十萬餘字。

深秋時分，昨日傍晚，窗外一株槭樹上繁茂的黃葉還在斜射的陽光中閃爍著燦爛的金光，可是，一夜淒厲的北風過後，槭樹的枝幹就變得光禿禿的了。凌晨，暗淡的晨光從窗外透進狹小的房間。袁紅冰像往常一樣坐到書桌前，準備開始寫作。他剛握住鋼筆，身體就驟然急劇地震顫起來——他聽到，蒼白的寂靜中動盪起一片蒼涼而浩蕩的歎息聲，那長歎悲愴的情調似乎能使岩石風蝕的裂縫流淌出灼熱的血；能使千年骷髏那空洞、陰冷的眼眶中燃燒起猩紅的淚影。

袁紅冰神態寧厲地端坐在椅子裏，屏住呼吸傾聽那越來越清晰的歎息。他覺得，那長歎是從他生命深遠處一個極其荒涼的地方飄來的，一直要飄向野草叢中的青銅色落日。

歎息聲漸漸變成了一片震撼心靈的喧囂，袁紅冰的靈魂像燒紅的鐵石，呈現出暗紅色，而那鐵石上迸裂開一道道熾烈的疼痛感。爲了抗禦那種巨痛，袁紅冰如同垂死的狼，在地板上以極端的體態扭曲翻滾起來。突然，他露出利齒，撕咬住自己肩頭的衣服，以免發出慘厲的呼嚎，因爲，他怕自己的呼嚎聲會撕碎那深長的歎息；因爲，他下意識地感到，那歎息同他的命運有著血肉相連的關係。

終於，袁紅冰身體上繃緊的、就要斷裂的肌肉驟然鬆弛下來，他像覆蓋在枯葉上的灰白冰霜，躺在地板上。而那歎息聲漸漸低沉了，就在歎息聲將要飄散於遙遠的、灰濛濛的天際時，一句悲涼的話語撞擊在袁紅冰的心上：「你背棄了我們，你還沒有給我們以完整的生命，就又開始雕刻別的詩意了……。」

那一瞬間，袁紅冰突然明白了：那雄烈鬼魂般的長歎，是他尚未完成的小說《自在落日中》的人物發出的。

袁紅冰艱難地從地板站起來，靜靜佇立站在窗前，眼睛裏閃爍起冰冷的淚影，而他黯然神傷的目光飄落在窗外的槭樹上。槭樹的枝幹如同伸向蒼穹、祈禱什麼的乾枯手臂。

「不，我絕不會背棄你們，就像我不會背棄生命的信念一樣……。」袁紅冰無聲地說，並把手中的鋼筆折斷了。

他決定，完成《自在落日中》之前，不再進行任何其他哲學或者文學的創作。但是，要等到秋日的晴空再次呈現時，他才會動筆。因爲，秋天是他的詩意像灰藍色雁群追逐晚霞的季節；是他的情感猶如枯紅落葉漫天飛舞的季節；也是荒原上的蒙古少女採摘紫色野果的季節——在秋季，他才能佇立於峻峭的憂鬱之上，凝眸注視落日；他才能在裸露的岩石和紛亂搖曳的枯葉間，尋找到殘破而美麗的詩意的靈感。

第三十四章

面對失敗，軟弱者往往以蒼白的理性爲自己尋找接受失敗的理由；堅強者則裸露出血淋淋的傷口，以不屈的意志探索殺出失敗困境的英雄之路。

「六四」後，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了接受失敗、否定過去中國民主運動的怯懦的思想過程。八十年代的歷次學生運動被冠以「街頭民主」的概念，而受到蔑視，似乎只有知識分子書齋裏混雜著屁味兒的關於民主理性的議論；只有在官僚體制內部乞討最高當局實施政治改革的努力，才像「正宗蘭州牛肉麵」一樣，是「正宗」民主運動的未來方向。甚至有人把共產黨內開明派領袖人物胡耀邦、趙紫陽的相繼失勢，歸罪於八六年和八九年兩次學生運動激怒了權力貴族頑固派，並由此認定，「街頭民主」式的學生運動阻礙了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進程。這些人不僅完全沒有看到，專制政治仇恨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天性，以及鄧小平試圖運用市場經濟的活力維持獨裁權力的政策，才是以胡耀邦、趙紫陽爲代表的開明派被罷黜的真正原因，而且，他們還莊嚴地要求，今後的中國民主運動必須蒙住眼睛，把鄧小平只排泄經濟改革糞便的專制屁股，當做民主女神的面容來熱情親吻。

與之同時，鄧小平又通過充滿惡意的威脅，爲他血腥鎮壓民主

運動進行辯護。他向中國人威脅道，如果共產黨一黨專制的體制瓦解，中國就會無可避免地陷入軍閥混戰的悲慘境地，並以此為理由，要求中國人永遠跪倒在腐敗的獨裁權力前，來換取精神奴僕下賤的、物性的、安定的生存；他向外國人威脅道，民主必將導致中國的大混戰，那種情況下，會有一億以上的難民湧向世界，從而造成全人類的災難。

鄧小平這種把民主當做人質發出的、政治無賴漢式的雙重威脅，是否真正嚇住了外國政治家尚不得知，不過，為數眾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卻已經恐懼得連雞巴毛都發抖了，其中相當一批人還自命為自由知識分子。悲壯的「六四」史詩在這些人驚慌眨動的小眼睛裏折射為陰沉的惡夢，他們隨著鄧小平威脅的節律跳起了向專制政治賣弄風騷的舞。也許是爲了給自己渺小的怯懦增添某種理性的色調，他們的臭嘴開始反覆嘮叨一個思想結論：「具有儒家文化傳統的中國人，不適合於現代民主政治。」就這樣，他們使自己由怯懦變成了無恥，因爲，他們的思想結論實際上把十二億中國人判定爲只配做專制奴隸，而沒有資格成爲自由人的種族。

起於怯懦，繼之以無恥之餘，他們又想通過某種幻想得到安慰，他們說：韓國、台灣、新加坡都是在專制下發展經濟，並最終實現了民主，所以，中國現在也應當按照鄧小平的意志，首先求得經濟的發展，而不應該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以等待將來有一天，在經濟之樹上宿命地開出政治民主之花。

事實上，只要用屁股做片刻的思索，就可以明白，新加坡這個小小城邦的命運，根本不足以成爲判定中國大陸遼闊空域內社會前景的基準，這就如同根據一隻跳蚤的特性，不足以判斷獅群一樣；而韓國和台灣的民主化並非經濟發展的宿命結果，這兩個空間之內專制政治的逐步瓦解，首先是那裏的人們在黑牢和血泊中長期呼喚民主的結果，是民主力量進行長期艱苦、悲壯的政治、社會鬥爭的結果，而專制向民主的轉化之所以能在較爲平靜的歷史過程中實

現，乃是因爲無論韓國，還是台灣，都沒有形成共產黨官僚集團這樣的世界歷史中最嚴密、最龐大、最兇殘的專制政治組織；那裏的獨裁權力意志也沒有獲得無視人性的馬克思物性哲學的靈魂；那裏的官僚集團的心也沒有在馬克思階級仇恨的理論中，退化爲食腐屍的野狗的獸性之心。

冷峻地凝視著種種思想醜態，袁紅冰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在大學生，以及少數知識分子間進行的半秘密的思想交流聚會上，堅硬地重申民主價值觀念的真理性。

他說：「自由的渴望是生命最深沉、熾烈的衝動，而民主是自由人性的社會制度化。自由情感的風格，民主制度的具體樣式，會由於不同民族的命運而展現出千姿百態的個性，但是，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則超越民族的界限，並以全人類的名義，同蒼茫的宇宙對話。因此，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爲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任何民族不配與民主共舞的合理依據。」

他說：「權力私有制是萬惡之源。中國的精神墮落、歷史動盪和社會不公正，都是專制政治的結果。」

他說：「民主本質上是一種公正競爭的秩序，是一種屬於具有主體尊嚴意識的人們爲強化和美化生命而進行人性競爭的權力規則，而這種規則的真理性就在於，她是以權力公有的理念做爲靈魂，從而剝奪了官僚運用不受公意制約的私有權力鑄造人民的苦難和特權者幸福的可能。」

他說：「迄今爲止，中國歷史上的一切社會動亂都是專制政治投下的陰影，而與民主政治無關。民主做爲體現社會共同意志的法律秩序，則會引導中國走出諸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類專制動亂的陰影，踏進個性生機蓬勃的共和意識境界。」

他說：「人因精神和意志能力而成爲萬物之上的主體。人類的歷史不是自然宿命講述的物性的故事，而是意志吟頌的詩篇。經濟發展是精神發展的影子，而不是相反，民主則以意志做爲起點和歸

宿。通過民主政治下公正的生命競爭得到強化的生命，會推進經濟的繁榮，但是，經濟的繁榮並不能宿命地導致民主。歷史上許多專制帝國經濟的長足發展與獨裁權力的鞏固雙宿雙棲的現象，就是證明。沒有自由、民主意志的崛起，以及展現這種意志的英勇悲壯的社會運動，民主就不可能成爲照亮現實的陽光，而經濟繁榮的意義則將主要體現爲特權集團肆無忌憚的驕奢淫逸，人民能得到的，不過是權力貴族牙縫裏剔出的肉渣。」

在袁紅冰看來，自然進程之上的人類歷史是意志的展現過程，是審美激情不斷跨越物性的過程。他時時感到一種彷彿來自遙遠星空深處的超越現實，並創造偉大命運史詩的衝動。正是這種衝動使他的思想不安於在終極價值觀念的高度長久地棲息，而要像漫過大地的晚霞，覆蓋在現實之上。

「六四」事件後近兩年的時間中，經過海潮般湧動的思考，經過同柴治國多次探討，袁紅冰終於鑄成了一面理性的銅鏡，而做爲現實政治運動的中國民主未來的命運和策略，則是那面銅鏡中映出的唯一容顏。

「中國專制政治不會因爲民主、人權意識在世界範圍內的狂飆突進，而自行消亡。在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專制政治仍然能找到生存的空間，但是，它的生存要以三個基本條件爲依託，即強權性的領袖人物、具有邏輯說服力和道德感召力的理論，和政治上高效能的、準確而迅速地體現強權領袖意志的官僚群體。

「共產主義運動一百多年的實踐，是馬克思宿命理論的物性邏輯逐漸在現實的狂風中蝕裂、崩潰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道德感召力在人民的血泊中鏽蝕的過程。世界上已經很少有人，甚至包括共產黨官僚集團在內，繼續真誠地信仰共產主義理論。今後，中國專制政治勢將越來越依賴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物質享受的許諾，來保持其道德的合法性。然而，鄧小平只有土地主式的精明的意識中，缺乏真正動人的精神靈感，他沒有能力像雄辯的希特勒那

樣，以巨大的歷史感賦予民族主義以可以令整個民族如醉如狂的激情，同時，他做出的物質享受的許諾也勢必由於腐敗權力引發的社會不公正，而變成一半抹著蜂蜜，一半塗著狗屎的麵包，使普通中國民眾難以下嚥。這樣，中國現代專制的靈魂——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死去了。

「毛澤東時代權力腐敗主要表現為對社會的政治專制和嚴格保密的共產黨官僚集團上層生活的糜爛。毛澤東通過一次又一次殘酷的道德整肅，向中下級官員提出了清教徒式的生活戒律要求，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權力生活性腐敗的普遍蔓延，並由此形成一個能迅速、準確地把他的意志貫徹到生活底層的官僚體系。鄧小平則喪失了通過大規模社會運動，對官員進行道德整肅所必須的個人權威，於是，大大小小的官員就如同一群衝出豬欄的公豬，得以在腐敗的泥潭縱情打滾。以反對權力腐敗為主要目標之一的「六四」民主運動被淹沒在血泊中之後，官員們就把在腐敗中更加充分享受物性的快感，做為他們應得的獎賞。因此，在短短兩年之內，官僚集團便從整體上呈現出「黑手黨」化的趨勢。同時，由於腐敗的普遍性，當局的所謂「反腐敗」舉措，事實上成為各級官僚打擊自己權力競爭對手的行為，而失去淨化政治的能力。鄧小平以血腥鎮壓民間的反腐敗運動贏得了官僚的支持，但是，普遍的權力腐敗又使他喪失了有效實現個人獨裁意志的官僚體系。

「馬克思主義，這個現代專制的靈魂死去了，中國獨裁權力變成了一隻貪婪地咀嚼物欲的行屍走肉；龐大的官僚群體——這專制政治的肢體——在腐敗中浮腫、癱瘓了，中國的獨裁權力成為一個中風症患者。現在，支撐專制政治的只剩下一根支柱，那就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共產黨官僚集團中最後一批強權領袖。他們緊緊摟抱住權力私有的制度，事實上，他們的生命中除了對權力的私欲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熱情了，而這批從戰爭的血海中走出來的強權人物，也擁有摟抱獨裁權力不可缺少的獸性和詭詐，他們的意志已經成為

專制政治最後的凝聚力。

「專制政治是官僚爲攫取權力進行殊死搏鬥的黑暗叢林。當鄧小平這批獸中之王成爲死神的新娘之後，群狼必將開始滿足各自權力私欲的角逐；當專制政治最後的支柱折斷，最後的凝聚力崩潰時，中央極權體制必將開始瓦解爲政治碎片的過程；失去了強權人物做爲最高裁判者，權力私欲所激發的獸性的爭奪將把國家和社會撕裂。

「由於長期思想禁錮造成的精神墮落，由於專制政治的偽善深刻在人們心上的對道德價值的不信任，霍布斯所斷言的『狼與狼』的關係，將在中國人群中呈現；國家分裂後崛起的衆多地方政治實體，將在物性私欲的骷髏旗下，互相進行人性泯滅的搏鬥；中國民衆將因此而走進社會動盪的地獄之門。

「這種前景乃是專制政治出於天性而將留給中國命運的社會遺產。共產黨官僚集團半個世紀的嚴酷的專制統治，使中國難於形成有強大組織能力的民主集群，以拒絕這個遺產。也許，上述的社會災難不會在鄧小平死後立即發生。但是，這場做爲中國現代專制政治葬禮的災難一定會發生——這似乎是中國卑微地接受了共產黨官僚集團獨裁權力統治所必須承受的宿命。

「噢，我已經呼吸到了這個宿命濃重的血腥氣。然而，生命的意義在於向宿命挑戰；英雄的價值在於引導社會超越自然進程；自由最動人的神韻便是在宿命之上雕刻意志的箴言。所以，中國民主運動必須成爲英雄，成爲意義，成爲否定宿命的自由。爲了如此，我和我的戰友應當在創造歷史的激情之火中，熔鑄出深紅的理性，以生機蓬勃、剛毅果敢的行爲，在鄧小平的生命破碎之前，使民主運動獲得把握中國未來命運的能力。迎接同專制政治遺留的災難宿命的決戰——那將是整個人類同專制政治的最後一戰！」

就這樣，袁紅冰又一次爲自己確立了艱難的目標。爲了實現這個目標，他決定立即開始進行理論、組織、基本力量、經濟能量、

地方性實力基礎、建立同權力體制內開明派別的政治關係和知識分子群體中的廣泛社會聯繫等，各個方面的戰略準備。

在政治理論上，袁紅冰認為，簡單模仿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民主、人權理念，已經不足以滿足同中國專制政治最後一戰的精神要求，所以，有必要針對中國人格普遍墮落的現實；針對把民主視為肯定絕對私欲的政治道德觀；針對當局製造的民主必將導致社會動盪、分裂的謊言，就民主的價值觀做出具有奇峰突起意義的理解，這個理解不應該是過去民主思想的遺囑，而應該是民主概念在更豐盈意義上的創造。

任何推動歷史之輪的社會運動，都必須具備組織性的素質。中國現代專制政治的殘酷性和嚴密性，卻不給思想異端者進行組織性活動留下一絲空間，「六四」之後，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秘密警察統治，似乎更使民主運動組織化成為不可能。但是，為了戰勝宿命，必須在危險的鋒刃上行走。經過長時間思索，袁紅冰在組織化行為上確定了一個策略原則：「要隱有形於無形之中；無形之中，又要有堅硬的形象。」

首先，袁紅冰認為，應當由一批人格高貴、思想清晰、意志堅硬如鐵石的人，形成秘密組織，為了能夠在秘密警察以現代化偵查設備對社會的監控中生存下去，這種組織的規模不能很大，但是，為了使民主運動獲得靈魂，這種秘密組織又是必需的。以往的政治密謀性組織，及其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下生存而必須具備的鐵的紀律，往往導致獨裁傾向的發展。為了躍出這種歷史的循環，袁紅冰認為，有必要在組織建立之初就確立這樣的信念，即「不以奪取政權為理想，而只以創造權力公有的民主體制為目標，並把自己對權力的要求置於未來民主體制的選擇之下，而絕不將自己創建民主體制過程中的哪怕是偉大的功績，做為攫取任何政治特權的資本。」袁紅冰相信，思想一旦昇華為信念，就會對人的意志產生比鐵鏈更有效的約束力。對於視信念高於生命的高貴者而言，尤其是如此。

其次，廣泛的社會效應是組織化行動實效性的前提，爲了避開秘密警察無數隻窺視的眼睛而達到廣泛性，民主力量組織化的努力又必須以公開性和形式的「合法性」爲條件。爲此，袁紅冰選擇了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由他和他的戰友開辦學術性研究機構，或者組建經濟性公司，把這些可以公開存在的機構和公司變成納容民主力量的空間，而這些空間中日常的非政治性團隊活動意識，在政治決戰時機到來之際，很容易立刻轉化爲政治的組織性；第二種方式是中國歷史上的反叛者經常採用的，即「廣交朋友」。通過不同層次的朋友之網的幾何級數擴展，可以形成弱勢的、但卻廣泛的認同感，當局勢迫使每個人都不得不對政治命運做出抉擇的極端時刻到來時，從這種廣泛的認同感中很可能會有共同的政治意志崛起。

巨大的社會問題必須通過具有歷史創造性的巨大社會運動解決。在同專制政治決戰之際，民主運動應當跨出過去以學生和知識分子爲主體的界限，成爲除權力貴族頑固派之外，社會各階層普遍參與的、立體性和人民性的反抗，否則，就難以瓦解用軍隊、警察、監獄、法庭爲石，用權力私欲爲水泥築成的專制城堡。所以，從現在開始，就應當在工人、職員、個體經營者等各個階層尋找朋友，與之建立經常性的聯繫，並通過有限度的抗議活動，給這種聯繫注入越來越明確的民主政治內涵。

效率往往是行爲成敗的關鍵，而袁紅冰的個性又追求他的行爲表現出富於銳利感的效率。爲了在必要時，使民主運動如同挾帶雷電的狂風暴雨驟然湧現，並以巨鷹搏兔之勢，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尚未清醒過來時，便撕裂專制政治的軟腹部，民主運動就必須掌握高效率的通訊、交通、印製文件的手段，而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做後盾。因此，袁紅冰把組建和控制一部分經濟實體做爲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他希望這些經濟實體既體現出民主力量組織化的素質，又具有民主政治的經濟實力的意義。不過，在這個問題上，袁紅冰絲毫也沒有通過幫助專制政治發展市場經濟，並最終自

然而地實現政治民主改革的意識，相反，他對這種像女人時裝一樣頗為流行的意識十分厭惡，因為，從這種經濟決定論中，他聞到了馬克思物性宿命觀念的汗臭味兒。

儘管按照馬克思政治宗教的教義，所謂資產階級是必須消滅的最兇惡的敵人，共產黨統治體制內的成員則是親逾骨肉的「階級兄弟」，然而，歷史反覆證明，「階級兄弟」之間的權力鬥爭，卻會經常表現出連食腐肉的禿鷲都會為之恐懼的殘酷性。對權力的私欲既是專制政治星系中心的黑暗的太陽，又是專制鐵幕自我撕裂的自虐式衝動。有鑒於此，袁紅冰認為，使民主力量的根鬚植入權力體制之內，乃是決戰準備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當然，在專制政治的致命危機出現之前，同權力體制內某些派別的關係，只能主要保持在經濟的、學術的，或是禮儀性和情感性的水平上，因為，遠離危險，是人際關係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在中國，政治是危險的。不過，當政治危機爆發時，上述意義的關係就會變成民主力量介入宮廷危機的通道。以這種介入為契機，民主力量才有可能促使共產黨官僚集團內的權力鬥爭走出宮廷的範圍而社會化；才有可能促使為爭奪獨裁權力進行的鬥爭，轉化為瓦解專制政治的活動；才有可能利用共產黨官僚集團內部的矛盾，來埋葬獨裁體制——最致命的傷害，常常不是來自於對手，而是來自於自己對自己的攻擊。

在權力體制內建立關係網的另外一項價值在於，這種關係網可能成為決戰時民主運動控制局勢的重要依託。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強權人物的意志就是獨裁權力系統的政治意志。強權人物的死亡不僅會造成最高權力的真空，而且也意味著專制統治喪失了統一的、強悍的意志。在那種情況下，既存的行政、軍事、警察、法院等控制社會的系統，必將急切地尋找新的政治領導。如果策略運用得當，民主力量在權力體制內建立的關係網，就會以傳統的組織行為，把民主意志做為新的政治靈魂，賦予既存的各種社會控制系統，從而使其在民主體制建立之前，繼續保持日常社會秩序的運

轉，以免出現社會因突然失去了社會日常公共事務的管理者，而陷於全面崩潰的狀況。

知識不等於美德，不能自然導致崇高，但知識確實是力量。所以，任何一次重大歷史運動中，知識分子都發揮出遠遠超過其人數的社會能量。不過，袁紅冰重視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形成廣泛的思想交流關係的理由，並不僅僅在於此。在中國，知識分子面臨著使知識與崇高、與勇氣、與堅硬的意志相一致的歷史課題；面臨著使自己的思維方式走出馬克思物性宿命論深刻影響的艱難任務——甚至許多自由知識分子都是不自覺地站在馬克思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的陰影中，對專制政治揮舞思想的刀劍。不完成這個歷史課題，不克服這種靈魂的艱難，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不能成爲一群肌肉如石雕般堅硬的鐵匠，在專制的暗夜中鑄造民主的太陽；就沒有資格成爲偉大命運的預言者。袁紅冰試圖在廣泛的思想交流中，用審美激情拭去知識分子心靈上崇拜物性規律的灰塵；用命運源於自由意志的歷史觀，在知識分子的眼睛裏點燃創造民主史詩的渴望；通過講述英雄人格的生命哲學，把勇敢精神雕刻在知識分子的意志上——爲了使社會公正，首先必須使知識崇高；爲了使歷史生機盎然，首先必須使知識優美；爲了使社會擺脫怯懦，首先必須使知識英勇無畏。

袁紅冰準備同專制政治的災難性歷史遺產決戰的最後一項內容，就是建立地方實力基礎。他判斷，中國專制政治的崩潰過程極可能同國家的分裂相伴而行。不是由於對共同利益的認同自願結合在一起，而是被政治強權捆綁在一起的各個地區，將會因爲政治強權的瓦解，而迅速分裂。以香港爲經濟中心，以廣州爲政治中心的南方四省獨立；西藏的分離；東土耳其斯坦^(編註)和寧夏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四川、江浙地區和東北的自治；東部內蒙古同外蒙古的合併；台灣的分裂等等，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地區性政治自主運動，

編註：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獨立運動試圖在新疆地區成立的一個國家。

將在歐亞大陸東部這片遼闊的疆域內展開。

在理論的意義上，分裂就是自由，但是，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分裂更可能意味著巨大的社會災難。共產黨官僚集團長期的腐敗統治不僅已經使人們不再相信政治道德，並且以其權力私欲意識深深毒害了中國的良知，從而造成廣泛的、人欲橫流的社會心理。所以，分裂後的各個地區很少可能把共和精神做為處理相互關係的準則，並將為地區私利進行獸性的爭鬥。真理往往像阿芙拉底特^(編註)，要從海浪的霧沫中誕生，不過，那是血的海洋。或許只有等到由於這種獸性爭鬥流了足夠的血，中國人才會認識到，獸性和私欲不能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社會只有在共和精神下才能形成和諧互利的生存空間。這種從靈魂的廢墟間崛起的對真理的認識，既是專制政治的最後墓碑，也是新的命運的召喚。各個分裂的地區將以此為起點，通過民主建政的過程，重新組合成統一的政治實體——聯邦中國。新的統一的政治實體，以滿足下述三項要求為自己找到合理性：首先，現代經濟對統一的大市場的要求，將抹去各地區間由共產黨官僚集團政治造成的裂痕；其次，由於長期專制政治導致的中國人個體文化素質和競爭能力的衰落，每個個體和相對狹小的地區，都難於在同充分發展的外部世界的國際性競爭中，取得有尊嚴的地位，因此以統一政治實體的整體性力量進行國際競爭，就成為中國生存和發展的要求；再次，中國文化富於深邃歷史感的連續性，也將使政治統一做為民族情感的要求，而受到灼熱的注視。同時，新的政治統一體之所以應當採用聯邦制的原因在於，一方面聯邦體制能通過統一的形式，體現共和精神，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非極權性的內部結構，實現民主原則對政治體制的現代要求。

袁紅冰進行決戰準備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希望做出巨大努力，使民主力量有資格成為中國的政治之魂，以便在專制意志崩潰之後，能夠立即主導中國的精神過程，並用共和精神與民主原則為社會提供政治價值取向，避免中國進入國家分裂、社會動盪的災難性

命運。與之同時，袁紅冰也在考慮迎接最嚴峻的挑戰——如果民主力量在決戰之前沒有獲得主宰中國命運的能力；如果社會在私欲中的大分裂難以避免；如果中國人必須為專制政治的死亡再次付出沉重的代價，那麼，他和他的戰友們就只能以地方實力為基礎，呼喚共和精神，以期盡量縮短社會動盪的時間，盡早開始聯邦中國的民主建政過程。

就在袁紅冰系統地形成關於民主運動的政治策略後不久，陳坡於九一年秋獲釋。最初，當局將陳坡遣送回原籍石家莊。大約兩個月後，他又返回了北京。此時，袁紅冰已經以其俠義精神將涂亞傑、王紅光、周明等一批校園之外的青年緊緊地凝聚在自己周圍。而袁紅冰無可爭議的權威又賦予這個群體一種準組織性的行動效率。正是這些青年一開始為陳坡在北京的生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兩年左右的囚禁並沒有使陳坡意志消沉。他依然像以前一樣喜歡進行演講似的滔滔不絕的談話，嘴角也還會泛起白沫。他講述獄中的苦難經歷時，神采飛揚，語調生動，彷彿剛從美國旅遊歸來一樣。而這一切使袁紅冰很驕傲——為戰友的堅強意志而驕傲。

九二年春節前，袁紅冰、陳坡來到呼和浩特市，看望柴治國。在長期交往的過程中，每次同柴治國相聚，袁紅冰都能感到，柴治國有一種超越時間之上的、永遠不會衰老的生命力。可是，陳坡被捕之後，柴治國時常會驟然陷入長久的沉默，而袁紅冰從那沉默中觸摸到了荒涼的蒼老。袁紅冰知道，那蒼老是柴治國對陳坡的思念之情燒灼出的傷痕。這次同陳坡的重逢，又使柴治國的生命變得翠綠了，他黝黑面容上的笑容如同覆蓋在岩石上的深紅晚霞一樣動人。

編註：阿芙拉底特，希臘神話中的愛神，誕生於天神宙斯的父親將自己父親的肢體投入海裏時所產生的泡沫中。羅馬神話中稱為維納斯。

袁紅冰和陳坡幾乎每天都是在柴治國家中度過的。窗外，陰雲低垂，白羽毛般的飛雪從鉛灰色雲層間無聲地飄落；房間裏，烈酒濃郁的氣息宛似火焰的芬芳，粗豪的長笑如同沉醉的狂風在震盪。這三位以鐵血弟兄互許的男兒舉酒痛飲，縱論天下大事。他們明亮的目光在不斷的互相碰撞中，迸濺起青銅色的火星；他們的靈魂沉迷地互相傾聽著對方駿馬飛奔般的心的跳盪。他們醉了，醉於創造歷史的殷紅的激情；醉於陡峭的峰脊之上那思想的昂視闊步；醉於浩蕩的男兒情感在生命深處的交融；醉於願把頭顱切割下來，獻給人間公正和正義的豪俠之情。

一個星期的歡聚像茫茫雪原上的藍色的風，迅速地消失在天際紫色的落日下。陳坡一個人離開內蒙古，回石家莊探視他的父母，而袁紅冰留在呼和浩特市，繼續他的寒假假期。如果說這個假期的前半段是金色的，那麼，後半段則是蒼白的一——同呂克新的決裂使袁紅冰感到了人性陰冷的蒼白。

從「文化大革命」時起，呂克新就和袁紅冰、柴治國並肩走上為民主而戰的命運之路，他們也曾在悲壯的激情中發誓結成政治同盟，而袁紅冰一直把呂克新視為生死與共的戰友，儘管他從相識之初就不喜歡呂克新顯得狹窄的額頭。呂克新由公安局調入呼和浩特市國家安全局之後不久，袁紅冰就感覺到他的靈魂深處發生了某種變化，他變得沉默了——對民主運動的話題沉默了。不過，袁紅冰總是如同想要甩掉什麼髒東西似的，試圖擺脫自己的這種感覺，並時常因為這種感覺而兇狠地咒罵自己：「我怎麼能透過庸俗、污濁的感覺注視我的戰友！」

但是，「六四」事件之後，呂克新的變化已經成為無可迴避的事實。他對探討中國民主命運表現得毫無興趣，而且，從不向袁紅冰、柴治國透露秘密警察當局監控民主人士的措施和計劃，事實上，做為一個政治特務，他對這些問題一定可以獲得許多普通人無法瞭解到的信息。顯然，在「六四」血腥鎮壓造成的嚴酷政治氣氛

中，呂克新忘卻了青年時代的初衷，背棄了對真理的熱情，開始迷戀於享受秘密警察所擁有的政治和生活特權。

袁紅冰可以對哪怕愚蠢至極的傢伙、哪怕最渺小的庸人講述民主理念的魅力，描繪高貴人格的優美，但是，面對呂克新的改變，他卻不願意說一句話。是他們十多年來重疊在一起的、情感的足跡使他沉默。他感到，任何勸說的企圖都是對聳立在時間廢墟中的男兒情感的侮辱。

那個寒假返回北京之前，袁紅冰和呂克新在柴治國家喝酒。由於一件瑣碎的小事，袁紅冰對呂克新的怒氣驟然爆發了，他狂吼如雷，撲向呂克新。如果不是柴治國的夫人及時把呂克新推出門外，袁紅冰一定會像受傷的野狼，用尖利牙齒殘酷地撕裂呂克新的脖頸——他想要呼吸到呂克新猩紅、灼熱的血腥氣，以安慰自己乾裂的心。

呂克新離去時，他們的目光最後一次相遇了。袁紅冰布滿了雷電軌跡般的血絲的眼睛裏，悸動著掙掙的痛苦；呂克新的眼睛則閃爍起陰冷的輕蔑，那是生存理性對瘋狂激情的輕蔑。對視的那一瞬間，他們都明白，過去的友誼從此枯死了。

深夜，袁紅冰冒著漫天風雪向家中走去。紛亂飄落的雪片在灰藍色的路燈中浮現出來，猶如破碎、蒼白的虛無，模糊了袁紅冰的視線。他忽然希望，能永遠行進在雪夜中，讓茫茫的飛雪遮住他的目光。因為，他的心堅硬得可以直視美麗的生命被血淋淋地肢解，卻又軟弱得不忍注視一個曾經美麗過的靈魂在庸俗中腐爛。

「你就去同政治特務享有的地位和特權性交吧，骯髒的性交只能孕育出庸人生活的雜種。而我要繼續前行，即使最後只剩下一個人，我也要走向高貴的危險。」——這是那個大雪紛飛的冬夜，袁紅冰托尖嘯的寒風，給呂克新送去的最後的信息。

九二年初春，陳坡把他的一個朋友做為他們的政治秘密核心組織的可能人選，介紹給袁紅冰。陳坡的這個朋友名叫王海光，他是

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神學院——中共中央黨校的一名教師。王海光出生於山東曲阜，也許正是因為他與崇尚個人道德修養的先哲孔子屬於同一塊土地孕育出的生命，袁紅冰最初就對王海光產生了道德的信任感，而王海光稍顯笨拙的高大身材和淳厚、誠實的神情更加強了袁紅冰的信任。不過，袁紅冰總是下意識地避開王海光的正面，因為，同王海光對視時，袁紅冰會突然感到莫名的不安。過了許久，袁紅冰才弄清楚，那種不安是由於王海光的眼睛引起的——對視時，王海光誠實的眼睛深處好像隱藏著另外一雙眼睛，一雙怯懦而驚慌地斜視的眼睛。

很快，王海光就被袁紅冰銳利的個性、清晰的理性判斷、剛毅果敢的決斷力、高貴瀟灑的氣質和灼熱逼人的俠義精神所折服了。他對袁紅冰說：「人群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悟性的人，這類人生而知之，不學而知；一類人是知性的人，此類人可以學而知之；最後一類是庸人，或者常人，這類人學而不能甚解。我和陳坡都屬於有知性的人，而你是悟性的人。」

袁紅冰與王海光的互相傾慕，使他們和陳坡一起，迅速形成了進行經常性思想交流和政治策劃的關係。根據袁紅冰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原則和策略的設想，他們做了分工：由陳坡負責民主政治理論的創造，以及在權力體系內和知識分子中建立廣泛的聯繫；袁紅冰負責將來發動學生運動、社會運動的基本力量的組織準備，並進一步錘煉他的生命哲學，為民主運動和中國人做為自由種族的歷史性崛起創造英雄人格的基礎；王海光則著重利用在中央黨校任職的便利條件，向來黨校學習的高級官員進行思想和感情的滲透。

在思想理論宣傳問題上，袁紅冰提出了一個原則，即理論的色彩必須隨著專制與民主力量的消長而逐漸改變，當前，應該像捷克的哈維爾^(編註)曾經做過的那樣，宣傳民主社會主義，特別是對官員施加思想影響時更應如此。因為，民主變革的理論必須對舊的政治勢力具有強大的瓦解力，而「民主社會主義」理論中，由於包含了

「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更易於被共產黨官僚集團內的某些派別接受。當然，這個原則只是政治操作的策略原則，理論最終必須在較少感情障礙的時刻歸結為徹底的民主化。而未來的中國命運必須無情地拒絕「社會主義」這個罪惡的概念——拒絕罪惡是迎向真理的前提。

與王海光結識後的最初一段時日，袁紅冰唯一沒有向他談到的，就是秘密組建民主運動領袖集團的計劃。袁紅冰清醒地知道，僅僅靠直觀感覺和思想交流產生的信任，還不足以探討最危險的話題，他必須在共同參與的政治運動中，為他對王海光的信任尋找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不過，袁紅冰急於發動一場政治運動，主要並不是為了對王海光進行考察，而是基於更深層次的思考。

意志是歷史的起點，但是，只停留在意志狀態的歷史，不能鑄造出現實的命運。所以，袁紅冰認為，只有通過實際的社會活動，才能使民主力量在同專制決戰的時機到來之前，成長為具有創造歷史能量的存在。

「六四」之後，大批民主人士受到逮捕、審判、長期囚禁，或者被迫流亡國外，曾在民主運動興盛時表現出狂熱的情緒，現在仍然殘留在社會上的一些人，諸如許良英之流的心中，但是，他們也只敢在遮著厚厚窗簾的房間裏，陰沉地發出低聲的咒罵，並以無可奈何的長歎表現他們可憐的悲憤。然而，客廳裏的長歎並不能感動任何人，民主運動只能從生氣勃勃的社會活動中獲得再生的希望。

在「六四」血腥的恐怖氣氛還沒有消散時，就發動民間的政治活動，這毫無疑義像同刀鋒接吻一樣危險。袁紅冰對危險有濃烈的興趣，但是，他走向危險的步履卻是小心翼翼的，猶如接近獵物的野豹的腳步。同時，他冷峻的目光一直注視著共產黨官僚集團內部

編註：哈維爾，捷克劇作家，曾任捷克總統，他拒絕在和解及暴力革命間只能擇一的二元對立論調，而追求一種以和平手段取得革命結果的新方式。

的動態，因為，他確認，只有在專制政治的裂縫中，民主運動才能找到生存的空間，而他終於看到了裂縫。

不惜以兇殘的獸性維護專制政治和共產黨官僚集團對權力的私有——在這一點上，鄧小平同權力貴族中的頑固派，即所謂「左派」，沒有任何分歧。他們的分歧主要在於，以陳雲、鄧力群為政治領袖的左派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和斯大林的實踐，認為必須堅持計劃經濟體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絕對國有化，來達到維護專制政治的目的；鄧小平則要通過充分發育的市場經濟，為實現官僚集團對權力的壟斷提供物質基礎。共產黨官僚集團中的「左派」的觀念表明，馬克思經濟決定政治的宿命論的殭屍，仍然受到這些姦屍者的愛戀，不過，這種愛戀已經不是出於信仰的激情，而主要是產生於一種實用主義的邏輯——既然國家權力由共產黨官僚集團壟斷，那麼，被冠以「全民資產」美名的國營企業財產所有權，當然也屬於共產黨官僚集團，同時，共產黨官僚集團也只有掌握了經濟的絕對所有權，才能有效地維護政治權力的私有制。

可是，國有計劃經濟的效率要以全體公民心甘情願的、奴隸式的勞作為條件，而為了使人心甘情願做奴隸，又必須用政治道德謊言和烏托邦式的理想激發人民的奉獻熱情。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專制政治雖然還存在，共產主義的謊言卻已經失去了理想的魅力和道德的召喚力，人民因此也不再會用五十年代那種幾乎無償的辛勤勞作，為計劃經濟體制注入活力。

「左派」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鄧小平意識到了。或許是思想的無能，使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表現出類似嫖客對妓女的玩世不恭的態度，而實用主義的精明又使他極其嚴肅地對待獨裁權力。為了獨裁權力繼續生存的需要，為了獨裁權力不死於計劃經濟的低效率，他可以毫無顧忌地拋棄馬克思計劃經濟理論，並試圖用市場經濟對人們物性私欲的誘惑，激發起經濟活力，從而以經濟發展為獨裁權力存在的合理性提供論據。另一方面，鄧小平這個封建家長式

的政治人物，又厚顏無恥地宣稱他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不得不如此宣稱，因為，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他找不到，也沒有能力創造一種新的為現代極權統治辯護的理論體系。事實上，鄧小平是要以馬克思政治專制的名義，通過思想禁錮和對民主意識的壓抑，把市場經濟的飛鳥，囚禁在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私有制的鐵籠中。

「文化大革命」的進程隨著毛澤東死去而結束之後不久，鄧小平同「左派」在經濟思想上的分歧就突現出來，而且這種分歧由於共產黨官僚集團內不同派系的權力鬥爭，而不斷得到更具政治性的強化。「六四」事件的餘韻之一，就是使鄧小平同「左派」的矛盾呈現出激化的傾向。

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在中國失敗了，但是，染紅盛夏夜空的「六四」之血，卻在遙遠的異國他鄉，澆灌出了生機蓬勃的自由之花。在相當程度上，正是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對「六四」的血腥鎮壓，在世界範圍內摧毀了共產主義最後殘存的政治道德基礎。而道德性的崩潰觸發了現代專制政治的歷史性崩潰。幾乎是轉瞬之間，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極權政治，便在民主運動的狂風暴雨中化為一片廢墟，而自由的啓明星在廢墟間靜靜地升起。也許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的人民還要經過一段艱難的時日，才能為自己創造出幸福的命運，但是，啓明星一定意味著漫長專制暗夜之後的絢麗晨光。

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失敗，強烈地震撼了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中的「左派」。他們悲憤了，他們發誓要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重新推動共產主義的命運之輪。然而，他們的悲憤是骯髒的，他們的誓言是可憐的，他們像顫抖的細腿上長滿黑毛的屎殼螂，即使竭盡全力，能推動的也只是驢糞球。

為了實現他們的誓言，「左派」悲憤之餘，開始了對鄧小平經濟政策的政治攻擊。儘管鎮壓八九民主運動時，「左派」曾給予鄧小平堅定的支持，然而，現在他們又以老政客的狡詐製造這樣一種輿論，即八九年社會「動亂」表明了人民對腐敗的憤怒，只不過是

一小撮「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想要利用「動亂」推翻共產黨的統治，而權力腐敗則是鄧小平經濟改革的必然結果；鄧小平推行市場經濟，就是實行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不可避免要產生社會不公正，「六四」在一定意義上是人民對資本主義化的反抗，鄧小平動用軍隊鎮壓「六四」運動犯了極左的錯誤。顯而易見，左派試圖通過這種輿論，利用人民對「六四」鎮壓的強烈不滿情緒，使鄧小平在權力鬥爭中陷於被動。

當時，鄧小平用鐵血政策把人民的嘴封閉起來，不允許公開發出任何對他進行抨擊的言論。於是，社會上流行起頌揚毛澤東的情緒。人民在鐵血統治下是要通過頌揚曾兩次把鄧小平踢下權力舞台的毛澤東，曲折地表達對鄧小平的蔑視。「左派」卻為此歡欣鼓舞，他們不僅聲嘶力竭地為毛澤東恢復名譽，而且情不自禁地想要以此為契機，全面重建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思想、經濟統治方式。

鄧小平深知共產黨官僚集團內部政治鬥爭的殘酷獸性，面對「左派」的挑戰，他沒有一絲後退的餘地，他只能以衰朽的生命，再次投入維護自己權力和地位的戰鬥。九二年元旦春節期間，鄧小平帶著他的家族成員，到南方進行所謂的「巡視」。一路上，他向地方官員發表了一系列為他的經濟改革自吹自擂的談話，同時，由於他已經把民主運動淹沒在血泊中，因此，他可以對共產黨官僚集團內的反對派發出這樣的威脅——左傾是最大的危險。

深受「左派」思想影響的共產黨宣傳機構，以沉默和輕描淡寫的宣傳對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進行了抵制。許多人都聽到了鄧小平與「左派」的矛盾造成的專制政治的破裂聲，袁紅冰則不僅看到了裂痕，而且感覺到了民主運動崛起的機會——由統治裂痕提供的機會。但是，袁紅冰一時還難以確定，應當以何種方式來捕捉住這個機會。九二年三月上旬至中旬，袁紅冰經常佇立在郊外的荒原上，沉思的目光飄向天際，似乎想從剛剛泛起朦朧綠意的野草叢中，尋找到某種靈感。

第三十五章

北京大學校園西側的圍牆外，有一片草地。冬日的霜雪消融之後，在早春午後斜射的溫暖陽光中，乾枯但卻茂密的草地上流蕩起明麗的金黃色光波。

袁紅冰像一隻懶洋洋的豹，舒展頎長的身體，仰臥在草地上，沉迷地望著深邃、燦爛的藍天。陳坡坐在旁邊，講述他最近一個時期的政治活動情況。可是，袁紅冰似乎沒有注意陳坡在說些什麼，因為，他覺得，這一個陽光明媚、草香金黃的時刻，應該是屬於詩意的，而政治的話題只配在陰雲低垂的日子或暗夜中提起。

然而，陳坡卻沒有發現袁紅冰的冷漠，繼續講述道：「……另外，我找到了中央黨校的幾個朋友，組成了一個編委會，準備編一本關於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的學習輔導材料，由我們自辦發行。涂亞傑能夠借到六萬元，做這本書的印刷費，人民大學出版社發行部主任也同意賣給我們一個出版許可證。我想這本書至少能掙十萬元，這樣，我們今後一個階段的活動就不必為資金而發愁——我們一定要掙些錢了，否則，政治活動的效率太低……。」

「對，以輔導學習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名義，編一本書，書中要收進一批被當局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的人物的文章——以批判左傾思潮為藉口，向專制政治發起一次挑戰！」這個突如其

來的思想使袁紅冰的目光像一道雷電，從浩渺的晴空飛掠而下，落在現實的政治問題上。他動作敏捷地突然坐起來，薄薄的鼻翼猶如呼吸到血腥氣息的猛獸，急速地翕動著，眼睛裏迸濺出炫目的光亮，直視向陳坡。沉默了片刻之後，袁紅冰聲音灼熱而堅硬地說：「不只是爲了掙錢——要以編這本書爲起點，在思想領域發起一次民主運動。我們要做到政治、經濟雙豐收，既要採摘經濟的果實，又要收穫政治的麥穗！」

「這個想法好——要做到政治、經濟雙豐收！」幾乎沒有進行什麼思考，陳坡便興奮地同意了袁紅冰的建議。長期的交往，已經使他們不需要過多解釋就能深刻理解對方的意思。

分手時，袁紅冰和陳坡約定，第二天傍晚，到王海光家裏進一步探討行動的細節。陳坡離去後，袁紅冰盤膝端坐在那片金黃的草地上，望著漸漸沉落的巨大日球，重新對剛才的思想進行審視。

「編這本書的直接目的，是要在鄧小平與權力貴族中反對他經濟改革的頑固派之間的傷痕上，撒一把鹽，使這個傷痕痛苦地抽搐起來——只有權力貴族內部的鬥爭激化時，專制政治扼在民主力量脖頸上的鐵手，才可能不得不放鬆一些。另外，值此當局企圖用新聞出版檢查制度悶住所有民主呼聲之際，只要能成功地使一批知名自由知識分子的名字和文章出現在公開的出版物上，這本身就是對獨裁權力的一次打擊，對民主運動的一種推動。還有，這本書名義上的主題應當是抨擊左傾思潮，而事實上，就專制權力而言，所謂左傾思潮乃是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政治靈魂，是現代獨裁理論的集中政治體現，所以，抨擊左傾思潮就具有向專制意志進行終極挑戰的意義。當然，爲了在當前嚴酷的政治環境下生存和發展，這本書不能直接地、赤裸裸地體現民主、人權理念，而必須身披重重策略的鎧甲，走上戰場。殘酷的現實要求，民主力量不能僅以毫無策略感的呼喊表現其英勇，因爲那種英勇雖然有理想主義者的純潔，但卻缺乏衝破鎮壓的鐵幕並產生廣泛社會效應的能力——

—民主力量必須具有沙漠中的荊棘般頑強的生命力，必須以其持久的、有社會效應的行動能力，使自己成爲令共產黨官僚集團望而生畏的戰士。同時，在六四鎮壓的血腥氣還沒有散去的時候，任何民主意識的公開崛起，哪怕是以曲折的方式崛起，都是一種英勇。而且如果此次行動能夠成功，還會爲在困境中陷於絕望的民主思潮提供在政治高壓之下進行反抗的策略引導……。」當晚霞使天空變得像成熟的蘋果一樣嫣紅時，袁紅冰關於這次行動的思考也成熟了。

第二天傍晚，袁紅冰和陳坡如約來到王海光家中。他們三個人一起開始了對此次行動計劃的精雕細刻。

事前必須嚴密地隱藏起自己的政治意圖，顯然是行動成功的關鍵之一。因此，他們很快商定，做爲一種掩護，陳坡已經組織起來的編委會要繼續存在下去，同時，要立即組成一個不公開的編委會，實際控制這本書的編輯、出版、發行的全部活動。秘密編委會的成員除了袁紅冰、陳坡、王海光之外，還要吸收涂亞傑、孫海龍、肖延中參加。孫海龍當時是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會主席，「六四」事件後的兩年多時間內，他做了許多工作，協助袁紅冰在學生中重新聚集民主力量；肖延中是人民大學的教師，同陳坡的私人關係很密切。

袁紅冰提出，書中既要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顯揚先生、原《新觀察》副主編鄭仲兵先生等自由知識分子的文章，也要收入一部分思想傾向中性的學者的文章。如果有可能，最好還要以高稿酬的許諾，勾引幾名公認是共產黨官僚集團「左派」代表人物，做本書的撰稿人。這樣，這本書就變成一塊多種思想色彩的「拼板」。不過，袁紅冰並不是爲了以此表示出思想的寬容，而是爲了利用「拼板」效應，使當局難以對書的整體做出具有政治迫害意義的否定，從而增強這本書對抗政治迫害的策略能力。

接著，袁紅冰、陳坡和王海光又討論確定了秘密編委會成員的分工：由陳坡負責稿件徵集和編輯；由涂亞傑籌集出版發行費用；

由孫海龍協助陳坡同出版社和印刷廠進行各種聯繫工作；由肖延中通過他與共產黨官僚集團元老薄一波的警衛秘書的私人關係，為這本書搞到薄一波的題詞，以增加保護色；王海光負責一部分稿件的徵集工作；袁紅冰則為該書撰寫一篇導論，並負責指導、協調「事務工作小組」的內部關係——他們三人都同意由那批以袁紅冰為焦點聚集起來的青年——周明、揭運祥、戴海昆、王紅光、劉勇等人，組成一個「事務工作小組」，承擔這本書出版發行過程中的日常事務工作。

那天深夜，在對一切細節都進行了縝密的探討之後，袁紅冰、陳坡、王海光最後給這本書定名為《歷史的潮流》。隨後的日子裏，他們便開始了賦予《歷史的潮流》以現實生命的緊張活動。在這個過程中，張顯揚先生、林京耀先生、鄭仲兵先生不僅本人為這本書撰寫了稿件，而且參與了稿件的徵集、編輯工作。特別令人袁紅冰興奮的是，通過張顯揚先生，收集到了因民主意識而被免職的原《人民日報》社社長胡績偉先生的一篇文章，這無疑將極大增加《歷史的潮流》一書的民主運動內涵。而人民大學出版社發行部主任是林京耀先生的朋友，正是由於林京耀的努力，這位發行部主任才承諾出版此書的。如果沒有張顯揚、林京耀、鄭仲兵三位自由知識分子真誠無私的支持，《歷史的潮流》的出版是難以想像的。

袁紅冰利用一個星期為《歷史的潮流》撰寫完導論〈讓歷史不再悲泣〉之後，便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協調事務工作小組的活動中。事務工作小組的辦公地點設在西直門飯店的一個房間裏。當時，陳坡擔任一家民辦性經濟研究所文化部的經理。這個研究所的實際負責人叫張鴻義，原來是一位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學者。陳坡出獄後，張鴻義出於俠義精神收留了他，並專門為他設立了文化部。事務工作小組就以這家研究所的名義，印製了數萬份《歷史的潮流》一書的徵訂單，寄往全國各地。這些活動都是在極短的時間內高效率完成的。

爲了掩護秘密編委會和事務工作小組的活動，袁紅冰還同陳坡、王海光、孫海龍一起，參加了一次陳坡最初組建的、公開的編委會的會議。會議是在中共中央黨校主樓的一間辦公室召開的。袁紅冰和陳坡、王海光一致推舉一位中央黨校的教研室主任做《歷史的潮流》的主編。這位教研室主任顯然爲「主編」的頭銜而感到幾許躊躇志滿，他以權威性的語調發表了許多對於這本書的編輯工作的意見。可是，袁紅冰卻無論怎樣努力，也無法使自己集中注意力聽他的發言。因爲，袁紅冰很清楚，由於陳坡和孫海龍掌握了同出版社聯繫這一環節，最終要將哪些稿件編入書中，將完全由秘密編委會控制。

無論何時，袁紅冰的氣質中都有一種引人注目的東西，即使是冷漠的神情也會給人深刻的印象。他發現，那位教研室主任閃爍著疑惑光亮的眼睛開始不斷向他斜視，於是，爲了給自己漫不經心的神情做出合理的解釋，袁紅冰不得不以精明商人的口吻說：「我不關心書的編輯工作，我只關心投資是否能收回，並帶來利潤。」

袁紅冰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陳坡把他介紹爲這本書的出版、發行費用的承擔者。聽到袁紅冰的話，那位教研室主任眼睛裏的疑惑立刻被學者的高傲和對商人的蔑視取代了。可是，袁紅冰卻爲教研室主任的高傲感到了悲哀，他帶著深刻的同情和憐憫想：「《歷史的潮流》一旦出版，並招致當局的政治迫害之後，這位學者就再也不會高傲、不會輕蔑了。他可能要卑躬屈膝、賭咒發誓地在狗官面前把自己描繪爲一個可憐巴巴的受騙者。」

就在緊張地實施《歷史的潮流》的出版發行計劃的過程中，袁紅冰長達兩年多的「六四」清查對象的生涯結束了。學校當局以發起組織非經註冊的「教師後援團」和參與擅自召開全校黨員大會，起草〈致中國共產黨所有基層支部的公開信〉兩項罪名，給予袁紅冰「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雖然在北京大學所有因參與「六四」運動而受審查的教師中，這個處分是最重的，但是，同某些極端仇

視民主的官僚想要開除袁紅冰黨籍和公職的企圖相比，這個結果已經令袁紅冰十分滿意了，因為，這意味著他可以繼續留在北京大學，繼續做教師。

袁紅冰之所以能得到這種結果，是因為他同朱善利、牛大勇等人的「串供」活動編成的幕障，使當局只能窺視到他「六四」事件中的「罪行」冰山的一角，同時也是由於法律系絕大多數同事對他的保護和關心。

在袁紅冰經受政治審查的兩年多時間內，他的碩士導師王國樞先生繼續擔任法律系副主任。這位正直、善良的長者，以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少有的勇氣，抵制了學校當局撤消袁紅冰訴訟法教研室負責人的要求，理由是，在對袁紅冰的問題做出最後結論之前，沒有根據撤消他的職務。於是，就出現了只有在北京大學才可能有的奇怪現象：儘管袁紅冰是政治審查對象，但卻仍然由他主持訴訟法教研室的教學計劃和日常工作；儘管他被剝奪了出國的權利，可是，其他教師出國進行學術交流，仍然需要他簽字批准；儘管他被剝奪了在北京大學校內講課的權利，可是，卻仍然能以訴訟法教研室負責人的身分，從事諸如參加全國訴訟法學會研討會，擔任武裝警察部隊的法律函授培訓計劃的教材編寫者等學術活動。

最早從八六年起，北京大學法律系訴訟法教研室就開始了對中國刑事訴訟程序的批判性學術研究。這種研究得到了王國樞、王以真兩位老學者的強有力支持，而徐友軍、孫曉寧以及教研室的大部分研究生，成為學術批判的主力。袁紅冰主持教研室的工作後，這種學術批判逐步系統化為「中國刑事訴訟的十大弊端」的觀點。

當時，北京大學法律系訴訟法教研室指出的中國刑事訴訟的十大弊端，主要包括：

「共產黨的各級政治法律委員會做為一種最高司法機構的存在，實際使審判權、起訴權、偵查權的互相制約程序成為一紙空文，使司法獨立原則成為司法專制的婢女；

「法院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最後裁決權使法庭的審判過程變成了一場司法鬧劇，而與法庭審判相聯的被告的辯護權和上訴權、直接言詞原則等已為現代公正審判所確認的一系列訴訟要點，也因此只能在中國的刑事訴訟程序中成為審判獨裁背景上突現出來的動聽的謊言；

「普遍存在的在共產黨政治法律委員會主持下，由公安局、檢察院、法院聯合辦案的作法，不僅踐踏了人類經歷了無數世紀的苦難才獲得的對法治原則的理解，而且也肆無忌憚地侮辱了共產黨自己頒布的刑事訴訟法，從而證明了法律的美麗言詞同中國的司法實踐之間，還橫亘著封建司法意識的千年暗夜；

「法律否認無罪推定原則，政治權力把呼喚無罪推定原則者置於中世紀異教徒般的苦難命運中，這說明，中國實際實行的還是有罪推定的原則；

「檢察院的免於起訴權不但侵犯了審判權，而且剝奪了被告人的辯護、上訴、接受公開和正當程序的審判的權利，從而在一定程序上使檢察院擁有了不經審判，就確認公民是罪犯的權力；

「法律對於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沒有規定期限，特別是沒有禁止警察機構把行使強制措施之外的收容審查用於刑事訴訟，實際上賦予了司法機關，特別是警察機關無限期任意限制和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權力；

「按照法律規定的精神，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警察部門可以使公民不經審判，就遭受沒有期限的、甚至終身的監禁，這從直接的意義上為國家警察權力打擊自由思想者提供了無限的自由，從更深刻的意義上，則表現了當局為自己違背人類基本正義和法律良知運用國家權力的行為，製造合法根據的偽善性；

「司法審判模式中極端強調國家權力的傾向，表現出中國訴訟程序仍然沒有接受，把制約國家權力、防止國家權力侵犯公民自由，做為程序的首要目的的現代觀念，而繼續堅守封建專制獨裁的國家

權力絕對化、至上性的立場：

「辯護人只在開庭審判前的短暫時期內，才能進入訴訟程序，這既使辯護人缺乏進行有效辯護的時間條件，也使被告人在偵查、起訴過程中，完全處於警察和檢察官的控制下，根本無法反抗、控告警察和檢察官的刑訊逼供，以及各種精神、肉體的虐待；

「警察部門握有的不經審判，就將公民判處勞動教養的權力，這種制度實際上是最黑暗的警察統治的根據。」等等。

袁紅冰、徐友軍、孫曉寧在各種學術討論會和可能發表的文章中，用較為委婉的語言不斷表達了、論證了上述觀點，同時，又以富於挑戰性的、直言不諱的方式，使上述觀點成爲他們在北京大學授課的學術重點內容之一。八九年袁紅冰被當局剝奪講課的權利之後，徐友軍、孫曉寧在北京大學的講台上繼續堅持了對中國刑事訴訟的批判精神。徐友軍的批判風格表現出了極強的學術理性，而孫曉寧則往往能以非理性的激情打動學生的心。但是，無論如何，在當時那種嚴峻的政治氣氛中，他們的行爲都是一種富於男兒氣概的英勇，都是一種對真理的獻祭。

徐友軍當時兼任北京大學法律系主辦的《中外法學》雜誌刑事訴訟專題責任編輯。「六四」事件之後，徐友軍以對學術自由的責任感，利用他的這個兼職，組織了一系列座談會和筆談會，並將有關情況發表在《中外法學》雜誌上，從而爲起始於八六年胡耀邦思想寬容政策的學術自由，在「六四」後的血腥恐怖氣氛中繼續存在了一個時期，做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特別令袁紅冰感動的是，八九年六月，通過徐友軍的努力，袁紅冰和徐友軍的一篇學術對話錄，在《中外法學》上刊出了。對話錄中，既對無罪推定原則做出了學術的肯定，也對中國的訴訟模式做出了尖銳的批評。儘管經過一位負責定稿的庸人副主編的謹小慎微的刪改，文章失去了原有的銳利風格，但是，文章精神的風骨仍然隱約可見。在北京的陽光還被街頭戒嚴部隊哨兵的刺刀映成恐怖的慘白色時，這種堅硬的學術

精神風骨是可貴的。

在袁紅冰接受當局政治審查的兩年多時間內，除了訴訟法教研室的同事之外，法律系的絕大部分教師，從系共產黨的支部書記張文到系主任趙震江，再到普通教員，也都通過各種方式表現出對袁紅冰的同情、支持、保護，如果沒有這些同事們，如果沒有法律系的這些「父老鄉親」們的努力，校長吳樹青想把袁紅冰趕出北京大學的企圖，可能早就得逞了。

根據共產黨黨章的規定，按照普通程序處罰黨員，應該首先由基層黨支部做出決議。九三年初，袁紅冰所在的訴訟法教研室黨支部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對袁紅冰「六四」事件的行爲應當如何做出處罰。在會議上，孫曉寧首先發言，他以向女學生訴說熾烈戀情般的灼熱語言，講述了對袁紅冰的好感。他說：「袁紅冰極具正義感，對社會和民族的進步有強烈的獻身精神，而且，袁紅冰的理想主義是十分能夠打動人心的。在所有這些方面，我都不如袁紅冰。我認爲，按照黨章上用堂皇的語言描繪出的共產黨員應當具備的品質爲標準，袁紅冰完全符合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條件……。」

孫曉寧發言之後，徐友軍以他一貫的語調像小姑娘一樣輕柔、精神像岩石般堅硬的風格，做了發言，對孫曉寧的觀點表示支持。在孫曉寧和徐友軍發言的過程中，王國樞先生慈祥的臉上，則浮現出恬靜、沉醉的笑意，彷彿他正在入迷地欣賞一支優美的小夜曲。

就這樣，受上級之命召開的，應當對袁紅冰進行政治思想整肅，並對他做出處罰決定的這次黨支部會議上，袁紅冰竟然變成了一位受到表彰和推崇的「聖徒」。

但是，袁紅冰卻明確意識到，現在，已經到了需要進行某種程度的政治妥協的時刻。如果訴訟法教研室黨支部對他做出不處罰的決定，那就等於把當局逼到了角落裏，迫使當局動用對黨員的特別處罰程序，即不經訴訟法教研室黨支部，而由共產黨北京大學委員會直接對他做出處罰的決定。那樣一來，他的命運就將完全由吳樹

青之類的老雜種左右。事實上，此前張文已經暗示過袁紅冰，只要他寫一份檢查，給校方一個台階下，那麼，法律系的共產黨委員會就可以做出一個使他有條件繼續留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處罰決定。爲了給當局賞個臉，更爲了使自己能夠獲得留在北京大學這個中國民主意識發源地，以利於同專制政治再次較量，袁紅冰改變了經受政治審查兩年來的強硬態度，寫出一份承認自己在「六四」事件中犯有違背共產黨政治紀律的錯誤的檢討。而在這次訴訟法支部會議上，幾乎是應袁紅冰的請求，才勉強以五票對三票，做出了給他以黨內嚴重警告的處罰決定。大約一個月之後，學校當局把這個處罰提升到除開除黨籍之外的最嚴厲的處罰——留黨察看一年。

學校當局的這個決定公布的當天，法律系許多同事的眼睛裏似乎都無聲地浮現出迎春花的美麗花影，顯然，他們是爲袁紅冰能以這種結果度過當局的政治迫害，繼續留在法律系而感到欣喜。然而，面對著同事們眼睛裏搖曳的欣喜，袁紅冰卻只能默默地發出浩茫的長歎。因爲，在他的一隻腳剛邁出因「六四」事件而遭受的政治迫害陰影的同時，他的另一隻腳又踏入了以《歷史的潮流》一書，向「六四」屠夫們挑戰的危險之中，而這很可能使他的同事們眼睛裏的欣喜，不久就重新破碎爲不安和憂慮——爲他的命運的不安和憂慮。

九二年四月份，桃花流丹，杏花鋪雪。《歷史的潮流》一書的編輯出版、印製和徵訂程序進行得十分順利。由於袁紅冰、陳坡、王海光採取了不將有「思想異端」傾向的文章交付出版社審查，並在袁紅冰撰寫的導論〈讓歷史不再悲泣〉前，增加了兩篇以吹捧鄧小平爲主調的導論做政治掩護等一系列策略方法，特別是肖延中成功地通過警衛秘書，騙到了共產黨元老薄一波爲《歷史的潮流》寫的題詞：「改革開放，強國富民」，《歷史的潮流》終於避過了共產黨官僚集團嚴密的出版檢查制度，由人民大學出版社正式同意發行。到了四月下旬，稿件已經交付印刷廠開始印製。與此同時，袁

紅冰爲出版這本書組織起來的事務工作小組，也卓有成效地展開了徵訂工作，通過郵局收回的徵訂單已達數萬份。

在九二年那個生機蓬勃的美麗的四月，只有一件事給袁紅冰心中留下了陰影。四月中旬的一天，陳坡找到袁紅冰，對他講，孫海龍毫無理想主義，只是爲了獲得經濟利益才參加到《歷史的潮流》的出版活動中來的；陳坡還堅決表示，他同孫海龍已經無法繼續合作下去了。

孫海龍做爲《歷史的潮流》秘密編委會的成員之一，當時負責同印刷廠聯繫該書的印製工作。在袁紅冰經受當局政治審查的過程中，孫海龍一直擔任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會主席，「六四」後，他曾付出很大精力，幫助袁紅冰在學生中傳播民主意識，重建民主力量。孫海龍考入北京大學前，是甘肅省足球隊的運動員，儘管他母親的原籍在江浙一帶，但是，西北的大漠長風仍然在他的氣質上雕刻出了粗獷、勇敢的風格。

同孫海龍的交往使袁紅冰確信，他不是陳坡所說的那種庸俗小人。然而，考慮到陳坡在《歷史的潮流》出版過程中的重要性，爲了使這本書的出版工作不敗於內部矛盾，袁紅冰少有地做出了一項違心的決定——命令孫海龍退出秘密編委會。袁紅冰做出這個決定是痛苦的，痛苦之處不僅在於這個決定違背了他的意志，也不僅在於這個決定直接傷害了孫海龍的感情，更在於袁紅冰意識到，這個在陳坡要求下做出的決定，深深傷害了陳坡在自己心中的形象。

接替孫海龍工作的，是劉勇。劉勇原來在一家國營企業任共產主義青年團的負責人。他皮膚很黑，身材細長，目光閃爍不定，很像一頭總處於驚慌狀態的、高大的瘦騾子。他是被涂亞傑用狐狸般的花言巧語所誘騙，抱著經商發財的目的，才辭去了原來的公職，參加到袁紅冰周圍這個社會青年的圈子裏的。加入這個圈子之後感覺到的政治異端氣氛，立刻使劉勇經常表現出忐忑不安的心緒和對過去國營企業中那個小官僚職位的懷戀。但是，受到由袁紅冰注入

這個圈子裏的俠義精神的壓力，劉勇對於擔任的工作卻也十分認真負責，只是不斷對周圍的人散布一些消極言論，諸如「《歷史的潮流》將來一定要出政治問題，當局不敢收拾袁紅冰這種名人，一定會拿我們這些小人物出氣。」等等。儘管如此，袁紅冰仍然以對待自己學生般的心態寬容了劉勇，而沒有把他清除出去。袁紅冰覺得，劉勇會在他的人格和思想魅力的感召下，逐步變得高尚。而以後的事實證明，他對劉勇的寬容是錯誤的；他對劉勇的希望是在等待癩蛤蟆變成天鵝。

大約是五月十日，《歷史的潮流》印製完成了。當袁紅冰拿到一本還散發出油墨香氣的《歷史的潮流》時，他卻疲倦得沒有精力翻閱，而只是把它放進書桌裏，因為，對生命的責任感，使袁紅冰不得不開始關心他的另一個生命的結晶——在濃豔的桃花開始凋殘的五月，他的妻子王錦娜即將為他孕育出一個孩子。他們是在九〇年底結婚的。

只要自然科學還不能夠對無限和永恆做出終極意義的解釋；只要科學理性還不足以撫慰人們因情感豐盈的生命終將消失於虛無而產生的悲涼之情，宗教感情——這種以信仰尋找生命精神歸宿的審美激情，就永遠有根據。佇立在不斷坍塌為虛無的瞬間之上的人類，需要以信仰來覆蓋終極的生命困惑，宗教情感就是人類美化生命的一種方式——美化終將被死亡的宿命所物化的生命。而人類之所以必須美化生命，是為不使精神死於物性宿命，是為在物性宿命處處貶低生命的過程中，使生命成為一個悲愴而美麗的價值過程，一個高貴的道德過程。比宗教感情更具有生命豐盈感的精神意境，是對某種崇尚精神的哲學的信仰，因為，任何崇尚精神的哲學都比宗教之神更清晰地展現出人類意志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因而也更接近自由——自由只在生命對自身獨立性和主體性的領悟中。

世界上最不配稱為生命的生命，就是既沒有宗教情感，也沒有精神哲學意境的人群。因為，失去了對精神的信仰，人類的視野中

就只剩下了粗俗物欲的境界，在那境界的終極之處，是虛化爲死物的宿命；而在那宿命之前，只有物欲的享樂能激動粗俗的心。於是人不再相信美和道德準則，不再欣賞詩意和高貴的情操，而只把理性用於進行對塵世物欲享受的爭奪；生命墮落爲純粹物欲的載體，人類社會由此成爲狼和蛇之類沒有美感的、兇殘的獸，爲了物性生存而吞噬同類的黑暗叢林；自由之星隕落了，物性通過人的嘴，興高采烈地唱出宿命的流氓小調，精神的太陽熄滅了，人類就不會以美與自由爲目標。而共產黨官僚集團就用馬克思的物性哲學，用思想專制的鐵模，試圖把中國人鑄造成這樣一群物性的動物。

那些用血和淚創造出以美化和強化生命爲目標的精神哲學的智者，是最自由、最生動的人。無論什麼時代，他們都是少數孤獨者，然而這些人卻是整個人類的生命自由的王冠，正是他們，用裸露出白骨的手指，在虛無的悲愴背景上雕刻出了一代又一代高貴的人格；正是他們，用堅硬的鐵石之心，在物欲橫流的塵世間，高傲地堅守生命的精神原則。他們是以高於宗教的神聖感來對待生命的孤獨者。袁紅冰就是這樣一位孤獨者，因爲，他創造出了「殷紅虛無」的哲學意境；因爲，他就是以美麗的神聖感來對待生命的；因爲，「殷紅虛無」的意境是美的、神聖的。而他同王錦娜的戀情，則是覆蓋在那種神聖感最深遠處的一片流蕩著晶藍光波的白雪。

也許由於是在內蒙古高原上出生和長大的，袁紅冰對於大漠荒野、長風雪原，有一種特殊的依戀之意。同王錦娜相識幾個月之後，袁紅冰才知道，這位震撼了他峻峭之心的女子，有滿族血統。

在儒學和專制政治孕育出的思想地獄之火的焚燒中，漢族的精神之花凋謝了，枯萎了，而精神的失敗無可阻止地導致了生命的弱化和醜化。這是文明發達的漢族在歷史上屢屢敗於北方草原上的遊牧民族的根本原因。滿族，這個以長弓劣馬，從北方雪原中爲自己開拓出命運之路的民族，曾用戰靴踏破萬里長城，成爲高踞於中原壯麗山河之上的王族。但是，他們取得了軍事的勝利，卻又敗於漢

人的政治文化——他們的精神敗了。在儒學與專制政治形成的思想地獄中，滿族充滿銀色暴風雪喧囂聲的強悍民族風格逐漸鏽蝕了，他們忘卻了雪原遼闊的地平線所激起的浩蕩的進取精神，而退縮進保守的盾牌之後。於是，滿族，這個曾經銳利過的種族，最後竟變成不得不為中國近代的屈辱承擔民族責任的種族。

但是，袁紅冰卻從王錦娜的大眼睛裏尋找到了滿族遺失在歷史雪原中的民族之魂，那是寧靜而蒼茫的萬里雪原之魂，那是一個豐饒而純淨、荒涼而豔麗的生命的遺跡。袁紅冰就是熾烈、沉迷地凝視著這個美麗靈魂的意境，於九〇年深秋，踏著晚霞般深紅的生命神聖感，靜靜地走入了婚姻。

婚姻登記所位於景致優美的月壇公園內。那天，當袁紅冰和王錦娜走出婚姻登記所後，正是下午時分。公園內高大的白楊樹和槭樹的茂密葉片是金黃色的，從高藍的天空中湧過的秋風彷彿在發出浩蕩而寂靜的詠歎，透過樹葉斜射下來的陽光宛如金色的霧。當時，袁紅冰心中只有一個思緒在以深沉的內在感徐緩起伏——他想把自己覆蓋著高傲雄性美色的、險峻的生命做為祭品，獻給王錦娜寧靜波動的眼睛裏那遼遠的雪原之魂。

以前，袁紅冰從未想過要孩子。因為，他總覺得，「父親」這個概念是同衰老聯繫在一起的，而他儘管已近四十歲了，卻仍然有一顆絢麗動盪的少年之心。但是，那天袁紅冰生命的深處湧起了一種燦爛的衝動，他幾乎是急不可待地希望，通過一個新的生命，使囚禁在王錦娜眼睛裏的雪原之魂，獲得現實陽光下的翠綠生機。他感到，那似乎是某種他必須承擔的天職。當時，袁紅冰冷峻的目光中，竟為這種感觸閃爍起了青銅色的淚影。而到了九二年五月，袁紅冰走出婚姻登記所那天的燦爛衝動，就要鑄造出一個嬰兒了。

這時，王錦娜任記者的中國新聞社已經給她分了一套帶會客室的公寓，地點在亞運村東側一幢新建的高層公寓樓上。房間雖然不寬敞，但經過王錦娜精心修飾，呈現出恬靜、樸素、溫馨的氣息，

很像是初秋小白樺林中的情調。而且，房間位於二十層，站在陽台上，可以遙望南邊的北京市區，視野十分開闊。這個房間使袁紅冰那顆流浪漢似的動盪的心，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家庭的氛圍。

五月十四日，就在這個房間裏，王錦娜出現了臨產的徵兆。袁紅冰迅速地召來一輛出租車，把王錦娜抱進車中，向亞運村南面的安貞醫院駛去。王錦娜沒有發出一聲呻吟，但是，從她發青的嘴唇和蒼白的面容上，袁紅冰看出，她正竭盡全力忍受著某種巨大的、銳利的痛苦。

袁紅冰曾體驗過狂喜和暴怒，體驗過急風驟雨般的激動和鐵石鑄成的悲愴——他體驗過極為繁富的情感活動，然而，對於驚慌的情緒他卻是陌生的。少年時在荒野上流浪的過程中，即使逼近地面對猝然從草叢中走出的、腳爪像豹子一樣巨大的雄狼，他也沒有驚慌過。可是，那天送王錦娜到醫院去的路上，袁紅冰竟驚慌失措了。他急跳的心像一隻奔鹿在堅硬的戈壁灘上踏出的蹄聲，他覺得，自己彷彿就要踏進熾烈的太陽，經受焚身的痛苦之後，再走向太陽後面那金霧般神秘的、他以前一無所知的生命意境。

王錦娜躺在移動床上，被一名護士推進產房的最後一瞬間，她迸濺著破碎恐懼感的眼睛，絕望地、求助地向被擋在產房門邊的袁紅冰凝視——那是對於她是否能孕育出一個美麗生命的恐懼。

王錦娜懷孕期間，袁紅冰很少談論他們未來的孩子，不過王錦娜還是從袁紅冰時而驟然在瞬間之內變得極其溫柔的目光中領悟到，她丈夫荒蠻的心中有無邊的銀灰色草浪般的、對美麗生命的希冀在搖盪。儘管王錦娜的眼睛仍然像盛開的墨菊招搖著少女的風韻；儘管她那呈現出北方美女寧靜秀色的面容上，還沒有一絲皺紋，但是，她確實已經三十六歲了，所以，對於難產的恐懼一直覆蓋在她的心中。她不是畏懼痛苦，而只是害怕她會讓袁紅冰眼睛裏那對美麗生命的峻峭的希冀在失望中坍塌。

袁紅冰完全理解王錦娜進入產房前一剎那間猶如從絕望的深淵

中向他仰視的目光的含義，於是，袁紅冰也用嚴肅得近乎冷酷的目光，向王錦娜做出堅硬的承諾——「我將站立在這裏，在產房門邊，一直到你完成生育過程，而我的心會始終在你身旁。無論出現什麼情況，無論任何艱難困苦，都不能使我們的心分離！」

然而，一個突然出現的情況，卻迫使袁紅冰背棄了這個承諾。

王錦娜消失在產房門內不久，袁紅冰攜帶的B P機^(編註)就刺耳地響起來。B P機顯示出，是西直門飯店的一個房間的電話在呼喚他，而他為《歷史的潮流》的出版發行組建的「事務工作小組」，就設在那個房間裏。

「你快到西直門飯店來一趟吧！這裏全亂套了，弟兄們不知該幹什麼——昨天深夜得到消息，人民大學黨委已經下令，要人民大學出版社停止發行《歷史的潮流》，說這本書有嚴重政治問題。現在，這裏沒有人主持，陳坡也不見了，可能是給什麼人送消息去了！」這是袁紅冰撥通電話後，話筒裏傳來的周明焦急的話語。

事業高於個人的精神本能使袁紅冰沒有任何猶豫，就立刻返回家中，騎上自行車，趕往約十公里外的西直門飯店。

中午，袁紅冰走進西直門飯店的那個房間。周明、揭運祥、戴海昆、王紅光，還有陳坡的未婚妻以及另外一個女士，都在房間裏。大家神情沮喪而又有一些慌亂。從周明的敘述中，袁紅冰很快弄清了情況。昨天，五月十三日，把李鵬奉為兒皇帝的共產黨人民大學委員會決定，以存在嚴重政治問題為理由，立即查禁《歷史的潮流》，並責令人民大學出版社收回已經發出去的全部書籍——儘管《歷史的潮流》有騙取到的共產黨元老薄一波的題詞做掩護，共產黨官僚集團中的頑固派仍然敏感地嗅出了這本書中濃烈的「異端」氣息；儘管法律上共產黨組織無權發出行政權力範圍內的禁書令，但是，實際上共產黨組織卻握有任何行政權都必須遵從的終極權威。

編註：B P機即傳呼機。

昨天深夜，從人民大學出版社得到《歷史的潮流》被查禁的消息後，用周明的話說，「陳坡立刻像瘋了一樣開始銷毀《歷史的潮流》的稿件，燒稿子的灰燼把抽水馬桶都堵住了。」當時在場的事務工作小組成員把陳坡的這種表現視為怯懦，並因此而情緒低落。

當然，袁紅冰清楚，陳坡並不是怯懦，那只是陳坡易於激動的性格特徵的一種表現。不過，事務工作小組這批青年一直把袁紅冰和陳坡視為精神領袖，而他們認為，領袖在危機時刻應當具有鎮定自若、從容不迫的風度，所以，陳坡的激動使他們感到了失望。

靜靜地聽完周明用慌亂、焦灼的語調介紹過情況之後，袁紅冰忽然現出一個富於感染力的微笑，並以玩世不恭的態度，說出一句粗話：「他媽的，這批狗官們反應得這麼迅速、激烈，好像我們輪姦了他們的老婆似的！」顯然，人們沒有料到袁紅冰會說出這樣一句話，大家在沉默中互相對視著。然後，突然一起爆發出情態不同的笑聲，就連那兩位女士也羞澀地垂下面容，可是，她們低低的、清脆的笑聲卻一點兒也不羞澀。

用一句粗話擊碎了房間裏的沉悶氣氛之後，袁紅冰很快做出決定：立刻高效率地行動起來，把尚未發給外地徵訂者的近一萬冊書，在最短的時間內發出去，以避免遭到當局的扣押——徵訂數量較少的，由周明請求郵局的朋友，盡快郵寄出去；大連市共產黨黨校徵訂的幾千冊書，則租用一輛汽車，由戴海昆押送，直接交到徵訂者手中。

傍晚，幾千冊書已經送到郵局，一輛租來的箱式大卡車也停在西直門飯店門前。這時，陳坡、涂亞傑也趕來了。他們十幾個人像抱起一箱箱炮彈一樣，汗流浹背地將成捆的書搬進卡車的車廂。最後，戴海昆肩頭搭著一條乞丐才會用的破棉被，神情悲壯地走進了裝滿書籍的車廂。他悲壯，也許是因為他將在炎熱的初夏，必須把自己關進密不透風的鐵皮車廂中，度過顛簸的一夜；也許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在為真理而艱難。

當箱式大卡車消失在灰暗的暮色中時，袁紅冰突然感到一陣使他的心都疼起來的深深的疲倦。那疲倦是由他一直壓抑在心底裏的對王錦娜的擔憂而引起的。

深夜，袁紅冰趕到了安貞醫院。走廊裏空無一人，袁紅冰孤獨的腳步聲發出空洞的迴響，好像是一個陰鬱的鬼魂在古老陵墓的甬道中遊蕩。一陣突如其來的恐懼感使袁紅冰像一團灰色的旋風，在走廊中瘋狂地奔跑起來。

婦產科病房的門出現在走廊的盡頭。走廊灰暗的燈光下，病房門的玻璃窗上垂掛下來的布簾猶如裹屍布一樣蒼白。袁紅冰瘋狂的步履在病房門前頹然停下了。此時，幾乎完全喪失理智的狂亂心緒，使袁紅冰可以像野狼般，用利齒、用尖爪撕碎擋在前面的哪怕是鐵鑄的門，但是，他卻不敢觸動病房那脆弱的玻璃門，因為，那道門後面是具有神聖意味的地方——那是生命的誕生之地。於是，他只好如同一隻囚籠中的猛獸，焦躁如狂地在走廊裏來回走動起來，並時時驟然仰起頭顱，向空中呆滯、昏暗的燈光瞪視，彷彿要用那無聲雷電般的眼光，劈裂冷漠、無情的寂靜。

病房的門終於被推開了，門縫中露出一位年輕護士似乎覆蓋著寒霜的臉。顯然，這位護士對袁紅冰，這個妻子生產過程中一直沒有露面的、不負責任的丈夫，有一種出於女子天性的反感，她冷冰冰地斜視著袁紅冰，用毫無表情的語氣說：「王錦娜生產了，是一個女嬰，母子平安。」說完，年輕的女護士便憤怒地聳動了一下小巧的鼻子，把袁紅冰浮現出溫柔微笑的面容，重新關在門外。

袁紅冰轉身沿著走廊向醫院外走去。他的步履茫然而又有一種輕鬆漫步的情態，彷彿走在一個空虛和豐盈重疊在一起的夢境中。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回到家裏的，只記得那個五月之夜的微風中，飄盪著鬱金香的濃豔芬芳，而繁星閃爍的暗藍夜空猶如一個美麗而深沉的命運。對於袁紅冰而言，那是一個永遠不會磨滅的記憶。

第二天上午，按照醫院規定的探視病人的時間，袁紅冰像太陽

一樣準時地走進了病房。王錦娜神情安詳而又疲倦地躺在病床上，用寧靜的注視迎接袁紅冰。她眼睛裏的那種遼遠的寧靜彷彿淡藍色的風從無邊的雪原上飄過，而她的面容蒼白得像一片柔和的春雪。

袁紅冰突然想要以熾烈的親吻使王錦娜蒼白似雪的面容上流蕩起嫣紅的光波，然而他緊閉的、銳利的嘴唇卻只是向王錦娜稍稍俯下一些，始終沒有親吻。因為病房裏還有其他人，袁紅冰向來不願在有第三者的時候，表現出對女人的愛戀。在他的心目中，男女之間的情愛是同生命中最神聖的因素相連的，只有在塵世之外的寂靜中呈現出的情愛，才具有狂放無羈的聖潔之美，那就像殷紅的落日只有在杳無人跡的原野上親吻荒涼的地平線時才最動人一樣——袁紅冰天性就追求「最動人」的意境，無論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如此。

一位護士從育嬰室將嬰兒抱進病房，準備交給王錦娜哺乳。袁紅冰急不可待地伸出震顫的手臂，小心翼翼地接過嬰兒。他覺得，嬰兒輕得像一束含苞欲放的野花，這使他擔心，他灼熱的手掌會灼傷了這嬌嫩的花束。然而，他堅硬的手臂卻仍然宛似痛苦痙攣的豹爪般，緊緊攬住了嬰兒裹在襁褓中的身體。

像所有初生的嬰兒一樣，他的女兒面容也是粉紅色的，但是，從那粉紅色中已經呈現出豔麗的潔白。孩子稀疏的頭髮被胡亂剃掉一片，露出的頭皮上貼著一塊用以遮住注射針孔的膠布，那個針孔是爲了防止嬰兒吸入羊水後呼吸道感染，而對頭顱上的血管進行注射留下的。望著孩嬰兒頭顱上那塊膠布，袁紅冰心中湧起一片閃耀著炫目淚影的浩蕩柔情，他忽然無聲地說出一句：「噢，我的女兒，你剛出生就必須經受痛苦……。」

袁紅冰的眼睛緩緩地、艱難地移向女兒的面容，終於開始了同女兒的第一次對視，而峻峭的驕傲立刻隨著震驚的顫動，從他青銅色的目光中崛起了。他發現，女兒的眼睛像銀色暴風雪過後的夜空一樣深黑而純淨，那雙眼睛彷彿在以極其嚴肅的沉思，凝注著她即將開始命運旅程的塵世，而眼睛深黑的極致之處，似乎有一個沐浴

在美麗詩意波濤中的明澈的哲理，在動人心魄地閃耀。

袁紅冰感到，從此之後，在茫茫的人海中，他只憑瞬間的注視，就可以準確無誤、毫無疑義地辨認出他的女兒的眼睛，辨認出他女兒眼睛裏那詩意繁富的美麗而純澈的哲理。

哺乳之後，袁紅冰從王錦娜手中再次接過女兒，並不得不把她交給護士。因為，醫院規定，除了哺乳之外，嬰兒必須同母親分開，待在育兒室裏。袁紅冰把女兒交給護士時覺得，好像他把自己悸動的心交給了別人，而護士那雙纖秀、潔白的手似乎變成了一雙長滿粗硬黑毛的魔掌。當他以猙獰的目光，瞪視著懷抱嬰兒的女護士離去時，在他的視野中，護士那充滿少女風韻的迷人背影，竟變成了一個粗俗地袒露出肥厚脊背的海盜的身影，而那個海盜手裏就攬著剛從他胸膛中挖出的心。

剛才，在王錦娜哺乳的時候，涂亞傑的妻子尹志敏就走進了病房，她是代表袁紅冰的那群弟兄們來看望王錦娜的。由於袁紅冰一直沉迷在對女兒的注視中，竟沒有注意到尹志敏的出現。此刻，他才聽到尹志敏在驚訝、欣喜的歎息中，輕聲說：「今天我才知道袁老師的眼睛也會溫柔——平常，您無論看誰，甚至看花的時候，眼睛也總是那麼冰冷，那麼硬，那麼兇猛，可是，剛才您看自己的女兒時，眼睛一下變得溫柔了，像一片金羽毛！」

中午，袁紅冰離開醫院，向家中走去。他感到，自己踏在金色陽光中的步履聲格外清晰，而且，彷彿有另外一個雌鹿般輕捷的足音，飄搖著野花的神韻，跟在他身後，同他一起行進。袁紅冰明明知道這種感覺是不真實的，但是，他仍然情不自禁地猝然轉身，向後面望去。他只看到一片燦爛的陽光在他走過的地方炫目地閃耀。

「噢，我從此將不再孤獨，因為，我女兒的足音將同我艱難的腳步聲重疊在一起……。」袁紅冰向藍天仰起頭顱，默默地想。而他直視著初夏正午的熾烈日球的眼睛凝重地滲出一滴金汁般的淚水，那不知是因為他的眼睛被灼傷了，還是他的猛獸之心被灼傷了。

第三十六章

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的某個傍晚，從內蒙古高原的大漠荒野上湧來的雷暴雲，以猙獰的情態動盪翻滾著，越過燕山山脈，雲層墨黑的底部像是被那殘破獸齒般尖利的群峰劃破了似的，滲出暗紅的血色。北京的天空變得陰鬱了，彷彿籠罩在一個兇險而雄烈的命運的陰影中。顯然，一場初夏的狂風暴雨就要降臨。

北京市區邊緣的亞運村的東北方，幾十座聳立在低垂陰雲下的高層公寓樓上，所有的窗戶全都緊緊地關閉了，窗上的玻璃像一隻隻被即將來臨的暴風雨嚇壞了的眼睛，閃爍起慘白的光亮。只有一座高層公寓樓二十層的一扇窗口完全敞開，猶如懸崖上草原鷹棲息的黑暗洞穴。

袁紅冰白衣勝雪，盤膝端坐在窗口內的一張寬大的椅子上，椅子上面有一個厚厚的坐墊，這使他的胸膛正好對著敞開的窗戶。

袁紅冰左邊的牆壁間，掛著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木雕頭像，雕像呈現出深黑色，猶如刻在堅硬的千年夜色之中的一個美麗的獻祭。這個基督頭像是王錦娜的弟弟送給他們的結婚紀念品。當時，王錦娜的弟弟說，袁紅冰的形象和氣質同受難的基督很相像，所以，他才以此做為送給姐姐的結婚紀念品。

袁紅冰右邊的書桌上，有一瓶打開的烈性白酒，瓶中的酒早已

在他的第一次狂飲中就被喝完了；一柄從少年時起就一直攜帶在身邊的蒙古短刀，此時橫置在膝頭，而他青銅色的眼睛以冷峻沉思的神情，越過敞開的窗口，凝視著暗紫色的雲層——他以悲涼和神聖重疊在一起的情緒，等待著漫長的雷電劈裂萬里雲空，他要在狂風暴雨中為女兒命名，同時，他的心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艱難。

《歷史的潮流》之所以激怒了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不僅在於這本書通過收進幾位著名「異端分子」的具有強烈「異端」傾向的文章，從而表現出對「六四」事件後當局的政治思想高壓的挑戰，同時也在於這本書是以輔導學習鄧小平九二年初南巡講話精神的名義出版的。因為，按照專制政治的邏輯，就如同歷史只能由御用文人遵循官權的意志而偽造一樣，對於鄧小平之類獨裁者的思想也只能由官辦學者進行解釋，而任何民間的解釋，特別是「異端分子」的解釋，都會被當局認為既是對思想專制法則狂妄大膽的反叛，也是一種企圖「歪曲」獨裁意志的心懷叵測的行爲。

對於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的憤怒，袁紅冰早有預料，不過，他沒有想到他們會如此迅速地做出反應。《歷史的潮流》被查禁後的幾天之內，許多為該書撰寫文章的作者都被本單位的共產黨組織找去，接受具有政治威脅性的詢問；那位曾被陳坡和袁紅冰表面上奉為主編的中央黨校的某教研室主任，也對陳坡聲明，他不對《歷史的潮流》一書負任何責任，因為，書中收進的許多文章他事先並不知道；據說，薄一波也指令他的秘書給新聞出版署打過電話，說明他事先根本沒有審閱過《歷史的潮流》的稿件，所以，他的題詞是被騙取的。而面對這些情況，陳坡、王海光似乎還處於《歷史的潮流》被查禁的震盪中，對下一步應該如何行動，尚未進行思考。

儘管參與《歷史的潮流》編輯出版活動的人們中間出現了普遍的驚慌，但是，袁紅冰仍然相信，只要就此止步，當局對有關個人的政治迫害還達不到嚴酷的程度。不過，那樣一來，就無法完全實現他發動《歷史的潮流》事件的初衷。他發動這一事件，是爲了利

用鄧小平同陳雲、李鵬之間在經濟政策上的矛盾造成的政治空隙，展現出民主運動的內涵，然而，僅僅出版了《歷史的潮流》並不能使這種內涵得到充分的「展現」。因為，出於策略的考慮，《歷史的潮流》中絕大部分文章都是以推崇鄧小平的所謂改革開放的形式出現的，如果沒有鮮明體現民主意識的後續動作，那麼，這個事件的意義將相當程度上被囚禁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內部派系鬥爭的範疇內，而不能真正走上民主運動的高峰。

不過，只要再把這個事件向前推進哪怕一步，都意味著銳利的個人危險。雖然袁紅冰對自己的策略能力有充分的自信，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識到，以沒有政治組織做爲依託的個人，同人類歷史上最兇殘、也成熟到了最偽善程度的中國現代專制政治權力搏戰，這本身就是一種鋒刃上的舞步，而任何策略的鎧甲都可能是脆弱的。

以前，袁紅冰對危險的命運有一種悲愴的愛戀；他確信，任何一個良知尚未泯滅的中國人，只有用危險的命運之手，才能摘取到生命意義的野果。可是，女兒的出生卻使他剛毅的心在陡峭的危險前戰慄了。他知道，在具有「罪」及家人的株連傳統的中國專制政治下，他的苦難命運就意味著女兒的苦難。過去，袁紅冰常爲一個夢境而感到荒涼的美——在那個夢境中，他猛獸般殷紅的血以狂放的情態，迸濺在破裂的黑色岩石上。然而，現在面對女兒——從他心頭湧出的這一滴晶紅的血，袁紅冰卻在危險前遲疑了。他不忍讓那一滴紅寶石般瑩澈的血在黑色的岩石上撞碎；他覺得，讓那一滴血在翠綠的春風和金色的陽光下，盛開爲絢麗的野花，乃是他的天職。

窗外，暗紫色雲層的色調越來越濃郁，越來越具有血腥的意味，可是，暴風雨卻遲遲不肯降臨。凝結在天地間的令人窒息的沉悶彷彿永遠不會破碎。而妻子臨進產房時那好像從黑暗深淵中向他仰視的絕望的目光；女兒同他第一次對視時那嚴肅、沉思的眼睛，交替浮現在袁紅冰的靈魂中。他突然意識到，如果爲了鑄造高貴的

人格而摟抱熾烈的危險，並因此走上苦役犯的命運之路，那麼，絕望就將成爲妻子如花的眼睛裏的最後一個神情，而妻子心中對他的深沉依戀，也將在終生的痛苦中凍結爲永不消融的冰河；那麼，剛出生的女兒，在她還不會走路時，就已經蹣跚於淒風苦雨之中了——是他殘忍地給了女兒以痛苦的命運。

袁紅冰感到了一陣從破裂的骨縫中傳來的恐懼，他是由於自己的軟弱而恐懼，恐懼得連英挺的身軀都劇烈地震顫起來。似乎是想從火焰和銳利中尋找到擺脫那種恐懼的靈感，袁紅冰點燃了一支平常爲停電而準備的蠟燭，放在前面的窗台上。然後，他抽出那柄蒙古短刀，用雙手緩緩地將那銀灰色的刀體，橫舉到同自己的眼睛平行的地方。他冷峻的目光越過銳利的刀鋒，凝注著蠟燭金紅色的火焰——他想要看到火焰在鋒刃上的狂舞。

然而，在暴風雨前那灰色岩石般沉重的無風的沉寂中，蠟燭的火焰卻凝然不動，像是一個就要死於鉛灰色沉寂的意志，又猶如一顆將在乾燥的死寂中無聲破碎的、熾烈的心。袁紅冰的恐懼感爲此而更加陰鬱了，彷彿他的靈魂都將在那宛似灼熱灰燼一樣的恐懼感中窒息而死。

就在恐懼的極致之處，就在恐懼再也沒有進展餘地的時刻，袁紅冰宛如垂死的雄狼，獠厲地露出牙齒，發出了淒厲、慘烈的呼嘯。好像是被那呼嘯召喚著，浩蕩的高空之風驟然湧進敞開的窗口，尖嘯的風輕蔑地颳滅了蠟燭渺小的火焰，兇猛地撕開袁紅冰胸前襯衣的衣扣，在他裸露出的陡峭胸膛上，撞擊成富於破碎感的、放縱無羈的激情。

突然，無數道漫長、曲折的雷電同時閃耀起來，將濃厚的雲層燒成了動盪的金紅色；如同宇宙崩塌了似地震撼人心的雷聲，像燦爛的狂笑，從炫目的雲隙間壯麗地湧出。銀光閃閃的雨柱橫掃著越過窗口，在袁紅冰堅硬如鐵的消瘦面容上，在他懸崖一樣的胸膛上，撞擊成白茫茫的水霧。

袁紅冰凌亂的長髮以炸裂般的情態飛揚起來，他瘋狂的目光緊緊地、逼近地凝視著雙手高舉在眼前的那柄蒙古短刀的刀鋒，雷電之火正將那鋒刃修飾得絢麗多彩——那不停的雷電的閃光，時而像銀色的長蛇在鋒刃上狂舞；時而猶如猩紅的猛獸之血的激流，從鋒刃上掠過；時而宛似鋼藍色的破碎怒濤，為秀麗的鋒刃沐浴淨身。

袁紅冰沉醉了，他的眼睛裏崛起了峻峭的激情，而那激情之巔，有青銅色的悲愴在暴風雨中燃燒。同時，一縷縷思緒如同輝煌的傷痕在他剛烈的男兒之心上进裂：「噢，鋒刃上的舞姿最動人。我要同來自萬里雲空的雷電之火一起，在鋒刃上做猛獸之舞，做英雄之舞……王錦娜如花的眼睛會由於痛苦而枯萎，女兒美麗沉思中的眼睛會因苦難而憔悴，但是，我必須以鋒刃上的火焰之舞，將永不枯萎、永不憔悴的驕傲雕刻在她們的眼睛上；我只能把英雄男兒浩蕩的悲愴，做為留給她們的遺產——為了美，為了高貴，就讓她們隨著我的足跡走上艱難的命運之路吧，那每一個足跡都是熾烈的痛苦在岩石上燒灼出的傷痕！」

暴風雨終於垂下了狂放的長翅，而袁紅冰的身影依然像一個黑色的石雕，端坐在敞開的窗前。在深藍的夜色下，在那還殘留著暴風雨神韻的寂靜中，袁紅冰岩石裂縫般的雙唇間，飄出一個深紅如晚霞的聲音：「水寒」。

「水寒」，這是他為女兒的命名，取古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之意。當他為女兒確定了這個名字的瞬間，一片北國深秋的荒野伸展在袁紅冰的意識中。荊軻，那位為了俠義精神而將隻身入強秦，用一柄白虹般的孤獨的長劍，向統帥百萬虎狼之師的秦始皇挑戰的英雄，漫步於易水河畔，他的摯友高漸離身穿雪白的喪服，為荊軻送行——他坐在落滿紅葉的滔滔河水邊，為荊軻唱起了那首古歌，做為訣別之音，而蕭瑟、蒼涼的秋風將高漸離的悲歌，送入了千年的歷史。

那天，袁紅冰滿懷萬里雪原般的悲愴，在窗前一直坐到深夜。

他知道，爲女兒以那首古歌的意境命名，這是殘酷的，然而，爲了滿足審美激情對生命的要求，他不能不殘酷。

大約五月二十日左右，袁紅冰同陳坡進行了一次談話。袁紅冰談話的內容主要有兩點：爲了避免使參與《歷史的潮流》的朋友們遭到當局的迫害，他準備以個人名義承擔《歷史的潮流》的全部政治責任；這個事件不能就此止步，應該以一系列的後續行動，使事件的民主運動意義更加豐盈，更加鮮明，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現。當時，陳坡沒有任何異議地同意了袁紅冰的決定。

袁紅冰立刻迅速地行動起來。首先，他撰寫了一封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信，信中他把共產黨人民大學委員會查禁《歷史的潮流》這件事，描繪爲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反動。當然，袁紅冰根本沒有指望會從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得到支持。他寫這封信的目的只在於以攻爲守，並在鄧小平與李鵬、鄧力群之間關於經濟政策的矛盾造成的統治裂縫上撒一把鹽，從而爲下一個民主活動創造盡可能大的政治空間。然後，袁紅冰又給新聞出版署寫了一封公開信，要求該機構保護公民的出版自由權利，否決共產黨人民大學委員會的禁書令。當然，袁紅冰也根本沒有幻想新聞出版署會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他之所以寫這封信，是爲了給隨後通過「不作爲」違法的理由，起訴新聞出版署製造條件。

六月，袁紅冰以《歷史的潮流》主編的名義，將共產黨人民大學委員會和新聞出版署列爲被告，向北京市中級法院提交了行政訴訟的起訴書。起訴書指控，共產黨人民大學委員會查禁《歷史的潮流》的行爲，侵犯了公民的出版自由權，雖然該委員會不是行政機關，但它實際上實施了行政違法行爲；起訴書指控，新聞出版署不履行保護公民出版自由權的職責，是一種「不作爲」的行政違法行爲。

袁紅冰當然也不會希望做爲專制政治小幫閒的法院，能夠做出有利於民主的判決。他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是要實現三個目的，一

是要使專制政治已經露出的政治迫害的獸齒，咬在一塊鐵鑄的骨頭上，以顯示民主意志的堅硬；一是通過具有英勇氣概的行爲，抹去參與《歷史的潮流》事件的朋友們心中的慌亂，穩定軍心，以便再戰；三是通過起訴，把一個難題置於法院面前，而可以預料到的法院不受理起訴的裁決，將會起到揭露被共產黨官僚集團標榜爲民主體現的行政訴訟法的虛偽性。

國內那些被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鐵手摀住嘴的傳播媒介，對袁紅冰的上述行爲保持了冰冷的沉默，而香港、台灣的報紙、雜誌卻對其進行了廣泛的報導。由於這些報紙、雜誌大量流入國內，再加上國外電台對這些報導的轉播，許多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從中隱隱感到，民主的意志又開始從「六四」後的血腥陰影中浮現出來了。而袁紅冰這一系列行爲的信息沒有被專制制度窒息在鐵幕中，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高瑜女士對新聞自由的追求。

高瑜曾是中國新聞社的記者。八八年，她離開了這個官方控制的新聞機構，同陳子明、王軍濤一起，主持民辦報紙《經濟學週報》的編輯工作。後來，高瑜由於參與「六四」民主運動而受到當局的政治迫害，被囚禁了一年多。袁紅冰是在高瑜恢復自由後不久，同她結識的。

高瑜女士已經四十多歲，但是，她秀麗的面容仍然存留著少女翠綠的風韻，眉梢眼角時時顯示出北方美女才有的英豪之氣。她說起話來，語調總是十分迅急，猶如銀色的急雨敲擊在銀杏樹燦爛黃葉上的聲響，聽到那種聲響會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要敞開胸懷，將心沐浴在山野的清新氣息中。袁紅冰可以欣賞很多女人，卻很少對女人產生敬意，然而，高瑜是他尊敬的少數女性之一。他不是尊敬高瑜那黑得流蕩起暗藍光澤的如雲秀髮，而是尊敬她那一眼就可以看到底的、清澈的靈魂，尊敬她那頗富男兒氣概的坦率性格。

「六四」事件後，《經濟學週報》就被查封，高瑜出獄不久，基於對新聞工作的熱愛，便使自己成爲香港一些報刊、雜誌的秘密

撰稿人。當時，「左派之王」鄧力群的一句惡狠狠的話，經典地表明了當局的某種心態，這句話是：「要把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悶死！」這句話的更明確的意思就是，要用嚴酷的新聞出版檢查制度，徹底剝奪自由知識分子公開發表文章、著作的權利，並使中國民主運動的聲音和形象完全從新聞信息中消失。而高瑜女士以她的筆，對新聞出版專制的刀鋒，做出了勇敢的挑戰。她撰寫的大量報導，其中也包括對袁紅冰「六四」後一系列政治活動的報導，使世界感到，被淹沒於血泊中的中國民主之魂還在頑強地呼吸。

有些人把高瑜的這種行爲污蔑爲向香港報刊出賣新聞，以換取外匯。這些人的污蔑不是出於無知，就是產生於卑賤小人對美麗、英勇者的陰鬱的嫉妒之情。如果僅僅是爲了物性的生存，高瑜女士以其才華和聰慧，只須向狗官露出一絲賣弄風情的微笑，就可以得到專制政治的垂青，並獲取許多愚笨的庸人用終生的獻媚都難以企及的生活資料和世俗地位。然而，美麗的高瑜只願親吻血跡斑斑的民主運動的軀體，她不欣賞專制政治的那張醜臉，儘管對民主的愛與危險共存，而專制的醜臉與個人的榮華富貴同在。

袁紅冰進行上述反擊活動的同時，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也在繼續施加更大的壓力。《歷史的潮流》的更多的撰稿者，被各自單位的共產黨組織找去，接受具有政治威脅性的詢問，而《人民日報》社社長高狄則組織一群御用文人，撰寫批判《歷史的潮流》的文章，發表在專供中共高級官員閱讀的、半秘密的「人民日報內部參考」上。這群御用文人血紅的目光聚焦於《歷史的潮流》收入的張顯揚、袁紅冰、胡績偉和鄭仲兵的文章。他們給張顯揚的文章定的罪名是，攻擊共產黨的新任總書記江澤民，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江澤民剛被戴上中國最高統治者的王冠，張顯揚先生就根據江澤民在「六四」期間的行爲，敏銳地判定，江澤民是一個專制主義者，只不過他比愚蠢的李鵬圓滑許多而已。御用文人們給袁紅冰的文章定的罪名則是，以批判左傾思潮的名義，曲折地否定二十世紀中國

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事實也確實如此——這群御用文人的屁股很髒，但是，他們的狗鼻子卻很靈敏。

在五月中旬到六月初的這段日子裏，袁紅冰結識了一位他後來引為自己的摯友和兄長的人——鄭仲兵先生。這使他感到了少有的興奮，因為，在這個無數人都為尋找地位、名譽、金錢而四處奔波的社會中，袁紅冰卻專注於尋找真正的生命，尋找在刀劍的劈斬下也能發出鐵石聲響的生命。

鄭仲兵先生最初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的處長，後來調到民族大學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反對林彪和江青，鄭仲兵受到造反派——北京、上海的造反派與中小城市的造反派不同，中小城市的造反派成員許多是基於對十六年專制政治壓迫的憤怒，而對官僚們進行打擊的，北京、上海的造反派則主要被毛澤東勢力的政治陰謀所左右——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身體和精神經歷了嚴重的摧殘。八十年代，鄭先生任《新觀察》雜誌的副主編。「六四」事件後，他被當局視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失去了《新觀察》副主編的職務，調到「中國作家協會」，但卻又沒有給他安排任何具體工作，實際上是迫使他賦閒在家。

大約在五月底，經陳坡引見，袁紅冰在鄭仲兵的家裏，見到了他。鄭仲兵微陷的眼睛由於淨潔而顯得很聰明，同時，那雙眼睛裏有一種憂鬱卻又詼諧的神情，彷彿總在蒼涼、嘲弄地注視塵世中的芸芸衆生。他的脊背有些彎曲，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經受酷刑留下的痕跡；他的身體消瘦得好像空蕩蕩的衣衫下只有一副骨架，但那是鐵鑄的骨架。第一眼看到鄭仲兵，袁紅冰就產生了一種感覺——他面對的只是一個豐饒、真實的靈魂，而肉體，即便是那樣消瘦的肉體對於鄭仲兵也是多餘的，似乎只是為了給自己靈魂找到一個物性的依託，鄭仲兵才需要肉體。

那次會面時談話的大部分內容，袁紅冰很快就忘記了，但是，只有一點記憶卻長久地留在袁紅冰的靈魂中。當時，陳坡講述了由

於《歷史的潮流》受到當局查禁，許多撰稿人都處於驚慌失措狀態的情況，並告訴鄭仲兵，現在只有袁紅冰一個人將以主編的名義承擔政治責任。鄭仲兵則用平靜的聲音說：「如果必要，我可以同袁紅冰一起承擔責任。」

袁紅冰沒有接受鄭仲兵的這個建議。然而，只憑鄭仲兵的這一句平靜的話，袁紅冰就確信，他已經觸摸到了鄭仲兵的心——一顆堅硬、高貴的男兒之心。

爲了抵抗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越來越強化的政治壓力，形成一個暫時的對峙局面，以便給下一個重大行動創造活動空間，在《歷史的潮流》被查禁半個月後，袁紅冰和陳坡就實施了另一項策略行爲——在同上層官僚集團有各種密切聯繫的知識分子圈子裏，廣泛散布《歷史的潮流》受到鄧小平支持的謠傳。

袁紅冰十分清楚，只根據他由於「六四」中的活動曾被當局列爲北京大學頭號清查對象；只因爲書中收進了張顯揚、胡績偉、鄭仲兵等自由知識分子的文章，鄧小平就不可能支持《歷史的潮流》，理由在於，鄧小平這個獨裁者雖然右眼裏閃爍著經濟市場化的光亮，左眼裏卻始終凍結著專制意識的血腥的暗夜。不過，面臨陳雲、李鵬之流愚蠢的守舊派對他的經濟政策發出嚴重挑戰的情況，鄧小平也不能公開對《歷史的潮流》做出否定。因爲，《歷史的潮流》形式上似乎正親吻鄧小平的所謂改革政策，儘管誰都能看出，這本書實質上是把屁股對著專制政治的臉進行親吻。所以，袁紅冰判定，鄧小平及其家族，爲了免於政治上的被動，只能對《歷史的潮流》保持很不舒服的沉默；人往往很難替自己打擊親吻者——哪怕只是形式上的親吻——找到有道德合理性的理由。而只要鄧小平沉默，對於袁紅冰就足夠了。在最高獨裁者沉默的背景中，袁紅冰的反擊就會顯得神秘莫測——任何官僚，哪怕頑固派如鄧力群者，骨子裏都是軟體動物，都是奴性十足的小人。他們不相信，如果沒

有強有力的權力的支持，有誰會像袁紅冰這樣，在他們殺氣騰騰的政治威脅下，還敢於向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寫信控告他們，甚至敢堂而皇之地向法院提起訴訟。而這種心理邏輯的另一面就是，袁紅冰敢採取這些膽大妄為的行動，一定有恃無恐，鄧小平的沉默恰好給這種怯懦者的邏輯做出了肯定的註釋，當然，那不過是他們自己疑神疑鬼地猜測出的註釋。但是，這種虛假的註釋就已經足以將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發洩憤怒的方式，阻止在一定的限度之內。

實施了一系列策略行動之後，袁紅冰便要進一步展現他的原則了。六月初，他決定，以《歷史的潮流》編輯委員會的名義，召開一次規模在百人左右的、由知名自由知識分子參加的思想討論會。

他決定召開這個討論會的目的在於，撕裂「六四」以來當局的思想壓制的鐵幕，使關心中國自由民主命運的人們克服「六四」血腥屠殺造成的恐懼，重新開始廣泛的思想討論，從而為民主運動的復興創造必要的社會和精神條件。而這個討論會是否能成功召開，則要取決於兩個條件，即他在知名自由知識分子中是否有足夠的動員能力，以及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是否具備各種意義上的策略能力。考慮到鄭仲兵、張顯揚和林京耀等人在知識分子中的影響力，考慮到他本人以及陳坡、王海光在高校教師中的關係，袁紅冰認為，召開這次會議所必需的動員能力不成問題，同時，他對自己的策略感和實際操作能力向來具有小視任何人的自信。

袁紅冰以富於感染力的語調，將他的決定告訴陳坡和王海光之後，立刻得到了他們的支持。經過討論，他們三個人確定了會議籌備工作的原則和細節。

首先，為了形成一種較為廣泛的團隊感，討論會不僅要以《歷史的潮流》編輯委員會的名義召開，而且要再找幾家常設性的文化機構，做為會議的共同發起人。當然，這樣做還有一個策略上的益處——有常設性的機構做為發起人，可以使當局難於找到藉口，將這次會議定為所謂非法集會。

其次，要繼續利用薄一波的題詞做這次行動的盾牌，因此，應以題詞的內容做為會議的名稱，即「『改革開放、強國富民』思想研討會」。

另外，會議所需經費從《歷史的潮流》的發行利潤中支出，並由周明、涂亞傑、王紅光、劉勇、戴海昆、揭運祥等人組成「會議事務組」，處理日常事務，由陳坡請青年政治學院的兩位教師張勇進、王東成，負責會議過程的錄音、錄像工作。

「未慮勝，先慮敗」這句古訓，是袁紅冰進行政治活動一貫遵循的策略原則。「六四」之後，鄧小平、李鵬等人曾咬牙切齒地講，今後要把一切「動亂」因素，即民主活動，消滅在萌芽狀態。無疑，這次會議一定會被當局視為動亂因素。所以，討論中，袁紅冰特別強調，事先嚴格的保密措施，是這次會議不受當局阻撓，順利召開的關鍵。據此，他和陳坡、王海光商定，會議之前，對參加者只通知會議召開的日期，而不說明會議的地點；會議召開時，派人租用汽車，分三路去接會議的參加者，會議的請柬也在汽車駛往會場的路上再分發。同時，為了抵抗會議之後必然接踵而來的政治壓力，他們還決定邀請一位有民主意識傾向的新華社記者參加會議，以使他能夠在會議之後，立刻通過專供中共決策層閱讀的「新華社內部參考消息」，將會議情況的報導直接傳達到中共政治局。當然，這個報導必須不能反映會議的真實情況，而要偽造一些共產黨官僚集團可以接受的內容。這樣，就可能使當局在考慮是否用嚴厲的政治迫害手段對這次會議進行追究時，躊躇難決。袁紅冰之所以決定這樣做，並不是為了使自己免於迫害，而是考慮到剛從「六四」血泊中重新崛起的民主運動的意志還太脆弱，還需要由成功來激勵——壓力有時可以使意志更堅硬，但是，在廣泛的意義上，如果壓力太巨大，也會把意志壓碎。儘管袁紅冰自信，自己的意志永遠不會破碎。

會議的時間定在六月十四日上午九時。這是袁紅冰確定的，而

這個日期——六月十四日，正是他的女兒袁水寒出生的第三十天。月球三十天由殘缺到圓滿循環一次，按照中國的傳統，孩子出生的第三十天是一個祥吉的日子，稱爲「滿月」，要閤家歡慶。而袁紅冰想要把這次會議做爲送給女兒滿月之日的禮物。

六月初的那天，討論過上述問題後，袁紅冰和陳坡留在王海光家裏用餐。在酒酣耳熱之際，袁紅冰突發奇想，提出應當把鄧力群也騙來參加這次會議。他覺得，如果能使鄧力群，這個斯大林主義者，這個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的精神領袖，和自由知識分子坐在同一個房間裏，隔著桌子，像鬥架的小公雞一樣互相兇狠地瞪視，那種難堪的場面一定格外動人。袁紅冰的這個頑童般的想法，引得陳坡、王海光放聲大笑起來。最後，陳坡同意去試一試，是否能把鄧力群騙來參加會議。

第二天，在袁紅冰的主持下，會議籌備工作便高效率地啓動了。

周明的一個朋友是奧林匹克飯店的部門經理，周明通過這個朋友，用較低的價格租到了六層的一個會議室。袁紅冰對這個會議地點很滿意，不過，並不是因爲這個飯店灰藍色的外形很像一座壯麗的古城堡，也不是由於飯店內部呈現出明快而華美的現代氣息，而只是因爲，站在那間會議室窗前，可以越過遠處樓群的間隙，看到北京西山之巔的殷紅落日。袁紅冰進行哲學或文學思考時，落日彷彿就沐浴在他心中那片雪白的茫茫雲海中，可是，當他從事世俗的政治活動時，落日似乎被種種繁雜的事務性思慮抹去了。而在那種時刻，對殷紅落日的柔情萬種的懷戀，時時會驀然湧上他的心頭。

「北京青年中共黨史研究者協會」和「中國民辦科技企業家協會」同意，和《歷史的潮流》編輯委員會一起，做爲會議的發起單位。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王海光、陳坡控制的，後者同意做爲發起單位，則是林京耀先生努力的結果。只是在爭取中國科學委員會主辦的一家雜誌做爲會議發起人的過程中，才不得不由袁紅冰費了一點

兒心思。

當時，經袁紅冰和陳坡決定，已經用發行《歷史的潮流》的一部分收益，由涂亞傑、王紅光在友誼賓館租了一個高級房間，做籌建經濟性公司的地點。一天晚上，那家雜誌社的負責人應邀走進了這個房間。這位負責人五十多歲，但是，頭髮仍然很黑。他眼睛裏閃爍起興奮和不安交織在一起的光亮，不斷神經質地巡視著房間，似乎想發現什麼可疑的東西。向袁紅冰身旁的沙發走來時，他踏在柔軟地毯上的腳步顯得有些猶疑，彷彿是一隻貓，想偷吃餐桌上的魚，卻又怕主人發現。

「這是一個有點兒民主衝動，但又怯懦的人——屬於那種有色心，沒色膽的人……噢，我必須裝得比他還要怯懦，讓他在『膽小鬼』面前扮演英雄的角色。」袁紅冰向那位負責人做了瞬間的審視之後，立刻在心中這樣決定了。於是，他愁眉苦臉地用沮喪的語調，對那位負責人說：「鄧力群竟敢指使人民大學當局查禁《歷史的潮流》，他真是膽大包天，連薄一波都不放在眼裏。我就是因為有薄老的題詞，才敢做這本書的主編呵。」說完，袁紅冰又多愁善感地歎息了一聲，等待那位負責人的反應。

那位負責人顯出居高臨下的神情看著袁紅冰，但聲調柔軟而謹慎地說：「既然有薄一波的題詞，你還怕什麼？」

「噢，您不知道，我有神經衰弱症，就怕刺激……這次準備召開的思想討論會，薄一波和鄧小平當然也總會知道的……。」袁紅冰故意用不連貫的語言，發出一個模糊的信息。

「鄧小平知道你召開這次討論會嗎？」那位負責人女人一樣細膩的臉上，現出兩片紅暈，急切地問。

「當然……鄧小平總會知道的……您知道，這種同上層有關的事，不好講得太明白。」袁紅冰給那位負責人送去一個神秘的眼神，繼續說：「我們想請您來做這次會議的共同發起人，也不是沒有原因的——您的雜誌不是由科學委員會主辦的嗎？鄧小平的女兒

鄧楠不是任科委的副主任嗎？」

說到這裏，袁紅冰意味深長地停了一下，以使那位負責人有時間產生一種誤解——似乎請他的雜誌做會議的發起人之一，是鄧楠的意思。當那位負責人眼睛裏不安的神情完全被淹沒在興奮的閃光下之後，袁紅冰又露出一絲苦澀的笑意，有氣無力地說：「哎——，真沒辦法，我是不得不召開這次會議呵。開會時，我們一定要注意，不要講過激的話，不要刺激鄧力群那幫人，不要再惹出什麼事來……。」

「你這個年輕人怎麼比我這個五十多歲的人還唯唯諾諾！」那位負責人輕蔑地斜視著袁紅冰，打斷了他的話，用教訓的口氣說：「你不懂中國的政治，鄧力群怎麼能同鄧小平、薄一波這些元老相比？我看，討論會的氣氛還應該活躍一些，不要怕，要放開講，沒有必要畏首畏尾的……。」

袁紅冰雙腿併攏，像一個謙恭的小學生，垂首坐在沙發裏。等那位負責人如同剛服過海洛因的嗜毒者，在情緒亢奮的演講中，充分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之後，袁紅冰抬起面容，用勾引小姑娘般的輕柔語氣，問：「那麼，您是同意以您的雜誌的名義，做這次會議的共同發起人了。」

那位負責人高亢的聲音像過分繃緊的琴弦，突然崩斷了，他的喉結猶如正在吞嚥一大塊熱土豆似的，艱難而痛苦地蠕動了一下。在難堪的沉默中，他有些愠怒地，而更多的是驚慌地瞪視著袁紅冰。或許是因為剛剛扮演過英雄，他終於不得不苦笑了一下，說：「當然……我同意……。」

那位負責人駝著背，心事重重地離開了。袁紅冰忽然產生了一個興致盎然的疑問：「在會議上，這位負責人會不會被那些自由知識分子的發言嚇得哭泣起來？」

六月十四日清晨，袁紅冰習慣地打開短波收音機，從國外的廣播中獲取真實的信息。突然，台灣廣播電台播發的一條消息，使袁

紅冰的心緒變得嚴峻了。那條消息的大致內容是：北京的一批自由知識分子將於今天召開一次思想討論會。

袁紅冰意識到，這條消息一定是受邀參加會議的人透露出去的，而當局的秘密警察系統也一定捕捉到了這個消息，並必然會立刻採取措施，試圖阻止這次會議的召開。唯一還可以感到安慰的是，由於事先沒有告訴會議參加者開會的場所，所以，秘密警察不可能從這條消息中獲悉會議的地點。

早晨八點鐘，袁紅冰乘出租車，趕到友誼賓館的入口處。唐越按照約定，等在那裏。她把打印好的一批會議參加者事先撰寫的發言稿，交給袁紅冰。唐越，這位「六四」之後曾冒著極大危險掩護過袁紅冰的少女，現在經他介紹，在一位美籍華人開辦的公司中任職，那個公司就設在友誼賓館內。一段時間以來，唐越實際已經成為袁紅冰從事民主活動的秘書。袁紅冰的絕大部分文件都是由唐越打印的。

袁紅冰判斷，由於他將主持今天的會議，秘密警察很可能對他進行嚴密的監控跟蹤，以發現會議的地點。所以，離開友誼賓館後，他沒有直接趕往奧林匹克飯店，而是讓出租車向相反的方向開去。在拐過一個十字路口後，袁紅冰突然讓司機停車，把一張鈔票塞到司機手裏。然後，他便跳下出租車，衝過街道，乘上對面開來的另一輛出租車，向奧林匹克飯店疾駛而去。

袁紅冰走進奧林匹克飯店後，發現這裏的氣氛沒有任何異常，周明和會議事務組的其他成員，在幾位身穿絲綢旗袍、年輕美貌的服務小姐的幫助下，已經把租用的那間會議室布置好了。會議室門邊，一張桌子上擺著裝幀華麗的會議簽到冊；會議室裏面，長方形會議桌覆蓋上了潔白的桌布。青年政治學院教師張勇進、王東成也早已帶著兩名錄像師趕到了，袁紅冰走進會議室時，他們正幫助錄像師安置攝像機。

袁紅冰冷峻的神情變得柔和了一些。事情似乎正按照他的計劃

有條不紊地順利進展，只要派去接會議參加者的三輛汽車不受阻止地趕到，會議就可能成功地召開了。

八點四十分左右，王海光帶領第一批會議參加者，約四十人，走進了會議室。這批人主要是中共中央黨校、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高等院校的教師，其中有幾名屬於鄧力群思想陣營的三流御用文人——袁紅冰想騙鄧力群來參加會議的企圖沒有能實現，王海光卻成功地騙來這幾位三流御用文人，以為會議增添幾分黑色的趣味。

從人群中，袁紅冰發現，校友張偉同北京大學經濟系教師朱善利走在一起。八〇年那次北京大學民主競選過程中，張偉曾以學生會主席的身分參加競選。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張偉是受官方指派，為了阻止民主派候選人當選而參加競選的。為此，袁紅冰一度對張偉極其厭惡。然而，「六四」事件之後，已經任天津經濟開發區副主任的張偉，卻高傲地辭去了自己這個令無數庸人垂涎三尺的職務，以表示對當局血腥暴行的憤怒和抗議。為了保持人格的純潔和尊嚴而拒絕狗官恩賜的榮華富貴，在價值觀念的意義上本是高貴的男兒理所當然的選擇，可是，在庸人滾滾如漫天沙塵的當代中國，這種選擇卻成為絕大部分人難以企及的崇高。

此刻，袁紅冰以堅硬的注視，向張偉表達他的敬意。袁紅冰的目光中有青銅色的暴風雪在喧囂，而張偉那顯得悲涼而又高傲、凝重的神情，像崛起在迷茫飛雪中的凍裂的懸崖。

這時，會議室的門再次開了，高瑜女士神采飛揚地走進來，她身後跟著一位面如滿月、腮似桃花、身材豐盈而秀麗的小姐。袁紅冰知道，這位小姐是香港《虎報》的記者。為了盡可能減少當局今後對會議參加者進行政治迫害的藉口，袁紅冰曾決定不允許外國和港台記者進入會場。而這並不會影響會議的宣傳效應，因為，許多會議的參加者都有同大陸外的記者聯繫的秘密途徑，會議的情況自然會通過這些途徑傳達給世界。只是由於高瑜女士說這位小姐是她的密友，袁紅冰才同意高瑜把她引進會場，條件是，這位記者必須

打扮得像一個大陸的小妞兒。同時，高瑜和張顯揚先生也是袁紅冰事先告訴了他們會議地址的僅有的兩個會議參加者。

一會兒之後，張顯揚先生趕到了。當他魁梧的身體剛在會議桌邊坐下，袁紅冰就敏感地發現，那幾名三流御用文人的臉上立刻露出驚疑而又尷尬的神情，接著，那種神情變成了意識到被愚弄之後的憤怒。其中一個人站起來，像剛被乞丐強姦過的黃臉婆一樣，惱怒地扭動著身體，走到袁紅冰旁邊，痛苦而仇恨地咬住牙齒，說：「我聲明退出這次會議——我不願意和張顯揚這種自由化分子坐在同一張桌上！」

袁紅冰露出充滿柔情蜜意的微笑，像同老朋友密語似的，把薄薄的嘴唇湊近那個傢伙的耳朵，但卻用冰冷的低聲說：「請便。不過，我猜想你一定願意同李鵬睡在同一張床上——做他的男妓。」

說完，袁紅冰又努力使自己的笑容變得更甜蜜。而那個傢伙猶如一隻氣瘋的老驢，在原地打了一個轉，然後，便腳步踉蹌地向門邊走去。隨後，其他的幾個御用文人也採用更加不光彩的、不辭而別的方式，偷偷溜出了會場。

這幾位御用文人的退出，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會議室裏呈現出沉重的寂靜。一些思想傾向中性的中老年學者原來坐在會議桌邊，此時卻默默地退到會議室的一個角落，而他們緊張的竊竊低語，像老鼠的牙齒，啃嚙著越來越沉重的寂靜——袁紅冰直覺到，他們在商量是否也應該退出會議。

袁紅冰慢步走到會議桌的一端，在主持人的位置上坐下。他向那群聚集在角落裏的人斜視了片刻，便把目光轉向會議室的門邊。此時，離會議預定開始的時間只差十分鐘了，可是，另外兩輛接會議參加者的車卻還沒有趕到，而參加會議的大部分知名自由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內的民主人士應該由那兩輛車接來，其中一輛車是由陳坡負責的。在與陳坡共同從事民主活動的過程中，袁紅冰早已發現，陳坡的工作效率極高，而且，具有很強的時間概念。今天，直

到此刻他還沒有趕來，這不能不使袁紅冰懷疑，陳坡可能遇到了什麼麻煩。

「也許，陳坡事先被秘密警察扣留了。」這個想法使袁紅冰的神情變得冷峻了。他默默地從衣袋裏掏出一盤「英雄交響曲」的錄音帶，裝進便攜式錄音機中。然後，他以更加險峻的身姿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並剛毅地逼視著會議室的門。他已經做好準備，如果突然有一群軍警衝進會議室，他便立刻在「英雄交響曲」的旋律中，宣布會議開始。

會議室緊閉的門像被一陣狂風吹開了，陳坡胸前的衣襟敞開著，如同一位剛從漫天沙暴走出的年輕的流浪漢，闖了進來。他邁動同低矮的身材不相稱的、生氣勃勃的大步，走向袁紅冰。袁紅冰覺得，陳坡那隨著急速的步履起伏的身體，就像動盪的波濤，迎面湧來，而陳坡臉上興奮的笑意，猶如波濤之巔閃爍的燦爛陽光。

「交通堵塞，所以來遲了一些……在車上聽說，台灣電台清晨廣播了我們開會的消息，我真擔心，一進門會看到一群警察！」陳坡高聲對袁紅冰說：「不過，人我都接來了——李銳、秦川、鄭仲兵、林京耀、張揚、張抗抗等等，都到了。」

袁紅冰迎著陳坡站起來，他用震盪起熾烈激情的目光，短促地、緊緊地摟抱了一下自己這位生命活力充沛的戰友。

過了一會兒，去接吳祖光、王若水的車也趕到了。在民主的意義上，在知識分子的範疇內，會議室裏可謂人才濟濟，群英薈萃。袁紅冰端坐在具有歷史感的肅穆氣氛中，宣布會議開始。

「……今天，我們這個學術研討會只有一個目的和宗旨，那就是討論鄧小平九二年初南巡談話的精神實質。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和宗旨。現在，請諸位發言。」袁紅冰以開幕辭中的這句話，為他和陳坡、王海光等戰友用高度政治策略建築的舞台，釘上了最後一根釘子。而他確信，自由知識分子們的發言，將會在這個策略的舞台上，展現出風姿綽約的民主原則的舞姿。

袁紅冰致辭之後，一百多人的會議室裏呈現出堅硬的寂靜，堅硬得彷彿袁紅冰冷峻的目光都能在那寂靜上，撞擊出青銅色的火花。然而，這種寂靜，這種沒有人立刻發言的狀態，並不是出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謙讓精神，更不是出於恐懼，而是產生於一種莊嚴感——會議的參加者似乎都意識到，「六四」之後當局用血腥的恐怖和嚴密的警察統治鑄成的沉悶局面，就要被擊碎了，而他們則是思想標槍的第一批投擲者。這種意識使會議室的參加者一時間不能不停立在峻峭的沉默之巔，體驗做一個勇敢者的莊嚴。

會議室裏的寂靜首先被林京耀先生的發言踏碎了。這位任職於「政治協商會議」一個研究機構的學者，在自己的發言中抨擊了那種只有御用文人才能對有關國家命運的思想做出解釋的專制政治邏輯。林京耀寬闊的前額給人以懸崖上突起的岩石般的崢嶸感；雖然他的腿有些不良於行，但是，他發言的聲音卻高亢而雄壯，像是在金色的陽光中目空一切地昂視闊步；雖然他不過是手無縛雞之力的一介書生，但是，他鏗鏘的語調中卻有長槍大戟的閃光。

隨後，鄭仲兵先生的發言又表現出另一種風格。針對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企圖煽動起對毛澤東的懷戀之情的行爲，鄭仲兵指出，他們製造「毛澤東熱」的真實目的，是爲了製造「鄧小平冷」。鄭仲兵先生發言時，語調沉靜，唇邊浮現出一縷狡黠的微笑，頗似一隻狐狸，然而，那是一隻美麗、動人的狐狸——誰都能聽出來，他是想用自己的發言，在鄧小平同陳雲、李鵬、鄧力群之間的那道敏感的裂痕上灑點胡椒面。

「在中國，根本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有的只是『無產階級自由化』。從五七年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開始，所謂資產階級一直是被殘酷打擊的對象，他們沒有任何自由。而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種種給中國造成巨大災難的政治運動，都是所謂『無產階級』搞自由化的結果……。」——這是著名戲劇家吳祖光先生在發言，他著重抨擊了當局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發動的、以壓制思想自由爲

目的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吳祖光先生銀絲般的頭髮梳理得的十分整齊，漫長的艱難歲月的風塵也不能遮蓋他面容上那小白樺林般清新的藝術氣質，而最吸引人的，還是他的眼睛，那是一雙俊秀的少年人才會有的純淨的眼睛，純淨得沒有一絲世俗的物欲；純淨得會令稍有利知的庸人，羞愧地把自己骯髒的眼睛藏進褲襠裏；純淨得會使美女在清澈的高山激流中洗濯雙手，然後，情不自禁地伸出秀美、纖細的手指，去輕柔地撫摸沐浴在那雙眼睛裏的真實動人的靈魂。事實上，在吳祖光發言過程中，會議室幾位漂亮的女性——秀髮如雲的高瑜、神韻風流的小說撰寫者張抗抗，還有那位情態妖嬈的《虎報》小姐，都沉迷地含笑注視著這位老劇作家。不過，袁紅冰一點兒也不嫉妒。

前《人民日報》總編王若水先生對極左思潮，這個中國現代專制的政治靈魂的批判，極具深沉的哲理性。然而，袁紅冰卻無法集中注意力聽王若水的發言，因為，他完全被王若水的形象魅力吸引了。王若水先生骨骼秀麗，面容清臞，神情中有一種燦爛的黃葉漫天飄舞的韻味。面對王若水，袁紅冰覺得，自己彷彿是佇立在紛亂起伏的野草叢中，凝視遼遠天際上一縷縷被疾風撕碎的、情態狂放的雪白流雲——在那寧靜、深遠的意境中，卻能體驗到動盪不安的激情。

接著，一位著名知識分子的遺孀那如泣如訴的發言，使明亮、寬敞的玻璃窗外飄進會議室的萬里晴空那碧藍的神韻，都閃爍起殷紅的淚影。傾聽這位婦人對丈夫死於思想迫害過程的慘痛敘述，太陽都會掩面悲泣。而《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張揚的發言，又使會議的氣氛為之一變。張揚頗有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中所謂「狂生」的餘韻，他顯得玩世不恭、狂放無羈，肆無忌憚地嘲弄了中國科學委員會裏那些根本不懂科學的官僚的愚蠢。

會議過程中，有兩位先生始終沒有發言，然而，他們的沉默卻比語言更生動地雕刻出了他們的存在。其中，一位是前《人民日報》

社長秦川，另一位是五七年曾同彭德懷元帥一起為民請命，反對毛澤東「大躍進」政策的李銳。秦川坐在袁紅冰左邊，他總是動情地把白髮如雪的頭顱，傾向每一個發言者，就像一位垂暮之年卻仍然保持著對生命熱戀的詩人，慈祥而欣喜地向早春荒野上泛起的迷濛新綠凝視；李銳坐在袁紅冰右邊，這位因為反對毛澤東給中國農民帶來巨大災難的「大躍進」政策，而長期遭受迫害的老人，臉上覆蓋著疲倦的神情，然而，他那銳利的鼻端依然如頑強、高傲的意志，崛起在疲倦的神情中，顯示出勇敢、險峻的個性，他那彷彿由於落滿時間的風塵而呈現出深灰色的眼睛裏，則有繁星般的激情在閃爍。

能引人注目的，不僅有美，也有醜。從會議開始時起，那位同意做會議共同發起人的、國家科委主辦的雜誌負責人的身影，就像一隻時時闖入視野的綠蒼蠅，使袁紅冰不得不厭惡地斜視。那位負責人完全失去了前些日子在袁紅冰面前顯示出的英雄氣概，他的面容被惶惑不安的神情扭曲了。顯然，他是由於沒有預料到有張顯揚、鄭仲兵這類「危險人物」應邀參加會議而驚慌失措。這位負責人坐在緊貼牆壁的一張椅子上。最初，他猶如褲腿裏鑽進了一條蛇的女人，雙腿緊緊靠在一起，一隻手下意識地、粗俗地捂在褲襠正中間；隨著會議的發言表現出越來越強烈、鮮明的「異端思想」，他的身體開始不停地扭動起來，似乎有一群紅褐色的螞蟻在他的肚臍眼裏做了窩，同時，他像一個做了錯事、面臨父母嚴厲懲罰的小女孩，臉脹得通紅，雙唇傻乎乎地分開，眼睛裏閃爍著破碎的驚慌。

終於，那位負責人忍受不住內心恐懼的折磨而站起來。他遲疑了片刻，向袁紅冰走來，而他的步履戰戰兢兢，彷彿每一步都是踩在刺蝟身上似的。

那位負責人把頭顱俯向袁紅冰耳邊，結結巴巴地低聲說：「我……我想退出這次會議……我要走了。」

儘管還隔著一段距離，袁紅冰仍然感覺到了那位負責人的嘴唇

在急劇地顫抖著。一陣突然湧起的內疚，使袁紅冰用歉意的語調說：「不要怕，我會承擔一切責任的。不過，請柬的落款已經寫明了你的雜誌社是共同發起人之一。我無法更改這個事實。」

那個負責人發出一聲壓抑著的痛苦嗚咽，失魂落魄地說：「是呵，沒辦法；覆水難收……希望你要承擔責任……我走了。」

望著那位負責人向門邊走去的佝僂背影，袁紅冰很後悔誘騙他當共同發起人了。袁紅冰覺得，對於這位怯懦但不失善良的庸人而言，參與發起這次會議簡直是一種酷刑的折磨。

中午，會議的參加者被請到用一道翠綠屏風同會議室隔開的臨時餐廳就餐。餐費也是由《歷史的潮流》發行收益裏支出。袁紅冰匆匆用過午餐後，便來到會議室的門邊，周明、涂亞傑、揭運祥、戴海昆、劉勇等「會議事務組」的成員，都聚集在那裏。大家的神情都顯得很興奮，那是一種由於參與了神聖的事業才會有的莊嚴的興奮。唯獨劉勇伸長蛇頸龍似的細長脖子，茫然地望著餐桌，下意識地用痛惜的聲調說：「這群傢伙吃得可真帶勁兒——他們吃的都是我們的血汗呵！」

聽到劉勇的話，袁紅冰像呼吸到一股撲鼻而來的屁味兒一樣，皺起了黑色長虹般的雙眉。

經袁紅冰和陳坡決定，《歷史的潮流》發行收益一部分用於這次會議的經費，一部分做為開辦公司的啓動費，只有極少的一部分分給參與《歷史的潮流》出版發行活動的人員個人——袁紅冰不願意用金錢收買人，而只專注於以精神感召人。在他看來，能被金錢收買的心一錢不值；能被精神魅惑的心，才可能高貴。此刻，從劉勇的話中，袁紅冰感到了對物欲的渴求。他十分清楚物欲的渴求對庸人的吸引力，但是，他絕不向物欲屈服，他一定要堅守精神的原則——至少在同他一起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中間如此。因為，他那顆荒野的猛獸之心不願同蛇鼠為伍；因為，他確信，只有精神原則堅硬似鐵的聖徒，才能夠承擔起由於從事民主運動而必然招致的苦

難命運的重負。

這時，涂亞傑那小女人屁股一般白皙的臉上，閃爍起豔羨的神采，對袁紅冰說：「上午開會時，你是右秦川，左李銳——你坐在兩個部長級官員中間，至少也算是副總理了！」

儘管涂亞傑說的只是一句笑話，然而，袁紅冰卻覺得，那句笑話中赫然裸露出了涂亞傑靈魂上的一片骯髒的鏽跡，那是在中國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中鏽蝕的、崇拜官權的意識。袁紅冰默默地轉身走開了，在突如其來的孤獨感中，他意識到，最艱難之處似乎並不在於專制政治的兇殘、偽善和狡詐，而在於如何抹去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心中的庸人氣息，那是一種會使人心腐爛的氣息。

午餐之後，稍事休息，會議繼續進行。下午四時左右，袁紅冰宣布會議結束，並以下面這段話做為結束語：「……我藉此機會聲明，這次會議之後，《歷史的潮流》編輯委員會由於完成了它應當做的一切事情，而正式解散。今後，我將以《歷史的潮流》主編的名義，承擔必須承擔的責任。同時，我願意告訴大家，日前，我已經就《歷史的潮流》被查禁一事，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訴訟狀，控告共產黨人民大學委員會非法侵犯公民的出版自由權；控告國家新聞出版署不履行保護公民出版自由權的職責。」

袁紅冰之所以宣布《歷史的潮流》編輯委員會解散，並以個人名義承擔責任，一方面是為了不使當局可能的政治迫害矛頭，指向更多的人，另一方面是為了使當局無法找到以非法組織的罪名，對參與《歷史的潮流》出版發行活動的朋友們，進行制裁的藉口。袁紅冰深知，具有豐富專制政治經驗的共產黨官僚集團政客們，向來把表現為組織性的思想反抗，視為對獨裁權力的最大威脅，而他的朋友們現在還不具備以組織的名義同專制政治抗爭的素質——總之，會議已經成功地召開了，袁紅冰所要考慮的問題便是，如何使這次會議做為一個勝利的象徵存在下去，從而在更廣泛的社會範圍內，激發起迎著嚴酷的政治迫害，有效地進行民主活動的意志；如

何避免這次會議的社會效應死於當局過分嚴厲的鎮壓。

離開奧林匹克飯店後，袁紅冰和陳坡來到他們在西郊一座公寓樓內秘密租用的房間，準備研究當局對這次會議可能做出的反應，以及應當採取的對策。用過晚餐，袁紅冰走上那座公寓樓的陽台，遙望情調荒蠻的深紅色晚霞。突然襲來的疲倦中，袁紅冰想要依偎在那瀰漫於峻峭天空中的晚霞下，做一個寂靜的荒野之夢。然而，一縷彷彿從天際之外飄來的低低的悲泣聲，使他無法走進那沉寂的夢境。他忽然想到，女兒出生的日子，他沒有能守候在妻子身旁，而今天，他美貌如花的小女兒生命中第一個紀念日，滿月之日，他仍然無法同妻子、女兒在一起，共飲生命的美酒。儘管是同處於一個城市裏，但是，袁紅冰卻覺得，他和妻子、女兒之間，橫亙著大漠戈壁的千里風沙。

殷紅的落日在燕山山脈群峰上那殘破的岩石間撞碎了。袁紅冰向著破碎的落日，發出一聲猛獸長嘯般浩蕩的歎息，而一滴青銅色的巨大淚珠緩緩地從他荒涼的眼睛裏滲出——他只能以這滴青銅色的淚珠，做為送給女兒滿月之日的禮物；他只能以這滴為破碎的落日而流淌的淚，洗去妻子心間對他的思戀，噢，那無邊的思戀之上，一定覆蓋著蒼茫的悲愁。

第三十七章

從《歷史的潮流》出版發行，到奧林匹克飯店會議的成功召開，乃是在被「六四」的血染成猩紅的專制背景中，傲然崛起的奇蹟。那是「超越意志」踏過秘密警察的嚴酷統治，所創造的奇蹟；那是創造歷史的激情在嚴酷的專制政治上，用勇敢者的智慧鑄成的奇蹟。在芸芸衆生中，唯獨英俊秀麗的袁紅冰，才有雕刻出這個奇蹟的勇氣和智慧——在堅硬如頑石的專制恐怖上雕刻。

借用從某種途徑傳出來的國家安全部一位官員的話說，這個事件「在天上捅出了一個窟窿」。而自由民主意識的高空之風，從這個蒼穹上的洞中，沛然湧入囚禁在專制鐵幕下的塵世。

奧林匹克飯店會議在大陸之外的各種傳播媒介上，撞擊出了響亮的回聲，北京的自由知識分子在那回聲中開始走出「六四」民主運動失敗的陰影，各種形式的思想討論會如同冰層下的激流，湧動起來。受到整個《歷史的潮流》事件和「奧林匹克飯店會議」的啓發，以反對左傾思潮的名義，向專制政治發出思想挑戰，一時成爲被廣泛採用的民主運動的策略原則。

另一方面，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覆蓋著血鏽的眼睛，則兇狠而仇恨地向袁紅冰瞪視，從各種渠道傳來的消息中可以清晰地聽到李鵬、鄧力群、陳希同及其周圍的佞臣，對袁紅冰發出的咬牙切齒

的詛咒。由於事先沒有阻止，甚至沒有準確偵查到奧林匹克飯店會議的消息而受到嚴厲斥責的警察機構，也開始用最現代化的手段，對袁紅冰進行嚴密監視——他們之所以仇恨袁紅冰，不僅是因為袁紅冰為《歷史的潮流》撰寫的導論，〈讓歷史不再悲泣〉一文，以銳利炫目的文風，將思想的長劍插進專制政治的肚臍中，而且是由於袁紅冰實施的一系列策略原則，使他們無法立即把袁紅冰血淋淋地撕碎。

袁紅冰清醒地意識到，今後從事民主活動的環境將更加嚴酷，他必須更加有效地貫徹「善敗者不亡」的原則；一次戰術性的勝利並不值得沉醉，能夠承受無數次失敗，才真正值得驕傲，因為，向人類歷史上最強大、頑固的專制政治挑戰，首先必須準備迎接一系列慘痛的失敗，只有剛烈得可以直視任何失敗的激情，只有堅硬得在雷擊劈斬下也不會破裂的原則，只有頑強得可以一次又一次在失敗的血泊中重新站起的意志，才能夠成為令獨裁者望而生畏的戰士——脆弱者不配向專制政治挑戰；多愁善感者沒有資格成為民主英雄。

袁紅冰可以冷峻地直視任何嚴酷的艱難，艱難本身就是他以陡峭的生命審美激情，為自己選擇的命運。但是，從身後捅來的刀子卻不能不令袁紅冰黯然神傷。

《歷史的潮流》出版不久，在當局查封這本書的同時，一小部分自命為「民主人士」者，也對這本書進行了惡意的攻擊，他們指責書中文章的撰稿人，「在『六四』血腥屠殺之後，還無恥地吹捧屠夫鄧小平。」而這些人中，許良英表現得最為義憤填膺。

儘管出於對鄧小平的極端厭惡，在《歷史的潮流》收進的所有文章中，唯獨袁紅冰的導論沒有提到鄧小平這個屠夫的名字，但是，袁紅冰對於撰稿者提到鄧小平的名字，卻給予了充分的理解——戰士出征時，當然要披上重重鎧甲，而不能光著屁股，在當時的情況下，鄧小平的名字就是撰稿者們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策略

的鎧甲之一。

事實上，在「六四」之後的恐怖氣氛中，許良英之流既沒有勇氣，也沒有智慧，在廣泛的社會意義上，在專制政治的鐵板間，用頑強的意志，劃出民主的犁跡。他們只敢把頭縮進悶熱的被窩裏詛咒李鵬；他們渺小的勇氣使他們只敢在客廳中戰戰兢兢地扮演語言英雄的角色。不過，袁紅冰並不因此而蔑視這些人，雖然他們被窩裏對李鵬的詛咒可能混雜著屁味兒；雖然他們扮演的「客廳英雄」的角色有點兒類似於丑角。

然而，袁紅冰卻很難原諒這些人對《歷史的潮流》的撰稿者和奧林匹克飯店會議的參加者背後捅來的一刀。這些人似乎忘記了，「六四」之夜坦克壓出的履帶印還殘留在長安街上；忘記了不久前當局還殺氣騰騰地宣稱「要把一切資產階級自由化活動，消滅在萌芽狀態」；忘記了使無數人被關進黑牢的大逮捕剛剛過去。於是，他們同當局一起，惡毒地咒罵他們本應視為戰友的人。他們指責《歷史的潮流》時，袁紅冰覺得，好像是一群觀看雜技表演的無賴漢，在為高空走鋼絲的演員喝倒彩——他們指責演員不該身上拴著保險繩進行表演，並由於演員還不夠勇敢而憤怒了。

這一部分所謂自由知識分子似乎天真得聽不出《歷史的潮流》中民主意識的金戈鐵馬之音；純潔得只愛戀原則而仇視策略，於是，他們加入了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對《歷史的潮流》的攻擊，而且他們的攻擊是來自一個更為兇險的角度——背後。然而，他們真的是那麼天真，那麼純潔嗎？不，一句中國西北窮鄉僻壤中的農民常喜歡說的話，可以粗俗但卻生動地刻畫出這些人的心態——他們是「挨操時打瞌睡，假裝不清醒」。

是的，他們什麼都清楚，他們什麼都懂得，是專制政治馴狗之鞭的抽擊，使他們早已深刻地理解了中國的政治邏輯。他們對《歷史的潮流》的攻擊，乃是比小女人更令人作嘔的嫉妒之情的排泄物；乃是想要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祖師爺」的個人野心的醜陋外

化。他們確實反對獨裁，但是，在反對獨裁的同時，他們的心卻也被獨裁權力投映下的種種腐敗人性的陰影所污染；他們確實反對專制政治，但是，在反對專制政治的過程中，他們的意識卻也被專制政治的思想專橫的品質所毒害。所以，他們企圖使自己因反抗專制獨裁而承受的苦難，轉化為被世俗承認的個人榮耀；他們懷著灼熱而陰鬱的欲望，想使自己成為民主運動的明星；他們以毫不寬容的專橫之心，試圖通過對勇敢者的詛咒，給自己戴上中國民主運動「思想之聖」的桂冠。然而，他們又缺乏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下殺開一條血路、一條光榮之路的英雄氣概和超群的智慧，於是，他們便以手忙腳亂地在他們本應視為戰友的人們的腳下使絆兒的方式，用對正同專制政治進行兇險搏戰的戰士背影指手畫腳的方式，使他們渺小的傲慢凸現在歷史的聚焦點上。

「也許，專制政治的最可怕之處並不在於它的殘忍、詭詐和偽善，而在於它腐屍一樣的精神臭氣對它的反叛者的靈魂的侵蝕。因為，骯髒的靈魂不配，也不可能成為純淨如玉的民主理想的奠基石。」袁紅冰在悲愴的沉默中，如是想。面對許良英之流的攻擊，他不能不沉默。做為個人，按照他銳利的個性，袁紅冰應當把許良英的頭顱按進抽水馬桶的冷水中，以使他清醒，但是，做為一次民主運動的發起者的責任感，卻使袁紅冰必須沉默。因為，他不願意讓共產黨官僚集團帶著猙獰的笑意，欣賞民主陣營內部的自相殘殺。

「狗咬人一口，人總不能再反咬狗一口。」袁紅冰將這一句自我安慰的話，連同險峻的憤怒一起，埋葬在燧石般堅硬的沉默中。不過，他並沒有給許良英之流立起一座狗的墓碑；在心底裏，袁紅冰依然把他們當做人來待。因為，他們畢竟還在同專制政治抗爭，儘管他們的行為對追求民主的人們的傷害，往往比對專制政治的傷害更深刻。

奧林匹克飯店會議之後，「袁紅冰」這個名字猶如怒放在懸崖

裂縫中的燦爛野花，吸引了許多自由知識分子的凝神注目。不過，那一道道閃耀著戰友情誼的目光，並沒有在袁紅冰的心上刻出欣喜，而只刻出了更加深沉的責任感。可是，一個他視為生死之交的戰友所做的庸俗小人動作，卻使他痛苦欲狂了。

最初是從王海光那裏，接著從青年政治學院的教員王東成處，然後是從唐越的陳述中，袁紅冰得到同一個信息——陳坡在不同的場合對人講：「我才是《歷史的潮流》的主編，袁紅冰不過是被我推到前台的。」

聽到這些信息時，袁紅冰淡淡地、高傲地一笑，而他的心卻像火焰焚燒般痛苦地抽搖起來。他痛苦，不止是因為陳坡侮辱了他們之間那堂堂男兒的友誼，更是因為他由此看到了親密戰友的靈魂上的污跡——袁紅冰可以冷峻地，甚至無動於衷地面對任何靈魂的墮落，因為，他早已看慣了中國人的人性醜態，但是，他卻不忍在追求民主的人們，尤其是在曾以堅硬的誓言承諾做死生之交的朋友的生命中，看到一絲庸人的情調。他覺得，自由和民主必須同美麗的生命相連。

事實上，《歷史的潮流》被查禁之初，當袁紅冰對陳坡講，他準備以個人的名義承擔全部政治責任時，陳坡沒有任何異議，也沒有表現出絲毫要同袁紅冰一起承擔責任的意向。而袁紅冰之所以這樣做，既是危險當前，必須拔劍而起的俠義精神使然；也是爲了把陳坡保護在自己峻峭的身影後面；還是由於他確信，只有他才具備同專制的虎狼做最危險遊戲的策略能力。

現在，袁紅冰還處於控告共產黨人民大學委員會和國家新聞出版署的訴訟過程中。只要沒有忘記五七年無數知識分子僅因爲給共產黨的低級官員提出一些溫柔如少女之手的批評，便被專制的鐵鏈鎖在苦役犯的命運上，就不難理解袁紅冰處境的險惡，而陳坡卻在此時，急不可待地想要摘取榮譽的果實了。

袁紅冰爲陳坡這種願望的愚蠢和卑賤，感到了心靈震撼的悲

哀。愚蠢、卑賤在於，陳坡不清楚向中國的專制政治挑戰，不僅得不到榮譽，而且，很可能只會得到苦難；他也不懂得，歷史常常是忘恩負義的，它很快就會忘卻那些使它豐盈、生動過的血淚，而只記住在血淚之上閃爍的淺薄的歡笑，民主的獻祭者從塵世中所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或許只是他們悲愴的英姿在少女純淨似水的眼睛裏激起的萬里波濤；他還不理解，高貴的人格只會依照審美激情引導，雕刻屬於真理的命運，而堅硬的英雄之心將只在對自己生命美色的欣賞中沉醉，卻不屑於乞求世俗的榮耀；他更不明白，堂堂男兒一生中最為生動的詩篇，便是英雄之間那金色火焰般燦爛而純淨的友情——那屬於火焰的燦爛和純淨，才值得用高傲的猛獸之心，去如醉如狂地追求，而世俗的榮耀不過是一堆盛在金盤上的臭狗屎，那是庸人才喜歡品嚐的美味。

也許袁紅冰對陳坡提出了過高的要求，但是，他不能不這樣要求，因為，他一直把秀色千古的俠義之風，視為他同陳坡的友情鐵石般堅硬的基礎；如果是其他人做出這樣的行爲，袁紅冰定然會以利刃與之劃地絕交，但是，對於陳坡，他卻不能如此，因為，他曾在急跳的心被烈酒焚燒之際，向陳坡做出過結成生死之交的許諾，而「一諾重於千金」的古訓，是袁紅冰生命的原則之一。

爲了排解胸中的鬱悶，袁紅冰於九二年七月，在王海光的陪同下，到王海光的家鄉山東，做盛夏之遊。袁紅冰登泰山，以觀萬里雲海；臨東海，遙望無邊的雪浪；入孔林，漫步於古中華文化的濃蔭中；拜少昊陵，領略曾帶領這個金色的種族，走過荒蠻時代的英雄遺風。

自然的壯麗、華美，歷史遺跡的深邃、浩茫，使袁紅冰覺得，陳坡的小動作，以及他自己因此而產生的痛苦，都顯得那麼渺小，就像炫目陽光中的一縷灰塵，而浩蕩的惆悵和蒼涼的情懷，隨之湧入了他的靈魂。不過，他仍然能聽到，自己的靈魂中空洞地迴盪著一個凝重而孤獨的足音，那是想要尋找英雄男兒間真誠、熾烈的友

情的渴望，在他靈魂中踏出的足音。但是，當發現自己那種渴望的足音，正在走向王海光時，袁紅冰卻毫無理由地感到了毛骨悚然的恐懼。儘管如此，在那個似乎天空都被酷日點燃的盛夏，袁紅冰還是確信，王海光可以成爲他的鐵血戰友。這不僅是由於王海光對他產生了近乎崇拜的認同感；不僅是由於王海光稱他爲「舉輕若重，舉重若輕」的英雄；不僅是由於王海光將他視爲具有「生而知之」的「悟性」的大智慧者，更是王海光表現出了對專制政治的堅硬的反叛精神，而這種反叛精神的堅硬性似乎已經得到了證明——王海光告訴袁紅冰，由於「北京青年中共黨史研究者協會」與《歷史的潮流》編輯委員會一起，做爲奧林匹克飯店會議的共同發起人，而他又是該協會的重要成員，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的一個官員曾把他找去，進行了一次充滿政治威脅意味的談話，而他以堅毅、沉靜的態度，面對了那種威脅。

雖然袁紅冰對人有一種荒野之狼的警覺，但是，一旦確信王海光可以成爲鐵血戰友之後，他便使自己的靈魂像一望無際的大漠一樣，袒露在王海光的眼前。袁紅冰詳盡無遺地講述了他的政治戰略的設想——爲迎接鄧小平之後的民主與專制的決戰，現在就必須進行的組織、哲學、政治理論、經濟能力、地方實力、各種社會聯繫等方面的準備，同時，他也把自己的不同層次的社會關係幾乎完全告訴了王海光。在交談的過程中，王海光對陳坡是否具備成爲鐵血戰友的人格能力，表現出強烈的懷疑，還提出，陳坡可能沒有足夠的思想能力，承擔爲民主運動準備政治理論的任務。儘管陳坡在袁紅冰心中的形象已經開始坍塌，然而，不知爲什麼，袁紅冰仍然爲陳坡進行了辯護，並說明，陳坡正在撰寫有關的著作。爲了強化自己關於陳坡的看法的說服力，袁紅冰甚至告訴王海光，他曾看到過陳坡在一張稿紙上爲自己的理論著作所寫的題詞：「獻給爲中國的民主命運而奮鬥的精英們。」

就這樣，出於對真正的生命必須絕對真誠的信念，袁紅冰把高

於自己生命的東西，幾乎毫無保留地交給了王海光。因為，王海光對他說過，「你是我遇到的唯一一個可以託付生死的人。」

可是，同王海光關係的進展並沒有在袁紅冰敏感的心上撞擊出歡悅的火花，相反，一種不知由何而來的冰冷的不安卻使他感到了刺骨的寒意。而那次盛夏之旅最後階段發生的一件事，使袁紅冰的不安變得更加冰冷了。

那天，王海光陪袁紅冰去嶧山遊覽。這座山是當年秦始皇東巡齊魯大地時登臨的第一座高峰。其實，嶧山的海拔並不高，但是，它孤獨地崛起在平原之上，因而顯得十分險峻——壯麗的巍峨似乎總是與孤獨的崛起同在。

嶧山的最高處，是由無數巨石疊成的、近百米高的懸崖。那天，色調陰鬱的濃雲動盪在嶧山的峰巔，當袁紅冰和王海光走到陡峭的峰頂下時，情態兇險的紫黑色烏雲間，驟然竄躍出許多道鋼藍色的、曲折的雷電，瞬間之後，銀色的急雨便挾帶著使懸崖都震盪起來的雄烈的雷聲，沛然而降。

袁紅冰因為能沐浴在驚雷暴雨中登臨絕頂而欣喜若狂了。他離開遊人登山的石階小路，奔鹿般地衝到懸崖下，沿著巨石的縫隙，向上攀登。在雷電的間隙中，他身後傳來了王海光重濁的喘息聲。那喘息聲使袁紅冰直覺到，王海光想要超越他，以在他面前顯示勇敢，而他很欣賞這種男兒的情趣。於是，袁紅冰放慢了攀援的速度，給王海光以趕到他前面去的機會。

在即將到達頂峰時，一道格外炫目的閃電使袁紅冰失明了，他狂喜地睜大的眼睛裏，彷彿有被雷電擊碎的金色日球在閃耀。緊接著，猶如原子彈就在眼前逼近地爆炸似的，震撼天地的雷聲撞擊在袁紅冰峻峭的情趣之上，迸濺出瘋狂的長嘯。然而，袁紅冰的呼嘯像銀色的刀光，在雷電轟鳴中飛掠了片刻，便猝然折斷了——他發現，王海光俯伏在懸崖上的四肢，宛似正在性交的癩蛤蟆一樣，渺小地、急速地顫抖起來，然後，王海光似乎要驚恐萬狀地躲避雷

聲，而摔進旁邊的一個巨大的石縫中。

袁紅冰並沒有想到要把王海光從石縫中拉出來。他面容露出了猙獰的神情，震驚地、輕蔑地俯視著石縫中的王海光。因為，按照中華古文化中的意識，惟有狐怪蛇精，或者陰險、怯懦的小人，才會畏懼雷霆的轟鳴，而英雄男兒則總會從那表現蒼天的剛烈威猛的雷聲中，體驗到燦爛的豪情，可是，王海光卻因雷聲而醜陋地顫抖了。

「也許我相信了一個不應當相信的人；也許，我把同許多朋友的命運有關的秘密告訴了一個怯懦的小人！」這個想法如同一片形態猙獰的不祥陰影，壓在袁紅冰的心頭，直到他們登上翠綠的峰頂。

雷暴雨已經過去了，在嶧山之巔，可以俯視平疇萬里的原野，翠綠的農田、樹冠墨綠的古榆樹、銀線似的河流、金黃色的田間土路，都在傍晚斜射的陽光中，明麗怱目地呈現出來；一朵朵淡藍色的柔軟的雲團，頂端被落日染成金黃色，緊貼著原野，飄向東方；一隻鐵黑色的鷹發出淒厲的嘯聲，飛翔在雲團間；東方，在視野的極致之處，似乎能看到太平洋的波濤隱隱在白茫茫的雲霧深處湧動。

袁紅冰背靠陡峭的藍天，前臨雲霧瀰漫的深淵，佇立在一塊殘留著雷電之火的紫色巨石之上。浩蕩的高空之風使他凌亂的長髮狂亂地飄舞起來，像一團就要化為殷紅灰燼的黑火焰。情不自禁中，袁紅冰記起了王勃的詩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

那首古詩將具有深邃而荒涼的歷史感的悲哀，刻在了袁紅冰的靈魂上，而從那悲哀中飄出一聲長歎：「如果因此——因為對王海光的信任而必須承擔慘痛的後果，那麼就讓我承擔吧——我要以淚影閃爍的猛獸的目光，逼視人性！」

結束了齊魯大地的盛夏之遊，袁紅冰回到北京。他發現，在北京自由知識分子群體中，《歷史的潮流》和奧林匹克飯店會議之石

激起的波瀾，還遠遠沒有平息。以反對左傾思潮的名義，醞釀、討論民主思想，已經成爲一種時尚，各種形式的思想沙龍紛紛出現。而胡績偉和林京耀正做出巨大的努力，爭取《歷史的潮流》再版。同時，林京耀先生開始主編另一本向專制政治挑戰的論文集，並且在短短的時日內就收集了足夠的文章，袁紅冰也爲其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爲「以新世紀的名義」。論文集編成之後，苦於沒有經費，而無法及時出版。不久，曾是李澤厚的博士生的趙士林稱，他可以爲這本書籌集到出版經費，條件是必須由他擔任主編，而林京耀先生以毫無庸人知識分子爭名奪利意識的坦蕩之心，接受了趙士林的條件。這樣，這本論文集，《防左備忘錄》便很快進入了出版程序。

袁紅冰參與了胡績偉、林京耀爭取《歷史的潮流》再版的活動，也參與了林京耀先生編輯論文集的活動。另外，他開始經常到青年政治學院教師王東成家中，參加一些中青年知識分子關於中國民主命運的討論——王東成已經使他的客廳變成了部分中青年知識分子不定期聚會的場所。不過，在這一階段，袁紅冰的注意力主要集中於民主運動創建經濟實力的問題上，並且以他一貫的迅捷的風格，高效率地行動起來。

九二年八月，中外合資的「北京拓視」公司成立了。經袁紅冰和陳坡研究決定，由涂亞傑出任總經理，王紅光和劉勇出任副總經理。合資者一方是北京郊區的一個農村企業，這家企業的經理開辦的印刷廠，曾承擔了《歷史的潮流》的印製業務，而袁紅冰和陳坡很快便以個人魅力，取得了這位經理的信任。合資的另一方是一家美國公司，老闆名叫江源，是美籍華人。江源體態豐腴、膚色白皙，自稱中國副總理李嵐清是他的舅父。對於中國文化，江源表現出淺薄的理解和沉迷的熱情，他最欣賞的一句話，是代表中國水墨畫藝術風格的一句箴言：「山色有無中。」或許正是對這句箴言在經濟領域的純熟運用，江源才能以那家幾乎沒有自有資產可言的美國公司的名義，同時，又以巨大而虛假的經濟實力外形，在腐敗的

中國各級官僚階層中游刃有餘地活動，並逐步爲自己開拓出充分的生存空間。爲了促使江源同意借用他的公司的名義開辦自己的合資公司，袁紅冰和陳坡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掐著鼻子同江源進行關於中國文化的淺薄的討論，以滿足商人附庸風雅的欲望。當江源終於同意了袁紅冰和陳坡的請求之後，出於商人的精明，他還是讓陳坡爲即將成立的公司的總經理涂亞傑寫了一份擔保書，擔保涂亞傑不會做違法行爲。

就這樣，北京拓視迅速完成了組建過程，並在奧林匹克飯店租用了三個房間，做爲公司總部。北京拓視名義上是合資公司，註冊資金三百萬美元，而實際上，合資的雙方沒有出一份錢，公司最初僅有發行《歷史的潮流》剩下的幾萬元，其他資金都要靠涂亞傑等人設法通過國家貸款的方式籌措。

北京拓視成立之前不久，袁紅冰已經同意王紅光組建了另一家註冊資金規模較小的公司，同時，還組建了一家名爲「金日」的出租汽車公司，中共中央黨校的教員隋學斌任金日的總經理，揭運祥任副總經理。隋學斌是由王海光推薦給袁紅冰的。另外，袁紅冰還決定，從《歷史的潮流》發行收益中，劃撥出一小部分資金，交給周明，由他以個人名義，進行經濟活動，以便將來成立一家個體企業。

袁紅冰當然明白，按照經濟規律，最初應當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來，用於一個公司的籌建和發展。但是，他組建公司並不僅僅是爲了給民主運動建立經濟能力，而且是想要實現更爲充分的政治設想，即通過組建公司使民主運動在嚴酷的專制政治下，獲得準組織的形式，以滿足鄧小平之後同專制政治決戰的需要。同時，從策略的角度考慮，也應當採用多家公司齊頭並進的方法。因爲，共產黨官僚集團可以對腐敗權力所孕育的奸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卻絕對不會對具有政治色彩的公司稍加寬容，所以，爲了避免由於一家公司的政治氣息被秘密警察的狗鼻子聞出來，而導致民主運動的經

濟工作全軍覆沒，也有必要同時建立多家公司。

在任命涂亞傑為北京拓視總經理的時候，袁紅冰便以毫無疑義的語言，向他講明了這個公司的政治內涵，要求他迅速將北京拓視發展為跨越省區的集團公司，以便在全國範圍內形成民主力量的準組織基礎，並在具有一定經濟實力之後，立即以經濟手段，開始向共產黨的各類權力體系內，進行有效的全面滲透。

爲了提高北京拓視的知名度，盡快實現經濟崛起，袁紅冰邀請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胡耀邦先生的得力助手朱厚澤，以及鄭仲兵、林京耀和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理夫等知名人士，做北京拓視的顧問，並將一位與其有深刻思想交流的朋友陳金貴，介紹給涂亞傑。當時，陳金貴在海南主辦一家已經擁有幾億資產的公司。另外，陳坡也將涂亞傑引見給一家國營公司的副總經理任小彬。任小彬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常務副局長，由於「六四」事件過程中，他表現出了對學生運動某種程度的同情，而受到罷黜。但是，他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任職期間形成的權力性關係網，仍然可以爲他進行經濟活動提供強有力的權力支撐。

九二年八月末，袁紅冰在圓明園廢墟間的綠蔭下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者有陳坡、王海光、涂亞傑、劉勇、王紅光、周明、揭運祥、戴海昆，以及經涂亞傑介紹剛加入這個圈子的何家明。

會上，袁紅冰宣布，由所有的會議參加者組成一個不公開的內部董事會，做爲經濟活動的決策機構。經大家選舉，袁紅冰任董事長，陳坡任副董事長。然後，袁紅冰任命王海光、周明、何家明爲董事會審計監察組的成員。同時，袁紅冰提出了一個原則，即經濟活動必須有實質的政治內涵，但是，在公開的形式上，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又必須分離，以避免定然會受到當局不斷打擊的民主政治活動所蘊涵的危險波及到經濟活動。根據這一原則，袁紅冰要求，除他本人和陳坡、王海光之外，內部董事會的其他成員在一定時期內不得參與任何政治活動，而要完全專注於經濟工作。最後，袁紅

冰還確定，今後陳坡、王海光和他一起，應當將主要精力投入政治領域的開拓，經濟工作的日常事務由涂亞傑全權負責。

就這樣，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袁紅冰在專制政治的黑暗夜空中，創造出了一個以北京拓視為恆星，以若干已經組建和正在組建的、註冊資金規模較小的公司為行星的經濟星系。他希望，在經濟領域內，這個星系會成為屬於民主的滿天繁星的先導。

九二年初秋的一個黃昏之前，北京西郊一座微微隆起的山岡上，在紛亂起伏的苦艾草和長莖的蒿草叢中，現出了袁紅冰盤膝端坐的、凝然不動的身影。過分冷峻的神情使他青銅色面容上的線條，呈現出悲愴的銳利感，而他彷彿有浩茫的萬里長空在動盪的眼睛，正注視著西方的天空，等待日球沉落的時刻。

據說，袁紅冰端坐於其上的那座山岡下，就是一代風流曹雪芹先生結草為廬，在繩床瓦灶的艱辛生活中，撰寫《紅樓夢》之處。

中國蒼涼如猛獸悲歎的文學歷史中，從屈原到司馬遷，從李白、杜甫到陸游，從關漢卿到曹雪芹、蒲松齡……等等，這些個性險峻奇麗的生命，幾乎無不在專制政治下，走過了艱難坎坷的命運之路。他們死去了，他們凋謝了，他們被摧殘了，他們的生命在痛苦或貧窮的生活中憔悴了，然而，他們荒涼的命運中絢麗崛起的詩意和審美激情，才真正配稱為曾是古東方文明之冠的中華文化那豐饒富麗的靈魂。一方面，向官權獻媚的無恥小人和道貌岸然而靈魂卑鄙的御用文人，錦衣玉食，高官厚祿；一方面，那些中華文化靈魂的鑄造者卻被流放千里，被抄家滅族，被掘墓鞭屍，被投入賤民的命運，這便是中國專制歷史最為怵目驚心的罪惡之一。罪惡並不僅在於不公正，而且在於這種摧殘民族文化之花的罪惡，乃是中國人格和民族精神墮落的根源。以致於在通過社會主義名義表現出的中國現代專制政治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被迫必須以馬克思這個死去百年的陌生猶太人的鬼魂，做為頂禮膜拜的對象；被

迫必須以這個鬼魂散發著屍臭氣的思想，做爲鑄造中國命運的鐵水。噢，同歷代獨裁集團相比，共產黨官僚集團已經墮落到了精神的極致，他們甚至失去了他們的先在者那種從中國文化的腐枝上，培育出專制理論的能力。儘管共產黨官僚集團用思想專制和愚民政策的髒手，把自己描繪爲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儘管他們極力想在中國人心鼓動起所謂「民族精神」——那是以愛專制政治爲前提，以毫無博大人性背景的私欲爲特徵的「民族精神」，但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終將做爲中華民族的叛徒，被刻在它命運的墓碑上。至少，在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意義上，共產黨官僚集團背叛了中國。這並不是因爲共產黨官僚集團引進了馬克思主義這種產生於西方的政治文化，而是因爲，他們把這種政治文化做爲思想鐵錘，殘酷地擊碎了當代中國人自由進行思想和文化創造的權利，從而使中國人的靈魂變成了一片精神的荒漠，而那荒漠上只有詭詐的政治權術的蛇鼠和物欲的蜥蜴，戴著獸性的王冠，吹起歡快的流氓小調，在爲人性的墮落而舉行盛大的慶典。

今天，袁紅冰來到這曾留下過曹雪芹足跡的荒野中，就是爲了追尋古代那些中國文化靈魂鑄造者艱難的足跡，使他的靈魂走進落日——他準備在這個秋季裏，從沉寂的萬里雲空中借一片蔚藍的神韻；從內蒙古高原上飄來的金色疾風中摘取一縷浩蕩而悲壯的情懷；從色彩斑斕的絢爛秋色中採擷幾許美麗的詩意，以最終完成他已經構思、撰寫了近二十四年，並必將給他帶來苦難命運的小說《自由在落日中》，以實現他少年時的初衷，實現他用純淨如火的少年之心，向猶如無邊雪原一樣覆蓋在內蒙古荒野上的人性的痛苦發出過的誓言——對袁紅冰而言，這是一個比他英俊秀美的生命更高貴的日子，是一個他必須用落日之火點燃的烈酒來祭祀的神聖時刻。

袁紅冰震盪著峻峭沉思的目光，向遠處燕山餘脈的奇峰峻嶺之上那滿山滿野的秋葉遙望。黃櫨的葉片呈現出富於內在感的深紅

色，像是無數血跡重疊成的、關於美麗凋殘的哲理；銀杏樹的葉子則是華貴的金黃色，每當淡藍的秋風掠過時，那急速抖動起來的葉片，便猶如殘破的詩意，燦爛地閃爍起來；幾株楓樹繁茂的葉片也是紅色的，但那是一種豔麗的殷紅，紅得宛似瘋狂的長笑中迸濺在岩石上的猛獸之血；楊樹的葉子有的閃爍著明麗、俊美的淡黃色，如同少年心中流蕩的悲愁，有的卻染上了嫣紅色，彷彿是心靈翠綠的少女對英雄男兒的妖冶的戀情。

那一天的落日格外燦爛炫目，好像落日上有金色的暴風雪在喧囂。當巨大的日球撞擊在峰巔破裂的岩石間時，漫山的秋葉宛如被灼傷了一樣，在迷濛的金色暮霧中急速、痛苦地顫抖起來，而那顫動的金色痛苦中，似乎又有一種瘋狂的歡悅。

袁紅冰端坐在草叢中，從身旁的旅行袋中取出一隻鍍銀的鐵碗，擺放在面前一塊裸露出地面的岩石上。然後，他又在鐵碗裏倒滿白酒。那是一瓶酒精度達百分之七十的白酒——只有青銅色的內蒙古高原上才有這種火焰的溶液，這種酒個性暴烈得連荒漠草原上那愛狂飲勝過愛美女的牧馬人，也會露出敬畏的神情，稱爲之「醉倒牛」。

袁紅冰向鐵碗中盈盈波動的、白得發藍的烈酒凝神注視了片刻，便取出一個凸透鏡，使落日輝煌的神韻在烈酒上凝聚成一個富於穿透感的光點，那光點熾烈得似乎能在鐵石鑄成的悲愴上，燒灼出屬於太陽的詩意。

瞬間之後，鐵碗中的烈酒驟然震動了一下，彷彿被落日的靈魂點燃了。那火焰的形態很美，猶如急速跳盪的猛獸之心，而火焰的色澤則是淡藍的，酷似一片燃燒的晴空。

袁紅冰冷峻的眼睛裏，高傲而肅穆的神情如同金色的懸崖，峻峭地崛起了。他用雙手慢慢捧起烈酒燃燒的鐵碗，直到同視線平行的地方。然後，他堅硬的目光穿過鐵碗裏搖曳的藍白色火焰，直視高山之巔的金色落日，就像流光絢麗的刀鋒，直指高貴的、熾烈的

痛苦。而他緊閉的青銅色雙唇，宛似雷電在岩石上劈開的裂縫。

在沉默中，袁紅冰狂放不羈地搖動了一下凌亂的長髮，猛然仰起頭顱，將燃燒的烈酒傾倒進他彷彿慘厲呼嘯般張開的雙唇間。當鐵碗中不再有銀色的激流飛落後，袁紅冰顯得極其艱難地重新使目光飄落在日球上。由於忍受著烈酒燒灼的痛苦，袁紅冰的面容上露出了猙獰的神態，他的身體以急切、陡峭的情態稍稍向前傾去，好像要摟抱那荒涼的落日，他的眼睛上布滿了曲折的血絲，就如同刻在蒼穹上的猩紅雷電的遺跡。而日球似乎被袁紅冰那雄豹似的深情感動了，漸漸呈現出妖嬈的殷紅色。

袁紅冰的頭顱像被雷電擊中了般地震顫了一下，接著，他盤膝端坐的身體像是迎著暴風雨起舞的峭壁，搖盪起來，而他熾烈的狂笑迸濺在荒野之間，同時，他從靴筒中抽出一柄蒙古短刀，用銀光閃閃的刀鋒在鐵碗上，為他的狂笑敲擊出鏗鏘的節奏。

袁紅冰的笑聲越來越高昂，越來越激奮，並在瘋狂的極致之處，破碎為一片炫目的寂靜。片刻之後，那彷彿天地都在凝神傾聽的寂靜中，就像大雁灰藍色的長翅般，飛翔起了蒙古長調的旋律。那屬於內蒙古高原的蒼涼、悲愴而遼遠的詠歎調，飄盪著袁紅冰豔麗的雄性風格，猶如金色長蛇般的流雲，以蒼涼的情調纏繞住了殷紅的落日。袁紅冰用刀鋒在鐵碗上敲擊出的聲響，宛似孤獨的雄豹在落日上漫步時踏出的足音。

驀然之間，急雨般的淚水在袁紅冰線條銳利的面容上湧溢橫流。他遙望那被銀色的淚影虛化了的落日，就像沉醉地注視著殷紅的虛無。

「落日呵，不要辜負我對你的一片深情——再給我一次靈感，使我能在你殷紅的靈魂上書寫完自由的詩篇，書寫完我酷愛自由的生命遺囑！」袁紅冰像野蠻人一樣發出的這一呼嘯，將那個黃昏的金色暮霧染成了淡紫色，那是內蒙古高原上的野苜蓿花的色調。

第二天，袁紅冰便在亞運村東側那座高層公寓樓自己的房間

裏，開始了最終完成《自在落日中》的艱苦過程。那一個階段，王錦娜帶著女兒，回到她母親的家中去居住，所以，房間裏很安靜。每個灰霧瀰漫的凌晨，袁紅冰便從動盪不安的睡眠中醒來，他一口氣喝下一大杯濃得像墨汁似的茶水和一杯烈酒，然後，推開窗子，讓自己的靈魂沐浴在浩蕩的秋風那蒼涼的荒野情調中。當他感到烈酒已經滲入血液之後，就在半醉的狀態中，開始寫作。

袁紅冰的寫作，是一個驚心動魄的過程。時而，他面容冷峻，堅實的牙齒緊咬在一起，發出岩石破裂的聲響，猶如用蒙古短刀在鐵板上刻劃詩篇；時而，他猛然仰起頭顱，發出瘋狂的長笑，而在長笑破碎為慘痛的嗚咽之際，他的筆觸便像銀灰色草浪上的疾風，從稿本上掠過；時而，似乎心被雷電劈裂了，似乎雙肩承受著所有人世悲苦的重壓，他低俯在書桌上的身體好像就要破碎般地震顫起來；時而，他猶如一隻囚禁在黑暗洞穴中的猛獸，在地板上痛苦萬狀地竄躍著，尋找屬於陽光的靈感，然後，又像撲向深淵般，衝到書桌前奮筆疾書；時而，他會突然站立起來，彷彿摟抱著火焰在狂歌醉舞，接著，又如同踏在潔白的春雪上一樣，以輕柔的步履，走向攤開在書桌上的手稿本。

每到中午時分，經過五、六個小時如醉如狂、如癡如顛的寫作之後，他便像一個大漠中迷路的、垂死的流浪漢，沉重的頭顱頹然摔落在書桌的玻璃板上，發出沉悶的撞擊聲。他精疲力竭了，他那顆堅硬的心，即使當他在陡峭的峰脊上宛似奔鹿一樣竄躍時，也只會欣喜如狂地、有力地急跳，然而，現在從未有過的疲倦，卻使他的心都感到了銳利的疼痛，疼得他不得不神態猙獰地露出牙齒，像野狼似的，撕咬書桌上的玻璃板，似乎只有利齒在冰層一樣堅硬的玻璃板上發出的刺耳磨擦聲，才能抹去他心的炫目的疼痛。

過度的勞累——心的勞累，使袁紅冰迅速地消瘦了，憔悴了，他注視人世的目光變得冷漠了，冷漠得沒有一絲神情，甚至王錦娜出現在他的視野中時，也是如此。只有當他坐在書桌前，開始寫作

時，袁紅冰那猶如覆蓋著寒霜的岩石般蒼白的面容上，才會顯得生機盎然、野性勃勃，而他的眼睛裏也才会有豐饒而富麗的激情，像峻峭的波濤湧動。

大約三個月之後，一個陰鬱、深黑的雲層低垂的日子，袁紅冰緊咬著裂開道道猩紅血痕的嘴唇，極其艱難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最後一個字——他永遠不會忘卻那一個漫長瞬間的感覺，彷彿他是用裸露出白骨的手指，在青銅色的天際，為殷紅的落日刻劃墓誌銘，而他四十多年的生命；他在艱難險峻的命運之路上留下的血跡斑斑的足印；他曾在荒野之間怒放的狂喜和悲愴，似乎在他寫出那最後一個字的瞬間，化做了遼遠而蒼茫的虛無，化做了彷彿與他完全無關的時間的廢墟。

一個使他焦灼，使他痛苦，使他在漫漫長夜中難以安眠的願望，終於完成了。可是，袁紅冰卻沒有得到翠綠的欣喜，沒有野鴿羽毛般潔白的輕鬆在他荒涼的生命間飄落。他感到，心中豐盈的血淚乾枯了，動盪、狂放的激情也被飛掠而過的風暴吹散了，只有一片冬日的荒野靜靜地伸展在他空曠的靈魂中，寂靜得只能聽到灰藍色雪片漫天飄落的聲響。

袁紅冰緩緩地從書桌前站起來，然後，極其困難地挺直由於長時間寫作而佝僂的身姿，挺直得像燦爛的黃葉落盡的白楊樹的銀幹。他將一隻蒼白的手放在疊落在一起的九個稿本上，就像在撫摸殘留著暗紅色晚霞的高山之巔，而他的面容轉向了敞開的窗口。

從窗口湧進的初冬的風，已經沒有秋色絢麗的神韻，而閃爍起冰雪清凌的寒意，天空中低垂的陰雲沉鬱得像千年不散的悲愁。在向陰雲的凝視中，袁紅冰荒涼的眼睛裏，漸漸崛起了布滿風蝕裂縫的高傲而憂鬱的神情，高傲得如同佇立於日球之巔，俯視塵世；憂鬱得好像落滿風塵的、屬於蒼穹的孤獨。

「從此，在人類的文學史上——無論過去，還是未來，我都可以俯視大多數人，而不必仰視任何人。或許，只有少數孤獨者，配被

我平視。」袁紅冰無聲地說，傲視萬物的狂放神態，使他消瘦的面容變得生動了。

在現代專制政治下，靈魂純潔的中國男女迸濺在苦難命運中的血淚是珍貴的，但是，只有那血淚昇華為詩意，只有高貴、自由、美麗的人格能從血海淚濤中沐浴而出，那珍貴之處才能成為歷史的金色文化遺產。而在沉默中，那股紅的血，銀色的淚，將在時間無聲的流逝中腐爛。

共產黨官僚集團在摧殘自由精神的過程中，不僅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而且，他們還想要毀屍滅跡，還企圖用思想專制的喪布，遮蓋受害者的累累白骨；用御用文人為獨裁者歌功頌德的文章，掩埋浸透中國遼闊大地的血淚。在共產黨官僚集團近半個世紀的統治中，除了受到嚴酷鎮壓的幾件屈指可數的思想、文學作品之外，再也沒有任何高尚的文字，配展現在陽光下。

蘇格拉底曾說，知識就是美德。然而，中國文人的醜態卻往往使歷史確信，知識乃是卑鄙。且不說百萬御用文人根本不願意記住專制政治造成的人間悲劇，就是那些自命清高的作家，也極力使自己忘卻他們曾經從中走出的腥風血雨，他們是爲了物性的生存而忘卻，並爲了在專制政治下攫取更多的生活資料，獲得能令瘦屁股或者肥腿的女人傾慕的名譽、地位，而撰寫出一篇篇散發出庸人褲襠氣味兒的所謂小說，所謂詩歌。但是，他的心早已在忘卻中腐臭了——在對血淚的忘卻中。

即使十二億人都可以忘卻，即使有一天連做爲生命之源的太陽也會忘卻，但是，袁紅冰絕不忘卻。他要在，他已經在堅硬的記憶上，刻出了高尚、華美的人性，刻出了可以令萬年歷史都爲之悲泣的峻峭的詩意。他之所以這樣做，也許是爲了安慰那慘死於現代專制下的千百萬冤魂，因爲，能讓他從睡夢裏猝然驚醒的，只有狂暴的雷電和無數鬼魂在漫漫長夜中的悲嗥；他之所以這樣做，也許是爲了讓一滴真實人性的血，在共產黨官僚集團通過無恥文人的筆觸

偽造的歷史上，迸濺為秀色千古的詩意之花，他希望，那猩紅怵目的血跡能夠成為中國人走向生命的真實和真實生活的起點；他之所以這樣做，也許是為發出一聲孤獨的正義的呼喚，對美麗人性的呼喚，因為，如果只由於對兇殘的專制政治的怯懦，而把那一聲呼喚永遠禁錮在殘破的心間，他將羞愧得再也不敢直視太陽；他之所以這樣做，也許是為了以《自由在落日中》，做為東方文化復興運動的啓明星，因為，他已經確信——中國人墮落的人格使他確信，只有在文化復興的火焰中，忍受焚身的痛苦，中國人腐爛於精神專制的靈魂，才能得到具有火焰神韻的淨化，才能得到輝煌的再生；重鑄中華文化之魂，這是中國民主命運的精神前提，而理由則在於，偉大的命運只屬於高貴的人格，庸俗、低賤的靈魂和充滿物欲的心不配，也不可能成為燦爛史詩的起點，即使以民主的名義，也不可能。

但是，他這樣做，也許並不是為了那一切，而只是為了讓無數曾妖嬈地纏繞在他奇麗生命上的少女的目光中，閃耀起驕傲的淚影——為她們曾愛過一個英雄男兒而驕傲；為她們曾愛過一個荒野的雄狼而淚如雨下，那隻雄狼願以利齒撕裂自己的胸膛，用殷紅的獸血，澆灌在岩石裂縫間盛放的自由的詩意。

袁紅冰走到房間距地面幾十米高的陽台上，將上半身陡峭地傾向陽台圍欄的外面，讓捲裹著銀色雪屑的疾風，從他蒼白的面容上掠過，而他的心在又苦又甜的惆悵和遼遠的悲涼中，發出空洞的顫動聲。惆悵是因為他忽然感到，無論烈酒，還是美女；無論是迎著風暴走向荒野，還是在危險的鋒刃上做民主政治之舞，所有這些曾使他沉迷的事情，此刻都變得索然無味；《自由在落日中》的完成，似乎意味著他已經走上生命的峰巔，走上命運的極致，在他的視野中，再也找不到更崇高的山峰，再也找不到值得他發出挑戰的壯麗的艱難，而生命由此變成多餘的了；悲涼則是因為他驀然想到，十二億中國人中很少有人願意以生命為自由的詩意，為鑄造生

命之美而獻祭，而他願意，並且這樣做了，但是，《自由在落日中》，這柄他用從少年到中年的二十多載時間，這只有一次屬於他生命最美麗的時間鑄造出的人性之劍，卻無法出鞘，因為，他找不到另一個高尚的靈魂，敢於承受出版這本書必然招致的專制政治的無情鎮壓。

儘管袁紅冰知道，時間對他已經不再有意義，因為，他的生命以《自由在落日中》超越了過去和未來的萬年時間，但是，他多麼急切地希望，能夠立刻就斜倚陡峭的天空，抽出這人性的長劍，為中國人的靈魂不死於專制政治，而做屬於自由的英雄之舞呵——是銳利的個性使他如此急切地希望；儘管袁紅冰明白，生命超越虛無宿命的唯一方式，是令靈魂化為燦爛的詩意和深沉的哲理，而他已經超越了，即使他的生命變成慘白的枯骨，他雄烈的鬼魂也將如同青銅色的落日，在未來人類可能擁有的所有暮色中，寧靜地燃燒——在翠綠的白樺林中燃燒；在少女凝神注視的草莓般紫黑色眼睛裏燃燒，但是，他卻依然急不可待地希望，他能站在生命的懸崖上看到，像燧石裏的火焰一樣凝結於《自由在落日中》的猛獸之血，在塵世間迸濺，將虛無染成殷紅，因為，唯有「殷紅虛無」的哲理之鏡，才配映出他高傲、俊美的容顏。

然而，袁紅冰更清楚，他的希望不可能實現，相反，為了不使《自由在落日中》被專制政治毀掉，他必須把那燃燒著太陽之魂的手稿，埋藏在沒有陽光的地方。

袁紅冰低垂著頭顱，佇立在陽台上，像一根風蝕的黑色石柱。當他終於緩緩地重新抬起頭顱，已經是深夜了。在他冷峻的目光注視之處，只有彷彿鐵石鑄成的黑暗的夜色，只有無聲飄落的灰白的雪片，只有寒意刺骨的死寂。

第三十八章

時而置身於豔紅的火焰中，忍受著焚身的痛苦，用從落日中採來的詩意的金礦，鑄造高貴的人格；時而投身於世俗的深淵，在污濁的冰水河中跋涉——唯有堅硬得即便在刀鋒的劈斬下，也只會發出鐵石聲響的意志，才能不被這種帶有巨大反差的生活撕裂。九二年的秋冬之際，袁紅冰就生活在這種巨大的、殘酷的反差中。

每天從凌晨到正午，艱苦地寫作《自由在落日中》之後，袁紅冰經常不得不拖著已經疲憊不堪的軀體，騎自行車，趕到十餘公里外、設置在奧林匹克飯店內的北京拓視公司總部，去處理內部董事會成員間的糾紛，而那些糾紛幾乎沒有一個不是產生於庸俗小人式的鼠肚雞腸，沒有一個不是以對公司權力以及個人地位的爭奪為背景。儘管袁紅冰已經明確宣布，由涂亞傑主持經濟活動的日常事務，然而，這個皮膚白嫩的小個子男人越來越裸露出來的人格缺陷——他的尖酸刻薄的天性，他的渺小的詭詐，使他沒有能力把與他共事的人團結起來。但是，問題還不止於此，還不僅僅在於涂亞傑一個人。

「六四」事件之後聚集在袁紅冰身旁的這群青年，曾在他艱難的時期，無私地幫助過他；曾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毫無異議地服從過他的指揮，協助他創造出《歷史的潮流》事件和奧林匹克飯店會

議事件；袁紅冰以灼熱、剛烈的語言傳達出的關於自由人格、民主理想、俠義精神的信息，曾使他們仰視的眼睛裏閃耀起神聖的情調。但是，現在當他們可以因從事經濟活動而進出於高級飯店之間，當他們已經逼近巨額金錢的時候，他們裹在筆挺西裝下的生命深處，卻似乎開始了某種醜化的過程。

袁紅冰感到了可怕的物欲的挑戰——殘存在中國人生命中唯一真實的人性，物欲的挑戰。然而，真實的並不一定是美的，人的心一旦真實到只有物欲的程度，便比自然的物性更醜陋，因為，那種真實往往與陰險、狡詐、虛偽的人格如影之隨形，而缺乏自然物性的坦率。

在以往的任何挑戰前，袁紅冰的心都只會熾烈、堅硬地跳盪，可是面對這個挑戰，他的心卻痛苦地抽搐了，只因為挑戰是來自於他視為戰友和學生的人們，而且，那是一種醜陋的挑戰。

為迎接這種挑戰，袁紅冰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隨手從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抽出政治權術之鞭，抽擊、馴服那一個個因物性的貪欲而變得愚蠢的衝動；一是以精神的魅力引導人們走出物欲的陰影。而袁紅冰選擇了後者，不到萬不得已，他不願意運用權術，尤其不願意對曾同自己一起艱難過的人們如此，儘管憑藉超群的智商，他有能力輕鬆地批駁任何詭譎的權術行爲。

在許多個下午或夜晚，袁紅冰身穿破舊的棉大衣，端坐在北京拓視豪華的會客廳中，因從凌晨到午後的瘋狂寫作而布滿血絲的眼睛裏，覆蓋著深紅灰燼般疲倦的神情，俯視著衣冠楚楚的內部董事會成員，向他們講述英雄人格的哲理，講述俠義精神的優美；告誡他們，不要使自己的靈魂被奢侈豪華的物欲所誘惑，否則，他們將變得同貪官污吏，以及依附於腐敗官權的奸商毫無二致。

每次那些內部董事會的成員們都會在袁紅冰面前羞愧地垂下頭顱，而他們之間渺小的糾紛似乎也消失於無形，然而，袁紅冰並沒有感到輕鬆。因為，從他們低垂的眼睛裏，袁紅冰並沒有看到他所

期待的屬於火焰的純淨；因為，他們不敢同袁紅冰做具有堂堂男兒風格的對視。

袁紅冰沒有從北京拓視公司領取過哪怕一份錢工資；在九二年秋冬之際，他往返於奧林匹克飯店和住所的路途上，總是以自行車代步，從未乘坐過出租車。儘管那時他的朋友陳金貴已經贈送給他一個五萬元的信用卡，但是，他要求自己，必須把信用卡上的錢用於發起另一次民主活動的準備；雖然，那時他從法學著作中獲得了比較豐厚的稿酬，但是，他把這些稿酬全部留給了女兒，他要為女兒積蓄一筆生活費，因為，他意識到，自己終將走上苦役犯的命運之路，而他的小女兒將失去父親。

許多個北風尖嘯的夜晚，在從奧林匹克飯店返回住所的空無一人的街道上，袁紅冰的自行車車輪都像駛上沒有盡頭的陡坡一樣，艱難地滾動。彷彿從凍裂的骨縫中傳出來的疲倦感，使他猶如一隻俯伏在懸崖邊緣上垂死的狼，將身體低俯在自行車車把上，而他布滿裂痕般猩紅血絲的眼睛，裸露出獍厲的神情，瞪視著面前瘋狂飛旋的灰白色雪塵和冰屑。他必須發出一聲聲慘烈呼嘯似的、短促的聲音，才能在迎面撲來的狂暴喧囂的寒風中困難地喘息。那種時刻，袁紅冰空洞而冰冷的靈魂裏，只有一縷從他被凜冽的北風割出道道傷痕的唇間飄出的血腥氣和一片為人性的卑賤而產生的悲涼——那血腥氣如同小白樺林間的氣息一樣清新，而那悲涼卻像沒有銀色飛雪也沒有金色雷電的、低垂的陰雲。

袁紅冰之所以忍受這種艱難，不僅因為他確信，唯有高貴的人格才能創造出具有史詩神韻的偉大命運；也不僅因為中國民主運動在他心目中乃是聖徒進行的聖戰；還不僅因為，他的眾多學生把他視為精神領袖，而他必須因此確立一種可以傲視萬物的道德形象，更是因為他意識到，民主與專制的衝突在最終意義上，乃是自由、高貴的英雄人格，同遵從宿命、並只能聽懂物欲的流氓小調的庸人情調之間所進行的精神決戰；更是因為，他堅守「生命的本體是審

美激情」的信念，而在人性普遍墮落的時代實現生命的本體，是英雄人格的天職——是他的天職。

有一次，當袁紅冰的自行車輪像醉漢一樣搖擺著，駛上立交橋時，一陣驟起的蒼白的旋風，把他捲裹到路旁的斜坡上。袁紅冰那僵硬得連疲倦感都消失了的的身體，猶如一段枯木，久久地躺在冰冷、乾硬的地面上，無法重新站起來。蒼白的風聲猶如惡意的嘲笑一樣，在他耳邊尖利地喧響，而他灰色的雙唇間，突然下意識地迸濺出一句閃爍著冰雪寒光的話語：「也許，我是在向一群只配生活在陰暗洞穴中的鼠類，講述屬於太陽的哲理；也許，我是想用只配捕食蒼蠅的蛛網，編織金色的詩篇……噢，也許一切都是徒勞的。然而，不如此，我又能做出怎樣的選擇？既然必須如此，就讓我的心更硬一些吧！」

事實很快證明，袁紅冰的心也必須更堅硬一些。

「金日」出租車公司在「北京拓視」註冊之前，就成立了。公司的資金是涂亞傑通過賄賂手段，從中國農業銀行搞到的。當時，經袁紅冰決定，由王海光介紹的一位中共中央黨校的教員隋學斌出任總經理，揭運祥任副總經理。

爲了擴大經濟活動的規模，袁紅冰準備以金日公司子公司的名義，在海南省註冊一家新公司，由袁紅冰中學的同學賈雪浪任子公司的經理。袁紅冰要揭運祥去辦理設立子公司所必需的各種手續。這時，大約是九二年十月份。

幾天之後，揭運祥找到袁紅冰，顯得十分憤怒地說：「隋學斌不給辦手續，還說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他連您的話都敢不聽，他當上了總經理，以爲翅膀長硬了，想要脫離我們弟兄們這個圈子了！」

袁紅冰的心震撼了一下，不是因爲隋學斌，而是因爲揭運祥——他直覺到揭運祥在撒謊，至少是歪曲了隋學斌的意思。袁紅冰同隋學斌雖然沒有進行過深刻的思想交流，但是，憑著多年來同中國

人從乞丐到國家副主席的立體性接觸的經驗，根據隋學斌這個同齡人的神態和目光，袁紅冰相信，隋學斌的靈魂裏還保留著一片晴空，他不會做出這種背信棄義的事情。

「然而，揭運祥爲什麼要用謊話詆毀隋學斌呢？」袁紅冰的眼睛裏凝結著冷峻的疑問，沉默地向揭運祥直視，就像在審視一個陌生的動物。

揭運祥出生在湖南省貧瘠、潮濕的農村中。據他自己講，小時候由於家庭窮困，母親乾癟的乳房又沒有乳汁，所以，他是靠喝菜湯和幾乎嚐不出甜味兒的白糖水，才沒有餓死。也許是由於從小營養不良的結果，他的形象顯得有些畸形。低平的額頭，過分粗大的下顎骨，一直長到脖頸的頭髮，再加上總是夾緊的、消瘦的屁股——這一切使他看起來像一隻食腐肉的鬣狗。他布滿了膿瘡疤痕的鐵鏽色臉上，有一種堅硬感，然而，那種堅硬感是粗俗的，難看的。

貧窮、低賤的命運中，往往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艱難困苦的生活會在一些靈魂上，刻出爭取社會公正的剛烈意志，刻出蔑視金錢和權貴的反叛精神；而另一部分生命則會爲了逃離被侮辱、被蔑視、被損害的命運，爲了獲取金錢和地位做出種種無恥的行爲。令人遺憾之處在於，後者是大多數。但是，袁紅冰認爲揭運祥應當是前者——是揭運祥經常以粗獷豪邁的語言表現出的對專制政治的義憤，使袁紅冰如此認爲。

「他詆毀隋學斌，乃是由於他想當金日的總經理——通過挑起我對隋學斌的惡感的方式，來實現他的欲望。」從揭運祥同他對話時游移不定的目光中，袁紅冰黯然神傷地得出了這個結論。他確信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然而，他卻還是希望，進一步的事實能夠證明他錯了。

袁紅冰完全清楚，只要把揭運祥和隋學斌找到一起，進行一次談話，那麼，以他的威信，就能夠立刻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儘管那只是暫時的解決。不過，他卻沒有那樣做。因爲他想使事態繼續

發展一段時間，他想要在這個事件的過程中，看到人的真實靈魂，不僅是揭運祥的，還有內部董事會所有成員的靈魂——他覺得，在金錢的誘惑前，他已經有必要對這些人做一次嚴峻的重新審視了。

於是，袁紅冰以一個冷若冰霜的神情，掩蓋了對揭運祥的不信任，並要求揭運祥「如果金日公司可能失控的話，你有責任立即想辦法消除這種可能；如果隋學斌真得背信棄義的話，你應當對他做出懲罰。」

可是，揭運祥卻每天都坐在北京拓視的辦公室裏，面色陰沉地用惡毒的語言詛咒隋學斌，而很少去金日公司上班。他用這樣的語言為自己的行為做解釋：「隋學斌是總經理，我不過是副總經理，我能有什麼辦法？！」

不過，袁紅冰不必思索就清楚揭運祥之所以如此的真實原因——這個平常一有機會就在他面前用拳頭撞擊水泥牆，以顯示對專制政治的憤怒的傢伙，不僅無恥，而且怯懦，他甚至不敢同隋學斌正面爭鋒。這使袁紅冰感到了銳利的危險。危險之處在於，這種小人為了實現物性的貪欲，可以不擇手段地玩弄陰謀詭計，是怯懦剝奪了他們進行正面決鬥的勇氣，並只給他們留下了在陰影中竄動的本能，而不幸的是，揭運祥已經成為注定會被當局看做秘密政治組織、並可能受到無情鎮壓的「內部董事會」的成員。由此袁紅冰意識到，必須比馴服獅虎更謹慎地對待揭運祥這渺小、醜陋的動物。

揭運祥極具挑撥性的謊言，首先傷害的不是隋學斌，而是內部董事會成員對於以民主政治為目標的經濟活動的信心。顯然，經濟活動剛剛起步就出現了揭運祥所宣稱的嚴重的離心傾向，這毫無疑問意味著更大的潛在危機。袁紅冰不得不專注於用冷峻的目光，捕捉內部董事會成員在聞到危機氣味時反映出來的靈魂的信息。

袁紅冰發現，陳坡的眼睛裏閃爍起焦慮不安的神情，而那神情的背景是基於對人性的不信任而產生的冷漠，然而，袁紅冰多麼希望這個他視為鐵血弟兄的戰友能夠灼熱呵——他可以理解陳坡對人

性的不信任，卻不能認同那種冷漠；王海光的目光變得沉悶而愠怒，他語言含混地告訴袁紅冰，揭運祥的話不可相信，但是，他卻不能理解袁紅冰表面上對揭運祥寬容的真實原因，他甚至愚蠢地把那種寬容理解為毛澤東式的對佞臣的偏愛，因此，怕觸怒袁紅冰，他沒有勇氣以明確的語言，講出他對揭運祥的看法——他也是一個不肯為事業而直言無忌的人；劉勇在那段日子裏總是避免同袁紅冰對視，不過，從他顫抖的睫毛和抽搐的眼皮上，從他紫灰色唇邊兩道僵硬的皺紋顯示出的笑意中，袁紅冰仍然感到了一種小女人式的幸災樂禍的情調；何家明的眼睛則沒有任何表情，可是，在事業的危機前沒有任何表情，實際上就是一種最可怕的表情，因為，不願意被陽光照亮的深沉所孕育的東西，一定是同太陽無關的雜種；王紅光這個對古代外國的海盜和中國的綠林好漢生涯時時表現出熱情傾慕的人，平常總喜歡讓別人把他理解為具有俠義精神的英勇者，此時卻似乎對事業面臨的危機毫無感覺，而繼續糾纏在他與涂亞傑的個人矛盾中；戴海昆的眼睛由於茫然的神情而顯得呆滯了，那呆滯中雖然有義憤，但卻也有一種沒有能力理解稍微複雜一點兒的事物的困惑。

袁紅冰特別注意到，涂亞傑眼睛裏顫動的靈魂最為複雜。有時，他心事重重的灼熱、陰鬱目光，會畏怯而又亢奮地死死盯住房間的角落，彷彿凝視著一個叉開雙腿、赫然裸露出紫紅色陰部仰臥在那裏的風騷女人，可是，蹲踞在那個女人身旁的一隻猛虎，又使他不敢立刻撲上去，滿足他的渺小性慾的衝動；有時，他又如同一隻在夜幕下的原野上驚慌飛竄的老鼠，想要鑽入陰暗的墓穴，啃噬腐屍，而他閃爍起蒼白光亮的眼睛裏，似乎卻又殘留著對於滿天繁星的破碎的依戀。

唯一給了袁紅冰一絲安慰的，是周明的眼睛——他深灰色的眼睛裏仍然覆蓋著憂鬱的詩意，而因看到人性的醜態所產生的痛苦，時時像暗藍色的野花在驟起的疾風中紛亂搖曳。不過，那憂鬱的詩

意卻缺乏強悍的風格，因此只能使他個人的靈魂保持優美，而沒有能力將塵世中的醜陋熔鑄成高尚。

在對這些人的靈魂審視之後，袁紅冰產生了悲愴的孤獨之感。他覺得，自己如同駕馭著一隻醜陋、渺小的人性造就的破船——被專制政治剝奪了對精神的崇尚的人性；金錢、地位的誘惑使物性貪欲像蛆蟲一樣生機盎然地蠕動起來的人性——駛過暴風雨的海面，駛向天際那在驚濤駭浪中燃燒的自由的落日，而蒼茫四顧，卻又找不到一個可以在艱險的時刻，向他伸出堅實手臂的海員。

但是，袁紅冰並不準備屈服，即使面對注定要失敗的宿命，他也要揚起殘破的風帆，直向殷紅的落日。因為，在他創造的英雄人格哲學中，超越意志——超越宿命的意志，乃是自由的極致，乃是生命可能達到的峰巔之上熾烈燃燒的審美激情的聖火。

在涂亞傑、劉勇的陪同下，揭運祥終於鼓足勇氣，與隋學斌進行了一次以暴力相威脅的、極具人格侮辱的、最後通牒式的談話。幾天之後，袁紅冰見到隋學斌時，那位長滿絡腮鬚的中年漢子的臉上，還殘留著人格尊嚴受到無端侮辱的痛苦。為此，袁紅冰感到了深刻的歉意，因為，是他要審視人的靈魂，才使隋學斌受到了傷害。不過，袁紅冰沒有表示出自己的負疚之情。他知道，對於人格的傷害不是僅靠語言可以治癒的，治癒這種傷痕需要時間，需要能把足夠長的時間都燒成深紅的心靈的真誠。

那天，袁紅冰只簡單地講了關於在海南省設立金日的子公司的設想。隋學斌沒有任何異議地同意為此辦理必要的手續。可是，袁紅冰知道事情還沒有結束，因為，問題本來就不在於隋學斌。

袁紅冰當然不會像揭運祥希望的那樣，逼迫隋學斌交出金日公司總經理的職位，但是，他又必須滿足揭運祥當總經理的欲望。否則，揭運祥，這個已經高高擡起屁股，讓對金錢、地位的貪欲操肛門的小人，必定會繼續製造種種糾紛。這不僅會妨礙經濟活動的順利開展，而且極可能使內部董事會中產生分裂，從而導致嚴重的政

治後果。

於是，袁紅冰決定，另外組建一個出租汽車公司，由揭運祥任總經理，而他親自擔任公司的法律顧問。他希望能夠以精神的魅力，引導揭運祥逐步走入高於物欲的生命境界。他做這種希望，也許僅僅是由於他的職業是教師，並且是北京大學的教師，而他以前一直把揭運祥視爲學生。同時，他也確信，自己以法律顧問的身分就足以控制揭運祥，如果揭運祥一定要在物欲的垃圾堆揀拾生活興趣的話，他只需要運用凝聚在一根小腳趾上的智商，就足以把揭運祥這個智力同拱屎的豬鼻子差不多的蠢貨，玩弄於股掌之間。

由於已經確定涂亞傑主持經濟工作的日常事務，所以，袁紅冰把對揭運祥的安排的設想，告訴了他。涂亞傑贊成袁紅冰的設想，並表示可以從銀行爲新籌建的出租汽車公司，搞到足夠的貸款。

就是在不得不將一部分精力用於解決經濟活動出現的矛盾的過程中，袁紅冰關注的重點仍然在於政治。當時，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於袁紅冰控告共產黨人民大學委員會和國家新聞出版署的起訴，已經做出了預料之中的不受理裁決。袁紅冰又就這個裁定，向北京市高級法院提起上訴。不過，他並沒有指望上訴會產生公正的法律結果，而只是以此做爲一種堅硬的意志表現。同時，他此刻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尋找一個政治契合點，使專制權力體制內的開明勢力同社會上的自由知識分子聯合起來，並以某種具有民主運動色彩的形式，賦予這種共同意志以現實的政治意義。他認爲，即便這種共同意志的表現最初不可能在較大規模上展開，但是，只要表現了，就意味著中國民主運動找到了一個更爲開闊的視野，更爲豐盈的力量基礎。因爲，如果民主運動的春潮在獨裁權力的堤壩內外同時湧動，那麼，專制政治勢必由於內憂外患，背腹受敵，而陷於戰略上的被動。

就在這時，袁紅冰從陳坡處得到一個信息：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常務副局長任小彬和原青年幹部局處長崔武年，正在探

討圍繞八九年「六四」事件，做某種政治舉動的可能性。這個信息立刻引起了袁紅冰的興趣。

八九年「六四」期間，陳坡曾經委託任小彬，將袁紅冰起草的〈致中國共產黨所有基層支部的公開信〉，轉交中共中央政治局，而這事成爲任小彬被罷黜的重要原因之一。崔武年也由於「六四」事件中的表現，失去了當局的信任。儘管任小彬現在不過是一家國營公司的副總經理，而崔武年也只是在國家資產管理局這個權力體制邊緣的機構中任副司長，但是，袁紅冰意識到，他們實際的政治能量要遠遠超過他們目前的職務。因爲，在中國，民主選舉不過是擦在獨裁權力髒屁股上的一塊給世界看的嫣紅胭脂，官員實際上都是由自上而下的任命產生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則是專制政治任用官員的最高辦事機構。據此可以斷定，任小彬、崔武年被貶斥之前所處的官位，一定使他們擁有了全國範圍內的權力關係基礎。同時，袁紅冰也意識到，任小彬、崔武年被罷黜的原因，不僅表明他們是具有良知的人，而且表明對「六四」事件的看法，能夠在一定意義上成爲他們同自由知識分子形成共同意志的基點。

大約是十月末的一個夜晚，袁紅冰和陳坡應邀來到任小彬家中。不久崔武年也趕到了。他們四個人聚會的議題，就是如何圍繞「六四」事件，做一次政治舉動。

相見的最初一刻，任小彬就使袁紅冰產生了很好的印象，而這也許僅僅是因爲任小彬臉部側影的輪廓同胡耀邦有些形似。胡耀邦並不美，他不但身材矮小，而且在庸人的奴性審美觀看來，也缺乏帝王風度，然而，在袁紅冰的視野中，胡耀邦那布滿風蝕裂縫般深刻皺紋的憔悴面容，那彷彿從堅硬的痛苦中倔強地直視真理的眼睛，卻是最令人心靈震撼的堂堂男兒的形象之一。胡耀邦對民主的理解可能並不比某些文人、學者更深刻，不過，他對於民主真理的熱愛和追求，卻一定比那些被命運的皮鞭驅趕著走向民主的人們，更純淨、更聖潔，因爲，胡耀邦是以聖徒般的靈魂，輕蔑地拋棄了

現代帝王的尊榮，高傲地拒絕了獨裁者的行爲邏輯，並爲自己選擇了與悲愴連接在一起的、走向真理的命運。

袁紅冰很少從側面向人注視，但是，那天晚上他卻總是不自覺地使任小彬的側影，出現在他的視野中——那是他的心在向胡耀邦崇敬地凝注。而每當任小彬的面容轉向他時，袁紅冰的目光便立刻垂下了。因爲他發現，任小彬的眼睛雖然十分聰明，但卻沒有胡耀邦的眼睛那種燦爛的執著，那種凝結著火焰之魂的深黑色燧石般的堅硬；任小彬的面容雖然沉靜、從容，但卻沒有胡耀邦那種在密布的皺紋間盛開的、偉大的悲愴。

崔武年體態魁梧，而又顯得笨拙，稀疏的頭髮剪得很短，碩大的頭顱猶如一塊暗紫色的岩石，厚厚的近視鏡片依然遮不住他眼睛裏高傲的神情。他說起話來有些口吃，但卻神態生動，有一種粗獷、坦蕩的氣質，而從崔武年粗獷的氣質中，袁紅冰觸摸到了灼熱的詩意。

在那個夜晚對政治局勢的討論中，任小彬、崔武年提出，爲了緩和民衆深藏在心中的憤怒，當局很可能在可以預料的未來，重新評價「六四」事件，即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六四」事件稱爲反革命暴亂。他們依據的理由是，當時楊尙昆已經失去了國家主席的職位，楊尙昆的弟弟，原軍事委員會秘書長楊白冰，也被剝奪了軍權，而楊氏兄弟又是鄧小平進行「六四」屠殺的左膀右臂。任小彬和崔武年認爲，這意味著當局「已經爲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性質，做好了軍隊幹部的準備。」

袁紅冰覺得事情遠沒有那樣簡單。在他看來，只要鄧小平活著，當局就不可能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性質，儘管共產黨內的某些派系會想到利用這種重新評價，在權力鬥爭中取得民意的支持，但是，只要鄧小平還沒死，他們就只敢把這種想法藏在老婆的褲襠裏。同時，他認爲，楊氏兄弟的失勢不過是已經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不斷展現過的「狡兔死，走狗烹」的專制政治邏輯的又一次

表現；不過是鄧小平爲了保持專制體制內部派系平衡玩弄政治權術的結果，而楊氏兄弟被剝去權力的華貴外衣的直接原因，則在於他們觸怒了鄧小平——「六四」事件後，楊尚昆和楊白冰在許多次高級官員會議上宣稱，如果沒有鄧小平的英明決策，他們根本沒有能力以那樣果斷的行動平息「六四」反革命暴亂。對中國專制政治文化稍有理解的人都可以明白，楊氏兄弟是企圖用這種表面看似頌揚鄧小平的語言，給鄧小平戴帶上屠夫的王冠，並爲他們找到一盆洗去手上血跡的清水。這當然不會被老奸巨滑的鄧小平所容忍。

但是，袁紅冰並沒有講出自己的觀點。因爲，他的目的不在於爭論，而在於發起一次具有向專制政治挑戰意味的活動，他根本不在乎人們是基於對政治局勢的何種看法才加入這次活動的。

經過近三個小時的討論，他們商定，由袁紅冰起草一份就「六四」事件致最高當局的信件，並籌備召開一次會議，爭取更多的人在信件上簽名。

一個星期之後，他們再度在任小彬住所的客廳裏聚會。袁紅冰宣讀了他起草的信件，而任小彬、崔武年認爲信件從內容到文字風格都太激烈，他們無法認同。接著，崔武年說明，他同任小彬一起寫了一封信，並已經交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

袁紅冰冷漠的目光從崔武年遞給他的信件底稿上一掠而過，然後，他目光中的冷漠變成了厭倦。那封信中完全沒有觸及「六四」事件的性質，而只是用黏滿淚水的絲綢手絹一樣柔軟的語言，向當局傾訴了因「六四」事件被罷黜的官員們的委屈之情。顯然，儘管任小彬、崔武年對政治局勢前景的看法比袁紅冰樂觀得多，但是，他們的行動卻又謹慎得多，現在，他們還不願意使當局把他們視爲挑戰者，而只想扮演勸諫者和請求者的角色。袁紅冰沒有爲自己起草的信件做任何辯護性的解釋。他意識到，就官員而言，任小彬和崔武年的這個行爲已經稱得上英勇了，而同官員，哪怕受貶斥的官員進行政治合作，他就必須使自己習慣另外一種柔軟、光滑的行爲

風格，雖然這樣的風格對他險峻的心是一種痛苦的折磨。

袁紅冰在冷峻、高傲的沉默中直視著崔武年，崔武年似乎顯得有些不安。他和任小彬給中共中央組織部遞交信件的行爲，無疑是對上次聚會中同袁紅冰、陳坡的約定的失信，而崔武年和任小彬畢竟還是會爲自己的失信而感到不安的人。也許正是由於此，他們仍然同意通過聚餐的形式，召開一次會議，以探討是否能在更廣泛的人群中形成一個關於「六四」事件的文件。不過，他們一再叮囑袁紅冰，不要邀請太多的「敏感」人物參加聚餐會。

十一月下旬的一個陰雲低垂的傍晚，聚餐會在大鐘寺飯店的一個豪華包間裏舉行了。參加者有二十餘人，應袁紅冰之邀前來的有中共中央黨校教員王海光、青年政治學院教員王東成、自由撰稿人高瑜女士等人，而任小彬、崔武年請來的都是「六四」後失勢的司局級或處級官員。

參加會議的官員大都由於同情學生民主運動觸怒了鄧小平、李鵬，但是，當局對他們的懲罰也只限於把他們驅趕出政治權力領域，而他們仍然在各種官辦的公司、企業內擔任重要職務。這些官員們面容上那同一種平靜、謹慎而又有些淡淡憂鬱的神情，使袁紅冰難於捕捉到他們的個性，只有共產黨元老馬文瑞的女兒馬小麗，一家官辦公司的總經理的形象，給袁紅冰留下了較爲深刻的記憶。

馬小麗的丈夫林炎志當時任共產黨北京大學委員會副書記。「六四」後，他爲鄧小平、李鵬的血腥屠殺做出了格外賣力的辯護，並因此得到當局的垂愛。由於對學生民主運動的感情和看法嚴重分歧，馬小麗同林炎志正處於婚姻破裂的過程中。馬小麗已經是中年婦人了，但是，少女時代「知識青年」艱苦命運的痕跡，仍然殘留在她的面容上。雖然那種痕跡使她顯得有些蒼老，然而，那蒼老中又有一種動人的山野氣息，一種荒涼的詩意。袁紅冰的目光猶如灰藍色的風，時時從馬小麗的面容上飄過，彷彿馬小麗的面容是他能夠找到的唯一一片荒漠草原上的花叢。

聚餐會由崔武年主持。任小彬在最初的發言中說明了他和崔武年起草的那封信的內容，並提出希望大家討論一下，是否能形成一份體現共同意見的、有關「六四」事件的文件。袁紅冰在隨後的發言中，以明確的語言講出了他的觀點——通過這次會議，形成一份文件，要求當局對「六四」事件的根本性質重新做出評價。

除了王海光、陳坡之外，沒有人支持袁紅冰的觀點。大家都認為，現在提出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時機不成熟。青年政治學院教師王東成則一方面論證鄧小平、李鵬之流根本不可能在「六四」事件的問題上讓步，因而提出這種要求不會有實際結果；另一方面又極具俠義精神地表示，只要袁紅冰決定起草這個文件，他一定會在上面簽名。

其實，袁紅冰從來就沒有指望這種要求會從狗官那裏得到什麼結果，他之所以仍然建議提出這種要求，不過是爲了把一個閃爍著刀光劍影的政治難題放在專制政治面前，以示挑戰；其實，在袁紅冰看來，鄧小平、李鵬之類屠夫根本就不配成爲「六四」事件性質的仲裁者，他們只能以千古罪人的身分，垂首跪在歷史的蒼穹下，接受殷紅落日的審判，而「六四」死難者的鬼魂，就埋葬在落日——那美麗凋殘的象徵中；其實，袁紅冰向來認爲，唯獨人類的良知才有資格對「六四」事件做出評斷，而在學生和北京市民的血染紅長安街頭的那一刻，這種評斷就已經做出了；其實，在聚餐會開始時，袁紅冰就已經從大部分會議參加者的神態中直覺到，他的觀點不可能鑄造出共同行動的意志，他和其他會議參加者之間橫亙著歷史哲學原則的差別——他認爲歷史是主體的創造，英雄的意志是歷史之父，而其他人則把歷史看做外在的宿命，主體的意志只能在這個宿命的限度之內尋找生命的價值，要想抹去這種歷史哲學原則上的差別，需要在長時間內進行靈魂的強烈碰撞。但是，他卻仍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因爲他認爲，只有已經被當局確定爲「反革命暴亂」的「六四」事件的性質成爲主要議題，這次聚餐會才能夠進入

歷史，他為籌備這次會議所消耗的生命活力才能獲得意義。即使會議不會取得明確的結果，也是如此。

聚餐會沒有形成任何具體的結論，便結束了。人們離開大鐘寺飯店時，已經是深夜時分。從內蒙古高原上颳來的凜冽寒風，越過燕山山脈陡峭的群峰，正捲裹著飛旋的蒼白雪屑，在北京空蕩蕩的寬闊街道上喧囂。

以前，慣於冒著暴風雪行進的袁紅冰，總能從狂放無羈的寒風中，領略到猶如凍裂的萬里晴空般明麗、堅硬的情調，可是，那個寒意澈骨的深夜，袁紅冰卻從尖嘯的風中聽到了雄烈但卻悲涼的哭嚎。他不知道這是為什麼，只知道一定不是因為這次聚餐會——這次會議雖然沒有實現袁紅冰預想的結果，沒有形成一份向當局進行政治挑戰的文件，但是，「六四」事件的性質畢竟成為這次會議討論的主題，而這意味著，在鄧小平、李鵬以染血的刺刀為筆，以專制恐怖為紙，書寫出他們對八九年民主運動的有罪判決之後，第一次有人通過民間聚會的形式，對獨裁者書寫的判決提出抗議；這意味著，「六四」事件雖然已被時間埋葬在虛無之中，不過，「六四」的民主之魂卻仍然在人們的心中，頑強地向未來呼喚一片屬於真理的晴空。

兩天之後，香港和台灣的傳媒對大鐘寺飯店聚餐會進行了有限的報導。這次會議沒有像奧林匹克飯店會議那樣，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影響。不過，根據從各種途徑傳來的信息可以感到，大鐘寺飯店聚餐會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內部產生了極大的震撼力。這不僅是由於聚餐會討論的議題直接觸動了當局一根敏感到病態程度的神經，更是因為聚餐會參加者的成分，表明了自由知識分子和官僚體制內的開明人士進行政治聯合的傾向，而這種傾向是值得共產黨官僚集團膽顫心驚的，理由很簡單，任何人都明白，陣營內部的反叛比戰線另一邊的敵人更可怕。

大鐘寺飯店聚餐會已經過去一個星期了，可是，那天深夜離開

飯店時的感覺——彷彿從尖嘯的風中聽到了雄烈但卻悲涼的哭嚎的感覺，仍然一直纏繞著袁紅冰。他由於無法弄清楚為什麼會產生那種感覺，而處於焦躁、煩亂的心緒中。這時發生的一件事，卻使袁紅冰突然明白了，那寒風的哭嚎似乎隱喻著他必須面對的一次巨大的情感痛苦。

一天，涂亞傑來到袁紅冰的住所。他神情沮喪，憂思重重，囁囁著告訴袁紅冰，北京拓視剛從銀行得到一百萬元貸款，陳坡就提出要拿走十萬元，到北海去搞房地產投機。

「如果陳坡能在北海建立新的經濟基地，這也是一件好事麼。」袁紅冰毫無表情地說——他只能毫無表情。因為，如果一定有表情的話，那麼，他只能顯露出厭倦，是涂亞傑那種縮起狹窄的雙肩、頭顱無力低垂的姿態，使他本能地厭倦。

「可是，陳坡實際上要離開我們，他是認為他為建立公司出的力值十萬元！」涂亞傑以少有的激憤語調，尖聲說：「弟兄們都把你和陳坡看做思想導師和精神領袖，他這樣做，把人心都搞散了！」

袁紅冰緩緩地將面容轉向窗口，窗玻璃上覆蓋著蒼白的冰霜，而蒼茫的晚霞又將那冰霜染成了血跡似的枯紅色。過了許久，袁紅冰才艱難地說：「他要的錢，暫時不給——我會同他談一次。」

「袁老師，我完全是為了我們的事業才對你說這些話的。」離去前，涂亞傑聲音激動得有些哽咽地說。然而袁紅冰卻敏感到，涂亞傑這句自我表白的話很骯髒，而他的激動深處似乎閃爍著一雙老鼠的眼睛。不過，袁紅冰並沒有深究自己的這個感覺。因為他向來不屑於以陰鬱的目光，去窺測朋友和學生的靈魂。他認為，猛獸的警覺與鼠類的多疑是分別屬於堂堂男兒和庸俗小人的、界限分明的心理風格。他有警覺的天性，卻又不願讓這種天性踏進多疑的陰影。

很快，袁紅冰就同陳坡進行了一次談話。這是他們之間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極端嚴峻的、痛苦的對話；嚴峻得像冬日曠野上的岩石，痛苦得如同被寒風吹裂的心。

陳坡直言不諱地告訴袁紅冰，他認為涂亞傑、劉勇、王紅光、揭運祥等等這些內部董事會的成員，在精神意義上都是低等的人，他們不過是暫時被袁紅冰提升到了精神的領域，而沉重的本能很快就會使他們重新墮落入物欲的化糞池中；同這樣的人一起進行政治活動，簡直是開玩笑——對於他們只能在一些事情上加以利用，利用過後就應當迅速拋開，否則，就會使自己背上難以承受的重負，而且最終很可能被這種重負壓倒。

袁紅冰的心峭立在殷紅的沉默中，聽著陳坡的話，而那般紅的沉默是荒涼的。袁紅冰何嘗不知道，在現代專制政治嚴酷的精神壓抑下，中國人的生命早已病態地物欲化了；何嘗不清楚，中國人人性的醜陋和人心的險惡；何嘗不明白，內部董事會成員的靈魂深處，幾乎都有一堆物性貪欲的垃圾。但是，陳坡的話中裸露出來的意識，卻還是令袁紅冰難以言表地反感。袁紅冰認為，誰都可以像陳坡所說的那樣對待內部董事會的成員，唯獨陳坡自己沒有權利這樣做，這不僅是因為那些人不久前還曾為民主運動承擔過風險，而且是因為，陳坡出獄最初一個階段，是這些人無私地為他在北京的生存提供了基本的條件，所以，陳坡講出的觀點即使是真理，那種霍布斯式的真理也由於缺乏俠義精神而顯得渺小；那種忘恩負義的真理也過分殘忍，殘忍得近乎獨裁政治中的獸性的權術。

袁紅冰冰冷如鐵的聲音擊碎了沉默，他直視著陳坡，說：「即便這些人是低賤的狗，我們也應當引導他們走上成為荒野之狼的道路；即便這些人是庸俗小人，我們也應當用高貴的精神之錘，把他們鍛造成英俊的戰士——是他們曾經對我們做過的事，使我們具有了這種義務，如果我們還想做一個配被美貌的女人愛戀的男子漢，就必須承擔起這種義務。如你所說的那樣，僅僅基於利害權衡的考慮就拋棄他們，不是英雄之所為！」

「坦率地講，我看待任何人，首先都推定他是惡的、醜的，然後，根據他的行為——如果他做出高尚、善良的行為的話，再逐步

修正我對他們的評價。而我們現在討論的這些人，儘管表面上有一些善行，但是，我不能相信他們的內心也是善的。爲了社會的進步，犧牲掉這些人也沒有什麼不道德之處。」陳坡以沉鬱的語調說出這句話，他的聲音彷彿被灼熱的痛苦燒灼著，而微微顫抖。

陳坡的話忽然使袁紅冰意識到，陳坡與他的分歧是一種對人性基本看法的原則分歧。經過長期對人性的審視，袁紅冰確信，人既有善的可能性，也有惡的現實性——審美激情是善的源泉，物性的生存本能則是人性醜惡之根。在他看來，審美激情是生命的本質，正是這個本質使人成爲傲視萬物的宇宙主體，正是審美激情中崛起的超越物性的意志，才給了人以嚮往自由的能力；物性的生存本能卻是使生命沉降的力量，是使生命在人類社會和歷史領域中也服從自然宿命，並成爲物性規則的奴隸的因素，是使人不自由的因素；凡是物性生存本能不能在審美激情中昇華爲詩意的人，都不配展現人類的本質，他們的生存過程同野草的枯榮沒有什麼兩樣，唯有視審美激情爲生命之王的人，才是人類宇宙主體命運的創造者，才是高於宿命的物性並體現精神魅力的英雄。

袁紅冰清醒地理解，在實用主義的意義上，陳坡也許是對的，陳坡洞察了時時處處都可以直接感觸到的物性真實中裸露出的人性醜惡。但是，袁紅冰卻拒絕接受那種真實。如真理是醜陋的，他寧肯去愛戀美麗的謬誤——即便人性真是醜惡的，他也不願爲此而使自己的目光變得陰鬱。他要用青銅色的目光，用高貴猛獸的目光，用喧囂著銀色暴風雪的目光，用熾烈雷電般的眼光，堅硬地直視人性。因爲，美化和強化生命乃是他面對蒼茫的宇宙，面對人類的終極意義上的悲劇，爲自己設定的天職，他在艱難的命運中追求民主，實質上也只是爲了用戰靴踏碎摧殘精神之花的專制政治，從而使中國人能在思想自由中，找到通向審美激情的靈魂之路。如果他也以獸性來對待獸性化的芸芸衆生，那麼，他便降低了自己——降低爲獸。雖然他可以成爲高於無數庸人的強悍的獸，可是，強悍的

獸性乃是過去和現在的獨裁者的靈魂特徵，那不能滿足他對於審美激情的嚮往，不能實現自由人的峻峭的意志。

「陳坡的人性觀念，是他少年時代艱難困苦生活蝕刻在他心上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出的中國人兇殘、虛偽的人性留在他靈魂間的痕跡……。」袁紅冰疲倦地想，並且爲此而沉默了。他覺得，他無力抹去陳坡心靈上的痕跡，因爲，生活的傷痕只能由生活撫平，如果還能撫平的話。於是，袁紅冰不再討論原來的話題，只是用冷漠的語調，要求陳坡暫時不要向北京拓視公司索取十萬元。袁紅冰沒有對陳坡解釋他爲什麼提出這種要求，是突然襲來的極度疲憊的感覺使他不願意多說一句話。而陳坡以陰鬱的沉默，表示他同意了袁紅冰的要求。

袁紅冰相信了陳坡的沉默的許諾，可是，不久他就發現，一顆對人性徹底喪失了信任的心做出的許諾，是不值得相信的。

大約半個月後，陳坡陪同拓視公司名義上的外商出資人江源，來到奧林匹克飯店，邀請袁紅冰和涂亞傑，進行一次談話。他們四個人是在飯店大廳的一個大理石咖啡桌旁坐下之後，陳坡嘴邊露出有些尷尬的微笑，說：「江源先生有些想法，希望能夠同我們交流。」

以前，袁紅冰對江源的印象還不錯，這也許是因爲江源時常表現出對中國文化的多愁善感的依戀。可是，此刻當袁紅冰下意識地以玩世不恭的目光向江源注視時，他卻突然覺得江源的臉應當套在一個肥女人的紅內褲中——江源圓滾滾的面容白嫩得像女人的屁股，而他肥厚、濕潤的嘴唇也紅得過分性感，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沒有陰毛的女性生殖器。

「我想，拓視公司的運作應該規範化了，規範化的前提之一就是明確產權。是不是可以考慮把公司的股份分爲四股，我們四個人每人一股。」江源蠕動的雙唇間滑出一句飄散著濃郁尿騷味兒的話。

袁紅冰的面容驟然變得冷峻了。他立刻意識到，江源的嘴說出的不過是陳坡的設想，而這個設想中潛伏著致命的危險。因爲，袁

紅冰是以超越個人私利的團隊精神，把內部董事會的成員凝聚起來的，而這種團隊精神又使經濟活動獲得了民主政治的靈魂，如果實施陳坡那帶有明顯私利動機的設想，即由他們四個人分佔拓視的股份，則勢必造成團隊精神的崩潰、民主靈魂的死亡和內部董事會的分裂。而且，更大的危險在於，揭運祥這類卑鄙小人一定會由於失望，而做出任何可以想像的無恥行爲，甚至可能使必然會被當局視爲敵對的準組織形式——內部董事——會暴露出來，從而爲當局無情鎮壓包括陳坡在內的內部董事會成員，找到以剝奪人權爲根本特徵的專制法律意義上的依據。

袁紅冰將身體陡峭地靠在座椅後背上，從銳利的眼角射出的目光，輕蔑地俯視著陳坡，同時，他痛苦地想：「對金錢的貪欲不僅可以使人卑鄙，而且能夠讓人變得愚蠢，愚蠢到了把致命的危險，當做女人雪白的身體來摟抱的程度。」

也許是袁紅冰那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神情，使江源感到無法繼續說下去了，他茫然地眨動著眼睛，求助地向陳坡斜視。而他在陳坡脹得通紅的臉上，只看到了艱難保持著的、虛假的笑。涂亞傑則一直像老頭的鷓鴣巴一樣萎縮在座椅中，不斷用潮濕的手掌，用力揉搓自己的面頰，彷彿要揉碎他臉上不滿的神情——那是一種酷似沒有從嫖客手中得到足夠金錢報償的妓女的不滿。

「誰想當股東，誰想當富翁，就去當吧。但是，我不。我只願做一個身無分文的流浪漢！」袁紅冰在冷酷的微笑中說出的這句話，不僅打破了咖啡桌旁那抽搐著渺小欲望的沉默，也使這次談話嘎然而止。

當天晚上，涂亞傑陪袁紅冰，來到西苑飯店的豪華餐廳就餐。以前，袁紅冰很少走進這類貪官污吏和奸商揮霍骯髒金錢的場所，因爲，他討厭那些就餐的男人戴著珍貴戒指的、香腸一樣短粗的手指；討厭那些珠光寶氣的女人抹得如同月經血般猩紅的嘴唇；討厭那些男女故做高雅的神態中裸露出的物性的尿跡。

那天，袁紅冰，這個身穿破舊的棉大衣，腳踏布滿灰塵的長筒靴的傢伙，在門邊侍者疑惑的斜視下，昂視闊步地走進餐廳。他雙眉微皺的厭惡神情使人覺得，他好像是在一隻狗的引導下，走進糞液橫流的廁所，而走在他前面的涂亞傑，便是那隻狗。

袁紅冰端坐在餐桌邊，不斷默默地將一杯杯啤酒傾倒進嘴裏，同時，用兇狠的逼視擊碎旁邊的就餐者不時向他投來的驚詫、輕蔑的目光。在那些衣冠楚楚的就餐者中間，袁紅冰顯得十分觸目，猶如一個跨越了許多世紀，突然出現在現代人中間的野蠻人，又像一個面容上雕刻著王者傲慢的流浪漢。而涂亞傑則在扮演佞臣的角色，他總是及時地斟滿袁紅冰的酒杯，並且沒有忘記不停地發出歎息，以表示今天同陳坡、江源的談話所引發的沉痛之情。

其實，袁紅冰一直在蒼涼地注視自己心中一片鐵鏽色的陰影，根本沒有注意涂亞傑。就在下午江源提出劃分拓視股份的設想的那一刻，袁紅冰已經做出了處置陳坡的決定，但是，他又把這個決定封閉在沉默中，似乎期待著能找到什麼理由，可以使自己不必講出這個決定。

然而，涂亞傑那一聲聲意味複雜的歎息，迫使他不能再拖延了。於是，袁紅冰冷峻而又艱難地說：「你通知內部董事會的成員，我已經決定，暫時停止陳坡的副董事長職務，以後，他對經濟活動的一切指示，都不必執行。」袁紅冰說出這句話時，臉色驟然變得格外蒼白，好像血都凍結在心裏了。而一道寒意逼人的銳利閃光，從他的眼睛中掠過——他發現，涂亞傑曖昧的神情裏，忽然浮現出一絲極力掩飾著的興奮，而他下意識地覺得，那種興奮是不潔的，是屬於褲襠裏的興奮。

深夜，返回住所的路上，袁紅冰找到一個公用電話亭，給遠在內蒙古的柴治國打了一個電話，要求柴治國把他的決定轉告陳坡。柴治國在話筒裏沉默了片刻，便同意了袁紅冰的要求，而沒有提出任何疑問——袁紅冰和柴治國之間有一種無論多麼漫長的離別，多

麼遙遠的距離，也不能使之弱化的理解和信任。

袁紅冰之所以不願意直視著陳坡，講出他的決定，乃是因為他怕自己暴烈的個性，會在他和陳坡的感情上，血淋淋地撕開永遠難以癒合的傷痕。袁紅冰內心深處，還刻著一道殷紅的希望，希望陳坡經過反省之後，能夠重新與他並肩而戰——無論如何，陳坡曾和他互相做出過鐵血戰友的許諾；無論如何，他們曾以堂堂男兒的豪情，向歷史的蒼穹發誓，要讓他們的生命破碎為呼喚社會正義的狂飆，在中國人性的荒野上喧囂；無論如何，他們曾一起走過了艱險萬端的戰鬥歷程。

「陳坡也許會把我的決定理解為，我們之間只能同患難，不能共富貴。因為，他是以人性惡的原則看待塵世。可是，他什麼時候才能明白，在追求民主的整個過程中，都只有越來越尖利的危險，而沒有富貴可言呵！」袁紅冰放下電話的瞬間，這個想法突然從他的意識中掠過，而他的心為之痛苦地悸動了。

那個夜晚回到住所之後，袁紅冰立刻僵硬地摔倒在床上，是生命深處湧來的澈骨寒意，把他凍僵了。凌晨時分，袁紅冰從一個連猛獸之心也會為之戰慄的空洞、死寂的夢境中驚醒了。他突然在床上坐起來，眼睛裏閃爍起狂亂的光亮，猙獰地瞪視著面前那峭立的黎明前的黑暗。在那黑暗的深處，他彷彿看到，陳坡的背影正像一片灰白的霧，像一片蒼白的虛無，無聲地漸漸遠去。

袁紅冰慘厲的、拖長的呼嚎聲使無邊的黑暗都滲出了暗紅色，卻不能使陳坡駐足回顧，不能使那灰白的霧，那蒼白的虛無，變成殷紅。袁紅冰悲涼的呼嚎聲被黑暗的死寂吞噬了，冰霜似的淚影覆蓋在他青銅色的眼睛上，他無聲地向陳坡那變得朦朧的背影說：「我的戰友，我的兄弟，在今後命運的旅途上，在某一個艱難之點上，你也許會回顧你自己的足跡，會重新向我注視。在那個時刻，希望能從你的眼睛裏看到血色猩紅的理解——對我的心，對我的情感的理解……。」

第三十九章

對陳坡的處置使袁紅冰的心上裂開一道深刻的傷痕，然而，事業的順利發展卻又像一叢絢麗的野花，在岩石裂縫般的傷痕間怒放了。

涂亞傑大膽地利用銀行官員的貪欲，以行賄的手段，在短短三個月內就為拓視公司搞到了較為充裕的國家貸款，同時，拓視公司又在四川、武漢、黑龍江設立了三個分公司，賈雪浪也在海南註冊了一個「金日出租汽車公司」的子公司。這一切使袁紅冰更加確信，以經濟性公司的名義，在全國範圍內形成民主運動的經濟實力和準組織形式的設想，是確實可行的。

在這段時間內，袁紅冰還受聘擔任「新通達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這家研究所冠以「新通達」的原因在於，它的資金來源於香港「新通達公司」。由於新通達公司是中國扶貧基金會出資在香港設立的經濟實體，所以，研究所實際由中國扶貧基金會實施鬆散式管理，並直接向扶貧基金會主席項南匯報工作。

項南曾任中共福建省省委書記，是中共黨內高層官員中著名的開明派人物。由於他的民主傾向不見容於鄧小平及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胡耀邦八六年被罷黜後，項南也失去了握有實權的省委書記的職務，而只能擔任中國扶貧基金會主席這個閒職。

鄭仲兵先生的父輩同項南關係密切，而鄭仲兵本人也因為其純淨的人格，得到了項南的信任。所以，新通達研究所成立後，項南任命鄭仲兵為所長。

研究所的規模並不大，除了袁紅冰之外，被聘請擔任客座研究員的只有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理夫、統戰部的理論官員林京耀等幾個人。但是，袁紅冰對這個研究所卻十分重視。引起他重視的原因在於，鄭仲兵先生不僅與項南、秦川，以及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等共產黨官僚集團內的開明派有密切的聯繫，而且也以其個人魅力同相當一批知識分子保持著深厚的友誼。袁紅冰意識到，他可以通過新通達研究所這個中介，使共產黨官僚集團內的開明派和社會上的自由知識分子這兩者的民主傾向重疊起來。

當然，袁紅冰接受聘請擔任新通達研究所的研究員，並不只是基於政治的考慮，同時，也是由於鄭仲兵先生的靈魂對他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在袁紅冰生命的歷程中，只有鄭仲兵表現出的人性之美能同柴治國相比，儘管那兩種人性之美的情調是不同的。柴治國的靈魂像一塊被漫天的野火燒成深紅的岩石，有一種屬於火焰的熾烈的淨潔；而鄭仲兵的氣質中則有著高山流水般飄逸而澄澈的神韻，那神韻就在鄭仲兵的眼睛裏——那是一雙在短暫的分別之後，便會時常使人驀然想起的眼睛；那是一雙沒有被普遍墮落的人群中泛起的種種污濁情調弄髒，而且似乎永遠不會變髒的眼睛。每當袁紅冰的心因為感觸到人性的醜惡而痛苦地悸動時，只要同那雙眼睛作片刻的對視，他便會立刻平靜下來，沉迷於一種猶如聽到憂鬱的簫聲在武夷山秀麗、青翠的奇峰間繚繞般的寧靜中。

新通達研究所的所有成員，每星期聚會一次，討論工作問題。而每次聚會最後總會留出一段時間，供大家議論時政。

林京耀，這位從廣西大山之間走出的學者，仍然保留著山民的豪情。他喜歡毫無顧忌地自我讚揚，可是，那種自我讚揚並不使人覺得淺薄，而能以一種純真少年式的坦率打動人心。他抨擊李鵬、

鄧力群之流時，聲音宏響，如無數巨石從高山之巔滾落；氣質粗豪，猶如長槍大戟輝映陽光。當時，許多想要通過對英雄品頭論足的方式使自己同英雄聯繫起來的無聊文人，出於渺小的嫉妒之意，攻擊袁紅冰是一個「亡命之徒」、「激進分子」，林京耀則以一句話，回答了這種攻擊：「說袁紅冰是激進分子，不過是因為他反對左傾思潮最堅決、最勇敢、最有力。」

鄭仲兵談話的風格與林京耀恰巧相反。他總是輕言慢語，但是，他以詼諧的神情，以閃爍著機智的幽默話語對專制政治的嘲弄，常常令袁紅冰忘情地仰首長笑。自從「六四」事件之後，袁紅冰已經很少能夠發出這種由生命深處震盪而起的笑聲了。

議論政局時，理夫先生很少說話。「文化大革命」中，他由於得罪了毛澤東的政治幫派，而在秦城監獄裏被單獨囚禁了七年。袁紅冰不知道，七年只能用痛苦的心同冰冷的牆壁對話，只能用乾枯的目光碰撞生鏽鐵門的囚徒生活，在理夫先生心靈間留下了多少傷痕，但是，他至少知道，拙於言辭一定是殘酷的長期單獨監禁刻在理夫生命中的痕跡。不過，理夫先生乃是一個在沉默中也能令人感到他的凝重存在的生命。袁紅冰覺得，當理夫先生無言地注視發言者的時候，就像一株黃葉燦爛的古老銀杏樹，在以生命的晚秋之美，向滿山滿野豐盈、紫紅的野果致意，那是一種值得猛獸之心永遠記住的致意，因為，致意中有金色秋風的浩蕩長歎，有高貴、乾裂的情感對生命的燦爛希望。

袁紅冰也許無法回憶起那每一次聚會的情況，但是，那一次又一次聚會重疊成的記憶，將成為他靈魂中的一片殷紅楓葉，因為，那是一些真正的生命，一些配稱為「人」的生命留下的美麗遺跡。

九二年聖誕節前，袁紅冰應陳金貴之邀，乘飛機趕往上海。陪他一起從北京動身的有涂亞傑和王紅光，同時，他還用長途電話通知柴治國，也帶幾個熟悉經濟活動的朋友，到上海來，一起與陳金貴商討建立全國性集團公司的可能性。

九〇年初，賈雪浪邀請袁紅冰到海南去渡假時，經一位北京大學法律系的法學碩士介紹，袁紅冰同陳金貴認識了，而他們第一次會面，就進行了徹夜的長談。

陳金貴身材枯瘦，面色黑灰，牙齒殘破，乍一看，彷彿是一具燒焦的屍體從焚屍場猩紅的火焰中站起來，走進了人間。也許是由於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陳金貴談論起思想來，語言混亂，邏輯像他的被菸草熏黑的牙齒一樣殘破，但是，在談話中，他那彷彿向蒼穹悲愴抗議的鬼魂般不斷瘋狂揮動手臂的姿態，他那激動得急速顫動的嘴唇，卻使人感到，他的心像一團乾枯的紫黑色火焰在燃燒；使人覺得，他枯瘦的生命裏有著對思想的狂熱愛戀。同時，袁紅冰也確信，陳金貴有一種超群的經濟活動的本能。他是根據陳金貴講述的從事經濟運作的經歷，做出這種確信的。

八十年代末，陳金貴只帶著十萬元踏上了海南島，由於機敏而大膽地利用了地方官員的普遍腐敗，僅僅幾年，他就通過國家銀行貸款和一系列複雜的經濟操作，使大量官僚資本的所有權和使用權，轉移到他的公司。同袁紅冰談話時，陳金貴可以操作運用的資金已經達到數億。

那天，袁紅冰和陳金貴的談話從傍晚，一直持續到凌晨，而袁紅冰只根據他從陳金貴邏輯混亂不堪的語言中捕捉到的一句話，就確立了對陳金貴的政治上的認同。那句話是：「我的錢都是用骯髒的方式，從貪官污吏的髒手中拿來的，只有把這些鈔票用於民主運動，我的錢才會變得乾淨——只有那樣，金子才會是金色的。」

他們之間的這一次談話就建立了超越長久時間的友誼。九二年秋，陳金貴來北京做短暫停留時，同袁紅冰第二次會面。袁紅冰將正在北京出差的柴治國，以及王海光、陳坡、涂亞傑等人，介紹給陳金貴，同時，他與陳金貴初步探討了組建全國性集團公司的設想。而此次袁紅冰去上海，就是想使這種設想具體化，並盡快進入操作過程。

陳金貴派到機場接袁紅冰和涂亞傑、王紅光的轎車，將他們送到上海國際飯店，陳金貴的公司在上海的總部，就設在這家飯店中。第二天，柴治國也同一位名叫王寶銘的中年漢子，乘飛機趕到了上海。

王寶銘四十歲左右，身體魁梧，頭顱堅實，紫黑色的面容有一種酷似冬日內蒙古高原裸露的原野般荒涼而粗獷的氣質。過去，王寶銘和柴治國會同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一起經歷了許多艱難。現在，王寶銘是呼和浩特市一家國營公司「宏順昌」的總經理。

陳金貴盛情款待了袁紅冰一行。然而，給袁紅冰留下深刻印象的，並不是南京路上多彩的霓虹燈和外灘的夜景，也不是聖誕之夜豪華宴席上的美酒佳餚和豫園中優雅的景致，而是去上海浦東開發區遊覽的路上看到的一個景象。

那天細雨濛濛，袁紅冰一行乘坐的兩輛高級轎車在泥濘的路面上顛簸前行。路過一個建築工地時，透過蒙著水氣的車窗，袁紅冰看到一群由四川到上海來做雇工的農民的身影。在已經建成一半的高層建築的陰影下，那些本來身材就低矮的四川農民顯得更加渺小了，渺小得像一群蟲蟻，背上背簍中沉重的水泥袋，迫使他們把身體佝僂向地面，被雨水淋濕的破舊褲子緊貼在一條條蒼白的腿上，而他們那在通向建築物上層的傾斜木板上艱難移動的腳步，使人不禁想起古老歲月中的奴隸的命運。

「是的，共產黨官僚集團取得政權將近半個世紀以來，獨裁權力所做的一切可以向世界炫耀的經濟、社會成果，都是以把農民投入奴隸的命運為代價的。毛澤東時代，壓在農民枯樹一樣彎曲的脊背上的，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官僚機構——除了政府官員和警察之外，還有幾乎同樣數量的共產黨官員；有名義上屬於國家而實際上屬於獨掌國家權力的共產黨官僚集團的、以虧損為主要經濟特徵的官辦工廠。鄧小平時代，空前普遍腐敗的、驕奢淫逸的官員和依附於腐

敗官權的奸商，又把他們肥胖的屁股騎在農民瘦骨嶙峋的肩頭。現在，我踏入了經濟領域——我似乎已經走在一條銳利的界限上，如果社會正義的良知稍有軟化，我的腳就會同貪官污吏和奸商一起，踏在中國農民的脊背上！」這些思想使袁紅冰冷峻的眼睛裏呈現出憔悴的痛苦。他突然產生了一種衝動，想要走向那群衣衫襤褸的農民，讓泥水把他理亮的皮鞋弄髒，讓沉重的水泥袋把他的脊背壓彎——什麼也不爲，只爲使心得到安寧。

袁紅冰緊咬住堅實的牙齒，齒縫間甚至發出了咀嚼岩石般的聲響，才將一聲命令司機停車的猛獸之吼，禁錮在心中，直到那群農民苦役犯一樣的身影，從他悲愴的視野中消失。

袁紅冰一行同陳金貴經過兩天討論，最終決定，盡快開始組建「聯創集團公司」的程序，集團公司由陳金貴任董事長，柴治國任監事長，涂亞傑任總經理。陳金貴還同意立刻投資五十萬元，在北京註冊一個「聯創社會經濟研究諮詢中心」，歸袁紅冰直接掌握，該中心的近期任務是爲「聯創集團公司」的成立準備各種必需的法律文書，長期任務是爲集團公司培訓具有民主政治意識的管理人員，並建立有關社會經濟政治信息的信息庫。而袁紅冰在心中還爲「中心」確立了一種更具政治性的地位，即使「中心」成爲鄧小平之後民主運動的策源地。

那天深夜，袁紅冰獨自在陳金貴爲他安排的一夜需要近千元的豪華套間中，舉酒狂飲，可是，他無論如何也尋找不到事業順利進展應當產生的輕鬆，相反，莫名的煩躁不安，卻使他像一隻被關在華貴囚籠中的野狼，目光陰鬱地踏著柔軟的地毯，來回急速地走動。當兩天前在建築工地上看到的那群農民灰色的身影再次闖入他的意識時，袁紅冰的腳步陡然停住了，而他被烈酒燒焦的雙唇間，發出一聲長歎似的話語：「原來是因爲他們呀——今天我一夜的住宿費，就等於貧苦農民全家人一年的生活費用！」

袁紅冰的臉色變得石灰石一樣蒼白了。他盤膝端坐在地毯上，

迸濺出青銅色火星的眼睛，堅硬地直視著那群農民彷彿刻在生繡鐵板上的佝僂身影，而動盪的心開始思索使他的團隊的活動的意義不死於金錢誘惑的辦法。

儘管袁紅冰不瞭解涂亞傑、陳金貴經濟操作的具體過程，但是，憑著天生的機敏，他已經意識到，他們的經濟活動的腳步一定是從腐敗權力的臭水中蹣跚過的，而即將成立的聯創集團公司也必須如此，因為，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全面黑手黨化的時代背景下，在與民主政治相連的、具有良知和社會正義性的生命競爭規則根本不存在的情況下，絕大部分公司的存在和發展都不能不以滿足腐敗官權的物性貪欲為基本條件。這種通過權力和金錢交易獲得的資本必定是骯髒的、罪惡的，它不是辛勤的智力和體力的勞作成果，而是以天良泯滅的官權為中介，從中國勞動者，特別是十億農民的血汗中攫取的不義之財。

「所以，如果不能賦予聯創集團公司以民主的靈魂，如果不能使其成為民主運動的經濟實力基礎和準組織形式，那麼，我們的全部經濟活動都將是對社會正義的犯罪——只有純潔、崇高的目的，才能洗去骯髒過程中的罪惡。為此，有必要盡快建立一個秘密政治組織，做為經濟活動的靈魂，確保聯創集團公司的民主內涵。是的，現在建立秘密政治組織的條件還不成熟，因為，可供選擇的人員的人格和意志，除柴治國之外都還達不到做為民主聖火的獻祭者的水平，同時，建立一旦暴露必定會受到當局殘酷鎮壓的秘密組織，就意味著將一隻腳踏進了黑牢，而在人員素質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這樣做，危險實際發生的可能性就已經在敲門了。但是，為了保證經濟活動的政治純潔性，建立這種秘密組織已經刻不容緩。既然如此，就走上危險的鋒刃吧——這本來就是我命運的風格。」袁紅冰的思想進行到這裏，便以素來就有的果斷，立刻開始轉化為行動。

當天深夜，袁紅冰將柴治國請到他的房間，以簡短、明確的語言，講出了自己的設想——他和柴治國的談話總是簡短而明確，那

是因為他們之間有一種超乎語言之上的靈魂的交融；有一種連沉默都蘊涵著豐饒信息的理解。

針對袁紅冰的設想，柴治國提出，這個秘密組織仍然要以結成鐵血弟兄的方式組建，只是要讓每一個準備加入者都毫無疑義地意識到，這是一個政治性團體，一旦成爲這個團體的成員，他便必須承擔對中國民主命運的政治義務和對其他成員的道義義務。

袁紅冰以峻峭的沉默，同意了柴治國的建議。幾乎沒有思考，他就理解了柴治國爲什麼要以結成鐵血弟兄的形式組建秘密組織——「柴治國也意識到了，可供選擇的人員還缺乏承受加入秘密組織的巨大心理壓力的意志和人格能力，所以，用類似於模糊數學^{（編註）}的方式雕刻這個秘密組織的政治外形，不僅可以弱化心理壓力，而且，事情一旦暴露，也可以給當局確認這個秘密組織的政治性質製造障礙。」袁紅冰這樣想道。同時，他覺得柴治國的建議，符合他一貫的「未慮勝，先慮敗」和「善敗者不亡」的策略原則，同時，還符合他總結出的在嚴密警察統治下形成民主運動組織性的策略原則，即「隱有形於無形之中，無形中又必須有堅硬的形象」。

由上海回到北京後，袁紅冰分別找到王海光、涂亞傑，向他們講出結成鐵血弟兄的設想，請他們考慮。同時，袁紅冰還告訴他們，結成鐵血弟兄就意味著以每個個體的意志共同鑄成團隊的整體意志，而民主理想和俠義精神是這個整體意志的雙翼，在專制政治崩潰之前，每個人都必須用他的生命對團隊的整體意志負責——這是必須自願承擔的具有濃郁血腥氣的義務，不願承擔這個義務，就不要加入團隊。

其實，袁紅冰對於像鐵鏈一樣把人們束縛在專制政治上的、共產黨的鐵的紀律，對於共產黨官僚集團將嚴酷的政治迫害施加於違

編註：模糊數學，生活中的許多現象，本質上含有某種程度的模糊性，例如：如果認定六十歲才算老人，那麼五十九歲就不能算是老人嗎？把這種模糊概念應用在數學上，用數學方法分析、處理模糊性事物，即為模糊數學。

背專制政黨紀律的共產黨員的作法，極端厭惡；其實，袁紅冰向來認為，以思想和真理的魅力做爲組織凝聚力的靈魂，並給它的成員以隨時重新進行政治選擇的自由，乃是構成現代政黨政治的政治團體最基本的特徵，但是，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兇殘的獨裁政治下，反抗專制的秘密組織又必須冷峻地對它的成員提出不得背叛團隊意志的政治義務的要求，否則，它便無法在秘密警察的統治下生存和發展。當然，這種政治義務只能以獨裁權力的存續爲限度，專制政治崩潰之日，就是這種政治義務必須解除之時——無論這種政治義務的存在，還是解除，都是民主原則的要求。

王海光和涂亞傑都表示，他們願意加入這個以鐵血弟兄爲外形的政治團隊。不過，袁紅冰從王海光神態激動的同意中，看到了裸露出的慌亂；從涂亞傑語氣灼熱的同意中，觸摸到了一片冰冷的陰影。然而，對於袁紅冰來說，組建秘密組織這件事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九三年元旦前夕，袁紅冰帶王海光和涂亞傑來到呼和浩特市，下榻於昭君大酒店。當天晚上，柴治國告訴袁紅冰，他選擇的人，除了王寶銘，還有內蒙古農業銀行保衛處處長文耀。文耀是一位三十多歲的蒙古漢子，棗紅色的寬闊面容上，長著頗富男子氣概的絡腮鬍，從他的神態和舉止間，人們還能感覺到成吉思汗時代勇武的蒙古騎士粗獷而坦蕩的風格。

袁紅冰對柴治國選擇的人沒有異議，而柴治國卻以一聲沉鬱的歎息，對於王海光表現出某種本能的反感。袁紅冰覺得，那種反感似乎是猛虎天性中對於怯懦的食草動物的蔑視和厭惡。顯然，柴治國從覆蓋在王海光這個出生於孔子故鄉的學者面容上，那寬厚、誠實、恭謹的神情下，看到了與儒學堂皇的倫理說教相連的虛偽——那是所有企圖以禁錮精神的方式在人性上雕刻道德箴言，而不是使人在審美激情的自由狂舞中，領略和不斷創造屬於未來並超越受過去所束縛的生命之美——與生俱來的虛偽。因爲，只要精神在道德

說教的鎖鏈下失去了自由，哪怕那是黃金鑄成的鎖鏈，生命就失去了美的可能，如果一定要做出美態，那種美就一定是虛偽的——體現生命本質的自由意志死去了，人格的美和高貴就凋殘了，道德的價值觀就成爲內部乾癟的核桃，而只有堅硬的外形和使那堅硬的外形成爲偽善的空洞內涵。

由柴治國對王海光的無言反感引發的這些思緒，卻使袁紅冰忽略了王海光本身，而把目光集注於對儒學的審視。在此之前，袁紅冰一直認爲，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對儒學的否定是在一條歧路上盲目行進，因爲，需要否定的不應當是做爲歷史文化現象的儒學，而是儒學的歷史命運，即儒學與專制政治熔鑄在一起，形成摧殘自由精神的千年思想地獄的歷史命運。然而，那天晚上，他突然意識到，古代專制政治之所以選擇了儒學做爲靈魂，也同儒學本身以束縛精神爲出發點，從而使生命虛假化的價值觀念直接有關；同儒學那外形描繪著凝重的道德說教，而內心呈現出精神荒涼的偽善天性有關——越是非人道的理論，越是需要偽善的道德來修飾。

來到呼和浩特市第二天，袁紅冰、王海光、涂亞傑到柴治國家中去作客。他們一起探討了由北京拓視公司在內蒙古投資，建立一座生化工廠的問題。以前同朋友相聚時，柴治國很少滔滔不絕地發表宏論，可是，那天柴治國卻說了很多。他談到，他在內蒙古有廣泛而深厚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如果再建立一個工廠或公司，就可以從經濟角度進一步強化所擁有的地方實力基礎；他還談到，一旦鄧小平死後出現大的社會動盪，只要組建一支民衆武裝，把進入內蒙古的關隘集寧卡住，就可以形成地方民主自治的局面，而呼和浩特市東郊有一座華北最大的軍火庫，軍火庫警備部隊的指揮官是他的朋友，同時，文耀任處長的內蒙古農業銀行保衛處，掌握著三千支槍，所以，組建民衆武裝所需的軍械不成問題。

談話時，儘管柴治國的神態還像巍峨高聳的紫黑色雷雨雲一樣生動逼人，然而，袁紅冰卻從他的眼睛裏隱隱看到了血色的艱難；

雖然柴治國的語調還如同深紅的晚霞般灼熱而凝重，可是，袁紅冰卻覺得，那種語調本應談論更為深沉的話題。

「看來，柴治國不僅對王海光反感，而且對涂亞傑也有幾分憂慮。顯然，他比我更強烈地感到了這兩個人意志和人格的缺陷。於是，他艱難了，同不潔的人性搏鬥本來就是最艱難的事，而他描述樂觀的前景，乃是想用希望抹去王海光和涂亞傑的怯懦。噢，也許我和柴治國一切都是對的，唯獨在一個關鍵點上錯了一一我們是在墮落人性的流沙上建築祭祀英雄的聖殿。」袁紅冰默默地想道，把目光轉向在凍結著冰霜的玻璃窗上炫目閃耀的陽光，因為，他不忍長久地注視柴治國眼睛裏那種只有他才能感觸到的心靈的艱難。

九三年元旦，內蒙古高原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中。天空藍得令人想用殷紅的奔鹿之血去為其沐浴；呼和浩特市北郊，陰山山脈群峰那巨大的皺折和線條銳利的輪廓，如同峻峭而堅硬的猛獸之夢，從冰凍的藍天中浮現出來；一縷縷淡藍色的雪塵從潔白的雪原上妖嬈多姿地飄搖而過，像是長裙曳地的蒙古美女的舞姿；市內丁香樹的枝條被凍得呈現出嫣紅色，而市區邊緣的白樺樹和白楊樹的樹幹則是銀灰色的。

上午十時，袁紅冰、柴治國、王寶銘、文耀、王海光、涂亞傑等六人，聚集在王寶銘任總經理的宏順昌公司辦公樓二層的小會客廳內，就座於環繞會客廳擺放的沙發和軟椅上。這六個人中，除了涂亞傑之外，都具有共產黨員的身分。

從玻璃窗外斜射進來的明麗的陽光，給每個人的眼睛都鍍上了一層金色，而柴治國徐緩、浩蕩的荒野之風般的聲音，彷彿給那明澈、燦爛的寂靜帶來了漫天飄舞的銀色雪片。他說：「今天，我們正式結為鐵血弟兄。對外我們是弟兄，對內我們則是領袖集團。我們今天的行爲就意味著組黨一一我已經下決心做破釜沉舟的最後一搏。今後，每個弟兄都要按照大政治家的標準要求自己，徹底拋棄庸人的意識。人生能得一知己，就可以無憾。我是一個孤兒，沒有

兄弟姐妹，今天，我有了五個兄弟，五個知己，我太幸運了，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說到這裏，柴治國眼睛中崛起的欣喜，像銀色的狂風吹裂的紫紅色懸崖一樣，令人驚心動魄。

接著，每個人都表達了他們對於結成鐵血弟兄的心情。然而，袁紅冰能夠長久記住的，卻不是他們當時的語言，而只是他們的神情。王寶銘、文耀以內蒙古高原上長大的漢子特有的凝重、沉穩的神態，走過了這一道危險與豪邁共存的界限，而那凝重是灼熱的；那沉穩中動盪著狂風怒濤的韻律。王海光顯得惶惑而又激動，猶如一個只敢在夢境中動情地嚮往高山，卻又畏懼懸崖上的攀援的人，從夢境中驚醒之後，突然發現自己已經莫名其妙地置身於險峻的高山之巔。涂亞傑則像發情的小女人一樣，白嫩的面頰上瀰漫起嬌豔的紅暈。

袁紅冰的眼睛變得從未有過的冷峻，冷峻得連映進他眼睛的金色陽光都呈現出鐵鏽的色澤。因為，他突然覺得，涂亞傑的臉上似乎看不到眼睛。過去，在許多心靈艱難的時刻，袁紅冰會由於驀然之間注意到身前身後的人群中只能看到一雙雙充滿冷酷物欲的眼睛，而毛骨悚然，此刻他卻發現，最可怕的乃是，當你逼近地注視一個人，卻感到那個人的臉上彷彿沒有眼睛。這使他不得不以荒蠻的沉默來對抗那種他的鐵石之心都為之震顫的恐懼。

聚會轉移到了第二個議題，即在內蒙古建立經濟實力基礎的問題。經過商討，與會者一致同意著手在呼和浩特市組建「安達公司」，「安達」是蒙古語兄弟的意思。涂亞傑以極其肯定的語氣表示，他可以立刻從北京拓視劃撥三百萬元，做為安達的前期投資；而柴治國則說明，只要這筆資金到位，他就盡快由內蒙古農業銀行信託投資公司，搞到五千萬到一億元的貸款，建立一個安達所屬的生化工廠。半年前，柴治國就已經由內蒙古農業銀行保衛處長，調升為官辦的農業銀行信託投資公司的總經理。這個相當於廳長級的經濟官員職位，使柴治國有能力在一定條件下調動較大規模的官權

所有的資金了。

在稍稍克服了因涂亞傑那張似乎沒有眼睛的臉而產生的心理障礙之後，袁紅冰以有些艱澀的語調，對這個具有鮮明政治色彩的鐵血弟兄集團需要立刻開始進行的活動，做出了全面安排。他提出，柴治國、王寶銘、文耀的主要任務是，從社會、政治、經濟等各個層面，迅速形成可以迎接未來挑戰的地方性民主實力基礎，這種實力基礎的強度要達到這樣的水平——鄧小平之後，在共產黨官僚集團中央一旦由於內部權力鬥爭而出現巨大裂痕，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結構瓦解的情況下，有能力在呼和浩特市為政治重心的河套平原，形成遵循民主、共和原則的地方自治，並為將來全國性的民主建政過程，提供一個堅實的立足點；涂亞傑的任務是以北京拓視公司為基點，以即將同陳金貴一起成立的聯創集團公司為核心，創建具有全國影響的經濟能力，同時，要通過上述兩個公司以及眾多子公司，使民主運動獲得可以在廣闊的社會視野中活動的準組織形式；袁紅冰本人的任務則是，在大學生、市民、工人、農民、有影響力的自由知識分子，以及權力體制內的開明派中，建立有潛在組織實效性的關係，為鄧小平之後民主命運與專制政治的決戰，完成基本社會力量的準備；王海光一方面應當利用中共中央黨校教員的身分，通過在這所皇家學院學習的共產黨高級官員，向包括軍隊在內的共產黨各種權力體系滲透，這種滲透既可以對專制體制產生瓦解力，又能夠使民主運動再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起步時，在一定程度上避開舊勢力殘餘鋒芒的打擊，另一方面，王海光還要協助袁紅冰做民主理論的準備。當時，陳坡暫且還不能回到鐵血弟兄的團隊中來，所以，袁紅冰不得不承擔起原來由陳坡負責的民主理論的準備工作。

中午，王寶銘在宏順昌公司的小餐廳設宴招待大家。數次具有內蒙古高原豪放風格的舉杯同飲烈酒之後，袁紅冰發現，涂亞傑臉上那種模糊不清、情調曖昧的神情消失了，他的眼睛裏顫動起陽光

的神韻；王海光皮膚下滲出的紫紅的血色，也洗去了平常總像灰塵一樣覆蓋在他面容上的謙恭神情，而有些脆弱、但卻灼熱的激情從他的目光中動人地裸露出來——烈酒彷彿是純化靈魂的火焰，燒焦了他們生命中低俗的物性陰影，而使每個人的生命深處都潛藏著的對於真實情感嚮往，像殷紅的灰燼一樣優美地呈現出來。

「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詩仙李太白的詩句忽然以猛獸吟頌聖詩的韻律，像金色長蛇般的雲縷纏繞住了袁紅冰青銅色落日般的心。而袁紅冰對涂亞傑的疑慮，頃刻之間便變成了令他羞愧難耐的自責。

「噢，我不該再懷疑涂亞傑，那種懷疑是一種庸俗小人的精明——大丈夫一諾千金。既然我已經做出許諾，同涂亞傑結成鐵血弟兄，就不應當再窺測他。如果將來事實證明我看錯了人，那就只應當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血淋淋地挖出來，用骯髒的鞋底踩碎。以真誠交換真誠，那是庸人都可能有的衝動；以真誠感動頑石，並贏得真誠的，那才是英雄的风格，那才是屬於太陽的风格。贏得真誠的過程，便是鑄造高貴人格的實踐，而鑄造高貴的人格乃是超越歷史宿命，展現自由命運的起點……。」這些思想如同暴風雪般從袁紅冰的意識中喧囂而過，他的心卻沉迷於寧靜而又浩蕩的幸福感中，那是一種因爲終於能夠置身於真實情感之中而產生的幸福。已經選擇了自由民主政治的國度中的人們，永遠難以完全理解這種幸福感的魅力，因爲，他們沒有機會體驗人世間一種最深沉的苦悶，長久生活於被專制鐵幕虛偽化了的人群中的苦悶——你即使伸出灼熱的、顫動的手，也撫摸不到一顆真實的心；你的目光即使在苦苦的尋找中憔悴了、乾枯了，也看不到一片真實人性的綠葉，那是怎樣的一種苦悶呵！

那天，袁紅冰狂醉了，不是由於烈酒，而是由於鐵血男兒之間的情感，他本來就是一個有能力，也願意醉於情感的生靈——狂醉於情感，那是英雄人格的能力，那是高貴猛獸的能力。然而，第二

天發生的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卻使袁紅冰的沉醉變得有些苦澀了。

那天早晨，袁紅冰推開昭君大酒店中涂亞傑的房門，準備同他談論組建「聯創集團」的問題。剛走進房間，袁紅冰就發現，涂亞傑正在用潔白的床單用力擦拭他的皮鞋，而他的臉上顫動著虐待狂似的充滿灼熱惡意的快感。

看見袁紅冰之後，涂亞傑像做賊被抓住了一樣，驚慌地戰慄了一下，並露出尷尬的笑容。從袁紅冰的目光中，涂亞傑不用思索就可以發現銳利的厭惡，於是，他故作從容地為自己解釋道：「他媽的，在這裏住一夜就要花幾百元錢，還不應該好好糟蹋一番！老子不但要用床單擦皮鞋，臨走前還要在地毯上撒泡尿！」

袁紅冰的面容變成了冰冷的鐵青色，他緊閉著薄薄的雙唇，動作僵硬地轉身走出涂亞傑的房間，並砰然一聲把門關上。但是，他卻不能把他的厭惡關在涂亞傑的房間內。

「這個小個子男人心中有一種對社會的仇恨，那是他小時候貧苦的賤民生活，那是他曾在人們輕蔑斜視下走過的卑賤的命運，那是刻在骨頭上的自卑感鑄造的仇恨。看來，這種仇恨並沒有昇華為對社會正義的追求，而是墮落成對社會進行盲目報復的心態，這使他想弄髒一切潔淨的東西，醜化一切優美的東西，把整個世界都變得同他的靈魂一樣陰鬱、骯髒。是的，他反抗專制政治或許也只是出於這種報復心理，出於對獨裁權力擁有者的嫉妒。可是，在我扶著這個自卑的小個子男人走上可以操縱大量金錢的富商之路後，當他可以站在金錢的峰巔上俯視社會，俯視那些被社會不公正侮辱與損害的人們時，他會一往情深、堅貞不渝地注視民主原則嗎？」當時，袁紅冰寧肯這樣思索自己，也不願意如此確認涂亞傑，然而，那道黑色炫目的思緒卻完全違反他意志地撕扯著他的靈魂。

回到自己的房間後，袁紅冰佇立在窗前，久久地凝視北方陰山山脈冰雪覆蓋的群峰，彷彿要從那高山之巔流蕩著明澈藍光的白雪

中，獲得純潔的靈感，以淨化他被涂亞傑剛才的形象弄髒的目光，而他冷峻的眼睛裏，凍結著憔悴的火焰。在長時間的沉默之後，袁紅冰發出一聲蒼涼的低語：「仗長劍，驅百萬虎豹之師縱橫天下易；與醜陋的人性搏鬥難！」

離開呼和浩特市的前一天夜晚，袁紅冰和柴治國終於找到了單獨相處的機會。他們緊閉房門，在柴治國的臥室中相向而坐。自從七十年代初相識以來，他們已經度過了漫長而又短暫的二十多個春秋；漫長是因為，這段歲月中處處都留下了他們之間那可以超越百年的戰友深情的遺跡；短暫是因為，似乎只要驀然回首，他們最初相識的情景就會逼近地呈現出視野中。

現在，經歷了二十多年對自由真理的苦戀之後，在岩石般堅硬的命運上留下了時間也不能使之虛化的猛獸爪跡之後，流血的赤足艱辛地穿過心靈痛苦的萬里荊棘之後，他們似乎已經開始走上了事業的峰脊，他們似乎已經用艱苦的努力，為自己鑄成了可以在險峻的峰脊上注視中國民主命運的地平線的能力，可是，他們卻沒有感到金色的喜悅，而只能無言地互相注視。

袁紅冰突然發現，柴治國頭顱上已經出現了幾絲觸目的白髮。他的眼睛彷彿被冰雪刺傷了似的，痛苦地眯細了。而銀白色的紛亂思緒，從他蒼涼的靈魂中無聲地飄過：「年復一年的春風，會使高山之巔的冰雪消融為陡峭的激流，會使野杏花在乾枯的枝條上生機盎然地盛開，卻再也無法將柴治國的白髮染成燧石般的深黑……噢，有的人，生命還年輕，心卻早已衰老了，那是可悲的庸人；有的人，心是與生命同步衰老，那是瀟灑的庸人。而英雄即使生命衰老了，他的雄烈的心卻仍然年輕，那是屬於悲劇的心。那永遠拒絕衰老的心是美的，美得使蒼天都會掩面痛哭——柴治國就有一顆這樣的心……是的，有一天，當我也白髮如雪的時候，我蹣跚的足步依然會走向險峻的高山，走進荒野中狂嘯的暴風雨；即使我的面容被深深的皺紋割碎，我乾裂的嘴唇也會以雄性的豔麗，深深俯向岩

石裂縫中招搖的野花，那野花一定要是獸血般殷紅。在那種時刻，也許只有柴治國的足步能同我一起，艱難地行進——衰老的生命中悲愴而剛烈地動盪著少年的激情，走向命運的落日。噢，那落日一定是荒涼的……。」

深夜，袁紅冰離去了，將青銅色的沉默留給柴治國，那沉默深處，有他如同乾裂的落日沐浴於其中的深紅色雲海般的深情。

袁紅冰沒有回到住所，而是向北方的郊外走去。陰山山脈群峰的輪廓，像是刻在暗藍色蒼穹上的岩石裸露的意志；白雪猶如無邊的夢境覆蓋在荒野上。袁紅冰發現了一行閃著幽暗藍光的獸跡。從梅花形爪痕中，他辨認出，那是屬於荒野之狼的足跡。

袁紅冰在那行狼跡引導下，走向雪原深處。山峰的缺口間颯出的寒風中，瀰漫起銀灰色的雪塵。那茫茫的雪塵使袁紅冰的眼睛變得迷濛了，也漸漸使狼的爪跡模糊了，消失了。袁紅冰佇立在雪原上，茫然四顧——狼跡消失了，他不知道該再走向何方。於是，他緩慢地轉回身體，卻發現他走過的地方，竟然看不到一個足印，只有白得令岩石都會黯然神傷的雪原，呈現在他深黑色的、蒼茫的視野中。

以前，袁紅冰喜愛暗紅色的晚霞，喜愛碧藍的晴空，喜愛紫色的懸崖，喜愛金色的雷電，喜愛銀色長蛇般的雲縷，喜愛絢麗的野花——喜愛一切意蘊豐饒、風格富麗、個性熾烈的色彩，唯獨不喜歡寧靜的白色。是他峻峭華美的心使他如此。然而，那個夜晚，他卻沉迷在雪原中了。因為，對「殷紅虛無」的追求，太艱難了，而他在那艱難中早已精疲力竭。他多麼希望自己的生命如同那行荒野之狼的爪跡，無聲地消失在雪原猶如潔白虛無似的意境中呵！

袁紅冰蹲跪下來，雙手捧起羽毛一樣柔軟的雪，俯下了面容，像是在親吻一捧潔白的虛無。這時，深邃的夜空中忽然搖曳起一縷淒厲的、拖長的狼嗥。那撕碎了冰凍的寂靜的嗥叫，彷彿是孤獨而雄烈的意志，在悲憤地抗議背叛了殷紅的自由野性的人世。

袁紅冰震驚地抬起了頭顱，裂開一道暗紫色傷痕的眼睛，獐厲地逼視著夜空。突然，他竄躍而起，猶如一個瘋狂的野蠻人，向狼嗥傳來的方向奔去。而他急跳的心中，只有一個思想在痛苦如狂地悸動：「即使會像苦役犯一樣累死，也要鑄造『殷紅虛無』的意境，只爲了使荒野之狼的悲嗥不再孤獨；只爲了在美麗的死亡中，展現高貴生命的燦爛詩意；只爲了使蒼白的雪原在落日中變成深紅，變成屬於英雄生命的意義！」

第八卷

敗於人性的普遍墮落

第十四章

第四十章

最令人黯然神傷而又驚心動魄的歷史悲劇，也許並不是橫屍千里的戰場，而是精神在普遍社會意義上的枯萎；而是生命的廣泛群體性的物欲化——一九三年初，袁紅冰又不得不面對這種對中國民主命運的挑戰，這種比帶血的刀鋒更嚴酷的挑戰。

八九「六四」血腥鎮壓民主運動之後，鄧小平以其根植於共產黨官僚集團歷史的獨裁權威，利用時而在肩膀上親暱地拍一掌，時而在屁股上猛踹一腳的方式，驅趕江澤民和李鵬不情願地拉著中國命運之車，繼續行進在他選擇的道路上。

鄧小平土地主式的實用主義精明，使他可以毫無心理困難地將市場經濟同專制政治，這兩個在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看來是互為天敵的因素，結合在一起。不過，他的最終目的不在於市場經濟，而在於為權力私有的政治體制找到新的立足點——利用市場經濟必然造成的經濟相對發展的結果，為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獨裁權力尋找到合理性基礎；利用物性欲望的誘惑使人們忘卻對自由精神的嚮往和民主命運的追求。鄧小平早已為自己皺巴巴的老臉，準備好了一個陰險的、歡欣的微笑，等到中國人，等到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像吃飽了的豬一樣，發出舒服的哼哼聲，躺在物欲的泥潭中打滾時，他便可以將他準備好的微笑裸露在黑色的陽光下了。

一批對中國只有淺薄理解的國外學者和隨時準備找到堂皇的理由拍官權馬屁的衝動已經內化爲本能的中國文人，只由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便透過「六四」事件的血霧，像崇拜歌星的、尖屁股的女中學生一樣，熱情洋溢地注視著鄧小平，把他視爲中國社會進步的希望。在他們看來，金錢和物欲的滿足比人民的鮮血更值得做爲社會價值衡量的砝碼。

然而，現代市場經濟是以民主政治爲背景的，與民主政治同生共長的公有的國家權力和體現公意的法治，以其對人權的普遍保障；以其對資本異化爲金錢政治統治的可能性的制約；以其對資本優勢擁有者提出的人道要求；以其確立的公正的競爭規則，使市場經濟成爲具有強化和美化生命功能，並體現人類已經達到的對社會正義理解水平的競爭過程。鄧小平的市場經濟則是獨裁權力和體現共產黨官僚集團意志的法律通姦所產生的雜種，是專制政治的禿鷲孵化出的烏鴉。當這隻烏鴉展開經濟的雙翅時，它是在極端的社會不公正的陰雲下，做黑色的飛翔。各級官吏、「太子黨」以及依附於官權的奸商，不僅以黑手黨式的方式攫取、瓜分既存的國有資產，而且通過以官權爲支撐點的不公正的競爭，吸吮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在艱辛的勞作中揮灑的血汗，從而迅速形成了以腐敗官權爲母體的罪惡資本。底層民衆只能從官僚和奸商油乎乎的肛門放出的屁味兒中，呼吸到經濟發展的餘韻。更爲可怕的是，專制政治以鐵血手段維護的社會不公正，每一份每一秒都在侵蝕著中國人由於思想專制已經所剩無幾的良知，不斷造就出一顆顆雙重醜惡的心，一重醜惡是純粹的物性貪欲，另一重醜惡是確認以不公正的方式滿足物性貪欲爲理所當然——難道還有比十二億人構成的天良泯沒、物欲橫流、爾虞我詐、互相踐踏的社會更可怕的事嗎！

在瓦解民主意志的意義上，鄧小平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這個老奸巨滑的政客利用人性中最致命的弱點，即物性的貪欲，抹去了中國人眼睛裏最後一縷精神的痕跡、最後一片靈魂的美感。無數知識

分子——在中國人群中智商最高的一批人，其中有許多不久前還曾狂熱地呼喚民主，現在被物性的貪欲所誘惑，紛紛跳入獨裁權力的鐵棍攪動的所謂市場經濟的臭水中。他們一方面通過向腐敗官權獻媚，獲得了金錢，另一方面又穿上從專制政治借來的官權的鐵靴，從底層民衆的命運上踐踏而過。他們進出於像華麗的惡性腫瘤一樣隆起在農民貧窮命運荒野間的豪華酒店，過上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在同腐敗的官權、黑色的金錢調情之餘，他們偶爾也會以傷感的情調談論民主，但那也不過是一種類似於從妓女散發著銅臭的情欲中尋找詩意的努力。而經常地，他們加入了官權豢養的御用文人的合唱——「鄧小平創造了一個中國歷史上最美好的時代。」

如果卑鄙者還能承認自己的卑鄙，哪怕僅僅是在無月的暗夜，偷偷地向自己黑暗的心承認，那麼他的良知就還沒有完全死去；如果卑鄙者在確認卑鄙的社會中，津津有味地品嚐由於卑鄙而換來的物性果實的同時，還想要通過編造具有理想色彩的理論謊言，美化卑鄙，欺騙歷史，他的靈魂就已經墮落到了比土娼生了梅毒的陰部更骯髒的程度。而奸商中果然有人要在這個意義上，證明自己的墮落。於是，從文人奸商群體中傳出這樣一種理論信息：現在，不必再在政治和文化的意義上追求民主，而應當完全投入經濟活動中，通過經濟活動，幫助共產黨徹底腐敗，並利用共產黨的腐敗，分割國有資產，瓦解共產黨的經濟基礎，進而形成一個中產階級，然後，再由中產階級以經濟實力為基礎，提出民主政治要求。

從最善意的角度理解，這種理論也不過是在馬克思經濟決定論的宿命歷史觀中，蒙著眼睛、圍繞中國農村中使用了幾千年的石磨轉悠的瘦驢，因為，它確認專制政治只能建立在國有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更何況，提出並廣泛宣講這種理論的絕大部分人，完全不配被做善意的理解。事實上，對於這個問題，鄧小平比這些文人奸商更少馬克思主義的束縛。他根本無視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說教，他相信獨裁權力是駕馭社會的王者，而由依附於權力的

奸商構成的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能比以國有資產為基礎的計劃經濟，更有效地支撐起現代專制政治——鄧小平放棄的，是馬克思宿命論的終極理想共產主義，是毛澤東的愚蠢的經濟政策；鄧小平保留的，是馬克思的共產黨一黨專政思想，是從斯大林到毛澤東的帝王意識和對社會的思想壓制，是國家權力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化的現代專制政治。

從更深刻的思想層次角度來看，現代中國的文人奸商們從不朽的亞里士多德那裏拙劣抄襲來的中產階級理論，也沒有任何現實的民主政治價值，而只不過是掛在他們瘦膀上的彩色的遮羞布——為他們背叛了人類良知的物欲遮羞。

亞里士多德崇尚「中產階級」的思想基點在於，一個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強大的中產階級，既可以防止少數巨額財富擁有者將他們的財富轉化為壓抑社會的力量，又可以防止少數貧窮者的反社會心態轉化為摧毀性的破壞力，從而保持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當然，亞里士多德並沒有錯，錯的是現代中國的文人奸商們。

社會絕大多數成員成為中產階級，乃是一種普遍幸福的狀態。在中國近十億普通民衆的人權受到蔑視和踐踏，而專制政治只把政治和經濟特權賦予官僚和奸商的情況下，想要實現社會的普遍幸福無異於緣木求魚，水中撈月。強大的中產階級崛起過程，只能起步於專制政治的瓦解，完成於民主政治的實現。在專制政治背景中形成的，只會是圍繞獨裁權力運轉的奸商資本，只會是財富不公正地兩極分化的狀態，只會是權力與奸商資本合而為一的現代獨裁統治。

由於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專制曾以絕對的國有經濟做為經濟模式，有人就盲目地認為，經濟的私有化必然導致民主政治。他們忘記了，儘管國有經濟曾經是現代專制的選擇，但是，具有濃重官權色彩的私有經濟，也曾在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歷史中，為一代又一代帝王的皇座奠基。事實上，只有以人權受到嚴格保障為前提；以體

現公意的法律將國家權力限制在社會公僕的範圍內為條件；以國家權力公有化，而非某一黨派私有為原則，財產的公民個人所有制才能成為公正的、人道的生命競爭的起點，才能成為強大的中產階級賴以形成的動力——真正具有偉大史詩意義的變革，必須以政治變革為先導，專制政治下的經濟模式的變化，不可能自然產生民主的政治果實，並自然開出普遍幸福的社會之花——中國的現實現狀如是說。

那些自命為中國中產階級的先驅者，並許諾在遙遠的未來提出民主要求的文人奸商們，一面為了獲取金錢而做出百種妖嬈，千般媚態，向腐敗的官權獻上靈魂的脫衣舞，一面又以尖酸刻薄的惡毒語言，詛咒那些映襯出他們卑鄙人格的自由原則的堅守者，把那些不屈的反專制戰士稱為「亡命之徒」，嘲諷為「理性喪失的不識時務者」。由此，人們不難確認，文人奸商們的民主許諾是虛假的，在將來民主命運與專制政治進行生死決戰的時刻，以腐敗權力為母體的奸商資本，必然會由於其戀母情結，而成為維護專制官權的經濟實力。像陳金貴那樣實際資助民主活動的商人可以說是鳳毛麟角，這個事實已經足以從相反的角度證明文人奸商們整體的社會性質了。

八九「六四」之後，鄧小平為他屠殺學生和市民的百死莫贖的罪行辯護時，曾對世界說，民主就意味著社會動亂，意味著內戰，而一旦出現那種情況，就會有幾億中國難民湧向世界——鄧小平就是以這種無賴漢的方式，把十二億中國人當做專制政治的人質威脅世界，並企圖用這種威脅使人類的良知相信，他屠殺人民、維護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私有制的行為的合理性。

於是，許多無恥文人，特別是文人奸商們，開始做出心事重重、愁眉苦臉的樣子，用多愁善感的語言為鄧小平這種無賴漢式的威脅提供論據。他們說，中國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產黨官僚集團，來保障社會秩序的穩定，所以，如果專制政治崩潰，那麼，中國就會由於失去政治重心，而出現國家分裂、社會瓦解、

內戰頻仍、難民如潮的景象。

顯而易見，文人奸商們是要中國民衆，在專制政治下的現代奴隸命運和他們所描繪的世界末日般的災難之間，做出抉擇。同時，他們又像碎嘴婆一樣誇大其詞、喋喋不休地嘮叨著前蘇聯地區承受的經濟艱難，正是由於蘇聯的專制統治一夜之間就冰消雪化，並以此來誘導民衆選擇給了奸商以吸吮民衆血汗自由的鄧小平式專制政治。在他們的邏輯中，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專制，這個近半個世紀以來給中國造成了一次又一次慘絕人寰的歷史悲劇的罪犯，竟然成了人們必須熾烈摟抱、灼熱親吻的女神。

但是，文人奸商們又錯了——是對高貴精神的背叛，是如同正拉屎的屁股一樣骯髒的靈魂使他們不能正確，不敢正確。

社會動盪並不是民主的結果，而堅硬的、公正的、法治化的秩序才是民主政治燦爛的影子。此點，早已為許多國家人民追求民主的實踐所雄辯地證明。太陽熄滅了，確實是人類的末日，因為，太陽是生命的源泉；專制政治消亡了，那不過是黑暗夜色的崩潰，那正預示著具有人性的生活的晨光，因為，專制政治是反生命的，它否定生命的自由本質。或許，專制政治瓦解之後，人們必須承受一段艱難的時日，就如同前蘇聯地區的人民一樣。然而，人們不能把昨日的乾旱，歸罪於今天的太陽，同樣，人們也不應當把前蘇聯地區的人民現在承受的艱難歸罪於民主——那是昨日專制罪惡的腐屍投映到今天民主現實中的陰影；那是現實在消化長期專制政治以鐵血手段迫使人們吞下的精神枯萎、生命弱化、靈魂墜落、社會不公正等等歷史苦果時，所不得不承受的艱難。前蘇聯地區人們的艱難，是屬於在暴風雪中學步的嬰兒的艱難，儘管今天他步履蹣跚，但是，時間與他一致，他終將會成長為可以昂視闊步於自由原野上的堂堂男兒。今日中國經濟的順利發展，則是剛吸食過毒品的衰朽老官僚的瘦腿所跨出的腳步，那每一步都是社會不公正的積累，都是權力腐敗的積累，都是人性在不公正的社會中的墜落的積累，都

是中國未來苦難的積累——專制政治的存續和強化同中國未來必須承受的艱難，是成正比的。

民主追求受到最冷酷的摧殘之日，便是專制官權最猖獗地踐踏人權之時。通過對「六四」血腥鎮壓而得到強化的官權，從九十年代初起，便越來越表現出對底層民衆的基本權利的仇恨和蔑視。人民，特別是受專制鐵幕封閉在農村中的農民，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等用以抗拒官權欺凌的權利都被剝奪殆盡之後，只能赤裸裸地露出瘦骨嶙峋的脊背，由官權任意鞭笞。而文人奸商們則像蒼蠅一樣，吸吮那鞭痕間的血跡。這些吸血的蒼蠅們爲了使自己的這種行爲顯得高尚，便開始貶低底層民衆。他們製造了一個可以因此而忽視底層民衆權利的理論，這種理論說：中國底層民衆文化素質太低，根本不配，也沒有能力享受民主，他們做專制奴隸的命運是由他們的素質宿命地決定的，所以，用他們的血培養起一個有能力理解民主的「中產階級」，是歷史的進步；犧牲他們，換取必然導致民主未來命運的經濟進步，是合乎理性的。

這些面對社會不公正可以無動於衷的文人奸商；這些可以露出玩世不恭的微笑，斜視失去人權保障的同胞在官權踐踏下痛苦抽搐的衣冠禽獸，本來應當只配縮頸藏首，苟活於人世，偷偷地去舔食他們的黑色資本上的重重血跡。然而，他們還嫌自己不夠卑鄙，他們不能容忍別人對底層民衆的艱難命運表現出同情和關切，他們竟然還敢把這種同情和關切污蔑爲「民粹主義」、「暴民政治的意識傾向」。有一位文人奸商甚至勸說袁紅冰要多一點「貴族氣息」。然而，袁紅冰卻寧肯終生都做一個衣衫襤褸的流浪漢。因爲，當那位文人奸商談論「貴族氣息」時，袁紅冰眼前出現了這樣一幅生動的畫面——那個文人奸商跪伏在黃金築成的祭壇之上，高高擡起雪白的肥屁股，任由散發出濃郁腐臭氣的官權利用他的屁股發洩性欲，而文人奸商一邊舒服地、嬌媚地哼哼著，一邊傲慢、高貴地俯視黃金的祭壇下那些遠離官權的底層民衆，而他優雅的胖臉上顫動的傲

慢，分明在做出這樣的炫耀：「都來羨慕我吧！都來仰視我吧！都來嫉妒我吧！看我多麼有理性，看我多麼貴族氣，我能高踞於黃金之巔，我能享有挨權力操的快感！而你們都不過是爲我築黃金之台的苦役，是一群乞丐！」

卑鄙的人格中生長出的理論之樹，常常只能結出偽善的果實。民主並不像文人奸商們確認的那樣，只是文人的特權。相反，凡是有專制壓抑的地方，即使是在最蒙昧的心靈中，也會激起民主的衝動，儘管那種衝動可能不具備理性的清晰，但卻一定擁有情感的明快。那曾響徹中國數千年歷史暗夜的農民反叛者召喚平等的悲愴呼嘯，就是民主意識的原始鋒芒。由於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思想慶典很快就死於世界上最殘酷地摧殘精神的大一統專制政治；也由於直到今天官權還在用屠刀和黑牢推行的愚民政策，中國的歷史沒有能夠熔鑄出強悍的民主理性，農民反叛者的平等呼喚無法由原始的生命衝動昇華爲堅硬的精神追求，而往往只能在新的皇權中，找到難以瞑目的死亡的歸宿。

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與過去不同了。外部世界民主的狂濤怒潮已經在震撼著中國專制政治的堤壩，人類空前強化的信息傳播能力已經可以像壯麗的核爆炸的放射線一樣，穿透愚民政策的鐵幕，在中國乾枯的精神中傳播民主理念的翠綠信息。歷史賦予中國知識分子一個雪洗其做爲專制官權附庸的千年恥辱的機遇——他們已經可以作一位鑄劍師，以中國人心靈中燃燒了無數世紀的民主原始衝動爲火焰，以人類創造的民主理念爲鐵砧，以超越意志爲鐵錘，鑄造出世界上最豐盈、最秀美、最具人性魅力的自由精神和民主理性的長劍——因爲中國人承受了專制政治最沉重的壓抑，所以，中國人的心對自由和民主的理解才可能最豐盈；因爲中國人的精神曾經被獨裁權力最無情地醜化過，所以，中國人的心才可能最渴望使靈魂在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中變得秀美；因爲中國人體驗過專制政治下最爲慘痛的人間悲劇，所以，中國人對自由、民主的愛戀才可能

最具人性的魅力。這是中國智慧中「正反相合，兩極相通」的古老箴言的啓示。

然而，可悲的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卻把背影留給了這個可以使他們走上光榮的命運之路，走上思想聖者之路，走上高貴英雄之路的機遇，而沉迷於用被物性誘惑弄髒的目光，對腐敗的官權做溫情脈脈的注視。

八九年民主運動失敗的陰影中生長起的思想毒菌，還不止於文人奸商們的理論。

一些曾經出國留學，而又由於低劣的智商難以在國外激烈競爭環境中混下去的文人，不得不回國了。但是，他們充滿失落感的心，沒有給這個國家帶回民主理念，卻帶回了所謂「新保守主義」。在已經確立了成熟的法治化國度內，「新保守主義」也許有其合理性。不過，在中國，這些自命爲新保守主義者的低能中國文人所要「保守」的，所能「保守」的，只是專制政治的傳統。而他們對於通過實行保守主義原則，在強化專制政治的同時發展自由經濟，再由經濟發展中自然開出民主之花的期待，只不過是癡呆症患者混亂的豔夢中對美女的徒然嚮往。事實一再證明，共產黨官僚集團只有處於危機之中時，才會呈現出稍稍具有民主意識的假笑，一旦走出危機，它便會合乎本性而又情不自禁地裸露出猙獰殘忍的專制靈魂。

四十年代，面對國民黨強大的軍事壓力，共產黨官僚集團提出了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呼喚，並在農村實施土地改革，以土地換取了農民的支持，可是，共產黨官僚集團擊潰蔣介石勢力之後，它便立刻毫不猶豫地表現出政治專制的決心，並通過所謂「合作化」運動開始了將土地從農民手中收回，歸屬國家所有的過程；由於結束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長期內戰，經濟在五十年代上半期出現了自然的增長，共產黨官僚集團又發動了全面摧殘知識分子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並繼之以把數億農民都變成現代奴隸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和體現共產黨官僚集團愚蠢雄心的「大躍進」；在人民公

社和大躍進造成了使數千萬人餓死荒野和更多的人流離失所、淪為乞丐的大災難之後，共產黨官僚集團變得具有溫情了，它的專制繩索也放鬆了一些，但是，經濟情況剛剛好轉，毛澤東便不惜犧牲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發動了以重新奪取絕對性個人獨裁權力為實質內容的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中期，鄧小平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廢墟中重新走進權力的領域，當時，他站在共產黨官僚集團統治危機的邊緣，曾經動情地談論過民主和政治改革，然而，當共產黨官僚集團剛度過最初的危機，鄧小平便通過封閉「民主牆」，把大批民主運動人士關進黑牢，向人們傳達了明確的專制信息；八十年代，共產黨內的民主派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力主廢止了人民公社制度，這種在農村實施的政治體制改革，直接產生了生動慌目的經濟成果，不過，也就是在這種背影下，專制政治又以權力惡性腐敗的方式，表現出它的罪惡的另一面，正是人民對腐敗權力的憤怒成為八九民主運動最主要的情感動力，而鄧小平之所以敢於進行「六四」大屠殺，乃是因為八十年代以來經濟的發展強化了獨裁權力。對於人民來說，十年的經濟發展，只得到了一片在心中迸濺開的殷紅的「六四」之血，只得到了必須在權力的腐敗和巨大的社會不公正前保持沉默的教訓，當然，還得到了一些官僚和奸商的金碗中傾倒下來的殘羹剩飯——鄧小平本來就試圖讓中國人都變成只要肚子裏有東西可以消化、肛門裏有東西可以排泄，就不再有任何精神要求的物性動物。

以上事實足以說明，無論「新保守主義」在別的國家表現出多少合理性，在中國的現實中，它只能扮演專制政治美容師的角色。中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們則是在幫助共產黨官僚集團走出「六四」事件造成的統治危機的陰影；是在為專制政治再次犯下獸性的罪過，呼喚經濟實力的條件。而歷史終將證明只有經濟發展邁出的每一個腳步，都踏在民主性政治改革的節律上，經濟的發展才是屬於人民普遍幸福的野果。

九十年代初，中國墮落的文人惟恐落於人後地以千嬌百媚的姿態，伸出豔紅的狗舌頭，為專制權力舔淨政治髒屁股的表演中，還有一種最為無恥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六四」民主運動是一個歷史的罪惡，因為，她迫使鄧小平中斷了經濟改革進程，從而阻礙了社會的進步。開始時，這種觀點似乎感覺到了自己的醜惡，而只敢在竊竊私語中傳播；數年之後，當時間使「六四」血跡的猩紅變得朦朧之後，有王山者，竟以在鬧市中脫光褲子炫耀腐殖質色的生殖器的勇氣，將這種觀點寫入一本名為「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的、為共產黨官僚集團小罵大幫忙的書中。王山將他的理性自稱第三隻眼睛，也許是想宣示他的客觀性，然而，那只不過是一隻長在老驢瘦屁股上的、帶著膿綠色眼屎的眼睛。

且不說「六四」運動以其奇峰突起般的雄姿顯示了不死的自由、民主的激情，而這種激情乃是生命之美的最高體現；且不說四十年來一直卑怯地俯伏於專制暴政之下的中國人，在「六四」運動中第一次對獨裁權力做出了最為英勇無畏的抗議，而這種抗議所播灑下的民主種子，終將在未來的春天盛放為滿山滿野的自由之花；且不說「六四」運動表現出的高於生存理性的對真理和社會正義的熱戀，使中國人的靈魂得到了一次火焰的淨化，而這種靈魂淨化比現實的凱旋具有更為豐饒的歷史內涵；且不說「六四」之血的人性優美折射出了專制政治的獸性，並洗去了專制獸性上的偽善的謊言，而這又使共產主義極權統治的道德基礎，發生了具有世界歷史性的崩潰，從而成為導致蘇聯東歐地區專制政治全面瓦解的重要因素——這一切都不說，只要想一想絕食學生們乾枯的眼睛裏凋殘的民主希望；只要想一想「六四」猩紅夜空下被坦克壓碎於血泊中的少女慘厲的呼嘯，那麼，任何天良尚未泯滅的人，任何尚未徹底獸性化的人，都不會以污蔑「六四」來顯示他們渺小的理性和骯髒的才華。

早在九一年秋季，在一次自由記者高瑜女士舉辦的聚餐會上，

袁紅冰認識了人民大學教師蔣培昆、丁子霖夫婦。他們十九歲的兒子就死於「六四」之夜。蔣培昆是美學教授，他長髮飄垂，面容消瘦，頗具高傲的藝術氣質，由於喪子之痛而覆蓋在蔣培昆面容上的青銅色風塵般蒼涼的情調，感動了袁紅冰。但是，使袁紅冰心靈震撼的，卻是丁子霖女士眼睛裏的悲愁。丁子霖身體消瘦，面色像一片乾裂的黃葉，即使在同她面對面地談話時，她的眼睛也好像在注視著極其遙遠的地方——越過重重荒涼的時間，在注視八九年六月四日那個被烈火燒焦的夜空；那個被迸濺的血染成暗紫色的夜空；那個被橫飛的槍彈劃出道道傷痕的夜空；那個被慘痛、淒厲的呼嘯撕碎的夜空；那個在坦克車的履帶下戰慄的夜空，好像，她的心已經永遠失落在八九「六四」之夜，她的靈魂也早已埋葬在那個殘破的夜空中了。

有時，丁子霖女士眼睛裏那如同鐵板上的血鏽一樣的悲愁，會驟然急速地顫抖著裂開，而裂縫中有炫目的淚影在閃爍。袁紅冰知道，那一刻她定然是又看到了一位美少年的背影漸漸消失於「六四」猙獰的夜色中，而那背影就是她的兒子的。有時，丁子霖女士的眼睛會猝然變得迷濛，袁紅冰意識到，那一刻她定然是祈盼著那位美少年透過暗紅的血霧向她回眸一笑，祈盼著再次看到兒子明星般的眼睛，而那將是一種終生的祈盼——終生無法實現的艱難的祈盼。

「六四」之後，當局控制的傳播媒介用歪曲事實真相的宣傳，把「六四」稱之為「反革命暴亂」，但是，難以抗拒的罪惡感卻使他們不敢公布受害者的名單。共產黨官僚集團再一次想要用偽造的歷史抹去罪惡，就像他們已經卑鄙地做過很多次的一樣。同時，在刺刀、黑牢、刑場的威脅下，怯懦的生存本能又使無數中國人埋葬了他們曾在「六四」過程中復活的人性——低賤者用向屠夫露出的恭順媚笑來埋葬；良知尚未完全泯滅者用沉默來埋葬。

就在這種情況下，丁子霖，這位普通的母親，卻以她瘦弱的肩

頭承擔起了爲「六四」死難者建築墓碑的沉重道德使命。因爲，她從對兒子那純潔的少年之心的理解中確信，所有同兒子一起死於「六四」之夜的人們的靈魂，都有著對於真理和正義的熾烈追求，至少在那個夜晚中是如此。她要以枯瘦的手指，撕裂百萬御用文人偽造的黑暗歷史，讓死難者能在岩石上燒灼出殷紅傷痕的血跡，裸露於陽光下，而把那位美少年的名字雕刻在懸崖般峻峭的金色陽光之上，是她能獻給兒子的唯一祭品。

於是，在無數個深灰的暮色中，丁子霖孤獨的腳步，踏著秘密警察的監視、跟蹤、騷擾所造成的恐怖，拖著比千年中的夜色重疊起來都更加沉重的悲愁，蹣跚於北京的街頭，在茫茫人海中苦苦地尋找那些因爲怕受到當局迫害而隱姓埋名的死難者家屬，記錄下了一個個死難者的名字和受難的經過——她是在尋找真實的歷史，她是在記錄用殷紅的血雨爲社會正義沐浴淨身的勇敢者的足印；她不僅是向兇殘、偽善的專制政治挑戰，而且是在向墮落的人性挑戰；她消瘦得幾乎只剩下乾枯骨骼的生命中，有堅硬、冷峻得可以令堂堂男兒羞愧地垂下頭顱的意志，那意志是她曾經像白樺林中的晨霧一樣潔白、溫柔，而現在已經死於悲愁的母愛的遺跡。

面對丁子霖，袁紅冰覺得，自己必須更加純潔、更加堅硬——只爲了有資格直視她眼睛裏的悲愁。同時，他確認，不僅要給屠夫們以法律的審判，而且，要給那些曾因他們對「六四」運動的污蔑，使偉大的母愛更爲艱難的無恥文人們以人性的審判——讓他們骯髒的靈魂裸露在丁子霖眼睛裏那聖潔的、無盡的悲愁下，接受太陽的審判。

真理不會僅僅因爲是真理，就自然成爲凱旋的英雄；謬誤也不會僅僅因爲是謬誤，而自然失去堂皇的王冠。真理的勝利和謬誤的失敗，都是要由剛烈、堅毅的意志在險峻峰脊上的艱難攀登，才能達到的高山之巔。所以，袁紅冰準備以民主風格更銳利的行動之劍，在普遍墮落的思想重圍中，殺出一條血路。

九二年深秋黃葉落盡時，袁紅冰就曾經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局勢做過一次思考。他認為，鄧小平死後，可能出現三種不同的情況。第一種可能是，鄧小平以市場經濟維護國家權力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體制的設想，由於腐敗的權力和奸商的黑色資本結成了牢固的同盟，而成爲堅硬的現實，如果真是如此，由經濟發展得到強化的專制政治，勢必以跨世紀的存在，使中國人的精神進一步萎縮，使中國人的靈魂在腐敗權力的教唆下進一步墮落，使底層民衆的人權在社會不公正進一步深化的狀態下，遭受更加無情地踐踏——如果真是這樣，通向民主之路就還遙遠著呢。第二種可能性是，共產黨內的開明派主導了權力意志，並通過既存的權力體系逐步推動政治民主化進程，以公正評價「六四」運動的性質爲起點，對專制政治四十多年來犯下的罪惡、造成的社會災難與不公正，做徹底的思想清算，這種清算不是爲了復仇，而是爲了從價值觀念的角度摧毀專制政治的道德基礎。民主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但是，如果這種可能性成爲現實，中國就會獲得以較小的社會代價、較爲平穩地趨向民主政治的機會。當然，共產黨內開明派主導權力意志的前提在於，具有廣泛社會性的民主運動必須能夠強有力地限制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的政治空間，而社會上的民主運動要與權力體制內的開明派形成相互輝映的政治默契——這也正是袁紅冰特別注重現在就在權力體制內建立強有力的關係網的根本原因。第三種可能性是，隨著鄧小平的死亡，專制政治也失去了權力重心，共產黨官僚集團各派系之間對權力的貪欲引發的矛盾，又使專制政治無法鑄造出新的獨裁權力重心，共產主義的偽善的理想和道德謊言，在赤裸裸的滿足權力私欲的鬥爭中像雞蛋殼一樣破碎，而靈魂的破碎導致了專制政治中央權力的迅速弱化和瓦解，既存的地方性權力體系以互不統屬的分裂狀態，把中國帶入動盪之中，同時，由於民主勢力沒有能力在重鑄中華民族之魂的意義上，創造出符合中國人情感特徵的自由民主理論，所以，歷史只能從被長期思想專制摧殘得像鹽鹼灘般蒼白

的靈魂中，尋找到最原始的物性衝動——私欲，做為處理各地方勢力之間關係的原則。於是，一個長期的、殘酷的、獸性爭奪的時代由此拉開了序幕。如果出現這種局面，袁紅冰就只能長歎一聲，返回內蒙古，在河套地區組建民主性地方自治，等到各地方勢力在血流成河、屍骨山積的獸性搏鬥中精疲力竭之後；當人們終於意識到絕對私欲的原則不能滿足社會對幸福的期盼，並把目光轉向共和精神時；在現代化經濟對於統一大市場的要求跨越了各地方之間的政治界限之日，再以聯邦中國的形式，開始民主建政過程。

毫無疑義，袁紅冰把第二種可能性向現實性的轉化，做為自己的政治目標，並專注於擊碎第一種和第三種可能性。而無論如何，在以鄧小平的死亡為標誌的民主命運與專制政治決戰的時機到來之前，從思想理論、政治活動能量、經濟實力、準組織形式和權力體制內的關係等各個角度，為民主運動的崛起做好具有廣泛社會性的準備，都是當務之急。同時，阻止腐敗權力與奸商資本結成牢固的政治同盟；阻止鄧小平這個屠夫死後仍然能以他的遺囑繼續強化專制政治，則成為袁紅冰政治活動的基點。

從九二年秋天起，袁紅冰便正式開始了「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秘密籌建活動。在〈在保障勞動者權益宣言〉中，袁紅冰把勞動者定義為：除貪官污吏和奸商之外的一切以智力和體力創造社會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人們。這個定義不僅把政治鋒芒直指腐敗的獨裁權力和罪惡的黑色資本，而且蘊涵著使民主運動走出知識分子的客廳，大步跨入更為廣闊的社會階層的意義，蘊涵著使民主運動根植於中國底層民衆艱難命運的意義。在撰寫上述〈宣言〉的同時，袁紅冰還起草了五項立法建議，即關於允許農民組建保障自己權益的農民工會的立法建議；關於在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和私營企業中組建自由工會的立法建議；關於共產黨和政府官員公布私人財產狀況的立法建議等。當然，袁紅冰根本沒有指望，像大酒店門前風騷的侍女一樣為專制政治招徠好感的所謂「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會接受他的立法建議，而只是試圖通過這些立法建議的傳播，剝奪正在形成的貪官和奸商的政治聯盟的道德基礎。

在進行文件準備的同時，袁紅冰也對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策略做出了確認。首先，他將同盟正式宣告成立的時間定在九三年五月。這既是因為從九二年《歷史的潮流》事件，到奧林匹克飯店會議，再到大鐘寺飯店聚餐會所造成的民主運動衝擊波還沒有完全平息，從而可以為勞動者同盟的成立提供民主激情的背景，更是因為九二年初開始的鄧小平與頑固派之間在經濟政策問題上的矛盾激化過程，也還沒有完全結束，而共產黨官僚集團內部矛盾激化所造成的專制政治的弱化，是每一次民主運動必須及時捕捉住的機遇的飛鳥。另外，袁紅冰之所以選擇了五月，還因為那正是凋殘的桃花豔紅的花瓣在翠綠的春風中紛亂飄落的日子——他喜歡美麗的凋殘。其次，袁紅冰還決定，同盟宣告成立之後，要立刻按照「社團法」，到中國民政部去申請註冊登記。對於中國專制法律的虛偽性的洞察，使袁紅冰毫無幻想地意識到，民政部根本不可能批准同盟的註冊登記申請，但他仍然決定提出申請的目的，只是為了把一個兩難選擇放在當局面前——當局或是不批准同盟的註冊申請，但為了保持偽善也不進行公開鎮壓；或是以公開的政治迫害，否定自己的法律。

「當局很可能，或者說一定選擇後者，那就讓他們用自己的尿水洗去專制法律上的偽善的油彩吧！而無論當局是否批准，只要同盟宣告成立，就意味著中國民主運動勇敢地邁出了具有歷史感的一步——除了八九『六四』那種特殊的時期之外，同盟將是『六四』之前和之後第一個以公開的組織形式，向專制政治發出挑戰的團隊。」九二年秋，袁紅冰佇立於郊外的原野上，這樣想，而他沉思的視野中，有無數凋殘的紅葉如同漫天股紅的飛雪，在向青銅色的落日上飄落。

對於袁紅冰而言，為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進行思

想、理論、文件和策略準備，是很容易的事，艱難的則是尋找敢於同他一起走上危險鋒刃，做英雄之舞的男兒。原因在於，政治異議者的任何秘密和公開的組織形式，都將觸動獨裁權力最敏感、最兇殘的神經，並招致無情的政治迫害——這是無論多麼精巧的策略方法都難以完全排除的危險。

經過兩年多的努力，袁紅冰已經在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的學生中，相當程度上成功地重建起民主運動的情感基礎。但是，他卻不忍心發動本科學生參與組建勞動者同盟的活動，因為，本科大學生們還太年輕，引導他們走入猙獰的危險，甚至苦役犯的命運，是太冷酷了。於是，袁紅冰把尋找的目光集注於碩士研究生。就在這時，一位名叫王家其的青年，走進了袁紅冰的視野。

王家其原來是唐山市的一名警察，經過刻苦的自學，他於九一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被錄取為訴訟法教研室的碩士研究生。儘管袁紅冰是訴訟法教研室的副主任，但是，最初一個時期，王家其並沒有引起他的注意。直到九二年，法哲學研究生王仲秋告訴袁紅冰，王家其經常表現出很強烈的參與民主運動的意向，這才促使袁紅冰同王家其第一次進行了較為深刻的思想交流。通過談話，袁紅冰感到，王家其的文化素質有待提高，不過，多年的警察生涯使他對中國底層社會的理解，遠比一般研究生要深刻，而這種理解乃是高效率地從事民主活動必須具備的素質。不過，最令袁紅冰感興趣的，還是王家其有一種堅韌的流浪漢式的瀟灑氣質，並隱隱顯出燕趙之地慷慨悲歌的男兒的古風。這種人格的魅力，遠比思想的或者實際的能力，更能打動袁紅冰的心。

幾個月時間內，通過王家其、王仲秋和憲法學研究生宋先科，袁紅冰在以北京大學為重心的北京高等院校內，尋找到二十幾名願意加入「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研究生。同時，袁紅冰還做了這樣的安排：同盟在北京宣告成立之後，要立即有人在唐山、海口、湖南、陝西、天津、四川、福建以及貴陽，到當地民政部門申

請註冊登記同盟的分會——他要使這個自由工會性的組織崛起之初，就具備全國性的影響。唐山的申請註冊活動由王家其的朋友進行；海口則由賈雪浪組織；湖南、陝西、天津、四川、福建等地準備籌建同盟分會的主要成員，都是袁紅冰過去的學生；貴陽的負責人是林江。

早在九二年春，這個自稱是貴陽一家小報記者的、名叫林江的人，曾來北京大學，約袁紅冰到一個餐館，一邊進餐，一邊談話。此人二十多歲，可是，枯黃和灰白的色調重疊在一起的臉上，卻已經顯出幾道很深的皺紋，而他的頭顱乾瘦得很像一枚沒有成熟就被風吹落的、萎縮的茄子，雖然如此，他那如同拔了毛的雞一樣細瘦的脖頸，仍然彷彿支持不住頭顱的重量，而隨時可能折斷。

林江講，朱厚澤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時，就同他和他的朋友有很深刻的思想交流，直到現在，朱厚澤每次回貴州也總要邀他們見面；林江還講，他同在貴陽生活過的人才學專家雷楨孝、《中國酒文化》雜誌總編輯葛實如都很熟悉，而他此次是經張顯揚先生介紹，才來找袁紅冰探討民主運動的問題。

對朱厚澤這位共產黨內著名開明人士的尊敬和對張顯揚的信任，以及對雷楨孝和葛實如的某種程度的好感，使袁紅冰相信了林江。不過，林江那怪誕、萎縮的形象還是將莫名其妙的不安注入了袁紅冰心中。望著林江那骷髏似的頭顱，他覺得，只要給林江帶上灰白的假髮，他就酷似一具從陰暗墳墓中走出的老婦人乾屍。

九三年四月下旬，袁紅冰應林江的盛情邀請，乘飛機到貴陽做了一次短暫的遊歷。剛一下飛機，他便對這片土地產生了厭惡之情。因為，這是一片終年陰雲低垂、沒有陽光的土地；因為，在灰暗的陰雲下呈現出黑綠色的、像巨大墳墓一樣的圓錐形山峰，遮斷了他酷愛注視遼闊地平線的目光。在那一刻，袁紅冰忽然明白了，為什麼從遙遠的古代起，專制官權就把貴州做為苦役犯的流放地——這片屬於陰雲的空間的色調同傳說中的地獄是那樣相像。

那天，袁紅冰在前來迎接他的林江陪同下，進入貴陽市區之後，立刻呼吸到了濃重、潮濕、悶熱的腐臭氣，而這座彷彿正在腐爛的城市的下水道中，時時有老鼠的屍體闖入袁紅冰的視線。袁紅冰走在骯髒的人行道上，只能看到身材矮小的人群的頭顱在他的肚臍以下晃動；只能看到一張張神情呆滯、陰鬱的臉——那些五官歪斜，皮膚呈現出枯萎的灰白色的臉使人覺得，似乎《水滸》中的武大郎來到這裏，也可以算美男子了。

袁紅冰十分後悔接受了林江的邀請，並想要盡快離開貴陽。他覺得，如果耽久了，他白玉般清俊的骨骼上都會生出膿綠色的霉斑；他覺得，高貴的生命會死於這裏的腐臭氣息，而這片沒有陽光、沒有遼闊地平線的土地，只配以腐屍為食的蛇鼠，尋覓陰暗的生存。

第二天，林江陪袁紅冰去旅遊。當黃果樹大瀑布飛落的銀色急流驟然闖入袁紅冰的視線時，他的心才急速地跳盪起來。他奔向瀑布，讓全身沐浴在動盪的水霧中，並高高仰起頭顱，發出野性如狂的呼嘯，似乎想用那熾烈的呼嘯點燃漫天灰暗的陰雲，而他的靈魂則試圖從大瀑布雷霆般的轟鳴中尋找靈感，為這片土地吟頌一首雲層之上的、屬於燦爛陽光的詩。可是，當袁紅冰乘車離去時，他卻在黃果樹瀑布的上游看到，幾個衣衫破舊的醜女人正蹲在河邊刷馬桶；一道道通向河流的水溝裏，流淌著黏稠的、泛起灰黑色泡沫的污水。立刻，胃部劇烈痙攣產生的疼痛，使袁紅冰的面容變得像石灰石一樣蒼白了，而他心中殷紅的詩意，也在瞬間之內腐爛為嘔吐的感覺。

袁紅冰在貴州只停留了四天。最後一天，林江將兩位貴州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請到他的家中，同袁紅冰會面。其中一位名叫李雙璧的中年人，給袁紅冰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李雙璧面容寬闊，膚色黝黑，神情質樸，氣度沉穩，有一種生命的飽滿感，不過，也許由於在終年不散的陰雲下生活得太久，他的眼睛裏鬱積著

灰黑色的沉重憂鬱。

以往，袁紅冰很少同第一次見面的人談論深刻的政治話題，但是，那天袁紅冰卻以演講般的風格，向李雙璧講述了他對鄧小平死後政治局勢演變的看法。這也許是因為幾天來遇到的無數猥瑣、矮小、陰沉的行屍走肉般的人，使他產生了與真正的生命對話的渴望。晚上，李雙璧等人離去之後，袁紅冰把關於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想法，告訴了林江，而林江立刻表示，他和他的朋友有能力在貴州籌建同盟分會，同時，他還一再要求袁紅冰同意他擔任全國各地民運朋友間的聯繫工作。只是由於一種本能的警覺，袁紅冰才沒有答應他的要求。

第二天，袁紅冰乘坐的飛機開始在貴陽機場跑道上滑行的那一刻，他突然產生了彷彿這幾天一直被迫同老女人的腐屍性交般的陰沉的厭惡感。兩個半小時後，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袁紅冰快步走出機場大廳，佇立在廣場上，仰首直視午後的太陽，似乎想讓北方燦爛的陽光，洗去幾天的貴州之行殘留在他眼睛裏的那腐爛夢境似的陰影。

回到家中，王錦娜為他整理行囊時，袁紅冰忽然發現，妻子的眼睛裏下意識地裸露出慌亂的、甚至恐懼的神情——她無意中看到了袁紅冰在貴州黃果樹大瀑布前的一張照片。照片上，袁紅冰背倚石欄佇立著，林江則坐在石欄上，伸出一條枯瘦的手臂，親熱地摟住了袁紅冰的肩頭。袁紅冰默默地從王錦娜手中接過照片，注視著林江的形象。而一股從生命深處升起的極度不安的感覺，像陰險、冰冷的蛇一樣纏住了袁紅冰的心。過了好一會兒，為了掩飾那種使他的目光都顫抖起來的不安，袁紅冰玩世不恭地一笑，對王錦娜說：「也許，我是被骷髏摟住了，被醜陋的鬼纏住了——同我一起照相的這個傢伙多難看呵！」

說完，袁紅冰步履沉重地走到沙發旁坐下。同時，一個陰冷的直覺反覆出現在袁紅冰的意識中：「林江可能是秘密警察的特務。」

然而，袁紅冰卻又無法使自己相信這個直覺，是對林江的輕蔑使他無法相信。於是，他以這樣的想法把那個直覺埋在心底裏——「共產黨官僚集團總還不至於墮落到、可憐到這種程度，只能找到形象如此醜陋、猥瑣的人做他們的特務吧，他們總還應該能用金錢和地位收買到稍微漂亮一點兒的人。」

早在去貴州之前，即九三年二月底，籌建同盟的準備活動就進入了具體細節的階段。此時，活動所需的資金問題也得到了解決。陳金貴投資五十萬元的「聯創社會經濟諮詢中心」已經成立，由袁紅冰任法人代表、總經理，王海光任副總經理。不過，袁紅冰決定，他和王海光都不從「中心」領取工資，他要把「中心」的每一份錢都用於民主運動；他要在金錢前顯示人格的高貴，越是接近金錢，越是如此；他要使自己能以中國唯一一個不領工資的總經理的身分告訴歷史，並不是所有中國男兒的心都會死於金錢的誘惑。

儘管袁紅冰對於建立同盟做出了細緻的策略安排，但是，他仍然意識到，他做為這個自由工會性質的組織的發起者，很難避免成為苦役犯的命運。不過，他已經能夠心情極其平靜地走入危險了。因為，他相信，他失去自由後，他的戰友們將會繼續推進民主運動——柴治國、王寶銘、文耀會卓有成效地建立地方實力基礎；涂亞傑和陳金貴會通過全國性集團公司為民主運動提供經濟來源和準組織形式；王海光會接替他將「聯創社會經濟諮詢中心」建成一個將來發動民主運動的基地。然而，使他心情平靜的最重要原因則在於，他已經完成了小說《自由在落日中》的寫作。在他情感的荒野中，這本小說是他的靈魂雕刻於蒼茫天際上的落日，是他全部生命秀色的墓誌銘。完成了這本小說，他對命運就可以不再有任何要求，他就可以毫無遺憾地訣別生命，摟抱死亡。

在他那如同茫茫的銀色雪原般平靜的靈魂深處，只有一片猶如火焰燒灼出的猩紅的傷痕，那是他對於妻子和未滿週歲的小女兒的戀情。他不敢注視妻子那越來越憂鬱的大眼睛；他不敢注視女兒燦

若晨星的眼睛裏那嚴肅、明澈的沉思似的神情，即使在夢境中也不敢。爲了心情的平靜，他只能無情地以悲愴的背影迎向妻子和女兒的眼睛。然而，那峻峭的無情之中凍結著殷紅的血淚，凍結著青銅色的負疚之情。

第四十一章

即使是鐵石鑄成的心，也有軟弱之點，儘管那軟弱中蘊涵著豐饒的人性之美；即使是在刀劍的劈斬下也只會迸濺出青銅色火焰的意志，也有怯懦之時，儘管那種怯懦是高貴猛獸情感上的傷痕——袁紅冰就是如此。

這個在荒野上踏出狂放不羈的足跡，迎著夏日的風雨雷電和冬日淒厲喧囂的暴風雪，從青銅色的內蒙古高原走進人間的、英俊秀麗的野蠻人，也有他從不裸露的軟弱和怯懦。軟弱在於，他從不願過分逼近地注視在偽善、兇殘的思想專制下早已腐爛的中國人的人性，因為，如果看得太清晰了，對人的難以忍受的厭惡和絕望，會使他返身追尋雄狼的足跡，悲涼地走向杳無人跡的荒野；怯懦在於，他從不敢深究他視為戰友者的靈魂上的污跡，他必須告訴自己，他是在同一群高貴的鐵血男兒一起，做英雄的獻祭之舞，就算那是美麗的謊言，他也只能相信謊言，因為，自由民主理想只因那舞姿才成爲優美。

然而，九三年早春，袁紅冰卻發現，命運突然把他逼進了這樣的角落——他已經被剝奪了用美麗的謊言撫慰自己傷痕累累的心的權利；他已經再沒有一絲軟弱和怯懦的餘地；他不能不用冷酷的獸性，艱難地直視人性的醜惡。

九三年元旦完成了結成鐵血弟兄的活動，從內蒙古回到北京之後，袁紅冰便沒有再過多關注北京拓視公司的事情，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籌建準備工作。同時，他和王海光商定，五月中旬之前，各自完成一部學術性理論著作，以做為未來中國民主運動的思想內涵。袁紅冰撰寫的著作題名為「民主與共和」。而他們之所以把著作的完成時間定為五月中旬，是因為考慮到五月中旬同盟一旦宣布成立，袁紅冰就很可能被關進黑牢。另外，袁紅冰還提出了編纂《當代百將論孫武》一書的設想，由王海光擔任這本書的主編。他要王海光利用編纂這本書的機會，同軍隊的百名重要將領建立密切的情感聯繫，以努力達到鄧小平之後民主命運與專制政治決戰時，使軍隊保持中立的目的。

二月中旬，柴治國、王寶銘、文耀已經完成了在呼和浩特市註冊安達公司的活動，可是，涂亞傑卻遲遲沒有兌現他向「安達」投資三百萬元的承諾。另外，揭運祥也為在北京註冊一家出租汽車公司準備好了全部法律文件，涂亞傑依然對他曾用令人信服的語氣答應過的五百萬元投資，一拖再拖。這些情況迫使袁紅冰不得不向涂亞傑提出詢問。

那天，袁紅冰挾帶著北國早春之風的冷峻寒意，來到拓視公司，找到了涂亞傑。他發現，儘管只有短短的時日未見面，涂亞傑卻似乎變得十分陌生了。聽到袁紅冰的詢問後，涂亞傑矮小的身體縮在沙發裏，低垂下蒼白的面容，久久地沉默著。袁紅冰能感到，那緊張的沉默中，彷彿有無數膿白色的蛆蟲在慌亂地蠕動。過了好久，涂亞傑摘下眼鏡，一邊用手像揉搓女人屁股一樣在自己的臉上搓動著，一邊語調艱澀地說：「投資的事你就別費心了，我一定會盡快處理好。」

「向安達的投資關係到我們這個團隊的民主運動的戰略原則，這點你很清楚。」袁紅冰竭力忍住因涂亞傑猥瑣的神情引起的厭惡，冷峻地說：「你也很清楚，給揭運祥的出租汽車公司投資，是爲了

暫時安撫住他的貪欲，防止這種貪欲給我們的事業造成致命的傷害；你同樣清楚，只要我擔任這家公司的法律顧問，就能確保這項投資為民主運動所用。所以，我以民主事業的名義，要求你負責地實現你的投資承諾。」

說完，袁紅冰便立刻離去了。他不願意繼續感觸涂亞傑那種骯髒的沉默。

「他垂著頭，還要用手遮住臉——他是不敢讓我看到他的眼睛，他知道，無論他的眼睛裏做出怎樣的神情，我的目光都能刺進他的靈魂深處……。」袁紅冰這樣想著，步履沉重地走在人行道上。殘雪在他的長筒靴下發出的聲響，像是冰凍的大地在痛苦地呻吟。突然，他用力搖動了一下凌亂的黑髮，以一句從緊咬的齒縫間迸濺出的寒光閃爍的自語，斬斷了他向涂亞傑的靈魂探究的思緒：「不，我不應該惡意地窺測我的鐵血弟兄！」

可是，三天之後，袁紅冰得到的消息卻是，涂亞傑不僅沒有實現他的投資承諾，反而正準備撥出五百萬元，為他的同鄉、原建設部部長林漢雄的侄兒林泉甫組建出租汽車公司；還有消息說，涂亞傑春節期間將二百萬的支票，交給了他的家人，開辦公司。顯然，涂亞傑已經實際邁出了為他自己，而不是為民主運動鑄造經濟實力的第一步。

得到這個消息的當天下午，袁紅冰便踢開了拓視公司總經理辦公室的門。當他銳利的唇邊凍結著一絲冷酷的笑意，大步走進房間時，身穿名貴西裝的涂亞傑驚恐地將身體縮進高背靠椅中。袁紅冰雙臂支在辦公桌上，輕蔑地俯視向辦公桌後高背靠椅上的那個衣飾華麗的侏儒。沉默了片刻，他突然像發怒的雄豹般露出尖利的牙齒，以猩紅怵目的聲音，說：「我警告你，無論任何人，從我確認他徹底背叛了民主事業和鐵血弟兄情義那一天起，從他走上奸商之路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經死了！」

數日之後，涂亞傑離開北京，到武漢去了。臨行前，他交給

「安達公司」一張一百萬元的支票，而不是他曾承諾的三百萬元。涂亞傑離開北京的第二天，袁紅冰正在設於北京海南飯店內的聯創社會經濟諮詢中心辦公室裏，撰寫《民主與共和》一書，揭運祥和戴海昆匆匆走了進來。

「涂亞傑是一隻耗子，什麼民主理想，什麼俠義精神，全都是狗屁——他只想自己發財！一個多月了，爲了讓他投資，我每天都給他陪笑臉，就是對親娘，我也沒有那樣笑過。他每次都答應盡快給我投資，可是，每次都是騙我。昨天，他讓我今天去取支票，我下午去了，涂亞傑卻跑到外地去了……。」揭運祥氣急敗壞地說，並且好像要掙脫把他綁在沙發裏的無形繩索似地，不斷扭動著身體，而他的神情痛苦得彷彿正有人在他面前操他的老婆，「今天，我實在不能容忍了，剛才，我對著涂亞傑的空椅子，罵了他幾句，何家明那個王八旦說我侮辱總經理，竟敢操起一把刀，想劈我！他媽的，要不是戴海昆把他的刀奪下來，今天就要流血了！」

袁紅冰疲倦的目光厭惡地審視著揭運祥。他覺得，揭運祥就像一隻在雄獅前跳肚皮舞的骯髒的鬣狗，他表演的全部目的只是爲了從雄獅爪下得到一塊獵物的肉。同時，揭運祥所說的情況使袁紅冰意識到，物性貪欲在內部董事會成員間撕開的傷痕已經表面化了，而這正是袁紅冰一直盡力試圖用思想的感召力，用俠義精神的壯美，以及他個人的人格魅力防止的，因爲，物性貪欲造成的傷痕一旦取得表面化的權利，內部董事會的徹底分裂就爲期不遠了。

「看來，涂亞傑已經成功地用金錢的誘惑使何家明、劉勇、王紅光聚集在他周圍了，而何家明同揭運祥的這次衝突，也很可能是涂亞傑安排的。不過，這幾個人現在還不至於在政治問題上主動引起什麼麻煩，因爲，他們已經得到了金錢。揭運祥則由於還不能摟抱金錢，而可能做出任何事情來。可是，揭運祥是一個怯懦的傢伙，一個色厲膽薄的小人，他難道真敢爲了報復，而從政治上毀壞事業嗎？被金錢拋棄所產生的仇恨與怯懦的天性，這兩者重疊在一起，

會使他做出什麼事呢？噢，他是想用戴海昆的勇敢來補充他的怯懦。是的，戴海昆看起來很有草莽英雄的氣概，他的目光習慣於直視，然而，他眼睛深處的那種愚昧多麼讓人寒心呵——愚昧的勇敢可能使他墮落為黑暗的破壞力……是的，當務之急是安撫住揭運祥，以免影響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準備活動。」——這是那天晚上，揭運祥和戴海昆離去之後，袁紅冰做出的判斷。

第二天，袁紅冰用電話把何家明召到「聯創中心」。何家明那縱欲過度者才會有的灰白的臉上，依然像以前一樣沒有任何神情。不過，從他曾試圖刀劈揭運祥的舉動中，袁紅冰意識到，何家明只在與他面對時，才沒有任何表情。袁紅冰挺直身軀，佇立在辦公桌旁，冷冷地斜視著坐在沙發中的何家明。過了片刻，他將一柄蒙古短刀扔在何家明的腳下，然後，以鐵石撞擊般堅硬的聲音說：「有人告訴我，你喜歡用刀同人爭鋒。那麼，現在你就先劈我一刀——我警告你，如果你不能以一擊就使我失去搏鬥能力，我將用刀鋒在你的臉上刻出一個十字！」

惡毒、陰險的神情像一隻毒蛇從何家明的眼睛中飛竄而過，可是，瞬間之後，他的目光又在被強姦的女孩似的委屈中變得潮濕了，同時，他灰白的嘴唇蠕動了幾下，不連貫地說：「可揭運祥是……是一個小人呵……。」

「是的，揭運祥是小人，可你又是什麼！一個虛偽的雜種，一個不敢裸露出你對我的仇視的東西！」袁紅冰狂怒了，他的聲音如同暴烈的雷電，炫目地閃耀起來：「我不用注視，就可以把你和涂亞傑、劉勇，或者還有王紅光渺小的靈魂一覽無餘——你們不過是想要製造、激化矛盾，瓦解內部董事會，從而使拓視公司脫離我確定的道路——危險、艱難的民主政治之路，然後，你們再安全地用腐敗權力所賞賜的罪惡金錢，滿足骯髒的物欲！」

從少年時起，每次肉搏之前就升起的血霧，又瀰漫在袁紅冰的視野中。他不得不伸出一隻手，攬住辦公桌的邊緣，才壓抑住竄躍

過去，抽出蒙古短刀，刺碎何家明眼睛裏的虛偽的衝動。他的手在辦公桌的邊緣上握得那樣緊，連指縫間都滲出了紫色的血；他急劇顫動的手臂使辦公桌像在強烈地震中一樣，發出刺耳的呻吟聲。

不知過了多久，袁紅冰視野中猩紅的血霧才漸漸消散了。他轉動了一下身體，將峻峭的背影對向何家明，語氣中滲出蒼涼的疲倦，沉聲說：「你走吧。不過，我仍然希望你明白，真正的勇敢者只應該把刀鋒指向狗官。同揭運祥這種怯懦的小人爭鋒，不能顯示勇敢，而只意味著恥辱，爲了渺小的物欲這樣做，那就是卑鄙了……。」

話還沒有說完，袁紅冰的聲音就消失在荒涼的沉默中。因爲，他忽然覺得，自己是在徒然地向一條生活於墓穴中的蛇，講述屬於金色日球的哲理。

也許是爲了通過與真理的對話，忘卻同腐爛的人性搏鬥而產生的污濁感，袁紅冰使自己狂醉於《民主與共和》的寫作中。他住在「聯創中心」自己的辦公室裏，很少回家看望妻子和女兒。每天從凌晨到中午，是他寫作的時間，下午他則拖著疲憊不堪的靈魂，走進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活動中。袁紅冰的體魄像荒野之狼一樣強悍，他可以像一縷捲裹著銀色雪塵的狂風終日在陡峭的山脊上竄躍，追尋艱險的情趣；他可以連續十六個小時駕駛吉普車，在一邊是懸崖，一邊是深淵的山路上飛馳而毫無倦意；他可以數日數夜騎在蒙古烈馬的背脊上，深入沙漠追趕黃羊，然後，用步槍準確地擊碎黃羊的頭顱；他可以在暴風雨中走進荒野，一直走向晚霞如血的天際，一直走過繁星滿天的長夜，一直走向另一個在苦艾草叢中燃燒的落日，而只要用利齒撕裂捕獲的野兔的咽喉，吸飲幾口火焰一樣燙人的血，他就會重新變得生機蓬勃。但是，幾個小時的瘋狂寫作，就會使他精疲力竭了，就使他的心的跳盪都艱難了，就使他感到近乎痛苦的疲累。不過，他喜歡沉迷於那種痛苦，因爲，那痛苦是純淨而高貴的，那是他在自己的心上雕刻真理秀美容顏所

必須摟抱的痛苦。

在《民主與共和》中，袁紅冰以獨創性思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法律觀念：

鑒於現代最先進的人群原則上也不過是在執行「文化復興」時期一代思想巨人的價值觀念的遺囑；鑒於兩個世紀以來自然科學的跳躍性進展，以及這種進展給人類帶來的福祉，使精神價值哲學異化為蔑視絕對價值觀，並崇尚自然規律的物性實用主義傾向——這種傾向不懂得，自然科學理性只能用於征服客體，而人類要征服自己則必須依靠絕對精神價值。袁紅冰提出，應當以生命的強化和美化做為新時代的絕對價值觀念的啓明星——在他看來，為了使生命的聖火悲愴而高傲地燃燒於虛無背景中，絕對價值就是永不凋殘的終極精神要求，只要這種絕對價值具有超越宿命的意志的神韻，而不追求使自己成爲壓抑精神發展的宿命，她就定然與自由一致；

以超越意志的目光，審視了人類從自然中脫穎而出的那一天起就對「社會正義」這個魅力無窮的概念，所做的種種解釋，袁紅冰提出，人道的、公正的生命競爭是生命的強化、美化之劍，而做爲這種生命競爭規則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社會正義」之冠上的明珠；

鑒於西方「個人主義思潮」中異化出一種個人絕對至上的觀念，同時，也鑒於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有意把民主政治描繪爲世界末日般的混亂狀態，袁紅冰對於一直被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學者視爲特定政體形式的「共和」概念，做出了價值觀念上的再解釋，即民主是人做爲個體存在的自由精神的支撐點，共和則是人做爲社會存在的自由精神的支撐點，由此，袁紅冰提出，民主必須以共和精神爲前提，共和必須以民主意識爲原則——共和精神和民主意識，這是體現社會正義的政治法律制度之鷹的雙翼，喪失了共和精神，民主將退化爲私欲橫流、道德淪喪的無政府狀態，喪失了民主原則，共和精神將退化爲罪惡的專制極權；

針對漠視法的道德基礎而對法進行實用主義膜拜的傾向，袁紅冰重提了法的合法性觀念，並以此做為重鑄現代法的道德靈魂的起點，同時，針對個體自由絕對至上的傾向對法所做的、保障醜化生命的個人權利的要求，袁紅冰提出了法的美學價值的觀念，說明法的道德素質之一，就是必須以美化生命為天職；

鑒於不加界定的私有經濟必將自然導致民主政治的經濟宿命論，也鑒於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不斷以陰沉的語調威脅中國民眾說，私有制會使中國重新回到古代帝王時期的地主專制的歷史中，袁紅冰提出了，公民財產個人所有制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的觀念，即這種個人所有制必須以公民權利受到充分、嚴格保障為前提，而基本人權既是公民用來抵抗政治權力的盾牌，也是束縛資本異化為剝奪人權的反人性力量的金鏈，所以，公民財產個人所有制的觀念中，就凝鑄著經濟的市場化要與政治民主化同步行進的含義——民主政治之花，是經濟發展趨向社會正義所必備的政治美色；

針對共產黨官僚集團把一黨獨裁的國家權力描繪為代表全民利益性權力的冠冕堂皇的謊言，袁紅冰提出權力公有的觀念，並對公有權力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做出了解釋；

鑒於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權力至上觀念甚至在相當一部分從事民主運動者的靈魂上，都蝕刻出了醜陋的倒影，袁紅冰提出，民主運動的政治團體最基本的政治道德素質之一在於，不能以權力為目標，而只應以建立民主共和政治為理想，並把自己對權力的要求置於社會正義實現之後的民主共和政治的選擇之下。另外，在《民主與共和》一書中，袁紅冰還討論了民主與共和政治下代表各種利益集團的社會團體的性質、特點和作用。

袁紅冰唯一感到遺憾的是，由於他試圖運用高度的策略方法，使《民主與共和》躲過專制政治的新聞出版檢查制度，而得以公開出版，所以，他只能以難解的學術性語言，而不能用通俗的語言撰

寫此書，同時，他也不能明確涉及極具政治敏感性的現代政黨政治的課題，而且，他也只能原則地提出「以高貴的人格淨化政治」的箴言，卻不能就政治骯髒化的原因，提出對專制政治獨裁權力的指控。

最令人黯然神傷的事，莫過於看到本來有翠綠希望的生命，在人性的墮落中枯萎。沉迷於寫作《民主與共和》過程中與真理的對話，可以使袁紅冰暫時忘卻了產生於對人性的失望的悲哀，而只有體驗到少年男女對真理的純淨期待，才能使那種悲哀昇華為血跡迸濺的歡欣。

就在涂亞傑之流由於金錢的誘惑而做出種種靈魂醜態的時候，袁紅冰恢復了授課的權利。當他重新走上闊別近三年半的北京大學講台的最初一刻；當他以峻峭的身姿，迎向階梯式教室裏如同明亮群星般瑩澈的少年男女的眼睛時，殷紅的激動，使他幾乎要潸然淚下，而那浩蕩的激動中崛起了對教師天職的確認：「我一定要在這群少年男女的眼睛上雕刻出火焰的神韻；一定要讓北京大學的靈魂——自由、民主意識，在燦若群星的眼睛裏做千年不息的燃燒；一定要讓那火焰熔鑄出與高貴的人格同在的智慧！」

第一次講課，袁紅冰就以精神的魅力，就以吟頌真理之詩般燦爛的語言，就以他卓然獨立、瀟灑而雄烈的風度，贏得了學生的普遍崇敬。而當他一邊授課，一邊在講台上走動時，一種彷彿踏著熾烈的沉思漫步在荒原上的感覺，使他的心沉醉了，沉醉於在翠綠的小白樺林間燃燒的深紅落日。

九三年春季，是袁紅冰同王海光接觸最頻繁的時期。他們經常就各自撰寫的理論著作進行思想交流，另外，他們同張顯揚先生一起，探討過編寫一本以批駁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專制理論為目的的政治辭典的設想，同時，王海光還將新聞出版署署長劉皋的秘書介紹給袁紅冰，共同研究了《當代百將論孫武》的編輯出版問題。

尤其令袁紅冰興奮的是，王海光的一位朋友，團結出版社社長

初步表示了出版《民主與共和》以及王海光撰寫的理論著作的意向，並要求袁紅冰和王海光在五月中旬將稿件交到出版社，接受出版社審查。

團結出版社社長名叫張鴻儒，這是一位神情凝重、目光坦蕩、氣質高貴的中年人。交談中袁紅冰得知，他曾是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的密友。於是，袁紅冰直視著張鴻儒，說出了一項傳聞，只不過他用堅硬的語氣，把這個傳聞鑄造成了不容懷疑的「事實」：「鄧力群和一群斯大林主義分子已經撰寫了百篇理論文章，他們準備鄧小平死後，用這些文章對鄧小平掘墓鞭屍——他們把鄧小平說成是地主資本家的代言人，並說鄧小平的經濟政策是極右，而『六四』鎮壓是極左。」

袁紅冰說出這個「事實」，是爲了通過張鴻儒把信息直接傳達給鄧小平家族，從而在鄧小平同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之間的裂痕上撒一泡尿。因爲，這種裂痕的火辣辣的存在，乃是《民主與共和》得以公開出版所必需的政治空隙。不過，很久之後，袁紅冰都爲他對張鴻儒說出了這個謊言而感到內疚，原因只在於張鴻儒有一雙誠實的眼睛。

在進行前面所有這些活動的過程中，王海光表現出的對事業的負責精神，對鐵血弟兄情感的忠誠，以及對理論的嚴肅態度，感動了袁紅冰，而且比他應該感動得還要深刻。這也許是因爲袁紅冰下意識地想以這種感動，來抹去由於涂亞傑日益裸露出的骯髒物性所引起的、他對人性的不信任。所以，雖然袁紅冰隱隱感到，王海光對事業的負責精神中好像時時有黃葉破碎的聲響，對鐵血弟兄情感的忠誠上似乎附著著同性戀般的污跡，對理論的嚴肅態度也顯得黏乎乎的，他卻仍然迫使自己被王海光感動。然而，就像粗俗的暴發戶把痰汁隨便吐在豪華飯店的地毯上一樣，命運很快向袁紅冰的感動上吐了一口膿痰。

在一個陰雲密布、沒有晚霞的黃昏，王海光來到聯創中心。他

聲音不自禁地微微顫抖著對袁紅冰講，他需要兩萬元錢買一套新住宅，並希望從聯創中心的資金中得到這筆錢，如果搞不到這筆錢，他很難安心撰寫他負責完成的理論著作，也無法按期在五月中旬交稿。

袁紅冰消瘦的面容立刻變得蒼白了，他漸漸眯細了眼睛，向王海光斜視，彷彿想要極其艱難地看清什麼，同時，他痛苦悸動的心卻被冷酷的思緒撕裂了：「他很清楚，聯創中心的資金是陳金貴利用腐敗的權力得到的，使這筆錢淨潔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它完全用於民主運動，而為個人利益哪怕花一份錢，都會使靈魂變得骯髒，都意味著跨過了高貴的人格和奸商的卑鄙之間的界限。可是，他卻仍然提出了這種要求，而且，竟然以渺小的威脅來支持他的要求——如果我不允許他把自己的靈魂弄髒，他就不按期完成他的著作。呵，難道我必須又一次直視人的靈魂在物欲誘惑下變醜嗎！」

袁紅冰的眼睛像風蝕的黑灰色岩石一樣暗淡，不過，那暗淡中有寒霜般蒼白的淚影在閃爍。他以狂亂的動作，將目光轉向寬大的玻璃窗，遙望西方的天際。因為，他不願意在崩潰的人性前垂淚；他羞於面對王海光那雖然看著他，但卻又像斜視著什麼東西的眼睛。可是，他的目光垂落之處，只有缺乏雷電風格的迷茫陰雲。

時間像一個老年乞丐的足步，蹣跚於寒意澈骨的沉默中。過了許久，袁紅冰緊閉的薄唇間，才發出一個蒼涼、疲憊的聲音：「等萬通公司總經理許諾的五萬元寄來後，你再買房子吧。」

萬通公司總經理名叫王功權。八九年「六四」事件過程中，王功權曾參與東北地區的民主運動，並因此而遭到當局短期監禁。九〇年出獄後，他離開東北，在著名民營企業家牟其中的公司中任職。當時，袁紅冰同王功權進行過幾次比較深刻的思想交流，互相都很欣賞對方。後來，由於對牟其中向江澤民過分獻媚的舉措產生了極大的反感，王功權和一群朋友離開牟其中的公司，前往海南，開展自己的經濟活動。九三年春，王功權到北京時拜訪過袁紅冰，

並向袁紅冰講述了他利用腐敗的權力，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就使萬通公司獲得數億元資產的操作過程。就在那次談話中，王功權許諾以五萬元資助袁紅冰個人的學術研究。

同王功權交往的這些情況，以前袁紅冰都毫無隱瞞地告訴過王海光。他本來決定把王功權向他個人資助的五萬元全部交到聯創中心，做爲民主運動的經費。現在，他準備從中撥出兩萬元，給王海光買房子了。在原則問題上，他的後退只能到此爲止，無論如何，他不會允許王海光爲個人利益而動用聯創中心的資金——寧肯讓他和王海光的關係破裂，他也不忍這種關係變得污濁。

在那個沒有晚霞的黃昏，不是從腳步聲中，而是從似乎一片沉重的陰影飄出房間的感覺中，袁紅冰意識到王海光離去了。他取出一瓶烈酒，倒進高腳杯。以前，他的手伸向斟滿烈酒的酒杯時，總會顯出格外生動的情態——就像要去深情地撫摸火焰一樣，可是，那天他伸出的手臂卻變得艱難了，而且不斷急速地震顫。

袁紅冰的手終於緊緊握住了高腳杯，而他驚人蒼白的臉上卻雕刻著艱難的痛苦——他是在同一種欲望搏鬥，那種想要放縱不羈地猛然高仰起頭顱，將烈酒傾倒進他猶如狂嘯般張開的雙唇間的欲望。在那一刻，袁紅冰清晰地看到了以往從不願意正視的自己靈魂的怯懦：他喜愛狂飲烈酒的原因之一，是不敢過分清醒地逼視人性，他想要生活在烈酒點燃的、狂亂而豔麗的雄性詩意中，以堅守他對於生命一定會高貴、美麗的信念。

在袁紅冰的緊握下，高腳杯猝然破碎了。從割破的手掌間湧出的血像一縷縷嫣紅的流雲，融於藍白色的酒液中，在桌面上橫流，而那桌面是黑色的。袁紅冰的目光變得狂亂了，他聲音嘶啞地低吼了一聲：「噢，這桌面應當有白雪覆蓋，只有純白的雪原才配做殷紅的猛獸之血的歸宿！」

然而，袁紅冰的目光很快便深深地垂下了——一直垂向地板，因爲，他不能再注視那黑色的桌面；因爲，他知道白雪不會在春天

飄落。

夜色如同黑暗、猙獰的虛無，而袁紅冰頭顱低垂的孤獨身影宛似一段殘斷的墓碑。終於，袁紅冰緩慢地抬起頭顱，劃著一根火柴，點燃了殘留在桌面的酒液，那從他的血融匯於其中的烈酒上騰起的銀色火焰，跳盪搖曳著，顯出格外熾烈的情態。可是，袁紅冰的目光卻閃爍起從未有過的、冷峻的清醒，清醒得猶如內蒙古高原冬日被凍裂的鋼藍色天空。

「讓詩意只留在我的哲學中，只留在《刻在落日上的箴言》中，只留在我的《自由在落日中》之上吧，而讓我注視塵世的目光只有冰冷的理性、堅硬的清醒……。」袁紅冰唇邊露出一縷只有夜色才能看到的冷酷的微笑，無聲地自語了一句。而隨後發生的事情證明，他也別無選擇，必須如此。

四月份，涂亞傑從外地回到北京不久，就傳出了一個消息：北京拓視公司的資產被涂亞傑、何家明、劉勇、王紅光分爲四股，由他們四個人分享；他們已經買了四套公寓，供自己居住。凝視著這個醜陋的消息，袁紅冰冷漠地一笑，想：「這四個傢伙準備享受奸商骯髒的豪華生活了……。」

幾天之後的夜晚，涂亞傑由拓視公司的財務主任王鍵陪同，來到聯創中心。這個小個子男人已經沒有勇氣單獨面對袁紅冰了。他縮起狹窄的雙肩，坐在沙發裏，頭顱低垂的姿態，使人覺得他好像要親吻自己褲襠間的雞巴，而他含混的鼻音中顫動起黏乎乎的鼻涕的韻味，說：「何家明、劉勇、王紅光要我來，我沒有辦法，只好來……他們要我告訴你，以後你就不要再過問拓視的事情了……他們是受到陳坡的支持。」說完，涂亞傑還沒有忘了發出一聲十分悲苦的、無可奈何的歎息。

不用思考，袁紅冰就看清了涂亞傑那用真實包裹起來的虛偽——何家明、劉勇、王紅光想使拓視公司脫離他的影響，這是真的；陳坡出於渺小的報復動機支持這些人，也是真的，但是，涂亞傑的

無可奈何卻是假的。理由只在於，袁紅冰已經賦予了他以拓視公司總經理的權威，如果他不同意，這種事根本不可能發生。

「涂亞傑在自願出賣了自己的白屁股之後，還想以強姦受害者的姿態，得到我的寬恕。」袁紅冰輕蔑地斜視著涂亞傑，厭惡地想。在努力跨過了厭惡之後，袁紅冰毫無表情地說——在他心目中涂亞傑已經死了，而對死於腐朽人性的屍體，不需要表情：「既然如此，你們就好自爲之吧。但是，你必須實現爲揭運祥投資組建出租汽車公司的承諾。你很清楚，我正在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你也很清楚，揭運祥這種小人一旦被金錢拋棄，就可能做出最喪失人性的事來。如果因爲你們之間的火拚引起當局的注意，影響了我的政治操作，我是不會饒恕你的。」

涂亞傑點了一下低垂的頭，表示他理解了袁紅冰爲他劃出的最後界限。然而，袁紅冰卻根本不相信那個低垂的頭顱表示出的理解。當涂亞傑準備離去時，袁紅冰向他走到門邊的猥瑣的背影，冷冷地說了一句：「你毀壞了一個事業。」

這句話使涂亞傑狹窄的肩頭驚懼地顫抖了一下，好像他聽到了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似的。

第二天，袁紅冰召集涂亞傑、何家明、劉勇、王紅光、陳坡、王海光，在聯創中心開了一次「最後的晚餐」式的會議。他召開這次會議是爲了對這些人的靈魂做出最終確認，同時，也是要通过他準備傳達出的信息，淡化已經名存實亡的內部董事會曾經有過的政治色彩，從而預防當局以內部董事會的政治意味爲藉口，進行政治迫害——袁紅冰又準備迎接一次失敗了。走上爲自由、民主而戰的命運之路那一天起，袁紅冰就清醒地意識到，他的意志必須堅強得足以面對無數次慘痛的失敗，並且必須能夠一次又一次，以血跡如花的足印，走出失敗的困境。而處於勝利的峰巔和失敗的低谷時，都是他最爲冷靜的時刻。

「從今天起，我正式退出內部董事會，以後拓視公司的經濟事

務，就由涂亞傑負責，我與拓視之間不再有任何關係。」袁紅冰以冷漠的語氣說出的這句話，表達了他召開這次會議的全部策略思考。因為，他宣布退出，而不是宣布解散內部董事會，就可以使這個原來的準政治組織自然轉化為涂亞傑等人的經濟性組織，而涂亞傑等人爲了保住奸商的特權地位，也必然會盡全力否定內部董事會原來的政治性。

在接下去的發言中，袁紅冰的聲音變得沉重而蒼涼了，就像從晚秋荒野上徐緩湧過的深紅的風：「希望你們不要完全忘記了，北京拓視中曾有過我們的兄弟情感，有過我們燦爛的理想，有過令我們沉醉的俠義精神，有過我們迸濺在一起的心中之血。也許有一天，你們會重新懷念這被忽視了的一切……。」

儘管袁紅冰的聲音上覆蓋著茫茫雪原般的情感，而且，那情感的意蘊是他生命意境的真實裸露，但是，他稍稍眯細的眼睛，卻像荒野之狼一樣，只有冷酷的野性意志的閃光，而沒有一絲情感的動盪。他就專注於用這樣的眼睛審視面前的人，根本沒有注意他們都說了些什麼。

涂亞傑一直低垂著頭顱，避免讓袁紅冰看到他的眼睛，袁紅冰卻忽然覺得，他似乎從來就沒有看到過涂亞傑的眼睛；何家明灰白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但是，只要看到那張臉的人都會感到，灰白色是一種最陰沉、險惡的色調；劉勇的臉像瘦騾子的屁股一樣呈現出黑灰色，同時，淺薄的得意神情酷似黏在騾子瘦屁股上的一片糞跡；王紅光，這個平常走路時習慣於以誇張地搖晃肩頭的姿態，顯示其豪俠氣概者，似乎感到了某種羞愧和內疚，不過，在他時而下意識地急速抽動一下的面頰上，那種羞愧和內疚很像就要被抖落的蛛網。

「這是一群眼睛不會被感動的小動物——不會被任何真、善、美所感動。他們本來是一群只配在物性的垃圾堆中揀拾卑賤生存的乞丐，是我驅趕他們走上一條可能使其成爲真正的人的陡峭山脊，現

在，他們卻要重新奔回垃圾堆去了。看來，陳坡說過的話是對的，『想要用這些人來搞政治，是在開玩笑』。可是，陳坡又怎麼樣呢？噢，他的臉多紅呀，真像發情的母猴屁股，給人以情欲的亢奮感。不過，他的眼睛深處還有一絲悲涼，那是人性的痕跡。是的，他亢奮是愚蠢地以為可以因我退出內部董事會，使他得到重新控馭拓視公司、接近金錢的機會，而他的悲涼似乎說明了，他對於凋殘的戰友之情，還有幾許懷戀，他為接近金錢產生的亢奮，還有高於金錢的含義……王海光一直沉默著，然而，我能從他的沉默中聽到焦灼。無論沉默，還是焦灼，都是由於他跟不上我的智慧和情感的步調——他想要幫助我，但卻不知道該如何做……。」這些思緒像縷縷灰霧，從袁紅冰那凍裂的荒野般空曠的意識中，無聲地飄過。

會議結束後，涂亞傑單獨留下來。他聲音顫抖地說：「我和他們商量過了，給出租汽車公司投資，必須以揭運祥不當總經理為條件。否則，不能投資。」

袁紅冰意識到，涂亞傑聲音顫抖是由於恐懼——他太瞭解袁紅冰那顆疾惡如仇的心，太瞭解袁紅冰雄烈銳利的個性了，他知道袁紅冰不會饒恕他，但是，他仍然敢說出這句最後通牒式的話，也是因為他太瞭解袁紅冰了——他明白，在袁紅冰的心目中民主事業高於一切，而處於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過程間，袁紅冰一時還無暇懲罰他。」

為了不使低級糾紛激化，影響政治活動，袁紅冰只能接受涂亞傑的條件。他決定任命另一個人為出租汽車公司的總經理，而由揭運祥擔任副總經理。袁紅冰認為，副總經理的位置還是可以滿足揭運祥對金錢的欲望，從而使他不致於做出喪失理智的舉動。但是，袁紅冰很快就發現，即便以最具獸性的惡意來審視，他仍然把人性看得太高貴了。

「北京拓視」給出租汽車公司投資之後，涂亞傑立刻向新任總經理提出要求：將揭運祥驅逐出公司，並由何家明擔任副總經理。顯

然，涂亞傑以小女人式的精明，看清了袁紅冰的弱點——爲了確保正在進行的政治活動順利完成，袁紅冰暫時不會拔刀相向。這個小個子男人正想利用這一點，一勞永逸地排除袁紅冰對他的奸商經濟的最後一絲影響。同時，揭運祥改任副總經理的當天，就對袁紅冰表現出陰鬱的仇視。他似乎片刻之間就忘記了曾經說過，「這個世界上，我只允許我的母親和您袁老師責罵我，連我的父親都不敢罵我。」；忘記了他曾經說過，「我願意爲您袁老師赴湯蹈火，萬死不辭。」而從揭運祥的仇視中，袁紅冰感到了正在逼近的危險。

早在九三年元旦期間，柴治國就曾特別提醒過袁紅冰，一旦大規模展開爲民主運動創造經濟實力的活動，就要特別警惕當局以經濟犯罪的名義，對民主力量實施政治打擊。其實，無須柴治國提醒，袁紅冰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此點。

不受限制的權力本來就有腐敗的天性，以反腐敗爲主要意志表現之一的「六四」民主運動被坦克車壓碎於天安門廣場之後，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權力就開始了一個更加肆無忌憚的腐敗過程。在權力普遍迅速腐敗的情況下，以行賄，即以金錢收買權力，是經濟實體存在的最重要的條件，或者說，腐敗權力是一片只允許奸商經濟的毒菌生長，而使公正競爭的種子腐爛的污穢土地。正像腐敗是獨裁權力的天性一樣，偽善也是腐敗權力的天性。而且，越是腐敗，共產黨官僚集團便會越是聲嘶力竭地賭咒發誓要反腐敗，並不時裝模作樣地來一番煞有介事地表演，從而替骨頭都已經霉爛的權力穿上一件道德的迷彩服。

由於腐敗是獨裁權力的基因，所以，徹底的反腐敗就意味著專制政治的自殺，當然，那是一種值得刻在太陽上的、光榮的自殺。不過，視獨裁權力爲生命的鄧小平、江澤民、李鵬之類頑固的專制主義者，顯然不會追求這種自裁的光榮。因此，所謂反腐敗，就成爲共產黨官僚集團內部不同派系進行各個層次上的權力鬥爭的一種方式，而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將被當做一塊臭肉，獻上共產主義偽善

的道德祭壇。在整個共產黨官僚集團黑手黨化的狀況下，更是如此——所有國家都可能產生腐敗現象，各個國家產生這種現象也有不同或相同的原因，但是，現代中國權力的怵目驚心的腐敗，則是以專制政治為其黑色的根。

除了權力鬥爭的失敗者之外，「太子黨」以及「秘書幫」轉化而來的奸商，不可能成為當局反腐敗的對象，因為，他們是專制權力的血緣和利益基礎。而涂亞傑這類與腐敗權力的關係還處於較為脆弱狀態的奸商，則最可能成為專制政治進行道德表演的道具。涂亞傑與揭運祥之間的物欲角鬥，就像兩隻老鼠在爭奪一塊腐屍，爭奪得如此激烈，以致於完全沒有意識到，專制政治的老貓正在旁邊陰鬱地瞪視他們。物性貪欲使涂亞傑愚蠢到了這樣的程度：他似乎死乞白賴地想把自己的細脖子，伸到斷頭台上一——他是在逼迫揭運祥把他的經濟犯罪暴露在陽光下。

依據涂亞傑由深刻自卑感所產生的對人的普遍仇視的陰暗心理，袁紅冰判定，涂亞傑一旦受到刑事追訴，勢必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經濟犯罪，描繪為一種民主政治目的下的行為，從而使他由經濟犯罪的首犯，降低為受袁紅冰、柴治國政治指導的小角色，並以此來逃避罪責。儘管袁紅冰從未參與過涂亞傑的經濟操作；儘管涂亞傑即使這樣做了也未必能減輕罪責，但是，袁紅冰相信，涂亞傑一定會這樣做，理由只在於涂亞傑有一顆自卑的、物性的、仇視人類的心，那樣的心會在看到別人的苦難、失敗時，感到黑色的狂歡——而當他處於痛苦和失敗境地時，就更渴望看到別人的失敗。涂亞傑如果這樣做了，就會為共產黨官僚集團無情地鎮壓民主運動，提供具有一箭雙鵰效應的風流罪名——通過這種鎮壓既可以證明當局反腐敗的「決心」，又可以打擊專制政治的反叛者。

做出上述判斷之後，袁紅冰意識到，他現在能做的事，就是暫時安撫住揭運祥因物慾不能滿足而產生的痛苦和激怒，以避免揭運祥同涂亞傑之間的矛盾爆發為極可能影響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

障同盟」操作的激烈衝突。

五月初的一天的傍晚，袁紅冰通過電話要揭運祥到聯創中心來。揭運祥在電話裏沉默了很久，才勉強答應了。一個小時後，當揭運祥面色陰沉地走進房間時，袁紅冰忽然覺得，自己似乎是在努力想把一條剛吃過腐屍的、眼睛血紅的野狗，馴化成高貴的獵犬。

「他媽的，拓視是大家一起幹起來的，現在涂亞傑、何家明這些王八旦想把我趕出來，就像趕走一個要飯的！我饒不了他們，我要公開揭發他們行賄的罪行——我得不到錢，他們也別想做發財的夢！」揭運祥惡狠狠地說，他的脖頸由於陰沉的憤怒而脹得比頭顱還粗，這使他看起來很像一條蛔蟲。

「是的，我們要懲罰他，但不是現在。要等待機會，等到他們內部分裂的時候再動作——他們是因為貪欲結合在一起的小人，貪欲也一定會使他們分裂。到那時再懲罰他們，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煩。」袁紅冰乾澀地說，並且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他發現，自己的聲音是那樣蒼白，那樣缺乏感染力。

「不！」揭運祥第一次對袁紅冰說出一個「不」字，「我不能再等了，再等我就要發瘋了，就要氣死了，我要同他們玩兒命——身無分文的乞丐還怕和暴發的資本家玩兒命嗎！」

「這是一張同任何稍微高貴一些的神情都無緣的臉……。」袁紅冰厭惡地看著揭運祥那張痛苦抽搐的、布滿了膿瘡疤痕的黑臉，下意識地想。在艱難地沉默了片刻之後，他聲調疲倦地說：「既然如此，你現在就給拓視打電話，把你準備做的事情告訴他們，這也許會使他們清醒。」

袁紅冰之所以說這句話，是因為他知道，如果由他把揭運祥的心態告訴涂亞傑，那麼，涂亞傑愚蠢的小聰明會以為這是他編造出來的威脅，而由揭運祥自己講出他的心態，則可能使涂亞傑意識到真正危險，從而與揭運祥就金錢問題，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妥協——為了使預定在五月份即將宣告成立的「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

不受意外的干擾，袁紅冰不得不試圖保護涂亞傑了。

「打電話告訴他們？那毫無用處！涂亞傑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的傢伙！」揭運祥如同飢餓的鬣狗似的，發出聲音嘶裂的咆哮，那聲音中顫抖著像是一塊腐肉突然被搶走了般的、污穢的憤怒。

揭運祥離去了。袁紅冰的身體蜷縮在沙發的角落裏，急速地震顫，彷彿被寒意澈骨的火焰燒灼著一樣。他覺得，他那曾被內蒙古高原上的雷暴雨洗得像萬里藍天般淨潔的靈魂，似乎黏滿了污跡；他那曾在內蒙古高原的銀色暴風雪中沐浴過的英俊秀美的心上，好像有無數灰白的蛆蟲在蠕動。袁紅冰的眼睛裏狂亂地閃爍起了破碎的痛苦，驟然發出了一聲慘厲的嘶嘯：「我怎麼竟使自己處於這樣的境地呵——必須同一群耗子在腐臭的陰溝裏翻滾！」

袁紅冰竭盡全力掙扎著，想使自己的意識擺脫那種骯髒感，並以清醒的思維，面對正在逼近的危險。同揭運祥談話的結果使他隱隱聽到了危險的陰沉腳步聲。然而，他卻無論如何不能在冷靜的邏輯中進行思索，而只有一個個殘破的思想像無頭的屍體，從他紛亂起伏的野草般的意識中，踉蹌走過：「涂亞傑和揭運祥這兩條狗之間，矛盾的激化難以避免了……涂亞傑的經濟犯罪一旦暴露，必定會試圖讓我來為他的經濟罪行承擔政治責任……那樣一來，當局就有了用最殘酷的方式鎮壓「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藉口，因為，我是同盟的思想發起人和實際組織者。噢，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我將愧對同我一起悲壯地踏上組建自由工會之路的戰友……看來，應當暫時推遲同盟正式成立的時間了……那麼，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是的，搶在涂亞傑和揭運祥的矛盾爆發之前，把《民主與共和》的書稿，還有王海光的理論著作，交到團結出版社去！」

想到這裏，袁紅冰立刻撥通了王海光的電話，詢問他何時能夠完成寫作。話筒裏先是呈現出一片黏乎乎的沉默，然後，王海光的聲音像一隻斷了腿的年老母蜘蛛，從那黏乎乎的沉默中爬了出來：「我……我還要修改，我不能按時交稿……。」

袁紅冰只從王海光的第一句話中就意識到，王海光要實現他半個月前的威脅了——不能從聯創中心得到爲自己購買新住宅的兩萬元錢，他就不能按時交稿。袁紅冰的手彷彿要扼死一條毒蛇似的，緊緊地握住話筒，而他猙獰瞪視著的眼睛前面，又瀰漫起了猩紅的血霧。驟然之間，袁紅冰的激憤猶如錢塘江潮的怒濤，擊碎了理性的堤壩。他暴怒如雷地對著話筒咆哮起來：「你是孔子故鄉生長起來的人，你怎麼能不講信義，你答應過五月份交出書稿，你怎麼能不一諾千金——你是一個毫無信義的卑鄙小人！」

袁紅冰扔下了話筒，像一隻狂怒的雄豹撲向牆壁，用手指在冰冷的牆壁上撕扯起來。如果王海光此時在房間裏，袁紅冰會殘忍地攫住他的雙肩，露出慘白的牙齒，將他的脖頸血淋淋地撕裂。當袁紅冰終於稍稍平靜了一些之後，他重新撥通王海光的電話，冷峻如鐵地說：「最後，我只希望你還能堅守一個原則——君子絕交無惡言。」

動作緩慢、沉重地放下話筒之後，突然襲來的眩暈感使袁紅冰不得不靠在牆壁上，然而，那牆壁卻像一片空虛的灰霧。袁紅冰的身體無力地滑落向地毯，而他空洞的靈魂卻像一片枯葉，繼續向沒有山風迴響的死寂深淵中飄落。他面容慘白得沒有一絲血色，眼睛猶如一隻被逼到角落裏的野狼似的，閃爍起兇殘、冷酷的亮光，那是破裂的孤獨感和銳利的痛苦鑄成的、寒光炫目的兇殘和冷酷。他堅硬的、峻峭的心第一次由於必須逼視無能爲力的絕望，而崩塌了。不過，那對人性的絕望間，還殘留著永遠不會癒合的傷痕——那是生命必須優美的信念燒灼出的悲愴而殷紅的傷痕。

第四十二章

袁紅冰端坐在聯創中心位於海南飯店五樓的辦公室裏。他變得驚人消瘦的面容，猶如布滿血鏽的古代蒙古勇士的鎧甲，呈現出憔悴的青銅色；臉上痛苦的羞愧之情像懸崖間裸露的、被狂風吹裂的岩石一樣怵目；他蜿蜒著道道雷電軌跡似的枯紅血絲的眼睛，透過寬大的玻璃窗，向西方遙望——他正遙望覆蓋在燕山山脈鋼藍色群峰之上的蒼茫晚霞。那天的晚霞紅得像雄豹之血；紅得讓袁紅冰心疼。

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下午，袁紅冰把推遲成立「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決定，告訴了王仲秋和王家其。。是袁紅冰以熾烈的激情鑄造了成立同盟的意志，是他以堅硬的意志把同盟成立的日期定在桃花飄落的五月，也是他不久前還以高貴猛獸般的語調，告訴他的戰友，同盟將在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的旋律中宣告成立。然而，今天又是他，不得不決定推遲同盟成立。對於一個將「一諾千金」的箴言視為生命原則的剛毅男兒，這是一種比大漠中孤獨的千里跋涉更沉重的艱難。

王家其和王仲秋聽到袁紅冰說出他的決定時，都默默地把失望的目光移開了。袁紅冰知道，只是由於對他的尊敬，王家其和王仲秋才沒有提出異議。同時，袁紅冰從他們失望的沉默中觸摸到了對

自己的疑惑——他們把他的決定懷疑為怯懦。袁紅冰為此而羞慚了。他高傲的心可以無視一切對他有意或無意的惡意理解，但是，哪怕有一絲對他的英雄風格的疑惑，都會使他感到飄散著猩紅血腥氣的侮辱和刀劍劈裂的傷痕般敏感的痛苦。那天，還是生平第一次有人對他的勇氣提出質疑，儘管是以沉默表現出的質疑。然而，他卻不能解釋決定推遲同盟成立的真實原因，因為，那種解釋不符合在秘密警察統治下進行民主運動的策略原則；因為，他不願意講述涂亞傑、揭運祥等人的人格墮落——他不屑於談論骯髒。

「看來，我不僅要承擔起鑄造社會正義的職責，不僅要承擔中國的自由民主那血淚浸透的苦難命運，還要承擔戰友的誤解。既然如此，就讓我做一個負重者吧。」當時，袁紅冰冷酷地微微一笑，這樣想著，並離開了王家其和王仲秋，回到聯創中心經理辦公室。他只能像孤獨的受傷的狼一樣，默默地躲在野草叢深處，舔去自己被羞慚的痛苦撕裂的心上那斑斑血跡。

袁紅冰之所以最終決定暫時停止同盟的籌建活動，乃是因為一件他早已預料而又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發生了。

幾天前，袁紅冰從陳坡處得到一個消息，揭運祥給涂亞傑看了一份他找人撰寫的題名「陽光下的罪惡」的揭發材料，材料中不僅敘述了涂亞傑利用行賄手段騙取數千萬元國家貸款的行爲，而且還指明，袁紅冰和張顯揚這兩個「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是北京拓視公司的政治支柱；同時，揭運祥還向涂亞傑發出了最後通牒式的要挾：如果不滿足他對金錢的欲望，他就要把這份揭發材料交給當局。

這件事後的第三天，揭運祥和戴海昆就糾集了二十多個人，攜帶棍棒和刀械，闖入奧林匹克飯店，從設在飯店七樓的拓視公司總部，搶走了大批文件，並將當時在場試圖阻止他們的王紅光打成重傷。

涂亞傑、何家明等人的反應是，一方面各自從家鄉召來一批打

手，保衛拓視公司，另一方面，通過陳坡與崔武年的關係，用重金買通崔武年的一個朋友——北京市公安局糾察大隊隊長，從而動用大批全副武裝警察，以搶劫、傷害的罪名，對揭運祥和戴海昆進行大規模搜捕。

幾天來，袁紅冰一直冷冷地斜視這群下賤、渺小的動物因低庸的物欲爭奪而演出的醜劇，不過，他關注的不是這幕醜劇本身，而是醜劇後面的危險。早在九二年秋，憑藉在大學本科學習時獲得的刑事偵查學知識和警覺的天性，以及他在秘密警察系統內部的某些關係傳出的信息，袁紅冰就感覺到，他已經處於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視之下。現在，發生於豪華的奧林匹克飯店內的流血衝突，極可能把他和拓視之間的關係，甚至他最初組建拓視的政治目的，暴露在秘密警察監視的目光下。如果揭運祥被抓獲，勢必會向當局交出那份揭發材料「陽光下的罪惡」，從而極可能導致涂亞傑受到經濟犯罪的指控；涂亞傑一旦成爲囚徒，必定會交代出他和袁紅冰、柴治國等人組成六人鐵血兄弟結盟的事情，以求得到當局對他的寬恕——袁紅冰關注的就是如何斬斷這條多米諾骨牌似的危險的鏈條。袁紅冰意識到，涂亞傑的眼睛被陰鬱的物欲之火燒瞎了，除了金錢之外，他已經看不清任何事物，哪怕是掙掙的危險；只有陳坡和崔武年還可能因爲受到理性的啓示，從金錢點燃的狂熱中冷靜下來——他們如此盡力幫助涂亞傑同揭運祥爭鬥，顯然是試圖以其支持，從拓視換取金錢。

一天前，柴治國來到了北京。按照原來的約定，他是來同袁紅冰商討成立「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行動的最後細節。可是，現在袁紅冰卻只能請柴治國一起品嚐腐爛人性的臭狗屎般的味道了。昨天袁紅冰去機場接柴治國，返回市區的路上，袁紅冰以乾巴巴的語調向柴治國說明了拓視的危機。當時，他就發現，柴治國像呼吸到狗糞的氣息一樣，現出了厭惡難耐的神情。

以前，柴治國到北京做暫短停留，袁紅冰總是幾乎每天都同他

在一起。他們即便是默默地相對而坐，也能沉醉於兩個真實、高傲的生命互相撞擊發出的金石般的迴響中。然而，今天，一種沉重的負疚感卻像生鏽的鐵鐐束縛住了袁紅冰的雙腳，使他遲遲不願去面對柴治國。

「是我把涂亞傑和王海光推薦給柴治國，是我力主吸收他們加入鐵血弟兄同盟，是我使柴治國不得不在飄浮著老鼠和蜥蜴屍體的腐臭人性的沼澤中翻滾。如今，我該怎樣向他解釋所發生的事情呵！」袁紅冰的目光像被灼傷了似地顫抖著，艱難地想。等晚霞凋殘了之後，袁紅冰才走出了聯創中心辦公室，而他素來堅硬、迅捷的腳步卻如同踏在深深的流沙中般遲緩。

袁紅冰心情沉重地來到柴治國下榻的盛唐飯店，心情沉重是因為他不知該向柴治國說什麼。但是，當他動作僵硬地推開房門，終於面對柴治國時，袁紅冰立刻感到，他不必向柴治國做出任何解釋——由於睡眠不足，柴治國充血的眼睛上彷彿覆蓋著深紅的灰燼，而袁紅冰從那雙疲倦的眼睛裏看到了浩蕩的理解，就像晚霞漫過的無邊荒原對落日的理解。

「成立勞動者同盟的事要暫時放一放了，現在應該思考如何走出困境。」柴治國裂開道道暗紫色血痕的嘴唇間傳出的聲音，在蒼涼長歎的韻律中深沉起伏著，但那是猶如從裸露的岩石邊吹過的荒野之風般的長歎：「我最擔心的，就是你的性格太暴烈，擔心你同這群小人發生流血衝突。如果那樣，就很可能給事業造成可怕的傷害。你要明白你在中國民主運動中的地位。這群小人不配成為我們的對手，同他們爭鋒不是英雄。你要克制，你要忍耐。有時候，勇敢堅強是通過超群的忍耐力表現的。應當使自己銳利的個性成為向專制挑戰的鋒芒，而不能對自己失去控制，使自己的個性變成傷害自己事業的刀劍。」

袁紅冰的唇邊現出一道豎直的、深刻的皺紋，像是千年的狂風在青銅色燧石上刻出的傷痕。他默默地聽著柴治國的話語，冷峻而

堅硬地想：「必須做出最大努力，以理性阻止庸俗小人之間的物欲爭鬥可能給事業造成巨大危險的趨勢，哪怕爲此而忍受屈辱——這是我爲自己曾錯誤地相信涂亞傑所必須承擔起的責任。至於如何處置這群見利忘義者，那是以後的事情。」

在那一刻，袁紅冰的靈魂一片荒涼，沒有浩蕩的詩意，沒有豐富的情感，只有屬於理性的冷峻和堅硬。

這天下午，柴治國就打電話給陳坡，要他約涂亞傑等人，晚上到盛唐飯店來會面。第一批趕到的，是涂亞傑和何家明。那天，涂亞傑的五官像是拙劣的畫家在一塊蒼白的裹屍布上塗抹出來的醜陋漫畫。他縮起狹窄的肩頭，低垂著頭顱，走進房間。就是在柴治國同他握手時，他的目光也只飄落在柴治國的褲襠處。在沙發間坐下之後，涂亞傑摘下眼鏡，習慣地用手在臉上揉搓起來，以遮斷柴治國向他的眼睛逼視的視線。然後，涂亞傑用哼哼唧唧的鼻音說：「你看，發生了這種事……王紅光被打得頭破血流……。」說到這裏，涂亞傑的扁鼻子裏發出了痛苦難耐的哽咽聲。

「他顯得多麼悲哀，似乎這一切衝突都不是他有意製造的——爲了通過分裂，使拓視公司脫離民主政治而製造的。是的，此時他藏在褲襠裏的屁股一定爲王紅光挨揍而樂開了花。噢，我怎麼竟會把他引爲鐵血弟兄，除了長著幾根稀疏、枯萎的鬍子之外，他完全是一個陰險的小女人呵！」袁紅冰輕蔑地斜視著涂亞傑，無言地想，竭力壓抑住作嘔的感覺。幾乎是從拓視公司成立的第一天起，涂亞傑就抓住每一個機會，在袁紅冰面前把王紅光說成是一個愚昧無知的街頭無賴，要求袁紅冰撤掉王紅光的拓視副總經理職務；而事實上，在此之前又是涂亞傑鄭重地把王紅光做爲一個極有俠義精神和社會正義感的人，介紹給袁紅冰的。

何家明向來沒有表情的灰白的臉，第一次裸露出傲慢、得意的神情，語調陰沉地說：「我們已經要公安局派出一個排的武裝警察，開著警車到揭運祥和戴海昆的家裏搜捕過了，他們的家裏人嚇

得屁滾尿流。我們一定要抓住這兩個傢伙，必要時，就以他們的老婆孩子爲人質——現在事情還沒有完全弄清，抓住他們就可以弄清了，如果查出誰暗中支持他們，這個人也不會有好結果……。」

袁紅冰眼睛裏驟然掠過的一道冷酷的閃光，使何家明的話中斷了。他同袁紅冰對視了片刻，慢慢垂下了陰鬱的目光。從何家明的話裏，袁紅冰意識到，何家明一定在散布揭運祥的行爲是受到他支持的謠言，而何家明這樣做的目的，是試圖把王紅光的憤怒引向袁紅冰，以滿足他報復的欲望——爲了袁紅冰曾數次斥責過他的不人行爲而進行報復。

想要一拳擊碎何家明臉上灰白的傲慢和得意的暴烈衝動，使袁紅冰峻峭挺直的身體微微顫抖起來。他緊緊咬住牙齒，才抑制住心中騰起的萬丈殺機。爲了不做出踏碎理智的行爲，袁紅冰要涂亞傑和他一起走出房間。

在飯店舖著紅地毯的走廊邊的沙發上坐下後，袁紅冰語言明確、簡潔地告訴涂亞傑，他絕不會以民主事業爲賭注，加入涂亞傑和揭運祥之間的低級糾紛——他知道，涂亞傑最恐懼的莫過於他支持揭運祥；他也清楚，恐懼會使涂亞傑這個自卑而怯懦的小人像垂死的耗子一樣露出牙齒。

然後，袁紅冰的聲音裏凝結著理性的寒冰，說：「既然你已經用錢買通了公安局，首先就要通過警察把揭運祥、戴海昆搞的那份材料——『陽光下的罪惡』收回，這份材料如果散布出去，後果是可以想見的。其次，你要清醒地認識到，必須在公安局就解決揭運祥、戴海昆的問題，而不能把他們送上法庭。因爲，一旦進入審判程序，你買通的警察就不起作用了。即使你連法院都能買通，也難以有效地阻止揭運祥對他的辯護律師講出你的經濟犯罪活動。」

袁紅冰沒有看低首縮肩地坐在旁邊的涂亞傑，但是，他能感到，涂亞傑的沉默像一片骯髒的陰影，開始恐懼地顫抖了。過了好一會兒，涂亞傑的聲音終於猶如一段被斬斷的蛇，以痛苦的情態在

沉默中掙扎扭曲起來：「別的都好辦，就是王紅光這隻蠢驢口口聲聲說要殺死揭運祥，還說要把他的老婆孩子抓到拓視來……真要出了人命，局勢就沒辦法控制了……。」

「他難道真認為金錢如此可愛，以致於值得使自己陷入這種可憐的境地嗎！」袁紅冰困惑地想著，向涂亞傑望去。可是，當他看到掛在涂亞傑鼻端的一滴急速閃動的灰黃色鼻液時，袁紅冰立刻又厭惡地將目光移開了。他迅速站起來，就像把一根骨頭扔給搖尾乞憐的狗一樣，給涂亞傑扔下一句話：「你只需做兩件事，一是繼續用你的錢去收買警察，一是告訴何家明不要再玩兒火。王紅光的問題由我來解決。」

涂亞傑、何家明離開不久，王紅光來到了盛唐飯店。平常王紅光總喜歡在臉上做出硬漢的神情，並且表現出從港台電視片中學來的黑社會人物的瀟灑風度。可是，今天他卻一點兒也不硬漢，一點兒也不瀟灑。由於受到猛烈的擊打，他的臉變得像一個閃光的紫茄子，在腫脹得似乎要破裂的面頰的映襯下，他本來就狹窄的額頭顯得更加微不足道，而應該被忽略了。

王紅光顯得既沮喪，又暴怒地走進柴治國的房間，他帶來的兩個人卻留在門外。那兩個人雞嘴猴腮，戴著墨鏡，模仿港台黑社會頭目的打手的樣子，將雙臂抱在胸前。袁紅冰裝出痛心的神態，緊緊地、短促摟抱了一下王紅光的肩頭。這是袁紅冰一生中唯一一次以虛假的熱情和冰冷的心，摟抱別人。因為，他已經不把王紅光視為人，而把他當做一塊需要用理性處理的物質。不過，那一瞬間，他仍然感到自己很骯髒——以冰冷的心來熱情地摟抱，是骯髒的。

王紅光那雙在腫脹面容的擠壓下，像兩道發炎的裂縫似的眼睛裏，閃爍起幽藍的光亮，在沙發上坐下後，他兇狠地說：「挨揍是好事，我本來正活得無聊，這下我有事可做了——揭運祥、戴海昆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追殺到底！」

袁紅冰從側面看著王紅光那扭曲腫脹的、怪模怪樣的臉，下意

識地微微皺起眉頭，彷彿他面對的是一個怪誕的難題。一時之間，袁紅冰不知該如何說服王紅光。此時，這塊被挨揍的屈辱和報復的衝動點燃的物質，似乎沒有任何可能在稍微廣闊一些的精神視野中，理解生命的意義。

「他們跑不掉的，我已經出錢讓崔武年通過北京市公安局糾察大隊隊長，買到了一份通緝令！」王紅光說，並且從懷裏掏出通緝令，晃動了一下。

看到通緝令，袁紅冰的心情立刻變得輕鬆了一些。他覺得，根本不必試圖說服王紅光，剛才對王紅光的虛假摟抱也完全是多餘的——王紅光根本不敢殺人，他是個色厲膽薄的傢伙，他骨子裏是一個怯懦的動物，他甚至連黑社會人物的黑色的勇敢精神都沒有，否則，他就不會去買通緝令，就不會藉諸警察的力量進行個人復仇了。

王紅光帶著他的保鏢走後，柴治國結實的軀體像一段石柱，端坐在床頭，而他那沉鬱、蒼涼的神情，猶如垂落在石柱上最後一片深紅的殘破晚霞。柴治國向牆壁逼視著，發出一聲色調宛似雷暴雲般的長歎，說：「這些人多壞，他們竟能想到利用別人的老婆孩子做人質，他們竟能不顧一切地做出用錢來收買警察的事——他們根本沒有一點兒男人味兒……他們如果敢對我的紅冰不利，我就帶人用衝鋒槍把他們全打死！」

然而，柴治國的最後一句話卻使袁紅冰感到了某種羞辱，他睜細的眼睛裏閃耀起刀鋒般銳利的寒光，冷峻地說：「不必由你費心——必要時，我會處置他們。」

早在少年時代走上知識青年流浪漢的命運之路起，袁紅冰就經歷過流浪漢之間的無數次慘烈的肉搏，並以其冷酷和勇敢贏得了「野蠻人」的稱號。慘烈的肉搏曾是他魅力如花的生命情趣。涂亞傑、何家明、王紅光以及他們的打手，在袁紅冰看來不過是一群小動物。他自信，只憑他一個人，一柄出鞘的蒙古短刀，他就足以像

躍入狗群的雄豹一樣，對那些傢伙做血腥的橫掃。只是如同無法逾越的絕壁般聳立在面前的對民主事業的責任感，阻止他那樣做。可是，他多麼希望能兇殘、冷酷地撕碎那種堅硬的責任感呵。

袁紅冰下意識地露出牙齒，神態痛苦地想：「噢，野蠻時代的人是幸福的，他們可以狂醉於燦爛野性的展現中，而毫無顧忌！」

那天深夜最後來到盛唐飯店的是陳坡。他顯然剛喝過很多酒，臉紅得像桃花，不過那種桃花的嫣紅只有在少女嫵媚的面容上才意味著美。酒可以使有的人變得生動、華美，也可以使有的人變得可笑，而陳坡是後者，至少那天晚上是。

陳坡邁著同他低矮的身材極不相稱的、跳盪的步履，走進房間後，不斷以誇張的姿態揮舞細瘦的胳膊，狂熱地嘶聲喊道：「一定要同揭運祥拼到底，哪怕花一百萬元，也要買下他的頭！」

袁紅冰冷冷地看著陳坡那在誇張的語氣和動作中進行悲壯表演的矮小軀體，厭倦而輕蔑地想：「聽他的口氣，他已經以拓視的主人自居了。他做這種亢奮的表演，是因為他把這個事件視爲他控制拓視、接近金錢的機會。看來，金錢比無知更能讓人變得愚蠢——他很快就將發現，涂亞傑、何家明這些患有金錢飢餓症的狗，不會把自己咬住的骨頭分給他的，連一小塊都不會。」

也許是柴治國和袁紅冰血鏽般堅硬的沉默，使陳坡感到他聲嘶力竭的喊叫是蒼白的，可笑的，於是，他便故意做出踉蹌的步態，衝到床邊，重重地摔在床鋪上。這時，柴治國一直壓抑著的憤怒突然爆發了。他威猛地逼視向已經仰臥在床上的陳坡，像黑色的巨虎一樣咆哮起來：「你在向誰示威！向我們示威，你是看錯了對象！你多了不起，要拿一百萬元買人頭！且不說那個錢是不是你的，還有疑問，就算是你的，你竟然要做這種事？！你自命爲政治家，政治家會做這種事？不，聰明一點兒的政客也不會做這種雞巴上掛鐮刀的危險事——你不是政治家，甚至也不配做政客，你是一個煽風點火、混水摸魚的小人！」

在柴治國咆哮的過程中，陳坡一直像由於喝多了酒而昏睡過去似的，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不過，袁紅冰發現，陳坡的眼皮在不停地、慌亂地抽搐著。

柴治國在北京停留了三天，便返回內蒙古。送走柴治國的當天下午，袁紅冰來到美籍華人江源設在友誼賓館內的優康公司總部，找到崔武年。當時，經陳坡介紹，崔武年認識了江源，並成為優康公司的兼職顧問，負責優康公司同天津市政府在武清縣合作開發一個工業園區的籌備工作。雖然崔武年還是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副司長，但是，他已經把主要精力用在這個工業園區的籌備工作上。

自從九二年深秋大鐘寺飯店聚餐會之後，袁紅冰同崔武年的關係就逐漸密切起來。經過幾次思想交流，袁紅冰感到，崔武年對於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理解比較深刻。八九年之前，崔武年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任職期間，還認為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可以從共產黨官僚集團內部，逐步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由於對「六四」學生運動的同情而被趕出中共中央組織部這個核心權力機構之後，崔武年得出一個結論：「共產黨是不可改造的」，而中國民主的發展前景，要取決於共產黨像日本的自民黨和台灣的國民黨那樣的公開分裂——共產黨內的開明民主派從共產黨分離出來，形成一個新的政黨。而崔武年願意同袁紅冰做政治交往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袁紅冰也具有共產黨員的身分。

儘管袁紅冰並不完全同意崔武年的政治思路——他覺得，崔武年重視促成共產黨官僚集團分裂的觀點是正確的，然而，因此而忽視社會上的民主運動的發展，則使那種正確性變成一彎殘月，缺乏滿月的豐盈——但是，袁紅冰仍然被崔武年吸引了，被他坦蕩、高傲的人格和才華所吸引。人格魅力就在崔武年的眼睛和神態中；才華則在他的一本電視劇的手稿中。那本手稿以漢代「黨錮之禍」為題材，影射八九年「六四」之後，鄧小平對權力體系內的開明派官

員的清洗。

不過，那天下午袁紅冰找崔武年，卻不是爲了進行文學和思想探討，而是試圖使崔武年意識到他接受涂亞傑的錢，並爲涂亞傑買通警察，從而使自己陷入涂亞傑和揭運祥之間的低級糾紛，實在是愚蠢的。袁紅冰也確實沒有想到，崔武年會做出這種智者所不爲的舉動。就在兩個月前，袁紅冰向王海光談起崔武年時，還曾做出這樣的評價——「崔武年是一個外拙內秀的智慧之士。」

找到崔武年後，沒有寒暄，袁紅冰便直截了當地問：「老崔，你是否考慮過，揭運祥被捕之後，會把涂亞傑的經濟犯罪揭發出來？是否考慮過出現這種情況對我們意味著什麼？」

「是陳坡請我幫忙這樣做的。」崔武年神情嚴肅地回答，也許是袁紅冰冷峻的目光使他嚴肅了，「在這之前，我就告訴過涂亞傑和陳坡，一旦動用警察，他們就要對可能引起的法律後果有思想準備。他們說，有能力應付這種法律後果。」

「但是，不是他們，而是你應當考慮後果。」袁紅冰沉聲說：「如果涂亞傑由於經濟犯罪暴露在當局的視線之下而被捕，他會毫不猶豫地把他知道的一切，包括由你介紹用金錢買通警察的事講出來——腐敗的權力現在正急於找替罪羊以顯示其純潔呢。」

顯然，崔武年立刻從袁紅冰的話中意識到了危險，他幾乎沒有思考，便說：「那好，我讓辦案的警察只問揭運祥搶劫拓視公司和打傷王紅光的事，至於他說到別的事情，一概不記錄在審訊記錄上。另外，爭取把這件事消化在公安局，不把案件移交起訴、審判。」

袁紅冰同崔武年進行過這次簡短的談話後——他同聰明人談具體事物，總是很簡短——又找到了唐越。當時，唐越已經獲得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學位，繼續留在優康公司，任江源的商務秘書。數年來，這位曾在「六四」屠殺後掩護過袁紅冰的少女，一直與袁紅冰保持著密切關係。她名義上是江源的秘書，而實際上是袁紅冰的秘

書。袁紅冰從事民主活動的各種文件，幾乎都是由唐越來打印、保管，現在她正在把袁紅冰的小說《自由在落日中》輸入電腦。

雖然袁紅冰判斷，經過努力把涂亞傑和揭運祥之間的爭鬥引發的政治危險限制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已經取得了初步成功，可是，依照「豫則立，不豫則廢」的古訓，他仍然準備應付最危險的情況出現。拓視成立之前，唐越還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課程期間，就兼任優康的商務秘書，同時，由於優康名義上是拓視的美方出資者，所以，涂亞傑騙取貸款過程中一些必須由優康出具的法律手續，是由唐越經手辦理的。

那天，袁紅冰找唐越，就是為應付可能出現的最危險情況，預做準備。他要唐越寫出一份揭發涂亞傑經濟犯罪活動的材料，秘密存放起來，備而不用。等到出現了涂亞傑受到刑事指控，並試圖讓鐵血兄弟同盟為他的經濟犯罪承擔政治責任的萬不得已的情況，再由唐越向當局交出這份材料，並說明這份揭發是在袁紅冰的支持下寫成的。這樣做不僅可以設置法律障礙，阻止為當局利用涂亞傑的經濟犯罪做藉口，對袁紅冰勢必繼續籌建的「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進行政治迫害，同時也可以使唐越受到保護。

半個月前，萬通公司總經理王功權已經交付了他允諾資助袁紅冰個人的五萬元，袁紅冰把這筆錢全部記入聯創中心的帳上，從而使聯創中心的資金上升到五十五萬元。袁紅冰為應付可能出現的最危險情況，另一項舉措就是以經濟合作的名義，從聯創中心開出一張三十萬元的支票，準備暑假回內蒙古時，把支票交到安達公司。

袁紅冰這樣做是考慮到，如果涂亞傑出了問題，直接受到衝擊的將是他本人和由他任總經理的聯創中心，而把大部分資金轉移到安達，即使他被捕入獄，即使聯創中心因政治罪名被查封，也可以為柴治國、王寶銘、文耀繼續鑄造民主運動的經濟實力，提供更充分的資金條件。

七月初，北京大學的暑假剛開始的第一天，袁紅冰便乘上了飛

往內蒙古的飛機。飛機在呼和浩特市機場降落時，已經是深夜了。柴治國、王寶銘、文耀帶領安達公司的幾個職員，在機場的出口處迎候袁紅冰。看到柴治國、王寶銘、文耀那像青銅色浮雕般從內蒙古高原鋼藍的夜色中呈現出的面容，袁紅冰的眼睛裏猝然閃爍起了滿天繁星般的淚影，是一種終於可以用堅硬的目光觸摸到真正的生命的感覺，使他激動。

然而，只同柴治國、王寶銘、文耀相聚了幾天，袁紅冰便駕駛安達公司購置的一輛2020 S型北京越野吉普，離開呼和浩特市。半年以來，被迫專注於應付涂亞傑和揭運祥之間骯髒的爭鬥引發的危機，袁紅冰的精神已經極端疲倦了。長時間逼近地注視腐爛人性的顫動，彷彿把他的目光都弄髒了，把他的靈魂都污染了。一種不僅是對墮落人性的反感，而且是對「人」這個概念的厭倦，使袁紅冰急於到荒野中去。他想要摘取一片內蒙古高原的藍天，拭去靈魂上的污濁感，他祈盼飄盪著紫苜蓿花氣息的荒野之風，吹去覆蓋在他眼睛上的人世的塵埃。

沿黃河北岸向西疾駛兩天之後，袁紅冰到達了內蒙古高原西端的烏海市。第三天凌晨，袁紅冰的越野吉普迎著在銀灰色沙漠深處燃燒的朝陽，駛上一條沙石公路，他要由西向東，橫越遼闊的鄂爾多斯高原。

兩百年前，鄂爾多斯高原上還有無邊的草浪，深長地起伏，還有白樺林繁茂的葉片，在金色燦爛的陽光下閃耀起翠綠的詩意。可是，現在這片高原已經變成了荒漠草原，就好像是埋葬著蒙古英雄史詩的荒蠻墓地，而蒼茫的沉寂覆蓋在那墓地之上。

草原的沙化不僅是由於氣候的改變，更是因為五九年和文化大革命中當局發動的兩次大規模墾荒運動，徹底破壞了自然植被——從南方狹窄的農村中走上獨裁權力之巔的毛澤東，對於農田似乎有一種愚蠢的土地主式的偏愛，而對於草原則表現出惡毒的仇視。

北京越野吉普設計的最高時速為九十五公里，可是，在袁紅冰

的駕駛下，吉普車卻以每小時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在杳無人跡的荒原上飛奔。天空藍得令袁紅冰想要用野性如狂的長嘯去撫摸，他彷彿要瘋狂衝向峭立在地平線上的藍天，將自己堅硬的生命撞碎——撞碎為一團殷紅的血霧。在他青銅色的目光飄落的極遠處，起伏著曲線悠長的銀灰色沙丘；公路兩旁黃褐色的沙石地面上，稀疏地散布著一叢叢枯紅的沙柳、墨綠色的馬蓮草、灰綠色的苦艾草和開出紫色小花的野苜蓿；偶爾有幾隻金毛雙峰駱駝在荒野間遊蕩，黑色岩石裸露的山岡上，可以看到牧駝少女孤獨的身影，少女頭上的紗巾在風中傷感地飄舞著，像是對乾枯荒野的嫣紅的戀情，而她遙望天際的憂鬱目光，似乎能使無雨的沙漠長空為之淚如泉湧。

突然，袁紅冰熱淚盈眶了。在那被荒涼感動的瞬間，袁紅冰覺得他的心同生命的意義凝重地重疊在一起——能被荒涼感動的心才同美一致，因為，生命的歸宿——死亡，本身就是荒涼的，而從荒涼的死亡中尋找到殷紅的美，那才是生命哲學的極致，那才是生命意義之巔上最後一縷金色落日的餘暉。

袁紅冰驅車行駛了七、八個小時，中午過後，才在路旁的幾間土坯房前停下。房子的男主人穿著破舊的漢族衣衫，不過，從他那像陡峭山脊似的鼻子，輪廓清晰的薄薄的嘴唇，稍稍隆起的顴骨和寬肩細腰的身材上，還可以找到古代蒙古騎士剽悍風格的遺跡。女主人不到三十歲，可是，她那蒙古女人才有的端莊面容上，卻落滿了艱辛生活的風塵，只有那雙憂鬱但卻明澈的眼睛，還顯出幾許女性的魅力。

那對牧民夫婦的土坯房裏，只有一張鋪著麥秸編織的墊子的土炕和一個油漆剝落的櫃子。袁紅冰走進房間時，那對夫婦冷漠地看著他，冷漠得連一絲疑問都沒有。袁紅冰自己盤膝在土炕上坐下，然後說：「我是中國扶貧基金會新通達研究所的兼職研究員，我想瞭解你們這個地方的國家扶貧款的使用情況。另外，請你們給我作一頓飯。」

女主人默默地站起來，走進旁邊的廚房，男主人則繼續坐在一張木凳上，用力吸進用舊報紙捲起來的劣質菸草的黑灰色煙霧。他沒有去看袁紅冰掏出的新通達研究所的介紹信，而只是無言地注視著袁紅冰的眼睛，似乎想從中看出袁紅冰是一個什麼人。女主人很快就將簡單的飯菜端進來，放在袁紅冰身前的土炕上。袁紅冰注意到，女主人被長期艱辛的勞作扭曲的手指，像枯枝一樣粗糙。他一邊開始吃飯，一邊又一次問：「你們得到過國家的扶貧救濟款嗎？」

「你是說國家給我們錢？」好像由於從袁紅冰冷峻的眼睛裏，看到了鄂爾多斯高原一樣荒涼的情調，男主人冷漠的神情中裸露出幾許灰色的希望，低沉地說：「只有當官的向我們要錢，那有當官的給我們錢的事。」

「那麼，當官的每年向你們要多少錢？」袁紅冰問。

「那不一定。如果請當官的多吃喝幾頓，要的錢就少；得罪了當官的，要的錢就多。」男主人愁苦地說：「鄉里當官的來了後，你要給他們殺羊，殺雞，給他們喝酒，要讓老婆和閨女給他們唱歌。當官的喝醉了，留在你們家過夜，還得讓老婆跟他們睡覺。這樣，他們就少收你點兒錢。」

「國家規定，農牧民如果有一百元收入，國家最多只能收五元錢。要是當官的多收，你們有權利拒絕交納。」袁紅冰聲音乾澀地說。

「五塊錢？你要掙了一百塊，至少得把三、四十塊交給當官的。」男主人像咀嚼黃連草似地說，並露出一絲苦澀的笑。袁紅冰忽然覺得，笑和悲哀的抽泣彷彿是同一個概念。這時，一直沉默地望著袁紅冰的女主人悲愁地歎息了一聲，說：「當官的跟你要錢，你哪敢不交，要是不交，當官的就帶幾個警察把家裏的男人捆走，不交錢，他們就不放人，有時候，他們乾脆就派人把你們家做飯的鐵鍋砸碎，還要把羊給牽走。」

袁紅冰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將顯得很愚蠢，但他還是語調艱難地

問：「你們爲什麼不反抗，爲什麼不去控告這些狗官？！」

「到哪兒去告？官的心都是黑的，當官的都護著當官的。前幾天，有個寡婦不肯讓女兒跟鄉里的官兒睡覺，她家的羊就被牽走了。她一路要飯，到城裏告狀。回來後，這個寡婦被鄉里的官在馬棚裏吊了好幾天，用鞭子抽，打得屎尿都拉在褲襠裏了——當官的說，她犯了誣告罪。」男主人在說這些話時，臉部比灰黃的枯葉還缺乏表情。袁紅冰痛苦地垂下了目光，他不忍在男主人那形態中還殘留著古代蒙古勇士強悍氣質的臉上，看到灰黃的怯懦，因爲，那是對雄性之美的侮辱。

袁紅冰同這對夫婦告別時，掏出一疊足以在高級飯店進餐的錢，遞給男主人。這個中年漢子突然變得害羞而又驚慌了，他含混不清地說：「不，不用了……當官的吃飯那有給錢的……。」

「收下吧——我不是狗官。」莫名的羞愧感，使袁紅冰幾乎無聲地說。這時，站在旁邊的女主人以煩亂的動作，撩起耳邊的一縷黑髮，低聲說：「他要給，就收下吧……他是個好人。」袁紅冰視線的餘光發現，女主人明澈的眼睛裏閃爍起豔麗的淚影。

袁紅冰快步走向吉普車。他發動了引擎後，立刻掛上高速檔，並把油門踩到底。驟然狂轉起來的車輪，同沙石地面磨擦著，發出淒厲刺耳的尖嘯聲，激起旋風般的塵土。當吉普車瘋狂地衝上公路時，袁紅冰猙獰地露出牙齒，發出野性勃勃的悲憤呼嘯：「只有天性泯滅的畜生，才會欺凌這些淳樸、善良的人們！呵——殺盡天下貪官污吏！」

黃昏之前，吉普車駛進一座叫伊金霍洛的小鎮。袁紅冰用過晚餐後，便離開下榻的旅店，到小鎮外的荒野上去漫步。

紫色的風徐緩地從荒漠草原上湧過，風中濃郁的草香使袁紅冰沉醉了，沉醉於荒蠻、蒼茫、憂鬱的詩意中。一聲聲淒厲、孤獨的鷹嘯，像猩紅的啓示，引導他走上了一座苦艾草紛亂搖曳的山岡，而他的目光飄向東方遙遠的天際。

在他的目光猶如漫天飛雪飄落的地方，呈現出一座突兀的斷崖。在落日的餘暉中，斷崖閃耀起燦爛的金色，斷崖間巨大的風蝕裂縫像是紫紅色雷電的殘骸。斷崖之巔，麇集著墨黑的、峻峭的雲團，而斷崖下，透過瀰漫的金絲般的霧氣，可以看到一片格外翠綠的草地，翠綠得使袁紅冰的心都痛苦地悸動起來。

「噢，那斷崖多像狂風以銳利的風格雕刻在青銅色天空上的金色聖火呵……。」袁紅冰悲涼地想。他覺得，過去的時間都虛化爲一片金霧迷濛的荒野，那荒野深遠處的孤獨斷崖則是他生命的唯一殘跡。

少年時，他就喜歡遙望荒涼，而他燃燒著激情的凝注，使那無邊的荒涼中動盪起豐饒的自由命運的希望；他也曾以熾烈如火、絢麗如花的少年之心，向荒野發出峻峭的誓言——一定要用露出白骨的手指，在殷紅的落日上，雕刻出吟頌美麗、自由、高貴的人格的诗篇，一定要以中國人的血海爲墨，在雷電撕裂的蒼穹上，書寫不朽的自由精神，從而使中國的自由靈魂在專制政治下經受的重重苦難，昇華爲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詩意——他就是這樣確定了自己生命的意義，儘管他早就明白，那意義終將被不相信意義的虛無無情地踏碎，但是，他高傲的心一直以雄烈的戀情注視那虛無之前的殷紅的意義。

現在，他已經實現了自己少年時代的初衷。面對一個多世紀以來自然科學的迅猛發展投映在整個人類靈魂中的實用主義理性，面對因實用主義理性的歡笑而凋殘的審美激情，面對在思想專制下日益物性化、醜化、奴化的中國人的精神意境，他佇立在悲愴的孤獨之巔，完成了《刻在落日上的箴言》——創造出了呼喚審美激情，呼喚超越生存理性的英雄人格哲學；面對共產黨官僚集團企圖偽造歷史、掩蓋罪惡的文化專制——那由黑牢和苦役所衛護的專制，他終於完成了小說《自由在落日中》，他確信，在以後的許多世紀中，讀過《自由在落日中》的少年男女那純潔的眼睛裏，都會有銀色的

淚水，像夏日的急雨沛然而降，為內蒙古高原上殷紅的落日沐浴淨身；面對獨裁權力用帶血的刺刀刻在人民靈魂上的專制理論，他以法學研究者對於社會正義應有的天職，寫出了《民主與共和》，那是他獻給中國自由民主命運的思想祭品。

是的，他已經艱難過了，他的生命已經意義化了。可是，艱難之後並不是深紅的寧靜，而是更加銳利的艱難。艱難之處在於，他必須確定如何處置自己殘餘的生命——那意義之後的生命。

峭立在金色斷崖之巔的那團墨黑陰雲間，猝然閃耀起無數道晶藍、曲折的閃電；無雨的雷聲猶如青銅色天空中迸裂開的道道血痕；飛落而下、劈斬在斷崖上的雷電，宛似痛苦扭動的銀色長蛇在裸露的岩石間竄躍；金光燦爛的斷崖彷彿狂醉於烈酒中似地震盪起來。

「難道那金色的斷崖，那荒蠻的命運中的孤獨、險峻的意義也要崩塌嗎！」袁紅冰的靈魂被猙獰的、不祥的預感燒灼著，戰慄起來。悲愴與神聖熔鑄在一起的燙得心疼的感觸，使袁紅冰驟然單膝跪倒在山岡上，而他被雷電劈裂的眼睛越過紛亂起伏的苦艾草梢，一直凝視著在雷電劈斬下急劇震盪的斷崖。

雲團似乎被雷電之火燒成了死寂的藍紫色灰燼。斷崖上凝重的金色也漸漸枯萎了，斷崖下那片翠綠的草地隱入了茫茫的暮霧中。

袁紅冰覺得，灰藍色天空中隱隱現出的斷崖那深黑色的輪廓，像是一個峻峭的死亡留給落日的遺囑。他緩緩地轉動身軀，向日球沉落的方向望去。黑沉沉的地球邊緣上，殘留著一線猩紅慌目的、漫長的晚霞，像是獻祭的猛獸之血。袁紅冰荒涼的眼睛裏滲出兩滴紫羅蘭花色的淚珠。當淚珠從他憔悴、消瘦的面頰上緩緩流過，終於垂落在乾裂的岩石上撞碎之後，袁紅冰堅硬地低語了一句：「就讓我殘餘的生命，就讓我意義之後的生命，成為一道將地球輪廓染成猩紅的晚霞吧——那是美麗凋殘的哲學留給人間的最後神韻。」

第四十三章

八月中旬，袁紅冰由呼和浩特市回到了北京。在剛剛過去的暑假中，內蒙古高原的燦爛陽光重新給袁紅冰消瘦的面容鍍上了一層青銅色，而他眼睛裏的神情高傲得近乎冷酷，那是一雙不再會因逼近地注視任何人性的腐爛和墮落而痛苦的、雄豹的眼睛。從高原盛夏的荒野之旅中，袁紅冰已經找到了一個呼嘯著浩蕩悲愁的啓示——必須以高貴猛獸的冷峻目光凝注塵世，因為，痛苦意味著軟弱，而軟弱不能感動命運。

袁紅冰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涂亞傑就給他帶來了這樣的消息：一個月前，何家明帶領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由湖北把揭運祥抓回北京，而且從揭運祥的住所搜到了那份題為「陽光下的罪惡」的揭發材料；被金錢徹底買通的警察，不僅將那份揭發材料交給了涂亞傑，並且在審訊時對揭運祥動用了酷刑，只要揭運祥一提到涂亞傑的經濟犯罪活動，就會立刻受到無情的毆打。

最後，涂亞傑得意洋洋地說：「揭運祥剛從看守所放出來，他已經被打傻了，他現在是一條被打怕了的狗，再也不敢叫了。我處理揭運祥的問題，一共只花了十萬多元。用十萬元就可以把公安局變成我的一個保衛部門。沒有什麼事是錢辦不到的——我給了崔武年一萬元，這個國家的高級官員、副司級幹部便為我服務了。現

在，我只要給北京市公安局去一個電話，想抓誰，就抓誰！」

袁紅冰一直緊閉線條銳利的嘴唇，冷峻地斜視著涂亞傑，就像在看一隻小白耗子做張牙舞爪的表演，同時，他厭惡地想：「這個小個子男人已經體驗到了黑色的金錢同腐爛權力通姦的快感，看來，他是決心要沿奸商的道路走下去了。是的，他說，『想抓誰，就抓誰』，那是在威脅我。進行威脅是因為他恐懼，他懼怕我懲罰他。噢，真可笑，一隻老鼠竟敢威脅猛獸！」

同涂亞傑這次會面之後的三天內，袁紅冰又分別約見了王紅光和陳坡。他發現，王紅光已經完全忘記了不久前他還曾指天跺地地賭咒發誓要追殺揭運祥，而準備安穩地享受他從拓視分到的股權了；陳坡的眼睛又回復了平靜和聰慧，因為他在涂亞傑和揭運祥矛盾爆發時的亢奮表演，並沒有使他從涂亞傑那裏得到他所期待的金錢回報，而人只要不與物性衝動同在，就會變得平靜和聰慧。

危機似乎過去了，可是，袁紅冰卻認為危機只是推遲了。因為，物性貪欲同對獨裁權力的貪欲一樣，都長著蛇的陰險、詭詐而多疑的眼睛，它們除了金錢和權力之外，不相信任何東西，尤其不相信人心，所以，涂亞傑、何家明、劉勇、王紅光這幾個奸商，一定會在互相猜忌中產生新的矛盾，而矛盾的激化極可能再次引發不顧一切後果的又一輪爭鬥。這種爭鬥一旦造成使他們的經濟犯罪暴露的後果，涂亞傑等人一旦成為囚徒，他們便毫無疑義地會出賣所有的人，並試圖讓袁紅冰、柴治國，甚至陳坡為他們承擔經濟犯罪的政治責任。儘管這種指控缺乏事實根據，但是，專制的司法制度會本能地相信並確認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正是為了應付這種被推遲的危機，袁紅冰又找到了王鍵。

王鍵是涂亞傑的同鄉。也是經涂亞傑介紹，袁紅冰才於九二年底同王鍵結識了。在接觸中，袁紅冰感到，王鍵有一種忠實於自己承諾的做人原則，所以，他才同意涂亞傑任命王鍵為拓視的財務部主任。九二年和九三年相交之際，為了實現建立全國範圍內的民主

運動經濟實力基礎的設計，袁紅冰決定在武漢建立一個拓視的分公司，分公司的總經理張良民是王鍵的一位密友。當時，張良民曾被召到北京，袁紅冰同他進行了一次思想交流，並感到張良民雖然思想還不成熟，氣質也有些南方人天生的軟弱，但是，他卻有一雙能被自由激情和民主意識擦亮的眼睛。後來，涂亞傑挑起拓視內部矛盾的過程中，顯然是爲了徹底擺脫袁紅冰爲經濟活動確定的民主政治原則，而在與揭運祥爭鬥的同時，要求張良民把分公司總經理的位置交給他的哥哥。這種無理要求遭到拒絕後，涂亞傑竟指示劉勇，用錢買通了武漢市某區的檢察院，以根本達不到應受刑事追訴程度的不規則經濟行爲，將張良民關進了看守所。

涂亞傑的這個舉動促使王鍵同他決裂了。離開拓視後，王鍵自己成立了豪邁公司，而八月下旬袁紅冰同王鍵的那次談話，就是在豪邁公司的總經理辦公室進行的。

「前幾天，涂亞傑來找到我，說只要張良民同意交出總經理的位置，就很快可以放出來……。」王鍵露出像被迫咀嚼蒼蠅一樣厭惡、痛苦的神情，說：「那天涂亞傑是喝了酒之後，才來找我的。他顯得很得意呵！他說，像他這樣一個從小縣城走進大都市的窮小子，開始必須利用袁紅冰、陳坡這些有名氣的人的社會關係，才能在北京立足，當了拓視的總經理，就需要擺脫陳坡，特別是袁紅冰的影響，因爲這些人太危險了。他還說，現在他終於把各種關係調整好了，他不僅擺脫了你袁紅冰的影響，而且已經和任小彬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任小彬雖然失去了政治權力，但是，他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常務副局長期間，曾在權力體系內建立了廣泛的關係，這些關係都可以爲我所用。現在，我這個過去的賤民，可以經常出入省長、市長的客廳了。」——這就是那天涂亞傑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說這句話時，他得意得好像要暈過去了。」

袁紅冰在冰冷的沉默中聽著王鍵的敘述。他唇邊豎直的皺紋刻出了一絲艱難的殘忍笑意，緊咬著牙齒想：「看來，涂亞傑從一開

始就是有計劃、有目的地欺騙我，他的民主意識全是假的。噢，自卑的小動物的心機竟會如此深沉、詭詐。他一直在故意製造矛盾，先是促使我下決心停止陳坡的內部董事會副董事長的職務，然後，又挑起何家明、劉勇、王紅光等人同揭運祥的衝突……哈、哈！我自命聰慧超群，卻被這個渺小的動物愚弄了，我竟然還會同他結成什麼鐵血弟兄，我竟然還那麼沉醉地摟抱過這個小人物長滿梅毒膿瘡的心……。」

迅速地克服了厭惡的情緒之後，袁紅冰以站在屍體旁講授解剖學原理的醫師般冷靜的語調，說：「涂亞傑喜歡玩弄陰謀詭計，但是，這個奸商自卑的靈魂裏實際上只有小聰明，卻缺乏駕馭陰謀詭計的梟雄風度。他這次的陰謀詭計實際上已經使自己的一隻腳踏進了牢房，只是由於我的努力，他才免於危險——我不願意看到他現在就成爲囚徒。不過，他的天性注定他總有一天會引火自焚的，而那種情況一旦出現，他勢必會本能地試圖用別人的血，來澆滅他身上的火。你在拓視任職期間定然幫助涂亞傑進行過一些不規則的經濟行爲，我的許多重要政治活動他也瞭解。所以，如果涂亞傑的經濟犯罪暴露了，就是出於喜歡看到別人痛苦的陰暗心理，他也會把你和我，還有其他許多朋友出賣給當局。對此，我們必須有警覺，必須預先採取可能的防範措施。我認爲，你應當寫一份關於涂亞傑經濟犯罪的揭發材料，存放起來，以備不測。唐越已經這樣做了。而你和唐越的這兩分材料互相呼應，就足以形成我們的防衛之盾了。」

詩意豐饒的靈魂總會被熾烈的激情感動，聰明的心則總會被冷靜的理性說服。而王鍵至少是聰明人。他只思索了片刻，就同意了袁紅冰的建議。在袁紅冰離去時，王鍵心情沉重地說：「不過，我們不能只是防衛呵，難道就沒有辦法收拾涂亞傑嗎——這是個天良泯滅的傢伙，他發了財，就是最壞的奸商；他有了權力，就會比李鵬更兇狠地對待民衆。」

袁紅冰的腳步在門邊停下了，他回過頭來，注視著王鍵，聲音冷酷地說：「涂亞傑必須受到無情的懲罰，所需要的只是時間，這點請你務必相信。如果你願意，即使我們在別的事情上都各走自己的路，也可以在懲罰涂亞傑的問題上合作。」

無情地懲罰涂亞傑，這並不是語言的威脅，而是一個堅硬的決心。袁紅冰不會原諒涂亞傑對他的情感的欺騙，不會原諒涂亞傑對俠義精神的侮辱，當然，如果事情只同個人恩怨有關，袁紅冰也終究只會輕蔑地一笑置之——在人性普遍墮落的現代中國，必須學會以輕蔑的笑對待充斥視野的靈魂醜態。使袁紅冰決心懲罰涂亞傑的原因在於，他不能容忍涂亞傑給民主運動造成的危害；他不能容忍自己付出的心血中，長出為腐敗的獨裁權力提供社會基礎的奸商經濟。是對於社會正義的責任感使他不能容忍；是對於在近乎原始的條件下艱辛勞作的農民命運的關切，使他不能容忍；是對於專制政治的憤怒使他不能容忍。

猛獸的氣質中總有以雄烈的智慧尋求向危險挑戰的情趣，而小動物惶惑的本能卻常常抽搖著對危險的敏感直覺。隨後發生的一件事，使袁紅冰觸摸到了涂亞傑的這種直覺。

大約八月末，袁紅冰接到任小彬的電話邀請，約他到民族飯店去共進午餐。九二年秋「大鐘寺飯店聚餐會」之後，陳坡曾多次向袁紅冰談起過任小彬的思想。袁紅冰從中得到了這樣的印象：任小彬急於把他在中共中央組織部任職期間建立的權力關係這種政治資本，轉化為經濟實力，而且要利用權力的腐敗實現轉化；任小彬認為，民主運動沒有必要反對腐敗，事實上，反腐敗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在腐敗導致獨裁權力崩潰的過程中，聰明的人應當不談論政治，而只專注於經濟活動，以便在民主政治實現之日，能夠踏著經濟實力的台階，重新走上政治舞台。

袁紅冰並不贊同任小彬的政治觀點，也不願意做任小彬所說的「聰明人」。他覺得，那種聰明是貧血的，是一種躲避艱險的蒼白的

機巧，而缺乏輝煌的英雄氣概。但是，他對任小彬仍然有一份尊敬，為任小彬曾支持過胡耀邦的政治改革設想而尊敬；為任小彬對「六四」民主運動的同情而尊敬。他確信，無論如何，任小彬是一個應該、也配談論真理的人。然而，那天當袁紅冰按照約定來到民族飯店，同任小彬一起在豪華餐廳內就座後，他卻發現，任小彬想要談論的不是真理，而是骯髒、渺小的涂亞傑。

任小彬坦率地告訴袁紅冰，他準備讓涂亞傑到鄭州，去為他主持一家金融機構的工作。袁紅冰理解，任小彬在知道涂亞傑對他背叛的情況下還說明這一點，這表明了任小彬人格高尚、誠實的一面。然後，在談話過程中，任小彬反覆強調一句話：「直到現在，涂亞傑還常說，你是他最爲佩服的人。」袁紅冰也意識到，這句話一定是涂亞傑請任小彬說的——涂亞傑從直覺中感到了將會受到懲罰的危險，因而想通過任小彬來緩和袁紅冰對他的厭惡。

當時，關於涂亞傑，袁紅冰只冷冷地做出一句評論：「在我看來，涂亞傑不值得再做爲我們的話題，因爲，他已經死了。」袁紅冰認爲，這句話就足夠使任小彬明白他對涂亞傑的態度了。

袁紅冰本來想更明確地告訴任小彬，涂亞傑是一個爲了滿足物性貪欲可以不擇手段的、陰險而詭詐的小人，同他建立密切的經濟關係，就等於把一條毒蛇放進了自己的褲襠。然而，袁紅冰卻終於沒有那樣做，是這樣一個思想阻止了他——「越是聰慧的人，越不容易被僅僅表現爲語言的真理所說服，唯一能夠說服他們的，只有實際的經歷。儘管那種經歷常常是慘痛的，可是，生活的邏輯就是這樣殘酷。既然如此，就讓我以堅硬的沉默來面對殘酷吧。」

那天袁紅冰離開民族飯店時，下意識地回首向後注視了片刻，他發現，透過飯店門上的玻璃窗，任小彬的身影變得十分模糊，好像是囚禁在陰暗墓穴中的一片灰白的霧。一種不祥的預感，使袁紅冰疾步重新走進飯店，可是，任小彬已經穿過餐廳的一扇側門，向他設在飯店高層的公司辦公室走去了。袁紅冰在飯店門內站立了許

久，忽然思緒紛亂地想：「也許我應當向任小彬明確講出對於涂亞傑的看法……任小彬很可能不相信，很可能把這理解為我在離間他和涂亞傑的關係……但是，我畢竟沒有對一個值得尊敬的人，盡到道義責任。」

北京的秋季是美的，美在浩渺的藍天中那銀絲般的雲縷，美在銀杏樹繁茂的金色葉片和楓樹殷紅似血的葉片；美在午後斜射的淺藍色陽光；美在搖曳於黃色燦爛的草叢間那藍紫色的野菊花。

九三年九月，處理過涂亞傑引發的危機之後，袁紅冰以輕鬆的心情，準備在美麗的秋色中，重新開始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活動。他輕鬆，是因為終於擺脫了涂亞傑、揭運祥之類骯髒的物性動物的糾纏，那是一種用清澈的山泉洗去靈魂上的重重污跡之後的輕鬆。

然而，命運似乎帶著某種惡意，要使袁紅冰每一刻都成為艱辛的負重者——九月初傳來的一個消息無情地擊碎了他的心剛剛沐浴於其中的輕鬆。這個消息的內容是：八月中旬，袁紅冰離開內蒙古後不久，柴治國就發現，他受到了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視，而他的司機很可能是一個被秘密警察收買的告密者，同時，柴治國還從秘密警察內部的一位朋友處得知，當局認為「呼和浩特市有一個民主運動的指揮中心」。另外，偵查學知識使袁紅冰從聯創中心的電話的雜音中感到，他的每一個電話，包括柴治國打給他的長途電話，都被竊聽了。

袁紅冰立刻意識到，前不久的暑假期間，他在內蒙古的全部活動極可能已經暴露在秘密警察的視線之下，而當時他曾同柴治國研究過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計劃，以及他為同盟起草的章程。這種情況，迫使袁紅冰從原則到策略，再次審視將要展開的政治活動。

九三年初，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一度模糊不清的政治形象已經

越來越清晰了，他顯然最終理解了鄧小平理論的內涵，即以市場化經濟維護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獨裁統治，並決心用思想和社會的專制，來實現鄧小平的理論。與之同時，相當一批對「市場經濟」做純粹概念式理解的知識分子，又用喋喋不休的嘮叨，把市場經濟必然導致民主政治的一廂情願的宿命之夢，描繪為即將升起的晨光。

然而，呈現在袁紅冰視野中的，卻不是民主晨光的希望，而是又一個漫漫長夜的可能。在他看來，中國自由民主命運可能面臨的最為險惡的境遇，莫過於共產黨官僚集團順利完成了將專制政治同市場經濟熔鑄在一起的過程，那將是一種受到奸商經濟強化的獨裁權力對社會進行專制統治的狀態。袁紅冰從來不相信人類歷史是自然的邏輯過程，也不相信市場經濟必然導致民主政治的宿命神話。如果說人類從主體和客體合一的混沌狀態中脫穎而出的最初時代，自然邏輯還對人類歷史產生過巨大制約作用的話，那麼，隨著理性能力的發展，這種制約作用便日益枯萎，而人類歷史則越來越成為意志的自主創造——沒有創造性的艱辛勞作，就不會自然產生期待的結果。現在，鄧小平就在創造，創造替現代專制政治輸血的、做為腐敗權力卑的賤情婦的「市場經濟」。所以，挫敗鄧小平的這種創造性努力，乃是民主運動無可迴避的戰略選擇。為了使經濟發展不死於專制政治，就一定要使經濟活動邁出的每一步，都同時震響起政治改革的足音，都表現出人權意識的強化。唯有如此，歷史才能從經濟市場化中採摘到民主政治的甜美果實，才能形成與現代民主體制相適應的、人權受到嚴格保障而官權受制於人權的公民個人所有制經濟體制，即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而「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本身就具有抗議鄧小平政治、經濟戰略，並呼喚人權意識的社會效應。

基於上述判斷，袁紅冰從原則上再次確認了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現實必要性和歷史真理性。然後，他的思維便進入了策略的層次。

面對險惡的政治專制，袁紅冰斷定，同盟宣布成立之後，勢必受到當局迅速、無情的鎮壓。爲了使同盟免於曇花一現的命運，而獲得在岩石裂縫中怒放的野花般頑強的生命力；爲了使同盟的成立不表現爲淺薄的衝動，而獲得不斷湧起的海濤般的內在感，袁紅冰決定，組建同盟的活動要形成三個衝擊波，分別由他和王家其、柴治國做爲各個衝擊波的波峰，當在先的衝擊波在專制政治的猙獰峭岸上撞碎之後，在後的衝擊波便以更爲峻峭的情態崛起，從而表現出前仆後繼之勢。

由於組建同盟的設想可能已經暴露，袁紅冰認爲，有必要首先發動一次政治敏感性較小，因而能吸引廣泛社會層次參與的、呼喚人權的運動，以做爲成立「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序曲。他考慮，這樣做至少能夠產生兩種效應：其一，可以麻痺秘密警察對同盟籌建活動的警覺，並可爲組建同盟的活動提供一種掩護；其二，當序曲轉化爲主調時，序曲的廣泛參與性，就會隨之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爲「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社會基礎。

「一定要以高度的策略性，再次在困境中殺出一條血路！」袁紅冰對自己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他不怕同盟正式成立之後必定遭受的政治迫害，在他的心目中，被專制政治所迫害，正是高貴者的榮耀。但是，對事業的責任感卻使他畏懼由於策略的失誤，導致同盟尚未成立就全軍覆沒的悲劇——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同自己一起走上危險之路的戰友而畏懼，畏懼於「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迅速的思想決策立刻轉化爲行動。袁紅冰開始尋找能夠發動一次政治敏感性較小，而又具有鮮明人權色彩的運動的社會題材。他很快便找到了這個題材——嚴正學被警察無理毆打事件。

嚴正學是一位繪畫藝術的摯愛者，祖籍浙江。由於在家鄉小有藝術家名氣，嚴正學被當局選定爲縣的「人民代表」——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統治權術之一，就是利用名譽、地位的誘惑，將各類文化

名人雕刻成獨裁權杖上的裝飾性花紋。然而，對於嚴正學，藝術的魅力顯然比世俗的榮耀更動人。爲了免於做一個御用畫匠，他走上了流浪的藝術家之路。在精神專制之下，似乎只有選擇流浪漢的命運，才能體驗到自由的藝術靈感；在靈魂受到普遍忽視的時代，嚴正學卻要以繪畫藝術來審視靈魂。

北京圓明園廢墟的西邊有一片古樹掩映的農舍。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許多流浪畫家逐漸聚集到這個村莊中，清貧的生活使他們面容憔悴，而詩意放縱的繪畫創作卻使他們心靈豐饒。就這樣，這批流浪畫家在精神專制的荒漠中，開拓出一片自由藝術的綠洲。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個村莊獲得了「畫家村」的稱呼，而嚴正學則被譽爲畫家村的村長。

嚴正學四十多歲，長髮凌亂，面容蒼白憔悴得猶如一朵失血的野花；他的眼睛總是以一種布滿風塵的、困惑而憂鬱的神情，注視塵世，只有遙望天際時，那種憂鬱的困惑才會驟然破碎爲絢麗的詩意之夢。

大約是九二年末，嚴正學乘公共汽車，由北京市內返回畫家村的路上，受到了傲慢的售票小姐的侮辱——淺薄的北京小市民往往只因爲他們生活在首都而產生渺小的優越感，他們經常以對外地人的蔑視，特別是對像嚴正學這種衣衫不整的外地人的蔑視，來滿足虐待癖式的心理要求。

那天，嚴正學對售票小姐的侮辱進行了抗議，於是，他便被售票小姐帶到了汽車終點站——頤和園旁的一個警察所裏。同售票小姐有某種私人關係的警察所所長，給嚴正學戴上了手銬，並對他實施了整夜的毒打。

在不受法律化的人權意識制約的專制權力體系中，警察權力是一顆猙獰地露出唇外的獠牙；通過不受限制的警察權力而表現出的獸性，需要在實施肉刑中體驗像猩紅的傷口一樣急速顫動的快感。而相當一批警察不過是一塊塊心靈空洞、目光陰沉的物質，如果命

運把他們拋到權力體系之外，他們就會變成吸毒者、強姦犯，或者街頭無賴，而命運使他們進入了權力體系，他們便以官權的堂皇名義展現獸性，展現亢奮地注視血淋淋的軀體在酷刑下宛轉呼號的欲望。

爲了使毒打停止下來，嚴正學曾說明自己有人民代表的資格，可是，那位警察所所長卻冷冷地一笑，咬牙切齒地說：「打的就是『人民代表』。」顯然，他對「人民代表」這個概念有準確、深刻的理解——「人民代表」不過是獨裁權力爲欺騙世界而一邊用骯髒的指甲剔著牙縫間的肉渣，一邊哼出的流氓小調，不高興的時候，它就可以不哼。

當嚴正學指出警察打人是違法行爲時，那個警察所所長又癲笑著，說出一句表明專制法律的真諦的話：「我們警察是國家發給營業執照的公司，我們的業務就是打人。」

真正熱愛藝術的人往往有一顆容易受傷的、敏感而驕傲的心，警察的毒打使嚴正學感受到的人格侮辱，可能比身體受到的摧殘更痛苦。嚴正學事件發生不久，王家其就以代理人的身分，代表嚴正學，向北京海淀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控告警察的違法行爲。而袁紅冰對王家其的行動表示了堅定的支持。當然，他並不指望專制的司法體系會爲嚴正學主持正義，他只是支持這種通過行政訴訟顯示出的抗議官權暴行的姿態。

到了九三年秋，袁紅冰則決定以嚴正學事件爲題材，發動一次超越嚴正學個人意義的衛護人權的運動。他起草了一份抗議警察施暴的〈呼籲書〉，並爲爭取社會各階層人士在〈呼籲書〉上簽名，而開始了頻繁的社會交往。同時，袁紅冰還有一個更深刻的目的，即通過頻繁的社會交往，爲組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尋找廣泛的社會關係基礎。

在這個過程中，袁紅冰得到了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師張勇進的積極支持。張勇進的父母和弟弟都是上海市國家安全局的秘密警

察，但是，對真理的熱愛使他超越了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成爲民主運動的活躍人物。只要向張勇進那雙像銀幹白樺林中的鹿一樣純淨的眼睛，做片刻注視，就可以確信，他有著如同春雪般潔白的靈魂，那種潔白美麗得甚至使人不忍看到晨光將其染成嫣紅。也許正是由於過分純潔，張勇進的個性顯得有些軟弱。

經張勇進介紹，袁紅冰結識了閔琦。他是袁紅冰的同齡人，曾經在內蒙古做過知識青年。文化大革命中因爲「異端思想」而一度身陷囹圄。八九年之前，閔琦同陳子明、王軍濤過從甚密，一起從事民主活動。「六四」事件之後，他受到一定程度的政治迫害，但仍然沒有放棄民主的理念。雖然閔琦沒有受過正規的高等教育，不過，自學還是使他的目光中呈現出知識的優美。他身材消瘦，體態風流，經常向人宣稱自己「天性好色」，然而，這並不給人淫穢的感覺，而使他顯得像一個多愁善感的柔弱少年。袁紅冰是把閔琦當做陳子明和王軍濤的代表來接觸的。唯一令他遺憾的是，長期的艱難並沒有在閔琦的心上，刻出足以向殘酷的專制政治做堅硬挑戰的意志鋒芒。不過，袁紅冰相信，他有能力以燃燒著火焰神韻的激情和理性的鐵錘，爲閔琦鍛造出意志的長劍，因爲，閔琦還有一顆少年的心，而少年之心總會熱愛火焰和銳利。

九三年九月，香山的紅葉剛剛在金黃的秋風中閃爍起來，袁紅冰的心也醉了，但不是沉醉於紅葉的美色，而是沉醉於他同劉念春的結識。

七十年代，劉念春曾因參加「西單民主牆」運動而被捕入獄，出獄後，一直沒有停止過爭取民主的活動。他的兄長劉青是「中國人權」的主席。就袁紅冰的體驗而言，在海外民主運動的各個組織中，「中國人權」給了中國大陸民主運動以最有實效性的支持，同時，也最爲鮮明地表現出民主理想的人格純潔性。

劉念春三十多歲，氣質沉穩如山體雄偉的高峰，神態高尚似凍結在山巔銀色冰雪上的深紅晚霞。他的眼睛裏沒有一絲世俗的陰

影，而只有被屬於真理的知識所淨化的從容、坦誠的情調。蘇格拉底的「知識就是美德」的箴言，似乎通過劉念春的生命得到了論證。儘管袁紅冰意識到，劉念春的住所極可能受到秘密警察的監視和竊聽，但是，當面對劉念春時，由於呼吸到真實生命那股紅如血、純潔似火的氣息，袁紅冰往往像狂飲烈酒一樣，忘卻了謹慎的戒律，而在放縱的豪情中談論與民主運動有關的話題。

在準備發出抗議警察對嚴正學施暴的〈呼籲書〉的過程中，還有一位引起袁紅冰注意的朋友周國強。周國強在「六四」事件中曾協助韓東方組建自由工會。他是一位兼職律師，但更希望別人將他視為詩人，即使在討論嚴肅的政治課題時，他也要表現出玩世不恭的情調。那些總是顯得憂心忡忡的酸秀才和喜歡以板起面孔顯示深沉的腐儒，把周國強斥為淺薄，然而，袁紅冰卻從周國強的玩世不恭中看到一種浪漫——能在同危險相伴而行之際，繼續浪漫的人，一定是勇敢者。

自從九二年奧林匹克飯店會議之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師王東成的客廳就成為袁紅冰經常出入的地方。雖然王東成已經受到過學院政治保衛當局的警告，但是，對於民主運動的興趣，還是使王東成繼續使他的客廳保持了自由知識分子的民主沙龍的性質。九三年秋，就是在王東成的客廳裏，袁紅冰見到了劉曉波。

劉曉波在「六四」事件中曾風雲一時，而被捕後，他又表現出了軟弱，並由於這種軟弱獲得了當局輕蔑地扔給他的「自由」。據說，當局向他宣布免於起訴的決定時，他曾激動地高呼「共產黨萬歲！」後來，他在台灣的《聯合報》上發表了一篇抨擊「六四」學生運動的文章，這深刻地傷害了許多人的感情，有一位「六四」死難者的母親因此說：「劉曉波現在能對民主運動所做的最大貢獻，就是永遠退出民主運動。」

袁紅冰很尊敬這位死難者的母親，卻不能同意她的這個說法。張勇進告訴袁紅冰，劉曉波對於被捕期間的軟弱深感痛悔，他願意

爲民主運動做任何他能做的事情，來爲自己的卑鄙贖罪，甚至不惜通過再次坐牢，重新證明自己的靈魂。袁紅冰因此原諒了劉曉波，中國古語云：「知恥近乎勇」，而袁紅冰更認爲，知恥近乎高尚。而且，無論如何，同那些泯滅良知，專注於通過無恥的獻媚，從腐敗官權處乞討更多的生活資料和世俗地位的百萬御用文人相比，劉曉波確實是一位高尚者。

爲了給「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找到更豐盈的背景，袁紅冰邀請當時已經出獄的魏京生來閔琦的住所，進行思想交流。魏京生堅韌的氣質使袁紅冰對他產生了很好的第一印象。不過，從魏京生感興趣的話題中，袁紅冰發現，自己很難同他探討組建同盟的問題，而且，也許是因爲剛走出漫長的苦役犯生活，魏京生對現實政治的理解缺乏深刻性和準確性。

談話中，魏京生對於民主國家可能向中國民主運動提供的幫助的實效性，表現出不切實際的過高估價。袁紅冰判斷，民主國家一定會不斷對中國的人權活動給予道義支持，但是，鄧小平的官權市場經濟策略所造就的經濟誘惑，也會不斷地磨鈍這種道義支持的鋒芒，同時，深通政治權術的共產黨官僚集團在人權問題上的每一步後退，都是以在強化專制政治的方向上前進兩步爲前提的，如果不能實現這種前提，共產黨官僚集團就不會後退。當然，袁紅冰從來也不屑於抱怨民主國家對中國人權活動的支持不夠有力。在他看來，爲中國的自由、民主而戰，是良知未泯的中國男兒必須用鐵肩承擔起來的天職，而對於美國和歐洲的人民來說，則是可以承擔，也可以不承擔的義務。

正是基於上述判斷，袁紅冰拒絕了魏京生提出的一個建議——請外國電視台記者製作一個由他們共同參加的討論民主命運的錄像節目。袁紅冰向來不願意進行這種得虛名而招實禍的表演。

談話中，魏京生還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現在，公開發動大規模的民主運動是不負責的，而只應當暗中積聚民主力量；由於他發言

的自由度最大，所以，應由他來做中國民主運動的發言人，其他人則要保持沉默，以免遭到當局的政治迫害。

袁紅冰仍然不能同意魏京生的這個觀點。他認為，在沉默中等待民主力量強大，那不過是徒然的希望，只有通過不斷進行具有高度策略感，當然也具有巨大危險性的公開活動，民主運動才能在廣泛的社會意義上，獲得足以控馭中國未來命運的政治能量——生機蓬勃的活動，乃是民主力量的生命源泉。袁紅冰還認為，魏京生並不能僅僅因為他十多年的苦役犯命運，就具有最大的言論自由度，他的言論自由是以滿足共產黨官僚集團通過開明的假面具，從國際上騙取有利於強化獨裁權力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為限度的，一旦不能滿足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這種要求，當局的專制鐵手就會立即扼住他的喉嚨。另外，袁紅冰覺得，必須使魏京生明白，凋謝於黑牢中的十多年美麗的青春，已經使他的生命成為永不枯萎的道德之花，未來的歷史會把這束苦難之花獻給民主命運的神聖祭壇，但是，現實卻不會只因為道德感，就給他以中國民主運動唯一發言人的權威——道德可能在歷史中成為權威，現實的權威卻更需要用豐盈的精神、深沉而具有魅力的思想和有效的社會活動，在最堅硬、冷酷的專制現實上雕刻出真理風格的能力來鑄就。

那次談話由於BP機傳喚魏京生而不得不結束。雖然袁紅冰不同意魏京生的某些觀點，但是，他仍然同魏京生約定，尋找機會再次進行思想交流。無論需要多麼艱難的努力，袁紅冰都準備通過思想交流，使魏京生能以更清晰的目光注視現實。袁紅冰高傲的心可以在生命能力的高度俯視任何人，不過，他卻不能俯視魏京生苦難的命運凝成的道德形象，因為，那道德形象是屬於中國民主運動的。

九三年的秋風，還將另一個銀杏樹的黃葉般動人的生命形象，吹進了袁紅冰的視野。一天下午，袁紅冰剛走出北京大學法學樓，一位三十多歲的男子就出現在他面前。這位男子自我介紹，他叫肖

碧光，是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的副教授，曾獲文學博士學位。然後，肖碧光說，他一直十分關注袁紅冰，將袁紅冰視為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崛起的中國民主運動領袖，並表示希望能同袁紅冰進行深刻的交往。

第二天，袁紅冰應邀來到肖碧光的住所。談話中，肖碧光告訴袁紅冰，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基督徒；他相信，通過基督教的傳播，能夠以淨化靈魂的方式，將中國人從精神上變成一個高尚、純潔的種族，並進而在人性的層次上瓦解專制政治的基礎，所以，相當長時間以來，他們夫婦和許多教友一起，按照教義定期舉行教友的家庭聚會，而這種家庭聚會迅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靈魂在思想專制下變得空虛的人，走進了基督精神的意境。肖碧光還講到，現在他和一些教友們，正以北京缸瓦市教堂的楊牧師為中心，從事反抗官辦的所謂宗教組織對宗教自由的壓制和控馭的活動。

張勇進的眼睛是純淨的，肖碧光的眼睛也是純淨的。在中國茫茫人海中，純淨的男子眼睛像沙石中的金礦一樣難以尋覓。不同之處在於，張勇進的純淨如同一首少年心中的詩，而肖碧光的純淨宛似一片哲理的潔白灰燼。肖碧光的妻子是一位共產黨高級官員的女兒，名叫勾慶惠。她神態端莊，容顏秀麗，豐饒的體態顯示出寧靜如雪原的色情之美。勾慶惠在一所官辦的神學院中任教，然而，純潔似玉的宗教情感使她的生命超越了官權的陰影，而真正成為基督精神之樹上的一片綠葉。

同肖碧光夫婦在一起，袁紅冰不禁產生了這樣一種感覺——彷彿他正遙望天際淺灰色的雲霧，而雲霧中有小白樺林銀色的樹幹隱隱地浮現出來；在這樣的遙望中，人的目光必須用山泉洗淨，人的靈魂不能不純潔。正是這種感覺，使袁紅冰毫無疑慮地相信了肖碧光，同時，他也意識到，與肖碧光的結識給了他一個機會，使世俗的民主運動和宗教自由運動結成反專制同盟的機會。

「面對越來越險惡的政治局勢，必須開始民主力量大整合的進

程，拋棄一切個人成見，超越一切瑣碎的爭執，擱置一切思想的分歧，迅速形成反專制的共同意志。」——這是九三年秋，袁紅冰向他的朋友們發出的一個信息。而在形成這種共同意志的實際操作上，袁紅冰決定分爲公開和秘密兩個層次進行。在公開的層次上，要通過抗議警察對嚴正學施暴的「呼籲書」的徵集簽名和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活動，形成民主力量大整合的態勢，同時，袁紅冰試圖逐步秘密組成一個由朱厚澤、張顯揚、魏京生、柴治國、王家其、劉念春、王丹、肖碧光、閔琦等人參加的「民主精英集團」。這個集團中既有做爲共產黨官僚集團內民主開明派代表的朱厚澤，又有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既有學運領袖，又有工運領袖；既有各個時期的世俗民主運動的精英，還有爭取宗教自由的活躍人物。當時，盛傳王軍濤可能近期假釋出獄的消息，袁紅冰準備在王軍濤出獄後，也說服他加入這個團隊。

關於組建民主精英集團的設想，袁紅冰曾在深刻性不同的程度上，向肖碧光、閔琦等人提出過。而他自己則爲實現這個設想，開始了積極的個人接觸。另外，爲了使民主力量大整合超出單純策略考慮的範疇，而在宏大的精神探索的背景中展開，袁紅冰還將《民主與共和》的軟盤交給張勇進和王東成，由他們複製後，在關心民主運動的人士中間傳播，以期激發思想碰撞的火焰之花——當時，團結出版社張鴻儒已經告訴袁紅冰，他很欣賞《民主與共和》表現出的才華，但由於思想過分尖銳，一時很難通過當局的政治審查，公開出版。所以，袁紅冰只能以複製軟盤的方式，賦予《民主與共和》現實的生命。

就在袁紅冰夜以繼日地磨礪民主之劍的過程中，就在他勞累得時常不由自主地發出痛苦呻吟的時刻，從背後刺來的卑鄙的一刀，卻使他想要悲憤地向蒼穹長嘯——那柄刀握在許良英之流的手中。

早在九二年奧林匹克飯店會議之後，一位爲法國新聞機構服務的美國記者，在採訪袁紅冰時就曾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一些知

識分子，比如許良英，認為你是極端民族主義者，甚至是法西斯主義者？」

是的，許良英之流爲什麼要用比共產黨官僚集團更惡毒的語言詛咒袁紅冰呢？據說，原因之一是，袁紅冰喜歡像法西斯分子一樣穿長筒馬靴，而袁紅冰秋冬之際總穿長筒靴，乃是由於做知識青年流浪漢時就患有關節炎；據說，另一個原因是，袁紅冰在許多場合都發出民族精神的呼喚，而袁紅冰在《荒原風》的某些部分表現出對戰爭的崇尚，並在〈餘韻〉中曾提出實行極權政治。

《荒原風》是由英雄人格哲學三部曲的前兩部，《永恆的魅惑》和《獸血的獻祭》組成的。由於人類以往的全部哲學，不能滿足袁紅冰對於生命意義的要求，他才開始了創造生命絕對價值的過程，而英雄人格哲學就是這種創造過程的精神凝聚。

在《荒原風》中，袁紅冰確實以熾烈如火的激情摟抱了「戰爭」這個詞，但那不過是爲了使《荒原風》通過專制政治嚴密的出版檢查制度不得不做出的姿態。事實上，在袁紅冰哲學領域，「戰爭」這個詞的真正含義，應當翻譯爲「超越專制宿命的搏戰」——袁紅冰在呼喚敢於同專制宿命決死戰的英雄人格。對此，凡是在現代中國思想專制下生活過的人，都不會不懂得。而任何一個有能力對《荒原風》做深刻、全面的哲學理解的人，都不難發現，英雄人格哲學是在呼喚與自由人性相一致的審美激情。

可是，許良英之流，以及某些外國文人，如愚蠢的白傑明，對此卻不理解。白傑明撰寫的《中國的民族主義》中，有一節題爲「袁紅冰：在風中撒尿」。白傑明對中國的瞭解如同隔著褲子挨操一樣，缺乏真切的感受，可是，他卻敢不自量力地對袁紅冰的哲學品頭評足，他指責袁紅冰爲「法西斯主義分子」的理由之一，竟然是說袁紅冰試圖用核戰爭消滅「科學理性」，而證據則在於《荒原風》中的這樣一段話：「在深遠的藍天中驟然升起的核爆炸猩紅的火焰與壯觀的蘑菇雲，比那長久的墜落過程更能顯示生命的輝煌。」一

—白傑明的那顆小腦袋完全看不明白，這不過是一種比喻性的文字。噢，白傑明從許良英的屁味兒中聞到的中國文化氣息，不僅惡臭逼人，而且，根本沒有詩意和哲學的韻味。他根本不配談論中國的現代哲學，如果一定要談論，那麼，他就只能成爲在許良英乾瘦的雙膀間，吊在某個東西上，賣力地表演雜耍的小跳蚤。也許，只有李鵬會傻乎乎地爲他喝采。

另外，《荒原風》中也根本沒有出現過「極權」這個詞，袁紅冰只表達過這樣的意思，即「種族崛起之初，必須具備集權的形式——這是新英雄主義哲學邁出的最艱難的理論步伐。以往，集權形式似乎總是必然地與罪惡的專制政治聯繫在一起。然而，我向來不願受必然性束縛。只有在衝破必然性限制的瞬間，只有在必然的邏輯破碎的時刻，我男子漢的眼睛才會充滿曠野的情調。」——當然，這段話中「種族」一詞，實際應讀爲「民主」。袁紅冰之所以表達這個意思，乃是因爲他確認，導致「六四」民主運動失敗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在於各種民主力量沒有在決戰時刻形成集中的權威，沒有形成統一行動的共同意志。袁紅冰試圖通過上述意思的表達，爲民主運動的再次崛起提供一種經驗總結——《荒原風》是九〇年出版的，在「六四」屠殺的血腥氣還沒有從長安街頭消散的危險時刻，袁紅冰的意思表達只能採取這種隱喻的方式。

然而，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御用文人們的狗鼻子，還是靈敏而準確地聞出了袁紅冰的真實意圖，所以，「袁紅冰在《荒原風》的〈餘韻〉篇中爲『六四』反革命暴亂唱輓歌」的罪名，就成爲當局查禁《荒原風》的理由之一。相反，許良英之流在這個問題上卻好像天真得什麼也沒有感覺到，不過，他們的天真是虛假的，那一張張裝出小女孩似的困惑的老臉真難看。

人有時可以蔑視理性，卻任何時候都不能蔑視情感，因爲蔑視理性不過是對物性生存原則的否定，蔑視情感則是對生命精神原則的否定。民族情感是一種基本的情感，至少在迄今爲止的人類歷史

中是如此。

痛苦中崛起的情感往往比理性更加強悍，而且，痛苦越深沉，情感便越熾烈。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由於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長期專制政治造成的精神萎縮、生命奴化和弱化的狀態，中國不得不承受外國侵略者的摧殘與欺凌，這種苦難、屈辱的命運，使中華的民族情感成爲現代中國人心中一個最爲敏感的生命旋律。

當民族情感與自由意識一致時，她便會昇華爲強悍而優美的、具有人性魅力的時代精神；當民族情感被物性貪欲污染時，就會沉降爲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便會異化爲否定審美激情的獸性，並給人類帶來災難，就如同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和現代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中的民族主義那樣。

即使是最無情的方式摧殘精神的獨裁權力，也要爲它的統治找到某種理論的合理性，原因只在於人類社會是由具有思想能力的動物構成的。在共產主義運動的罪惡實踐終於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拋進糞坑之後；在鄧小平被迫從市場經濟中爲權力私有的政治尋找出路，並踢開馬克思的計劃經濟理論之後，心靈空虛的共產黨官僚集團勢必本能地煽動狹隘民族利己主義，並把自己描繪爲民族利益的代表，從而爲專制政治合理性找到新的辯護士。他們以通過市場經濟強化了的專制國家，一方面撫慰中國人對於國家強大的希望，一方面壓抑自由精神。要中國人熱愛只屬於共產黨官僚集團的、踐踏人權、侮辱人性的專制國家，這正是共產黨官僚集團所煽動的狹隘民族利己主義意義的邏輯歸宿。

袁紅冰認爲，中國的民主運動必須有重鑄民族之魂的精神能力，必須以超越意志，創造出通過獨特的民族文化美色，展現人類共同理想的民族精神，必須在人類歷史的天幕上書寫以自由意識爲靈魂的民族情感的詩篇——爲了中華的民族情感不死於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爲了迎接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精神挑戰；爲了剝奪獨裁權力利用民族情感再造道德基礎的可能；爲了撕去專制政治的最後一

塊理論的遮羞布；爲了中華民族以寬容、博大的文化胸懷，給人類文明做出不可取代的獨特貢獻；爲了不辜負中國人美麗的膚色從太陽中獲得的金色靈感；爲了金色的中國人的美化和強化；爲了在新世紀的生命競爭中有屬於中華的榮耀；爲了用生機盎然、超越過去的民族精神，再次撞響人類自由意識的晨鐘，而必須如此。

然而，許良英之流卻不願意如此，或者說沒有能力如此。他們只能從自己昏庸顛預的大腦中，找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巨人的片言隻語，來應付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精神挑戰；他們試圖通過徹底否定做爲共和精神的民族體現的民族情感，來否定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他們這樣做，實際上是在把民主運動引向同一種浩蕩的情感爲敵的絕路。他們是要讓中國民主運動成爲幾個瘦腿上長滿黑毛的乾癟老頭，在廣大中國人群的民族情感的斜視中，做迪斯可之舞的鬧劇。

愚蠢不等於卑鄙，卑鄙卻不止於愚蠢。許良英之流並不安於愚蠢，而要惡毒地詛咒聰慧者。他們以中國民主運動的祖師爺自居，並唾液四濺、呼天搶地地發出袁紅冰正將民主運動引上法西斯主義道路的警告。他們就是用這種向正在同專制政治做危險搏鬥的戰士背後捅刀子的方式，來證明他們民主理想的純潔性。然而，那種純潔性不過是飄落在狗屎上的一片白雪，雪片消融之後，只能變成狗屎上冒起的一縷情態妖嬈的水汽。

許良英之流的卑鄙小人式的攻擊，不僅給袁紅冰整合民主力量的努力造成了障礙，而且，也使相當一部分外國記者心存疑慮，從而使袁紅冰發動的民主運動通過國外傳播媒介產生宣傳效應的可能性，受到了很大限制——許良英之流是在和共產黨官僚集團一起，扼殺民主運動的信息。

「許良英之流爲什麼要這麼幹？」當袁紅冰掐著鼻子審視這個問題時，他看到的是一個個骯髒的人格。同時，他又一次痛切地感到，專制政治的最可怕之處不僅在於對精神的普遍摧殘，更在於它

甚至弄髒了它的反對者的人格。許良英之流不停地低聲囁嚅思想自由，但又要自視爲民主思想的唯一立法者，不能容忍任何超越他們低級智商的思想；他們沒有能力，也沒有勇氣向專制政治做卓有成效的實際挑戰，卻又以對勇敢者的污蔑，來遮蓋他們的無能和怯懦。他們所做的這一切，都折射出屬於專制政治的陰謀權術、墮落人格和思想專橫的陰影。

由此，袁紅冰更加確信，政治民主化進程必須與一場波瀾壯闊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相伴而行——政治民主化進程爲文化復興運動提供必不可少的政治空間；文化復興運動的精神之火熔鑄出的高貴人格，則爲民主政治提供道德保障。當時，雷楨孝正主編一本規模宏大的政治法律哲學論文集，並邀請袁紅冰做副主編。準備編入這本論文集的袁紅冰的幾篇文章中，就有一篇題名爲「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宣言」。

袁紅冰以蒼涼的沉默來回答許良英以及白傑明之流聲嘶力竭的詛咒。他不願意使自己降低爲一個用尖刻的語言同卑鄙者爭論的小人物，他甚至不屑於向那些詛咒者放一個響亮的屁做爲回應，因爲，他覺得，許良英之流的呼吸會把他高貴的屁弄臭。然而，爲了實現民主力量大整合的設想，在張勇進、閔琦的一再勸說下，袁紅冰還是壓抑著厭惡感，撥通了許良英的電話，向他表示出進行思想交流，以消除誤解的願望。而許良英卻以似乎有許多隻灰耗子在亂竄的陰鬱語調，拒絕了袁紅冰的善意。袁紅冰放下電話後，冰冷而凝重地想：「中國自由民主運動最艱難之點，在於普遍墮落的人性。」

第四十四章

北京大學，近現代史上的中國最高學府，在她的生命歷程中，曾有三次表現出使知識擺脫專制官權奴僕地位的思想突進。一次是二十世紀初期，校長蔡元培先生以學術寬容精神，鑄造了北京大學的自由之魂；另一次是五十年代中期，許多自由知識分子向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專制政治，發出了悲愴的思想抗議；最後一次則是八十年代下半期，一批身披生活的風塵，通過艱苦的跋涉，從知識青年流浪漢命運中走進學術殿堂的中青年教師，用他們具有荒野風格的學術氣質和絢麗豐饒的思想意境，再現了蔡元培先生手創的北京大學自由之魂。

八九年之後，被共產黨官僚集團視為「六四」運動精神策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學，在當局政治迫害的鋒芒所指之處，首當其衝。鄧小平、李鵬之流試圖一勞永逸地扼殺北京大學的自由靈魂。吳樹青，這個李鵬的思想小幫閒，這個頭腦只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拙劣複製品的御用文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立即脫掉褲子，用思想專制的槓桿，撬動北京大學的命運之輪，向獨裁權力希望的方向滾動。

北京大學的新生必須進行一年的軍訓，才能正式入校學習；袁木之類天良泯滅的無恥政客經常被當做貴賓請來，為學生做洗腦式

的講座、報告；學生宿舍、課堂、校內咖啡廳，成爲像陰鬱的幽靈一樣尋覓異端思想信息的秘密警察偷偷出沒的叢林，當局甚至做出巨大努力在學生和教師中發展告密者；相當一批具有自由、民主意識的教師由於不堪忍受政治迫害和精神壓抑的痛苦，離開他們曾經熱戀的北京大學，而一些向「六四」學生和市民的鮮血浸透的官權獻媚的教師，則被賜予學術地位的獎賞；患有專制政治狂熱症的「太子黨」成員林炎志和大貪官陳希同的親信任彥申，先後進入北京大學，任共產黨委員會的書記，嗜權如命的專制天性，使他們把注意力集中於按照專制政治的要求，整肅、清洗各個系的行政和學術領導層。

一時間，北京大學出現了「廟堂之上，朽木爲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朝；奴顏卑膝之徒，紛紛秉政」的局面——彷彿一切卑鄙、骯髒、腐爛、陰險的東西，都生機盎然地跳起狂歡之舞，而死去的則是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的靈魂。

袁紅冰所在的法律系，自然成爲學校收緊專制韁繩的重點。一個叫喬叢啓的傢伙，因爲以妖嬈的情態，伸出紫紅的舌頭，賣力地爲獨裁權力舔淨政治髒屁股，而受到任彥申的垂青，並以任彥申的代言人的身分，被任命爲法律系共產黨委員會的副書記。喬叢啓的老婆是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大學工作部的處長，而實際上她是一個文化特務，專門爲當局收集高等院校學生和教師的思想異端傾向的情報。這對夫婦充分表現出靈魂和形象的統一——喬叢啓那雙患過視網膜脫落症的眼睛，總處於呆板得近乎愚蠢的斜視狀態，只有在面對美貌的女學生時，那雙眼睛才會猝然變得生動起來，就像有一根亢奮勃起的、灰黑的驢雞巴，令人膽顫心驚地要斜著伸出眼眶；似乎是爲了同喬叢啓的斜視保持對稱，他的老婆說話時，那給人以老太婆的陰唇般枯萎感的嘴唇，則總在神經質地抽搐中，歪向另一邊。

這對夫婦最感興趣的事之一，就是向同事炫耀他們同高級官員

的親密關係。談論起此類話題時，他們的嘴唇會亢奮地蠕動著，發出宛似咀嚼肥膩的紅燒肉似的聲響。喬叢啓也正是通過他的老婆介紹，才得到了拍任彥申馬屁的機會。然而，喬叢啓，這個以前總顯得憂心忡忡的傢伙；這個從老婆的褲襠裏爬出來的小男人；這個毫無人文氣質的蠢貨，在當上共產黨的副書記之後，忽然變得充滿自信了。在一群散發出酸臭的庸人氣息、視玩麻將賭博高於學術探求的年輕教師中，喬叢啓成爲一隻領頭的公山羊，他經常以這樣的話顯示他的聰慧：「袁紅冰不過是一個亡命徒，竟想要用一隻筆同無數機關槍對抗——以個人和國家對抗，這不是找死嘛！」

就在狗官和御用文人極力把北京大學變成精神廢墟的情況下，袁紅冰在學生中傳播民主意識的堅韌努力，仍然結出了自由靈魂的野果，儘管那野果還不成熟。

八九年後，每到六月四日之前，共產黨官僚集團中那些殺人犯的精神衰弱症都要發作一次——大批軍警和秘密警察被派到北京市各個角落，監視民衆，以制止任何悼念「六四」死難者的活動。爲了避開當局的預防措施，北京大學的近千名學生，於九三年五月四日之夜，提前一個月聚集到圖書館前的草坪上，以悲痛的沉默和繁星般的燭光，表達對「六四」之血的追悼之情。而到了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大學區的幾條街道上撒滿了白花和雪片似的紙屑。這些活動，都是在袁紅冰的支持下進行的。

九三年秋天，又到了海淀區人民代表換屆選舉的時刻。在推舉候選人的過程中，僅法律系，就有十數個各由十二名學生組成的選民小組，共計二百多人，推舉袁紅冰做人民代表候選人；在所有受到推薦的候選人中，袁紅冰的選民支持率是最高的。

「絕不能讓袁紅冰的名字出現在候選人名單上，否則，就很難阻止他當選。」——當局又一次按照這個曾在九一年人民代表選舉過程中出現過的思維邏輯，開始了強姦自己的法律女兒的亂倫行爲，而使用的強姦手段也同上一次毫無二致。

校方和法律系那些專門監視學生動態的所謂「政治思想工作」教師和學生告密者，像老鼠一樣在黑暗的夜色中竄動起來。他們在每一個推舉袁紅冰做候選人的學生選民小組中，找到一個他們認為意志軟弱的學生，施以威脅利誘，迫使其改變支持袁紅冰的立場，然後，當局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確認，由於不夠法定人數，整個選民小組的推舉無效。學校的共產黨副書記林炎志在秘密會議上宣布，凡是推選袁紅冰的共產黨員，一律開除黨籍。法律系的副書記喬叢啓則在學生中廣泛地散布這種信息：支持袁紅冰的人，在畢業時將要受到懲罰性待遇，甚至可能由於「政治思想」不合格，而被取消獲得畢業證的資格。

共產黨官僚集團這樣肆無忌憚地違反他們自己制定的《選舉法》，恰恰符合他們最高的法律原則，即法律是維護專制政治的工具，法律必須為專制政治服務，必須有利於鞏固國家權力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的體制。共產黨官僚集團常常傲慢地宣稱共產黨是一個成熟的黨，而「成熟」的表現之一就是，共產黨官僚集團能夠在既要當極權專制的婊子，又要立民主的貞潔牌坊之間游刃有餘。

在被迫的卑鄙中悸動的良知，往往具有使人心靈悲愴的淒涼之美。袁紅冰就在法律系一位女性共產黨副書記的眼睛裏發現了這種美。一個夕陽如血的下午，這位來自南國水鄉的柔弱少婦，聲音像風中的黃葉一樣顫抖著，對袁紅冰說：「我做了一件對不起你的事——要學生不得選你做人民代表候選人……你知道，上面當官的施加的壓力太大，我不敢不那樣做……希望你能原諒。哎——，如果民意能夠被尊重，你一定會當選。光我們法律系，就有兩三百名學生推薦你。據說，其他系也有你的很多支持者。而別的候選人，最多的也只有幾十個選民推薦……。」

當時，從那位少婦負疚的神情中，袁紅冰看到了幾縷銀色流雲般的痛苦在炫目地閃爍。袁紅冰立刻原諒了這位少婦，因為，那銀色的流雲是美的；因為，他不能要求一個柔弱的少婦承擔起屬於堂

堂男兒反抗專制的天職；因為，他可以視鋒刃上的舞姿為最動人的生命之美，卻沒有權利要求別人也熱戀燦爛的危險。

「噢，我完全理解你。」袁紅冰消瘦的面容上浮現出富於冷峻的雄性豔麗感的微笑，說。但是，蒼涼、浩茫的歎息卻從他生命深處無聲地飄起，他是為人們被迫生活在虛假中而長歎。

許久以來，袁紅冰一直試圖控制官辦的北京大學「研究生會」，使之在鄧小平之後與專制政治的決戰中，成為學生民主運動的「合法」策源地。九三年秋，研究生會舉行換屆選舉。袁紅冰決定動用他的影響力，支持王家其競選研究生會主席。可是，他的努力又受挫於當局的陰謀活動。這次，不僅喬叢啓發動因玩麻將賭博的無賴漢興趣而聚集在他周圍的教師，以共產黨組織的名義，對研究生進行威脅利誘，而且，法律系的書記張文，也赤膊上陣，指使一位研究生的級主任，用「王家其經常喝酒鬧事」的罪名，剝奪其被選舉權。

對環境的刺激做出物性的生存本能或者生存理性的反應，這是所有生物的共性。而人的獨特性在於，他往往對外在環境悲愴地提出審美激情的要求，正是這種凝結著血淚的、對美的要求，托起了人的宇宙主體地位；也正是這種要求的美感魅力，誘惑高貴的生命走上因無視自然與社會的物性生存戒律而艱難的命運之路。但是，在專制政治使精神凋殘的現代中國，配稱為宇宙主體的高貴者，像遺失在暗夜中的陽光一樣難以尋覓；為了堅守生命優美的原則而蔑視生存理性的高貴者，像鹽鹼灘上的野花一樣稀少。大多數中國人都隨著精神的枯萎忘卻了審美激情，他們只能聽懂由獨裁權力鑄造的物性生存理性的宿命戒律。

「六四」事件過程中，法律系共產黨的書記張文曾為學生的血而垂淚；「六四」過後的最初一個時期，他也曾保護過受到政治迫害的袁紅冰。然而，當「六四」事件中崛起的強烈的人性刺激，被流逝的時間洗去之後，張文又對官權的刺激做出了物性生存本能的反

應，為保住個人的「法律系書記」地位，他同袁紅冰再造民主力量的努力，發生了直接碰撞。

面對日益縮小的學術自由空間，袁紅冰決定對北京大學當局發起一次有限度的反擊，來證明北京大學的自由之魂仍然在以野草的堅韌活著。然後，他便迅速地選定了反擊的時機。

九三年十月，北京大學開始了一年一度的教師高級學術職稱的評定工作。如果說鄧小平時代的共產黨官僚集團放鬆了經濟領域的控制，那麼，除了胡耀邦和趙紫陽任共產黨總書記的時期之外，共產黨官僚集團從來沒有弱化過對精神領域的壓抑。而「六四」事件之後，高等院校，特別是北京大學，就成為精神壓抑的重點。不僅從學校到系一級的共產黨組織得到了有利於專制政治的強化，一批視腐敗的官權為衣食父母的御用文人被任命為各級共產黨組織的書記，而且，就連做為教師高級職稱評定機構的「學術委員會」，也要由共產黨的書記擔任實際的主持者。「學術委員會」裏相當一部分成員都是當局經精心挑選的、長期與官權「榮辱與共」的所謂者，這些人完全沒有知識分子應當具備的人文精神和對真理的忠誠，相反，他們的靈魂早已被獨裁權力雕刻出了本能化的思想專制的風格。他們不是以學術素質做為評定學術職稱的標準，而是以被評定者是否忠誠於專制政治視為主要的原則，同時，他們還要求被評定者對他們個人表現出類似於臣僕對封建領主的人身依附傾向。他們就是這樣，用黑色的政治和下賤的人格兩條鞭子，替共產黨官僚集團把知識分子趕進專制政治的馬廄。

雖然袁紅冰認為，「學術委員會」裏那些用缺乏靈性的知識維護獸性政治原則的傢伙，根本不配對他評頭品足，但他還是提出了高級職稱的申請。不過，這並非因為他的學術影響和法學專業著述遠遠超過了高級職稱的學術要求——他十分清楚，當局幾乎沒有可能把高級學術職稱授予他這樣一個思想異端者；而是因為，他試圖通過申請製造一次挑戰的機遇，他要向以政治壓抑學術的現實的醜

臉上，興高采烈地撒一泡金色的尿。

就如同每次向獨裁權力發起挑戰之前一樣，袁紅冰又處於和真理同在的冷峻的興奮和浩蕩的神聖感中。可是，生活卻迫使他不得不用一隻眼睛從神聖的高處，俯視人性的墮落。

一次談話中，青年政治學院教師王東成告訴袁紅冰，不久前，王海光曾到他的家裏，對袁紅冰進行了情緒激烈的人身攻擊，並以袁紅冰把從商人那裏得到的五萬元錢交給了妻子王錦娜，做爲袁紅冰人格低下的證據。袁紅冰意識到，王海光提到的五萬元，是指萬通公司總經理王功權給他的個人資助。而事實上，袁紅冰把這筆資金計入了聯創中心的會計帳簿，並準備將其全部用於民主運動，他沒有爲個人生活使用其中的哪怕一份錢。

袁紅冰毫無表情地望著王東成，他的心卻被厭惡之情咬噬著，感到了猩紅的痛楚。他的心不是由於王海光捏造事實的污蔑，而是因爲王海光違背了「君子絕交無惡言」的人格準則而疼痛。同時，在痛苦的厭惡之霧中，袁紅冰似乎隱隱看到了某種猙獰、兇險的陰影在晃動。

「噢，王海光的妻子是國家安全部政治處的官員……我以前讓王海光瞭解的事情太多了……他的性格向來是黏乎乎的，這次怎麼會如此情緒激動地對我進行人身攻擊？這難道僅僅是因爲我沒有允許他用骯髒的金錢滿足貪欲嗎？」袁紅冰下意識地、思緒紛亂地想，但是，他卻又一次猝然軟弱了，軟弱得不願意深究那殘酷地突起在他意識中的問題；軟弱得不願意思索王海光變成一個告密者的可能性；軟弱得不敢正視曾無數次看到過的腐爛人性的黑暗啓示——他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王海光會墮落到甘心做一個告密者的程度，只因爲王海光曾那樣動情地談論過真理。直到後來袁紅冰必須爲自己的這種軟弱付出比挫骨揚灰、焚屍滅跡更慘痛的代價時，他才明白，注視墮落人性的目光中，不能給優美和高貴留下一絲餘地，而必須只能有屍體解剖刀般冰冷的銳利。

十月下旬，正像袁紅冰預料的那樣，法律系學術委員會否決了他的高級學術職稱申請，而且，是北京大學當局請示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共產黨北京市委員會之後，命令法律系學術委員會這樣做的。於是，袁紅冰迅速制定了有限度的反擊計劃。他準備撰寫一份致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的公開信，抗議當局以政治壓抑學術自由的專制行爲，同時，決定於十一月某日，在北京大學法學樓訴訟法教研室內，利用午休時間，舉行兩小時的靜坐抗議；在靜坐過程中，由王家其、王仲秋和張勇進等人，帶領一部分社會上從事民主運動的朋友前來看望，以擴大靜坐抗議的社會效應。爲了把這次活動的規模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內，他不準備發動大學生參與這次反擊活動。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他把嚴正學事件和籌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視爲真正的戰鬥，而這次靜坐抗議只是真正的戰鬥開始前的序曲。

就在這個過程中，袁紅冰發現他在聯創中心的總經理辦公室遭到了秘密搜查。他是從他用快乾膠貼在辦公桌抽屜和保險櫃門縫間的頭髮絲被折斷的現象中，發現了這一點的——自從得到柴治國受到秘密警察嚴密監控的信息時起，袁紅冰便有意識地採取了一些反偵查措施。針對這個發現，袁紅冰起草了一份舉行二十四小時絕食，抗議當局壓制學術自由的聲明，放進保險櫃，不過，原定的抗議地點和開始的時間都沒有變。當然，袁紅冰並不準備絕食。他只是要通過警察的秘密搜查，把絕食的虛假信息傳達給當局，以「絕食」這種激烈的抗議方式，對共產黨官僚集團衰弱的神經施加強刺激，從而促使當局做出過分的反應——他的這次抗議活動是有限度的，小規模的，而當局的過分反應則會成爲抗議活動的社會影響的擴大器。

大約在預定的抗議活動的前三天，袁紅冰利用一個小時，完成了致吳樹青的抗議信，內容如下：

我，袁紅冰，一個對中華民族的命運給予熾烈而堅硬關懷的人，不能不關注北京大學的狀況。因為，如何鑄造能以太陽的輝煌和藍天般的世界胸懷擁抱未來的民族精神，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所面臨的最尖銳的挑戰之一。而北京大學做為中國的最高學府，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但是，北京大學目前的狀況尚不足以真正承擔這一神聖的民族使命。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刻劃著左傾思潮痕跡的某些政治原則，還在相當程度上擁有對學術進行裁判的權威。

在北京大學法律系任教八年以來，我完成了百萬字的法學學術論著；在教授過的校內外數千名學生中，我以出類拔萃的授課藝術和學術思想，為北京大學贏得了榮譽，並因此多次獲得優秀教學獎；在擔任訴訟法教研室負責人近六年以來，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促進了北京大學法律系訴訟法學的長足發展。我已經可以因為我的學術水平，因為我的辛勤勞作，因為我所堅守的人格原則和價值觀念，而毫無愧色地面對北京大學的光榮歷史。

但是，我的高級學術職稱的申請卻由於我在八九年政治風波後受到審查，以及我在九二年進行了一系列抨擊左傾思潮的活動等政治原因而被否定。這種否定不僅是對我個人的不公正，而且體現了完全違背現代人類文明基本良知的，以政治權術壓抑、摧殘學術自由的價值取向。

聯繫到今年春天，由於政治原因而剝奪了我去香港講學的權利，確實難以繼續容忍對我的政治歧視。然而，我撰寫此份抗議書，卻完全不是基於個人的利害考慮。因為，早在許多年前，從我以少年之心確認將中華民族的崛起做為生命目標之時起，對個人利害得失的考慮，就已經被神聖的信念完全抹去；因為，早在文化大革命的猙獰歲月裏，當我從民族的苦難中理解到，必須以追求社會正義做為生命的原則之時起，個人的生死榮辱就不配再成為我的話題。

今天，我提出這份抗議書，乃是基於一個堂堂中華男兒對真理的責任感；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對學術純潔的責任感；一個北京大學的教師對北京大學的榮譽的責任感。因為，以腐朽的政治原則——左傾思潮就是腐朽的政治原則——做為學術問題的裁判者，只能使荒謬高於真理，使學術喪失自由及高貴的品質，使北京大學蒙受恥辱。

凡是真理不受尊重的地方，人性的墮落就無可避免；凡是學術的純潔性被侮辱的地方，知識就必定異化為骯髒的庸俗。儘管學術委員會中不乏仍然保持著學術良知的學者，但是，某些學術委員利用其權力排斥異己，培植親信，以封建式的陰暗權術鞏固其學術地位；某些教員為了獲得高級學術職稱，完全喪失人格的尊嚴，而對不公正的權力露出諂媚的微笑等等這些現象，都說明了上述結論。

當然，對於這些人，我可以給予輕蔑的理解，因為，我不能要求卑鄙者具有高尚的情操；我不能要求怯懦者展現出勇士的品格。但是，對於校長吳樹青先生我卻無法原諒，因為，歷史不能原諒，北京大學的榮譽不能原諒——為了使北京大學成為鑄造豐盈的新民族精神的學術聖地，我不能原諒。

一九八九年十月，我因受政治審查而被迫停止講課之前，在最後一堂課上的最後一句話是：『在個人的生存之上，還有理想與信念，還有正義和良知——我願意以此和我的學生們共勉。』今天，我仍願以這句話與吳樹青先生共勉。

只有在學術思想的自由交鋒中，真理才會如同明亮的星辰升起，而徹底清除以腐朽的左傾政治原則做為學術裁判者的現象，則是學術自由的前提。我以真理的名義要求校長吳樹青先生為此做出努力，來贖您的過錯。

十一月某日袁紅冰確定進行靜坐抗議之日，中午十一時，袁紅冰剛一走進法學樓，張文便將他叫到法律系共產黨委員會的辦公

室。辦公室的外廳裏聚集著二十幾名便衣警察；辦公室內，喬叢啓和其他幾個專門負責監視學生思想動態的所謂教師，正在「恭候」袁紅冰。

張文在辦公桌前就座之後，臉上露出一絲像從沒有成熟的檸檬中擠出的汁液般酸澀的笑意，說：「袁紅冰，你中午準備做什麼——還是到我的家裏去吃飯吧。」

在袁紅冰冷冷地拒絕了他的邀請後，張文語調變得格外嚴厲地說：「據說，你中午要在訴訟法教研室內絕食，要絕食可以，回你的家裏去絕食，今天中午我不准你留在教研室內！」

袁紅冰高傲地稍稍揚起雕刻著狂放不羈的美感的面容，用彷彿有鐵石撞擊的聲音回答張文：「我不會絕食，但是，今天中午我一定要留在訴訟法教研室內——除非你讓外面那群警察把我抓起來，否則，別想阻止我！」

這時，喬叢啓神經質地眨動著斜眼說：「吳樹青先生中午要派兩位處長來聽你的意見。吳樹青先生很忙，沒有時間見你——北京大學的校長不是誰想見都可以見的……。」喬叢啓每逢提到「吳樹青」這個名字，聲音都會感動地、灼熱地哽咽一下，彷彿吳樹青是他的肛交對象似的。

袁紅冰神情冷峻如鐵，就像不得不注視一隻身上布滿膿綠色疙瘩的癩蛤蟆一樣，厭惡地斜視著喬叢啓，同時，他語調中飄盪起澈骨的寒意，說：「你也許視見到吳樹青為幸福，但我不是。我根本沒有興趣見他。就是他想見我，也要看我能不能抽出時間來。」

說完，袁紅冰便站起來，大步向門邊走去。張文平常總顯出缺乏表情的冷靜，而此刻他竟像露出牙齒的狗似的，厲聲說：「袁紅冰，你不要走！」

袁紅冰停下腳步，仍然背對著張文，並稍稍向後轉動了一下峻峭挺直的脖頸，堅硬地說：「我一定要走。」

離開法學樓後，袁紅冰騎自行車駛出校園東邊的一道側門，沿

環繞北京大學的街道巡視了一番。他發現，每一個路口都有幾輛警用吉普車和三輪摩托，還有幾輛似乎是國家安全局的深黑色高級轎車，停靠在路邊；大批治安警察和交通警察在人行道上巡行，一些身著便衣的秘密警察，如同無所事事的街頭無賴漢，陰沉地盯著行人；中關村丁字路口的一家快餐店，店門緊閉，外面掛出了一個牌子，牌子上寫道：「因停電停業一天」——王家其曾同準備對袁紅冰表示聲援的朋友們約定，當天中午在這家快餐店裏見面。

隨處可見的警車和大批警察造成的緊張氣氛，使正在下班的人群感到，北京大學又要發生什麼事了。許多行人駐足於人行道上，向北京大學校園上的天空注視。宛如沙漠中乾渴的旅人遙望天際的暗紫色雷雨雲一樣，那些行人激動的目光中動盪著灰藍色的希望，那是對於狂風驟雨的希望。袁紅冰騎自行車緩緩越過兩個並肩而行的交通警察時，無意中聽到了他們的對話。一位警察自嘲地說：「北大打個噴嚏，咱們當警察的就要發燒，真他媽的沒勁。」另一個警察則神秘地說：「聽說，連公安部的頭頭都被驚動了——北大的一群教師要絕食……。」

袁紅冰從北京大學的西門返回校園，立刻找到王家其，把中關村那家快餐店停業的消息告訴了他，並要他想辦法和即將前來的朋友們，重新約定見面的地點。然後，袁紅冰便駛向法學樓。

法學樓的門廳、走廊和傳達室裏，聚集著許多便衣警察和校方保衛部的特務。他們只允許人走出，而不准進入法學樓。不過，袁紅冰沒有受到阻擋。在秘密警察們食腐肉的禿鷲般陰森的窺視目光中，袁紅冰輕輕晃動著寬闊的肩頭，走進訴訟法教研室，在長桌的北端坐下，將一疊打印好的致吳樹青的公開信，放在桌面上，開始了靜坐抗議。

儘管教研室內沒有一個人，而且寂靜得好像連時間都死了，但是，袁紅冰卻猶如置身於慘烈搏殺的戰場上一樣，使自己端坐的身姿表現出懸崖的風格。他意識到，自己面對的，並不是蒼白的牆

壁，而是凝結著重重血霧的專制政治的猙獰鐵幕。蒼茫的孤獨意緒驀然湧上袁紅冰的心頭，但是，孤獨卻並不使他淒涼，而使他青銅色的心堅硬地撫摸到了神聖而美麗的、獻祭的激情——那激情是屬於猛獸的生命詩意。

第一個趕來看望袁紅冰的，是王仲秋。最初見到王仲秋的人，從他顯出敏感的蒼白面容上，總會得到一種性格軟弱的印象。但是，經過較長時間的接觸，人們就會發現，他的眼睛深處有時會猝然熾烈地閃耀起藍白色的、略帶瘋狂意味的火焰。那火焰使人領略到，這個外形軟弱的生命的靈魂中，有著堅硬的東西，而堅硬之處就在於，他對生活在真實人性中的強烈願望，哪怕在專制政治之下，只能以流浪漢的命運來滿足這種願望。正是因為如此，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後，王仲秋才很快就辭去了國家分配給他的小官僚的公職，開始四處流浪。因為，小官僚的職位勢必使他不得不以虛假面對生活。袁紅冰幫助王仲秋通過研究生的入學考試和政治審查，使他重返北京大學以來，他一直是袁紅冰的民主活動的得力助手之一。

那天，當王仲秋對試圖阻止他進入法學樓門廳的北京大學保衛部特務說出「我一定要看望袁老師」這句話時，他的眼睛裏又閃耀起藍白色的火焰。也許由於特務們瞭解王仲秋在學生中的影響力，而不願意同他發生激烈衝突，以避免事態擴大，所以，他們最終允許王仲秋走進了訴訟法教研室。在袁紅冰的注視同王仲秋的目光發生碰撞的瞬間，他還能從王仲秋的眼睛裏看到藍白色火焰的餘韻。而袁紅冰以一個無聲的思想，回答了那火焰的問候：「最純淨的，不是水，不是清泉，而是火。」

王仲秋走後，又有幾位法律系的教師來向袁紅冰致意，其中有一位國際法的女博士李紅雲。李紅雲三十多歲，還沒有結婚，是海洋法專家。袁紅冰同她認識的時間並不長久，但他們之間已經開始了深刻的精神交融。有許多人，或是被個人野心驅使，或是受到個

人命運偶然性的逼迫，才從事民主活動，然而，只要是由於對真理的熱戀而走向自由民主理想的人們，一定有一顆高貴而純潔的心——李紅雲就是如此。李紅雲的形象沒有妖嬈的風韻，但她的靈魂卻並不醜陋。嬌媚如花的容顏可以令袁紅冰愉悅，而向美麗靈魂的凝注卻可以使他沉迷，沉迷於生命的神聖感中。

如果說袁紅冰最初的孤獨感因為王仲秋和李紅雲等人的看望而消融了，那麼，突然湧進來的一群女學生卻使冰雪般覆蓋在他峻峭的心上的孤獨感，頃刻之間融化為高山激流。而房間蒼白的寂靜中，立刻飄盪起少女身體那清新如小白樺林、絢麗如朝霞的氣息。一位身形妖冶的女學生，以踏在火焰上似的步態走上前來，將捧在潔白勝雪的手中的淺黃色花束，獻給袁紅冰。然後，她微皺起秀長的雙眉，將面容深深俯向袁紅冰的身體，由於煩愁的神態而優美彎曲的嘴唇間，輕輕飄出一縷灼熱、瘖啞而豔紅的聲音：「我讀過您的《荒原風》，我知道您喜愛野花。可是，我卻無處去採野花，只能從花店裏買來這束花獻給您。」

袁紅冰憔悴的青銅色面容上閃耀起燦爛的微笑，說：「不，你不必採摘野花——野花的神韻就盛開在你的眼睛裏。」

女學生清秀的面容驀然湧起了明麗的紅暈，她驚喜地睜大著眼睛，慢慢退向門邊。那雙少女的眼睛裏有滿山滿野的淡紫色花朵，在風情萬種地搖曳動盪。袁紅冰高傲地注視著那雙眼睛——他覺得，他必須以男兒的高傲，欣賞那野花怒放的少女的眼睛，那飄搖著柔情蜜意的少女的目光。

少女身體的醉人氣息還殘留在絢麗的寂靜中，訴訟法教研室的門又再次被慢慢推開了。一位頭髮灰白的老人枯瘦的身影，從門縫間無聲地飄進來。袁紅冰是經張顯揚先生的介紹，同這位老人結識的。五十年代中期，共產黨官僚集團摧殘自由知識分子的那場所謂「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中，這位老人曾被關進勞改營。長期的苦役犯生活在他的皺紋間刻下了比岩石的裂縫更怵目的悲涼神情，但

卻顯然沒有使他嚮往自由精神的意志破碎。八十年代，他成爲一家外國報刊的不公開的記者，爲將中國的民主運動信息傳向世界，而默默地努力著。

「北大周圍的街上到處都是警車和警察……不過還是給我溜進來了。」老人枯瘦的面容上，忽然露出彷彿由於惡作劇成功而得意的少年人般純真的微笑，低聲說。但是，袁紅冰卻知道，老人之所以能夠走進這個房間，可能是因爲他的知識分子的風度使秘密警察誤以爲他是北京大學的教師，而更可能是秘密警察想搞清楚老人同他的關係，而故意讓老人進來的，不過，無論如何，只要老人走進這個房間，他就一定處於偵查視線之中了——這個房間毫無疑問正在受到竊聽。

爲了不給老人增添麻煩，袁紅冰同他只簡單地交談了幾句。老人離去時，在門邊停留了片刻，回首向袁紅冰致意。從老人的眼睛裏，袁紅冰看到了比少女翠綠的秀色更加令人心靈震撼的、頑強的生命之美，那是被嚴酷冬季的寒風吹裂的岩石的優美，而那雙眼睛裏向他致意的深沉情感，猶如覆蓋在岩石上的殘破的晚霞，那晚霞凝重得像枯紅血淚的詩意。

那天最後來看望袁紅冰的，是王家其、嚴正學和他們的十多位朋友。這批人中，有流浪畫家，有記者，還有雕刻藝術家。其中大多數人袁紅冰以前都不認識，以後也很快忘記了他們的容顏，但是，袁紅冰卻記住了那天他們如同片片凋殘的紅葉飄落在他靈魂間的沉默的目光，從那紅葉飄落的聲響中，袁紅冰聽到了遙遠而悲涼的人性的呼喊，那是被千年思想專制禁錮在重重血霧深處而仍然不肯死去的人性在呼喊。

事件過後，見到張勇進時，袁紅冰才知道，靜坐抗議過程中，張勇進也曾領著一個台灣記者來到北京大學，試圖看望他。不過，張勇進和台灣記者剛走進法學樓，就被一群警察強行帶到北京大學的保衛部。在經受了秘密警察極具侮辱性的、粗暴無禮的審訊之

後，台灣記者被釋放了，而張勇進則由秘密警察用一輛三輪摩托押送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

張勇進在向袁紅冰講述這段經歷時，他那雙總是呈現出純淨善意的眼睛裏，卻顫動起因人格遭受侮辱而痛苦的憤怒。當時，袁紅冰黯然神傷地想：「這雙潔淨的眼睛裏的善意，總有一天將凍結在冷峻的神情中。專制政治不會給美麗的善意留下一絲生存空間，無論在什麼意義上，都是這樣。」

舉行午間靜坐抗議的當天上午，袁紅冰就把致吳樹青的公開信寄給中共中央政治局、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喬石、政協主席李瑞環；下午，近百分公開信的複印件又由袁紅冰的朋友散發到各個高等院校。這次靜坐抗議之石激起的波紋之一，就是北京大學一批教師開始了在一份致國家教育委員會的、抗議不公正的學術職稱評定制度的請願書上，徵集簽名的活動。而這時，袁紅冰卻悄然離開北京大學，來到天津市管轄的武清縣的一個小鎮。

幾個月前，通過崔武年在天津市政府內的上層關係，美籍華人江源獲准在武清縣創辦一個科技工業園。唐越以江源秘書的身分參與了科技工業園的籌建工作。此時，唐越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已經將小說《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輸入了電腦。袁紅冰這次到武清縣，就是要對電腦的打印稿，做最後一次修改。袁紅冰住進了唐越給他安排的一座環境頗具詩情畫意的賓館，開始了手稿的修改過程。

離開喧囂的都市，浩蕩的寧靜就像晚霞中慢慢變成深紅的無邊荒野，伸展在袁紅冰的靈魂間。儘管每天俯身於稿件上之前，他都要狂飲烈酒，使自己進入火焰焚身的意境；儘管瘋狂的寫作使他被激情之火燒焦的靈魂上綻裂開道道殷紅的疲累血痕；儘管小說稿中的悲愴詩意燙得他的心都痛苦地悸動，但是，那片浩蕩的、深紅的寧靜卻一直伴隨著他，親吻著他因嘔心瀝血的寫作而憔悴的險峻的生命。就是在那彷彿整個世界都沉寂下來的寧靜之中，袁紅冰用豔

麗雄性的審美激情，為《自由在落日中》那一位位風姿綽約的蒙古美女，吟頌高貴人性的詩篇；以狂風、雷電和銀色暴風雪的風格，為那一位位驕傲、華美的蒙古男兒雕刻出峻峭的生命；用猛獸青銅色的淚，為兇殘的專制政治中崛起的美麗痛苦，洗去滿身風塵；以猩紅的英雄人格之血的波濤，為內蒙古高原上沉落的日球——那生命壯麗凋殘的哲理，沐浴淨身。

經過四天的寫作，袁紅冰完成了打印稿的修改。他像雕刻一般，在稿紙下面寫出最後一行字：「如果命運給我機會的話，在能夠出版之前，我將再做一次修改。」然後，他猶如一隻垂死的雄豹，兇悍地露出堅實的牙齒，將手中的鋼筆咬斷了——他是咬碎那再也無法承受的、宛似紫色岩石般的疲勞感。

那天傍晚，袁紅冰邁出彷彿拖著沉重鐵鐮的足步，一個人走向原野。樹葉凋落了，野花也早已枯萎，原野上裸露出鐵灰色的大地。巨大、枯紅的日球像一團流血的火焰在天際沉降，日球之上是紫苜蓿花色的空洞的蒼穹；日球之下，是暗藍色的蒼茫的地平線，而袁紅冰的靈魂卻比那晚秋的原野還要荒涼，荒涼得好像連心跳的回聲都消失在無淚的惆悵之中，只有一縷縷殘破的思緒，猶如被狂風撕碎的火燒雲，從他荒涼的心中飄過。

「為什麼會踏進這種空虛的感覺？噢，也許是我血淚豐盈的情感都熔鑄在我的小說中了。當我的小說能夠出版的時刻到來之際，深紅的落日會為被專制政治摧殘的人性之花，湧出殷紅的淚，而整個世界都會凝神傾聽那急雨般堅硬的淚，在人類歷史的良知上敲擊出金色聲響。可是，我動盪的心為什麼還不能平靜，還不能踏著蒼茫的詩意，走進殷紅的落日——我早已疲倦了，可卻為什麼還要承受政治活動的艱難？是的，我並不追求什麼『民主運動領袖』的稱謂，也不想用今天的艱難換取明天的榮耀——熱戀思想和詩意的生命，不屑於希冀世俗的榮耀和地位……這片原野是古代燕國的土地。《史記》中有云：『燕趙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是的，漫

步在這裏——南有莽莽的千里平原，北有岩石裸露的鋼藍色群峰，上有峻峭的藍天，下有堅硬的大地，怎麼能不令鐵血男兒慷慨悲歌，拔劍起舞……是的，我動盪的心不能平靜，因為，雄烈的心無法平靜地面對人間的苦難和重重社會不公正；因為，我不能安於只做一個書齋裏的英雄；因為，我不屑於只用筆來書寫詩意。我要用破碎於黑牢裏的命運，證明英雄的生命對真理的忠誠；我要以猛獸的利爪在現實中踏出社會正義的足跡……噢——，就讓我累死在險峻的山脊上吧！」袁紅冰思緒狂亂地走向天際，他鐵黑色的憔悴眼睛裏裂開一道暗紫色的傷痕，凝視著灰沉沉的暮靄中那股紅如血的落日，而原野之風使他凌亂的長髮飄舞起來，猶如放縱不羈的、黑藍色的火焰之夢。

袁紅冰的腳步像疲倦的風，在枯草叢中停下了。因為，日球已經沉落，失去那血紅落日的引導，他不知再走向何方。不過，他並沒有返回小鎮，而是佇立在原野上等待夜色。他確信，今天應當有繁星滿天的夜空為他升起，為他的《自由在落日中》升起。

然而，那卻是一個沒有星光的暗夜，殘留在天際的最後一線深紫色晚霞消失之後，袁紅冰的身前身後便峭立起堅硬的黑暗，黑得像是古代捨生取義的俠者在鐵劍和岩石撞擊的節律中唱起的千古悲歌的殘骸；黑得像是乾裂的狂風的墓地；黑得令人只能以凝結著火焰的燧石般的沉默來面對。

袁紅冰仰首逼視著蒼穹，在那個漫漫長夜中，袁紅冰悲愴的眼睛是唯一的星光，不停的荒野之風的長歎是唯一的聲響。

第四十五章

花朵的痛苦怵目地表現為豔麗花瓣的紛亂凋零，岩石的痛苦則以堅硬的沉默，刻在乾裂的縫隙間；流雲的痛苦炫耀地表現為在狂風中的宛轉扭曲，落日的痛苦則凝結在那般紅的深遠處——堅硬者和熾烈者也有他們的痛苦，那是從不屑於讓人欣賞的、禁錮在殷紅沉默中的、高傲的痛苦，而且，意志越堅硬，激情越熾烈，那痛苦便越深沉如萬里夜空，銳利如銀色的鋒刃。

奴僕會由於媚態被主人忽視而痛苦；奸商會由於失去金錢而痛苦；御用文人會由於沒有得到官權的垂愛而痛苦；小男人會由於他酸溜溜的多愁善感沒有引起女人的注意而痛苦；衰老如朽木的獨裁者會由於顫抖的手難以繼續握緊權杖而痛苦。老得雞巴毛都白了的獨裁者會由於顫抖的手難以繼續握緊權杖而痛苦。英雄也會痛苦，會為真理受到侮辱而悲愴，會為社會正義被踐踏而激憤，會為人性的醜化而長歎，會為精神的枯萎而向落日垂淚。在英雄那豐饒的痛苦中，最令剛烈的心厭倦的，莫過於遭受庸俗文人的中傷、曲解而引起的煩亂。九三年末，袁紅冰就不得不又一次，以冷峻而高傲的一笑，厭倦地俯視這種痛苦。然而，那一笑承受著多麼沉重的對人性的失望呵。

當時，一位朋友告訴袁紅冰，據幾位剛從英國訪問歸國的學者

講，他們在一份滯留海外的中國留學生辦的刊物上，看到一篇分析中國反對派各種派系的文章，文章中，把袁紅冰稱爲要以馬克思的暴力革命方式，推翻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激進派領袖，並指出，中國當局把袁紅冰領導的力量視爲最危險的反對派。

袁紅冰立刻意識到，這位朋友轉述的信息，不過是許良英之流對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之類指控的、較少惡意的折射。袁紅冰沒有爲自己辯解——他，一個少年時代就因爲思想傾向而被馬克思理論孕育的現代專制雜種定爲「反動學生」，並受到殘酷精神摧殘者；一個在同代人中罕見的、靈魂從未受到馬克思物性宿命哲學和階級仇恨政治學污染的「野蠻人」；一個從第一次進行嚴肅的思想之時起，就把冷峻的思想鋒芒，指向被血腥的專制權力奉爲理論之王的馬克思主義的英勇者；一個爲使人性掙脫馬克思主義精神枷鎖，而始終進行危險鋒刃上的挑戰者，現在竟被無聊文人們形容爲馬克思主義的信徒——面對這種侮辱，袁紅冰卻不屑於辯解。

是的，袁紅冰確實將瓦解專制政治，將創建體現民主原則和共和精神的國家體制做爲政治目標，但是，他向來認爲，無論專制的瓦解過程，還是民主建政的進程，都不能以馬克思主義的血腥的破旗爲引導，而必須以崛起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的、具有東方繁富美色的自由精神，以中國人在專制政治下經受過的最驚心動魄的苦難中湧現的民主理想，做爲明亮的北極星；他也曾苦苦思索過中國民主命運的道路問題，他曾做出過千般探索，百樣選擇，卻從來沒有確認過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方式。

通過一次又一次從慘痛的失敗中重新崛起的、堅韌而剛毅的呼喊人權的社會運動，鑄造民主意識的基礎，並使社會性民主力量同共產黨內的開明派，結成政治同盟，共同推動中國命運之輪——這是袁紅冰最後做出的策略選擇；他所謂的鄧小平之後同專制政治的決戰意味著，在獨裁權力重心崩潰之時，在專制政治最軟弱之點

上，發起全社會性的、以和平抗議為主要特徵的民主運動，迫使共產黨官僚集團開始以言論自由為先導的漸進民主化過程。

儘管太平洋的萬里波濤也難以洗淨中國現代專制政治的血腥罪惡；儘管險峻的個性和銳利的情感使袁紅冰無法寬恕專制政治那罄竹難書的滅絕人性的罪惡，然而，狹隘的復仇精神並不是他政治思考的基點，而民族大和解則是他的政治原則。之所以如此，既是因為袁紅冰確認，在思考與中國命運有關的重大問題時，過去要服從未來，個人情感風格要服從社會對理性的要求，也是因為從馬克思理論用神聖語言包裝起來的社會仇恨的靈魂中，袁紅冰看到了社會罪惡的根源，於是，他要以閃耀著雷電神韻的熾烈而浩蕩的善意，融化馬克思主義凍結在中國人心中的互相仇視的冰山；他要以美麗人性的火焰，將陰沉的仇恨熔鑄成青銅色的、高貴的人類之愛。

一部分自命為自由知識分子的人對袁紅冰形象的歪曲，不僅在國外產生了回聲，而且，在國內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九三年十二月，北京知識分子間流傳起一份分析九四年中國政治局勢發展趨勢的文章的打印稿，文章作者署名為「黎野」，這顯然是筆名。這篇文章中，作者把中國民主力量分為三派：一派是以魏京生為首的老牌民主派，另一派是以王丹、包尊信為代表的「六四」派，還有一派是激進民主派。文章說，激進民主派毫無疑義地以「詩人學者袁紅冰做為精神領袖」，由於袁紅冰明顯的暴力傾向和對知識分子的不寬容態度，激進民主派在知識分子中比較孤立，但在工人、農民和大學生中卻有廣泛的基礎。文章的最後結論是，九四年內，當局對老牌民主派和「六四」派將繼續進行威脅恐嚇，而對最為危險的激進民主派，則將採取逮捕、關押等嚴酷的鎮壓手段。

袁紅冰是從一位叫李志宏的人手中得到這篇文章的。李志宏二十多歲，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九二年以來，他一直協助袁紅冰從事民主活動。可是，此次他卻不肯把文章作者的真實身分告訴袁紅冰。袁紅冰也沒有詢問作者是誰，他從不屑於

窺探別人不願意告訴他的事情。有人說，文章作者可能就是李志宏本人，而袁紅冰並不想去做這種猜測。他所關注的只是文章本身。他意識到，即便作者的動機是善意的，文章的內容也只有利於專制政治。且不說文章對民主力量派系的劃分，既把權力體系內的開明派排斥於民主運動之外，又阻礙了民主運動大整合的努力，僅就文章將「激進民主派」描繪為暴力崇尚者而言，就等於從背後推著袁紅冰和他的戰友們，走向屠刀早已高懸的斷頭台。

事實上，袁紅冰不僅沒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確認過暴力，而且也從來沒有在民主的意義上確認過暴力。因為，暴力結出的民主之果將由於包含了過多的鮮血、過多的仇恨的展現、過分沉重的民族和社會代價而變得苦澀。袁紅冰所確認的民主運動的方式只是，以體現現代人類良知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罷工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等等基本人權的名義，在恰當的時機，在歐亞大陸東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發動全社會性的人民抗議運動，從而造成迫使專制政治必須走上民主政治改革之路的態勢——迫使禿鷲在無可奈何的飢餓中，放棄食腐肉的習慣，而不情願地啄食金燦燦的小米。

如果說那些專門通過對真正的戰士評頭品足來顯示才華的無聊文人們，還能為他們關於袁紅冰崇尚暴力的論斷找到什麼根據的話，那也只在於袁紅冰剛毅、強悍的個性。張勇進曾對袁紅冰說：「你唯一的缺點就是疾惡如仇。」是的，每逢面對人性的醜惡，每逢看到社會不公正現象，袁紅冰總會拍案而起，激怒如劈裂萬里雲空的雷電。

九二年後，四川、安徽等省的部分農民，由於不堪貪官污吏的欺凌而奮起抗爭，並一度佔據了鄉政府。面對這種情況，許良英一類自視為中國民主運動監護人的文人，立刻像屁股坐在燒紅的鐵鍋上一樣跳了起來，用痛心疾首的呼嘯，發出民主運動正走向「暴民政治」的警告。

在共產黨官僚集團近半個世紀的極權統治下，農民是最為苦難深重的社會群體。爲了維護專制政治，官僚集團運用無情剝奪農民的方式，造就了北京、上海等做爲政治、文化中心的大城市的繁榮，農民瘦骨嶙峋的彎曲脊背上承受的，不僅是龐大的官僚集團的驕奢淫逸，而且還有獨裁者用以炫耀專制美色的大城市的「現代化」生活。中國的農民是馴順的，馴順得近乎可悲。如果不是被逼迫到絕望的角落裏，他們絕不會反抗。在專制政治剝奪了農民進行理性抗爭所必需的所有人權的情況下，在苦難的生活否定了農民普遍接受現代教育的可能性的情況下，那些每收穫一粒穀物都要付出一滴汗水代價的、衣衫襤褸的人們，那些因缺乏營養而過早枯萎的生命，除了偶然採用古老的農民起義的方式進行反抗之外，又能找到什麼辦法控訴社會的不公正！

知識分子應當是民族的智慧之鏡，應當是社會的良心，如果真的如此，他們便應當關切農民的苦難命運，應當爲農民的權利而呼喊，應當做出巨大努力將農民的抗爭引導到民主理性的道路。即便他們沒有勇氣這樣做，也應當閉住臭嘴，在沉默中爲自己保留一絲人格的芬芳。

然而，許良英及其志同道合者卻不甘沉默，而要通過把農民的反抗指斥爲「暴民政治」傾向，來證明他們民主理念的純潔性。實際上，他們是想使追求民主成爲那一小部分坐談立議滔滔不絕、臨陣對敵百無一能的酸秀才們的特權，並將農民排除於民主運動的視野之外。如果說專制政治剝奪了農民的人權，那麼，這批酸秀才們則要以「暴民政治」的指控，剝奪那個被摧殘與被損害者的群體反抗暴政的權利。

對於指向他個人的攻擊和污蔑，袁紅冰可以不予理睬，但是，長期的知識青年生活經歷刻在他心上的對農民的情感，卻使他不能容忍酸秀才們對農民抗爭的誹謗。於是，在許多次朋友進行思想聚會的時刻，袁紅冰用尖利、冷峻的語言，撕碎了那群酸秀才們繡花

的大紅內褲，使他們陽痿的靈魂醜態裸露出來。激憤之中，袁紅冰曾說過這樣的話：「殺貪官污吏以再造社會正義，滅無恥奸商以托起社會公平，這是中國民主的題中之義！」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袁紅冰準備發動自殺式的農民暴動。相反，通過呼喚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方式，體現民主運動對農民命運的關切，同時，由自由知識分子採取卓有成效的行動，在農民粗糙的反專制意識上刻劃出現代民主理念的箴言——這才是袁紅冰對待農民問題的原則。

高貴的心產生思想，低賤的心產生詛咒。就在無聊文人們的詛咒聲中，袁紅冰和他的戰友又一次把挑戰的鋒芒指向專制政治——一九四年初，他們發出了抗議警察侵犯嚴正學人權的〈呼籲書〉。

在〈呼籲書〉上簽名的有三百餘人。除了八九年「六四」那種特殊的時期之外，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將近半個世紀的統治過程中，這是一次參與者最多的民間聯名抗議暴政活動。而且，這次抗議活動體現出了民主力量大整合的趨勢，〈呼籲書〉的簽名者中，既有吳祖光、張顯揚、鄭仲兵、林京耀等著名自由知識分子，又有曾是高級官員的理夫先生；既有「六四」學生和工人領袖王丹、周國強等，又有七九年「西單民主牆」運動時期的民主理想呼喚者劉念春、沙裕光；既有參與過七六年「四、五」運動的閔琦，又有王家其、王仲秋等崛起於八九年「六四」運動之後的民主戰士；既有世俗的民主人士，又有代表了基督教徒反專制力量的肖碧光博士；既有高等院校、新聞單位等文化機構中的知識分子，又有工人、職員、律師。

按照原來的設想，袁紅冰準備搞千人簽名活動，不過，他臨時改變了計劃。這一方面是因為他認為，簽名的三百餘人所具有的廣泛社會參與性，已經足以體現出民主力量整合的意志，另一方面是因為他不願意在鄧小平這個獨裁權力的重心進入火葬爐之前，過早、過多地暴露他能發動的社會力量，尤其不願意暴露潛藏在大學生中的民主激情。唯一令袁紅冰有些遺憾的是，魏京生拒絕在〈呼

籲書〉上簽名。魏京生對張勇進說，他還沒有為這件事做好承擔責任的準備。不過，袁紅冰清楚，魏京生之所以站在這次挑戰的旁觀者地位，乃是由於受許良英的影響而對他的思想傾向心存疑慮。

〈呼籲書〉發出的當天晚上，嚴正學以及他的十幾位朋友，在什刹海旁一座具有古代宮廷風格的飯店中，設宴款待袁紅冰和王家其。就像艱辛跋涉之後，終於能夠躺在綠洲邊緣的流浪漢一樣，寧靜的疲倦感覆蓋在袁紅冰的靈魂間，而烈酒很快就將那種疲倦燒成了凝重的深紅。進餐時，人們的談話像碧波搖盪的水面上的陽光般歡悅，那是因為有機會向專制政治的醜臉吐了一口唾液之後感到的歡悅。然而，引起袁紅冰注意的卻不是歡悅的談話，而是嚴正學和他的一位女友的眼睛——嚴正學眼睛裏的神情憂鬱而又時時閃爍起明麗的激動，宛似一位敏感、瘦弱的美少年，正注視從雪白的霧中向他走來的久別情人的身影；他的女友的眼睛裏則以深遠的意境，呈現出茫茫雲海似的女性柔情。

這位女性的名字叫劉向紅，是一家雜誌社的主編。由於身患癌症，她臉色青灰，面容枯槁，但是，她的靈魂卻比無數健康者更具有翠綠的盎然生機。因為，她的心沒有死於物欲，她在死亡的陰影中慢慢枯萎的生命像金色的火焰一樣燃燒著，那是為嚴正學這位流浪畫家的藝術而獻祭的火焰，即使火焰燒盡了，她的生命也只會化為無邊的青銅色情思——對自由藝術的情思。

袁紅冰端坐於寧靜而深紅的疲倦感中，默默地欣賞著嚴正學和劉向紅眼睛裏的生命意境，並大口痛飲烈酒。同時，他銳利的唇邊浮現出沉思的微笑，想道：「在這位女士身邊，嚴正學顯得多麼柔弱呵，使人想起過分潔白的春雪，而劉向紅卻很堅強，彷彿是凍結在春雪上的青銅色陽光。是的，沉醉於藝術的靈魂常常會因為超凡脫俗而柔弱，他需要有偉大的女性，以堅硬的柔情，為他遮擋塵世的風沙。噢，只為有資格欣賞這對男女眼睛裏生命的魅力，我也必須艱難地行進在危險的鋒刃上，我也必須撕開專制的鐵幕，讓藝術

的靈魂呼吸到自由的萬里長風……。」

當局還沒來得及對這次挑戰做出反應，許良英之流對袁紅冰的咒罵，就像腐臭沼澤中交配的癩蛤蟆似地喧囂起來。

〈呼籲書〉發出之後，袁紅冰的一位學生寫了一篇簡短的報導稿，經唐越打印出來，交給王家其，並由他分發給外國記者。按照分工，王家其負責這次挑戰的宣傳工作。那位學生撰寫的報導稿中有這樣的意思：〈呼籲書〉簽名活動體現了袁紅冰思想，即中國民主運動應當走上關注普通人的公民權利的方向。而許良英之流就爲此而呼天搶地了。他們的邏輯是，專制政治曾提出過「毛澤東思想」的概念，現在，又有人提出「袁紅冰思想」，這就意味著袁紅冰想當毛澤東式的獨裁者。從這個邏輯中，袁紅冰又一次感到了專制政治對它的反對者的毒害。長期的精神壓抑已經使許良英之流的靈魂，變成了瘦屁股的侏儒，他們喪失確認這樣的原則的勇氣——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只要他願意思想；思想並不是獨裁者的特權。而袁紅冰的那位學生之所以使用了「袁紅冰思想」的概念，也是意在向只能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思想」的專制戒律挑戰。

在這輪對袁紅冰的詛咒中，包尊信表現得最爲出類拔萃。八八年，陳坡曾領袁紅冰拜訪過包尊信。當時，袁紅冰就感到包尊信缺乏寬容精神，他似乎對所有不符合自己口味的思想風格，都表現出個人性的惡意。袁紅冰崇尚思想的交鋒，他確信，只有在思想的激烈碰撞中，真理才能像滿天繁星升起，但是，他蔑視那種把思想的鋒芒轉爲人身攻擊的傢伙。同時，包尊信說話時總像一隻神氣活現的大馬猴子，在高腳椅上不安地扭動身體，這顯然也沒有給袁紅冰留下好印象。因爲袁紅冰只願意直視英俊的容顏。八九年，包尊信由於參與「六四」運動而被捕，出獄後，袁紅冰和張勇進一起去看望過他。袁紅冰發現，包尊信還是像一隻大馬猴子，只不過此時已不再神氣活現，卻彷彿剛從冰冷的臭水溝裏爬出來似的，神情沮喪而又惶惑。

這次，是經張勇進的勸說，包尊信才戰戰兢兢地在〈呼籲書〉上簽了名。而〈呼籲書〉發出之後他又試圖找人同他一起發表聲明，劃清與「袁紅冰思想」的界限。這條被當局的專制皮鞭抽怕了的狗，現在只敢畏怯地斜視著獨裁權力，發出幾聲苦悶的、抱怨的嗚咽，但是，在向他本應引為戰友的人撕咬時，卻又顯得英勇悲壯、義憤填膺。他甚至給袁紅冰的朋友和兄長鄭仲兵先生打電話，挑撥鄭仲兵和袁紅冰的關係。當然，包尊信的這種小人舉動，不可能在鄭仲兵高尚的靈魂間得到回應。

使許良英、包尊信等人找到發洩惡意的理由的另一個依據在於，〈呼籲書〉中載明，袁紅冰和王家其是此次活動的發起人。

在袁紅冰的計劃中，〈呼籲書〉只是組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序幕戰，而袁紅冰和王家其將分別領導組建同盟的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當時，從官僚體系內部傳出的信息——比如公安部有一份秘密文件稱，袁紅冰提出了「殺狗官的政治口號」——以及他可以時時感覺到的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視，都預示著當局將實施一輪殘酷的鎮壓。而袁紅冰之所以載明他和王家其是〈呼籲書〉的發起人，乃是為了以此給秘密警察送去一個信息，即他和王家其是一系列民主運動的策劃者。袁紅冰試圖通過這個動作，在當局的政治思考中造成強烈的印象——他和王家其對專制政治危險性，與將要參加組建同盟活動的其他人之間，存在巨大反差。而這種反差越巨大，當局鎮壓的鋒芒便會越集中於他和王家其，從而減輕其他絕大部分戰友可能受到的政治迫害的烈度。顯而易見，這將有利於保護盡可能多的戰友，當然也有利於「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在艱險環境中的生存和發展——以他和王家其的生命承受最沉重的壓力，這是袁紅冰為組建同盟而做出的策略結論之一。

但是，許良英、包尊信之類的小動物，卻把〈呼籲書〉說明袁紅冰和王家其是發起人這件事，當做袁紅冰有「毛澤東式的野心」的證據。看來，任何高貴、雄烈、優美的行爲，在這些文人跳蚤一

樣渺小的心靈中，都會被醜化爲庸俗小人的理解，因爲，他們的心已經喪失了高貴、雄烈、優美的能力。

在無聊文人們的咒罵聲中，袁紅冰不僅聽到了醜陋的小男人對常令少女深情而神秘回顧的美男子的、陰鬱而痛苦的嫉妒，而且聽到了潑婦般咬牙切齒的惡意。從這些無聊文人唾液四濺的嘴裏突然發出了這樣的聲音：袁紅冰周圍都是一些沒有理性的人，他的左膀右臂——劉念春和張勇進，就是兩個智商很低的傻小子。

是的，劉念春和張勇進確實沒有那些無聊文人們躲在陰暗的洞穴口曬太陽的蜥蜴式的理性，也確實沒有通過污蔑悲壯的戰士來顯示才華的智慧，但是，他們有理解真理、有把那種理解展現爲自己靈魂衝動的能力——他們有屬於勇敢之鷹的聰慧。

顯然是爲了瓦解袁紅冰同他的戰友們的關係，無聊文人們以令人難以容忍的卑鄙，散布一種判斷：袁紅冰想當民主運動領袖，現在，他所缺乏的只是坐牢的經歷，他目前所發動的運動，根本沒有對運動參與者負責的精神，而只是想使自己走進監獄——爲了實現個人野心而走進監獄；但當局就是不理睬他，就是要把他晾起來。

聽到青年政治學院教員王東成轉述的這些話，袁紅冰只是冷峻地一笑，然而，那一笑中凝結著多少悲涼呵。當時，他心中一片荒蠻，只有對女兒和妻子的思戀之情，像紅葉紛飛的秋風，驀然湧起。於是，他急切趕往岳母家中。

女兒出生三個月之後，王錦娜就帶著她回到袁紅冰的岳母家。由於緊張地從事民主運動，袁紅冰平常都住在聯創中心，每隔半個月才趕到位於市區南緣的岳母家，看望女兒和妻子一次。

到九四年初，快要兩歲的女兒已經長成爲一位小美人。她像大眼睛的小雌鹿一樣活潑好動，經常爬上沙發高高的靠背，體驗危險的情趣。她的性格中有著酷似袁紅冰的放縱不羈的俊美，她忘情地笑起來，彷彿是金色的陽光在滿山滿野的黃葉上燦爛地閃耀；她哭起來，聲音尖利得似乎能在晶藍冰峰上劃出嫣紅的傷痕，而淚水則

像銀色的激流從面頰上湧過。她喜歡搶著喝啤酒，一次，她趁袁紅冰不備，一口氣喝下半杯啤酒，然後，她面容上瀰漫起野櫻桃花似的紅暈，眼睛裏盈盈波動起絢麗的驚喜，注視著急速旋轉起來的景物。她也有安靜的時刻，有時，她會長久地佇立在小姨的梳妝鏡前，慢慢轉動美麗的頭顱，從各個角度沉迷地欣賞自己如花的容顏，並露出金霧一樣迷濛的微笑；有時，她會安靜地坐在床上，把各種花飾插滿柔髮；有時，她會從高樓上默默地注視天際繚繞的藍霧，而紫黑色草莓般的眸子上覆蓋著妖嬈的沉思。最令袁紅冰驚詫的是，小女兒經常表現出流浪漢似的野性的瀟灑——她會因為發怒而像雌豹般露出雪白、尖利的牙齒撕咬自己的手臂；她常常滿不在乎地把鼻涕隨手抹在任何地方；她喜歡甩掉鞋子在地板上奔跑。最讓袁紅冰欣慰的是，他從小女兒聰慧的眼睛裏看到了高傲的氣質，每逢她不知為什麼偶爾憂鬱的時刻，從她秀麗的眼角飄出的向人斜睨的目光中，有一種華美的蔑視之意，有一種高貴之美的尊嚴。

那天，袁紅冰身披凜冽的寒意，來到岳母家中時，夜色已經很濃了。小女兒躺在床上，正要入睡。袁紅冰俯下身軀在小女兒俊俏的紅唇上，端正地輕吻了一下，然後，重新抬起面容。這時，他發現，小女兒向他凝神注視的黑寶石般的眼睛裏，似乎凝結著對堅硬父愛的渴望，凝結著過分嚴肅的疑問：「爸爸，為什麼你不經常來看望我呵！」

寒霜似的淚影凍結在袁紅冰青銅色的眼睛上，他在床邊坐下，一面撫摸著小女兒的柔髮，一面用峻峭的低音，唱起了蒼涼、悲愴的「嘎達梅林之歌」，為女兒催眠——他只能用這反抗暴政的蒙古英雄之歌，來面對女兒眼睛裏的那個嚴肅的疑問。那歌聲的旋律猶如徐緩地起伏在銀灰色草梢上的、殷紅的荒野之風，而深紫色的落日正在岩石裸露的地平線上傾聽那歌聲。

袁紅冰的目光像灰藍色的雪片飄落在小女兒的面容上，可是，他卻感覺到，王錦娜一直在注視著他的側影——她那凋殘的墨菊般

的眼睛，彷彿從蒼白的霧中，以一種淒涼的美感，向他凝注。

許久以來，原本就不善言談的王錦娜，變得更加沉默寡言了。然而，袁紅冰能夠從那沉默中，觸摸到殘破的晚霞一樣令人傷感、令人惆悵的深情。王錦娜無法使袁紅冰行進在陡峭、艱險的峰脊上的腳步停下來，也不能挽留住袁紅冰那逐漸離她而去，走向黑牢的身影，她就只有在沉默的痛苦和哀愁中，無言地注視了——用憔悴火焰般的眼光注視。

那天夜裏，在王錦娜憂鬱的沉默中，袁紅冰突然清晰地記起了青少年時代的一次經歷。

那時，袁紅冰的足步還蹣跚在知識青年流浪漢的命運中。一年的初秋，他走進了內蒙古高原西端的巴丹吉林大沙漠。據說，巴丹吉林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沙漠，袁紅冰要在這荒涼的最高處，在這荒涼之極中，尋找剛烈的生命哲理。

進入沙漠的第二天，袁紅冰便置身於漫天的黑風暴中。在他眼前猙獰尖嘯、瘋狂飛旋的沙塵，時而像荒涼墓地的夜色一樣黑暗；時而又變成裹屍布般灰白，時而又滲出血鏽似的枯紅色。

爲了不被迎面撲來的狂風窒息，袁紅冰必須像嘶吼一樣艱難地喘息，隨著每一聲喘息，他乾裂的嘴唇上都迸濺出猩紅、破碎的血霧。袁紅冰覺得，他的血肉都被風暴吹乾了，他生命只剩下一副慘白的、乾裂的骨架，而飛掠的沙塵在那骨架上磨擦出了刺耳的聲響。黑風暴喧囂了兩天兩夜還沒有停息。儘管風聲猶如兇殘鬼魂的呼嘯，同飛揚的沙塵一起遮蓋了天空和大地，袁紅冰的心中卻只有一片死寂，彷彿金色長蛇般的雷電也只能無聲地消逝在那蒼白的死寂中。袁紅冰感到，他似乎永遠也不能走出這片無邊的死寂，他再也無法聽到生命的音響了。同時，他發現了孤獨和寂寞之間的區別。堅硬的生命可以承受孤獨，但是，寂寞——那所有精神的欲望都在蒼白中乾枯了的寂寞，卻可能使猛獸的心絕望地破碎。

將在死寂中變爲乾屍的預感，像黑色的火焰焚燒著袁紅冰的

心，他的身體由於絕望的恐懼而戰慄起來。就在那一刻，透過尖嘯的重重風沙，隱隱傳來了悲哀而淒厲的、拖長的哭聲。袁紅冰狂亂地瞪視著滿天沙塵，突然像野蠻人似地猛烈搖動長髮凌亂的頭顱，發出嘶啞的嗥叫，應合著遠處的哭聲，向前奔去。

當袁紅冰腳步踉蹌地摔倒在一座沙丘頂端時，越過面前一叢瑟瑟顫抖的枯黃的苦艾草，他看到，沙丘下面灰黃色的茫茫沙塵中，浮現出一隻金毛駝俯伏的身影。哭聲就是那金毛駝發出的，從那哀痛的哭聲中，可以感到這是一隻年輕的母駝。母駝的身旁，倒臥著一隻幼駝，灰白的流沙幾乎將幼駝的軀體完全掩埋住了。

袁紅冰衝下沙丘，撲到那對在黑風暴中離群的母駝和幼駝旁。他發現，那隻幼駝的眼睛緊閉著，嘴角的白沫早已乾枯了，變成灰色的痕跡，而幼駝乾裂鼻孔間發出的微弱呼吸，像乾燥的火焰一樣灼人。

袁紅冰立刻取下一隻軍用水壺——進入沙漠前，他帶了六隻水壺，現在，只有一隻壺裏還有水。他將壺頸插進幼駝的嘴裏。等水壺變輕了之後，袁紅冰像狂飲烈酒一樣，仰起頭顱，將張開的雙唇，對著壺口，拚命呼吸起來。雖然壺裏已經沒有一滴水了，可是，他仍然想用壺裏潮濕、清冷的氣息，撫摸嗓子間那種宛似堵著一塊燒紅的岩石的感覺。

不知什麼時候，黑風暴垂下了它那狂烈扇動的長翅。那隻幼駝掙扎了一下，抖落滿身流沙，緊緊靠近母駝身旁。袁紅冰發現，幼駝善良的、純澈的眼睛裏，映出了一片遼遠的藍天和飄浮在天空中的幾團墨綠色柔軟的雲。年輕的母駝也停止了那令岩石都會為之垂淚的哀痛哭嚎，牠伸出淺紅色的舌頭，深情地為袁紅冰舔去憔悴面容上的風塵。那一瞬間，袁紅冰逼近地、真切地看到了，年輕母駝的眼睛裏，滲出兩滴嫣紅的淚。

袁紅冰在幼駝那映出藍天的眼睛上親吻了一下，然後站起來，默默地遙望天際。在他乾裂的目光飄落的地方，又瀾漫起朦朧的沙

塵，那呈現出不祥的紫黑色澤的沙塵，預示著黑風暴將再度崛起。

袁紅冰剛剛在流沙中邁出一步，就感覺到自己的長筒靴被什麼拖住了。他轉回頭顛，發現是那隻幼駝緊緊咬住了自己的靴筒，而那隻年輕的母駝又悲涼地哭嚎起來。

袁紅冰艱難地一笑，無聲地說：「我的命運就在風暴中。」然後，他硬起心腸，掙脫那隻幼駝，向遠方走去——將母駝那不停的哭嚎聲留在身後，走向從天際湧起的黑風暴。而幼駝的哀鳴宛如母駝的哭嚎聲中迸濺起的豔紅的悲傷。

「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那母駝的哭嚎和幼駝的哀鳴爲什麼還像不肯消散的流雲，在我生命中飄盪……是的，當我走上苦役犯的命運之路，王錦娜也會如同那隻年輕的母駝，向我漸漸消失在灰暗雲霧中的背影，悲慘地哭嚎。噢，還有我容顏如花的小女兒，塵世的風暴颳起時，再也沒有堅硬的父愛爲她遮擋漫天的沙石；再也不會有深紅色的父愛，用銀色的水澆灌她乾涸的心靈……。」一道道思緒如同燒紅的利刃刺進袁紅冰的心，尖銳而熾烈的心的疼痛使他下意識地發出一聲短促的、嘶啞的呻吟。袁紅冰深深地垂下了頭顛，彷彿在悲愴的負罪感中，請求蒼天和大地寬恕。

驟然，袁紅冰垂落的目光像受傷的鷹翅顫抖起來。他發現，小女兒已經入睡了，可是，一隻小手卻仍然以痙攣的情態，死死地握著他的衣襟，握得那樣緊，連淡紅花瓣似的指甲都變成蒼白了——小女兒的手好像要抓住一片動盪的狂風，而袁紅冰又一次想起了那隻曾依戀地咬住他靴筒的幼駝。

袁紅冰動作僵硬地、冷酷地掰開女兒緊握住他衣襟的手指，慢慢抬起了消瘦、憔悴的面容。可是，他面對的，卻是王錦娜的眼睛，那雙美麗的大眼睛裏只有一片茫然的絕望。在那一刻，袁紅冰感到，美麗和絕望重疊在一起，乃是最令人心靈震撼的。

「我隨時有可能被捕，至少將在勞改營中度過十年。但是，我不能退縮，因爲，我創造了英雄人格哲學。如果退縮了，我就會變成

一個卑鄙的客廳英雄，我就不配被你愛。」袁紅冰直視著王錦娜的眼睛，語調險峻地說：「把女兒養大，等我重新回到你身邊——無論如何要生活在希望中。告訴女兒，《自由在落日中》是我留給她的遺產。」

王錦娜失去血色的嘴唇間飄出一縷憔悴秋風般的聲音：「可是，十多年之後，我們已經老了……。」

「不，只要我們的心年輕，晚秋也自有她的美色。」袁紅冰這樣說，想用深沉、豔麗的語調，抹去王錦娜眼睛裏的絕望。

王錦娜沉默了，她將面容俯在袁紅冰陡峭的胸膛上，好像要聽清、要記住那猛獸之心急速跳盪的韻律。忽然，王錦娜壓抑著的、慘痛的嗚咽揉碎了沉默，可是，卻沒有淚水奔湧。袁紅冰默默地撫摸著妻子震顫的肩頭，就像撫摸能將岩石都燙得抽搐起來的、乾裂的痛苦。

發出抗議警察對嚴正學施暴的「呼籲書」之後，袁紅冰便全力投入了「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籌備活動。九四年嚴冬之初的幾乎每一個深夜，袁紅冰俯伏在自行車上的身影，都出現在捲裹著蒼白雪屑的寒風掠過的、沒有人跡的街道上。他找到一個又一個朋友，唇乾舌焦地論證立即組建同盟的必要性。然而，公開組建同盟——這種自由工會性組織所蘊涵的危險，卻使很多朋友只限於以道義的同情，表示對他的支持。呵，在那寒風凜冽的時刻，袁紅冰覺得他的生命裏只裸露出孤獨的、凍裂的意志。

另一方面，許良英一類傢伙在民主追求者中間播撒的不信任的種子，也使袁紅冰關於民主力量大整合的努力步履維艱。這些傢伙沒有能力使專制政治艱難，卻有能力給民主運動雪上加霜；有能力在民主力量中製造深刻的裂痕——他們有能力使民主運動艱難。

許良英之流惡毒詛咒的對象不僅是袁紅冰，從他們那蜘蛛窩似的悶熱客廳裏發出的咒罵，幾乎指向了所有同他們思想不完全一致

的知名自由知識分子，比如張顯揚先生，比如林京耀先生，比如鄭仲兵先生。他們這種分裂民主運動的行爲直接產生的灰色社會效應之一，就是使相當一部分被詛咒的自由知識分子，對深受他們「純潔」的小幫派意識影響的魏京生，保持冷漠的態度。儘管爲了整合民主力量，袁紅冰一再講述要把魏京生做爲民主運動的道德形象來確認的觀點，但是，他卻無法迅速融化那些自由知識分子對魏京生的冷漠。而一名香港女記者用眼淚和鼻涕四處散布的、魏京生企圖對她實施性強暴的流言，又將產生於誤解的冷漠蒸發爲厭惡。甚至一向以善意待人的吳祖光先生，都神情痛苦地質問：「民運人士怎麼能是流氓？！」

雖然袁紅冰繼續對許良英之流的詛咒保持沉默，但是，那冷峻的沉默已經對他們釋放出的分裂民主力量、使民主運動自我孤立的能量，做出了道德的有罪判決。他相信，歷史在回顧時，會確認他的判決。

一天傍晚，BP機傳呼袁紅冰到劉念春家去。來到劉念春的家所在的住宅樓區時，袁紅冰發現牆角的陰影下遊蕩著許多行跡可疑的人，他立即意識到，今天應邀到劉念春家中的，可能都是一些「敏感」人物。

劉念春狹窄的客廳裏聚集著十多個人，袁紅冰認識的，除了劉念春之外，還有王丹、李海和魏京生。

八九年「六四」期間，袁紅冰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抗議的過程中，就認識了王丹。「六四」後，王丹入獄期間，他的父親曾找到袁紅冰，請袁紅冰解答一些與王丹有關的法律問題。王丹出獄後，袁紅冰同他也有幾次接觸。但是，袁紅冰一直沒有急於使這種接觸轉化爲深刻的思想交流。這一方面是因爲王丹與許良英過從甚密，如果同王丹做思想交流，就不可能不對許良英在客廳裏想像出來的、脫離嚴酷現實的觀念，進行批駁，而袁紅冰不屑於這樣做，不屑於以許良英爲對手；另一方面則是因爲，袁紅冰不能同意王丹在

很大程度上受許良英影響形成的、中國民主運動的策略原則。

通過一些朋友的轉述，袁紅冰得知，王丹認為民主運動應當致力於形成「法律範圍內的公開的反對派」。而袁紅冰則認為，王丹的觀點只不過是不能結出果實的花。

在袁紅冰看來，當然要努力形成強大的反對派，因為，民主本來就是專制政治的對立者，而且，在可能的條件下，要賦予民主意識以公開的生命形象。但是，公開的反對派的出現，並不應當以對專制法律的信任為前提，而必須是在洞察了專制法律兇殘和偽善本質之後表現出的英勇——專制法律本質上就不會允許任何「公開的反對派」存在。

袁紅冰認為，基於對專制法律天性的無知而產生的坦率，只能設計出充滿幻想的夢境中的舞姿；在對專制法律血腥本能的清醒理解中崛起的英勇，卻能使民主運動邁出的每一步，都表現出堅硬的策略性，而這種策略性是民主運動在獨裁權力政治迫害的鋒芒下，做頑強而持久的浴血奮戰必備的鎧甲。

不過，袁紅冰並沒有試圖說服王丹，因為，生活經驗告訴他，那種努力往往是徒勞的。袁紅冰願意等待王丹被鐵鑄的事實說服後，再做出努力，同王丹形成思想的一致性——在「六四」期間湧現出的學生領袖群體中，王丹是相對而言為數不多的、袁紅冰認為還值得與其交往的人物之一。

爲了替血腥屠殺學生和民衆找到合理性，鄧小平、李鵬等一群屠夫，將「六四」運動稱爲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革命暴亂。事實上，「六四」運動絕非精心策劃的結果，也不具有組織性素質，而是不服從必然性宿命戒律的偶然性的結果；是許多必然過程在偶然機遇的碰撞中產生的自由之子；是偶然性創造生動歷史的一次燦爛的展現。

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胡耀邦和趙紫陽推行的思想寬容政策；自由知識分子通過各種演講、文章傳達的民主意識；高等院校，特別

是北京大學的中青年學者群體，以教師的名義在學生中播撒的自由精神的種子；民衆對腐敗官權的越來越強烈的憤怒，所有這一切因素，都在胡耀邦猝然逝世這個悲愴之點上，熾烈地擁抱在一起，聚焦在大學生純潔的心靈上，共同點燃了「六四」運動的聖火。而趙紫陽先生的人性和良知同共產黨官僚集團頑固派之間的矛盾，又造成了專制權力意志的裂痕，從而爲「六四」運動走上歷史意義的峰巔，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專制政治在短時間內極度弱化的條件——「六四」運動是偶然性創造輝煌歷史瞬間的一次悲風千古的體現。

追求社會正義的激情點燃的歷史瞬間，具有淨化人類靈魂的天性。而曾被燃燒的歷史瞬間所普遍淨化的大學生和各階層市民的靈魂，以及那靈魂映射出的自由民主理想的神聖感，正是「六四」運動的道德魅力之所在。曾悲壯地走上「六四」歷史祭壇的「學生領袖」，都屬於中國人中生命最爲活躍的群體，不過他們的人格素質卻各不相同：有的充滿了對民主理想的熱戀；有的能夠在廣泛的社會激情中成爲英勇者；有的則是由於誤以爲「六四」運動必將贏得勝利，而試圖扮演凱旋中的英雄角色——就像在狂風中，骯髒的破紙片和美麗的紅葉都會飛揚起來。

「六四」運動失敗之後，整個人類基於對「六四」之血的崇敬，希望「學生領袖」們成爲一群聖徒。然而，那是過高的希望。一時的高貴可以通過衝動達到，永遠的高貴則需要堅硬的激情。無論逃到國外還是留在國內的，被視爲或者自封的學生領袖群體中，有相當一部分人開始爲炫耀自己的功績而互相攻訐，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開始走上腐化墜落的生活之路。他們辜負了人類對他們的道德期待，他們沒有能夠拉動「六四」運動神聖感之舟的繆夫的铁肩，他們的生命美色只屬於過去了的歷史瞬間，而在平庸的生活中，他們將被塑造爲平庸者，甚至卑劣者。其中，最爲可悲的，是那些沒有神聖的能力，卻仍然做出聖徒式的假笑，以騙取榮譽地位者。面對夢境中出現的殷紅的「六四」之血，他們應當羞愧得無地自容，如

果他們的夢境還能被「六四」血染紅的話。

袁紅冰之所以覺得王丹還值得交往，是因為王丹還在用生命尋求神聖感。據說，出獄後，看到曾在「六四」運動中同他一起並肩戰鬥的同學，已經在奸商的腐爛生活中興致勃勃地打滾時，王丹黯然泣下——他儘管思想稚嫩，但卻仍然在向命運提出精神神聖的要求，而神聖感正是「六四」的鮮血之魂，也正是中國的民主運動現在最缺乏的人格素質。

那天來到劉念春家的原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六四」學生領袖李海，是另一個給袁紅冰留下很好印象的人物。李海平常總是蓬頭垢面、衣衫不整的樣子，看起來就像一個露宿街頭的流浪漢。他從不背後貶低、議論任何人，而只是默默地、卓有成效地從事對「六四」死難者家屬和思想犯的救助工作。

劉念春將「全美留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林長勝介紹給袁紅冰。林長勝講，他想藉這次臨時回國做學術研究的機會，同各方面的民主運動人士結識。袁紅冰在沙發裏坐下，默默地聽林長勝介紹國外對大陸民主運動的看法。他基本上沒有講話，因為，他意識到，劉念春的住所一定受到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聽。

林長勝開出四張面額分別為一千美元的支票，交給袁紅冰、魏京生、王丹和李海每人一張，做為「全美留學生聯合會」對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資助。然後，他表示希望大陸的民主人士能建立一個基金會，以便今後海外民主運動對國內的民主活動進行經常性的資助。這時，魏京生忽然打斷了林長勝的話，他指了一下王丹，接著又下意識地用手指在空中劃了一個小圈子，對林長勝說：「基金會的事，過後我們三個人單獨談。」

袁紅冰厭倦地微皺起鷹翅般的雙眉，冷冷地斜視著魏京生。其實，袁紅冰根本不會同意以建立基金會的方式，接受海外資助。這不僅是因為他的「聯創中心」已經可以為組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提供足夠的資金，更是由於他認為，這種基金會一旦成

立，便會立即被當局視爲「反動組織」，加以取締，而沒有可能實際發揮作用。令袁紅冰反感的，只是魏京生用手指劃小圈子的動作，那種動作似乎是小幫派意識的產物。

到了進晚餐的時候，他們離開劉念春的客廳，在大批秘密警察的跟蹤下，來到一家飯店。他們在餐桌旁就座不久，旁邊的兩張餐桌上就出現了十多個一眼就可以看出是秘密警察的傢伙。

進餐時，林長勝又提到了建立基金會的事，而魏京生也又一次打斷了林長勝的話，又一次下意識地用手指劃了一個小圈子，說：「這件事，由我和王丹同你單獨談。」

「他可真瀟灑，在秘密警察的鷹視狼顧之下，他還有閒心在戰友間劃小圈子。」袁紅冰疲倦地想，而他青銅色的面容變得冰冷如霜了。儘管袁紅冰一直把魏京生這個名字當做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道德形象來維護，但是，即便是金色的太陽對他無禮，他也會把高傲的背影轉向太陽。

不過，在冷峻的沉默中，袁紅冰生命的深處還有一個蒼涼的聲音在動盪：「魏京生，你爲什麼要用狹隘的幫派意識，損害自己以凋殘於苦役犯命運中的青春換取的道德形象？沒有人同你爭奪民主運動象徵的桂冠，至少，我英俊秀麗的袁紅冰不會。如果真有一天，自由的春風能浩蕩地湧過中國大地，我也將狂歌醉舞，走向荒野，在野花叢中或翠綠的白樺林間，尋找少年時的詩意。我希望，此刻仍然希望，你能以博大的胸懷容納自由民主思想的千般妖嬈，萬種風情；承擔起民主運動道德形象必須承擔的天職。噢，魏京生，成爲大海吧——有峻峭的萬里雪浪洶湧澎湃的大海！我以中國自由民主命運的名義如是希望，希望民主的道德形象得到高貴人格的附麗！」

第四十六章

腐敗的專制官權是最大的教唆犯，它在教唆整個社會墮落。如何拯救正死於庸俗物欲的中國人性；如何重鑄中華的審美激情之魂，這是袁紅冰一直思索的重大課題。

某些文人們提出了「新儒學主義」，試圖以此來解決現代中國的精神空虛問題。然而，從思想內涵來看，「新儒學主義」毫無新意，不過是繼續按照千年的專制邏輯，把儒學視為中華文明的正統；不過是一群缺乏超越意志和創造精神的小文人，對古儒學世俗道德戒律的蒼白複述。

另外，一部分中國的御用文人更對實行儒學道德思想專制的「新加坡經驗」，津津樂道，而鄧小平這個精神的侏儒，竟對新加坡這個渺小城邦的、穿西裝的專制家長李光耀，表現出崇敬之情。無論是御用文人們，還是鄧小平們，他們親吻儒學那早已老得像拔了毛的雞皮般粗糙的臉，目的的一方面在於把共產黨官僚集團裝扮成民族文化的繼承者，另一方面則是試圖利用儒學的道德邏輯，重新建立官權與民衆之間的封建家長與子女的關係，他們企圖讓民衆像儒學倫理所要求的、古代專制時期的臣僕和孝子一樣，對官權忠順，對官僚孝敬。

在袁紅冰的思考中，儒學根本沒有資格成為現代中華文化靈魂

的雕刻家，無論是在歷史命運，還是在思想素質的意義上，都沒有資格。

從其歷史命運看，儒學自有宋以來，一直扮演著極權政治的精神衛道士和思想屠夫的雙重角色。儒學同自由是無關的，或者說只在摧殘自由人性的意義上，與自由有關。事實上，儒學不過是豐饒、繁富的中華文化背景中的一朵黑色的花，它的中華文化正統地位，它的思想之聖的地位，是皇權的血腥之手托起的。中華文化的真正魅力，不在儒學之中，而在儒學之外那風情萬種的中華古文化的精神意境中。只有仍然背負著專制政治孕育的奴僕人格的生命，才會繼續把狗鼻子伸進儒學破敗的神殿，試圖聞到屬於現代的真理氣息，而自由的靈魂則應當從儒學之外的更廣闊古文化視野中，尋找現代中華文化復興的歷史根據。

同人類命運有關的重大思想必須解決的根本問題，乃是生命面對虛無的困惑——用悲愴而燦爛的生命意義擊碎那千年困惑。在虛無的背景中確認真、善、美，確認自由的價值，是人格在塵世間表現為高貴者所必備的精神素質。而儒學缺乏的正是這種精神素質。儒學基本上是世俗的道德戒律體系。它沒有能力通過從靈魂深處湧現的審美激情的名義，提出自己對人性的要求，它的道德觀不過是建立在物性本能排泄出的倫理的直覺之上。所以，儒學只能造就道德的外形，並以精神內涵的空洞做為補充。而這種外在於靈魂的形式與精神內涵的反差，勢必由於其不一致性，而使儒學從降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了偽善的天性。也正是這種天性確定了儒學與獨裁權力之間難解難分、榮辱與共的戀情——罪惡的獨裁權力為了合理的存在，必須偽善，從古至今都是如此，而儒學是偽善的思想大師。

「審美激情是生命的本體」、「超越宿命的意志是自由的極致」、「殷紅虛無的意境」等等——袁紅冰想要用體現英雄人格的這一系列哲學箴言和意境，在虛無的背景中確認生命自由的價值，使這種精

神價值成爲悲愴的優美，並以這種優美創造高貴的人格，創造高於物欲的心。然而，他又深知，有能力進入哲學層次的人是很少的，在精神正死於思想專制的中國尤其是這樣。他常常爲此而黯然神傷。

同肖碧光和勾慶惠結識之後，從對這對夫婦純潔人性的感觸中，袁紅冰意識到，宗教情感也許是引導一部分中國人走出馬克思卑俗物性無神論的精神墓地的道路之一。而九四年初，經過與幾位基督教徒的接觸，他更發現，許多底層民衆正艱難地行進在這條通向純潔人性的道路上。

一天傍晚，袁紅冰接到一位名叫華子的基督徒的電話，華子在電話中說，是肖碧光介紹他給袁紅冰打電話的，他有一些事情想同袁紅冰面談。兩個小時後，袁紅冰趕到約定的地點時，華子已經在那裏等著他了。

華子三十來歲，身材不高，雙頰塌陷，消瘦的面容彷彿被火焰焚燒過似的，呈現出憔悴的灰暗色調，但是，他炯炯閃光的眼睛卻很生動——由於某種痛苦的激動而生動。他告訴袁紅冰，山東某縣農村的基督教徒受到當地警察的殘酷迫害，其中有兩個女教友到北京來申訴，希望能得到袁紅冰的法律幫助。然後，袁紅冰同華子一起在寒冷的夜色中，騎自行車來到北京東城貧民區一座由古舊、低矮的平房組成的院落。

華子引導袁紅冰走進院落裏的一個房間。房間的主人是一對信奉基督教的、沉默寡言的年老夫婦，他們布滿皺紋的蒼白面容上，覆蓋著寧靜而憂鬱的善意。從山東到北京來申訴的兩位女基督教徒就臨時住在這對夫婦家中。

隨著兩位女基督徒的敘述，一幅幅彷彿鐵筆刻在灰色鉛板上的畫面，沉重地從袁紅冰的意識中移過：在古齊魯大地上，一位年老的徐姓農民帶領家庭十幾名成員，皈依了基督精神。這個宗教家庭不斷收留因疾病或者傷殘失去獨立生活能力而無家可歸的人，漸漸

發展成有幾十名成員的大家庭。這些像秋風中的枯葉一樣被命運拋棄的悲慘人們，這些被拍專制政治馬屁的文人視為愚昧得不配享有民主的農民們，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一種物質簡樸而心靈豐饒的宗教烏托邦生活方式，從而使他們卑賤的命運昇華為淨潔的宗教情感的存在。他們用共同勞動的收入，在徐姓老人的院落裏蓋了一間大房子，做為進行宗教儀式的場所。附近越來越多的農民，被這個宗教大家庭的神聖感所吸引，前來參加宗教活動，在這些農民那由於專制政治的壓抑而變成荒漠的心中，基督精神乃是靈魂的一片綠洲。一天，基督徒們正在做祈禱時，大批全副武裝的軍警像狼群似的，衝進那座大房子。軍警們兇殘地嘶吼著，搗毀了聖像和房間裏的用具，將基督徒的手捆綁在背後，命令他們跪在院子裏，用警棍、武裝帶、槍托冷酷地毆打他們。立刻，慘叫聲和軍警惡毒的咒罵聲在迸濺的血光中震顫起來。然後，軍警拆毀了那座做宗教儀式用的大房子，砸碎了燒飯用的鐵鍋，抓走了豬、羊和雞，基督徒們也全被帶到縣城的拘留所關押起來。當局為了給這個宗教大家庭是過一種淫亂生活的「罪名」找到根據，還以下流的方式對所有未婚女基督徒進行了人身檢查，窺視她們的處女膜是否完整。最後，當局將徐姓老人和他的兩個兒子投進了勞改營，其他的基督徒經受了長時間酷刑的摧殘後，獲得了自由，那不過是拖著傷殘的軀體，默默地在他們被拆毀的宗教聖地廢墟間蹣跚的自由。

來北京申訴的兩位女基督徒，一個四十多歲，是徐姓老人的大兒媳；一個二十多歲，是徐姓老人的女兒。那位四十多歲的婦女像大部分農村中年女人一樣，眼角過早地裂開道道蒼老的皺紋，但是，卻沒有大部分農村中年婦女那種被剝奪了一切精神內涵的艱辛生活刻出的呆滯、茫然、冷漠的神情。從她布滿生活風塵的面容間，袁紅冰看到了堅韌的善意，看到了重重苦難也無法抹去的靈魂的魅力。那位二十多歲的姑娘，身材高大而豐盈，有一種金燦燦的穀穗般飽滿的生命之美；她嫣紅的面頰顯示出盛放的野桃花的風

韻，而在濃密的長睫毛那淺藍色的陰影下，一雙大眼睛如同成熟的紫黑色葡萄。

剛剛走進這個房間時，華子曾把袁紅冰介紹為「專門為窮苦人說話的大律師」。從那一刻起，那位姑娘紫黑色的大眼睛，就猝然閃爍起陽光的神韻，充滿期待地凝注著袁紅冰。姑娘期待的目光純淨如剛剛消融的雪水河，沒有一絲實用主義的思慮，她似乎只是期待，在袁紅冰線條峻峭的面容上，找到對被侮辱與被踐踏者的同情——找到人性的痕跡。

同華子前來這裏的路上，袁紅冰還沒有決定是否為這些基督徒提供法律幫助。可是，在這位姑娘的注視下，他感到，自己必須幫助這些嚮往純潔精神生活的人，只為了不使姑娘眼睛裏對人性的期待在失望中枯萎，也必須如此。他深知，在人格普遍醜化的茫茫人海中，姑娘對人性的期待已經失望過無數次了，而他不忍再令姑娘失望。

聽完兩位女基督徒的敘述之後，袁紅冰忽然下意識地問那位姑娘：「你為什麼要信奉基督教？」

「哎——，我也說不清……。」那位姑娘輕輕歎息了一聲，思索了片刻，語調裏飄著憂鬱的沉思，繼續說：「以前，不知為什麼，我的心總是很苦，好像斷流的河底，被太陽曬乾了，曬裂了，想哭都沒有眼淚。後來，我皈依了主，我的心就活了。夢裏，我常看見天上有一片金燦燦的雲霞，還能聽見音樂。那音樂一直飄進我心裏，我的眼淚就像又酸又甜的山楂果的水，從夢裏流出來，把枕頭都能濕透了。主告訴我，活著就是為了行善，我們家就收留了好多自己活不下去的人。我也講不出為什麼要行善，可我覺得，人就應該行善。哎，誰能說清楚野花為什麼要開，可野花就是要開，還開得那麼美……。」

在那位姑娘的話語聲中，袁紅冰銳利的唇角現出一絲冷酷的笑意——他冷酷的笑是對著那些宣稱愚昧的農民由於缺乏進入精神境

界的能力而不配享有民主的所謂知識分子。同時，袁紅冰掙掙地想：「無恥文人臉上對農民的傲慢神情，真應該被像手紙一樣撕下來，擦屁股，而且是擦拉稀屎的屁股。因為，他們侮辱了知識。而這些農民，這些因追求淨潔的生命意境而承受苦難的農民，是應該被太陽仰視的。他們也許沒有能力用繁瑣的理性邏輯纏繞真理，但是，他們有能力以單純的審美激情，熾烈地摟抱真理。」

那天夜晚在離去的路上，華子激動地講，他準備到山東去，把那些受到當地警察迫害的基督徒，帶到北京來，進行一次抗議活動。袁紅冰沒有做任何思考，就用寒冰般堅硬的聲音說：「如果你決心這樣做，我願意擔當這些基督徒的申訴代理人。」

大約三天之後，袁紅冰將肖碧光、華子帶到他擔任兼職研究員的新通達研究所的辦公室，共同研究組織基督徒抗議活動的具體細節。他們商定：由華子在九四年春節第二日趕到山東，將受到當地警察迫害的幾十名基督教徒帶往北京；爲了不引起當局的警覺，基督徒們要從不同的車站登上火車；火車到達北京的時間應當是春節第四日的早晨，到達後，肖碧光必須用事先租好的汽車，把基督徒送到北京缸瓦市教堂，那正是北京的教徒舉行宗教儀式的時間；袁紅冰則在缸瓦市教堂裏宣讀由他代爲起草的抗議山東警察摧殘宗教自由的申訴狀；在此之後，華子和袁紅冰引導教徒們選擇最繁華的街區，走向人民大會堂，向當局遞交申訴狀。

最後，袁紅冰說：「我們必須清醒到這樣的程度——狗官絕不會爲基督徒主持正義，抗議只能招致更嚴酷的政治迫害。我們既然組織了這次抗議活動，就要準備承受一定要承受的危險，就要和這些善良、無助的人們同生共死，而不能在艱難的時刻退縮。否則，就什麼也別幹。」

當時，華子以悲壯的直視，而肖碧光以富於靈魂內在感的平靜的沉默，回答了袁紅冰。

九四年一月末，與成立「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有關的大

部分文件，如同盟的章程，以及「恢復憲法中的罷工權」、「確認農民有組織農業工會的權利」、「建立共產黨和政府官員的個人財產申報制度」等五項立法建議，都已經由袁紅冰最後定稿，並打印出來。袁紅冰起草的〈保障勞動者權益宣言〉也交給張勇進、王東成、閔琦進行修改。

袁紅冰決定，三月份，在一年一度為共產黨官僚集團塗抹民主脂粉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期間，首先發出廣泛徵集簽名的〈保障勞動者權益宣言〉，隨後，便宣布成立「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儘管很多朋友對於成立同盟是否明智心存疑懼，袁紅冰仍然不準備繼續拖延了。他判斷，無論如何他都能夠聚集北京和外省至少一百多名勇敢者，形成組建同盟的第一衝擊波，而在當局把這批前驅者關入監獄之後，王家其和柴治國也有能力推動第二和第三衝擊波，從而使同盟的成立顯示出前仆後繼的悲壯，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堅韌生命力。

元月末的一個晚上，袁紅冰和王東成、閔琦來到張勇進的住所，研究〈保障勞動者權益宣言〉的定稿問題。正從日本回國探親的「河殤」撰稿人謝選駿也在場。

在研究的過程中，一個叫李虎的人突然闖進來。李虎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研究生。兩年前因參與袁紅冰策劃的抗議日本天皇訪華活動，而成爲當局關注的小「敏感」人物。一年前，就有學生告訴袁紅冰，李虎在當局的壓力下，已經變成一個告密者。在那之後，李虎經常在學生中散布這樣一種投機政客式的觀點——「政治活動者和商人一樣，要想取得個人成功，就必須不斷進行冷靜的利害權衡，並做出最有利於生存的選擇，哪怕這種選擇不乾淨，因爲，政治本身就是骯髒的。」據此，袁紅冰認爲，李虎已經是當局告密者的傳言，很可能是真實的。李虎同張勇進建立了很密切的個人關係，雖然經袁紅冰多次提醒和警告，張勇進那顆純潔、善良的心，還是缺乏確信李虎是告密者的硬度。

那天，李虎闖入張勇進狹窄的會客室之後，袁紅冰便立刻沉默了。他的眼睛裸露出毫不掩飾的厭惡和冷酷的野性，逼視著這位不速之客那張像剛沐浴過的女人肚皮一樣粉紅、細嫩的漂亮臉蛋兒。李虎下意識地避開袁紅冰的目光，顯得很不自然。爲了掩飾窘態，李虎不斷如同天真的小女孩似地眨動眼睛。然而，他似乎還是感到無法在袁紅冰沉默的逼視下繼續耽在這裏，終於尷尬地笑著，囁嚅道：「你們有事……我過後再來吧。」

李虎走後，袁紅冰等人很快對〈宣言〉的內容取得了一致意見，張勇進、王東成、閔琦也在〈宣言〉上簽了名。然後，袁紅冰連夜趕到唐越的住所，將〈宣言〉交給她打印。在返回聯創中心的路上，李虎的臉像一片慘白的寒霧，總在袁紅冰那被夜色染成墨黑的意識中晃動。他預感到，組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活動，已經處於秘密警察的偵查視線之內了。

從九二年起，秘密警察就開始在袁紅冰周圍的學生中，尋找告密者。察覺到這個情況後，袁紅冰指令王仲秋和另外兩名法律系本科生，同意當告密者。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通過這三個實際上具有強烈民主意識的假告密者，向秘密警察傳達不真實的信息，以便把當局的偵查活動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上去。現在，他覺得，爲了掩護同盟的籌建活動，有必要再使秘密警察得到一個虛假的信息了。於是，第二天，袁紅冰找到一位受他指令作假「告密者」的學生，要這位學生告訴秘密警察：「袁紅冰正忙於同上海從事民間對日戰爭索賠活動的人士聯合起來，準備呼籲進行全民公決，以否定毛澤東和周恩來放棄對日戰爭索賠權利的決定」。當然，袁紅冰也很清楚，在當局早已極端現代化的對思想異端者的偵查措施面前，他這種反偵查方法可能發生的效果是有限的，但是，他也只能遵循這樣的原則——做一切可能做的，把其餘的事交給命運去決定。

九四年春節前夕，袁紅冰把〈保障勞動者權益宣言〉的複印件分別交給劉念春、王家其，由他們繼續徵集簽名。之後，袁紅冰便

同唐越登上了駛往呼和浩特市列車。

袁紅冰這次回內蒙古的目的有兩個。其一是將一個裝滿文件的手提箱交給母親保藏，箱子裏有《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和軟盤；有以「六四」事件為背景的小說《自由在血泊中》的最初約十萬字手稿；有《民主與共和》的軟盤；有一部描寫知識青年命運的小說的未完成稿；有荊雪寄給他的全部詩稿。事實上，在此之前，另一份《自由在落日中》和哲學著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的複製軟盤以及其他文件的手稿或軟盤，已經由唐越秘密存放在她大姑的家中。不過，爲了確保他的著作不致完全落在當局手中，袁紅冰還是決定將著作的手稿和軟盤分兩處存放——在這個世界上能令袁紅冰畏懼的事情已經不多了，他可以冷峻地直視一切苦難和殘酷，他生命火焰可以悲愴而平靜地凋謝於黑暗的牢房中，他甚至可以拖著生鏽的鐵鐐，高傲地走向刑場，而當他迸濺的血燒焦荒原上的岩石和野花時，狂風一定能夠從那股紅的血跡中聽到猛獸的長笑。但是，袁紅冰深知，他唯一無法承受的殘酷就是他的著作，特別是《自由在落日中》，被專制政治長滿黑毛的獸爪撕碎。如果那樣，他將骨裂魂飛，他的意志將在慘厲的哭嚎中崩潰，他的生命將在瞬間之內就變成一具長髮灰白的乾屍。這不僅是因爲他的全部情感都凝結在著作中，更是由於他將《自由在落日中》視爲高於生命的意義，正是這部小說像燃燒的聖火，照亮了他無畏而高傲地俯視猙獰命運的眼睛，聖火一旦熄滅，他青銅色的眼睛便會流出黑暗的血。

此次袁紅冰回內蒙古的另一個目的在於，把唐越介紹給柴治國、王寶銘、文耀，以便自己被捕後，他們能夠共同繼續從事具有民主政治內涵的經濟活動。兩個月前，袁紅冰就辦理了由唐越取代他做聯創中心總經理的法律手續，同時，他還和肖碧光、唐越一起，制定了借助一位有「太子黨」背景的商人，組建集團公司的計劃。在北京拓視公司問題上的失敗，並沒有使袁紅冰放棄通過建立全國性集團公司，爲民主運動鑄造經濟實力基礎和準組織形式的策

略設想，他要在失敗的廢墟上重建經濟工作。

經過一夜的奔馳，列車在春節除夕凌晨，停靠在呼和浩特市火車站的站台上。以前，一呼吸到內蒙古高原冬日那寒意凜冽的淡藍色空氣，袁紅冰心中都會顫動起又苦又甜的親切情調，可是，那天走出站台後，他卻感到，凍結著灰霧的空氣顯得從未有過的陌生和冰冷。

出租汽車載著袁紅冰和唐越，駛進內蒙古日報社宿舍大院，停在他父母住宅的旁邊。下車後，袁紅冰發現，南邊住宅樓間的通道上有一輛深黑色的高級轎車。沒有任何理由，只是憑藉本能，他意識到那是秘密警察的車輛，而且，是在對他進行監視。於是，袁紅冰讓唐越留在車裏，自己一個人向父母的家中走去，而出租車又載上唐越駛往她的一個親戚家。

當天下午，柴治國、王寶銘駕駛一輛日本越野車來接袁紅冰。駛往王寶銘家的路上，袁紅冰從汽車後視鏡中看到，一輛高級轎車始終尾隨在後面。他們走進王寶銘的住所不久，文耀也駕車趕到了。他說，感覺到路上一直受到跟蹤。爲了證實文耀的感覺，王寶銘特意到外面觀察了一番。回來後，他告訴大家，通向他住宅的東西方向兩個路口上，各停著一輛黑色高級轎車。

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已經無法進行深刻的談話，袁紅冰也放棄了讓唐越同柴治國等人接觸的想法。

第二天，袁紅冰步行來到柴治國的住宅。不久，柴治國的家人就發現，一輛灰色轎車停靠在住宅樓前面的道路入口處。柴治國和袁紅冰都明白，這種嚴密的監視意味著什麼。想到經過二十多年的艱難奮鬥，最終卻置身於這種連交談都不可能的困境中，悲憤之情不禁使他們同時發出了蒼涼的長歎，柴治國的歎息像囚禁在洞穴猛虎的低吟；袁紅冰的歎息彷彿是凍裂的落日那般紅似血的低嘯。

爲了避開竊聽，袁紅冰和柴治國曾一度用耳語的方式，探討受到如此嚴密監視的種種可能原因，他們提到了呂克新，以及柴治國

的司機可能是告密者，卻唯獨沒有想到危險會來自王海光。

柴治國和袁紅冰的交談只進行了片刻，便停下了。顯然，這種竊竊私語式的談話使他們高傲的心感到了侮辱。柴治國忽然悲愴地說：「既然連高聲說話都不可能，那就讓我們沉默吧！」

柴治國和袁紅冰沉默了——在青銅色的沉默中對視著。袁紅冰不斷將一杯杯烈酒傾倒進嘴裏，可是，卻沒有感到狂放不羈的沉醉的豪情。那烈酒如同凍結在他生命中的寒光炫目的冰層，卻又燙得他心疼。

也許是因為喝了過多的烈酒，袁紅冰突然失明了。他眼前峭立起一片猙獰的黑色，只有柴治國面容的輪廓，像一個被千年風塵侵蝕的青銅色浮雕，朦朧地呈現在那片死寂的黑暗中。袁紅冰破碎的目光迸濺在柴治國那越來越不清晰的面容上，從生命深處湧起的寒意，使他緊咬的牙齒都發出了岩石破裂般的震顫聲，而痛苦欲絕的呼嘯在他心中無聲地喧囂：「難道黑暗的命運真要從此永遠遮住我的視野，抹去我親愛的戰友和兄長那青銅色的容顏！」

袁紅冰用意志的鐵鏈把想要撲向前去，以頭顱將那片黑暗撞碎，以狂風般的雙臂緊摟住柴治國面容的衝動，捆綁在峻峭端正的身姿中——即便必須面對訣別的痛苦，他也要以堂堂男兒高貴、尊嚴的情感方式注視命運的殘酷。只有如此，才不致侮辱了他和柴治國之間那如同殷紅的萬里波濤般的戰友之情、兄弟之誼。

短暫的失明過去之後，黑暗在燈中漸漸消散了，可是，那燈光卻是蒼白的，宛如一片無法逾越的雪原，橫亙在袁紅冰和柴治國之間。他們默默地互相注視，彷彿兩個鐵鑄的記憶，隔著在蒼白虛無中死去的無數世紀的時間對視。

袁紅冰記不起那天夜裏是怎樣回到父母家中的。當他從死亡一樣沉寂的昏睡中醒來時，臥室結滿冰霜的玻璃窗上已經透進暗淡、慘白的晨光。昨夜的醉意還像灰黑的岩石留在他的頭顱裏，只有一絲清醒宛似凍結在岩石裂縫間、閃爍著刺目寒光的冰霜。袁紅冰覺

得，他不能承受那種冰冷的清醒，他的眼睛似乎要被那寒意澈骨的清醒凍裂。於是，他走出臥室，來到餐室，將一大杯烈酒傾倒進乾裂的雙唇間。

那一縷清醒的寒冰的鋒芒，撞擊在醉酒的頭腦中裸露出的沉悶、猩紅的疼痛感上，變鈍了。袁紅冰緩慢地轉回身軀，他發現，母親朦朧的身影正默默地佇立在不遠處走廊的暗影裏。

「媽媽，把我交給你的手提箱保藏好，那裏面有高於我生命的東西，如果這個箱子丟失了，我將死不瞑目。」袁紅冰向母親說，而他的聲音顯出柔弱少年般的情調。他爲自己選擇了一條沒有軟弱的權利，必須永遠堅硬的命運之路，然而，他多麼渴望軟弱呵——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在殷紅的落日下，或是在母親的凝注中，他才能夠體驗片刻野鴿羽毛似的、潔白的軟弱。

「放心吧，兒子——只要媽媽還活著，你的箱子就不會丟失。」母親回答，她那個性剛毅的聲音上覆蓋著一層灰色的憂鬱。

袁紅冰的步履像狂風中紛亂起伏的野草，走向母親，並且用雙手摟抱住了母親瘦骨嶙峋的雙肩。驀然之間，他逼近地看清了母親那猶如枯葉一樣的面容。而他的雙手急速地顫抖起來，彷彿被母親衣衫下的肩骨刺痛了——許多年以來，他一直沒有凝神注視過母親的面容，在他的心目中，母親還如同他童年一樣，是一位風韻天成的美女。

「噢，我怎麼沒有注意到，媽媽已經蒼老了！」袁紅冰痛苦而震驚地睜大眼睛，更加逼近地注視著母親，好像在用布滿枯紅血絲的眼睛，撫摸母親面容上的每一道皺紋，而他的思緒被銳利的負疚感，血淋淋地撕碎了：「兒子應當像閃耀在滿山滿野的紅葉上的陽光，使母親蒼老的生命沐浴在金色的寧靜中。可是，我卻只能給母親晚秋中的生命帶來憂慮，帶來漫天的淒風苦雨……。」

袁紅冰俯下被烈酒燒焦的紅唇，在母親蒼白的額際輕吻了一下，然後，猝然轉身，把險峻的背影留給母親。因爲，他再也無法

注視母親蒼老的面容而不發出慘痛的長嘯。但是，儘管如此，袁紅冰仍然感到了浩蕩的輕鬆。他的生命是母親的心懷所孕育，現在，他把雕刻著自己生命美色的《自由在落日中》交還給了母親，而兒子在母親懷中是最安全的，他就爲此而感到輕鬆了——只要《自由在落日中》不落入秘密警察的手中被毀掉，他就可以在傲視萬物的狂態中，毫無顧忌地走上苦役犯的命運之路。

也許正是由於這種在烈酒中燃燒的輕鬆，使袁紅冰放鬆了警覺性，忘記了父母的住所極可能處於秘密警察的監聽之下，而對那天前來看望他的堂弟，肆無忌憚地講了許多可以被秘密警察當做「有罪」證據的話。直到被捕之後，他才痛悔地感到，自己不僅沒有權利軟弱，也沒有權利輕鬆。

春節第二天，袁紅冰在大批秘密警察的跟蹤監視下——他是從向他陰沉、險詐地窺視的一道目光中，辨認出那些秘密警察的——登上返回北京的列車。

春節的第四天上午，袁紅冰帶著起草好的、抗議山東警察殘害基督徒的申訴狀，來到北京西四大街。他走進缸瓦市教堂對面的一家餐館，要了兩瓶啤酒，慢慢啜飲著。按照原定計劃，十點鐘左右，肖碧光和華子應當帶領幾十名山東的基督徒趕到這裏，然後，由袁紅冰在缸瓦市教堂的禮拜堂中，向教徒宣讀申訴狀，接著，山東和北京的基督徒們就沿西四、西單大街和西長安街，以遊行示威的方式，走向人民大會堂，遞交申訴狀。

袁紅冰是無神論者。宗教信徒需要藉諸於對神的信仰，才能在虛無的宿命確立人性之善和生命價值，然而，袁紅冰卻不必如此。他已經因「英雄人格哲學」而高於神意；他已經以「超越宿命的意志」確認了自由；以「審美激情是生命本體」的信念之火熔鑄出了生命意義之魂；以「用猛獸之血將虛無染成殷紅」的哲學意境，爲自己雄烈的心，找到了價值的歸宿。但是，他仍然爲自己即將在十字架下，向追求精神聖潔的人們演講而感到激動，那激動是

青銅色的。他要在演講中，使宗教情感獲得自由真理的魅力。

在激動的等待中，時間像暗紅的岩漿沉重、緩慢地流逝著。十點鐘早已過去，履行完宗教儀式的北京的基督徒們也開始從缸瓦市教堂走出來了，可是，肖碧光和華子卻還沒有出現。激動的等待變成了冷峻的失望，而袁紅冰依然坐在那家餐館中。直到下午，他才艱難地站起來，腳步僵硬地離去。

第二天，袁紅冰來到聯創中心辦公室，撥通了肖碧光家裏的電話。肖碧光在電話中，只簡單地說了一句：「山東的教友們覺得還不適宜搞那樣的抗議活動。」然後，他便轉向了其他話題。

「對於他曾用那樣嚴肅、那樣悲憤的態度和我一起制定的計劃，沒有實現，肖碧光只做了這樣一句輕飄飄的解釋。這種缺乏責任感的表現說明了什麼？」這個疑問促使袁紅冰又給北京大學中文系和中國文學研究所的幾個熟人打電話，詢問肖碧光的情況——同袁紅冰認識的第一天，肖碧光就自稱是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的博士和中文系的副教授。而袁紅冰詢問的那幾位熟人，都不知道有肖碧光這個人。

袁紅冰的雙肩上好像壓著萬年的悲愴，從電話機旁慢慢站起來。他驟然變得憔悴的目光，透過聯創中心辦公室寬大的玻璃窗，茫然地注視著落日。那天的落日像一片灰濛濛寒霧中的荒涼血跡。

「肖碧光欺騙了我……這只有一個合理的解釋——他是秘密警察。噢，他的眼睛多麼純潔呵！難道這樣一雙眼睛也會是謊言的巢穴；難道秘密警察也會有如此純潔的眼睛？」茫然失神中，袁紅冰下意識地發出一聲蒼白的自語。他消瘦的面容又顯出宛如狂風雕刻出的嚴峻感，然而，唇邊卻沒有慣常的冷酷微笑。面對人性的墜落，面對殘忍的事實，他已經無法再笑了，連冷酷的微笑也不可能。

春節過後，紫禁城古老城牆的陰影下，還凍結著一片片蒼白的殘雪，而天空上冬日的嚴峻、冰冷情調則已經在浩蕩的南風中消融

了，呈現出豐饒的蔚藍色；有幾許朦朧綠意的柔軟而潔白的雲團，飄浮在陽光燦爛的空中；古運河大堤上，不久前還掛滿冰凌的柳枝變成了紫紅色，輕輕地撫摸著溫柔的淺藍色微風——北京的早春，是可以令人滿懷金色的惆悵期待生命翠綠的季節。但是，袁紅冰的心中卻依然是嚴酷的寒冬，依然是一片被凍裂的黑灰色荒原，而且，越來越荒涼。

按照組建「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計劃，賈雪浪以及袁紅冰過去的一位學生，應當在春節後從外地趕到北京，另外，前去深圳與一個叫李文明的人聯繫的原北京大學憲法研究生、長沙律師宋先科，也應當在此時回到北京——李文明祖籍湖南，大學畢業後，他和幾個朋友在深圳註冊了一家公司，並以這個公司為依託，為到深圳打工的外地農民開辦了一所夜校，傳播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意識；九三年秋，李文明到北京時，袁紅冰曾同他做過幾次思想交流；後來，袁紅冰對肖碧光這樣評價李文明：「此人很有激情，也有一定的實際操作能力，只是由於時時顯露出的個人表現欲望而缺乏神聖感，不過，這無傷大雅，無論如何，他是在為一個神聖的目標，做著高貴者應該做的事。」

然而，這些人都沒有在應該出現的時刻出現，而且，雖經多次電話聯繫，袁紅冰也沒有找到他們，這些人好像忽然都消失在陰暗的迷霧中了。當然，袁紅冰意識到，他們並不是消失在霧中，而是消失在秘密警察的控制之下。

這時，袁紅冰接到了林江——那個曾邀請他到貴州旅遊的醜陋傢伙——的一個電話。在電話中，林江說，他已經從貴州來到北京，卻又表示暫時不願意同袁紅冰見面，理由是朱厚澤先生告訴他，袁紅冰不久前剛發出過抗議警察對嚴正學施暴的「呼籲書」，此時同袁紅冰見面不合適。

「好吧，那你就在三月份再同我聯繫，那時，要做我們曾經商討過的那件事。」袁紅冰強迫自己對電話的話筒說出這句話。

林江那半男半女、尖細而嘶啞的聲音從電話裏消失了，可是，他被細瘦脖頸支撐起的骷髏般的頭顱，卻醜陋地裸露在袁紅冰的意識中。袁紅冰的目光下意識地垂下，落在九三年去貴州時留下的那張林江摟住他肩頭的照片上。

「噢，也許我真的已經被一具乾屍纏上了……」袁紅冰艱澀地微微一笑這樣想。不過，他又立刻在心中反駁著自己這種想法：「不，我不能以貌取人，肖碧光顯得那麼純正，卻對我說了假話。現在，畢竟還沒有證據證明林江是當局的特務……。」

儘管袁紅冰不斷反駁自己對林江的直覺，但是，他卻產生了一種不祥的感覺，彷彿正有布滿猩紅血鏽的鐵板，從四周逐漸向他逼近，要將他同世界隔離開。

大約二月下旬的一個夜晚，袁紅冰應王東成之邀來到他的家中。以前，每次到王東成住宅，袁紅冰都能遇到一群正在進行激烈思想交流的青年自由知識分子。然而，那個夜晚，王東成家中卻顯得異常冷落，只有剛從上海探望父母回到北京的張勇進坐在客廳裏。

第一個瞬間的注視，袁紅冰就發現，張勇進的神情帶著從來沒有過的茫然而痛苦，慘白的面容使人覺得他好像剛剛走出沒有陽光的墓穴。從張勇進不連貫的敘述中，袁紅冰瞭解到，此次張勇進到上海後，立刻被國家安全局「請」去，進行了幾次談話，並受到嚴厲的警告，要他不再參與政治活動。

張勇進告訴袁紅冰，秘密警察們向他提出的問題，主要集中在袁紅冰的身上，還多次問到《民主與共和》，而他向秘密警察講解了《民主與共和》的主要內容。

袁紅冰知道，張勇進是想通過這種講解，使秘密警察理解袁紅冰是一位追求真理的思想者，而不是企圖「打家劫舍」的暴徒。張勇進是善良的，他乾淨的靈魂還要經過許多殘酷才能明白，他的這種努力，就像要讓野狗理解汁液豐盈的野果比腐屍更甘美一樣，是

徒勞的。

「我……我要退出〈保障勞動者權益宣言〉的簽名……不管你怎樣想我，我也要退出……。」張勇進失去血色的嘴唇急速顫抖著說，臉上裸露出彷彿被迫跳入深淵自裁般的痛苦神情。不過，他潔淨的眼睛依然艱難地直視著袁紅冰，只是，那雙眼睛裏悸動著灰暗的負疚感。顯然，張勇進準備承受從袁紅冰暴烈的個性中躍出的斥責。

「噢，我能理解你。」袁紅冰出乎張勇進意料地、冷靜地說。他的眼睛如同被狂風拭淨的萬里晴空，能夠以深邃、遼遠的蔚藍，高傲地俯視人世間的一切陰影、人性中的一切灰暗的風塵——袁紅冰眼睛中的神情不是裝出來的，他確實原諒了，並理解了張勇進，因為，張勇進雖然畏懼了，退縮了，但是，他柔弱的生命中還有敢於直視自己的軟弱的堅硬，他的靈魂中還有一片為自己的軟弱而負疚的潔白的雪原。

袁紅冰探詢的目光平靜地轉向王東成。沉默了片刻，王東成沉聲說：「我不能退出簽名——為了我在你袁紅冰心目中的形象，我也不能退出。」

王東成教授的課程是中文寫作，他授課的風格極富詩意的魅力和絢麗的才華，因此常常贏得美貌的女學生深情而神秘的凝眸注視。他特別欣賞袁紅冰的一句話：「高貴者對於生命美負有天職」，並且在他的課堂上多次吟頌過這句話。看來，現在他準備面對危險保持生命之美了。

袁紅冰出乎意料的冷靜，使張勇進輕鬆了一些，然而，他的語調卻依然紛亂地對袁紅冰說：「上海國家安全局的人講，遲早要逮捕你……那會很殘酷，秘密綁架……甚至讓你失蹤……。」

袁紅冰很清楚，張勇進知道得可能更多，因為，他的父母和弟弟都在上海國家安全局工作。但是，袁紅冰並不希望他講出更多的信息——在談話極可能被竊聽的情況下，張勇進還向他提出這種警

告，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離開王東成的住所之後，袁紅冰竭力思索著一個問題：「什麼地方最艱難！」不知爲什麼，他只想走進艱難，只想與艱難同在——也許，這是因爲他渴望聽到艱難在他的鐵骨上敲擊出堅硬的聲響。

「噢，是她呵！」袁紅冰的心在猝然的悸動中低喊了一聲。他忽然明白了，此刻最艱難的莫過於面對王錦娜的眼睛。於是，袁紅冰在春寒料峭的夜色中，瘋狂地踏動自行車的蹬板，駛向市區南緣岳母的家。

深夜，袁紅冰才趕到岳母的住所。他急切的步履，捲裹著夜色的寒意，走過客廳，推開妻子臥室的門。燈光已經熄滅了，房間裏一片黑暗。袁紅冰佇立在門邊，他可以聽到小女兒沉睡中妖嬈的呼吸聲和自己的心的急跳，但卻沒有聽到妻子的聲響。

袁紅冰慢慢地走進臥室，好像邁出的每一步都是踏在黑色虛無之上。當他走到床邊時，發現妻子悲愁的眼睛，正向他默默地凝視。那雙美麗的大眼睛就像憔悴的墨菊，在幽暗的寒霧深處，懷著對陽光的祈盼漸漸枯萎。

想要用火焰的神韻撫慰那雙眼睛，袁紅冰摟抱住了妻子。以往他對女人的摟抱總是個性燦爛，風格峻峭，就像猛獸摟著紫苜蓿花色的殘破流雲狂舞；就像金色的長風掠過紅穗鼠尾草紛亂起伏的草梢，湧向荒原的落日——那股紅虛無的象徵；就像從燃燒的雲隙間飛落的長蛇般的雷電，在絢麗的野花叢中竄躍。經常地，即便處於色情的極致之上，他青銅色的面容也顯得冷峻而高傲；偶爾，他也會豔麗地溫柔，溫柔得像剛烈的雄性情欲燒成的深紅灰燼。

但是，那天夜裏袁紅冰摟抱妻子的動作，卻極其僵硬，他甚至似乎聽到自己雙臂的骨節間發出了冰冷岩石般刺耳的磨擦聲。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熾烈的摟抱是謊言，而且，越是熾烈，越是如此。因爲，他就要冷酷地離開這個把全部美麗的情感都做爲祭品獻給他

險峻生命的女人，並走上苦役犯的命運。在那種命運中，他將只有朦朧的背影。

妻子髮際間那種宛似小白樺樹的銀幹一樣清新的氣息，使袁紅冰記起，他們相識後，王錦娜就有一個願望——想聽一次他講課。然而，這個願望卻一直沒有實現。於是，袁紅冰凝視著妻子的眼睛，說：「三月一日下午，我要講這個學期的第一次課。這也許是我在北京大學最後一次講課了。你去聽課吧，帶著錄音機去。這樣，無論命運使我走到多麼遙遠的地方，你都可以時時聽到我的聲音。」

王錦娜突然緊緊地抱住了袁紅冰的軀體，就像要把一團動盪的暴風雪摟抱在胸懷間，然而，她的手卻是冰冷的，冷得使袁紅冰的心都痛苦地戰慄起來。

二月的最後一天下午，袁紅冰來到新通達研究所，同鄭仲兵、理夫、林京耀先生一起，召開研究所每週一次的例會。在此之前，鄭仲兵先生提出一個設想，以「中國扶貧基金會」的名義，籌備發起一次由中國東西部各縣官員和台灣商人參加的投資洽談會。袁紅冰則試圖通過這次洽談會，促進各地為維護自身利益而本能地與中央權力分離的傾向，同民主運動結合在一起的進程。現在，儘管意識到，命運不會再給他時間實現自己的想法了，但是，袁紅冰仍然決定在最後一段自由的時間中，幫助鄭仲兵先生籌備這次會議。

那天下午開完會，袁紅冰告訴鄭仲兵先生，他近期內可能被捕，為了不牽連朋友，完成投資洽談會初期的籌備活動後，他準備辭去新通達研究所研究員的職位。

「當局一定早已經清楚我們之間的關係了，我也不怕牽連。但是，你要懂得保護自己，不要總把自己置於危險中，你應當把精力放在寫作上。」鄭仲兵先生憔悴的面容上裸露出焦慮和痛苦，這樣說。袁紅冰從鄭仲兵先生微陷的眼睛裏看到了深沉而真摯的關切。但是，他卻只能以蒼涼的沉默來面對那深紅落日般的情感。這不僅

是由於爲了堅持生命的高貴和俊美，他絕不能在危險前退縮，而且是因爲，他覺得自己無法再寫出在文學藝術上高於《自在落日中》的文字——追求在高峰之巔漫步的天性，使他不屑於走沉降之路，他的生命要凋殘於高於雲端的極致之上。

離開新通達研究所，袁紅冰產生了一種不安的感覺，可是，一時之間他又弄不清楚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覺。進過晚餐之後，他忽然明白了自己不安的原因——唐越回山東父母家過春節之前，他們曾約定，她應當在二月二十五日前回到北京，幫助袁紅冰複印有關「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各種文件，並裝訂成冊。可是，明天就是三月一日了，而唐越還沒有回來。

當晚，袁紅冰來到一個朋友開辦的公司，撥通了山東濟寧市唐越父母家中的長途電話。接電話的是唐越的母親。她告訴袁紅冰，十天前，唐越便被北京國家安全局的警察從家中帶走，關在一個招待所裏，在那之後，家人就一直沒有被允許同唐越見面。

袁紅冰聲調平靜地安慰了唐越的母親幾句之後，如同放下一塊沉重的岩石一樣，慢慢放下電話。而他的面容驟然變得猙獰了，像一隻被逼進角落裏的狼。在返回亞運村東邊住所的路上，只有一個刺耳的聲音猶如生鏽的鐵鋸，在他凍僵的神經上無情地切割著：「《自在落日中》的軟盤就藏在唐越大姑的家中，而且，唐越也知道，我把另一個裝滿手稿和軟盤的箱子送到了我父母的家中……噢，一個柔弱的少女很難長時間承受單獨關押的痛苦和秘密警察的審訊……。」

回到住所後，袁紅冰立刻像一根風蝕的石柱，仰面摔倒在地板上，他猙獰瞪視著的眼睛，看到一片焚屍場上蒼白、陰森的火焰，而血紅的落日在那火焰的焚燒中，破裂了，崩潰了。在那個夜晚，袁紅冰沒有爲唐越這位無私地幫助過他的姑娘感到一絲憂慮，而只想到《自在落日中》的命運。這也許是不道德的，然而，他無法強迫自己的心，在他的心目中，《自在落日中》高於一切世俗的

情感，即便那情感像鋒刃上的血一樣真實，如野杏花一樣潔白、豔美。

直到凌晨，袁紅冰冰冷的意識才艱難地走出夜色的黑暗，在灰白的晨光中變得清晰了。他迅速地對面臨的危險做出判斷，並確定了應當採取的應急措施。他認為，當局可能在一個星期後，即在他發出〈保障勞動者權益宣言〉後，對他實施逮捕。基於這種判斷，他決定利用剩下的一個星期時間，做幾件事。首先，把新通達研究所邀請中西部官員參加同台灣商人的投資洽談會通知發出去——這是他已經對鄭仲兵先生做出的承諾；其次，將他住所內與過去的民主運動有關的文件、信函全部銷毀；然後，從朋友處借一輛汽車，由他單獨駕駛，趕回內蒙古，將保藏在父母家中那個裝有《自由在落日中》手稿和軟盤的手提箱，轉移到一個唐越不認識的朋友處。

下午，袁紅冰走進了北京大學第二教學樓一間寬敞的階梯式教室。由於昨夜基本沒有睡覺，袁紅冰面容憔悴，嘴唇乾裂，眼睛裏布滿枯紅的血絲，再加上總是顯出狂風情調的凌亂長髮，使他看起來像一位剛從漫天風塵走出來的疲憊流浪漢。只是進入教室前喝下的幾口烈酒，又在他青銅色的眼睛裏點燃了落日的殷紅神韻。

袁紅冰的授課仍然像往常一樣，風度英俊而瀟灑，才華富麗逼人，充滿了燦爛的激情和炫目的智慧。然而，他自己能夠聽到，他的聲音中有一種過去沒有的浩蕩的悲愴——他是在用這茫茫風沙般的悲愴，向他摯愛的教師生涯訣別，向他親愛的學生們訣別；他要讓自己最後一次佇立在北京大學講台上的生命，為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之魂燒灼出一片殷紅的傷痕。

驀然之間，袁紅冰覺得，他彷彿孤獨地置身於荒野中，向無聲飄落的漫天銀色飛雪，吟頌屬於自由的詩篇，而透過那紛亂迷茫的雪片，他只能看到灰暗的遺憾。因為，他震顫的目光無數次掠過教室的每一個角落，卻沒有找到王錦娜的眼睛——她失約了，她沒有來陪伴他的悲愴。

下課之後，袁紅冰來到研究生宿舍樓，找到王仲秋，對他說：「我可能被捕。如果我被捕了，你們一定要完成「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組建工作——以劉念春為首來完成。」

王仲秋只沉默地點了一下頭。不過，袁紅冰能感覺到，王仲秋的沉默就像一段黑色的墓碑，而他猩紅的遺囑，就刻在那墓碑上。

當天，袁紅冰返回亞運村東面的住所時，已經是深夜了。他在住宅樓下的一個公用電話亭，撥通了岳母家的電話，他想要弄清楚王錦娜沒有按照約定去聽課的原因。

「我去了，我沒有找到你講課的教室……你什麼時候回來呵！」袁紅冰感到，王錦娜茫然失神的悲愁聲音顯得那麼遙遠，像是從死寂的荒漠之外傳來的，而他衣衫破碎的軀體，卻被鐵鐐捆綁在荒漠深處裸露的黑灰色岩石上。

「明天晚上，我一定回去看望你。」袁紅冰竭盡全力才使聲音保持了平靜。然而，放下電話後，他的心似乎突然被一隻冷酷的鐵手攔住了。同時，他的直覺真切地觸摸到了不祥的預感——「……你什麼時候回來呵」這句話，彷彿將成為永遠在王錦娜乾枯的心靈裏飄盪的悲泣。

「也許，我應該今天就回去看望她，否則將會留下血也洗不去的遺憾……。」袁紅冰心靈震撼地想。可是，他終於沒有走向岳母家。因為，那天他太疲倦了，他的心太累了。

回到住所後，袁紅冰立刻陷入了昏睡。他覺得，自己仰臥在陰冷的沼澤中，周圍是一條條暗綠色凍僵的蜥蜴和毒蛇，形態猙獰的黑灰色雲層低垂在他的視野間；他想要用熾烈的呼喊點燃那雲層，但緊緊纏繞在脖頸上的冰冷的蛇，卻又使他發不出聲音，而他的軀體上布滿了綠褐色的霉斑。

當袁紅冰睜開眼睛時，已經是第二天的上午了。儘管房間裏閃爍著斜射進來的明亮陽光，可是，那個夢境卻像慘白的陰影，久久不肯從他眼前消散。

「呵——夢的鬼魂也敢來威嚇我！」袁紅冰突然發出雄烈而激怒的吼嘯，從床上猛然躍起。由於雷電般迅猛的躍起，一陣強烈的眩暈向袁紅冰襲來，使他的視野中動盪起猩紅的血霧。他腳步踉蹌地走到整容鏡前，逼視著迷濛的血霧。當他顯出狂放不羈的俊美的面容，漸漸從濃重的血霧中浮現出來之後，袁紅冰以鐵石撞擊般冷峻的聲音說：「在黑牢中，爲我英俊的生命找到高貴的歸宿。」

一年多以前，袁紅冰就聽到過別人轉述北京大學共產黨副書記林炎志的一句話，這位醉心於用骯髒的生殖器尋找美貌女學生的無恥小政客說：「共產黨的政權是用兩千萬人的鮮血換來的。在國民黨的監獄裏，無數共產黨員表現出了視死如歸、英勇無畏的精神。可是，今天那些所謂民主人士，所謂『六四』精英，又怎麼樣？他們一被抓起來，就馬上搖尾乞憐，痛哭流涕，醜態百出——這樣一群膽小鬼，怎麼配向共產黨挑戰！」

聽到林炎志的這些話後，袁紅冰就已經決定，當艱難來臨時，他一定要從容而高傲地走上苦役犯的命運之路，一定要讓林炎志之流的小政客聽清他的步履踏出的意志的迴響，一定要以英雄的風格爲中國自由民主命運增添燦爛的神聖感——理想需要從神聖道義的魅力中，獲得吸引歷史注目的美色，而道義的神聖性需要爲理想獻祭的英雄的白骨和血跡來證明。

上午九時過後，袁紅冰揹起裝滿新通達研究所的參加投資洽談會邀請函的背包，走出房間，準備到郵局去，寄出這些邀請函。電梯降到了一樓，袁紅冰跨出電梯間後，忽然感到門廊裏異常安靜，安靜得有一種陰冷、空洞的蒼白感；安靜得使他不得不快步走出門廊，來到陽光下。這時，袁紅冰看到，一輛深黑色的豪華進口轎車，停在住宅樓前面的路口。

自由的天性使袁紅冰喜愛一切同瘋狂的速度有關的存在。他喜愛能追過疾風的烈馬，他喜愛駕駛汽車在曠野間飛馳——他冷峻的目光落在蒙古駿馬和高級小轎車上時，總會顯出比看到美貌少女更

溫柔的雄性的豔麗。可是，那天袁紅冰卻覺得，停在路口的高級轎車，像一具黑色的棺木。

這種感覺使袁紅冰遲疑了一下，不過，他還是繼續向路口走去。突然，那轎車的兩個門同時打開了，三個警察跳了出來。在將袁紅冰推進轎車的過程中，一個警察嘶聲低吼了一句：「我們受貴陽市公安局委託拘留你！」

兩個警察將袁紅冰擠在轎車後排座椅中間，他的頭顱被按著低俯下去。袁紅冰沒有反抗，因為，此時只有從容才能保持尊嚴。他的眼睛裏殘留著被推入轎車前路旁小松樹剛剛泛起的翠綠，而他銳利的唇角現出一絲柔情的微笑，沉迷地親吻著那將長久飄浮在記憶中的、屬於春天的翠綠。

「噢，沒想到，是飛速的奔馳將我送進沒有天空、也沒有曠野的囚徒命運——這倒很有詩意……。」當轎車像黑色幽靈一樣向南駛過市區時，袁紅冰如是想。

卷

關於生死的抉擇

草

第四十七章

坦克車的履帶在古都北京的歷史上壓出的傷痕還在痛苦地顫抖時；八九年那個繁花被猩紅的血腥氣燒焦的夏季剛剛過去不久；鄧小平、李鵬由於狂飲人民的鮮血而喪失理智的眼睛，還在向社會瘳厲地瞪視著；自由民主的希望像枯黃的葉片，隨著八九年悲涼、蒼白的秋風在人們的心上凋落時——在那兇險、艱難的時刻，袁紅冰背倚峻峭的藍天，拔出意志的長劍，在血跡斑斑的專制鐵幕上劈斬出屬於自由、民主命運的火焰。從八九年晚秋到九四年早春，是袁紅冰以超群智慧和英俊秀麗的生命風格，踏碎重重「不可能」，奏響了中國大陸民主運動悲愴絢麗的主旋律，那是英雄人格哲學的旋律；那是為高貴猛獸在雪亮鋒刃上呈現出的雄烈舞姿伴舞的旋律。

現在，袁紅冰終於要同秘密警察和監獄——這個專制政治最黑暗、最兇殘、最具獸性的部分——正面相撞了。當那輛逮捕袁紅冰用的深黑色高級轎車，無聲地駛進北京南郊國家安全局的拘留所院內時，袁紅冰堅硬如黑色燧石的心上，只刻著一個像火焰燒灼出的紫紅色痕跡般的思想：「要用無視任何苦難的高傲，要用從容、瀟灑的氣質，為那一段以我生命風格命名的民主運動，鑄造一輪在野草叢中燃燒的落日；鑄造一片殷紅的虛無；鑄造一個美麗凋殘的哲理。」

袁紅冰剛被押下黑色轎車，前面穿警服的人群中便閃爍起一團團幽藍鬼火似的照相機閃光燈的光亮。袁紅冰猶如一隻受傷的雄豹，高傲地微揚起頭顱，走向那群警察。他覺得，自己正在逼近伸出猩紅長舌的狼群，而他冷峻的眼睛輕蔑地直視著一台錄像機的鏡頭。儘管他極力想顯出平靜的神情，但是，險峻的個性仍然使他的目光閃耀起銳利的挑戰意味。

經過徹底的搜身之後，兩個警察押著袁紅冰，穿過一段走廊，沿狹窄的樓梯，來到監舍二樓——他被單獨關進一間囚室。

北京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前到監獄實習的經歷，以及在研究生期間幾次司法調查和做教師後擔任刑事被告辯護人的過程中，袁紅冰就對中國拘留所非人道的關押環境，有了深刻的瞭解。然而，這座歸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管轄的新建拘留所，卻與袁紅冰以前對拘留所的印象很不相同。囚室裏十分乾淨，雪白的牆壁上沒有一絲灰塵，同囚室相連的衛生間甚至有洗臉池和抽水馬桶。顯然，慣於做假的共產黨官僚集團，是特意修建了這座專門關押「有國際影響的囚犯」的拘留所，以顯示其司法的「人道性」，以掩蓋其監獄的普遍的殘酷性。

鐵門在袁紅冰身後關上時發出的冰冷聲響，彷彿是自由被鐵錘擊碎時的震顫。隨後，蒼白的寂靜便凍結在囚室中。袁紅冰緩緩轉回身體，走到鐵門前，從門上被關閉的鐵窗縫隙間，向外望去。他的視線越過狹窄的走廊和走廊對面牆壁上的玻璃窗，看到了一片淡藍色的北方晴空。

袁紅冰的面容久久地俯在鐵窗的縫隙處，凝注著那片藍天，猶如柔弱的美少年遙望情人那逐漸消失在荒涼地平線上的身影，而他的心沐浴在又苦又甜的柔情中。

不知過了多久，袁紅冰的目光疲倦了，憔悴了。他離開鐵門，在囚室角落一張沒有被褥的木板床上躺下，閉上了眼睛，冷漠地想：「我終於可以休息了。也許我將被囚禁在這蒼白的死寂中，度

過十年，或者二十年，但是，只要還能透過鐵窗的縫隙，時時注視那片峻峭的藍天，我詩意豐饒的心，就不會枯萎；我青銅色的意志，就不會鏽蝕。」

袁紅冰的意識像一縷徐緩的風，漸漸飄落在杳無人跡的雪原般的沉寂間。然而，突然襲來的莫名的慌亂，卻又使袁紅冰的心急速地抽搖起來。他不知道爲什麼慌亂，只覺得那慌亂真實得像一隻血淋淋的鐵手，撕碎了蒼白的輕鬆。他坐起來，身體縮進牆角，下意識地、猙獰地露出牙齒，眼睛裏狂亂地閃耀起破碎的光亮，彷彿竭力想要看清重重迷霧深處的什麼殘酷的東西。

「我們受貴陽市公安局的委託對你實行拘留！」不久前被捕時那個秘密警察嘶啞的低吼，猝然像一道黑色陰影從袁紅冰的意識中掠過。他的眼睛在冷峻的神情中凍結了，唇邊浮現出一絲艱難的笑意。

「看來，我仍然無法輕鬆……。」袁紅冰的思維開始如同寒光閃閃的刀鋒，照亮了面前的灰霧：「我將被送往貴州關押。是的，當局不敢在北京對我進行審判，因爲，這群狗官怕我在北京大學學生中廣泛而深刻的思想影響，也因爲我在北京大學、北京業餘法律大學、北京大學分校和北京京橋大學教過的幾千名學生，大多數都分配在北京的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工作。可爲什麼不是別的地方，而是貴州呢？毫無疑問，這說明林江是當局的特務——從九二年起，當局就已經指令貴州的秘密警察對我實施偵查。噢，我對林江這個醜陋的小人物講了太多的事——關於我同朱厚澤先生的交往講得太多了……。」

在同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朱厚澤、原《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和總編輯胡績偉、原共產黨內蒙古黨委書記周惠、原水利部部長李銳、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局長理夫等等這些共產黨內開明派人士，接觸的過程中，袁紅冰曾呼吸到了高貴的生命氣息。同許多自稱爲「民主人士」的知識分子相比，這些共產黨官僚集團內的開明

人士的靈魂更純潔，人格更具魅力。因為，他們的心沒有在物欲的黑火焰中化爲灰燼；因為，他們是拒絕了垂手可得的、獨裁權力賜予的榮耀和地位，而悲壯地熱戀自由民主的真理。在他們心靈的天平上，良知重於個人生死榮辱。由於個人命運的偶然性而失去獨裁權力的垂愛，並因此走上反叛之路的人會很多，但是，只以思想的原因自願承受反專制的艱難命運的人卻很少，共產黨官僚集團內的開明派就是這類思想的孤獨者——他們因孤獨而高貴。同時，他們所象徵的專制體制的美麗異化，是瓦解極權政治的巨大能量；他們的存在是編織中國自由民主希望的一條不可缺少的金線。

九三年，袁紅冰去貴州時，林江曾對他說，朱厚澤每次回家鄉旅遊，都要同林江等人會面。而袁紅冰也講了他對朱厚澤的看法，並將朱厚澤稱爲胡耀邦、趙紫陽之後的共產黨內民主派領袖。現在，袁紅冰意識到，他對林江講的這些話，使朱厚澤處於危險之中了。聯想到九四年春節後，林江在打給他的電話中稱，是朱厚澤告戒林江暫時不要見他，袁紅冰更感到，林江這個醜陋的小特務，是藏在朱厚澤身邊的一隻毒蠍，而朱厚澤似乎還沒有發現這種危險。

「呵，還有一——住所裏的文件和信函都還沒來得及銷毀，一旦被秘密警察搜走，將會牽連多少人呵。是的，甚至會牽連到一位『六四』死難者家屬，因為，文件中有一張我轉交給她的撫恤費的收條……更可怕的是，我還沒有把那個手提箱從父母家中轉移走。噢，《自由在落日中》如果落到秘密警察手裏被毀掉，我就是血淋淋地撕裂自己的胸膛，把火焰的心掏出來，也難以燒燬那萬重悲痛……。」袁紅冰黑色的思緒像一塊崩場的岩石，沿著陡峭而冰凍的山脊，向高傲的死亡也無法走出的困境的深淵墜落。

片刻之後，袁紅冰的意識就破碎爲一團瘋狂飛旋、慘厲嘶啞的血霧，而他的身體像被蒼白的雷電擊中似地震顫起來。袁紅冰猙獰地瞪視著的眼睛，想從那枯紅的血霧中看到一絲翠綠，但卻沒有成功。突然，刺耳的磨擦聲在他的心上劃出了慘白炫目的傷痕。緊接

著，他發現那是他的牙齒在囚室鐵門的稜角上兇殘地咬嚙而發出的聲響。

「不能瘋狂，不能喪失理智，要堅硬！你是超越意志哲學的鑄造者——一定要在絕望的宿命中，殺出一條血路！」袁紅冰無聲地呼喚著，漸漸變得冷靜了，而他的心就凍結在那蒼白冰層般的冷靜中。

黃昏時分，袁紅冰被帶進審訊室，一個皮膚白嫩的秘密警察坐在審訊桌後，用女人似的尖細、光滑聲音說：「你的案子由貴州省國家安全廳負責審理。現在，就準備把你送到貴州去。路上希望你不要做出不應有的舉動，否則，後果自負……。」

「被捕前，我正準備和幾個朋友做一件事。」袁紅冰打斷了那個秘密警察的話，平靜地說：「我的被捕，可能刺激那幾位朋友把這件事做到誰也不希望的缺乏理性的程度，所以，我願意說服他們放棄做這件事的計劃——只要把我放出去四、五天，就可以了。我不會逃跑，你們也有能力嚴密監視我嘛。」

「你們準備做什麼事？這幾個人是誰？」那個秘密警察問。

「至於是什麼事，以及這幾個朋友的名字，我至死也不會告訴你們。」袁紅冰堅硬地回答，並且把冷峻的面容轉向另一個負責記錄的警察，強調道：「請把『我至死也不會告訴你們』這幾個字記下來。否則，我不在審訊記錄上簽名。」

那個皮膚白嫩的秘密警察顯然沒有預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他猶豫了片刻，說：「我需要去請示上級。」說完，他便匆匆走出審訊室。

袁紅冰知道，當局允許他離開拘留所，去制止「那件事」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但是，他已經決定，從現在起，每一刻都要從不可能中尋求暫時自由的機會，以便做好善後工作。他確信，只要走出囚室，他就有能力以迅猛的動作，擺脫秘密警察——只需要幾個小時，他就可以向朋友們發出危險警告，同時，他還準備委託一位他

過去有意識地用最隱秘的方式進行交往的鐵血兄弟，把他藏放在父母家中的那個裝有《自由在落日中》手稿和軟盤的手提箱，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十幾分鐘後，那個秘密警察回到審訊室，對袁紅冰說：「經請示，你今天還是要送到貴州去。有什麼事，到了貴州以後再說。」

「看來，只有在路上尋找逃脫的機會了。」在被押上一輛深黑色高級轎車時，袁紅冰把一聲鐵灰色的長歎封閉在緊咬的牙齒間，這樣想道。

兩個秘密警察從兩邊把袁紅冰緊緊夾在轎車後排座椅中間，夾得那樣緊，就像兩個發情的騷娘兒們在向他表示爭寵一樣。袁紅冰被戴上了一副鏡片貼著黑紙的墨鏡之後，在一輛警車的引導下，押送他的那輛高級轎車駛出拘留所大門。大約過了半小時，轎車直接駛上北京火車站站台，在一列火車的軟臥車廂旁停下了。

一個秘密警察替袁紅冰摘掉那副將他銳利的目光吞噬在黑暗中的不透光墨鏡，然後，他便被押著走出轎車。車站上戒備森嚴，布滿穿便衣的秘密警察。而袁紅冰向車廂的門走去時，他眼睛的餘光發現，那節軟臥車廂有三個包廂的窗口遮著窗簾。於是，他迅速地判斷道：「每個車廂四個舖位，看來，押送我的至少有十一個人。」

在被推進車廂門的瞬間，袁紅冰突然下意識地高高仰起頭顱。他看到，日球沉落後的天空呈現出妖嬈的淡紫色，而一縷飄拂在天空高遠處的金色流雲，彷彿正以淒婉的情態，向他青銅色的冷峻目光訣別。

「也許，我將長久地，甚至永遠也無法再次注視這北方美麗的天空了。貴州，那是一片沒有晴空也沒有陽光的，陰雲低垂的鬼域。正是爲了把思想埋葬在永不消散的陰雲下，正是爲了讓絢爛的精神意境在腐臭、陰冷、潮濕的灰霧中霉爛，自古以來，貴州就被獨裁政治當做思想異端者的流放地……。」走進一間軟臥包廂時，袁紅冰悲涼地想。

但是，他立刻又兇殘地緊咬住自己的嘴唇，用猩紅的疼痛感擊碎了悲涼的意緒，並且冷靜得連心的跳盪都凍結了似的，想：「不，我沒有任何權利傷感。現在，必須以堅硬的理性，尋求脫逃的機會——一定要拯救我的《自由在落日中》呵！」

列車在茫茫的暮色中向南疾馳。袁紅冰默默地坐在包廂的下層舖位上。爲了遮住像落入陷阱的雄狼一樣閃爍的目光，他微微閉上了眼睛。包廂裏其餘的舖位，由三個秘密警察分佔。其中一個顯然是小頭目的傢伙，留著幾乎垂到肩頭的長髮，像是美國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不過，他那雙神情簡單得猶如黑瘦牧羊犬似的眼睛使人感到，這是一個只能靠外形顯示瀟灑而沒有靈魂內涵的物性存在。另外兩個警察很年輕，像是從警察學校畢業不久，他們的右手一直神經質地插在懷裏，毫無疑問，他們的手是握在槍柄上。

列車開動後，一位被稱爲「政委」、個子瘦高的人走進包廂。從這個人的稱謂中，袁紅冰意識到，當局是派遣一個專門負責進行綁架和使人秘密失蹤的、相當於軍隊團級的秘密警察單位，押送他。因爲，只有這樣的秘密警察單位才採用軍事化管理，而軍隊團級以上的政治軍官才有資格被稱爲「政委」。

這個「政委」皮膚蒼白，面容消瘦，他語調和善地對袁紅冰說：「我們的任務是把你穩妥地送到貴州。我們不想爲難你，希望你也不要做出令我們爲難的事。」

袁紅冰努力使自己顯出十分疲倦的樣子，點了一下頭——爲了獲得脫逃的機會，他必須首先降低秘密警察的警覺性。

入睡之前，袁紅冰提出要上廁所。那個留著披肩長髮的小頭目，首先走出包廂，守住通向另一個車廂的門，其餘的兩個警察，一個站在廁所門外的走廊裏，另一個則將背部緊貼在敞開的廁所門上，觀看袁紅冰撒尿。

在一個迅速的瞥視中，袁紅冰就看清了廁所的情況：玻璃窗緊閉著，而且，還有幾道鐵欄杆橫過車窗，用螺絲釘擰在車廂壁上。

但是，袁紅冰相信，只要能把廁所門關上十秒鐘，他就可以把鐵欄杆從車廂壁上撕下來，擊碎玻璃窗，躍出車外——在知識青年流浪漢的生涯中，由於沒有錢，袁紅冰曾許多次躍上疾駛的貨運火車，並在列車進站前躍下。

「要盡量降低他們的警覺性，也許，他們會逐漸喪失觀賞我撒尿的興趣，而允許我將廁所門關上。」袁紅冰這樣想，並決定第二個深夜，開始脫逃行動——列車從北京到貴州，需要行駛將近兩天兩夜。

第二天整個白天，袁紅冰都做出極端沮喪的神情，而且時時故意發出痛苦的歎息聲。然而，令他失望的是，那些秘密警察似乎並沒有因此而放鬆對他的監視。傍晚，包廂的門突然被拉開了，一個顯然是走錯包廂的上校軍官的腳剛踏進來，那個留著披肩長髮的小頭目立刻像尾巴被點著了的野狗，撲上前去，用手槍頂住那上校軍官的肚子，兇猛地將他推進隔壁的包廂。

「看來，這是一群不會打盹的狗……。」袁紅冰露出一絲艱澀的笑意，想：「但是，無論如何要做出嘗試。」

第二天深夜，袁紅冰又一次提出需要上廁所。和他同在一個包廂的秘密警察，還像以前一樣，一個守住通向另一邊車廂的門，一個站在廁所外的走廊裏，一個用後背頂住敞開的廁所門。這使袁紅冰根本沒有可能做任何撒尿以外的動作。

回到包廂後，袁紅冰向外側臥在自己的鋪位上，發出沉睡中才會有的平穩的呼吸聲，而他冷酷的目光從謎細的眼睛縫隙間，向坐在對面鋪位上的兩個秘密警察審視。過了一會兒，躺在袁紅冰上面的那個小頭目開始打鼾了，可是，對面鋪位上的兩個傢伙卻一直警惕地斜視著袁紅冰，伸進懷裏的右手也沒有片刻抽出來過。

一聲真實的長歎從袁紅冰乾裂的嘴唇間飄出。他確信，自己有能力以迅猛的動作奪下一個警察的槍，並用槍口逼住另一個警察，而且，他的射擊術也絕不比這些警察差——他曾通過軍隊中的朋

友，進行過許多次射擊訓練，但是，他卻沒有能力同時躲過三個人的撲擊，更何況，衝出包廂後，他還需要時間撕下廁所窗上的鐵欄杆。

第三天下午兩時左右，列車放慢速度，駛入貴陽火車站站區。袁紅冰意識到，下車的片刻是他脫逃的最後機會了。爲了進一步麻痺押送者的神經，列車停下之前，袁紅冰使自己的聲音在激動中微微顫抖地對那個「政委」和小頭目說：「請你們轉告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領導，我十分感謝你們在押送過程中，對我的人道待遇。」

「政委」和小頭目在四十多個小時的旅途中一直繃緊的神經，隨著袁紅冰的話語聲明顯地鬆弛下來，而疲倦似乎使他們顯得有些多愁善感了。那位留披肩長髮的小頭目甚至用傷感的語調說：「袁紅冰，希望你今後還能回到北京，到時候我們可以成爲朋友。」

列車緩緩地在站台下停住了。袁紅冰向車廂門走去時，秘密警察們跟在他身後幾步遠的地方，而沒有像以前那樣緊緊抓住他的胳膊。在車廂門邊，袁紅冰迅速向外掃視了一眼。他發現，一輛白色的日本中型客車停在站台上，前面還有一輛深黑色的「公爵王」高級轎車；二十多名秘密警察面向車廂門，以那兩輛車爲弧頂，形成一道不規則的弧線。

袁紅冰走下火車後，按照一個秘密警察的手勢，朝白色中型客車的方向，緩慢地移動腳步。突然，他又停下來，轉身重新向剛剛來到站台上，正並肩站在列車旁的「政委」和小頭目走去。

袁紅冰不是看到，而是感覺到，周圍秘密警察的眼睛都像準備鳴叫的蛤蟆一樣緊張地瞪圓了。他在那個「政委」和小頭目的身前停下，深深地鞠躬致謝——他是準備將由於鞠躬而自然俯下的身姿，迅猛地轉化爲猝然的衝擊，穿過「政委」和小頭目的身體之間的空隙，躍下站台，從列車下面飛掠過去，實現逃脫的計劃。他自信，只要有機會奔跑起來，那些短腿的秘密警察根本追不上他，而他只需要有半個小時脫離秘密警察的控制，就可以找到公用電話

亭，通過幾個長途電話，將最關鍵的信息傳達給北京的朋友。

袁紅冰的眼睛裏驟然閃耀起殘忍的野性，變成強弓形的軀體已經積蓄起強悍的爆發力。但是，就在這一瞬間，他即將躍出的腳步卻突然被一陣連大地都震顫起來的轟鳴聲凍僵了——一列長長的運貨火車呼嘯著，從停靠在站台上的客車另一邊疾馳而過，車輪激起的塵土，如同翻騰的陰雲，從客車車廂下湧上站台。

袁紅冰的眼睛變得暗淡了，比骷髏眼眶的黑洞還要暗淡，他彎曲的脊背也彷彿失去了力感，像一株枯朽古樹的樹幹。做知識青年流浪漢時期的經驗告訴他，在鐵軌旁聳立著許多水泥燈柱的站區內，是不可能躍上飛馳的列車的，因為，只要手一抓住車廂的扶手，最初瞬間身體會立刻橫著飄飛起來，那便勢必會撞在飛快閃過的燈柱上。

袁紅冰猶如一位衰弱的老人，艱難地轉過身體，向站台上那輛白色的中型客車走去。而那列貨車飛旋的車輪同鐵軌撞擊的聲響，冷酷地將袁紅冰心中殷紅的落日砸碎了。

在那輛「公爵王」轎車的引導下，押送袁紅冰的白色中型客車載著十多名秘密警察，開出站台，然後，沿一條坎坷不平的道路，向西北方疾駛而去。路旁低矮、破舊的房屋頂部的黑灰色瓦片，布滿暗綠色的霉跡；黑洞般歪斜的門邊，一個個身材矮小而枯瘦、面色灰白或者枯黃的人，目光呆滯地望著從雲層間滲出來的慘白陽光；路兩邊污水溝中發出的腐爛老鼠屍體般的臭味兒，似乎將空氣都染成灰褐色。

大約一個小時後，汽車停在貴州省公安廳看守所的鐵門前。看守所建築在一座高崗上，灰黑色的圍牆像古代城堡一樣高大，牆頭上生鏽的鐵絲網和武裝警察的刺刀的閃光，使人想起蜥蜴皮膚的色澤。袁紅冰極力抑制住想要向身後的世界回顧的欲望，走進看守所鐵門。因為，他知道，在這個被古代史籍描繪為充滿毒霧和煙瘴的地方，即使回顧也看不到屬於狂風和鷹翅的藍天。

在一間審訊室裏，兩名獄卒仔細地搜查了袁紅冰的身體，然後，帶他走向一排六、七米高的水泥監舍，灰白色監舍的牆上，只有十幾扇像用骯髒的血染成陰鬱紅褐色的狹窄鐵門。

獄卒爲袁紅冰打開了一扇標有「五號」字樣的鐵門。鐵門裏面是一個供囚徒「放風」用的約九平方米的空間，空間上面，越過幾根橫向的水泥條的間隙，可以看到天空中陰冷的雲層。再通過一道狹窄的鐵柵門，袁紅冰走進了囚室。囚室的天花板有兩層樓高，靠近頂部有一扇窗戶，獄卒站在外面高處的過道上，可以通過那個窗口向囚室內俯視。囚室約三米寬、六米長，緊靠一側布滿污跡的牆壁是一個縱向伸展的、二十多厘米高的木板釘成的通鋪，通鋪的邊緣也被塗成陰鬱的紅褐色，通鋪下面有一條不到一米寬的潮濕過道。

囚室內只關著一個囚徒。不用思索，袁紅冰就知道，這個名叫陳風順的囚徒一定是強姦犯或者小偷——用刑事犯監視思想犯，是中國現代專制司法制度的慣例。在共產黨官僚集團看來，強姦犯比思想異端者更高尚、更值得信賴。陳風順那張黑灰色的臉，像極力揣摩主人意圖的狗一樣，向獄卒露出獻媚的乾笑，這使袁紅冰在第一個斜視中就感到作嘔。同這種靈魂裏只有物性本能的蛆蟲蠕動的傢伙關在一起，比與陰暗墓穴中的乾屍爲伴還要令人孤獨、寂寞。

囚室的鐵門發出寒意澈骨的撞擊聲，被鎖上了。陰冷、黑暗的疲倦感凍結在袁紅冰骨骼的縫隙間。他仰面摔倒在木板鋪上，蒼白的目光注視向囚室頂部角落裏的蜘蛛網，一隻像小孩拳頭那麼大、長滿黑毛的毒蜘蛛在蛛網上蠕動。

就在向毒蜘蛛的注視中，袁紅冰的意識被陰冷、黑暗的疲倦感吞噬了，而被捕前夜的那個夢境，又呈現在他的眼前——他彷彿躺在腐臭的沼澤中，只要伸出肌肉都爛掉的慘白指骨，就可觸到生鏽鐵板似的、低垂的陰雲。

漸漸地，陰雲無聲裂開了一道縫隙，然而，那縫隙間沒有陽光

透進來，也沒有露出藍天，卻呈現出黑色的死寂的空間，小女兒的面容就刻在那黑色的空間中。她的臉色蒼白得像凋殘的野杏花；嚴肅得近乎冷漠的眼睛裏，只刻著一個艱難的疑問：「爸爸，你為什麼像一縷狂風，離我而去。」——小女兒是一位敢笑敢哭的姑娘，她燦爛的歡笑時時會在片刻之間就變為肆無忌憚的痛哭，而銀色的淚珠會像晶瑩的奇蹟一樣，從她美麗的深黑色眸子中情態動人地迸濺而出。可是，那個夜晚，袁紅冰卻沒有看到小女兒夏日急雨般傾瀉的淚水，她的眼睛好像乾枯了，好像被淚水忘卻了。

王錦娜面容的輪廓也從那死寂的空間中模糊地浮現出來。她茫然睜大的眼睛，彷彿悲愁地注視著極其遙遠的地方；她憔悴、蒼白的目光彷彿想在重重陰雲中尋找到袁紅冰峻峭的身影，而一滴冰冷的淚水從她秀麗的眼角滾落下來，那淚水是猩紅色的，像沉重的血珠。袁紅冰極力掙扎著嘶喊道：「我在這裏！」可是，王錦娜卻什麼也沒有聽到，依然困惑地注視著遠方，她的眼睛裏只有枯草紛亂搖曳的荒原，只有灰白秋風中漫天飄落的黃葉的影子。

「此刻，王錦娜一定在萬里之外，為我的秘密失蹤而悲痛欲絕；一定正在早春的寒風中哭嚎著，尋找我的蹤跡。她善良而柔弱的心將會很快因痛苦而枯萎，而破碎……噢，我的小女兒從此失去了父愛，她還不到兩歲，就要體驗人生的悲慘了。失去了堅硬父愛的衛護，我容顏如花的小女兒還能夠長大嗎……也許，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後，當黑牢和苦役犯的命運已經使我變成身材佝僂、白髮如霜的老人之後，我才能再見到女兒。噢，相見的時刻，我能給她什麼？漫長而黑暗的時間可能只會於瞬間之內，化做一滴凍結在我心中的淚，那是一顆永遠也不會流出的淚……是的，也可能我將永遠沒有機會再同她相見。面對我的墳墓，小女兒的眼睛裏或許只有茫然，因為，父親的形象在她幼小的心靈中，只留下了朦朧的陰影，如同一片冬日的寒霧……。」整整一夜，這些思緒都在袁紅冰陰冷的夢境中，像猙獰的鬼影一樣飄盪。

大約是袁紅冰被押送到貴州的第三天，秘密警察開始了對他的審訊。在從囚室走向審訊室的路上，逃跑的意念又一次從袁紅冰心中崛起。爲了使《自由在落日中》不被秘密警察毀掉，逃跑是他唯一的選擇。

大學本科畢業前，袁紅冰曾到河北省第二監獄實習過三個月。當時，似乎出於某種本能，他對那個監獄所有囚徒逃脫的案例都進行了專心的研究。他熟悉了囚徒絕望的心中產生的種種常人難以設想的逃脫方法——一個囚徒甚至把自己淹沒在裝滿糞汁、尿液的大木桶中，通過一根蘆葦進行呼吸，由定期到監獄裏拉糞水做肥料的農民，用馬車將那個大木桶運出警衛森嚴的監獄大門。通過研究，袁紅冰發現，囚徒逃脫的最大障礙不是軍警的刺刀，也不是高大的圍牆和鐵絲網，而是獄卒的警覺性。凡是成功逃走的囚徒，幾乎無一例外都事先以恭順、老實的假象，成功地使獄卒放鬆了對他們的監視。

現在，袁紅冰就準備做出假象，抹去獄卒陰沉、兇殘的眼睛裏繃緊的神經了。那天被關進囚室前，獄卒取走了袁紅冰的眼鏡。這是看守所中的慣例，目的是防止囚徒用鏡片割破喉管自殺。由於長期的寫做，兩年前，袁紅冰就不能離開眼鏡了。雖然鏡片也遮不住他冷峻、銳利的目光，但是，摘掉眼鏡後，他的視野中便升起朦朧的霧。所以，爲了逃跑，他必須首先讓秘密警察和獄卒相信他不會自殺，從而獲得在囚室內戴眼鏡的可能。

審訊室設在囚室對面的一排建築內。走上通向審訊室的走廊前，袁紅冰用拳頭向自己的面頰猛擊了兩下，以使臉部強悍的神情在麻木中鬆弛下來。獄卒在門邊將眼鏡還給了袁紅冰後，他便彎曲著身體，故意以踉蹌不穩的步態走進審訊室，在地板中間的一把木椅上坐下，然後，他稍稍抬起面容，使燈光正好閃爍在眼鏡鏡片上，遮住他眼睛裏的神情，開始進行觀察。

這顯然是一間高級審訊室。房間很寬敞，但顯出陰鬱的空洞

感，地板上鋪著骯髒的、已經變成灰褐色的紅地毯。正面，距袁紅冰三米遠的地方有一張黑色寬大的審訊桌。一個五十多歲的秘密警察坐在審訊桌後。此人身材魁梧，有一個懷孕母牛似的大肚子；灰黃、肥碩的臉上顫動著一條條橫肉，看起來就像褪了毛的豬肚皮；他是一個禿頂者，幾縷被髮蠟黏在一起的頭髮，經過精心梳理，從頭頂上橫過去，但卻還是遮不住那給人以污濁感的、粉紅和灰白兩種色調重疊在一起的頭皮；他陷進肥肉中的眼睛猶如窺陰癖者正在興奮地偷視拉屎的女人屁股一樣陰沉；他紫紅色的嘴唇習慣地從兩邊彎曲下來，極力做出威嚴、傲慢的神態，而唇邊兩道深深的皺紋也隨著嘴唇向下彎曲，這使他嘴部的輪廓酷似正準備排糞的肥騾子的肛門。於是，袁紅冰決定賜給他一個生動的綽號：「騾子屁股」。

另一個三十多歲的秘密警察坐在審訊桌的旁邊。他面容乾瘦、枯黑，雙頰似乎由於縱欲過度而深深塌陷下去。他給人的印象，就如同一隻陰沉的瘦猴子。

從他們的口音上可以判斷出，這是兩個北京來的國家安全部或者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秘密警察，而且，一定是當局為審訊袁紅冰特意精心挑選的兩個高級預審員。不過，在袁紅冰看來，即便最高級的預審員，也只是精明的小蠢貨；精明在於，他們熟悉人性中一切卑鄙的欲念，因為，他們本身就只有一顆充滿物性生存理性的骯髒的心；愚蠢則在於，他們根本不配，也沒有能力理解高於物性生存理性的靈魂，所以，他們對袁紅冰的判斷不可能準確。同時，袁紅冰也確信，他只需要用四分之一個臀部進行思維，也會產生這些精明小蠢貨的頭腦望塵莫及的智商。

「騾子屁股」那雙似乎只有眼白的眼睛陰沉地瞪視著袁紅冰。從那雙眼睛裏，袁紅冰看到了一個灰暗、空洞的靈魂，彷彿只有聽到鱷魚殘破的利齒嚼碎人體骨頭的聲響，那個靈魂中才會被惡意的快感所充實。

用酷刑和精神折磨迫使被告人自證其罪，是中國《刑事訴訟法》

以冠冕堂皇的語言寫明的辯護權掩蓋下的專制司法的真實，而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司法政策，實際完全剝奪了被告人的辯護權，儘管「坦白」往往並不能使被告人獲得被從輕處罰的機會。那天，「騾子屁股」像紫紅色的肥胖毛毛蟲一樣蠕動的嘴唇間首先發出的聲音中，關於對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司法政策解釋，就像一個瘦女人的尖屁股似的風騷地扭動著。

然後，「騾子屁股」說：「你的罪行是嚴重的，多方面的。你願意從什麼事情上交代起都可以……。」

袁紅冰並沒有注意「騾子屁股」解釋「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司法政策的那些廢話，他敏感的直覺只允許有價值的信息進入意識。當「騾子屁股」感到說累了，準備停下來之前，他又用漫不經心的語氣，說了一句：「你寫過不少東西，比如《民主與共和》，還有小說。」

「騾子屁股」用輕飄飄的聲音說出的最後一句話中，彷彿驟然突出了無數根燒紅的鋼針，刺進袁紅冰的眼球。他覺得，自己的眼球被燒灼著，發出「滋滋」的聲響沸騰了，視野中只剩下了一片慘白的黑暗，而一行猙獰可怖的、猩紅的字跡，痛苦地悸動在那慘白的黑暗上：「《自由在落日中》已經被秘密警察搜走了，否則他不會知道我寫過小說。因為，我從未同任何人談論過我的小說。除了為把手稿輸入電腦，而不得不讓唐越看過《自由在落日中》之外，再沒有任何人，甚至連王錦娜都沒有完整地讀過這本小說。」

在走進審訊室之前，袁紅冰就決定，要如實講出九三年來貴州時同林江交往的過程，但又必須裝出並沒有意識到林江是秘密警察走狗的樣子——他要以這種廉價的誠實，換取秘密警察放鬆警覺性的果實，從而為逃跑創造機會。此刻，袁紅冰卻感到，理性完全破碎了，像灰白的雪片無聲地飄落，只有乾裂的靈魂中裸露出的意識本能，在艱難地講述著他走進審訊室前準備講的話……。

袁紅冰仰臥在囚室的木板上，他的心好像被一隻冰冷的鐵手摘

走了，而空洞的軀殼正在陰冷、潮濕的暗影下腐爛——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離開審訊室回到囚室的，他凍結在驚懼和茫然中的目光注視的地方，只有一輪荒涼、蒼白的落日。漸漸地，那落日變成了一個骷髏，眼眶的黑洞裏閃耀起幽藍的鬼火。

「噢，生命的終點不是殷紅如獸血落日，而是慘白的骷髏——命運呵，為什麼對我如此殘酷！」袁紅冰突然淒厲地嘶嚎起來，那如同垂死的雄豹發出的嘶嚎，慘痛得似乎能將整個塵世都覆蓋在血紅的絕望之下。那個名叫陳風順的刑事犯被袁紅冰的呼嘯嚇壞了，他本能地用雙手緊緊摀住耳朵，縮進角落，瑟瑟顫抖起來。

袁紅冰可以冷峻地直視墮落人性的種種醜態，並孤獨地忍受內心荒涼的痛苦；他的心堅硬得可以為證明英雄人格、證明自由的魅力，而高傲地走進黑牢，甚至走上淒風苦雨的刑場——他本來就準備在苦難悲慘命運的最深遠處，在生命的落日上，刻下神聖信念的詩篇，做為獻給人生的遺囑。他唯一的軟弱之處，唯一能使他凝結著金色火焰的堅硬意志崩潰的，就是《自由在落日中》被秘密警察毀掉。

從小白樺樹一樣翠綠的美少年，到銀色暴風雪般狂放不羈的青年，再以狂風的節律或者奔鹿的身姿，走進青春的神韻彷彿永遠不會凋殘的中年——袁紅冰英俊秀麗的生命那最燦爛的年華，都是與《自由在落日中》的寫作過程相隨相伴。他的生命在虛無中踏出的猛獸足跡消失於時間的灰霧深處，但是，他豐饒、華貴、燦爛的情感卻附麗於《自由在落日中》，而成為永恆中千年的時間也無法抹去的金色瞬間，就像野花絢麗的長青藤，攀緣在風蝕的裂縫猶如雷電紫紅色遺跡的懸崖之上。

《自由在落日中》是袁紅冰用審美激情點燃自己的生命，忍受著烈焰焚身的痛苦，鑄造出的意義。那意義中有高貴的人格，有美麗絕倫的人性，有「殷紅虛無」的哲學意境，有對於生命悲愴之美的熾烈的哲學要求。

《自在在落日中》屬於袁紅冰的生命，但是，袁紅冰又覺得，《自在在落日中》是獨立於他的存在，是高於他生命的聖火。在人性普遍墮落的蒼茫時刻；在文學成爲映照專制政治下奴性十足的庸人那渺小靈魂的銅鏡的時刻；在無恥文人們將文學藝術當做乞丐乾枯的手臂，以種種醜陋的媚態，向兇殘的獨裁權力乞討更多物質生活資料和更多虛榮的時刻；在枯萎的社會精神已經喪失了良知，不願直視沐浴在猩紅血海的人性的時刻，是袁紅冰用他峻峭的生命創造出了《自在在落日中》——這屬於「美麗的凋殘」的生命哲理詩意。在思想和精神專制的黑暗夜空中，這詩意是一顆孤獨而淨潔的星辰，她以高傲的孤獨對抗鏽蝕在血腥氣中的漫漫長夜，她以熾烈的淨潔證明人性不死——她預言著滿天的繁星。

然而，這顆星辰還沒有升起就隕落了。袁紅冰的心也隨之越過了死亡的鋒刃，但卻沒有得到死亡的寧靜，而只觸摸到了白骨都會被凍裂的無意識的痛苦。

從少年時起，袁紅冰就常常感到，有橫亙萬里的生命創生的火流，強烈地撞擊著他青銅色的太陽般的靈魂。那火焰與靈魂的輝煌撞擊，敲響了英雄意識的晨鐘。在那鐘的震盪中，他獲得了自由的靈感——生命的意義，就在於以殷紅的血使蒼白的虛無成爲瞬間之美；就在於以宇宙主體的資格，成爲自己命運的立法者，從而超越一切宿命，摘取自由的王冠。同時，那火焰與靈魂的撞擊，也賦予他的生命以峻峭海濤般的動盪感和浩蕩的激情。

可是，那一天，火焰熄滅了，生命壯麗的動盪感消失了，激情變成了陰冷的灰霧——他仰臥在囚室中的軀體像一具殭屍。

《自在在落日中》的人物——白髮如銀而身姿像年輕的騎兵戰士一樣英挺的特古斯將軍；野鹿似的黑眼睛裏閃耀著金色陽光神韻的蒙古少女色斯娜；秀長的美目宛似額爾古納河銀色激流的白紅雪；冷峻的眼睛裏有青銅色的落日燃燒的蒙古男兒格拉；爲了忍受心靈的痛苦，而把燒紅的鐵鏈纏繞在赤裸身體上的藝術家阿拉坦倉；在

燃燒的火葬台上還坐起來，向情人伸出雙臂的、為蒙古民族命運而痛苦憂鬱的阿木古楞；被秘密警察用燒紅的鐵鍋將肚腹烤裂而死去的、美貌善良的女舞蹈家烏雲……等等，等等，那些袁紅冰曾用剛毅的心，曾用雄烈的豔麗柔情，熾烈地撫摸過無數次的生命形象，此刻都將血跡斑斑的背影留給他，在枯黃的秋風中，冷漠地、無言地走向天邊蒼白的落日。當他們的身影消逝在茫茫的灰霧中之後，當蒼白的日球沉落之後，荒涼的地平線上燃起了焚屍場般陰鬱、猩紅的火光。

「他們都消失在焚屍的火焰中了，我的心和落日一起燒成了灰燼……他們一定在責怪我，一定永遠不會原諒我沒有保護好他們……他們只以冷漠的背影同我訣別……噢，焚屍場的火把我的肌肉燒焦了，把我的血燒乾了，把我的眼睛燒得爆裂了，可是，為什麼卻不能燒盡我的生命感觸……。」

那天夜裏，袁紅冰死了，他的心死了，他的靈魂死了；沒有死的，只是凍結在白骨上的痛苦，那痛苦是黑色的，就像腐敗的霉斑，就像乾裂的血鏽。

第四十八章

世界像是蝕刻在鉛版上的畫，只顯出用黑灰色的僵硬線條形成的輪廓；他的生命中只凍結著一層薄薄的灰白色寒冰般的意識，而他的意識與世界之間，彷彿被空洞、死寂的時間隔開了一一這就是袁紅冰第二天走進審訊室時的感覺。

慘白寒霧一樣朦朧的燈光中，三個人影從黑色的審訊桌後浮現出來。其中有已經審訊過袁紅冰的那兩個高級別的預審專家，另一個則是將近七十歲的老傢伙。「騾子屁股」黃白色的胖臉上那種傲慢的神情像接近火爐的蠟像一樣，融化在討好的微笑中，他半個肥碩的屁股坐在椅子上，一隻眼睛輕蔑地向袁紅冰斜視，另一隻眼睛卻妖嬈地望著那個老傢伙，說：「袁紅冰，這是我們的一位老領導，他今天要同你談一談。」

那個老傢伙蒼老得如同從墓穴中爬出來的殭屍；被一道道皺紋切碎的枯瘦的臉，顯出堅硬的冷酷和蠻橫；一雙像擦亮的鐵球一樣的眼睛，閃爍著兇殘的光斑——這是一張馬克思的社會仇恨理論雕刻出的、共產黨高級官員的臉。在冷酷和兇殘中尋求快感，乃是人性的最陰暗的衝動，唯有審美激情才能踏碎這種衝動。而馬克思主義的誘惑力之一就在於，它通過對社會仇恨的神聖化，使它的信奉者可以用物性決定論的「科學」理性的名義，用正義的名義，

肆無忌憚地表現對人的冷酷和兇殘，並從中享受獸性的快感。

老傢伙紫黑色的乾枯的嘴唇猙獰地扭動著，露出被煙草熏黃的殘破的牙齒，發出尖利的聲音。而袁紅冰死於絕望的靈魂裏，失去了高尚與卑鄙的血寫的界限；沒有了意志的堅硬和絢麗的詩意，忘卻了雄烈的激情和剛毅的美感，只剩下一片蒼白冰霜似的感覺。老傢伙的聲音就像枯骨指端的尖銳的黑指甲，在袁紅冰殘留的感覺上劃出灰暗的痕跡。

「……四九年平津戰役時，我們只向北京西苑機場打了一發炮彈——只打了一發炮彈，用以警告傅作義，他除了投降之外，別無出路。當時，我們的秘密情報工作做到了這種程度：連傅作義每天抽幾支煙，我軍的指揮部都知道……。」老傢伙尖利的聲音裏裸露出遙遠的興奮說。

「這個蠻橫的瘦老頭兒是在暗示，秘密警察對我的偵查和監視，也到了無所不知的程度。」袁紅冰的意識冷漠地做出這樣的反應。

「我們共產黨的秘密情報工作一直是高效率的。曾經有一個極為狡猾的蔣介石的高級特務，剛一潛入大陸，就被我們連人帶電台和文件，一舉捕獲……。」老傢伙的語調像正性交的瘦狗一樣，由於體驗到骯髒的快感而顫抖起來。

「他說這些話是要讓我明白，《自由在落日中》還有其他文件的手稿和軟盤，都已經被他們搜走了。」袁紅冰冰冷的意識痛苦地抽搐著，現出一道猩紅的血痕。

「……你可以說是罪大惡極！你不要拿自己的自由，甚至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現在，唯一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那就是，你必須一絲不掛地、赤裸裸地主動將自己暴露在我們面前。那樣，我們也許會對你寬大處理。你一定知道溥儀，那是偽滿洲國的皇帝，一個戰犯，一個大反革命。我們對他也還做出了寬大處理。如果對抗，你只有死路一條……。」老傢伙殘破的牙齒間發出了冷酷地咀嚼獸骨般的聲音。

袁紅冰的意識如同灰黑色的電腦屏幕，現出幾行字跡：「他的話隱喻著可能對我做出死刑判決的含義……在威脅的同時，他也在用生存的欲念誘惑我，企圖使我變成一隻下賤的狗，向他們搖尾乞憐。」

「……你要交代你們的反動組織、綱領、理論、分工，還有你同捷克那個哈維爾的關係。我們瞭解，你是一個有悟性的人……。」老傢伙伸長垂掛著乾枯皺皮的瘦脖子說，並兇狠地瞪視向袁紅冰，就像一隻老得掉光了毛的禿鷲死死地盯著腐屍。

老傢伙說出的「哈維爾」這個名字和「你是一個有悟性的人」這句話，像禿鷲的利爪，在袁紅冰僵硬的意識上無情地劃出一簇簇蒼白的閃光，而他的眼睛似乎突然被那閃光刺瞎了。在鐵板一樣的黑暗中，他痛苦而茫然地伸出的手，只觸摸到了另一個可怕的判斷：「只有王海光曾用『有悟性者』來形容我，他曾對我說，『人有三類，一類是最低級的人，他們學而不知；第二類較為高級的人，可以學而知之。只有少數最高級的人才能憑藉悟性生而知之，這類人是天縱英才，你袁紅冰就是這種人。』是的，王海光向我推薦過一本哈維爾傳記。讀過後，我也曾對王海光講過，哈維爾在爭取捷克民主命運過程中的理論和實踐，都有值得借鑒之處，理論上，哈維爾的『民主社會主義』對於共產黨官僚集團有天然的瓦解力，因為，賦予民主理性以『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外形，更易於被共產黨官僚集團專制權力體系內的開明派接受，也更易於迷惑頑固派的獨裁者；實踐上，哈維爾用社會運動的方式逐漸形成民主力量的組織化，這比一開始就建立注定要受到專制政治無情摧殘的反對派組織，顯然更具有策略能量——今天，這個老傢伙說出的話，毫無疑義地表明，王海光已經成爲一個告密者。是的，九三年五月，我和王海光決裂時通過的那個電話一定被秘密警察竊聽了，而且，他們一定很快便成功地使王海光墮落爲告密者。這正是柴治國九三年八月就受到嚴密監視的原因之一……。」

袁紅冰覺得，自己的意識變成了一具在陰溝污濁的冰水中泡得發白的屍體，而一個個下意識的思緒像腐爛的傷口，在屍體慘白的皮膚上綻裂開：「我曾把王海光視為戰友，我曾相信他會遵守『君子絕交無惡言』的道德準則……王海光不僅瞭解我關於民主運動的全部戰略思考，而且瞭解我為實現這種戰略思考所已經開展和準備開展的大部分活動，他甚至是『鐵血弟兄同盟』的成員。那個老傢伙所說的『組織』，指的就是『鐵血弟兄同盟』。呵——，看來，王海光的告密也必將使柴治國、王寶銘、文耀陷於困境……還有，肖碧光也極可能同林江一樣，是秘密警察的走狗，否則，他為什麼要謊稱他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博士呢……噢，我是一個窮光蛋了，不僅失去了《自由在落日中》，也失去了將我的生命刻在民主運動上的遺囑實現的可能——我從少年時起就開始鑄造的民主的力量基礎，也將因王海光這類告密者的出賣，而被徹底摧毀……。」

那天從審訊室走回囚室時，袁紅冰步履蹣跚，腰身彎曲，像一個頭髮蓬亂如枯草的衰朽乞丐，正走向生命的骯髒歸宿。而在以後幾天上、下午連續進行的審訊中，袁紅冰表現出自己一生最醜陋的形態——那醜陋不是裝出來的，那是真實的醜陋。他臉色灰白，目光呆滯，一陣陣不斷突然襲來的蒼白的眩暈感，使他時常幾乎要從審訊桌前的那張木椅上，滑向布滿污跡的地毯。他的精神意境裏伸展著一片猶如月球景象一樣荒涼、死寂的廢墟，堅硬的意志破碎了，熾烈的激情熄滅了，明澈的理性也在潮濕的灰霧中覆蓋上了一層黃褐色的鏽跡。他感到，在那永不消散的低垂陰雲下，自己變成了一隻正在腐爛的耗子——連眼睛都腐爛了。

在那幾天中，他對「騾子屁股」聲調冷酷的審訊做出了情態卑賤的本能反應，就像隨著秋風紛亂起伏的枯草。只是憑藉殘存的意志的碎片，他才使自己的「交代」只跟隨在林江所瞭解的情況的狹小範圍內。

袁紅冰偶爾會艱難地掙扎著，想要反抗自己的醜態：「不應當

死於醜陋，要在黑牢中以猛獸的足步，踏出英雄悲愴之美的最後節律，然後，高傲地扯斷生命的藤蔓」，這個思想也偶爾從他的意識中飄過。可是，他試圖再現生命美色的痛苦努力，總是立刻被絕望的慘白獸齒兇殘地嚼碎了——「《自由在落日中》已經被毀掉，一切就都無所謂了。美和醜都將在發霉的、陰暗的死亡中，重疊成蒼白的虛無。」

袁紅冰意識到，只有佇立在《自由在落日中》熔鑄出的雷電之火般的激情、華美絕倫的詩意，和獸血般殷紅的自由哲理之巔，他的生命才能保持峻峭的身姿。然而，即使他能夠逃出監牢，一個被追捕的逃犯生活也無法提供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條件；王海光的出賣則可能使他被終身監禁，甚至被判處死刑，即便他能在監獄中活下去，即便他能在十五年或者二十年後走出監獄，他也難以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因為，意志可能在長期的苦役犯命運中磨礪得更加銳利，可是，文學創作所必須的詩意和翠綠的生命活力，卻一定會凋殘於艱難生存過程的迅速衰老。

大約四、五天後，也可能是十多天後——那段日子裏，時間對袁紅冰已經失去了意義。當他又在審訊室的木椅上，面對那兩個預審專家坐下不久，審訊室的門被推開了，一個中等個子，身材壯實、五十多歲的人走進來。袁紅冰立刻直覺到，這個人是貴州省國家安全廳的廳長，而且他姓王，因為，剛才袁紅冰隱隱聽到走廊裏有人輕聲打招呼時說出「王廳長」這個稱謂。

跟隨王廳長這個貴州秘密警察頭子走進來的，是一位顯得很年輕的四十歲左右的女人。她穿著一件使臀部線條風騷地裸露出來的緊身褲，面頰上有兩片像塗上去的胭脂一樣不自然的紅暈；她的眼睛很亮，但卻缺乏靈魂的內在感，像是只有憑藉外部的光源才能明亮的玻璃球。後來，袁紅冰得知，這個女人是貴州省國家安全廳三處的處長，名叫李耀文。

不知為什麼，在第一個注視中，袁紅冰就下意識地感到，王廳

長同他的命運之間，有某種神秘的聯繫。而這種感覺猶如一束透過冰層斜射進來的冰冷陽光，使他絕望的靈魂中，驟然閃爍起蒼白刺目的理性的光亮。他不由自主地開始用那種理性審視王廳長那顆給人以堅實感的、方形的碩大頭顱：「他粗大、沉重的顎骨像是喜歡嚼碎人骨取樂，他的臉上有一種從權力獲得的驕橫神情——這樣的人，大都很自負，甚至可以自負到愚蠢的程度。他好像是在遙遠的年代，被黃帝趕到這片陰雲不散的荒蠻之地的苗人後裔，否則，他閃著空洞藍光的眼睛裏不會有如此陰沉而兇悍的神情，而且，漢人的頭髮也絕不會像他那樣烏黑、細密……噢，這種感覺，這種我同他之間有某種神秘聯繫的感覺，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王廳長在審訊室側面擺放的沙發中坐下，用帶有濃重貴州土腔的普通話，兇狠地嘶吼道：「……你罪大惡極，你搞的所謂『民運』是禍國殃民的犯罪行爲……。」

用充滿仇恨意味的冷酷聲音使陰暗的空氣震顫了幾分鐘後，王廳長像注射了過多雄性激素的公牛般亢奮地站起來，並且開始以急燥的情態急速地在地毯上轉著圈子，而他的語調卻突然變得有些人情味兒了：「當然，我們的目的並不是一定要把你置於死地。共產黨人不僅要改造客觀世界，而且要改造人的靈魂。只要你幡然悔過，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我們是會給你出路的——對於你這樣一個具有如此巨大社會影響的知識分子，我們怎麼會不給出路呢！不過，前提是你必須徹底改變政治立場。否則，你只有死路一條……。」

袁紅冰產生了一種怪誕的感覺，彷彿王廳長一邊的臉是嗜血的惡魔形象，另一邊臉卻像女人的半個白屁股，顯示出肉感的誘惑。袁紅冰不禁下意識地想：「這個秘密警察頭子一半是魔鬼，一邊是女人屁股的臉，似乎把死和生同時擺在我的眼前。可是，無論選擇死，還是選擇生，都不能解決我面臨的艱難……噢，生與死之上是什麼？」

袁紅冰突然聽到了自己心的跳盪聲——幾天以來，他的胸膛裏只有空虛得難以承受的死寂，他的心就凍結在那片死寂中。而此刻，他又清晰地聽到，自己的心跳猶如從遙遠天際傳來的孤獨而悲愴的腳步聲。在一陣蒼白的激動中，他乾枯的嘴唇蠕動著，無聲地說：「高於生死的抉擇……。」

那天傍晚，腐殖色的陰雲間少有地裂開了一道縫隙，一片枯紅的晚霞飄落在囚室牆壁的上方，好像是從慘白的死亡中滲出的血。袁紅冰像看到久別的情人一樣，注視著那片飄進囚室的晚霞。那晚霞染紅了他茫然的目光，染紅了他枯萎的心，而他的意識像灰雁殘破的長翅，沉重地扇動著，飛出連空氣都發了霉的、陰冷而潮濕的囚室，飛回了內蒙古高原，飛進了一片屬於他知識青年流浪漢生涯的、遙遠的記憶。

那是一個黃昏，袁紅冰在內蒙古高原西部的荒野上跋涉了一天之後，正斜倚在一塊裸露出地面的黑色巨石下，逼近地注視著一朵從岩石裂縫間長出的淡紫色野花，並漸漸進入晚霞覆蓋的夢境。然而，一陣濃烈的獸腥氣突然使他清醒了。他發現，一隻咧開長喙、露出慘白利齒的狼，正用鉛灰色的冷酷眼睛向他瞪視；毛色灰白的狼腹急速抽搐著向上縮起——顯然，這是一隻飢餓的狼。

當時正值初秋，那是沒有雷電，沒有驟雨，也沒有狂風的季節。也許是由於那次已經在荒原上流浪了十多天的旅途中，一直沒有領略到狂放的、銳利的、熾烈的情調，袁紅冰寂寞的心中落滿了黃葉，而這隻出現在面前的狼終於使他獲得了體驗激情的機會。袁紅冰鷹翅似的鼻翼急速地翕動起來，冷峻的目光中震顫著豔麗的野性，同那隻狼對視了片刻。就在那隻狼稍稍蹲踞下後腿，即將撲擊的瞬間，袁紅冰迅猛地竄躍而起，緊握在手中的那根當柺杖用的榆木棍，像黑色的閃電劈擊在狼的消瘦的腰肢上。

以後的幾秒鐘，也許是幾分鐘內，袁紅冰猶如瘋狂的野蠻人，發出雄烈的呼嘯，不斷將榆木棍劈向那隻在沙石裸露的地面上痛苦

扭曲的狼。當他終於精疲力竭地單膝蹲跪下來時，那隻狼發出拖長的淒厲嗚咽，向旁邊一座微微隆起的山岡上爬去。狼的耳朵裏不停地湧出紫黑色的血，腰肢毫無疑問已經被擊斷了，後半身沉重地拖在地面上，可是，那隻狼仍然將兩隻前爪深深插入沙石的地面，艱難地向前爬行；似乎是爲了忍受劇烈的疼痛，那隻狼將一塊紫色石頭含在長喙間，拚命咀嚼著，那岩石被嚼碎時的冰冷聲響中迸濺起縷縷猩紅的血霧。

袁紅冰嘶吼般地喘息了片刻，重新站起來，準備再次向那隻狼撲擊。然而，一個突然掠過的疑問卻阻止了他：「牠的血就要流盡了，就要死了——牠爲什麼還要掙扎，還要爬向何方？」

袁紅冰向遠處望去，他只看到了裸露出被狂風吹裂的岩石的漫長地平線，而已經沉落了一半的日球像凝結的殷紅火焰，在淺灰色的霧中燃燒。

那隻鉛灰色眼睛裏動盪著荒涼血霧的狼，拖動失去知覺的後腿，頑強地向前爬行，爬向那同樣荒涼的日球。那一刻，袁紅冰覺得，垂死的狼彷彿在殘忍、猩紅的痛苦中，艱難地掙扎著想要走出生與死的界限，想要進入死亡之外的悲愴而美麗的意境。他峻峭的心被野狼那死亡也無法擊碎的意志，強烈地震撼了，他用沐浴在銀色淚水中的青銅色目光，給那隻在死亡的鋒刃上爬向枯紅落日的狼，送去了高傲雄性的敬意。

飄落在囚室蒼白牆壁上的枯紅晚霞凋殘了，袁紅冰的意識又回到了陰冷的囚室，但是，他被沉思的火焰燒焦了的目光，彷彿依然在狂亂地向天際之外注視，注視那隻拖著殘破的軀體艱難爬行的、垂死的狼。

「同命運再做一次超越生死的決戰——要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這個思想如同一道銀色炫目的雷電，突然劈斬在袁紅冰荒涼的靈魂上：「是的，只有使秘密警察相信我準備徹底悔罪，才可能不被交付審判，才可能重獲寫作所必需的自由。然而，要做到這

一點的前提是，我必須做一隻下賤的狗，我必須卑鄙地下跪。呵——，男兒膝下有黃金！難道我真的必須卑鄙嗎？！」

袁紅冰似乎被自己這個思想嚇壞了，他的身體在囚室牆角縮成一團，急速地震顫起來，而神情瘳厲的眼睛好像在驚懼地瞪視什麼可怕的東西。同時，他的指甲在木板床鋪邊緣的生鏽鐵條上拚命撕扯著，發出刺耳的磨擦聲，從破裂的指甲間迸濺出的血，將那冰冷的磨擦聲染成污濁的猩紅色。

「我本來是要以英雄的足步踏上苦役犯的命運之路，本來是要將我生命的最後一滴像殷紅落日一樣巨大的血滴，做為祭品，獻給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神聖感。可是，現在，我卻準備做一條搖尾乞憐的狗了……。」一縷縷紛亂的思緒猶如被狂風撕碎的血霧，從他痛苦欲絕的心中嘶號著掠過：「是的，在秘密警察通過王海光、林江、肖碧光，以及各種現代化偵查手段所瞭解的情況的範圍內，做出交代，從而誘騙秘密警察，得出我已經徹底轉變政治立場的結論，這也許並不會給我的戰友們造成更大的實際傷害，但是，我卻要因此付出高貴人格的代價，我必須做出種種醜態，侮辱我英俊秀麗的生命……呵——，不，我應該去死，應該以死來逃出絕望的困境……死是一種高貴的選擇嗎？《自在落日中》已經死於秘密警察之手，在這種情況下，我甚至連雕刻美麗死亡的意志都喪失了……是的，我沒有退路，連死亡都不能埋葬我的痛苦，我只有再次把胸膛迎向比死更殘酷的命運挑戰的鋒芒——我必須重新寫出《自在落日中》，為了凋殘於獨裁權力的無數生命中湧流出的萬里血海，能成為價值，成為詩意；為了使無數人的死不被埋葬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偽造的歷史中；為了使這個金色種族的精神不在思想專制的陰影下腐爛；為了使中國人承受的重重苦難中，能有高貴、優美的人格和燦爛的自由生命哲理輝煌崛起，我必須如此……噢，就讓人們輕蔑地斜視我吧，就讓人們，甚至我的戰友厭惡地向我臉上撒尿吧！我要承擔起生前必須承擔的責任，而把死後的評價交給蕭瑟的

秋風——就讓我再艱難一次吧！」

袁紅冰目光中抽搐的痛苦和對自己的抉擇的恐懼死了，他的眼睛變得像冰冷而堅硬的灰燼，而那灰燼中，沒有一絲情感色調的理性開始閃爍起寒光，猶如握在蒼白的手中的一柄銳利手術刀。被捕以來，他第一次開始冷靜而迅速地對面臨的情勢做出判斷。

「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這是我的目的。爲了實現這一目的，首先必須得到免於起訴的處理，只有如此，才能爲寫作提供最低的條件。」袁紅冰的思想宛似一塊蒼白的冰，在迅急的雪水河中浮動：「實現我的目的，障礙首先在於，李鵬、鄧力群、陳希同這些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頑固派和『六四』屠夫對我充滿個人仇恨。九二年秋，胡德平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我和王海光去看望過他。當時，他告誡我，不要太露鋒芒。是的，他特別提到，我爲《歷史的潮流》一書所寫的導論之三〈讓歷史不再悲泣〉，引起一大批共產黨內頑固派的仇恨，其中有的人甚至把我比做彌衡^{（編註）}，借用曹操的話說，『腐儒舌劍，必將自戕』。另外，我發動的抗議警察對嚴正學施暴運動，也使得公安部系統的警察對我切齒痛恨。一個我派去做假告密者的北京大學本科學生曾告訴我，一個警察頭子對他說，『現在，許良英那些傢伙只敢鎖好門，在房間裏發牢騷，只有袁紅冰這個亡命徒還在玩命，我們遲早要把袁紅冰消滅掉。』——這些情況說明，有相當一批狗官是想置我於死地的。還有……。」

袁紅冰在對不利於實現自己目的的情況做了全面分析之後，思想又轉向走出絕境的可能性：「那個被『騾子屁股』諂媚地稱爲『我們的一個老領導』的老傢伙，曾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你的案子具體由貴州國家安全機關辦理，但貴州國家安全廳乃是國家安全部的一個偵查單位』。這句話表明，在如何處理我的問題上，對我有

編註：彌衡，漢末名士，善擊鼓，因不滿曹操對自己的輕慢，解衣擊鼓，藉此表達憤慨之情。

個人仇恨的公安部系統無權決定，而要由國家安全部，這個中國秘密警察的最高當局最終決定，同時，做爲具體辦理案件的貴州國家安全廳的意見，會起關鍵性作用——關鍵中的關鍵是貴州國家安全廳那個王廳長對我的看法。是的，他顯得很自負，很聰明，但那不過是小聰明，在靈魂的問題上，他是個白癡，而他因依附於權力所產生的自負，會使他變成一頭固執的驢。他還熱中於談論什麼共產黨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要改造人的靈魂。顯然，貴州封閉的社會環境使他的意識仍然停留在五十年代。那時候，共產黨官僚集團在同蔣介石爭奪權力的過程中，爲騙取人民支持而做出的民主政治的許諾，還是一件沒有穿破的外衣；共產主義天堂的美景還時常成爲中國人夢幻中的情人；儘管抗日戰爭開始時，被蔣介石打敗的共產黨軍隊剩下還不到三萬人，但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用文化專制手段僞造的歷史，卻成功地使愚昧的中國人相信，這三萬人是抗擊上百萬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日本侵略軍的主要力量，從而在僞造的歷史上爲共產黨官僚集團建立起民族英雄的形象——所有這一切，都使共產黨官僚集團在五十年代還具有道德魅力，還敢於相信自己具有靈魂的感召力。然而，共產黨官僚集團幾十年愚蠢、殘忍、獸性的政治實踐，以及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普遍腐敗和黑手黨化，早已使人們喪失了對專制政治的道德信心，甚至連獨裁者鄧小平也不再試圖爲極權統治塗抹道德脂粉，並轉而用血腥屠殺和物欲的誘惑，把中國人馴化爲只要填飽肚子就會舒服地眯起眼睛，在社會不公正的泥沼中打滾的豬，而不再有任何精神的希冀。

「但是，王廳長卻仍然相信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道德感召力。只要我能用假象的青草誘導這頭固執的驢走向這樣的判斷——『在我們貴州省國家安全廳的教導下，袁紅冰已經徹底轉變了思想，靈魂也受到了脫胎換骨的改造』，那麼，王廳長的自負就將使他頑強地堅持自己的判斷，從而由他替我邁出離開囚室的第一步。這在北京是不可能做到的。北京那些見多識廣的秘密警察絕不可能相信，我會因

爲被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思想理論感動，而滿懷痛苦的愧疚，摟抱專制政治的腿。但幸運的是我被押解到了貴州，又遇到了這樣一個自負的白癡……『大反革命一個不殺，小反革命一個不留』——這是五十年代初內戰結束後，毛澤東爲鎮壓被俘獲的國民黨官員制定的政策。『小反革命一個不留』是爲了用血抹去國民黨的力量基礎，『大反革命一個不殺』則是試圖用洗腦的方式，將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國民黨高級官員變成共產黨官僚集團的阿諛逢迎者，從而顯示共產主義極權政治具有改造人的靈魂的精神魅力。毛澤東雖然死了，文化大革命也在有利於鄧小平式的專制統治的意義上受到了否定，但是，由於沒有對毛澤東的罪惡進行徹底的思想清算，他的陰影依然凍結在司法這個最黑暗、最兇殘的專制領域中，而他說的那句充滿政客權術臭氣的話，仍然是鎮壓政治犯、思想犯的專制法律的靈魂。現在，秘密警察多次向我提到傅作義、溥儀，這顯然表明他們把我視爲『大反革命』，我可能因此而受到『寬大』處理，前提是我必須使當局相信，我已經準備把靈魂出賣給專制惡魔……噢，還有，被捕前我就意識到，江澤民的上海幫與陳希同的北京幫之間的矛盾，日漸激化。陳希同這個『六四』屠夫，本以爲憑藉他用學生野櫻桃汁液般嫣紅的血書寫的『功績』，可以得到共產黨總書記的皇冠，可是，老奸巨滑的鄧小平卻把這頂皇冠賜給了慣於在政治上扭捏作態的江澤民，從而爲把『六四』的罪惡推到陳希同一類二流政客頭上，留下了伏筆。於是，就像餓得頭昏眼花的妓女好不容易才拉住的嫖客被別人搶走了一樣，陳希同及其幫派滿懷酸溜溜的委屈和憤憤不平的惡意，對江澤民的上海幫表現出蔑視。如此一來，陳希同對我越仇恨，越想置我於死地，江澤民則越可能做出相反的決定。這並不是由於江澤民對我有什麼好感或憐憫，而是狗官爭奪權力鬥爭的邏輯運行的結果——在這種骯髒的鬥爭中，權力是最高的原則，而爭奪權力的雙方，都本能地否定對方的任何傾向，以在每一點上都取得對對方的政治主動性……。」

午夜已過，被囚室頂部一盞昏黃的燈光照亮的夜色，像黃褐色的鐵板。極度的疲倦感使袁紅冰覺得，生命都變成了一片沒有知覺的、陰冷的霧，可是，他的意識猶如一片殘雪，仍然在那灰霧中閃爍著寒光。

「我設定了一個像要穿過峭立石壁一樣艱難的目標，但是，那石壁上畢竟有裂痕……一定要讓秘密警察頭子們相信，我確實被他們感動了，我確實從心底裏認為共產黨官僚集團是中國進步命運的唯一代表者。而要達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做出一系列符合秘密警察思維邏輯的表演……只有少數智慧超群者才具備邏輯之上的精神能力，大部分庸人則只配相信邏輯。而淺薄地信奉馬克思物性宿命決定論哲學的秘密警察們，更是邏輯的小奴僕。是的，按照秘密警察的邏輯，一個真正背叛了精神信仰的人，一定會反覆表現出激烈的內心矛盾，一定會表現出火焰焚身般的靈魂的痛苦。其次，我必須講出王海光、肖碧光、林江等人參與過的和我曾使他們瞭解的全部情況，還必須講出可能受到秘密警察竊聽的全部情況，但是，我又絕不能暴露出，我已經意識到王海光等人是告密者或者是特務；絕不能暴露出我是在已經被秘密警察偵查到的情況的範圍內進行交代，尤其要掩飾《自由在落日中》對我高於生命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能使精明的秘密警察得出愚蠢的結論。是的，在進行『交代』時，要有意把一些事情的時間順序說錯，要把同王海光決裂之前他瞭解的事情，說成是同他決裂之後才發生的……必須明確，要想不被起訴，僅僅表現出卑鄙是不夠的，需要的是充分智慧化的卑鄙的表演……是的，我是以陰謀顛覆政府的罪名被逮捕的，這是一個可以判處死刑的罪名。而且，那個被『騾子屁股』稱為『我們的老領導』的秘密警察頭子，也明確地用死來威脅過我。這一切說明，我顯然是『帝國的要犯』了。在這種絕境下要想重獲自由，確實是艱難的——對於一般人來說，艱難得甚至沒有進行想像的餘地。而我必須踏碎這種艱難，爲了我的《自由在落日中》……。」

第二天上午走進審訊室時，徹夜不眠的緊張思索，使袁紅冰布滿血絲的眼睛猶如兩片深紅的灰燼，不過，他的目光中已經不再有灰暗的茫然和精神崩潰的痛苦——他眯細的眼睛深處重新銳利地閃爍起意志的神韻，儘管那意志是憔悴的、消瘦的，但卻堅硬得近乎殘酷。

在其後每天上、下午連續進行的數十次審訊過程中，袁紅冰時而撕扯著自己的頭髮，做出痛苦欲絕的樣子；時而顯得萬分沮喪，情緒低沉；時而讓灰白的面容上顫動起茫然若失的神態；時而用蒼白的聲調卑賤地說出乞求寬恕自己罪行的希冀——爲了使聲音能夠顫抖，他不得不拚命縮緊全身的肌肉，強迫自己的身體首先顫動起來。

一直擔任主審的「騾子屁股」唇邊的兩道皺紋，越來越向下彎曲了，這使他的臉上不僅顯得專橫，而且顯出日益明顯的厭惡和輕蔑，同時，他向袁紅冰瞪視的目光也彷彿被迫在欣賞一堆臭狗屎——看來，即使沒有靈魂的人也瞧不起背叛信仰者。但是，「騾子屁股」越來越難以掩飾的厭惡和輕蔑，卻在袁紅冰的心上刻下了冰冷的笑意，因爲，他從中感到，自己已經向設定的目標成功地邁出了第一步。另外，在進行「如實交代」的過程中，他在許多關鍵點上，都用具有細節和邏輯可信性的方式，編織了精巧的謊言。

袁紅冰意識到，根據王海光的告密，當局勢必將「鐵血弟兄同盟」視爲已經正式成立的「反革命集團」，柴治國、王寶銘、文耀也定然會因此而遭受到嚴酷的政治迫害——共產黨官僚集團一直把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當做最危險的敵人加以無情鎮壓。所以，袁紅冰決定，無論如何要使當局難以確定「鐵血弟兄同盟」是一個典型的反對派組織。爲了實現這個目的，袁紅冰把他和柴治國以明確的政治意志共同設計的「鐵血弟兄同盟」，說成是帶有偶然性的、非明確政治性的產物，即是爲了從感情上拉攏住涂亞傑，使其給內蒙古的安達公司投資而組建的。另外，袁紅冰還把柴治國在結成「鐵血弟兄

同盟」會議上講的一些諸如「我們對外是兄弟，對內就是領袖集團」之類有明顯政治色彩的話，說成是柴治國個人突如其來的意思表示，事先沒有同別人商量過。最後，袁紅冰又緊皺眉頭，做出艱難而認真地回憶的樣子，鑄造了一個謊言的銀幣——他告訴進行審訊的秘密警察：在結成「鐵血弟兄同盟」的會議之後，他立刻對柴治國會上的政治性發言表示了不滿；他曾對柴治國說：「你剛才的發言把涂亞傑的臉都嚇白了，而且，這些人根本不具備政治領袖的素質，只有王海光理論上還過得去。」

爲了降低秘密警察對柴治國的重視程度，袁紅冰將柴治國形容爲一個熱中於用各種手段獲取金錢和官位的庸俗小人。因爲，他很清楚，共產黨官僚集團可以寬容卑鄙者，可以放縱無恥者，但卻絕不會放過人格高貴的政治和思想的反對者。

袁紅冰還充分發揮表演天才，促使秘密警察相信，以前他和柴治國、陳坡不過是想在專制體制的範圍內進行政治改良，只是由於八九年「六四」後，他受到北京大學當局的長期「政治審查」，使他對於在現存體制內實現個人價值產生了絕望情緒，才走上了同共產黨官僚集團對抗的道路。而他和陳坡八八年同公認是專制頑固派的國家副主席王震密切接觸的經歷，爲他的這種謊言提供了有力的佐證。袁紅冰就這樣成功地掩飾了他幾乎從少年時起，便按照自由意志的啓示，對專制政治的反叛——他必須如此，否則，秘密警察再愚蠢，也不會相信一個有著二十多年同獨裁權力進行思想和實際抗爭的人，可以在短暫的時日內轉變爲專制政治的真誠熱戀者。

從察覺王海光已經成爲告密者那一刻起，袁紅冰就意識到，涂亞傑很可能成爲重大危險的來源。由於王海光的告密，涂亞傑遲早將被逮捕，因爲，他也曾是「鐵血弟兄同盟」的成員。而這個卑鄙小人一旦被捕，求生的本能和「臨死也要拉個殉葬者」的陰暗心理，毫無疑問會使他試圖讓袁紅冰和柴治國，甚至包括陳坡，爲他的經濟犯罪承擔政治責任。而很早以前，袁紅冰就發現，現在的共

產黨官僚集團已經失去了毛澤東那種公開宣稱「說我們專制嗎？我們就是專制」的魄力，而墮落為鼠竊狗偷之徒，鄧小平、李鵬、江澤民之流，往往用「擾亂社會秩序」、「出賣軍事情報」這類刑事罪名，處罰世俗和宗教的思想犯，來為他們踐踏人權的暴行紮上一塊遮羞的破布。所以，如果涂亞傑被捕，就會給當局找到一個極好的藉口，對袁紅冰和他的戰友的政治思想反叛行為肆無忌憚地進行鎮壓。為了粉碎這種危險，袁紅冰向秘密警察講出了他早在九三年春就安排唐越和王鍵書寫揭發涂亞傑經濟犯罪材料的事，並說明，當時自己沒有把這兩分材料交給司法機關，是因為唐越和王鍵畏懼涂亞傑用金錢買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顯然，這件事足以使涂亞傑要別人為他承擔政治罪責的企圖，變為徒勞。袁紅冰有先見之明的預先安排，使他和柴治國輕易地擺脫了一個重大的危險。儘管袁紅冰曾準備在時機適當時，手刃涂亞傑這個給民主事業造成巨大損害，並以一個奸商的醜態，躺在腐敗官權肚皮上打滾的小人，但是，在困境中他也只好採用「借刀殺人」之計了。

為了減輕他被捕後，北京大學法律系一些和他關係密切的同事，特別是學生們，必然受到的政治壓力，袁紅冰還把他靜坐抗議吳樹青以政治壓抑學術的行為，謊稱是法律系的共產黨書記張文挑動的結果。雖然「六四」期間和之後的一段時日內，張文曾表現出對學生運動的同情，然而，後來他為了保住官位，則已經開始幫助當局壓抑學生中的民主傾向。由於張文長期擔任北京大學內的政治官員，熟悉學生情況，在學校範圍裏具有很大的能量，所以，袁紅冰一定要使他陷於被動——通過在專制營壘內製造猜忌和矛盾，以保護學生中的民主力量，這是袁紅冰身處囹圄中，所能做的最有效的努力了。

就這樣，袁紅冰依據「善敗者不亡」的古訓，把在幾十個關鍵點上編織的謊言，融化在「如實的交代」中，而且，凡是秘密警察可以通過偵查活動所掌握的情況加以印證的事件，袁紅冰都故意做

出缺乏邏輯性的敘述，並在秘密警察可以理解為記憶不準確的限度內，使「交代」發生時間順序上和細節上的小「錯誤」，同時，他又賦予謊言堅實的邏輯性——如果對於秘密警察掌握的情況的敘述完全準確，就可能使精明的預審專家懷疑，他的「如實」交代不是「思想立場」發生徹底轉變的結果，而是由於他意識到這些事情沒有保密的價值；賦予謊言堅實的邏輯性，則是為了使相信邏輯的秘密警察被邏輯所愚弄，使他們的臭嘴比對於真實敘述更多情地親吻謊言。

四月底，除了偶爾中斷之外，每天兩次的七十餘次連續審訊停止了，袁紅冰已經有三、四天沒有被帶出囚室。他判斷，這意味著那兩個國家安全部派來的預審專家基本完成了預審任務。為了證實自己的判斷，袁紅冰將一張請求提審的紙條交給了獄卒。而當天下午，他就再次被帶進了審訊室。

果然，坐在審訊桌後的不再是「騾子屁股」，而是袁紅冰曾見過一次的那位貴州國家安全廳的女處長李耀文，和另外一個姓羅的男性副處長。袁紅冰向他們講出，九四年春節，去內蒙古期間，他曾把一個手提箱存放在父母家中，手提箱裏面有包括《自由在落日中》在內的他的大部分著作的手稿和軟盤。儘管第一次受審時，他就從「騾子屁股」的話中察覺到，那個手提箱被秘密警察搜走了；儘管他完全清楚，「騾子屁股」在審訊最後階段不斷逼問他將什麼東西存放在內蒙古，只是為了考察他的「交代」的真實性，但是，在此之前，他一直沒有講出存放在父母家中的手提箱的事。他這樣做，是試圖給秘密警察造成一種錯覺：手提箱中的小說手稿和軟盤，對他來說並不十分重要，所以，他才忽略了這件事。

李處長臉上那兩片胭脂似的紅暈顯得更加鮮明了，像是要滲出血來，她的語調中本能地閃爍起臨近性交一樣的興奮，說：「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想把你置於死地，我們對你徹底轉變立場、希望得到寬大處理的願望表示歡迎。你是幾股主要『民運』力量的代表人

物，被某些人看成是『六四』後出現的所謂『民運』的領袖——你這樣一個人都被我們改造過來，這對黨和國家是有益的。當然，你的案子不能由我們貴州國家安全廳一家決定，我們還必須徵求公安部、檢察院、法院、北京市委、國家教育委員會各方面的意見，由國家安全部領導把情況上報給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才能最終確定對你的處理。不過，我們做爲直接辦理你的案件的單位，會提出自己的意見……。」

袁紅冰清楚，他的案件的預審已經接近結束，當局就要開始討論並確定對他如何處理的問題，他應當注意捕捉李處長傳達的信息，以對自己的目標是否能實現做出判斷，可是，不知爲什麼，他的意識卻難以控制地飄動在一些似乎無聊的思想中：「噢，李處長顯得多麼興奮，多麼激動呵！她是因爲聞到了更高權力的氣味兒而興奮、激動——她一定認爲，把我的靈魂徹底改造過來了，是她的一大功績，她將憑著這個功績得到提升……是的，她的丈夫一定不愛她，一定有外遇了，否則，一個女人不會迷戀於權力，不會從權力中體驗性交的快感……。」

第二天下午，袁紅冰在審訊室裏又見到了那位羅副處長。他將近四十歲左右，一副近視鏡的灰色鏡片遮住了他的眼睛，使人看不清他眼睛裏的神情；他顯得十分謹慎，彷彿總在小心翼翼地避開陷阱；他說話時，聲調像迷濛的灰霧，他的真實意思就像霧中的陰影，需要努力辨認，才能朦朧地呈現出模糊的輪廓。

那天，羅副處長語調含混地說：「昨天，你說有一個手提箱存放在父母家中，你能不能寫一封信，讓他們把手提箱交給我們……。」

羅副處長的聲音像軟體動物一樣黏乎乎的，但袁紅冰的心卻好像被鐵鉗猛然緊緊夾住了。在痛苦的窒息感中他震驚地想：「爲什麼讓我寫這封信？！難道我的判斷錯了？！難道那個手提箱並沒有被秘密警察搜走？！呵——如果真是如此，即便把心挖出來放在火

焰上燒灼，那痛悔也不會變成灰燼……。」

彷彿從袁紅冰近乎喪失理智的狂亂目光中感覺到了什麼，羅副處長把面容轉向一側，似乎對潮濕、灰暗的空氣含混不清地低語了一句：「寫吧……寫與不寫事情都一樣……寫了對你有好處。」

「噢，他是在暗示，手提箱已經被搜走了……。」袁紅冰從羅副處長那沒有表情的面容上，看到了一縷人性的痕跡，於是，他立刻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迅速地想：「要我寫這封信，是爲了考察我的交代是否是自覺，是否是由於我的靈魂『徹底轉變』了……。」

按照羅副處長的要求寫完信後，袁紅冰回到了囚室。那個監視他的刑事犯陳風順正赤裸出矮小的身體，用冷水洗澡。他的皮膚像發了霉似的，呈現出灰黑色；短得似乎連打彎都沒有必要的腿、緊緊收縮起來的屁股、狹窄肩頭上畸形發達的肌肉硬塊和一直長到後頸上的粗硬頭髮，使他看起來像一隻食腐屍的鬣狗；窄窄的胯間，腐殖質色的生殖器卻猶如驢雞巴一樣粗大——這彷彿是一具完全按照下賤生存的實用主義需要設計出的軀體，沒有一絲生命的優美和詩意。

當天夜裏，電路發生了故障，囚室頂端那盞昏黃的燈熄滅了。從陰冷、骯髒的黑暗中傳來了陳風順手淫的聲音。袁紅冰最鄙視的一類男人就是手淫者，在他看來，搶掠美女的海盜，甚至強姦犯，都要比只敢怯懦地玩弄自己的手淫者高貴。

陳風順發出的充滿猥瑣快感的呻吟聲像污水，迸濺在袁紅冰蒼白的靈魂上。極度的厭惡使袁紅冰想要撲過去，扼住陳風順的咽喉。可是，一縷縷陰冷的思緒卻把他的厭惡凍僵了：「我有什麼資格厭惡？！我已經成爲一條向專制政治搖尾乞憐的狗，我已經成爲一個卑鄙無恥者……我的戰友會因此而流出血紅的絕望的淚；那無數相信過我的『英雄人格哲學』的學生會把冰冷的背影轉向我；那許多曾把我當做金色的雄性聖火深情仰視的少女們妖嬈的目光，將會在失望中——對雄性的失望中乾枯……呵——，我想到了一切，

唯獨沒有想到專制政治的鐵鏈竟然會束縛住我高傲地走向死亡的足步……。」

慘白的和幽藍的雷電突然撕碎了黑暗，炸裂般的雷聲使建築在高崗上的囚室像要崩塌般地震撼起來。袁紅冰瘋狂地跪在腐爛發霉的床鋪上，伸出就要折斷的枯枝般震顫的雙臂，狂亂閃爍的目光獐鷹地瞪視著上空，如同垂死的狼，發出猩紅的呼嘯：「天雷呵，將我殛死吧，我無法承受卑鄙的重負了！蒼天呵，爲我做證吧——是死亡都無法擺脫的絕境使我卑鄙！我是爲了拯救美麗的詩意而卑鄙！」

雷聲的轟鳴越來越震撼人心了，像是堅硬的蒼穹在不斷崩潰。袁紅冰那長髮紛亂、臉色灰白、鬍鬚滿面的頭顱；那跪在床板上雙臂震顫著高高伸向空中的身姿；那像生鏽的鐵鉤一樣痙攣彎曲的手指；那墓穴中的乾屍般瞪視向空中的、燃燒著絕望痛苦的眼睛，被慘白的雷電一次又一次冷酷地雕刻在峭立的黑暗中。

袁紅冰瘋狂的呼喊漸漸變成了拖長的悲嚎，一陣被雷電映成殷紅色的血霧，驟然從他的雙唇間噴濺出來。這時，從遠處的另一間囚室裏傳出了女囚苦悶欲絕的哭嚎。這兩個從不相識的、陌生的聲音以狂亂的情態緊緊地纏繞在一起，用痛苦撫慰著對方的痛苦，久久地搖曳在那被炫目的雷電灼傷的漆黑夜空中。

第四十九章

歡樂中的時間迅捷得像百靈鳥銀灰色的翅膀，片刻之內就由身旁翠綠的白樺林間飛向天際，消逝在淡金色的雲霧裏；等待中的時間卻總是緩慢而漫長的，對於動盪的心尤其如此。

袁紅冰曾在銀幹的白楊樹下等待過情人；曾盤膝端坐於高崗上雪白的羽毛草中等待殷紅的落日；曾佇立在險峻的峰脊上等待暗紫色的雷暴雲降下漫天急雨；曾迎著淡藍色的寒風遙望荒涼的地平線，等待暴風雪的來臨。在那無數次情調不同的等待中，時間有時像疲憊不堪的流浪漢在流沙上踏出的艱難足跡；有時像被紛亂的鼠尾草的紅穗拉住的徐緩的風；有時像受傷的鷹翅般沉重的激情；有時像凍結在青銅色岩石上的沉思。

可是，現在時間卻像被布滿紅褐色血鏽的鐵鏈捆綁在陰暗囚室的寒霧，又像失去了流動感的陰冷、污濁的冰水河，而他枯骨一樣的生命彷彿要永遠凍結在那正在腐爛、正在死去的時間中。因為，他等待的是一生中最兇險、最殘酷的賭博的結果——他是以高貴的人格、華麗的靈魂和燦爛的生命之美為賭注，試圖贏得重新寫出《自在落日中》所必需的自由；如果賭輸了，他就將以一條下賤的狗的身分死去。

袁紅冰整日整夜背靠潮濕的牆壁坐在囚室裏，鬍鬚蓬亂的灰白

面容像殭屍一樣冷漠；凍結著蒼白的死寂的眼睛，凝然不動地、猙獰地瞪視向塗滿污血似的紅褐色鐵門；只有他枯紅色嘴唇間不時飄出的慘痛而低沉的長嘯，才令人毛骨悚然地表明，他憔悴的生命深處還有殘破的野性尚未完全死去。

在布滿黑灰色霉跡的寂寞中，袁紅冰的心枯萎了。他裸露出肋骨的胸膛裏充塞著乾硬、陰冷的空虛，似乎雄狼的利爪也無法在那空虛上劃出猩紅的傷痕，而從骨頭的縫隙間升起的一縷縷灰濛濛寒意，是他生命的唯一感觸。

大約過了十多天，囚室的鐵鎖被打開時的冰冷的撞擊聲，突然在陰冷、蒼白的等待中敲擊出一道裂縫。那一刻，袁紅冰覺得，鐵鎖的撞擊聲像生命的晨鐘一樣悅耳。

袁紅冰被獄卒帶進審訊室，貴州省國家安全廳王廳長和李耀文處長正坐在審訊桌後。袁紅冰在為囚徒準備的木椅上坐下，稍稍眯細眼睛，遮住像禁錮在黑暗洞穴中的狼似的兇殘目光，開始審視王廳長。王廳長的臉上，可以看到一種彷彿受到某種侮辱後的失落感。袁紅冰直覺地意識到，王廳長的那種失落感同他有至關重要的聯繫。他沒有注意王廳長開始時說了些什麼，敏感的神經只專注於從王廳長的話中捕捉同產生那種失落感有關的內容。

「……有人說，你認罪的態度、思想和政治立場的轉變都是假的；你如實交代你的罪行，是因為這些情況早已被我們掌握了一一你這樣做只是為了贏得喘息的機會，再向我們的黨和政府發起進攻……。」王廳長說出這番話時雖然顯得冷酷而兇殘，但他的聲音中卻迴盪著一種空洞感，像是敲擊空木桶的聲響，他的身體彷彿本能地遠離某種朦朧的危險似的，向後仰去，同時，他又緊皺眉頭，盯在袁紅冰身上的眼睛裏顫動起難以捨棄某種美味誘惑的神情一一他此時的形象猶如一隻肥碩的大白鼠，正瞪視著鼠夾上的一塊紅燒肉，既擔心伸出的爪子會被夾住，又抗拒不住紅燒肉的誘惑。

「這個秘密警察頭子已經被我套進了假象的羅網。只不過公安部

或者北京市委的狗官根本不相信我的思想立場會轉變到專制政治一方，他們準確地意識到我想要『贏得喘息的機會』；他們一定把王廳長認為我已經受到深刻教育改造的看法，視為相信老虎會吃素一樣愚蠢……噢，王廳長猶豫了，他一方面渴望由於自己把一個『民運』頭子改造成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擁護者，而受到當局的獎賞，另一方面又害怕真的被我愚弄……現在需要激起他的自負，並使自負強化他的愚蠢。」袁紅冰這樣想道，於是，他做出被誤解的痛苦神情，說：「你可以不相信我，但總應當相信你自己的判斷。像你這樣一位經驗豐富的人，難道還會被我欺騙嗎？」

猶如有人向他臉上吐了一口濃痰似的，王廳長露出了憤怒而專斷的神情，嘴角也不自覺地傲慢地向兩邊撇下去；雖然他還面向袁紅冰，可是，他緊皺的雙眉下那固執的目光，卻彷彿逼視著袁紅冰身後的什麼地方。

「我已經激起了他的自負，要適可而止了。噢，同那些蔑視他的判斷力的狗官爭辯時，這位王廳長也一定是現在這種神氣……看來，我還需要做些什麼，為他愚蠢的自負提供更充足的證據。」想到這裏，袁紅冰用急切而真實的聲調說：「我這些日子裏想了很多問題，在你們的教育下，我深刻地認識到所謂『民運』是一項禍國殃民的陰暗事業。我希望有機會把這些認識寫出來……。」

王廳長緊皺的眉頭立刻放鬆了，從心底裏發出的笑意像兩朵白茶花盛開在他肥胖的面頰上。同時，他欣喜地說：「那好呵，我們歡迎！如果文章寫得好，還可以在報刊上公開發表。」

袁紅冰毫不猶豫地做出受寵若驚的神情，似乎激動難耐地說：「我當然願意公開發表我的文章，我願意為從思想上瓦解『民運』做貢獻，以贖我以前對共產黨犯下的罪惡。」其實，袁紅冰很清楚，王廳長說要公開發表他的文章，不過是試探他是否願意公開出賣靈魂，而向來把公開發表政論文章視為自己不可侵犯的特權的共產黨官僚集團，絕不會允許一個罪犯的文章出現在報刊上。所以，他寫

這些文章的唯一實效性就在於，將他那假象的蛛網編織得更堅固，從而把王廳長這隻笨拙的蒼蠅更加死死地黏住。

從這次審訊後的第二天開始，連續十天左右，袁紅冰每天都被帶進審訊室，在秘密警察的監視下，完成了七篇文章的寫作。這些文章中充斥著對中國民主運動惡毒的詛咒；喧囂著對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無恥讚頌；甚至連《鄧小平文選》，這本處處顯示出精神乾枯的老政客俗不可耐的實用主義嘮叨的書，也被吹捧成「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理論巨著。

書寫這些文章過程中，袁紅冰需要的不是才華，不是智慧，而只是克服心理的厭惡——對自己的厭惡。他必須時時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兇殘而又偽善的獨裁者，或者下賤卑鄙的御用文人，正在用情調高尚的語言侮辱真理。幸運之處在於，袁紅冰是對共產主義專制理論進行了嚴肅而徹底的思想審視之後，才為自己選擇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命運，而這種思想審視使他對共產黨官僚集團和御用文人的理論邏輯達到了充分的瞭解，所以，現在他寫這些文章就像拉稀屎一樣，能夠毫無困難地一瀉而下，根本不必做任何思索。

袁紅冰以每天一萬餘字的速度寫出的這些狗屁文章，產生了他預期的效果。王廳長似乎被深深感動了，在又一次提審中，他發出欣慰的歎息，對袁紅冰說：「你是我們國家自己培養出來的人才，你在這麼困難的條件下，還能寫出如此有才氣的文章，不僅說明你確實改變了思想立場，也說明我對你的判斷是正確的。」

文章寫完之後，袁紅冰整日倚著囚室的牆壁，坐在霉爛得發黑的棉絮上，又開始了蒼白的等待。他已經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他的生命變成了一片陰冷的灰燼，只有偶爾痛苦抽搐起來的屈辱，使他感到自己還活著——那是伸出舌頭，舔淨專制政治的屁股而產生的屈辱。那種難言的屈辱像一個惡意的誘惑，引導袁紅冰呆滯、灰暗的目光落在囚室鐵門生鏽的稜角上。而那些日子裏，袁紅冰唯一的意識就是向那惡意的誘惑，說出下面這些不斷重複的話：「我知

道，只要腳步踉蹌地衝過去，將我長髮蓬亂的頭顱在鐵門上撞碎——當我灰白的腦漿迸濺在紅褐色鐵門上的那一瞬間，乾裂的岩石都無法承受的痛苦就會破碎為骯髒、醜陋的虛無。但是，即便死去，我的屍體也只配做食屍鼠的食物，我的血泊中也只能長出蛆蟲，我的骨骼上將布滿黑灰色的霉斑。既然如此，就讓我再等待片刻，等待死亡之上的又一次向艱難挑戰的機會。我不畏懼死，但我畏懼靈魂空虛的死，畏懼死都不能抹去的遺憾——我一定要重新寫出被秘密警察毀去的《自由在落日中》……。」

大約六月二十四日，袁紅冰被捕一百多天後，囚室門上的鐵鎖被打開時的冰冷聲響，突然使袁紅冰乾枯的心震顫起來。一個面無表情的獄卒走進囚室，對袁紅冰說：「收拾好你的東西，準備離開這裏。」

「難道我已經成功了？！我將被釋放？！」這個想法如同破碎的陽光，在袁紅冰黑暗墓穴般的意識中閃爍起來。燦爛的眩暈感使他的腳步彷彿踏著動盪的風，踉蹌地走出囚室。可是，剛一來到審訊室，袁紅冰激動的目光便在等待在那裏的羅副處長的臉上凍結成灰白的寒霜——從羅副處長沒有一絲笑意的神情中，袁紅冰立刻意識到，他不會被釋放。

「今天要把你轉移到清鎮市看守所去，因為這裏要進行改建……那裏關押的條件要差一些……。」羅副處長用他慣常含混不清的聲音說。

袁紅冰意識到，把他從貴州省公安廳看守所轉移出去，並不是因為這裏需要改建，而是秘密警察還懷疑他的思想立場是否真正轉變了，還要繼續對他進行觀察——在更為殘酷的環境中進行觀察。

清鎮市是縣級市，中國的每一個縣級行政單位都有一個看守所。在這數千個看守所中，才可以穿越法律的假象，真實地觸摸到專制司法制度最黑暗、最猙獰、最兇殘、最具獸性的實質。同這些縣級看守所相比，以前袁紅冰曾被關押過的北京國家安全局看守所

和貴州公安廳看守所，簡直可以算是豪華別墅了。

清鎮市看守所帶鐵絲網的高牆裏面，有兩排相對、各由十幾間囚室構成的監舍，一排關押重罪犯，一排關押輕罪犯。庭院中間獄卒辦公室和一座高聳的崗樓將兩排監舍隔開。袁紅冰被關押在為重罪犯設置的那排監舍的三號囚室中。

囚室大約長六米，寬三米，高四米；沿著布滿黑灰色污跡的牆壁，是三十厘米高的木板通鋪，大約能容納七個人並排躺下；通鋪前是一道半米寬的潮濕水泥過道；便坑設在囚室角落裏的一個水泥高台上，囚徒排泄時必須蹲在那個毫無遮掩的高台上，好像以拉屎的屁股進行健美比賽；大群綠頭蒼蠅和巨大的蚊子互相碰撞著，飛舞在便坑上，發出陰沉而又歡欣的振翅聲；通過囚室只有人的肩頭那麼寬的鐵柵門，可以看到院子中間的崗樓；囚室門前一條二十多厘米寬的污水溝，散發出令人作嘔的臭氣。

三號室中除了袁紅冰外，還有三個囚犯。一個是五十多歲的販毒、吸毒者，一個是十五歲的少年搶劫犯；這兩個人都已經被關押了兩年多，還沒有結案。另外一個是被捕不久的三十多歲農民，他受到販賣婦女的指控。

吸毒者枯瘦的臉像生鏽的舊鐵皮尿桶一樣呈現出灰褐色，額頭上深深的皺紋顯得十分僵硬，似乎只要受到輕微的震動，那皺紋就會碎裂；他的眼睛是鉛灰色的，像飢餓老鼠似的閃爍起惡意的、暗淡的光亮。袁紅冰進入這間囚室的當天晚上，吸毒者低沉地長歎了一聲，說：「你肯定是個大人物，我們三個人跟你沾光了一一別的『號子』裏都關著二十五、六個人，睡覺擠得連身都翻不了，就這樣，還有十多個人白天黑夜都要蹲在床鋪下的過道上。哎，那些蹲久了的人，膝蓋都鏽住了一一案子最快也得八、九個月才能結，有的人離開這裏時，就變成了羅圈腿……輕罪犯那排號子裏，有一個貴陽市公安局副局長，叫樊汝林，他是因為貪污被關進來的，他的那個號子裏還有十多個人呢。你這個號子裏卻只有四個人，看來，

你的官兒肯定比他大，至少也是廳局級。我猜得對不對？」

袁紅冰沒有回答吸毒者的問題，而是下意識地問了一句：「你爲什麼吸毒？」

「哎——，人活著就是這麼回事兒，尋找點兒刺激罷了。要不然每天吃了就睡，心裏太悶了……。」吸毒者唇邊老鼠似的長鬚輕輕抖動著，語調陰鬱地說：「當官的有權有勢，可以坐高級轎車到處遊山玩水，可以在宴會上大吃大喝，可以到處睡漂亮的小女人，可以貪污受賄——那個叫樊汝林的公安局副局長也不知道得罪了哪個更大的官兒，才被關進來。現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兒，百分之百的貪污受賄，只不過程度有點兒不同……咱們這些老百姓能有什麼刺激？我是爲了掙點錢吸鴉片才販毒的。吸了鴉片之後，你的骨頭都輕了，心好像也沒有了。沒有了心，人就不覺得悶了……。」

「你們聽，又來了個『新鬼』！」少年犯突然用激動得微微顫抖的聲音打斷了販毒者的話，同時，他的耳朵抽動起來，像是興奮地期待著聽到什麼。

旁邊囚室的鐵門打開又關上的撞擊聲消失不久，就傳來了擊打肉體的「咚咚」聲響和挨打者沉悶的慘號聲。而少年犯的喉嚨裏發出壓抑著的、難聽的笑聲。

「除了你這種特殊人物，『新鬼』都要挨一頓揍，這叫過『鬼門關』——新進來的犯人都叫『新鬼』。」吸毒者漫不經心地向袁紅冰解釋道。

「看守們不制止這種事嗎？」袁紅冰知道這個問題是愚蠢的，但他仍然問，他想要觸摸到專制司法制度的真實。

吸毒者對袁紅冰的問題報以鄙夷不屑的一笑，說：「要是看守們不讓打，誰敢打？他們就是希望犯人打犯人——人都是賤貨。挨過打就老實了，看守們管起來就不費事了。」

隔壁囚室的擊打聲和沉悶的慘叫，終於消失在被崗樓上的探照燈映成慘綠色的寂靜中，而少年犯的興奮卻還沒有枯萎。他那頭皮

泛起青灰色光澤的剃光的腦袋縮進黑灰的棉絮中，給袁紅冰講解犯人折磨「新鬼」的種種花樣——把「新鬼」的頭蒙住，用雙拳猛擊背部，稱爲「汽錘」；用肘部擊打「新鬼」的肚子，叫做「電棒」；冬天讓「新鬼」脫光衣服，站在便坑上，往身上澆冷水，稱爲「桑拿浴」；用鞋底把「新鬼」的臉抽成豬肝色，叫做「抹胭脂」；將「新鬼」按倒在骯髒的過道上，每個囚犯都揉搓一次「新鬼」的生殖器，迫使其射精，直至雞巴孔裏最後噴出血來，稱之爲「來月經」，等等。

少年犯的嘴唇上剛長出一層淡黃色的茸毛，額頭上卻有兩道深深的皺折，這使他看起來很怪誕，就像一張無形的黑手出於惡意的嘲弄，把半個少年的臉和半個老頭的臉拼湊在一起。少年犯講述的過程中，袁紅冰的心凍結在從生命深處升起的灰白色寒霧中，不是因爲那折磨人的種種方式的獸性，而是因爲少年犯講述獸性時那興致勃勃的亢奮語氣。等少年犯講完後，袁紅冰極力壓抑住心中的厭惡，問：「大家都是同樣命運的人，爲什麼還要互相摧殘？！」

少年犯的眼睛茫然地睜大了，如同瞎子一樣眨動著，向袁紅冰望了片刻，然後似乎由於無法弄清某種沉重的困惑，而沮喪地垂下了頭顱。

那個吸毒者冷漠地說：「人一關進這裏，心就變黑了，變冷了，變硬了。聽到別人的慘叫，心裏才會舒服一些……這裏每年都要死幾個人，有的是冷死的——從農村裏抓來的人，大都沒有棉衣，冬天蹲在濕乎乎過道上，不知不覺就死了；有的是病死的，去年有一個傢伙把身上蚊子咬的地方抓破了，後來傷口開始流膿，全身都爛了，沒幾天就斷了氣；還有的是被打死的，所有人進到這裏之前，先要在公安局或派出所挨一頓毒打，進到這裏又要被犯人打一頓。哎，這裏那些看守打起人來更兇，三個打人最兇的看守分別被叫做『金牌殺手』、『銀牌殺手』和『銅牌殺手』——你過兩天就會看見他們啦。」

那個販賣婦女者皮膚象女人一樣雪白，有一雙金黃色的、狡詐的眼睛。袁紅冰走進囚室後，還沒聽到他說過一句話。此刻，他終於忍耐不住，長歎了一聲說：「進來之前，我可被打怕了。警察用銬子把我在派出所外面的鐵欄杆上銬了兩天。一到夜裏，那個抓我的警察就用鋼絲鎖抽我……。」

「嘻嘻……。」那個少年犯發出一陣猥褻的低笑，說：「他剛被關進來時，那白屁股上的傷口紅得像騷女人的嘴唇，真好看……。」

少年犯的笑聲猶如黑色的雪片，飄落進袁紅冰殘破的墓地一樣死寂的靈魂深處，他冷漠地想：「人可能成爲生命美色的極致，也可能墮落爲所有生命中最卑賤、下流、醜陋、冷酷的存在。」

袁紅冰來到清鎮市看守所的第三天上午，輪到重罪犯「放風」。所謂「放風」的地點，不過是監舍對面崗樓下幾個用磚牆圍起來的將近十平米的空間，這裏與囚室不同之處只在於沒有房頂，抬起頭來可以看到陰雲低垂的天空，而放風間的鐵柵門也比囚室的門稍微寬一些，只有受到囚徒敬畏的、可能被判處死刑的人，以及由於家屬行賄而受到看守照顧的人，才能享受站在鐵柵門旁，觀看對面其他囚室裏的犯人的特權。

也許由於意識到，有了袁紅冰他們才能得到其他囚徒難以想像的「寬敞」生存空間，那三個囚徒都自覺地把「放風」間鐵柵門旁的位置留給了袁紅冰。一個看守將「放風」間的鐵柵門鎖好後，又打開對面那排監舍的四號囚室的門。囚室那陰冷、黑暗的墓穴似的門洞中，飄出了一個個鬼魂一樣的灰白身影——只應當容納七個人的囚室裏，竟然走出來二十六名囚犯。那些囚犯大都身體枯瘦，面色慘白，神情呆滯。袁紅冰發現，他們每個人走出囚室的最初瞬間，都下意識地伸長粗大喉結在乾枯皮膚下隆起的脖頸，抬起被剃光的頭顱，向天空仰視，那一雙雙精神之火早已熄滅的眼睛裏，埋葬著鉛灰色苦悶的、陰鬱而枯萎的目光，似乎徒地然想要透過灰黑色的、霉爛了的雲層，看到陰雲之上的意境。

那隊囚徒向旁邊的另一個「放風」間走來。最前面的是一個殺人犯。據說，此人開始是因盜竊罪被捕的，後來，他在囚室裏打死了一個「新鬼」，並由此變成了殺人犯。這個殺人犯不到三十歲，皮膚像乾枯的白菜葉，緊貼在骷髏般的臉上；黑洞一樣的眼眶裏閃爍起幽暗的藍光；灰色的嘴唇猶如凍死的殭屍向上收縮起來，露出黃褐色殘破的牙齒。

殺人犯腳上拖著三十多斤重的鐵鐐，蹣跚地從袁紅冰面前走過——凡是將要判處死刑的囚犯，足踝上日夜都戴著鐵鐐。這個殺人犯的足踝被鐵鐐磨破了，流出紫褐色的膿血；殺人犯下身只有一件滲出黃褐色尿跡的短褲，兩條裸露出的、慘白的瘦腿上，密密麻麻地布滿了幾十個高高隆起的圓錐形膿瘡，膿瘡的圓錐體呈現鐵鏽般的黑灰色，而膿瘡底部同慘白皮膚接觸的邊緣卻是妖異的粉紅色。

望著這個靈魂和肉體都被因權力的腐敗而腐敗的社會所醜化的殺人犯，袁紅冰覺得眼睛被弄髒了——被生命的醜陋弄髒了，即使捧起金色的陽光也洗不去眼睛裏那片污跡。但是，他卻仍然一直向殺人犯注視著，直到那骷髏似的身影走出視野，因為，他不能不注視真實的醜陋和骯髒，而只在純潔的夢幻中編織人性的花環；他必須以敢於直視真實的意志，在腐爛的現實上，點燃生命美的理想。

「那個就是『銀牌殺手』！」跪蹲在袁紅冰身旁向鐵柵門外張望的少年犯，突然緊張地低聲說。袁紅冰看到，一個在貴州少見的高個子看守，正向「放風」間走來。

這個看守的腰身顯得過分長，走起路來，長腰隨著向前踢動的小腿，像水蛇一樣不停地扭動，他似乎想以這種步態來表現瀟灑，可是，他那如同剛生產的女人一樣鬆弛下垂的肥大屁股，使那種瀟灑散發出一股女人褲襠裏的尿騷味兒。

從少年犯的嘴裏，袁紅冰已經知道，這個「銀牌殺手」姓楊，他喜歡用擦得理亮的黑皮鞋踢囚犯，尤其喜歡踢年輕女犯的臀溝和腰肢，去年一個女犯的腎就被他踢碎了。此時，銀牌殺手在「放風」

間的鐵柵門外停下，仰起臉傲慢地瞪視著袁紅冰。像是爲了增加威嚴感，他用鼻腔發出黏乎乎的聲音，說：「聽說你是個特殊人物。告訴你，不管是誰，到了這裏都得像狗一樣，給我老老實實的。」

「顯然，這個女裏女氣的傢伙是想通過侮辱我，滿足他心理變態的自大癖。噢，我必須做一隻狗——爲了實現我的目的，必須做狗！」袁紅冰殘酷地想，咬緊牙齒，極力抑制住想往銀牌殺手那張白蘿蔔般的臉上吐一口痰的衝動。

這時，一個走向旁邊那間「放風」間的囚犯在庭院裏摔倒了。「銀牌殺手」細長的眼睛裏掠過一道陰毒的閃光，他猛然轉過身體，像懷孕的女人似地挺起肚子，邁動向外撇著的腳步向那個摔倒的囚犯走去，而他鬆弛的屁股宛似兩個裝滿水的皮袋向兩邊晃動起來。

「你敢裝死！」銀牌殺手用尖細刺耳的嗓音叫罵了一聲，一腳踢向剛剛跪起來的囚犯的下巴。囚犯立刻向後摔倒了，而銀牌殺手的皮鞋開始兇狠地踢在囚犯的肚子、胸膛、胯下和頭顱上。囚犯的身體在地面上痛苦地扭曲翻滾起來，而銀牌殺手一邊踢著，一邊從鼻子裏發出性交一樣充滿淫蕩快感的、亢奮的「哼、哼」聲。

隨著青灰色頭皮上綻開一道紫紅的裂痕，囚徒慘叫了一聲：「我不是故意的；饒了我吧——我不小心摔倒的！」

「你還敢不服！」銀牌殺手狂叫了一聲，好像肛門突然被捅進一根燒紅的鐵棍似地跳了起來，然後將囚徒踢進監舍門前那道二十厘米寬、不足三十厘米深的污水溝，並且更加兇狠地用鞋底向囚犯蹬踏起來。片刻之後，囚犯的身體就像一個被踏扁的鐵皮尿桶，消失在狹窄的污水溝裏了，而囚犯的慘叫變成了拖長的、沉悶的哀號。

銀牌殺手終於疲倦了。他露出性交後的那種懶洋洋的微笑，對其他囚犯命令道：「把這個私生子拉出來，讓他給老子在這裏跪一天！」說完，銀牌殺手便扭動著蛇一樣的長腰，以自覺瀟灑的步態離開了。

那個囚犯被人從陰溝裏拉出來。他雙手捂著臉，跪在庭院中。

從他的手縫間流出的血，滴落在灰白的水泥地面上，撞碎了。袁紅冰難以置信地發現，從囚犯那被惡臭的污水浸透的、像垃圾似的身體中滴落的血跡，竟也是豔紅的，如同五月盛開的杜鵑花。

袁紅冰轉到清鎮市看守所的第四天傍晚，在這個陰雲之下的地方出現了少見的晚霞。袁紅冰雙手痙攣地緊握住囚室門的鐵柵，猶如覆蓋著青銅色血鏽的眼睛裂開一道熾烈的傷痕，凝視在崗樓頂端哨兵幽暗的槍刺上閃爍的淡紫色晚霞，彷彿是一個野蠻人的鬼魂從坍塌的墓穴中，悲涼而深沉地注視遺失在荒原上的對落日的戀情，而袁紅冰的心緒像浩蕩的風吹動的銀灰色草浪，徐緩地起伏著，湧向記憶的天際，湧向內蒙古高原那飄落在翠綠白樺林中的晚霞。

突然，從監舍盡頭一間囚室裏傳出餓狗互相撕咬般的低吼聲，那聲響像一片污跡掩去了在袁紅冰的靈魂間動盪的詩意——這裏本來就是不相信詩意地方。接著，袁紅冰看到一名看守從監視室裏出來，大步奔向傳出爭鬥的囚室。這名看守身體矮小，但卻顯得緊湊而有力，帶鐵釘的皮鞋邁出的每一步似乎都能在水泥地面上敲擊出火星——他的形象使人不由想起一頭毛色漆黑油亮的公驢。袁紅冰已經知道，這個看守姓吳，是退役的武裝警察部隊的小軍官，囚犯們稱他為「銅牌殺手」。

「你又要長見識了——可以看到『爬長城』了。」吸毒者對袁紅冰站在鐵柵門前的背影說：「違反監規的人都要拖著鐵鐐從監牢前爬過去，而且，在每一個『號子』門前，都要停下，請『號子』裏的人原諒他——這就叫『爬長城』……今天正無聊，又有好戲看了。請你別擋住門，讓我們也看一看好戲。」

袁紅冰默默地離開鐵柵門，退到木板鋪邊坐下。隨著越來越清晰的鐵鏈和水泥地面的刺耳的磨擦聲，一個囚犯的身影終於出現在三號囚室的鐵柵門外。囚犯的年紀大約只有十七、八歲，可是，眼睛卻陰沉得像是百年中生鏽的痛苦重疊在了一起；他雙膝跪倒在地面上，足踝間套著一條像蟒蛇一樣粗的深黑色沉重鐵鐐；他的一隻

手從身前，另一隻手從身後伸到褲襠下，一副手銬又將他的雙手從膀下銬在一起；他赤裸的背部像弓一樣彎曲著，灰白的皮膚上現出一片紫黑色淤血。

另一個已經被判處短期自由刑而留在看守所內服刑的盜竊犯，開始揮動鋼絲鎖抽擊那個跪倒的囚犯。身穿警服的銅牌殺手則將雙臂抱在胸前，姿態悠閒地站在一邊，好像正欣賞女人大腿似地，唇邊竟露出沉迷的、溫情脈脈的微笑。

鋼絲鎖撕裂灰濛濛的空氣，抽擊在囚犯的背部和臀部，發出極富刺激性的肉感的聲響。那個囚犯掛在折斷了般的脖頸上的頭顱，垂向地面，用急速顫抖的聲音，哀求道：「三號的大哥們，我渴得受不了，搶了別人碗裏的水喝……我違反了監規，我罪該萬死，求求你們原諒我吧……。」

囚犯那像腐朽枯骨一樣黃白色的聲音，使袁紅冰的心緊縮起來。他覺得，在冷酷的沉寂中，囚室裏的光線突然變得更加暗淡了。一個猥褻的笑容使吸毒者的黃牙裸露出來，他一隻手拈著鼠鬚似的幾根稀疏的鬍子，鉛灰色眼睛如同被焚屍場猩紅的火光照亮了，閃爍起陰鬱而灼熱的興奮；販賣婦女者那張白嫩的臉則呈現冷漠的神情，似乎他的視野中只有一片迷濛的灰霧；少年犯像狗一樣用雙臂支撐起上半身，爬在床鋪上，亢奮的目光死死盯著門外那個在抽擊下痛苦抽搐的赤裸身體，他的嘴下意識地張開，唇角垂掛一縷黏稠的唾液。袁紅冰無意間發現，少年犯的褲襠處高高隆起了。

「原諒你了！」袁紅冰本能地發出悸動的聲音。可是，他感到那聲音變得極其陌生，好像是囚室裏腐臭的陰影在說話。

抽打停止了，那囚犯向前伸出青筋隆起的脖頸，像一匹垂死的瘦馬拉著沉重的木板車爬坡似地，艱難地向下一間囚室爬去。袁紅冰看到，囚犯慘白的額際滴落的巨大汗珠是混濁的黃色，而傷痕累累的灰白色背部滲出的汗水，則閃爍起鮮豔的淡紅。

「哎——，好戲被你打斷了，你原諒得太早了。如果你不說原諒

他，他就得一直跪在這兒挨揍，這是這裏面的規矩。」吸毒者遺憾地歎了一口氣說，然後，他似乎從袁紅冰厭惡的目光中感覺到了什麼，又鄙夷不屑地加了一句：「在這裏面，善心一錢不值。要是我『爬長城』，那個傢伙也會像我對待他一樣對待我。」

袁紅冰沉默了，那是陰冷的沉默，那是埋葬著醜惡人性的沉默。而從未有過的孤獨感，猶如灰白的蛆蟲在他僵硬的靈魂上蠕動起來。

被囚犯們稱爲「金牌殺手」的看守名叫李耀文，和貴州省國家安全廳的那個女處長同姓同名。據說，他畢業於衛生學校，只是由於買通了公安局的頭頭，才得以成爲警察。平常，李耀文的眼睛總在一種近乎病態的亢奮中瞪視著，而眼睛深處好像不斷有一群群餓得發瘋的老鼠在四處竄動；他的臉白得好像塗抹了一層石灰的牆壁，那種臉色似乎只應當同猙獰可怖的神情相配，可是，他薄薄的嘴唇卻習慣地現出一縷彷彿刻在剝了皮的慘白樹幹上的微笑。他就是經常帶著這樣的微笑，毫無緣故地在囚犯的臉上抽幾個耳光。不過，袁紅冰卻覺得，李耀文似乎不配稱爲「金牌殺手」，因爲，他並沒有表現出比楊姓銀牌殺手和吳姓銅牌殺手更兇殘的暴行。迄今爲止，袁紅冰看到李耀文導演的最具獸性的場面，就是他讓一個囚犯跪在庭院裏，自己扇自己的耳光，而當囚犯塌陷的面頰如同成熟的紫茄子般腫脹起來之後，李耀文則驚喜地睜大眼睛，發出「吃吃」的笑聲，彷彿他欣賞到了某種難以置信的、生動的奇蹟似的。

一個週末的傍晚，白天值班的看守已經走了，值夜班的看守還沒有來。看守所的庭院裏瀰漫起灰藍色的暮霧，呈現出少有的寧靜。隔壁囚室裏傳出一個死囚犯的歌聲：「秋風起，秋風涼，秋風陣陣吹進了鐵窗。坐牢的人兒呵，心裏多悲傷……。」

這個死囚犯是因聚集了一群「弟兄」，大量搶劫火車上的貨物而被捕的。袁紅冰在放風時曾見過他——由於長期非人的牢獄生活，也由於已經被判處死刑而在等待處決的精神折磨，他的臉色像死屍

一樣蒼白，不過，他陰沉的眼睛上卻雕刻著冷酷的強悍。儘管這個死囚犯的搶劫行爲中似乎有古代綠林好漢的氣質；儘管袁紅冰向來欣賞能夠堅硬地直視死亡的男兒，但是，他仍然覺得這個死囚犯是醜的，因爲，死囚犯眼睛裏的強悍缺乏精神的魅力，而只顯出空洞、物性的兇殘。

袁紅冰沒有想到，死囚犯醜陋的生命中還會有歌聲，而那歌聲竟還會令人心靈震顫。他走到鐵柵門前，用無聲的蒼茫長歎撫摸著那死囚的歌聲，撫摸著歌聲中那能燒裂岩石的雄烈的悲憤；那能令蒼穹爲之低泣的深沉苦悶；那能使滿山滿野的花朵頃刻枯萎的對生命的眷戀。

「他是在用生命歌唱，他是在用歌聲向生命訣別……這歌聲是殘留在他被命運醜化的生命中的最後一縷意義，最後一縷美色，因爲，他畢竟使這埋葬人性的墓穴般陰暗的囚室裏，飄盪起了暗紫色的詩意；因爲，用真實生命唱出的歌總是美的……。」袁紅冰默默地想，雙手下意識地攬住了鐵柵，彷彿抓住了死囚犯的雙肩，做男兒堅硬的摟抱。

「別他媽的唱了！」一聲嘶啞的狂吼像鱷魚塞著腐臭肉渣的殘破牙齒，殘酷地撕碎了被死囚犯的歌聲美化的灰藍色寂靜。緊接著，前來值夜班的金牌殺手的身影，出現在庭院中。

金牌殺手嘴裏噴出濃烈的酒氣，身體像是被酒精燒灼著而發出神經質的顫抖，大步從一間間囚室前走過。他的臉色如同紙一樣慘白，猙獰瞪視的眼睛宛似滲出猩紅血腥氣的藍幽幽狼眼。所有的囚室都陷入了空洞、黑暗的死寂之中，但是，袁紅冰卻感到那死亡般的寂靜在恐懼地戰慄。

「這個傢伙又喝多了，不知道今天又該誰倒楣——這傢伙一喝多了就打人……。」吸毒者說，他的聲音像打怕了的狗拖在地上的尾巴一樣沉重。

「你這個私生子，給老子出來——你敢斜眼看老子！」隨著金牌

殺手一聲暴怒的尖叫，監舍的那一頭響起了鐵柵門被打開的聲音。一會兒之後，一位囚犯低垂著頭顱跪到了庭院中。金牌殺手則站在囚犯身後，雙手掄動三十多斤的生鏽鐵鐮，一次又一次砸向囚犯彎曲的脊背。金牌殺手從慘綠色燈光中浮現出的臉，白得像殭屍，變成血紅色的眼睛裏亢奮地顫動著兇殘的笑意。迷茫的夜色彷彿無聲地哭泣了，而陰雲密布的天空卻在冷漠地傾聽鐵鐮黑色、冰冷的撞擊聲，和鐵鐮砸在囚犯脊背上發出的、沉悶而空洞的「咚、咚」聲。可是，令袁紅冰驚疑的是，那個囚犯一直像不存在知覺的朽木似的，沒有發出一聲呼喊或呻吟。

「這個挨打的是個懂事的傢伙，他知道不能叫——金牌殺手就喜歡聽人叫，越叫，他打得越狠。上個月，有一個傢伙挨打時爲了忍住不叫，把自己的嘴唇都咬下一坨肉。哎……。」吸毒者茫然的低語消失在一聲傷感的長歎中。袁紅冰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吸毒者也會爲別人的痛苦而傷感。同時，他發現，那個少年犯的臉上也浮現出淒涼而陰沉的同情神色，再沒有以前看到別的囚犯挨打時那種幸災樂禍的激動。

「他們是垃圾，他們已經喪失了人性，但是，他們的冷漠無情，他們的獸性，他們的墮落還是有極限的。當世界殘酷到越過了這種極限時，他們會返歸人性……。」袁紅冰這樣想道。

跪在庭院裏的囚犯突然仆倒在地面上，而虐待的瘋狂衝動尚未完全發洩的金牌殺手，則像一隻飢餓的野狗，發出猶如生鏽鐵鋸在石塊上磨擦般的嘶啞嗥叫，撲向囚犯，用膝蓋在囚犯的小腹上兇猛地撞擊了十幾次。囚犯的身體痙攣地蜷縮起來，翻滾著，他的臉突然轉向囚室這一側。在暗淡的光線中袁紅冰仍然清晰地看到，囚犯以痛苦欲狂的情態凸出的眼睛，像就要爆裂的灰白色小氣球一樣，一股股不知是血，還是嘔吐物的灰褐色液體，從他的嘴裏噴濺出來。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囚犯始終沉默著，沒有發出一聲慘叫。但是，袁紅冰能聽到那沉默在血霧中撕裂人心的悲號。

金牌殺手終於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脖子如同剛射過精的驢雞巴似得軟軟地垂下去，意猶未盡地、遺憾地咕嚕了一句：「這個傢伙是個嫩貨，不經打……已經假裝發暈了。」

金牌殺手步履蹣跚地走進了看守的辦公室，庭院又埋葬在死寂中。而那個囚犯的身體像一堆霉爛、骯髒的破舊棉絮，躺在暗淡燈光投下的陰影裏——那是庭院中一座小花壇上幾株盛開的美麗茶花的陰影。

半個小時後，另一個看守帶著幾個被判處短期徒刑、留在看守所內服刑的犯人，來到庭院裏，將那個挨打的囚犯的身體扔到一輛木板車上，拉出看守所——可能是要把這個囚犯送到醫院去搶救。

袁紅冰久久地站在囚室的鐵柵門前，似乎連痛苦都已經死去的冷漠目光，緩緩地從看守所高牆頂部的鐵絲網和崗樓間哨兵的槍刺上移過。在生鏽鐵板一樣的夜空下，鐵絲網呈現出黑灰色，而哨兵的槍刺閃動起幽藍鬼火般的光亮。袁紅冰漆黑的靈魂間只飄盪著一個蒼白的思想：「專制政治用偽善的法律，衛護著黑牢內慘無人道的獸性……。」

八月份，每天都有幾個「新鬼」被送到看守所，其他所有囚室關押的人數都達到了二十六、七名的「飽和」狀態。於是，看守所當局不得不給袁紅冰的三號囚室增添了兩名犯人。

其中一個是從四川到貴州來做工的農民。他三十多歲，有一張典型的中國農民怯懦但卻純樸的臉；他肌肉畸形發達的矮小身體上布滿了青黑色傷痕，那是被關進來之前遭受警察毆打的結果。這個四川農民的罪名是破壞「通訊設施」——他從家鄉妻子的來信中得知，去年國家徵購的糧食，到今年還沒有付錢，一怒之下，他就剪斷了幾百米電話線，賣給廢品收購站，以抵償國家應付的糧款。

另一個囚犯則是貴州的農民，五十多歲。由於兒媳婦違反「計劃生育」的規定多生了一個孩子，鄉里的官員把他家裏的錢都搜走了，一頭耕地的牛也被拉走。他家的茅草房又在夏初一場暴雨中倒

塌了。他沒有錢買重建房屋的木料，就到山林中砍倒幾株樹，結果鄉里的警察就以「破壞國家森林罪」，將他關進看守所。這個五十多歲農民瘦骨嶙峋的脊背已經被長期艱難的勞作壓彎了，枯黃色皺巴巴的臉上散布著霉跡似的老年斑。他進入囚室後，立刻脫掉褲子，黑灰色枯枝般的僵硬手指，痛惜地在褲子上被警察的鋼絲鞭抽裂的破口上撫摸了許久。然後，他又小心翼翼地將那條黑布褲子折好，向其他囚犯尷尬地一笑，囁嚅著自嘲地說：「我就有這一條褲子，要省著穿，在這裏面就不用穿了——就用我的老皮當褲子吧。」

隨著這個老農民的話音，袁紅冰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他赤裸的腿上，並且驟然震驚地悸動起來——老農民的腿瘦得好像只剩下了腿骨，乾枯的皮膚宛似塗抹在腿骨上的一層石灰粉。袁紅冰難以相信人會瘦到這種程度；難以相信這樣一雙瘦得只剩下骨頭的腿，還能夠拖動艱難困苦的生活，在崎嶇的山路上行進。

漸漸地，袁紅冰發現，無論是吸毒者、少年犯和那個販賣婦女者，還是新被關進來的那兩個農民，不僅對自己的「罪行」毫無懺悔之意，而且，對法律也沒有一點兒尊敬，對看守們則充滿了蔑視——儘管他們在看守面前顯得怯懦、猥瑣，甚至總要習慣地擠出下賤、討好的笑意，但是，即便在笑的時候，他們的眼睛也是冷的。

一天晚飯後，吸毒者把像從古墓中挖出來的、帶裂紋的黑陶飯碗重重地扔在囚室骯髒、潮濕的過道上，陰沉地說：「他媽的，看守們跟咱們一樣壞。只不過他們是國家的人，咱們是被國家整治的人——每個值班的看守，每天最少從咱們嘴裏搶走二十塊錢……。」

看守所裏的囚犯每天兩頓飯，一頓是一小碗像嬰兒拳頭那麼大的黑灰色麵疙瘩，麵疙瘩的外面黏乎乎的，而裏面還是生的；另一頓是多半碗糙米、玉米棒碎屑和石子混雜在一起的飯，以及只有幾片沒洗淨的菜葉的湯——湯裏從來看不到一點兒油跡，卻時常飄浮著綠蒼蠅或者灰白色毛蟲的屍體。

每次犯人開飯之前，都可以看到一個囚犯端著托盤，走進看守

所的監視室。托盤上有四碟炒菜、一碗湯和幾瓶啤酒。那是值班看守的午餐或晚餐，而看守值班時，只象徵性地交一點兒只夠在市場上買半碗麵條的錢。

看守所靠關押輕罪犯那排監舍的庭院裏，有一個惡臭的豬圈，養著十幾頭豬，買豬飼料的錢從囚犯的飯費裏開支。看守所每個月殺一頭豬，殺豬那天，囚犯的黑陶碗裏會出現四、五塊帶著黑豬毛的、半生不熟的肥肉。囚犯們戲謔地說：「看守所裏的豬不長瘦肉。」因為，瘦肉都無償分給了看守和負責對看守所實施法律監督的檢察院官員。

看守們幾乎都有嗜煙癖者的暗紫色嘴唇。他們抽的煙，不是國產的「紅塔山」，就是國外的「三五」牌，而一包這樣的高級香煙的價值，就超過看守們三天的工資。這從一個角度論證了囚犯們說的一句話：「警察、法官、檢察官是肥得流油的差事。」——囚犯們是用這句話暗示，這些司法官員都是受賄者。

看守們收受囚犯家屬的錢物，已經是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公開的秘密，從官員到囚犯都覺得這種事像屁股就是用來拉屎一樣自然而正常。凡是其家屬給看守送過禮的囚犯，便會受到種種「優待」，比如，可以睡到床鋪上，而不必日夜蹲坐在囚室狹窄、陰冷的過道上；可以多得到一些開水，而不必像別的囚犯每天只能喝小半缸開水；看守會命令別的囚犯不得毆打他，他卻有毆打別人的特權，等等。最悲慘的是那些被關押的農民，他們窮得往往連手紙都買不起，拉完屎後只能用手指蘸著冷水擦屁股，自然不會有錢送給看守。幸運的是，艱辛的生活使這些農民大都具備了難以置信的生存能力，就像水耗子，在陰冷、腐臭的下水道裏也能頑強地生存。

任何刑事犯罪都是產生於犯罪人特殊的心理素質和社會弊病的合力，而這種合力中犯罪人特殊心理素質的比例越高，便說明社會越合理，越接近人性。通過對周圍那些刑事犯灰濛濛的靈魂的默默審視，袁紅冰感到，促使囚犯們犯罪的社會因素的作用，遠遠大於

他們個人的獸性；是巨大的社會不公正，是腐敗而冷酷的獨裁權力，在他們枯萎的精神中激起了獸性——只要社會不公正得到法律和權力的確認，只要國家權力喪失了人性，潛藏在生命深處的獸性就會因為人對於正義和人性的絕望，而給自己戴上死蛇編織的王冠；只要精神之火熄滅了，只要靈魂乾枯了，對社會不公正和腐敗權力的反抗，就沒有能力表現為對生命美的確認，就只能墮落為獸性的發洩。而這些囚犯，特別是具有農民身分的囚犯，他們精神枯萎的原因，在於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思想專制。

無論任何時代的任何國家，都會有刑事犯罪，因為，人的生命本來就是獸性與人性的結合體：獸性屬於物性本能，人性屬於精神意境。人性永遠不可能取得對獸性一勞永逸的勝利，獸性與人性的搏鬥是生命存續過程中的萬年決戰，是人類歷史最艱難的永恆主題之一。同時，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國家造成刑事犯罪的社會因素也都各不相同。但是，當代中國刑事犯罪的最重要社會因素就在於專制政治，就在於國家權力共產黨官僚集團私有制所造成的權力腐敗和巨大的社會不公正。抹去專制政治並不意味著永遠消滅了犯罪的原因，然而，專制政治的廢墟上升起的民主體制的聖火，可以熔鑄出體現人性與良知的法律；可以使人的靈魂通過自由思想的權利得到淨化；可以使社會對犯罪的確認，具有公正和正義性。

只要有錢，囚犯可以從看守所的廚房中買到炒菜。看守們似乎也鼓勵這樣做，因為，賣炒菜給囚犯是看守所的另一個生財之道：這裏的菜至少比外面貴一倍以上。袁紅冰被捕時隨身攜帶著三千元錢，秘密警察允許他用這部分錢買食物，而袁紅冰也這樣做了。每天他都在別的囚犯餓得發藍的眼睛的窺視中，吃下一盤炒菜——他要盡可能地使自己的健康不被摧毀，不是為了生存，只為了保留下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的生命活力。

第五十章

一九九四年九月一日的黃昏，袁紅冰倚著囚室的牆壁，坐在木板鋪上，而他冷漠的目光像鉛灰色陰影，垂落在自己的足踝間。足踝後部被鐵黑色毒蚊叮咬過的地方，腫起一個紫紅色的圓錐體，圓錐體的頂部已經腐爛了，呈現出黑褐色。

袁紅冰用手指冷酷地擠壓腫脹的部位，黃白色的膿液從火山口似的傷口中緩緩湧出來，他卻沒有一絲疼痛的感覺。幾隻綠色的巨蠅落在膿汁上，狂喜地搓動黑毛細密的前爪。袁紅冰竟露出一絲殘忍的笑意，彷彿那傷口不是長在他的腿上，而是屬於一根沒有知覺的朽木；又好像他是由於能用膿汁餵飽蒼蠅而感到惡意的欣喜。

袁紅冰的心本來敏感得如同蒙古戰刀藍色長虹般的鋒刃，無論是歡欣，還是痛苦，都會在那鋒刃上破碎為動盪的殷紅血霧；都會燃燒成金色火焰的狂舞；都會化做萬里長風的呼嘯。他敏感超群的心正是他美色絕倫的詩意的源泉。然而，九月一日這個蒼白的黃昏時分，袁紅冰卻失去了感觸疼痛的能力。在枯黃的麻木感中，他反覆重複著同一個陰鬱的思想：「連痛苦都凋殘了的靈魂中，還會有高貴、峻峭的詩意嗎……。」

兩個月前，被轉到清鎮市看守所大約一個星期後，袁紅冰便寫出一份重新加入共產黨的申請書，並在七月一日這一天交給看守，

要他們轉給貴州省國家安全廳——儘管他還沒有接到開除他共產黨黨籍的通知，但按照慣例，凡是被逮捕者都將失去共產黨員的資格。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確實吸引了一大批具有理想主義精神的高貴者。不過，共產黨成爲大陸唯一的執政黨之後，不受限制和監督的專斷權力很快就使這個黨墮落爲現代專制的政治靈魂；墮落爲支撐官僚權力私有制的政治基石；墮落爲被一小部分最自私、最殘暴、最偽善的寡頭政客把持的政治組織；墮落爲中國社會悲劇的政治根源。獨裁權力激發了權力者的獸性，而權力者的獸性又使獨裁權力日益腐敗。到了鄧小平—江澤民時代，共產黨內的腐敗官僚階層已經演變爲竊取了國家權力的「黑手黨」。對所有這一切，袁紅冰早就有明確的認識，而且，他原來加入共產黨也只是爲了從內部瓦解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專制體制。但是，他仍然用冷酷的意志的鐵鏈，緊緊捆住了自己心中的厭惡，在監獄裏寫出這份重新加入共產黨的申請書。他很清楚，自己已經永遠失去了再獲得共產黨員資格的可能性，而他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以這份申請書繼續強化他表現給秘密警察的假象的可信度，進一步爲王廳長做出的「袁紅冰的思想立場已經徹底轉變」的愚蠢結論，提供證據。按照袁紅冰一慣的風格，只要確定了目標，就絕不再猶豫徘徊，就毫無旁顧地向目標前進，哪怕需要踏過自己血淋淋的屍體，也在所不計。而他已經確定了目標——獲得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所必需的條件：自由，哪怕是有限度的自由。

這個目標似乎是難以實現的，然而，袁紅冰向來就慣於向絕境挑戰，向宿命的必然挑戰，爲了實現超越意志，他甚至不惜向真理挑戰。「同真理對著幹——這是唯一能達到真理的道路，這是真理的最後遺囑。」——袁紅冰刻在自己少年時代心靈上的這句箴言，又一次成爲他命運的北極星。不過，這次他所面對的，乃是宿命的猙獰的「真理」。

交出重新加入共產黨的申請書後，袁紅冰便開始回憶《自由在落日中》，並在幾張皺巴巴的稿紙上，將回憶轉化為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密密麻麻的記號。那幾張稿紙和一支油筆，是他用半盤炒菜從吸毒者那裏換來的。同時，爲了一旦這些稿紙落入秘密警察的手裏，自己能做出「合理」的解釋，袁紅冰事先告訴秘密警察，他準備寫一本攻擊民主運動的書，《「民運」——陰暗的事業》。

儘管他能夠清晰地回憶起《自由在落日中》的主要情節和人物特徵，但是，袁紅冰很快就發現，僅有回憶是不夠的，他必須在回憶的廢墟上進行再創造，因爲，他無法從回憶中找到小說的所有細節——有許多絢麗的詩意已經失落在迷濛的記憶中了。

美是艱難的，在埋葬著腐爛人性的墓穴裏回憶美、創造美，則更艱難，那是比鐵石還要堅硬的意志才能承受的艱難。

每天凌晨，袁紅冰便盤膝端坐在散發出濃重霉臭氣的棉絮上，像忍受著尖銳的痛苦一樣，竭盡全力收縮起每一條肌肉和每一根神經，於是，他的身體便急速地震顫起來，而他獐厲瞪視的眼睛和露出牙齒的殘忍笑意，使他看起來像是一具坐在焚屍場猩紅火光中的殭屍。直到他的肌肉和神經緊縮到極致之處時，他會猝然產生自己的生命無聲地崩塌、破碎的感覺。在那種炫目的破碎感中，他的靈魂才能擺脫身邊囚犯們猥褻的閒談和聽自己響亮的屁取樂的下流情趣的糾纏；才能忘卻便坑飄出的濃烈臭氣和蒼蠅污濁的振翅聲；才能超越陰暗現實中的命運，進入詩意的境界，進入燃燒在荒涼天際的內蒙古高原上那般紅的落日。

然而，凝結著腐爛人性的環境不久就會像捆在腳上的鐵塊，使袁紅冰重新墜入現實。每天他的靈魂只能在文學的意境中停留兩、三個小時，然後，他便像一條凍結在灰白色寂寞中的垂死的魚，只能感覺到陰冷、麻木的眩暈。而且，隨著囚徒生活的延續，他可以進行文學思索的時間卻越來越短了。

九月一日整整一天，袁紅冰強迫自己回憶美、創造美的努力都

沒有成功，他的意識中似乎只剩下一片令人窒息、乾枯而空洞的虛無。當霉斑一樣灰黑的暮霧垂落在鐵柵門外時，袁紅冰抬起一直冷漠地注視自己足踝上潰爛傷口的眼睛，再次低語了一句：「連痛苦都凋殘了的靈魂中，還會有高貴、峻峭的詩意嗎？」然後，他身體佝僂著站起來，像一個衰朽的老人，蹣跚地走到鐵柵門前，用枯萎的目光，久久撫摸著那囚禁在帶鐵絲網的圍牆內的陰冷夜色。

袁紅冰發現，鐵柵門前那道污水溝的邊緣露出一個老鼠的碩大頭顱，老鼠尖嘴上的鬍鬚狂亂地抖動著，眼睛像潰爛的傷口呈現出暗紅色。那隻老鼠以絕望而驚懼的情態向黑灰色陰雲仰視了片刻，然後，突然竄出污水溝，瘋狂地衝過被慘綠色探照燈光照亮的庭院，出人意料地高高躍起來，將頭顱撞在崗樓的牆壁上。

老鼠發出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尖銳的慘叫，摔落在地面。被污水浸濕的灰黑色毛皮上暗淡地閃爍起蒼白的、不潔的光波，一隻痙攣地伸出的後腿不斷痛苦地急速抽搐起來。這時，黑色污跡般的夜霧深處傳來幾聲似乎是貓頭鷹的、陰森淒慘的叫聲，囚犯們都認為那種叫聲是鬼在哭嚎。

「當官的又要殺人了……耗子自殺，就總要有人被拉出去槍斃……。」蹲跪在袁紅冰旁邊向鐵柵門外張望的少年犯，突然恐懼地說。

少年犯那驚懼的聲音像腐臭的血迸濺在袁紅冰的心上，他的身體不由自主地抖動起來，彷彿是一具就要破碎的骨架，而一種殘忍、兇險的預感扼住了他的咽喉，使他猝然陷入窒息般痛苦的眩暈中。他茫然地從鐵柵門前退開，重重地摔倒在床鋪上。

「你的目標不可能實現，狗官們不會再給你自由，不會再給你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機會，你將被判處終身監禁。嘻嘻，你賭輸了，你已經輸光了一一不僅輸掉了生的意義，也輸掉了死的價值，甚至自殺的意志。今後，你只能在喪失人格的痛苦中慢慢死去，你的死將是一個漫長的腐爛過程，就像那隻自殺的老鼠屍體一

樣！」深夜，這個聲音猶如自殺的老鼠臨死前那刺耳的慘叫，驟然撕裂了袁紅冰的昏睡；彷彿毒蛇在心上咬了一口般地，袁紅冰身體抽搐著坐了起來，而他驚怖欲狂的眼睛裏閃爍起破碎的絕望。

囚室裏瀰漫著死寂的空洞感，從囚室上部的鐵柵窗斜射進來的探照燈慘綠色的光，落在囚室角落像骯髒裹屍布一樣灰白的牆壁上，那個因偷砍了幾株樹被關進來的年老農民就躺在那個角落裏，他發霉的骷髏般的頭顱和枯瘦得只剩下骨頭的腿，從探照燈慘綠的光線中浮現出來。

「我已經被埋葬在墓穴中了……我只能漸漸腐爛，同這些被剝奪了靈魂的行屍走肉一起腐爛……。」袁紅冰無聲地、冷漠地自語著，他的身體像一片凍裂的寒霧，沉落向黑暗的深淵。

第二天，九月二日早晨，袁紅冰沒有像往常那樣回憶《自由在落日中》。他彷彿死了似的躺在床鋪上，目光呆滯地望著囚室屋頂上爬動的一隻色彩斑斕而怪異的大蜘蛛。他覺得，心好像被一隻生鏽的鐵爪挖走了，胸膛裏只有一隻流出污血的腐敗的老鼠屍體——這是他生命的唯一感觸。

不知過了多久，他聽到囚室的鐵柵門被打開時發出的冰冷撞擊聲，但是，那聲響似乎是從厚厚的骯髒毛毯後面傳來的，同他毫無關係。他默默地坐了起來，看到看守所所長的厚嘴唇蠕動了幾下，卻沒有聽到聲音。

突然，袁紅冰的眼睛被一道蒼白的激動照亮了，他從看守所所長的身後看到了羅副處長的臉——那張總是謹小慎微地隱藏起每一絲表情的臉上，今天竟然也露出了笑意。儘管那笑意顯得曖昧不明，但是，袁紅冰仍然感到什麼事情要發生了。緊接著，看守所所長並不高的聲音猶如雷霆一樣在袁紅冰耳邊轟鳴起來：「要放你出去了，快收拾東西。」

袁紅冰從床鋪上一躍而起，眼前的景物立刻消失在狂亂動盪的金色的眩暈之中。他胡亂將一些衣物塞進布包中，而把大部分用具

留給其他囚犯，大步走出了鐵柵門。對於他來說，唯一的財富就是藏在褲襠裏那幾張記滿符號的稿紙，那上面記錄著《自由在落日中》前兩章的情節——他不得不把美同他的雄性生殖器藏在一起。

「把在這裏面看到的，都寫出去呵！」一個灼熱而悲憤的呼嘯，驟然抹去了袁紅冰視野中動盪的金霧，那彷彿是被黑色火焰焚燒著的慘白骷髏在呼嘯。袁紅冰的腳步停下了片刻，發現那聲音是從二號囚室傳出的。他看不清鐵柵門內灰暗陰影中的囚犯們，但是，直覺使他意識到，那聲慘痛的呼喊是那個有著動人歌喉的死囚犯發出的。

袁紅冰重新邁動腳步，不過，他的步履變得沉重了，像是拖著燒紅的鐵鐮。在走出看守所庭院的過程中，他的眼睛始終向二號囚室回顧，並用冷峻的目光在囚室鐵柵門內堅硬的陰影上，刻下了一句猩紅的誓言：「我一定完成你的囑託——願你獸性化的生命被槍彈擊碎的瞬間，爲此而欣喜地一笑吧！」

走出高大的圍牆之後，袁紅冰被帶進看守所的會客室。貴州省國家安全廳的王廳長和李耀文處長坐在會客室的沙發中。王廳長就像欣賞插在花瓶裏的一朵花一樣看著袁紅冰，躊躇志滿地說：「別個各個方面都不同意我們對你的看法，都不相信我們能把你的思想徹底改造過來。但是，國家安全部和黨的最高領導人還是認可了我們的觀點。我們決定，從今天起，對你採用取保候審的措施，前提是你的戶口要遷到貴州來，工作安排在貴州師範大學——你先到我們的一個基地修養一段時間，然後再到貴州師範大學去……。」

只是在靈魂深處刺目閃耀的一絲警覺性，使袁紅冰做出激動難耐的神情，對王廳長的話做出了本能式的反應——按照一般人所理解的心理邏輯，他現在必須表現出激動。而他的心底裏卻震盪起《水滸》中開黑店的綠林女強盜的一句話——那些女強盜在用麻藥酒迷倒客人，準備割下客人的肉做人肉餡饅頭之前，總喜歡得意地說：「任你猾似鬼，也吃了老娘的洗腳水！」同時，一縷縷絢麗而

狂亂的思緒不斷從袁紅冰的意識中急速飄過：「等到我重新寫出《自在落日中》之後，等我重新舉起反專制戰旗的時候，這個秘密警察頭子的眼睛裏就不會再映出鮮花的影子了，噢，那時候他可能會後悔地抱起自己的腳，啃腳後跟……他的皮膚很白，但是肥肉太多了，用他的肉做饅頭餡，不符合健康食品的標準，因為，膽固醇含量太高了，會使人的血管硬化……是的，古代綠林女強盜更可能看上李處長屁股上的嫩肉……。」

王廳長、李處長、羅副處長以及袁紅冰乘坐兩輛高級轎車離開清鎮市，沿著一條崎嶇的山路，向西北行駛了半個多小時，在一個叫「百花湖」的湖邊碼頭停下了。然後，一艘藍白色汽艇越過起伏著深藍波浪的湖面，把他們送到對岸一座半島上。

王廳長所說的貴州國家安全廳的「基地」就設在這座半島。半島山峰的頂部建起一座帶有墨藍色玻璃窗和乳白色牆壁的別墅式賓館；沿岸伸展著一片人造沙灘，點綴在沙灘間的幾把彩色遮陽傘像毒蘑菇般豔麗；人造沙灘後面是一排由售貨亭和餐廳構成的建築。

由於峰頂上的賓館剛剛建起來，內部裝修還沒有完成，所以，袁紅冰的住所被安排在沿湖一排簡易平房的一個房間裏。

當天下午，王廳長在臨湖的餐廳中設便宴招待袁紅冰，祝賀他開始「新的生活」，並請「基地」的一個經理頻頻向他敬酒。儘管袁紅冰在竭力控制自己，但是，他銳利的眼角流溢出的目光中仍然閃耀起野性勃勃的狂傲氣質。他意識到這是危險的，他已經從王廳長雙眉微皺的神情中和變得陰鬱的眼睛裏，看到了某種與困惑重疊在一起的警覺，不過，他卻無法使自己的目光變得柔軟、變得馴順。

不知當地人為什麼把這座沒有一株桃樹的半島稱為「桃花島」，然而，那天宴會過程中，廉價的微笑始終像不合時節的桃花，盛開在李耀文處長的臉上。面對她的微笑，袁紅冰厭倦地想：「花朵也有俗不可耐的時候。」

這個女人的直覺顯然很敏感。儘管還處在因為接近了更高權力

而產生的興奮中——使袁紅冰這樣一個「能量極大的民運頭子的思想得到了徹底改造」，乃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她和王廳長由於這項「成就」而成爲整個中國秘密警察系統的明星，並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垂青——但是，她已經透過興奮，隱隱意識到了某種困境和危險，即從此之後，她和王廳長的命運將由袁紅冰的政治態度來左右了。如果袁紅冰一旦重新開始爭取人權和民主的活動，從而證明她和王廳長對袁紅冰的看法乃是一個愚蠢的錯誤，那麼，權力便會立刻無情地懲罰她。也許正是突然直覺到這種困境和危險，李耀文才不斷向袁紅冰微笑。她似乎想用媚態來賄賂危險。

便宴之後，王廳長和李處長便返回貴陽市。此時，遊人也漸漸離去了。在細雨濛濛的暮色中，袁紅冰走上那片人造沙灘，在遮陽傘下的一張圈椅中坐下。前面寬闊的湖面上起伏著鉛灰色的波浪，遠處遮斷了視野的群峰猶如一片片朦朧的陰影，墨汁一樣濃黑的雲霧陰森地瀰漫在山谷間。

下午喝下的酒似乎已經將袁紅冰眼睛裏的野性燒成了灰燼，他沉鬱的目光艱難地越過那冰冷的灰燼，凝注著低垂在遠處山峰上的陰雲，開始了思索：「這個連白骨都會在終年不散的陰雲下發霉的地方，這片被視爲毒霧和瘴氣瀰漫的陰冷荒蠻之地，自古就是皇權懲罰政治和思想反對者的流放地。記得，唐代詩仙李白、明代理學大師王陽明都曾被放逐到這裏；還有近代的張學良、楊虎城也曾被囚禁在這陰雲之下。看來，共產黨官僚集團也要把這片沒有陽光的土地做爲我的終身流放地了……今天下午我在王廳長面前表現出的狂傲是淺薄的——我還沒有資格恢復狂傲，我仍然是一個一無所有的乞丐。我以人格做賭注，試圖贏得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條件；王廳長、李處長，甚至可能還有國家安全部部长賈春旺這些秘密警察頭子，則以促使我的人格墮落做賭注，希望贏得更大的權力。現在，這場比以生命爲賭注都更加殘酷的賭博還遠遠沒有結束……是的，秘密警察們對我還不放心，沒有期限的取保候審意味

著，我隨時有可能被重新關進監獄。我必須使心繼續保持殘忍——對我自己的殘忍；我必須在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整個過程中繼續承受艱難——做狗的艱難；我必須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地邁出每一步，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放縱，不能有一份一秒失去警覺性……只有進入貴州師範大學之後，我才能正式開始寫作。顯而易見，秘密警察還要對我進行一個時期的『觀察』，才會允許我進入師範大學……呵，袁紅冰，放縱就意味著軟弱，你現在不配軟弱！以血淋淋的意志繼續承受做一隻搖尾乞憐的狗的痛苦和艱難吧——爲了重新證明你是英雄，必須如此！」

袁紅冰在「桃花島」上度過了將近兩個月。生活表面上很平靜，但袁紅冰十分清楚，暗中一定有無數隻詭詐的眼睛在陰險地窺視他的一舉一動。九月下旬，袁紅冰按照王廳長的要求，忍受著心靈的痛苦，寫了一篇題爲「論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文章，據王廳長講，這是爲了向某些不相信「袁紅冰已經轉變了政治立場」的人，進一步證明他出獄後的「思想狀況」。不用思索袁紅冰就知道，這篇文章是他盡早進入師範大學，從而盡早再次開始《自由在落日中》的寫作，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爲了迎接即將開始的艱苦寫作，袁紅冰每天中午都要在湖中游泳，以恢復被半年的黑牢生活摧殘的健康。而下午，他時常越過山峰，走進半島後面用土坯和發黑的茅草搭成的低矮農舍。那些農舍由於沒有窗戶而像墓穴一樣昏暗，農舍裏的空氣中瀰漫著灰黑色的腐臭氣。袁紅冰坐在歪斜的木凳上，在滿臉污跡的兒童好奇而怯懦的目光注視下，大口吸著煙，默默地傾聽形容枯槁、眼睛呆滯的老人，或者頭髮蓬亂、面色灰黃的農婦講述他們艱辛的生活，講述農村的共產黨官員對他們人身的欺凌和經濟的剝奪。只有在這種時刻，只有聽到這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苦悶而蒼白的聲音，袁紅冰因不得不出賣靈魂而痛苦抽搐的心，才會感到幾許麻木的平靜——能夠撫慰痛苦的，往往不是歡欣，而是更淒涼的痛苦。

大約十月下旬，一輛高級轎車載著袁紅冰離開了那座前臨湖水背靠群山、幾乎與世隔絕的半島，駛進貴陽市。不過，袁紅冰仍然沒有能夠立刻進入貴州師範大學，而是被安排在居民區的一套公寓裏。這套公寓是貴州省國家安全廳買下來，專門接待客人之用的。

來到貴陽市第二天見到王廳長時，袁紅冰發現這個秘密警察頭子顯得心事重重，閃爍起金屬光澤的眼睛裏有一種冰冷的疑問。他要求袁紅冰寫一份對自己以前的罪惡思想和行爲進行「反思」的文章，並給這篇文章定名為「給黨的第一份答卷」。袁紅冰不禁無聲地長歎著，想：「這就是我淺薄的結果，這就是我出獄第一天的目光中裸露出狂傲野性的結果——這個精明的愚蠢者感到不安了，他要看到我繼續卑鄙，來覆蓋那種不安……。」

筆沉重而冰冷，像一條鐵鑄的蛇，筆端在稿紙上寫出的墨跡猶如蛇的毒液，而那黑色的毒液是他的血——這就是袁紅冰撰寫這篇文章時的感覺。但是，他仍然把蒼白的心和猩紅怵目的痛苦一起，凍結在寒意澈骨的意志中，書寫卑鄙。因為，無論付出任何代價，哪怕必須把人格扔進糞坑，他都要踏過獲得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條件的最後障礙。

在這篇文章中，袁紅冰還是像在獄中那樣，將王海光、林江、肖碧光直接和間接瞭解的事情，以及可能處於秘密警察偵查視線內的情況，在關鍵點上進行了微妙的虛假化之後，「真實」地寫出來。爲了避免秘密警察得出「袁紅冰只是由於意識到王海光等人早已經揭發了他，才進行交代」的結論，他在一些王海光實際參與過，或者他對王海光講過的事情上，有意不提王海光的名字。

不過，在不得不卑鄙的絕境中，袁紅冰依然使自己的文章中體現出誘使專制政治自己強姦自己的政治策略智慧——他特別強調了一種奸商理論和實踐，即「目前不應當談論和從事民主運動而應當在幫助共產黨腐敗的過程中，發展市場經濟，形成中產階級，然後，再由中產階級提出民主政治要求」，這種行動對專制政治的「危

險」性。

袁紅冰早就認為，這種理論只不過是奸商們為自己縫製的一塊遮羞破布，以遮蓋他們利用腐敗權力積聚黑色資本的行為的罪惡和卑鄙，理由在於，在強化的專制權力之下，不可能形成具備公平競爭原則的自由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形成與民主意識一致的中產階級，而只能孕育出專橫、殘暴的官權與奸商黑色資本的雙首怪胎。

「六四」之後，鄧小平以地主式的俗不可耐和老奸巨滑，搖動物欲誘惑的醜陋花束，成功地誘使一大批懷著陽痿的精神、對民主發出絕望哀鳴的知識分子，投入經濟活動中，而鄧小平這個政治侏儒的目的就在於，以物欲瓦解民主的理想和意志，最終為獨裁權力創造出屬於奸商並做為專制權力奴僕的市場經濟體制。在袁紅冰看來，腐敗官權和奸商結成神聖同盟，乃是中國自由民主命運最絕望的危險，因為，在那種情況下，普通民衆將既被剝奪了追求民主的基本人權，又喪失了同奸商資本對抗的經濟能力，而指望奸商們呼喚民主，就像想要聽到狼崽子發出百靈鳥的鳴叫一樣愚蠢。當奸商們摟抱住黑色資本之後，就只會按照腐敗權力的節律跳淫蕩的磨肚皮舞，為了保住以專制政治為依託的黑色資本；為了不失去獨裁權力賜予的社會和經濟特權；為了免受民主實現之後，公正和正義的法律對他們的經濟犯罪的懲罰，奸商做為一個整體，只能宿命地如此。

袁紅冰之所以用花言巧語、誇大其詞的筆觸描繪那種奸商理論的危險性，主要目的在於引誘江澤民、李鵬之流對社會科學只有白癡似的理解的「半吊子」技術官僚，將政治打擊的鋒芒指向奸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腐敗權力和奸商資本的神聖同盟的最終形成，並把一批奸商趕入絕境，迫使這些卑鄙者重新眨動純潔的眼睛，注視民主理想。當然，袁紅冰的目的還不止於此。

自從領悟到，王海光的叛賣勢必將使他建立起來的民主政治經濟基礎遭受摧毀性打擊之後，袁紅冰就知道，他的被捕意味著中國

民主運動低潮的到來；意味著他和他的戰友在「六四」後的血腥恐怖和普遍絕望的氣氛中，為民主運動殺出的血路，已經走到了一個終點。因為，通過對民主運動「領袖」人物的普遍瞭解，袁紅冰確信，除了他之外，任何人都沒有在專制政治強化的艱難時刻，以銳利的風格和具備戰略視野的前瞻性，向共產黨官僚集團發出強有力的挑戰所必須具備的智慧和實際操作能力。魏京生和王丹也缺乏在廣闊的社會背景上操作民主的實際能力和理論素質。儘管他們有能力以燦爛、但卻消瘦的民主意識和不屈的意志，雕刻民主的道德形象，但是，對於在歷史時代意義上展開的民主運動，僅有道德形象是不夠的。以「六四」運動為最壯麗波瀾的八十年代中國自由民主運動大潮，是在胡耀邦、趙紫陽的思想寬容政策，以及這種寬容政策造成的專制體制裂痕的背景中湧起的。現在，為了給民主運動留下一絲喘息的縫隙，也為了使共產黨官僚集團內的開明派獲得重新聚積能量的空間，就必須在專制政治之上，再次撕開一道裂痕。而在官權已經同奸商基本形成連體雙胞胎的情況下，江澤民、李鵬之流對奸商的打擊勢必引起官權的疼痛，從而引發、激化極權體制內部不同派系的衝突——這是袁紅冰「憂心忡忡」、煞有介事地強調那種奸商理論對專制政治的「危險性」的另一個目的。

寫完這篇叫做「給黨的第一份答卷」的文章之後，袁紅冰在沉鬱的痛苦中感到一絲輕鬆。這不僅是因為他在裝扮下賤的狗的時候，使狗長出了一雙狐狸的眼睛，還因為他確信，王廳長將被愚弄——儘管這篇文章中所寫的內容對於北京、上海這些大都市中的秘密警察可能已經沒有什麼新鮮感，可是，王廳長，這個思想還被貴州的群山和陰雲封閉在五十年代的「土老冒兒」，一定會把這篇文章當做洗得發紅的女人白屁股來欣賞。

事情的發展也果真如袁紅冰預料的那樣。這篇文章由一個秘密警察取走後的第三天，王廳長由李處長陪同，出現在那套公寓裝飾精美的客廳裏。王廳長顯出從未有過的輕鬆，他肥碩的身體在小姑

娘輕盈舞步似的步態中，興奮地來回走動，面頰上鬆弛的肌肉歡快而又多愁善感地顫動著，說：「看過你的文章我就放心了——你的思想確實是轉變了。我要把你的文章上報給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哎，我們決定對你法外施恩時，根本沒有想到會遇到這麼大的阻力！有的人甚至指責我們不是在進行對敵鬥爭，而是在搞階級調和。有一度我都幾乎要放棄我們對你的處理意見了……。」

「是呵，公安部和北京市委那些人到現在還認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他們說『袁紅冰遲早要再幹出一件大事來。』按照他們的意見，對你一定要重判，能判死刑就不要判死緩，因為，你的破壞力要比魏京生那些傢伙大得多，留著你就是一個大禍害。他們中有些人現在就等著看我們國家安全部門的笑話呢——你能得到目前這種結果全憑王廳長的努力，當然，更是由於黨的最高領導支持了我們的意見。如果你重新搞民運，不僅我們這些具體辦案人員要有麻煩，就是整個國家安全系統都會陷入極大的被動。當然，那些對你有看法的人，更不會饒了你……。」李處長的臉漲得通紅，語調激動地為王廳長的話做註解。她顯然是想通過這種解釋，使袁紅冰對她和王廳長感恩戴德。李處長說出這番話時，身體前傾，竭力伸長一點兒也不迷人的白脖子，熾烈地盯著袁紅冰的眼睛，彷彿想用她尖銳的聲音撕開袁紅冰的胸膛，看一看他的心究竟在怎樣跳動。

最後，李處長眼睛裏閃爍起一星惡毒的光亮，用陰冷的語氣威脅說：「當然，即使你真的再去搞民運，我們也有辦法——我們有能力擬製你的聲音、筆跡，必要時我們可以擬製出任何需要擬製的東西，剝奪別人對你的信任。你是個聰明人，想必知道我的意思是什麼。」

袁紅冰集中全部意志力，才在面容上雕刻出悲壯而真誠的神態，然而，他的心底裏卻突然感到一陣眩目的負疚，並歎息著想：「噢，我總有一天會讓他們明白自己的愚蠢，到那個時刻，他們將多麼懊悔，多麼痛苦呵——也許會發瘋地扇自己的耳光！」

十一月初，李處長向袁紅冰宣布了「共產黨北京大學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袁紅冰黨籍的決定」。而這個決定只在袁紅冰心中引發了一種輕鬆的感覺，那是類似於終於解除了一個罪惡婚約之後的輕鬆。

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李處長陪同袁紅冰乘一輛高級轎車，駛往距貴陽市幾十公里的機場，去接王錦娜和他的小女兒袁水寒——自作聰明地以為對人的心理有深刻研究的王廳長和李處長，要以允許親人探視的方式，在袁紅冰進入貴州師範大學之前，對他再次進行感情收買。

從北京飛來的飛機降落不久，袁紅冰就在走向機場出口處的旅客人群中看到了懷抱女兒的王錦娜身影。袁紅冰覺得，王錦娜彷彿是從迷濛、死寂的灰色濃霧中向他走來。他發現，王錦娜淒涼的面容上有一串深紅淚跡般的傷痕，那斑斑傷痕從左眼下面一直垂落到腮邊。王錦娜寂寞的大眼睛像北方遼遠的原野，但卻沒有翠綠的白樺林，沒有深深起伏的銀灰色草浪，沒有絢麗多姿的野花，而只伸展著一片蒼白而荒涼的雪原；王錦娜困惑的大眼睛像內蒙古高原上的深邃夜空，但卻沒有閃爍的繁星，沒有藍白色的月光，沒有銀絲般的雲縷，而只有百年的狂風也吹不散、千載的驟雨也洗不去的重重哀愁。

王錦娜在袁紅冰的面前停下，猶如陌生人一樣凝視著丈夫，而袁紅冰卻立刻把冰冷的目光移開了。他覺得自己不配同這位善良的美女對視，不配用熾烈的目光撫慰那雙美麗大眼睛裏的哀愁——在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之前，在有資格重新高傲而悲愴地直視青銅色日球之前，他不配。因為，他現在還是一條下賤的狗；因為他付出了高貴人格的代價，卻還沒有贏得可以傲視萬物的詩意。

袁紅冰沒有同妻子說一句話，只在殘忍的沉默中，從王錦娜手臂間接過了小女兒。他發現，小女兒消瘦多了，蒼白的面容宛似憔悴的野杏花。她嚴肅而困惑的眼睛默默地注視著袁紅冰，而這雙只

向人世注視過兩年多的純潔的眼睛，竟然已經覆蓋上了一層令人心碎的荒涼的憂鬱。

「我是誰？」袁紅冰艱澀地問，而他的心如同等待末日審判一樣，就要破碎般地跳盪起來。

小女兒枯紅的嘴唇怯懦地顫動了一下，輕聲說：「你是爸爸……。」

即使在監獄中掙掙地瞪視自己心靈慘烈的痛苦和看守們的獸性製造出的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景象時，袁紅冰的眼睛也像沙漠裏的岩石般乾燥，而此刻，銀色的淚影卻驀然蒙住了他的雙眼。爲了不讓旁邊的李處長看到他的淚影，袁紅冰緊緊摟抱住女兒，就像摟著一束枯萎的花，急速地轉身走開了一一他可以在秘密警察面前表現出種種醜態，但卻絕不願意讓他們看到自己從乾裂的心底裏湧出的淚水。

在緊摟著小女兒走開的瞬間，袁紅冰死寂的靈魂間只有一個慘厲的呼嘯在空洞地迴盪：「我容顏如花的小女兒，爸爸一定要從殘酷的命運手中，重新奪回高貴而燦爛的人格；爸爸一定要爲你留下美麗的遺產一一一個堂堂男兒英俊秀麗的背影，一個有資格像白楊樹的銀幹一樣挺直的、以猛獸的步態悲愴地走進殷紅虛無的背影！」

王錦娜在貴陽停留了一個星期。爲了避開秘密警察的竊聽，袁紅冰和王錦娜只有走出那套公寓，漫步在布滿污跡的街頭時，才進行交談。袁紅冰從交談中瞭解到了他被捕後的一些情況。

三月二日，袁紅冰被捕的當天下午，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秘密警察就對袁紅冰的住所以及他岳母的家，進行了徹底的搜查。同時也搜查了袁紅冰的同事、國際法女博士李紅雲在北京大學校園內的住所一一被捕前幾個月，袁紅冰經常去李紅雲的住所，請她幫助將有關「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的文件輸入電腦，並把一些文件存放在李紅雲處。當時，袁紅冰和李紅雲就察覺到，他每次來李紅雲的住所都受到秘密警察的跟蹤監視。

同是三月二日晚上，遠在千里之外的呼和浩特市，內蒙古日報宿舍大院的每一個路口上，都出現了燈光關閉的高級轎車和警車。幾十個，也許近百個身穿皮衣的秘密警察像黑暗夜色中的魔影一樣，從各個角度封鎖了袁紅冰父母的住宅。

袁紅冰的父親袁宏毅，這位白髮如霜的老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有過兩度被當局「抄家」的經歷，而那天宿舍大院內的秘密警察狼群般的身影使他預感到，住所將要又一次受到搜查了。

住宅中凍結著猩紅的恐怖氣氛——袁紅冰的父母和妹妹，為他們的兒子和兄長的命運而憂心如焚。個性剛毅、果決的母親決定，立即將兒子託她保藏的手提箱轉移出去。她沒有讀過手提箱中的手稿，但她意識到，那是兒子生命的結晶。她瞭解自己的兒子，她知道從艱辛和苦難的命運中走出來的兒子是一個堅強的男兒，他可以冷峻地承受任何殘酷的打擊，但是，如果凝結著他幾十年心血的文稿落入秘密警察的魔爪，毀於一旦，兒子那雕刻出雄烈情感的靈魂，就將在瘋狂的痛苦中崩潰——她有一個熱愛詩意勝於生命的兒子。

經過簡短的商量，他們確定了行動計劃：由袁紅冰的父親和妹妹從大路走向宿舍大院的出口，以吸引秘密警察的注意力，然後，袁紅冰的母親攜帶手提箱，沿一條宿舍樓間的小路離開。

袁紅冰的母親在茫茫夜色中走出宿舍大院的正門之後，便拐向西邊一條燈光昏暗的街道。這位身體枯瘦的老婦人感到，她的手臂似乎都要被裝滿手稿的沉重手提箱扯斷了，然而，她依然發出無淚地哭泣般的急速喘息聲，拼盡全力疾走，因為，她手裏提著的乃是兒子的生命。當她走進一條沒有燈光的冷僻小路後，才稍稍放慢了精疲力竭的腳步。那一刻，她覺得寒冷的黑暗比陽光更可貴——她渴望黑暗。可她哪裏知道，現代化的偵查手段使秘密警察具有了能穿透重重夜色的鬼眼。

母親快要走到那條冷僻小路的盡頭時，前面突然亮起的小轎車的大燈刺傷了她的眼睛。緊接著，她聽到尖利的剎車聲在身旁響起。兩個身穿黑色皮衣的秘密警察如同低沉狂吼的野豹似地撲向她。她的身體仆倒了，像被狂風颳斷的枯草。那兩個秘密警察搶過手提箱，立刻跳上汽車，飛快地駛出那條街道。

母親躺在冰冷的地面上，彷彿是鐵石鑄成的黑暗壓得她無法站起來。她的骨頭似乎在被秘密警察撲倒時摔裂了，可是，她卻沒有一絲疼痛感。因為，她的心在疼，在流血。而她墓穴一樣死寂的意識中，只迴盪著兒子將手提箱交給她時說的那句話：「媽媽，我把生命交給你……。」此刻，兒子那句話的回聲如同骷髏眼眶的黑洞般空虛、陰森。

那個夜晚之後，呼和浩特街頭經常可以看到一位年近七十、瘦骨嶙峋的老婦人，迎著內蒙古高原初春那還飄散出慘白的冰雪寒意的疾風，步履踉蹌地行走。她衰弱的身體猶如一片乾枯的霧，可是，她必須迫使自己在半瘋狂的狀態中行進，彷彿只要在走，就可能走到兒子身旁。不過，在時時驀然降臨的冷酷的清醒中，這位老婦人那連痛苦都枯萎了的空洞眼睛，會茫然地仰視荒涼的蒼穹，發出慘痛的哀鳴：「我的兒子呵，你到哪裏去了，你能聽到媽媽的哭聲嗎！」——那哀鳴彷彿是母駝在為死去的幼駝發出招魂的呼號。

袁紅冰得知秘密警察對母親實施的強盜式行爲之後，便明白了爲什麼王廳長、李處長一直不肯承認他們早已知道那個手提箱的下落——他們是想掩蓋秘密警察的罪行。當袁紅冰講出手提箱被搶的情況之後，李處長竟然張開嘴，做出震驚而困惑的神情，好像被什麼人猝不及防地扇了一個耳光。後來，李處長告訴袁紅冰，手提箱可能是被一個西藏的流竄搶劫集團搶走的。當然，只有白癡才會相信這種愚蠢的謊言。而李處長之所以把搶劫集團說成是西藏的，也許是因為袁紅冰和他的家人很少有機會到西藏這個最偏遠的地方，去進行調查。

三月三日，袁紅冰被捕後的第二天，秘密警察的搜查活動繼續進行。袁紅冰曾任總經理的聯創社會經濟研究諮詢中心，和唐越在美籍華人江源開辦的公司內的辦公室都遭到了搜查。幾天之後，唐越的姑父和姑母在秘密警察的威脅下，交出了唐越存放在他們家中那個裝有袁紅冰的手稿和著作、文件的軟盤的手提箱。

袁紅冰被捕後的近兩個月內，王錦娜一直沒有得到有關丈夫下落的確切消息。袁紅冰的秘密失蹤像一隻冷酷的鐵手，將王錦娜的心血淋淋地掏走了。當她愁慘的目光撫摸著丈夫留在家裏的痕跡時，猙獰、陰冷的空虛感使她幾乎要發瘋。一天，她記起了袁紅冰的《民主與共和》的一份複印稿曾交到團結出版社。而她立刻不顧一切地想要取回那份稿件，不爲了別的，只爲了能緊緊摟抱住稿件中那熾烈而剛毅的激情，那瀟灑的智慧，那華美富麗的風格，就像緊緊摟住袁紅冰白楊樹般英俊、殷紅落日般灼熱的軀體。於是，她打電話給王海光，詢問團結出版社社長張鴻儒的地址，王海光在電話中以極其冷漠、陰沉的語調回答了詢問。可是，第二天王錦娜通過電話找到張鴻儒時，卻得知昨天晚上，一個姓馬的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小頭目，領著幾個秘密警察來到張鴻儒的家中，將《民主與共和》的手稿抄走了。王錦娜像踏在灰暗的濃霧上一樣，茫然地走出家門，走進街道瀾漫的風沙。這個善良的女人第一次感觸到了對人的仇恨——對王海光的仇恨。因爲，是這個無恥之徒剝奪了她撫摸袁紅冰的靈魂遺跡的可能性；因爲，這個叛賣者在幫助秘密警察，試圖將袁紅冰美麗的生命連同他高貴的精神一起毀滅。

王錦娜帶來的信息中唯一令袁紅冰欣慰的是，王仲秋根據袁紅冰被捕前的囑託，同劉念春等人一起，宣布成立了「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而袁紅冰也被列在同盟發起人的名單中；使袁紅冰感到遺憾的則是，他對肖碧光的判斷不正確——肖碧光確實欺騙了他，他確實只是江西的一位農民，他既不是博士，也沒有教授資格，甚至沒有讀過大學，但他不是告密者，也不是秘密警察的走

狗，因為，肖碧光也被捕了。而袁紅冰痛苦的遺憾在於，根據對肖碧光的錯誤判斷，他在獄中向秘密警察講出了與肖碧光一起從事過的爭取宗教自由的活動。儘管袁紅冰仍然不能將肖碧光那雙覆蓋著宗教神聖感的、真誠而純潔的眼睛，同謊言一起接受；儘管他仍然不理解肖碧光為什麼要製造那種謊言，但是，在悲愴的長歎中，他爲了那雙眼睛而原諒了謊言——他向來重視眼睛勝於語言。

王錦娜要離去了。在一個星期的相會中，袁紅冰始終沒有同王錦娜進行情感的信息交流——雖然被捕之後，對王錦娜的思念像一片猩紅怵目的血跡，迸濺在袁紅冰殘破的靈魂間；雖然在黑牢裏他曾無數次地想過，如果命運能給他們重逢的機會，他定然要用乾枯火焰般的激情，在王錦娜因痛苦欲絕的懷戀而憔悴的生命中，點燃能把青銅色痛苦燒成殷紅的野火。因為，此時袁紅冰的心就像雲端之上峻峭的峰巔，只有蒼白的冰霜覆蓋在破裂的黑色岩石上；只有被岩石裂縫銳利的稜角劃傷的狂風，在悲愴地嘶號。

噢，那一個星期短暫而又漫長。無論短暫，還是漫長，都是因爲王錦娜那雙淚水已經流盡的、荒涼的大眼睛。男人無淚的眼睛會有冷峻而剛毅的猛獸之美，女人淚水流盡的眼睛則能令暴風雪爲之悲泣。

袁紅冰顫抖的目光曾許多次從王錦娜左邊面頰上那猶如幾滴深紅淚跡般的傷痕上掠過——那是王錦娜入廚時燒熱的鍋裏迸濺起的油燙出的，也許是由於天意，那燙傷竟像幾滴深紅的淚痕。袁紅冰知道，只要他的一個燦爛而溫柔的親吻，就會抹去王錦娜枯萎的心間那深紅淚跡般的傷痕；只要他用瞬間放縱不羈而又雄烈堅硬的注視，就會使王錦娜荒涼的眼睛裏重新動盪起銀色激流似的淚影，然而，他卻沒有那樣做，他沒有資格那樣做，在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之前，他沒有資格——他必須重新雕刻出高貴的人格，他必須用血洗去卑鄙、下賤醜態的灰塵，然後，才配安慰美女的痛苦。無論爲了多麼峻峭的目的，在秘密警察面前屈膝的卑鄙、下賤的醜

態畢竟是骯髒的，而他不能用骯髒的火焰焚燬美女的痛苦，因為，如果火焰是骯髒的，那在火焰中飄落的情感的灰燼將如同暗淡的污跡，不會有雪原的純白。

送別那天，當王錦娜的身影還沒有完全消失在機場入口處的人群中時，當她凍結著重重灰藍色哀愁的眼睛還在艱難地回顧時，袁紅冰卻已經硬起心腸，陡然轉身離去了。而他險峻的背影對王錦娜說：「在淒涼的寂寞中等待我吧，我一定要贏回屬於高貴猛獸的權利——像金色的雄豹，蹲踞在殷紅的落日之巔，向你深情凝注的權利！」

第五十一章

袁紅冰端坐在靠牆擺放的一隻包裝電視機用的硬紙箱前。紙箱上有一支鋼筆和一本打開的筆記本，檯燈的燈光使沒有字跡的筆記本像雪原一樣炫目。

袁紅冰消瘦而憔悴的面容上雕刻著銳利、悲愴的神聖感；如同雷電劈裂的暗紫色岩石般的眼睛裏，呈現出一道堅硬的傷痕，久久地注視著蒼白的牆壁。

漸漸地，他彷彿看到，內蒙古高原青銅色的輪廓從迷茫的淺藍色雲海中浮現出來。一縷蒙古少女蒼涼、妖嬈而又寂寞的歌聲，猶如徐緩的嫣紅晚風，在那沒有落日、只有裸露的岩石的地平線上飄過，好像在苦苦地尋找久已失落的雄烈詩意。

宛似岩石中滲出了凝重的血跡，袁紅冰的眼睛變成了深紅色。他目光飄落之處，巨大的日球開始在紛亂起伏的枯黃野草叢中燃燒起來，就像一團殷紅的聖火，而銀白色流雲如同火焰焚燒中的長蛇，以熾烈的痛苦情態，緊緊地纏繞住了落日，猶如美麗而悲愴的詩意，纏繞著殷紅的虛無。

袁紅冰骨節粗大、頎長的手指在痙攣的震顫中，握住了鋼筆。突然，他瘋狂地搖動了一下似乎迎著荒野之風飛舞的黑火焰般的長髮，像飢餓的雄豹要狂飲獵物的鮮血一樣，兇悍地向前俯下身體，

而幾乎要被他的緊握折斷的筆，在筆記本上寫出第一行雕刻似的字跡：「《自由在落日中》」。墨跡本是黑藍色的，可是，在袁紅冰瀾漫起猩紅血霧的視野中，那字跡卻呈現出深紫色，猶如落日灼熱的淚痕；宛似消失於落日中的狂風在遼遠雪原上留下的熾烈戀情。

這是九四年十一月中旬，袁紅冰進入貴州師範大學的第二天。當局安排他在政治經濟系任法學教員，並且分配給他一套住宅。

這套住宅位於一座破舊的簡易住宅樓的二層。秘密警察爲他購置了一張床、一台電視機、三張廉價的沙發、一個書櫃和一張低矮的茶几。袁紅冰知道，這些物品一定是用他的錢買的——那個秘密警察拙劣地謊稱被西藏一個搶劫集團從他母親手中掠走的手提箱中，除了手稿和軟盤之外，還有五千元，那是王錦娜和袁紅冰半生的積蓄。被捕前，袁紅冰將他的文稿同這些錢放在一起，就像把他的生命和對女兒的關切存放在一起。他是想讓王錦娜用這些錢，在他漫長的苦役犯生活中，獨自一個人撫養女兒長大成人。

房間的牆壁是灰白色的，像屍體的皮膚；水泥地面則呈現出污濁的黑灰色；爲了防止盜竊者，窗口安裝了生鏽的鐵柵；房門被塗成陰鬱的紅褐色，猶如骯髒的血——所有這一切都使袁紅冰回憶起囚室的情景。

終日不散的陰雲給人以太空都腐爛了的感覺，爲防止秘密警察從對面的高樓上用望遠鏡觀察到他在寫作，袁紅冰房間的窗口日夜都被百葉窗嚴密地遮蓋住。這樣一來，本就昏暗的房間裏便永遠陷入發霉似的陰影中。由於沒有取暖設備，潮濕、寒冷的陰影彷彿滲入了袁紅冰的骨節間，時時使他產生一種似乎生命都被那陰影吞噬了的感覺。

就在這陰冷的灰暗之中；就在這墓穴似的寂寞之中；就在這寒意澈骨的孤獨中，袁紅冰開始了重寫《自由在落日中》的過程——他要用血淋淋的意志，撕碎漫天陰雲，尋找遙遠北國那內蒙古高原上的陡峭藍天，那燦爛的狂風，那般紅如猛獸之血的落日。

在死寂的沙漠中尋找牧駝少女明星般的美眸是艱難的；在風沙瀰漫的戈壁灘上尋找晶藍的泉水是艱難的；在中國茫茫的人海中尋找高貴的心靈是艱難的，然而，最艱難的乃是在殘破的靈魂間，在生命的廢墟中尋找翠綠的自信——這便是袁紅冰重寫《自由在落日中》最初階段的感觸。

「一定失落了什麼美麗的詩意，永遠失去了再次走上曾經達到過的、傲視萬物的藝術峰巔的可能！」這個思想幾乎每時每刻都像野狼鐵灰色的利爪，在袁紅冰的心間殘酷地撕扯，使他的筆觸猶如流浪漢行進在陡峭峰脊上的、血跡斑斑的赤足一樣艱難。每天凌晨到中午五個小時左右的寫作過程中，袁紅冰始終忍受著烈火焚身似的痛苦，而他被自己咬破的嘴唇間時常有盈盈晃動的血珠，像殷紅的淚滴落下來；悸動著瘋狂痛苦的面容，使他看起來不像是在寫作，而是在同掙掙、兇殘的命運，做生死之戰。

由於半年黑牢生活中所經受的心靈的痛苦——那種做出高於生死的抉擇的痛苦，摧殘了袁紅冰雷電也劈不碎的堅韌生命活力，他已經不能像以前那樣用藍白色烈酒點燃詩意的激情了，而只能靠大量喝咖啡和吸煙，來維持寫作的精力。每天寫作完畢之後，袁紅冰的身體都會猝然撲俯在那個當做書桌的電視機包裝箱上，如同一縷在冷酷的激情中燒成枯紅灰燼的狂風，沉落向深深的野草叢間。要過許久，他青灰色的憔悴面容才能重新緩慢地抬起來，而他空洞、灰暗的目光，只能看到更為陰鬱的寂寞。在那種時刻，他生命的唯一感觸就是鉛版般沉重、冰冷的疲倦。但是，即便寫作之餘他也不能輕鬆，在兇險的現實迫使他必須做出的冷峻思考中，那鉛灰色的疲倦感變得更加沉重了。

從王錦娜帶來的信息中，袁紅冰得知，他被捕後不久，柴治國也身陷囹圄。不過，柴治國很快又獲得了釋放，而王寶銘和文耀一直沒有被捕。袁紅冰據此判斷，他關於「鐵血兄弟同盟」的策略性交待發揮了作用，使秘密警察無法僅根據王海光的告密，就確認

「鐵血弟兄同盟」是典型的「反革命集團」。但是，袁紅冰也意識到，危險並沒有過去，潛在的危險就來自於涂亞傑。

此時，涂亞傑尚未被捕。不過，顯而易見，這並不說明秘密警察已經放過了他，相反，這意味著正對他的經濟犯罪活動繼續進行更深入的偵查。涂亞傑一旦被捕，勢必企圖讓「鐵血兄弟同盟」為他的經濟犯罪承擔政治責任，對於這一點，袁紅冰深信不疑。這也正是危險之所在。當然，這種危險不是針對他的，而是針對柴治國、王寶銘和文耀的。理由在於，貴州省國家安全廳的王廳長、李處長已經做出了「在我們的教育改造下，袁紅冰思想徹底轉變」的結論，而這個結論又得到了國家安全部部長賈春旺的確認，所以，整個國家安全部系統一定會像倔強的驢一樣堅持這個結論——不是出於對袁紅冰的善意，而是為了維護他們個人的權力地位，因為，這個結論如果被推翻，就等於使同他們爭奪權力的對手獲得了對他們進行致命攻擊的口實。王廳長、李處長很可能開始後悔不該玩這個對他們的權力和地位過分危險的遊戲，不過，他們的褲子已經脫下來了，就只能赤條條地在這條不允許回顧的路上繼續走下去。但是，柴治國、王寶銘、文耀卻沒有誘使秘密警察把自己的命運自動拴在他們的褲帶上的能力，並因此缺乏抵禦涂亞傑「揭發」的能力。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這句古老的箴言是正確的。幸好為應付出現最危險的情況，在九三年涂亞傑背叛了『鐵血兄弟同盟』之後，我就要唐越和王鍵寫出了揭發涂亞傑經濟犯罪的材料，存放起來。現在，需要唐越和王鍵證明我的這個行動了，而且要使這個行動成為涂亞傑被捕的直接原因。唯有如此，才能斬斷涂亞傑企圖讓『鐵血兄弟同盟』為他的經濟犯罪承擔政治責任的邏輯合理性。因為，在秘密警察的眼中，我無疑是『鐵血兄弟同盟』的政治靈魂……是的，秘密警察絕不會想到當初我指令唐越和王鍵寫揭發材料的真實目的。而且，我的廉潔確實感動了秘密警察。他們曾對聯創

社會經濟研究諮詢中心的帳目進行過徹底清查，試圖尋找以經濟犯罪的罪名對我處罰的證據，但他們沒有成功。連李處長在審訊我時，都感慨地說：「你確實是中國唯一一個不拿工資的總經理。」而這些會促使秘密警察相信，我是真誠地想要揭發涂亞傑的經濟犯罪活動。這不僅會解除柴治國、王寶銘、文耀的危險，也會使唐越和王鍵從他們幫助涂亞傑所做的一些違法行爲中擺脫出來。否則，等涂亞傑被捕後交待出他們的違法行爲，他們難免要陷入涂亞傑的共同犯罪人的困境。而涂亞傑是一定要被捕的，這點從王海光成爲告密者那一刻，就確定無疑了。」袁紅冰冷峻而清晰地思索著——即使是只有鐵石鑄成的心才能承受的疲倦感，也無法磨鈍他智慧的鋒芒。

九四年十二月上旬，貴州國家安全廳同意袁紅冰邀請唐越到貴陽來，以說明九三年袁紅冰要她寫出關於揭發涂亞傑經濟犯罪材料的情況。

唐越在九四年春曾被當局囚禁了兩個月，先是在山東濟寧市，然後轉移到北京市郊，並由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負責對她的審訊。不過，她沒有被送進監獄，而是一直關押在招待所中。由於袁紅冰堅持說，唐越是一個非政治性人物，她是因爲感情的依戀，而不是思想的認同，才幫助他個人從事了一些政治活動，所以，唐越向秘密警察講出了她所知道的有關袁紅冰的大部分情況之後，便獲得了釋放。

以前，唐越的神態間時時呈現出嫣紅的沉迷情調，那是對於英俊秀麗的真理的沉迷。儘管她並不美，然而，這種沉迷的情調卻使她的面容顯出超凡脫俗的清新而驕傲的氣質，顯出動人的靈魂的魅力。此次她來到貴陽後，袁紅冰卻發現唐越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已經變得蒼老了——不是由於她的眼角過早出現的淺淺皺紋，而是由於凍結在她茫然失神的眼睛裏那種理性的清醒和痛苦地訣別了真理之後的沉重的空虛。

唐越告訴袁紅冰，她今後要過普通人的生活。顯然，她依舊愛戀真理，但是，她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真理是危險的，並因此失去了熾烈親吻真理的勇氣。從此之後，她將只是真理的一位傷感的旁觀者。在艱難的美和輕鬆的平庸之間，她終於選擇了後者。於是，美便離開了她。而悲劇在於，她還懷戀美，她終生都將在困惑的陰影中，用蒼白的淚水偷偷祭奠從她心中飄散的美。

九三年，袁紅冰曾明確地對唐越講，寫出關於涂亞傑經濟犯罪的揭發材料，乃是一種預防措施，只有在涂亞傑被捕，並試圖讓別人為他的罪行承擔政治責任時，才能將這份材料交給當局。而這次會面之後，袁紅冰則通過最簡單的語言使唐越理解，她應當以「害怕涂亞傑用金錢在北京市公安局中買通的關係」，來解釋為什麼以前一直沒有交出這份材料。

唐越沒有任何猶豫，便按照袁紅冰的意思做了。對袁紅冰的信任，還像一片殘雪，凍結在她靈魂的廢墟間。噢，那片蒼白的殘雪也許永遠不會消融。

五天之後，唐越離開了陰冷雲層下的貴陽。她眼睛裏淒涼的痛苦卻凝成灰暗的遺憾，久久地覆蓋在袁紅冰荒蠻的心中。他為一個曾經豐饒過、秀美過的靈魂的枯萎而遺憾；為他「生命應當在美麗中凋殘」的哲理的失敗而遺憾。

唐越走後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年，涂亞傑仍然沒有被捕。這使袁紅冰十分焦慮。他認為，只要涂亞傑還沒有被捕，還處於秘密警察偵查的過程中，巨大的危險就像一塊用腐朽的草繩吊在「鐵血兄弟同盟」，甚至包括唐越和王鍵頭上的岩石。

步履蹣跚的枯萎的時間，終於走到了九五年六月。李耀文處長專程去北京，將王鍵客氣地「請」到貴陽，同袁紅冰相見。

為了避開秘密警察的竊聽，袁紅冰同王鍵的談話都是在街頭漫步時進行的。王鍵很快就理解了袁紅冰的意思，並意識到袁紅冰的計劃是使一些朋友走出危險、擺脫困境的唯一正確選擇。因為，王

鍵對於涂亞傑這個小個子男子的卑鄙人格和陰暗心理，早有痛切的感受。

「對於這樣處置涂亞傑的道德責任，由我來承擔。我將會就這件事，向歷史做出道德說明。」在王鍵做出揭發涂亞傑的決定後，袁紅冰這樣對他說：「生活有時是極端殘酷的。一個男人必須硬起心腸來，面對殘酷。但是，無論如何，在心底裏都要頑強地保留一片純淨的人性——爲了做一個堂堂男兒，必須如此！」

王鍵將他寫出的揭發材料交給秘密警察之後，李處長由於又一次獲得了「立功」的機會而顯出少有的興奮。王鍵臨行前的傍晚，李處長在古色古香的貴陽市雅園餐廳，設宴招待王鍵和袁紅冰。宴會間，李處長喝了很多酒，面頰上又滲出劣等胭脂似的紅暈，得意忘形地對王鍵說：「放心吧，涂亞傑的案子由我負責，你過去幫涂亞傑做的違法的事，都一筆勾銷了。我們都將有光明前途的——你的公司會越來越發展，你會成爲一個著名企業家；我也不會只停留在處長的位置上！」

袁紅冰不禁垂下面容，以避免李處長發現他眼睛裏的厭惡，同時，他下意識地用手摀住鼻子，想：「噢，當一個女人喜愛權力勝過男人的摟抱時，她的臉竟會變得這麼難看，就像長滿梅毒膿瘡的陰部一樣令人作嘔！」

宴會後，他們踏著紅地毯，從燈光輝煌的餐廳，走進外面灰黑色的陰冷夜霧。一個乞丐攔住了王鍵的去路。乞丐大約只有十多歲，衣衫襤褸，頭髮蓬亂，一片片鐵鏽似的污跡散布在枯瘦的臉上，高高伸出的乞討的手在微微顫抖，彷彿是托著陰雲密布的天空一樣沉重的悲慘命運。

王鍵的手已經伸進衣袋準備掏出一些零錢。這時，李處長卻突然出現在乞丐和王鍵之間，並用翹起的屁股撞開乞丐，發出給人以撕裂感的尖聲，說：「你不要被他騙了，他根本不是因爲貧窮才做乞丐。這類傢伙都是街頭小混混，他們不願意上學，想靠乞討發財

——他們要到的錢比我的工資還要多好幾倍！」

然後，李處長又對那個少年乞丐鄙夷不屑地命令道：「你快給我走開！」

袁紅冰意識到，李處長是爲了維護共產黨官僚集團關於「社會主義是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最幸福美好的制度」的論斷，才這樣做的。然而，那位少年乞丐卻顯然不能理解這個。他瘦弱的身軀倔強地站在陰冷的夜霧中，餓得發藍的眼睛仇恨地望著李處長，用貴州土話，乾脆俐落地說出一聲：「雞巴！」

袁紅冰震驚地發現，一道兇殘得如同母狼的猙獰似的藍光，從李處長的眼睛中掠過。以往，爲了表明秘密警察也是有人性的，李處長見到袁紅冰時，臉上總現出甜蜜的笑，儘管那種笑有股酸臭味兒，但那畢竟也算是笑。他沒有想到，李處長也會有如此兇殘的神情。

李處長的拳頭已經握緊了，似乎就要擊向少年乞丐的臉。然而，她突然意識到袁紅冰正在旁邊向她注視，於是，她帶著難以發洩的暴怒，用力扭動了一下腰肢，轉身向那輛黑色高級轎車走去。同時，像一個惱羞成怒的潑婦，尖利地喊道：「我不讓他給你錢，他就不給！氣死你，你就是要不到錢！」

「雞巴！」那個少年乞丐又向李處長的背影清脆地罵了一句。而袁紅冰用幾乎察覺不到的動作，將一張十元鈔票扔在地上，隨後，也走向了那輛高級轎車——他是要用那十元錢，獎勵少年乞丐英勇地說出的那兩聲「雞巴」。

「留在寒霧中的少年乞丐，我是你的知音！你那兩聲『雞巴』真是清脆悅耳，就像骯髒的鞋底猛抽在李處長屁股上的聲音！」袁紅冰坐在高級轎車舒服的座椅上這樣想，並且咧開嘴，使玩世不恭的笑意從他的心底裏浮現在黑暗的陰影中。

九五年九月二日，恰好是袁紅冰出獄一年之際，貴州省國家安全廳的秘密警察以經濟犯罪的罪名，逮捕了涂亞傑，將他由鄭州押

送到貴陽，關進了黑牢。

事情在按照袁紅冰確定的方向運行，然而，這並沒有使他感到輕鬆。回憶起在北京大學時，涂亞傑曾為他的「英雄人格哲學」演講狂熱地喝采；回憶起在「六四」事件之後的艱難時日，他曾同涂亞傑一起漫步於北京郊外的寒風中，滿懷暴風雪般的豪情，探討中國民主運動的未來；回憶起九十年代初的一個冬夜，他們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獲知羅馬尼亞人民擊斃了殘暴的獨裁者齊奧塞斯庫^(編註)後，一起舉酒狂飲的情景——回憶起所有這一切，袁紅冰不禁為他必須親手把涂亞傑送入絕境，而黯然神傷。

當然，袁紅冰從來沒有想到要寬恕涂亞傑，這不僅是由於涂亞傑一系列詭詐、陰險的作法，成為他所開拓的民主事業毀於一旦的關鍵原因之一，更是因為涂亞傑侮辱了他視為生命聖火的堂堂男兒之間的情感。瑞士觀相家拉瓦特^(編註)曾經輕飄飄地說：「沒有寬容過敵人的人，從未享受過人生最大的一種樂趣。」但是，袁紅冰不屑於無原則地享受那種樂趣。他絕不以對邪惡和醜陋的寬容，來博得泛愛主義者黏乎乎的尊敬；他銳利炫目的個性之巔，只有這樣的原則閃爍著冰雪的藍白色寒光——懲罰邪惡是正義之鷹的一翼；寬容醜陋則是對美的侮辱。

不過，袁紅冰卻又痛苦地發現，懲罰邪惡並不一定使人歡欣；只有以金色雷電的方式劈裂邪惡，才能昂視闊步地走上高貴的感觸。懲罰邪惡的方式如果是陰暗的，就會感到自己像一個從背後開槍的鬼崇的復仇者。亞歷山大大帝曾高傲地宣稱：「我不會竊取勝利。」而袁紅冰卻覺得，他對涂亞傑的成功的懲罰中，有鼠竊狗偷的意味。袁紅冰就為此而痛苦了。

袁紅冰被取保候審之後，有時是王廳長但經常是李處長要定期同他進行談話，以瞭解他的「思想動態」。涂亞傑被捕大約十天左右，李處長又同袁紅冰進行了一次這樣的談話。見面的最初瞬間，從李處長那幾乎是擠出來的笑容中，袁紅冰立刻意識到，涂亞傑一

定交待了不少他過去認為沒有處於秘密警察偵查視線內的情況。不過，袁紅冰並沒有因此而感到緊張。他確信，他已經把王廳長、李處長的權力和地位同他的命運緊緊拴在一起了，爲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獲取更大權力，這兩個秘密警察頭子也只能比他更賣力地維護「袁紅冰思想的徹底轉變是完全真實的」這一結論。果然，李處長臉上下意識地現出有些痛苦的失落感，說：「涂亞傑交待出不少你以前沒有講過的事。不過，我們還是相信你的，我們認為，這是因爲你忘記了——你做過的事太多了……。」

當事實證明了自己的預見的正確性時，人們常常會感到驕傲。然而，在涂亞傑身上，袁紅冰卻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涂亞傑果真如同袁紅冰預料的那樣，懷著想讓他接觸過的所有人都同他一起倒楣的陰暗心理，幾乎沒有對審訊做任何抗拒，就交待出了幾十名接受過他的賄賂，爲他騙取近億元國家貸款提供方便的政府和銀行系統內的官員的罪行，並且拚命表白，他走上政治和經濟犯罪的道路，是袁紅冰、陳坡、柴治國、任小彬、陳金貴引誘的結果——這是袁紅冰從李處長閃爍其詞的敘述中捕捉到的明確信息。

一年以前，在獄中接受審訊時，爲了減弱秘密警察對陳金貴的注意，以保護這個真誠資助民主運動的商人，袁紅冰把陳金貴描繪爲唯利是圖者，並說陳金貴同他交往的真實目的不在於政治，而是想要利用他的社會關係，擴展自己的經濟活動空間；任小彬則被袁紅冰說成是一個把自己的不滿情緒小心翼翼地限制在專制體制內的失意官僚；對於陳坡，袁紅冰講出了王海光直接或間接瞭解的所有情況，但又在許多關鍵點上做了策略性處理。此刻，袁紅冰察覺

編註：齊奧塞斯庫，自一九六五年起掌權達二十多年的羅馬尼亞總統，統治期間持續鎮壓異議分子跟宗教人士，最後被該國法庭判處死刑。

編註：拉瓦特（J.K. Lavater，一七四一～一八〇一），創立面相術，認為根據人的面相可看出人的性格。

到，涂亞傑的交待，可能對陳金貴、任小彬、陳坡造成極大傷害。因爲，情不自禁間，李處長咬牙切齒地說出一句話：「陳坡壞透了，陳金貴、任小彬也不是好東西！」

袁紅冰的心情由於對陳金貴命運的憂慮而變得沉重了。他清楚，涂亞傑對陳坡的政治「罪行」的揭發，最壞也只能造成陳坡服幾年苦役的結果；任小彬過去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常務副局長期間，在權力體系中形成的關係網，則會使他具有足夠的自我保護能力；然而，陳金貴卻可能有生死之虞。

當代中國，連骨頭都腐爛了的專制權力，不僅污染了人的靈魂和社會的良知，而且使商人積聚起來的每一塊金幣，都不得不刻上腐敗官權的罪惡。權力越腐敗，專制政治便越虛偽，共產黨官僚集團便越是要裝模作樣地表明權力的「純潔性」——用權力競爭失敗者的頭顱，用陳金貴這樣以資助民主運動做爲金錢意義的商人的頭顱。

這次同李處長談話的第二天，袁紅冰按照記憶中陳金貴在北京友誼賓館內的公司的電話號碼，要通了長途電話，試圖對陳金貴發出警告。可是，接電話的人卻告訴他，原來的公司已經遷走了。袁紅冰失望地放下了電話。離開街頭的公用電話亭時，他似乎呼吸到了一股濃烈的血腥氣。但是，處於被嚴密監視的狀態，他無法用其他方式同陳金貴取得聯繫。他已經做了他所能做的。

袁紅冰的寫作生涯起步於少年時代在內蒙古高原荒野上流浪的孤獨足跡。覆蓋著深紅晚霞的遼遠荒涼，是他詩意和哲理的源泉，他正是從有銀灰色草浪搖盪起伏的孤獨中，尋找到了藝術的靈感，尋找到了高貴而豐饒的人性——荒涼與孤獨，這是袁紅冰試圖向命運索取的唯一的文學創作條件。然而，命運對他太吝嗇，太刻薄了。在貴州，這個天空像生鏽鐵板一樣灰暗的地方，他既找不到美麗的荒涼，也找不到峻峭的孤獨，周圍只有無處不在的墮落、猥瑣

的人性，將他渴望燦爛激情和灼熱真誠的心，封閉在蒼白的死亡般陰冷的寂寞中。

貴州師範大學的教師大部分都是不配稱為知識分子的庸人，從他們的形容舉止中，尤其是從他們的眼睛裏，找不到一絲人文精神的秀色、一星靈魂的閃光、一縷熱戀真理的激情，他們只是一群端著陳舊知識的破碗，向專制政治乞討物性生存的乞丐；對他們而言，知識的價值只在於換取滿足舌端味覺的需要和褲襠裏的本能的快感。這裏的學生也沒有北京大學的少年男女那種對於美的極端敏感的心靈，沒有用知識和真理美化生命的渴望。他們雖然年輕，可是，靈魂已經衰老了，是在骯髒的物性中腐爛的社會的陰影，使那一個個年輕的靈魂由於找不到精神的陽光而衰老。

爲了使袁紅冰無暇「胡思亂想」，經秘密警察授意，學校當局給袁紅冰安排了極其繁重的教學工作。每天，袁紅冰拖著被瘋狂的寫作耗盡精力的軀體走進教室前五分鐘，才開始考慮應該在課堂上講些什麼。而當他用乾裂岩石般的意志力支撐起陰冷、沉重的疲倦感，佇立在講台上時，他覺得，自己彷彿是在同一片枯死的灰暗叢林對話。他完全失去了在北京大學講課時那種熾烈而峻峭的激情、那種秀美而雄烈的風格；他再也體驗不到吟頌真理的詩篇那青銅色的沉醉感。儘管如此，那已經永遠無法磨滅地刻在他眼睛上的憔悴卻仍然顯示出絢麗的精神魅力；那殘留在他生命中的激情殷紅的灰燼，那對知識的高於陰沉物性的理解，也還是很快便使他成爲最受學生歡迎和尊敬的教師——學生們畢竟還年輕，骯髒的物性陰影畢竟還沒有完全遮住他們生命深處對於翠綠的嚮往。

女人的直覺像母耗子陰沉窺視的眼睛一樣令人厭惡——這是袁紅冰一度產生的感覺。他發現，李處長每次到他的住所瞭解他的「思想動態」時，總是極力掩飾著某種朦朧的不安，四處巡視，並且故意做出漫不經心的樣子，翻動書架上學生的作業本和書籍，彷彿想要找到什麼東西。顯然，這個女人憑著直覺，隱隱感到繁重的教

學工作並不足以完全消耗掉袁紅冰的精力。

袁紅冰意識到，李處長這種直覺對於他是危險的——女人如果完全忘掉邏輯，而只憑直覺理解世界，她便將成爲世界上最精明的人。於是，他決定要用一個布滿尿跡的內褲，遮住李處長的直覺。

師範大學校園內由教學區通往教師宿舍區的一條水泥路旁，有一座小賣店。店主爲了招徠顧客而預備了一副象棋，供教師們在小賣店門前下棋娛樂。每天一到傍晚，袁紅冰的身影就出現在象棋棋盤邊。雖然寫作造成的極度疲倦時常使他幾乎要暈倒，但是，他卻從傍晚直到深夜，都同人對弈。而且，他的晚餐——兩瓶啤酒、幾個包子，也經常是在下棋過程中吃下的。

大約三個月後，教師和學生中普遍流傳這樣的感歎：「袁紅冰的棋癮太大了」、「袁紅冰不僅是個棋迷，也是個酒仙。」

聽到這些傳言後，袁紅冰的身影便從棋盤旁消失了。他覺得，已經不必再迫使自己服這種「苦役」，因爲，那些傳言必定會很快傳到秘密警察的耳中，而傳言造成的印象的慣性，將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使李處長樂得屁顛兒屁顛兒地相信：「袁紅冰剩餘的精力都用在了下棋上。」

沒有朋友，沒有親人，甚至沒有值得用他英俊的屁股與之對話的、不太低賤的生命——袁紅冰只能用茫然地漫步在骯髒街頭的步履，走過艱難寫作之後的陰冷的寂寞和灰暗的疲倦感。

袁紅冰邁出的每一步都可以遇到從他褲帶以下竄過的小個子男人和女人；雙眼流出灰白膿汁、沿街乞討的瞎子，和裸露出粉紅色肌肉急速顫動的斷肢以求得憐憫的殘疾者，還有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目光呆滯的四川流民，隨處可見；許多長著小短腿和大屁股的珠光寶氣女人，在身著入時的西裝而神態猥瑣的男人陪伴下，得意洋洋地從乞丐和流民們陰鬱斜視的目光中走過。

貴州可以說是全球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然而，在貴陽鬧市區，各種商店卻鱗次櫛比，顯出陰雲下的畸形的商業繁榮，而這種繁榮

是由大量黑色金錢買來的。利用腐敗權力暴發的商人、販毒者；多如糞坑裏的蛆蟲般的貪官污吏；庸俗得根本不配獲得患現代化的「愛滋」病的榮耀，而最多只配擁有古老的「梅毒大瘡」的妓女，則是黑色金錢的主要來源。

袁紅冰漫步街頭，並不是爲了欣賞畸形的繁華，而只是希望能夠偶然遇到那位曾向李處長乾脆地說出兩聲「雞巴」的少年乞丐，他想把那位英俊的少年乞丐請進豪華飯店，與自己共飲。然而，袁紅冰卻一直沒有能如願。

由於處在取保候審的狀態下，袁紅冰不得定期向貴州國家安全廳報告自己的活動，並交出一份份「思想匯報」。這是他寫作過程中經受的另一項心理的艱難。每次以種種向專制政治獻媚的語言撰寫「思想匯報」時，袁紅冰的心都會在屈辱感的無情踐踏下痛苦地抽搐。但是，爲了不失去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條件，他用牙齒兇殘地緊咬住了那種猙獰的痛苦。

與此同時，當局實施了一系列試圖「感動」袁紅冰的舉措。秘密警察在每一個節日來臨之前，都會給他送幾瓶酒，並在豪華飯店或者地方風味餐廳設宴招待他；還經常派出高級轎車送他到貴州的各個風景點去旅遊。師範大學的校長也許諾將授予他教授職稱。王廳長、李處長陪他進餐或者旅遊時，像碎嘴婆一樣反覆嘮叨的話題就是：「黨和國家領導十分關注你的思想轉變。」他們似乎想以此來使袁紅冰得到某種虛榮的滿足。這兩個秘密警察頭子顯然不能理解，猶如半老徐娘似的喜歡賣弄風騷的江澤民，和舉止宛像小兒麻痺後遺症患者般遲鈍的李鵬，在他們眼裏可以具有神聖的意味，而在袁紅冰看來，獨裁者不過是歷史的丑角，他寧肯在騷臭的尿汁中沐浴，也不願受到獨裁者的垂青。

貴州的秘密警察頭子以近乎白癡的自信，認爲他們洞察了袁紅冰的精神世界。而事實上，從袁紅冰決定不惜一切代價，獲得重寫《自由在落日中》的條件那一刻起，他就通過細緻入微的、逼真的假

象，成功地操縱著王廳長和李處長的心理活動，從而利用他們的權力，在「不可能」中，為實現自己的目的開拓出通道。比如，還是在獄中時，袁紅冰就意識到，要想重獲自由，就必須使秘密警察相信，他的反專制活動不具有長期、一貫的思想背景，而只是由於偶然捲入了「六四」事件，以及「六四」後受到當局「清查」所產生的個人失落感，他才成為現存體制的反對者。但是，他藏在父母家的手提箱中，卻有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寫出的、尚未最終完成的小說手稿。所以，為了使秘密警察相信他的反叛思想不具有一貫性，就一定要對這些手稿做出「合理」的解釋。於是，在一次審訊中，袁紅冰講，他以前不過是想寫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傷痕文學」，只是在「六四」之後，才改變了觀念，寫出了《自由在落日中》這樣思想意識「反動」的小說。當時，李處長聽到這些話後，自作聰明地現出弄清了一個重大難題的神情——袁紅冰就是利用無數這類具體細節性的謊言，編織出了令秘密警察心醉神迷的假象。而在出獄後，他繼續使自己的假象保持在縝密入微的水平上，以掩護重鑄自由詩意的行爲。

從善意中應當能夠領悟到人性的優美，然而，秘密警察表現出的善意卻使袁紅冰感到，他像是被迫接受毒蛇、巨蜥或者沒擦淨的屁股的親吻。這不僅是由於他對專制政治的厭惡，也是因為秘密警察的每一次善意表示都給他造成了實際的難題。

九五年春節前，當局允許袁紅冰在李處長的陪同下，回北京同親人一起度春節，條件是他不得離開家門，也不得見任何過去的朋友。由於警覺到去北京期間，他在貴陽的住所可能受到秘密警察搜查，臨行前一天，袁紅冰不得不將手稿本裹在重重塑料布中，在師範大學後面的山峰上，挖了一個深坑埋藏起來。而對於手稿安全的憂慮完全撕碎了他春節在北京期間同家人團聚的欣慰。同樣是爲了避免手稿在秘密警察搜查中落到當局的魔爪中，每次秘密警察請他赴宴或者旅遊時，袁紅冰都不得不把手稿本貼著皮膚夾在肋下，而

且總是左肋下一——這也許是因為夾在左肋下，可以使手稿本離他的心更近。

九五年夏，當局允許王錦娜和女兒再次到貴陽看望袁紅冰。在此期間，王廳長、李處長陪同袁紅冰一家，乘坐一輛日本的高級中型轎車，去貴州南部的「小七孔」原始森林旅遊。儘管一路上不乏奇麗的景致，天空中也閃耀著少見的陽光，但是，袁紅冰的心情卻一直陰雲密布。路旁閃過的一個個形容枯槁、身材佝僂、目光陰鬱、衣衫襤褸的農民和歪斜的茅草房，破壞了袁紅冰的審美情趣——在人被迫醜陋的地方，沒有值得欣賞的美麗景致。王廳長、李處長卻顯得興致勃勃，不過，當他們斜視那些農民時，目光冷漠而無情，就像傲慢的封建領主在觀看他們的牲畜。在這些賭注發誓以「為人民服務」做為政治信條的官僚的眼睛裏，農民所映出的是只配被統治的低賤身影。

然而，袁紅冰偶爾也會從秘密警察身上找到黑色的樂趣。

有一段時間在貴陽街頭漫步時，袁紅冰經常遇到一位頭髮灰白、身體枯瘦的精神病老人。這位老人總是用粉筆在人行道上寫出諸如「馬克思主義是思想的罪惡」之類的字跡，並隨便拉住身旁行人的衣襟，狂亂地眨動著被痛苦燒成暗紅色的眼睛，用神秘而緊張的低音說：「馬克思是錯誤的，他只懂得體力勞動，卻貶低了精神勞動……不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專制，中國就不會獲得自由……。」

從圍觀者的議論中，袁紅冰得知，這位老人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殘酷的政治迫害而發瘋了。在中國，人們只有變成精神病患者之後，只有在發瘋之後，才能獲得講述思想的自由。這也許就是鄧小平比毛澤東「開明」之處——毛澤東是要把瘋子的嘴都用專制鐵手摀住的。

一天，袁紅冰又遇到了那位老人。突然，他的心裏湧起一陣難以抑制的、想要玩弄一下秘密警察的衝動。於是，他快步走向路旁

的公用電話亭，撥通了貴州國家安全廳的一個電話。首先，他對著電話筒發出幾聲像是胸膛都要炸裂的急促喘息，然後，用激動的低音說：「你們快來，我在噴水池南面等著你們……這裏有人在街頭公開進行猖狂的反革命宣傳煽動！」

放下電話後，袁紅冰姿態悠閒地倚著人行道旁的鐵欄杆，點燃了一支香煙，等待欣賞他導演的這幕「喜劇」上演。一支煙還沒有抽完，他就看到一輛紅色的「桑塔那」轎車疾駛而來。轎車停下後，走出兩個三十歲左右的秘密警察，一個叫葉青，另一個姓孟，他們都是貴州國家安全廳的科長。葉青長著短粗的脖子 and 一雙蠻橫而愚蠢的、野豬似的眼睛，他粗大的顎骨和肥肉隆起的腮，也使人不可抗拒地想起豬的頭顱；孟科長則身體消瘦，臉上的皮膚呈現出瘦驢般的灰黑色，而黑豆般的小眼睛總是徒然地想顯示出猛虎巨眼的威嚴。

袁紅冰隨便從腳後跟上搓下的一塊黑泥中包含的智商，都比這兩個秘密警察拚命思索的結果更具聰慧性，可是，他們竟然也曾毫無自知之明地像剛會打鳴的小公雞一樣，學著王廳長和李處長的樣子，對袁紅冰進行「思想教育」。

此刻，袁紅冰用下巴指了一下圍觀那位精神病老知識分子的人群，彷彿緊張得喘不過氣似的，對那兩個秘密警察說：「就在那邊！」

葉青和孟科長夾緊屁股，興沖沖地向人群走去。可是，當他們閃爍著權力的威嚴和冷酷的目光越過人群的縫隙，落在那位老知識分子身上時，近乎痛苦的失落感立刻使他們的眼睛變得暗淡了，就像他們在熱情洋溢的性交之後，卻突然發現抱在懷裏的竟是一條長滿疥癬的瘦母狗。

他們沮喪地從人群旁退開，重新向那輛轎車走去。孟科長露出無可奈何的苦笑，努力保持著平靜的聲調，對袁紅冰說：「這是一個瘋子——發瘋都二十來年了。」

儘管惡意的歡笑已經在袁紅冰的臀部顫動起燦爛的波紋，但是，他的面容仍然做出惶惑的歉意，說：「噢，真對不起，讓你們白跑了一趟……我怎麼居然沒有看出他是瘋子……。」

當那兩個秘密警察的紅色轎車從視野中消失之後，袁紅冰才讓臀部的歡笑，浮現在銳利的唇邊。然而，不知爲什麼，那笑意中有一絲瘋狂的意味，有一種慘厲的痛苦，有一片蒼白的淚影。

第五十二章

「噢，這幾片血跡的形態有著狂風的情調，多像猛獸眼睛裏迸濺出的殷紅痛苦……是的，是殷紅的，如同火焰燒焦的罌粟花；如同被雷電劈裂的落日；如同殘留在高山之巔的晚霞……。」袁紅冰憔悴的目光中閃爍起略帶瘋狂意味的冷酷笑意，以豔麗的沉迷感凝視著雪白稿紙上的血跡，而他的思緒在峻峭的沉默中，飄散為縷縷紫色的流雲。

檯燈淡金色的光線將袁紅冰面容蒼白、消瘦的輪廓，浮雕在房間鉛版似的陰影上，而狂放不羈的俊美又重新從他臉部陡峭的線條間裸露出來。忽然，他發出一聲燦爛的呼嘯：「呵，我殘破的生命裏畢竟還有如此美麗的血！」——似乎是那怵目的血跡使他找回了失落的、青銅色的自信，他狂喜地感到，他有能力以更加繁富華美的色彩，更加熾烈的激情，更具魅力的詩意，重新寫出《自在落日中》。儘管可能有一些昨日的優美將猶如金黃的落葉，永遠消失在灰濛濛的時間廢墟中，但是，他能夠鑄造出更加動人心魄的落日之美。

濺落在稿紙上的血，是隨著急促、嘶吼般的喘息，從袁紅冰枯紅、乾裂的雙唇間噴出的。他病了，比服苦役更艱辛的寫作過程中，疾病尖利的獸齒時常無情地撕咬他已經變得衰弱的身體。他像

每次生病時一樣，用一大杯濃得呈現出墨汁般深黑色的咖啡，服下常用量五、六倍的藥片，以抗拒掙掙的病痛。他的身體灼熱如燒成暗紅的鐵板，而生命深處卻瀰漫起能將骨頭凍裂的、灰白的寒意，但是，他的心間有金色的茫茫雲海似的詩意，在浩蕩地湧起，他忘卻一切地沉醉於瘋狂的寫作中。

過量的咖啡和沒有節制的吸煙，使他強悍的心臟也時時猝然感到銳利眩目的痛楚，就像雪亮的利刃刺穿了胸膛；似乎要將他的生命壓碎的沉重疲倦感，也經常在不自覺間，使他發出淒厲的呻吟聲，但是，他幾乎沒有一天停止過寫作，因為，他沒有權利迴避痛苦，沒有權利疲倦，更沒有權利休息——他自己剝奪了這些權利，他要以比苦役犯更艱辛的命運，證明他胸膛裏跳盪著一顆英雄的心。

貴陽市區東部的一座巨大陵墓似的山上，有明代儒學大師王陽明的祠堂。據史籍記載，王陽明是在被流放到貴州的三年期間，最終完成他的哲學思考的。

寫作之餘，袁紅冰沉重的步履經常蹣跚在王陽明祠堂的灰暗的寂靜中。儘管山下不遠處市區的一座座商店裏，每時每刻都充塞著蠕動的人群，但是，王陽明祠堂間卻很少人跡。這種反差似乎表明了當代中國人對物性的庸俗的迷戀，對精神的可悲的冷漠。

王陽明祠堂的庭院中有一株樹冠墨綠的古松，袁紅冰總是久久地坐在古松下的石凳上，沉思的眼睛裏聚集著灰色的悲涼，注視那古老而遙遠的年代。他彷彿看到，王陽明，一位面容清臙的老人端坐在連岩石都要腐爛的、陰冷而黑暗的山洞中；身旁是一盞枯黃的油燈，洞口外是濛濛的灰色雨絲，老人憔悴、仰視的目光卻似乎在永不消散的低垂陰雲之上，尋找生命的意義；老人枯瘦的身體裏好像燃燒著銀色的精神之火。

袁紅冰曾經捏著鼻子審視過儒學，而他對於宋明以來的儒學，比對原始儒學更加厭惡。因為，宋明之際的儒學更傾向於以專制政

治的原則，做爲生命倫理的座標。然而，王陽明先生在陽光都霉爛爲陰影的荒蠻之地，在流放者苦難的命運中，仍然頑強思索生命意義的精神，卻使袁紅冰體驗到了人格的高貴，體驗到了不死的靈魂的魅力。

王陽明祠堂的庭院中有一座東方廟宇式的殿堂。不知爲什麼，寬敞得令人感到空洞、灰暗的殿堂裏，擺放著許多與王陽明的生命和哲理完全無關的鬼怪面容木雕。那些木雕是類似於巫教的儼文化^(編註)的遺跡。

鬼怪的頭顱都是用灰褐色或者呈現出腐敗感的黑色木頭雕出的。鬼怪的面容上裸露出尖利的獸齒，而神態猙獰的巨大眼睛突出在眼眶之外，彷彿帶著殘忍可怖的、輕蔑的笑意，從陰雲中瞪視卑賤的人類。

人類的各種古文化中，都有鬼怪的形象。似乎文化發端之初，人類對自己生命深處潛藏的獸性，就有一種深刻的恐怖，並創造出鬼怪的形象，來威嚇那種獸性。不過，在這個沒有陽光的地方，人類瀰漫著陰冷雲霧的原始意識所創造的鬼怪形象中，有更多的對人的鄙視，更陰沉的對人性的絕望。

只要來到王陽明祠堂，袁紅冰都會走進這座殿堂，逼近地瞪視鬼怪猙獰的眼睛——爲了真切地看清鬼怪眼睛裏那種鄙視人性的神情。因爲，他要以鬼怪對人的鄙視來燒灼心底裏的猩紅傷痕，那由於在秘密警察面前下賤地屈膝而裂開的心靈的傷痕。只有燒焦那種痛苦，他的心才能感到片刻的寧靜，雖然，那寧靜也是灰暗的。

還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袁紅冰曾知道這樣一件事：一位因當局的政治迫害而發瘋的蒙古少婦，每次瘋病劇烈發作時，都一個人跑到荒野上去，用枯枝和落葉點燃一堆火，然後，將自己的手放到火焰中焚燒。直到纖細、潔白的手指燒焦了，指骨燒裂了，蒙古少婦秀長的美目中才會湧溢出金色燦爛的、欣喜的淚。

當時，袁紅冰像晶藍的鋒刃一樣敏感的少年之心，就理解了那

位蒙古少婦，理解了一個猩紅的哲理——精神的痛苦，心的疼痛，往往不能被歡悅所撫慰，而只能被另一種更灼熱的痛苦覆蓋。但是，直到現在，在他逼近地注視木雕鬼怪那凸出的眼睛時，袁紅冰才覺得，自己似乎裸露出白骨的手指真切地觸摸到了那位蒙古少婦瘋狂的靈魂。因為，在緊張而猙獰的逼視中，鬼怪那鄙視的、惡意的、冷酷的笑，像陰鬱的黑火焰，漸漸燒瞎了袁紅冰的眼睛，使他看不清世界，也看不清自己的心和堅硬的心上那布滿重重血鏽的痛苦——在他的視野中只有一片悸動的黑暗。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九日，從在黑牢中開始回憶小說的情節算起，經過一年多使血都乾枯了的艱難的寫作，袁紅冰終於再次完成了《自在落日中》，他把這份手稿稱為「B稿」。在整個人類的文學史上，袁紅冰可能是唯一一位兩次寫出同一部長篇巨著的寫作者。回顧中，過去一年多漫長的時間卻只化做了一片無邊無際的荒涼。

袁紅冰長髮凌亂，面容憔悴，臉色像殘雪一樣蒼白。他默默地端坐在闔上的手稿本前，猶如一段被千年狂風吹裂的黑色岩石墓碑。沒有燦爛的狂喜，沒有金色的激動，甚至沒有沐浴在漫天飄落的紅葉中的優美寧靜——他那風蝕的墓碑似的生命中，只有雷電之火燒灼出紫色傷痕和悲涼的死寂。

不知過了多久，屬於內蒙古高原的蒼茫暮色，從袁紅冰荒涼的視野中無聲地浮現出來。《自在落日中》的女主角色斯娜，一位身材像翠綠小白樺樹般秀麗的蒙古少女，從紅穗的鼠尾草和雪白的羽毛草搖曳起伏的天際；從那般紅日球在裸露的岩石間燃燒的地方；從那銀色的茫茫雲海湧起的漫長地平線上，邁動美麗的雌鹿般頹長的雙腿，徐緩地向袁紅冰走來——色斯娜閃耀起陽光燦爛神韻

編註：儺文化為融合多元宗教、民俗及藝術的一種文化型態，其目的是驅鬼逐疫、除災呈祥。

的深黑眼睛，柔情萬種地注視著袁紅冰消瘦、蒼白的面容；她雙肩稍稍端起的身姿在妖嬈之中顯出蒙古少女才有的英武而高傲的氣質；她瑩白如玉的雙手間，捧著自己晶紅的心，猶如捧著一團形態秀美的、豔紅的聖火。

「噢，我的詩人，你眼睛裏的痛苦多麼堅硬，多麼深遠，堅硬得連悲愴的死亡也無法將它擊碎；深遠得彷彿要以人類的歷史為歸宿……請不要痛苦，我知道你不是懦夫，你是英雄，你是蒙古高原孕育出的青銅色男兒，你有一顆能發出鐵石聲響心；我也知道，你為我付出了太多——付出了高貴的人格。命運對你真是太殘酷了，但即使世界上所有的庸人都因此而詛咒你；即使所有的朋友都不原諒你；即使只有山野中的岩石能夠理解你，我也將永遠在落日之巔，為你做火焰與狂風之舞……我要走了，我要回到落日中去了，把你孤獨的身影留在灰色的人間。噢，我只有將我火焰形的心送給你，做為向你的痛苦的獻祭；我希望，我的心能使你眼睛深處重新燃燒起熾烈的火焰，而那火焰能在你猛獸的眼睛裏重新熔鑄出金色懸崖般峻峭的高傲；我相信，豐饒的詩意會在那布滿猩紅傷痕的高傲間，怒放為色彩繁富、風情萬種的野花……。」色斯娜音韻動人的話語像瑩澈的雪水河，沐浴著袁紅冰乾裂的心，而他堅硬的痛苦在自己的兩滴青銅色淚水中盈盈閃爍。

「可是，美貌絕倫的色斯娜呵，把心給了我，你的生命是否會變得空虛？」袁紅冰的聲音如同殘破的鷹翅，微微顫抖著問。

「噢，你怎麼忘了，在小說中你為我鑄造出了連花斑豹也會為之沉迷的落日之美。那荒涼的落日——那猛獸之血般殷紅的虛無，那關於美麗凋殘的哲理，就是我的心——你眼睛裏的靈魂的火焰，就是我的心……。」色斯娜燦爛地一笑，轉身離去了，走向落日那燃燒在永恆之上的瞬間的殷紅。

袁紅冰眼前瀾漫起荒蠻的血霧。他像失明者一樣伸出手臂，摸索著按下了錄音機的開關。蒙古民族的英雄之歌——「嘎達梅林之

歌」的旋律，在房間陰暗的寂靜中飄盪起來。那在蒼涼的極致之處猝然湧現出雄性豔麗的旋律；那在徐緩浩蕩的起伏中時時有英俊秀麗的激情崛起的歌聲，使袁紅冰的心震顫了。他狂態畢露地搖動了一下長髮凌亂的頭顱，野性勃勃地仰起蒼白的面容，將一大杯烈酒傾倒進呼嘯般張開的雙唇間。

袁紅冰覺得，他的生命就是一團枯紅的火焰，那火焰雖然憔悴而消瘦，但卻渴望踏在長風和雷電的韻律上起舞。於是，他站了起來，身體宛似就要崩場的、風蝕的斷崖般搖盪著，邁出了因狂醉而踉蹌的舞步。在那如同垂死掙扎的猛獸似的舞姿中，袁紅冰心底裏那萬年不化的寒冰一樣炫目的痛苦，無聲地狂笑了，儘管笑得那樣艱難。

《自在落日中》B稿完成後的幾天內，袁紅冰的精神一直處於恍惚而迷惘的空虛狀態。但是，他在等待著豐饒的寧靜，他把那種空虛理解為長期艱辛寫作後的疲倦。然而，漸漸地，他發現那越來越沉重的空虛遠遠超出了疲倦的範疇，而如同深遠、荒涼的祈盼，渴望著他用生命去充實。

「要把我生命的足跡刻在殷紅的虛無之上！」這個突如其來的思想使袁紅冰的身體像暴風雪中的枯草一樣顫抖起來。

對社會各階層的立體性接觸，早已將深刻的厭惡注入了袁紅冰的心中——那是對於被怯懦、猥瑣、詭詐、虛偽所充斥，唯獨沒有高尚情操，沒有正義的衝動，沒有審美激情的現代中國人人格的厭惡。但是，中華古文化的神韻，那悲愴的詩人屈原，那清逸脫俗的詩仙李太白，那在淒風苦雨的命運中痛苦地尋找人性的施耐庵、曹雪芹、蒲松齡，那無數「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英雄，更有那慷慨悲歌、捨身取義的俠義之士，所有這些猶如明亮的星辰在歷史蒼穹上閃耀的美麗人格，都使袁紅冰無法不在沉醉中承擔起重鑄燦爛中華之魂的天職。只因為是一個中國的堂堂男兒，他便不能像許多理性主義者那樣，脫離中國的苦難命運，到異國他鄉的土地上

去採摘個人價值之果。他深知在那些遙遠的自由國度中，人性和美可以受到尊重，然而，那自由的甜美果實是那些國度的人們經過艱苦卓絕的歷史性搏戰贏得的，而他不屑於享受沒有自己血汗的果實。

同時，內蒙古高原上的狂風雷電雕刻出了他銳利的個性，雕刻出了他為社會伸張正義的雄烈之心，這使他不僅不會用卑賤的人格和骯髒的智慧去獲取高官厚祿，甚至使他不能面對專制政治的罪惡和不公正，只做一個冷峻的旁觀者。在只有猛獸足跡的陡峭山脊上踏出英雄孤獨的足音，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命運做百死不悔的搏戰——這是他無法迴避的宿命，而他也只能從這宿命的銳利、峻峭的艱險中，才可以體驗到生命的高貴與華美，才可以保持驕傲地直視殷紅落日的目光。

現在，袁紅冰的政治努力失敗了，慘痛地失敗了——敗於普遍墮落的人性；敗於用現代化科技手段強化了的、殘酷的秘密警察統治。生命可以破碎，世俗的政治搏戰可以永遠無聲無息地消失於陰森的失敗中，但是，他卻不能讓美失敗，不能讓意義失敗，他必須寫出自己命運的足跡。因為，那足跡中有他和他親愛的戰友們剛毅俊美、狂放不羈的激情；有猩紅的火焰燒裂的青銅色意志。那激情，那意志是殘留在古中華文化之巔的最後幾縷殷紅的血跡。

「文殤——袁紅冰小說體自傳」——當袁紅冰在稿本上寫出這一行字時，炫目的恐懼使他的目光變得瘋狂了。那不僅是對於將以耗盡心血的艱難令他痛苦欲絕的寫作生涯的恐懼，而且是對於為了保證寫作的條件而不得不繼續在秘密警察面前扮演搖尾乞憐的狗的恐懼。

然而，袁紅冰畢竟是堅硬的；他彷彿拖著沉重鐵鏈的、蹣跚的步履，畢竟踏過了恐懼。十月二日，在完成《自由在落日中》B稿的半個月之後，他又開始走進創作小說體自傳《文殤》的艱難之中。

時間有時像燃燒的狂風，有時則像凍結著深灰色寂寞的寒霧——寫作中，時間灼熱得似乎把他的心都燒焦了；寫作之餘，時間是一片陰冷的空虛。就在袁紅冰的這種感觸中，時間又過去了將近十個月。九六年夏，當局允許袁紅冰攜妻子和小女兒，回內蒙古去看望父母和妹妹。

父親的頭髮失去過去那銀色雪原般的光澤，變成了枯萎的灰白色；母親憔悴的面容上那縱橫交錯的皺紋如同破碎的悲愁；妹妹深黑的眼睛上則覆蓋著淒涼的茫然。親人們曾為袁紅冰的命運焦慮、痛苦，那在一個又一個漫長的不眠之夜中彙集起來的焦慮和痛苦，在同他相見的片刻之內，只化做了幾縷沒有淚影的、苦澀的欣慰，像乾裂的枯葉默默地飄落。

回到內蒙古後，袁紅冰得知，柴治國於九五年四月再度被捕；九六年四月，當局又以「瀆職罪」判處柴治國服五年苦役。毫無疑問，當局是出於政治原因而懲罰柴治國——找不到足夠的政治犯罪的證據，就卑鄙地用所謂「瀆職罪」的罪名來懲罰。法律只不過是共產黨官僚集團可以隨便操的下賤婊子。

聽到這個消息的最初瞬間，袁紅冰顯得十分冷漠。因為，他只有用鐵灰色的冷漠，才能把血淚迸濺的呼嘯囚禁在悲愴的心中。暮色蒼茫時分，袁紅冰將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裏，柴治國的形象則從灰暗的陰雲間，浮現在袁紅冰那蒼白雪花紛飛的視野中：柴治國黝黑的面容猶如刻在鐵板之上，猛虎般雄烈的眼睛裏滲出了深紅的血跡，彷彿凝注著荒涼的地平線之外的天際。

柴治國十二歲參加共產黨的軍隊，十六歲成為共產黨員，迄今已有四十多年黨齡。與其他許多狗官相比，柴治國有更多的機會，更有資格攫取屬於專制政治的榮耀與地位。是鐵血男兒對真理的苦戀，是高貴的英雄人格和對社會正義的追求，使他拒絕了獨裁權力，為自己選擇了艱險，選擇了苦役犯的命運。就在九六年五月，柴治國被判刑不久，陰山山脈南麓發生了一次強烈地震。袁紅冰確

信，那是萬里長空和莽莽荒原在為當局對柴治國的迫害而悲憤；那是陰山山脈岩石裸露的群峰，在為一個高貴猛獸的命運而痛苦欲狂地起舞。

「難道你真的向獨裁政治屈膝了嗎？！難道我們之間再也不能做鐵骨錚錚的男兒的對視了嗎？！」——袁紅冰從柴治國流血的眼睛裏看到了慘痛的疑問。

「我的兄長，你曾經說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我把你視為知己。所以，我不用語言回答你的疑問——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誤解我，你也不應當對我產生疑問。如果你一定要疑問，那麼，我將在未來的某一暮色中，用血洗去你的疑問。」袁紅冰鐵灰色的面容刻出冷峻的神情，他的心向散發出猛獸洞穴濃烈腥氣的沉默，傳達著悲愴的信息：「此刻，我只願告訴你，我生命的最高準則是，英雄男兒即便不得不忍受挫骨揚灰的痛苦，也必須完成他的天職。我的天職就在於創造屬於落日的詩意和哲理；就在於從美麗的凋殘和悲愴的死亡中，為生命的意義殺出一條通向文化精神的血路。我可以放棄一切，但我絕不放棄對落日的戀情，絕不放棄對那凋殘的火焰之美的傾慕。因為，那落日是沐浴在專制歷史悲劇的血海中；那凋殘的火焰是無數血濺荒原的自由靈魂的遺囑。」

九六年夏，袁紅冰在內蒙古度過了一個月。這個期間，由內蒙古國家安全廳負責對他進行監視。幾個秘密警察在一位名叫徐洋的處長的帶領下，時常到住所來「看望」袁紅冰。徐洋將近四十歲，有一張皮膚鬆弛、過分白嫩的臉；大眼睛上總是浮現出烏鴉翅膀上掉落的黑羽毛似的善意，然而，在那輕飄飄的善意下面，似乎隱藏著緊張而惶惑的狡黠。

徐洋談到貴州國家安全廳的王廳長和李處長時，總表現出掩飾不住的、酸溜溜的嘲弄神情，袁紅冰從中明確地感到，徐洋根本不相信「袁紅冰在貴州國家安全廳的教育改造下徹底轉變思想立場」的神話。也許是袁紅冰峻峭的個性和冷峻的目光使徐洋隱隱意識到

未來的某種危險，他不斷向袁紅冰表白，他在處理柴治國案件的過程中，是多麼具有人道精神，他甚至討好地告訴袁紅冰，內蒙古國家安全廳廳長何竹楷曾對他講：「袁紅冰的小說《自由在落日中》，從藝術角度看，可以說是一部名著。」

然而，無論徐洋怎樣努力裸露出他那或許是真實的人性，都無法抹去袁紅冰對他的厭惡。每次看到徐洋時，袁紅冰都覺得，自己是在注視一塊扭捏作態的物質，而不是一個精神的活體。他完全清楚，這些秘密警察生命的原則就是對獨裁權力的忠誠——對專制政治賜給他們的社會地位、高級轎車和摧殘自由精神的特權的忠誠。

離開內蒙古的前一個星期，徐洋和另一個姓楊的即將退休的處長，開著一輛日本產的越野汽車，陪袁紅冰夫婦和他們的小女兒，到陰山山脈北部的大草原上去，做四天的旅遊。

草原峻峭的天空藍得使人想把靈魂都融化在其中；無邊無際的翠綠原野將人的心都染綠了；淡紫色的野苜蓿花，豔美的金盞花，嫣紅的山丹花和許多不知名的、花瓣細碎的野花，在袁紅冰小女兒黑寶石般瑩澈的眼睛裏搖盪起驚喜的、絢麗的沉思。

袁紅冰的目光一直越過車窗，飄落在那久別的、淡藍色長虹般的地平線上。可是，他曾在南國陰暗牢房中苦苦思戀過的內蒙古高原深長的地平線，卻沒有使袁紅冰感到遼遠的欣慰——一顆被自己囚禁在痛苦中的心，不能沉醉於遼遠的欣慰。

袁紅冰又一次看到了荒野間蒙古少女深遠、沉靜、純澈的眼睛。少年時，他每次同陌生的蒙古少女對視，都覺得他落滿風塵的流浪漢的心，彷彿被銀色的波浪洗淨了，純淨得像迸濺在雪原上的猛獸之血般殷紅。可是，這次蒙古少女那沒有被塵世弄髒的眼睛，卻使袁紅冰黯然神傷。因為，他發現，那些酒氣熏人的秘密警察的神情，即使在蒙古少女的注視下，也仍然現出猥褻的色情意味。美被醜統治，純淨被骯髒統治，風韻天成的精神靈性被庸俗的物性統治——袁紅冰就爲此而悲哀了。

旅遊過程中，楊處長和徐洋對袁紅冰極盡獻媚之能事。不過，他們那種慇懃很快就迫不及待地露出了難看的瘦屁股。在旅遊的第二天，到達二連浩特之後，楊處長提出，要袁紅冰寫一份關於內蒙古「民運」人士的情況的材料。顯然，這位即將退休的老傢伙，還渴望得到共產黨官僚集團獎賞，他想要通過袁紅冰的這份材料來證明，他也卓有成效地「感化」了袁紅冰。

還是在貴州監獄中時，袁紅冰就在供詞中說明，內蒙古國家安全廳廳長何竹楷同任小彬、崔武年這些被罷黜的、滿懷怨氣的官員關係密切。另外，他還交待，內蒙古國家安全廳一個叫王建華的處長，曾向柴治國通報過秘密警察對他的偵查活動。而事實是，九三年秋，柴治國在長途電話中告訴袁紅冰，他已經受到嚴密監視，袁紅冰意識到這個電話被竊聽了；九四年春節期間，柴治國告訴袁紅冰，王建華曾試圖利用他和柴治國過去的私人關係，向柴治國借用汽車，以安裝竊聽裝置。

袁紅冰之所以用真誠的語調說出這些謊言，目的是在內蒙古的秘密警察之間播撒互相猜忌的種子，以減輕對柴治國、王寶銘、文耀的壓力。現在，袁紅冰又決定，用塗著謊言糞便的手紙，替楊處長擦淨油乎乎的嘴，來回報他的慇懃。

在袁紅冰所寫的那份材料中，唯一有「價值」的，就是他同現任共產黨內蒙古委員會主管組織部的副書記白恩培之間的交往。

八七年，白恩培以延安地區共產黨書記的身分，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接受政治培訓。當時，袁紅冰和陳坡與白恩培有過十分密切的交往，白恩培還曾請袁紅冰在國家副主席王震面前為他說好話，以使其能獲得更高的官職。

儘管王海光瞭解他同白恩培的交往，但是，坐牢期間，袁紅冰還是沒有在供詞中提到白恩培的名字。只因為在袁紅冰的印象中，白恩培坦誠熱情，有一種西北人的豪放氣質。

此次回到內蒙古後，徐洋閃爍其詞地使袁紅冰明白，對柴治國

判刑主要是共產黨委員會主管組織工作的領導堅持的結果。當然，袁紅冰很清楚，徐洋這樣說很大程度是爲了推卸他在柴治國案件上的責任。然而，難以抑制的激憤之情，仍然使袁紅冰寫出他同白恩培的交往。不過，袁紅冰這樣做，並不只是爲了給白恩培一個耳光，他還有更深層的考慮：白恩培的家族中，有許多共產黨元老級的人物，白恩培在政治上陷於被動，很可能直接引起一大批有影響的官員對江澤民、李鵬體制的不滿——由於共產主義的精神崩潰，中國的官員們已經只剩下對權力的忠誠，而不再有對信念的忠誠，一旦失去權力，或者失去攫取更大權力的可能，他們便會詛咒權力。

袁紅冰向來認爲，只有在專制政治因內部權力鬥爭激化而產生裂痕的時刻，民主力量才能找到發展的空間，在江澤民、李鵬試圖全面強化政治思想專制的情況下更是如此；而且，專制政治的裂痕越巨大，民主力量發展的空間便越廣闊。

袁紅冰是懷著冷漠的心緒，離開了內蒙古。八月下旬，他又回到流放地貴州。當他進入這片沒有陽光的土地時；當巨大墳墓似的圓錐形群山從陰暗、迷濛的雲霧中浮現出來，再次遮斷他的視線時，對於內蒙古高原上那峻峭的藍天，那無邊的綠野，那淡藍色長虹般深長、遼遠的地平線的思戀，如同深紅的波濤，驟然湧起在他心間。那動盪的思戀竟然使他在數天之內，無法重新開始寫作。

灰色的陰雲像是腐爛了的天空中湧現出的膿液，而一種彷彿是來自於腐敗天空的惡意，充塞了袁紅冰的靈魂。於是，在向秘密警察做取保候審期間例行的「思想匯報」時，他幾乎沒有思索，就講出了另一個謊言：「許多漢族幹部都反映，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烏力吉表面上擁護中國統一，而私下裏卻表現出強烈的民族分裂情緒。」

從四九年奪取中國的統治權以來，共產黨官僚集團不僅無情摧殘蒙古民族的民族情感，而且對內蒙古地區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掠

奪。內蒙古的森林、煤礦、鐵礦和石油，全部歸中央政府管轄，留給內蒙古人民的只有乾旱的草原、枯黃的沙漠和草場被愚昧的墾荒政策破壞後呈現出的貧瘠農田。一位名叫文精的蒙古族官員原來很有可能成為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可是，只由於他要求中央政府給內蒙古留下一些可供自己支配的資源，就被共產黨官僚集團認為有「民族分裂」的傾向，從而失去了獲得這個顯赫官職的可能性。烏力吉這個蒙奸，則以其對北京極權政治的忠誠，對蒙古民族情感的背叛，對內蒙古人民利益的漠視，獲得了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垂愛——正是基於對這些事實的瞭解，袁紅冰才說出了那個惡毒的謊言。他要在烏力吉這個專制政治狗奴才的屁股上踢一腳。儘管他知道，即便卑鄙的方式是用來懲罰卑鄙的，也並不等於高貴，然而，他還是這樣做了。因為，這是他現在能為令他魂牽夢縈的內蒙古高原做些有益事情的唯一方式。

一九九六年九月四日，從他被捕之日算起的兩年半之後，王廳長、李處長在袁紅冰進入師範大學之前曾居住過的那套公寓中，向他宣布解除取保候審的決定。同時，王廳長以陰森的語調告訴袁紅冰，國家安全部指令貴州國家安全廳繼續對他進行「思想教育」。而李處長則更明確地說：「有很多人在盯著你——當然是用你能接受的方式。」

這一切使袁紅冰意識到，解除取保候審只意味著他今後不必再定期經受精神酷刑，即不必再向秘密警察匯報思想動態，而絲毫不意味著對他這個「帝國要犯」的秘密監視減弱了；相反，在解除取保候審的最初階段，監視可能更加強化，因此，他絕不能放鬆警覺性，他需要繼續扮演下賤的狗——在寫完《文殤》之前，在將《自在落日中》和《文殤》的手稿輸入電腦之前，必須如此。

解除取保候審之後，當局也沒有放棄對袁紅冰的「感化」工作。師範大學授予了袁紅冰高級學術職稱，秘密警察也繼續對袁紅冰的生活表現出無微不至的關心。有一次，他的錢包被扒竊之後，

當天下午，王廳長就派人給他送來五百元，以補償他丟失的錢。然而，愚蠢的狗官們哪裏知道，即便賜給袁紅冰以高官厚祿，即便鄧小平、江澤民、李鵬願意給他當兒子，也難以感動袁紅冰那顆追求真理的心。

在這個天空和大地都在陰冷、潮濕的雲霧中腐爛的空間，人的精神的腐爛似乎格外觸目驚心。而精神死去的靈魂中，物性的貪欲和對金錢的崇拜則顯得像糞坑中蠕動的肥胖蛆蟲一樣生機盎然。正是由於這種情況，袁紅冰才能用兩萬元的代價，驅使一個經營將文字輸入電腦的業務的個體老闆，忘卻了危險，而同意將《自由在落日中》的手稿轉化為電腦軟盤的信息，並保證不向任何人透露這件事。當然，袁紅冰很清楚，如果秘密警察的狗鼻子一旦伸向這個個體老闆的褲襠，他的不洩密保證便一文不值。然而，袁紅冰只有冒這個危險，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在取保候審期間，袁紅冰每次被要求書寫「思想匯報」時，都覺得自己像一條長滿疥瘡的、脫毛的狗，伸出舌頭，以妖嬈的媚態，舔淨一個髒女人騷臭的陰部。現在，他不必再寫「思想匯報」了，這使他感到了幾許空虛的輕鬆，而《文殤》的寫作也進入了最後一卷——他已經能夠偶爾感覺到，寫作結束時，一定會有深紅的晚霞，漫過他荒涼的心。可是，就在這時，他幾乎犯了一個將會使他遺恨終身、死不瞑目的錯誤。

大約十月下旬一天的上午十點半左右，袁紅冰剛剛結束這天從凌晨五時就開始的寫作，正處於一種半昏迷的疲倦狀態。突然，一陣敲門聲擊碎了他心中無意識的死寂。打開房門後，袁紅冰看到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此人挺著像小西瓜一樣隆起的肚子；矮胖的身體和在灰紫色雙唇間閃爍的鑲著金屬框架的假牙，使他看起來如同一隻直立起的懷孕的老鼠。

「我給你帶來了遠方朋友的問候！」中年人用神秘而灼熱的語調說著，走進房間，在沙發上坐下。然後，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彭光

忠，七十年代末在武漢讀大學期間，曾同朋友們一起創建了「啓蒙社」，參與過北京的「西單民主牆」活動，並因此而被捕，獲得釋放後，他就一直經商。接著，他又告訴袁紅冰，一位已經逃到國外的「民運人士」江其中託他問候袁紅冰；還有一位名叫王明的商人，最近要從重慶到貴陽來，希望能同袁紅冰見面，探討今後如何開展民主運動的問題。這個自稱彭光忠的人還特別說明，王明讀過袁紅冰的文章，對袁紅冰十分崇拜。

熱戀中的少年的智商，會被愛情的火焰燒成嫣紅的灰燼，而對於袁紅冰來說，每天精力耗盡的寫作，都使他的智慧像枯黃的葉片，無聲地飄落在灰暗的疲倦感之上。那天，他對彭光忠傳達的信息做出了本能的反映——冷峻的激動出現在他憔悴但卻線條銳利的面容上，那種個性鮮明的激動似乎是長期囚禁在黑暗洞穴裏的苦役犯突然見到陽光時才會有。就在他即將堅硬地說出「我同意和王明見面」這句話的瞬間，他的眼睛卻失明了，是像陽光下的寒冰一樣驟然閃爍起來的警覺性，刺傷了他的眼睛。等蒼白的失明感消失之後，袁紅冰發現，彭光忠猥瑣的臉上的笑意間，有一種陰沉的得意感，好像是偷到了一塊腐肉的老鼠在笑。於是，袁紅冰眯細了眼睛，以遮掩目光中那銳利的懷疑，冷冷地問：「你怎麼知道我在貴州師範大學？」

「噢……是王明告訴我的……當然，王明也不認識你，他同你只是『神交』——他讀過你的文章……他對我說，你是在金築大酒店對面的大學裏。我想，金築大酒店對面只有師範大學……。」彭光忠的變色近視鏡後面的小眼睛裏，掠過幾絲慌亂的神情，像是突然患了口吃病似地說。

中國古法律文化中早有「五聽」之學，即審判者根據被告受詢問時的神情和語氣的生理特徵，來確定被告口供的真偽，其原理在最原始的意義上，同「測謊器」有某些相似之處。此時，袁紅冰逼近地向彭光忠注視了片刻，然後，嘲弄地一笑，說：「我不方便見

王明。」——袁紅冰已經確認彭光忠在撒謊，不是根據他不合邏輯的語言內容，而是依據他發霉的草莓形臉上那尷尬的笑容。

「那好吧——我理解你。不過，王明如果堅持要見你，我還會來找你的。」彭光忠迅速抹去了小眼睛裏的慌亂，從容地說。然而，袁紅冰卻注意到，他那圓滾滾地隆起的小腹，在痛苦地抽搐著，好像一個就要流產的母耗子。

彭光忠走後，袁紅冰立刻開始了緊張的思索：「彭光忠在欺騙我。這說明他是一個秘密警察，或者是一個告密者。是的，沒有別的可能，一定是貴州國家安全廳派他來試探我的反應的——這些蠢貨又在玩弄小聰明。」

袁紅冰唇邊露出一絲輕蔑的笑容，離開房間，用公用電話將彭光忠「來訪」的事告訴了貴州國家安全廳的李處長。可是，當他放下電話後，一個突如其來的想法卻像長滿綠色膿瘡的癩蛤蟆，緊緊摟抱住了他的心：「如果我的判斷失誤了怎麼辦？呵——，那將使彭光忠和王明面臨危險，我也會因此永遠不能原諒自己——這是罪惡呵！」

袁紅冰的臉色驟然變得如同死屍一樣慘白了，並且，像喪失了神智似的，不斷自語道：「不，不會錯……袁紅冰，相信你的直覺吧，直覺從來沒有欺騙過你……噢，命運呵，別讓我錯，別再次對我殘酷。」

兩天之後，李處長約袁紅冰談話。見面時，對李處長的第一個注視中，袁紅冰便感到，他心的緊張急跳聲似乎消失在灰白寒霧中。因為，面前這個女性秘密警察頭目氣惱和緊張重疊在一起的神情表明，她事先不知道彭光忠的事。

「我錯了，這個錯誤實際上使我成爲一個無恥的告密者！」袁紅冰佝僂的身體像被雷電擊中了似的痛苦地顫抖著，無力地摔落進沙發裏。他竭盡全力緊咬住牙齒，才把散發出濃烈腥氣的、就要噴湧而出的血，封閉在雙唇間。

「王廳長很重視這件事。他本來要親自同你談話，只是今天有一個他必須參加的會議，才由我單獨同你見面。」李處長顯出少有的緊張和憤怒，急促地說：「彭光忠實際是幫助貴陽市公安局打探情報的傢伙。他只讀過初中，原來在一家印刷廠工作。七十年代末，他確實參與過「啓蒙社」和「西單民主牆」的反革命活動。這個案子由貴陽市公安局偵查，當時還沒有成立國家安全廳，王廳長還是公安廳的副廳長，主管政治偵查工作。王廳長指示貴陽市公安局一個叫樊汝霖的副局長，要他從啓蒙社的那些人中，秘密發展一個給我們提供情報的人。樊汝霖就選中了彭光忠。彭光忠的告密在偵查啓蒙社的案件中，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可是，後來王廳長發現這個人道德品質很壞，打著公安局的旗號到處招搖撞騙，爲他自己辦的公司牟取利益。於是，王廳長就指示那個叫樊汝霖的副局長，今後不要再用彭光忠了。樊汝霖當面表示服從，背後卻繼續一直利用彭光忠做耳目。噢，樊汝霖這個傢伙很壞，他勾結原來貴州公安廳的廳長郭振民，多次向上級告王廳長的『黑狀』，想阻止王廳長擔任國家安全廳廳長。前年，中央強化了反腐敗的力度，我們安全廳協助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查明了公安廳長郭振民的受賄罪，將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樊汝霖也因爲經濟犯罪被捕，在看守所裏關了兩年。這個過程中，彭光忠兩次喝得醉醺醺的，給王廳長打電話，說什麼『只要你說一句話，樊局長就會立刻被釋放；樊局長是真心真意爲共產黨做事的，你整這樣忠誠的共產黨員幹哪樣？你不過是嫉妒樊局長的才能，才整人家的麼。』——總之，彭光忠表現得極爲猖獗。現在，樊汝霖已經放出來了，而且被強制退休。不過，他在貴陽市公安局很有影響，他父親原來也是貴陽市的老資格副書記。王廳長判斷，彭光忠這次找你，一定是樊汝霖在暗中支持。他們想要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一是想引誘你重新進行民運活動，以便再次逮捕你；一是以此爲口實，來打擊王廳長，對王廳長查處郭振民和樊汝霖的經濟犯罪活動進行報復……。」

在李處長那猶如打了激素的母驢的蹄子在石板上敲擊出的急促聲響般的話語中，袁紅冰的目光歡悅地閃爍起來。他甚至想在李處長那宛似剛生過蛋的小母雞一樣漲紅的面頰上，放肆地親吻一下，哪怕親吻過後，需要用肥皂水將自己高貴的嘴唇洗一百遍，他也願意。而原因只在於，李處長的話使他不必要再有一絲一毫的罪惡感和負疚感了。

「王廳長還要我提醒你，彭光忠找你這件事，很可能還有更深的背景。」李處長有些沮喪地加重語氣，繼續說：「你知道，公安部直到現在還認為，你的思想立場轉變是假的；你一直在利用重獲自由的機會醞釀什麼重大的陰謀活動；還指責國家安全機關——不僅是貴州國家安全廳，還包括國家安全部——對你的寬大處理是在搞階級調和，而不是進行嚴肅的對敵鬥爭。所以，你要提高警覺性呵……。」

話沒有說完，李處長便意味深長地停下了。不過，白癡也能理解，她是在向袁紅冰暗示，彭光忠的活動可能是受到國家公安部支持的。

擺脫了罪惡感和負疚感的痛苦之後，袁紅冰已經可以對李處長的話做出清晰的判斷了，他的思想如同波光萬點的湖面閃爍起來：「李處長告訴我這些，是擔心我上彭光忠的圈套。當然，她實質上是怕爭奪權力的對手找到能夠給她和王廳長以致命打擊的依據。是的，她怕這個，共產黨內的鬥爭向來是殘酷的……我記起來了，樊汝霖還可以算是我的『難友』，他曾在清鎮市看守所中被關押過。噢，官方把處置貴州公安廳廳長郭振民的受賄行爲，當做共產黨官僚集團反腐敗的光輝業績大肆宣傳，而現在看來，那實際上不過是王廳長爲整垮權力鬥爭對手尋找到的一個風流罪名。是的，反腐敗已經成爲狗官間爭奪權力時普遍採用的手段——從江澤民以經濟犯罪的名義擊潰陳希同的『北京幫』，到王廳長幾乎將郭振民置於死地，都是如此……現在，我已經處於狗官拚死爭奪權力之剪的剪刀

間。如果那天我對彭光忠說出願意見王明，那麼，我的《自由在落日中》和《文殤》的手稿，就又面臨著落入當局手中，被徹底毀掉的危險……。」想到這裏，袁紅冰的內衣片刻之間便被冰冷的汗水浸透了。

談話結束後，在返回師範大學的路上，袁紅冰的視野中蠕動起無數張貪婪地咀嚼美味佳餚的嘴——有的嘴是男性的，肥厚的雙唇由於無節制地吸高級香煙而呈現出紫灰色；有的嘴是女性的，上面的唇膏像雌貓的月經一樣猩紅，不過，所有的嘴唇都閃動起咀嚼美味佳餚時的油光，而在那些蠕動的嘴唇後面，瀰漫著灰色的粉塵飛揚的、潮濕而悶熱的霧氣，許多男女工人枯瘦、慘白的身影，像陰鬱的幽靈一樣，從霧氣中浮現出來。

袁紅冰經過拚命的思索，才回憶起，那是九六年春天，他去貴州省茅台酒廠時看到的景象。那次，他是受學校委派，去給茅台酒廠的官員做經濟法講座。廠方把他做為貴賓接待，安排他住在由工廠自己建成的、豪華程度不亞於三星級酒店的「茅園賓館」中。賓館內設三個餐廳，總共有四十多張餐桌。每天都可以看到餐桌旁坐滿了西裝革履、神態粗俗的官員和渾身珠光寶氣、故作風雅的官太太。陪同袁紅冰的廠方官員苦笑著告訴他，以檢查工作、參觀訪問等種種名義來茅台酒廠的中央、省、地區各級官員終年不斷，對這些官員廠方必須竭盡全力招待，否則，工廠的經營活動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掉進權力的陷阱中，廠長和廠共產黨委員會書記也可能由於得罪了這些官員丟掉官職。每年供這些來訪的官員吃喝玩樂的費用就有幾百萬元。

講課之餘，袁紅冰在廠區漫步時，曾走進過一座加工製酒原料的車間。車間裏面，粉塵飛揚，瀰漫著令人窒息的潮濕霧氣；男性工人大都身材佝僂，面色青灰，女性工人則神情呆滯而麻木，那是一種忘卻了歡笑和陽光的神情；工人默默地勞作著，動作機械而僵硬，使人覺得他們彷彿是用腐朽發霉的木頭雕成的工具，只有當一

聲聲發出空洞回音的劇烈咳嗽將那污濁霧氣中的沉默刺傷時，他們才顯得像是活體。

離開茅台酒廠的前一天傍晚，廠長季克良先生在陳設豪華的餐廳中設宴為袁紅冰送行——袁紅冰以講座中表現出的才華贏得了季克良的尊敬。當時，袁紅冰曾聲調陰鬱地向主人詢問工人勞動條件的保障問題。季克良先生帶著醉意，傷感地長歎一聲，說：「中國的工人是世界上最老實的人了，他們沒有文化，也不懂得各種勞動保護法規，只要每月可以拿到幾百元工資，使家人能填飽肚子，他們就滿足了。你提到的那個車間，由於粉塵密度遠遠超過衛生標準，工人們往往用不了幾年就得了肺病，可是，他們仍然在那裏默默地幹活，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要求……。」

說到這裏，季克良先生的目光好像無意中斜視向旁邊幾張餐桌，一群或是故作優雅，或是噴出濃烈的酒氣，神采飛揚地高談闊論的官員，正圍坐在那一張張鋪著雪白檯布的餐桌邊。當時，袁紅冰發現，季克良的目光似乎下意識地閃爍起憎惡的神情。

今天，同李處長談話之後，返回師範大學的路上，在茅台酒廠看到的那兩種反差巨大的情景——官員們蠕動的油亮嘴唇和灰霧中晃動的工人身影，一直重疊在袁紅冰的視野間，可是，他卻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等到走進師範大學校門後，袁紅冰才聽到自己心裏搖曳起一縷悲涼的呼喚：「反腐敗，這種淨化政治的行爲，現在卻成為狗官們進行骯髒的權力鬥爭的方式。共產黨官僚集團是要把一切高尚都醜化為偽善，使一切純淨都變為骯髒。噢——，有誰為那些生命在陰暗的霧氣中默默枯萎的工人來伸張正義？！」

第五十三章

把自己猛獸的心封閉在洞穴一樣陰暗的孤獨裏；把自己枯紅火焰般的激情囚禁在空洞、灰色的寂寞中，以血跡斑斑的艱辛的寫作，來實現對於生命的最高精神追求——這是袁紅冰出獄後所做的唯一一件事。

不過，《文殤》的創作過程開始之後，袁紅冰在寫作之餘的孤獨和寂寞中，時時把目光迎向中國的政治現實。而現實卻使他的目光變成灼熱的鐵灰色陰影，越接近完成《文殤》的寫作，那陰影便越沉重。因為，他意識到，完成寫作之後，找到了可以使《自由在落日中》B稿和《文殤》不會再被秘密警察發現並毀掉的保存方式之後，他便要向專制發起新的挑戰了。他不指望挑戰以凱旋為歸宿，而只追求能有令人類良知為之震顫的悲愴，在挑戰的鋒芒上燦爛地閃耀。但是，嚴酷的現實卻似乎連悲愴的可能都要埋葬。

獨裁權力之鞭驅趕下的、政治專制範疇內的市場化進程，再加上國外資本的大量湧入，使中國的經濟之樹變得枝葉繁茂了。然而，經濟的發展並沒有像許多信奉經濟決定論的酸秀才們預言的那樣，自然導致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的傾向，相反，共產黨官僚集團卻利用經濟實力，得意洋洋地進一步強化權力私有的專制政治。江澤民的闊嘴也越來越由類似於癩蛤蟆，而變得酷似兇殘的鱷

魚，他想要通過宣傳機器的無恥吹捧，使自己獲得毛澤東、鄧小平式的獨裁地位，而成爲中國的「神」。如果說毛澤東、鄧小平還能從他們與命運進行艱苦、慘烈的搏鬥中，爲自己的獨裁地位找到「合理性」的話，那麼，江澤民渴望獨裁的屁股後面，則只拖著一條以妖嬈萬種的風情，不斷向權力搖動的、小政客的狗尾巴。

從九四年起，共產黨官僚集團強化專制政治的努力就已經露出了猙獰的笑：通過加強秘密警察系統、公安系統和武裝警察部隊，對社會的控制日益明顯地表現出警察統治和暴力的特徵；大批自由的生命被關進了黑牢；對思想的壓抑和對新聞、出版機構的嚴密控制，也達到了僅次於文化大革命和所謂「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時期的程度；越來越龐大的共產黨系統、政府系統，和做爲專制政治擺設的「人民代表大會」與「政治協商會議」的數重官員隊伍，如同一群群禿鷲，以肉爲食，以血爲酒——以勞動者的血肉——而這些官員的作用只在於替共產黨官僚集團看護獨裁權力。

墨索里尼^(編註)曾說：「新聞工作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使命。我們的報紙就是我們的黨、我們的理論、我們的靈魂，是指引我們走向勝利的旗幟。」而江澤民有關傳播媒介的言論，不過是墨索里尼觀念的一個更少浪漫情懷的傻兒子。共產黨官僚集團正是要通過剝奪人民獲得真實信息和思想表達的自由，來偽造歷史和現實；用謊言和假象窒息社會的良知，使中國人變成只迷戀於物欲而喪失精神追求的畜群，從而在普遍愚昧的基礎上，維護權力官僚集團的私有政治體制。

爲了給共產主義罪惡的政治實踐的髒屁股重新找到理論魅力，也爲了重新鑄造專制主義的靈魂，鄧小平那像碎嘴長舌婦說出的、俗不可耐的所謂理論，被御用文人吹捧爲「聖經」，而江澤民則揀拾

編註：墨索里尼，義大利法西斯獨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戰犯，最後遭游擊隊處決。

起幾塊馬克思、毛澤東關於政治專制的思想糞便，再撒上點適合他自己口味的調料，然後，他表情神聖而嚴肅地將這種具有「江澤民特色」的思想糞便端出來，用專制的鐵鉗，撬開中國人的牙齒，迫使他們把糞便當做美味佳餚吞下去，而且，還必須激動萬分地露出剛剛被一條神聖的驢雞巴操過似的沉迷神情——人類的生存方式是由思想造就的，共產黨官僚集團就是要用這些侮辱思想的思想，醜化和愚化中國人的靈魂，從而再建現代中國的專制生活方式。一看那些狗官——從江澤民到李鵬的難看的臉，就可以感到他們的思想絕不會有動人的風韻，但就是這樣的醜傢伙，竟然也試圖由他們幾個人來代替十二億人思考中國的命運；竟然也試圖使自己成為「思想之聖」，成為十二億中國人中唯一擁有進行思想的特權的「智者」。原因只在於，共產黨官僚集團是一群自私到了可以吞食自己幼崽的母兔般的動物，在他們人性完全喪失的血紅的視野中，攫取獨裁權力是唯一的生命價值。

理性的謊言往往會使受欺騙者以現實為基準進行思索，情感的謊言則經常能使受欺騙者進入超現實的、盲目的狂熱狀態；而受欺騙者的思索乃是一切謊言的天敵。於是，在剝奪大部分人自由思索的權利的同時，共產黨官僚集團不僅在理性的意義上，而且要在情感的意義上愚弄中國人。

儘管共產黨官僚集團迫使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做為唯一合法的思想形態，做為必須頂禮膜拜的絕對精神權威，乃是對豐饒富麗的古中華文化的徹底背叛；儘管共產黨官僚集團以專制政治，背棄了它對於支持它獲得權力的人民所做的民主承諾，從而背棄了中國的自由民主命運，背棄了民族的根本利益；儘管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極權統治造成了一幕又一幕慘痛的社會悲劇和巨大的社會不公正，但是，官方控制的宣傳、教育機構卻開始以一貫的厚顏無恥，更加賣力地把共產黨官僚集團吹捧為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並將所謂「愛國主義」刻畫成最高價值。由於國家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獨裁權力的私

有物，所以，「愛國主義」就應當以愛共產黨官僚集團、愛專制政治為歸宿——這才是官辦「愛國主義」的真實的邏輯。

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識凋殘後的民族情感，只能異化為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這也正是共產黨官僚集團希望看到的。因為，利用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共產黨官僚集團既可以為摧殘具有反專制意義的國內少數民族的文化精神找到情感依託，又可以冠冕堂皇地阻擋世界範圍內的民主潮流的衝擊。

一群只敢向專制政治獻媚的淺薄懦夫，卻從獨裁權力的褲襠裏勇敢地伸出了頭顱，並以街頭無賴漢式的豪邁，扮演起英雄的角色。他們模仿日本人，以一本《中國可以說不》，使狹隘民族利己主義鮮明地裸露出專制政治小幫閒的醜態。這些淺薄的懦夫只配滿懷陰鬱的抱怨說「不」，他們根本不懂得：中華民族只有以自己民族文化的獨特美色表現人類的共同理想；只有重新鑄造出以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識為金色雙翼的民族之魂；只有通過富於人性的生命競爭和寬容、博大的善意，才能贏得未來，才能讓二十一世紀的歷史尊敬地對中華民族說「是」——唯有如此，中華的民族情感才能找到與真理一致的、高貴華美的愛國主義。

由於把民族情感、民族精神視為民主的對立者，許多自命為自由知識分子的人，在狹隘民族利己主義的喧囂前，只能驚慌地眨動眼睛，發出愁眉苦臉的抱怨。但是，這種小女人式的多愁善感解決不了重大的歷史課題——中國的民主運動如果不能從中華民族情感的火焰中，熔鑄出自由精神和民主理念，他就將永遠是一個蹣跚在失敗陰影中的孤獨者。

專制政治養育出的市場經濟體制，一面唱出了經濟發展之歌，另一面又越來越響亮地放出社會不公正的臭屁。

工人、農民的命運被忽視，他們實際喪失了言論、結社、罷工等所有維護自己利益的權利，而共產黨官僚集團只用「工人階級是工廠的主人」、「不得損害農民的利益」一類空核桃似的語言，來安

慰他們對社會不公正的憤怒。

普通公民基本人權被剝奪的當然後果，就是不受限制的官權腐敗程度日益深化，而權力的腐敗又勢必導致社會的全面墮落。因爲，權力本應該是最具實效性的正義的象徵，現在，這個正義的象徵腐爛了，社會生活就無法純潔。江澤民試圖把自己塗抹成反腐敗的鬥士，從而增加他的獨裁地位的「合法性」。可是，在官僚階層整體「黑手黨」化的狀態下，反腐敗只能異化爲狗官內部擊潰權力鬥爭對手的一種方式。江澤民實際是孵化權力腐敗之蛋的老母雞——他強化專制政治，就是在強化中國官員腐敗的根源。

竭盡全力尋找向專制政治獻媚的機會，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天性。而在現代中國專制政治強化的趨勢連白癡也能感覺到的時刻，一些無恥文人竟然還能找到向共產黨官僚集團獻媚的機會——他們以某些農村的村長是選舉產生的這件事爲證據，證明中國正在走向民主。

是的，一部分農村的村長是選舉產生的。但是，這就如同一個渾身長滿專制膿瘡的婆娘，特意用增白洗衣劑將一根小腳趾洗淨，以顯示她的魅力一樣。而確實有一群文人被這種魅力吸引了，他們跪在地上，將鼻子湊近那隻臭腳，用放大鏡從各種角度多情地審視那根洗淨的小腳趾，然後，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神情裏透出學者的莊嚴，向世界宣布：「中國已經開始了民主化進程。」

且不說中國的任何選舉實際上都處於官方的嚴格控制下，即便村長真是「民主」選舉產生的，在從鄉一級政府直至國家最高權力都獨裁化的背景下，這樣的村長也只能是專制政治控制農民的一隻髒手。共產黨官僚集團允許一部分農村選舉村長，正如同江澤民一邊殘酷迫害非官方的思想，一邊卻咧開闊嘴向外國人講「世界是多樣化」的觀念一樣，只不過是一種偽善——共產主義極權政治在世界範圍內的潰敗，迫使他不能不虛偽。國內的御用文人把這種偽善當做真理來親吻，還可以理解，因爲，親吻獨裁者的臭腳是知識在

中國的生存方式；如果已經跑到自由國度的中國文人也這樣做，並以此向外國人顯示他們對中國社會的理解多麼深刻，那麼，歷史將把輕蔑的背影留給他們，留給這群像獸姦癖者般令人作嘔的無恥文人。

司法公正是社會正義的最後立足點，而司法公正必須以體現公意，並不受制於任何政治特權的司法獨立，做為第一塊基石。

當李鵬紫紅色毛蟲一樣肥胖的嘴唇笨拙地蠕動著，向外國記者說出「中國的司法是獨立的」這句話時，他是在毫無羞恥感地欺騙世界。共產黨官僚集團向來把包括審判權、起訴權、警察權在內的廣義的司法權，視為重要性僅次於軍權的國家權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共產黨官僚集團就是通過由法院院長、檢察長和公安機關首腦共同組成的共產黨各級政治法律委員會，來控制司法過程，而這個委員會實際上是最高司法機關，它的存在不僅使司法獨立失去了任何可能，而且形成了審判權、起訴權和警察權合一的最黑暗的司法體制，從而使廣義上的司法權成為極權政治最兇殘、最腐敗的組成部分。

在墨寫的法律的掩蓋下，那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法官，那些利用種種特權強索賄賂、對底層民衆任意欺凌、有虐待狂傾向的警察，卻用布滿血鏽的鐵鑄的司法權力，書寫出了現實的法律。那是以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意志為意志的法律；那是侮辱、蔑視人性的法律；那是屬於腐敗的官權和奸商的法律；那是無視良知和正義，而只向權力和社會地位投去媚眼的法律；那是公正已經死去，而邪惡放聲狂笑的法律。這種文字之外的現實的法律，才是中國人真實感受到的法律，而那一項項紙上的法律不過是現實法律的偽道德之盾，而且，紙上的法律越「文明」，它便離現實的法律越遠，因而也就越虛偽。

可是，當共產黨官僚集團羞羞答答地將有關「無罪推定」原則的條文，寫進修改過的《刑事訴訟法》後，甚至連一些流亡海外的

自由知識分子也爲之發出了酸溜溜的喝采——他們曾親身體驗過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現實法律的殘酷；他們的許多戰友此刻還在勞動改造營中繼續體驗這種殘酷，而他們卻喝采了。也許這些人只是想通過喝采來顯示他們對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態度的「客觀性」，然而，他們不過是在「客觀」地向偽善和偽善下面的專制司法的罪惡謙恭地致敬；他們自視爲高尚的「客觀性」，可能乞丐都不屑於用髒手去揀拾。

顯然，江澤民也感覺到，他淺薄的政治屁股還缺乏牢牢坐在最高獨裁者王位上所必需的深厚歷史感。於是，他便試圖通過吹捧毛澤東，並以毛澤東繼承人自居，來獲得這種歷史感。面對將知識精英幾乎摧殘殆盡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運動」；面對餓死數千萬人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面對連太陽都爲之悲泣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一系列歷史悲劇，官方的宣傳卻說，毛澤東時代，儘管中國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畢竟在經濟、科學技術和綜合國力等方面都取得了進展，甚至獲得了少數國家才有的核武器能力和航天能力。在共產黨官僚集團的視野中，底層民衆不過是一個個渺小的數字，而不是懂得悲痛和歡笑的生命。他們就是以這種蔑視具體的人的冷漠心態，來衡量歷史的得失。但是，他們錯了，錯在他們的獸性。

衡量萬事萬物的成敗得失，都可以用數學的統計方式做爲標準，唯獨在與人有關的問題的判斷上不能如此。每個具體的人都是一種情感的存在，都是一個宇宙；每個具體的人的苦難都是人類情感的悲哀，都是宇宙的痛苦。任何人都無權以毀滅別人的生命來換取所謂社會進步。而蔑視具體的人的社會，乃是最冷酷的社會；把人當做物來衡量的政治，乃是最具獸性的政治。那無數死於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那數千萬死於飢餓的農民，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一片連死也抹不去的猩紅傷痕——刻在中國歷史上的傷痕。有什麼社會成就值得付出如此慘痛的民族代價和人性的代價！噢，即便毛澤東

在那累累白骨上建築起的是人間天堂，也只有天良喪盡的人形禽獸，才會以天堂的名義否定白骨的抗議。

現實經濟的發展，使御用文人可以為專制政治進行最為氣壯如牛的辯護。而官僚集團也以經濟成果滿足了中國人的生存權、發展權為理由，更加徹底地剝奪了中國人的社會、政治、思想的自由權利。姑且不說以物性生存權否定精神自由權，乃是一種醜化和蔑視生命的邏輯——在狗官看來，中國底層民衆應該是吃飽了草就必須撒歡兒的驢群，不配有任何超越物性界限的精神追求。僅就經濟而論，現實中的經濟發展也不是以公平的生命競爭，而是以腐敗權力為最基本的支撐點。在腐敗權力的指尖上跳舞的經濟越發展，它投下的社會不公正的陰影便越沉重。而經濟如果不能與社會公正齊頭並進，那麼，經濟之果就不會在真正的意義上具有人民普遍幸福的甜美汁液。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的經濟今天所是的，不是她可以是的，不是她應該是的。只要甩掉世界上最龐大、最貪婪、最兇殘、最腐敗、最低效率的共產黨和政府雙重官僚體制，只要擺脫了權力私有的專制政治的桎梏，實行公平、人道的生命競爭原則，中國的經濟勢將像珠穆朗瑪雪峰般峻峭地崛起；聰慧、刻苦的中國人滴落的汗水中，將閃耀起金汁般燦爛的美色——屬於智力和體力勞動者的美色。

專制政治下，獨裁權力是社會風格的雕刻者，權力意志則成為民族精神之王。

現代中國的權力意志乃是由對人性只做出物性貪欲理解的鄧小平的意識，由只適合於扮演京劇老旦的江澤民的意識，由李鵬愚蠢如豬、兇殘如狼的意識，以及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的意識，共同構成的一——一個曾經以富麗而豐盈的文明贏得過歷史輝煌的偉大民族，卻不得不將這些庸俗、卑鄙的三流意識，奉為精神之王，這是多麼觸目驚心的民族悲劇和生命墮落。然而，這種權力意志滲透到

現代中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層次。從個人政治、社會地位，甚至學術地位的陞遷，到經濟活動的成功；從日常生活的瑣事的解決，到訴訟的勝訴，幾乎無不需要以向權力媚笑做爲前提，幾乎沒有不是圍繞著同權力的關係運轉——生活成爲了人們向腐敗的權力獻媚爭寵的競爭。這種生存的現實環境使中華民族的精神骯髒了、醜陋了。良知、真理、正義、公正，所有這些使人性高貴、美麗、善良的概念都已經枯萎，只有詭詐、猥瑣、冷酷的物欲，在民族靈魂中惡毒地眨動蛇鼠般陰冷的眼睛。而殘忍的思想專制不僅將試圖重鑄燦爛民族之魂的自由思想囚禁在黑牢中，而且迫使廣大的人群不再相信精神的魅力，並由此喪失了對生命本身的審美激情。

最自私者往往最愛吟頌博愛的詩篇——爲了遮蓋卑鄙的私欲，他們必須僞善。

儘管共產黨官僚集團是一群除了對權力私有的貪欲之外，什麼也不懂的醜陋的物質，但是，官方卻像賣「大力丸」的江湖醫生，唾液四濺地宣傳沒有人性根據的利他主義。然而，權力腐敗無處不在的現實卻不僅使這種宣傳本身成爲虛偽，而且使中國人再次開始學會生活在虛假中——戴著高尚的面具，而靈魂在物性貪欲中腐爛。

民族精神的整體墮落，人性的普遍墮落，乃是最深刻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因爲，那是人的危機。

在十二億人的群體，再次被迫把思想的權利交給幾個獨裁政客，而完全忘卻了每個人都應當承擔的對於生命美的天職，喪失了追求真理和正義的激情，丟掉了生活在真實人性中的願望的時刻，中國的命運就又一次走向了黑色的太陽。這種狀況預言著甚至超越一切政治觀念的民族危機，在危機的最深遠之處，血腥的可能性已經陰鬱地升起——十二億人之間將進行獸性的自相殘殺——爲了物性貪欲而進行的殘殺；食腐肉的老鼠之間的殘殺。

每天寫作之餘的寂寞和孤獨中，袁紅冰憔悴的目光越來越經常地注視現實投向未來的陰影。那連鬼火都不願照臨的黑暗的陰影，使他心神黯然。然而，他知道，他終將再次用殘破的生命去撞擊那陰影，因為，點燃心中最後一滴枯紅的血，使黑暗中搖曳起瞬間的明麗，乃是他的命運。以前，他曾高傲地為自己選擇的命運感到青銅色的悲愴。現在，悲愴依然峭立在他心中，而色調卻變得沉鬱了，如同被蒼白的孤獨感凍裂的鐵灰色岩石。不過，偶爾會有一些信息，在那鐵灰色的悲愴上劃出幾道一閃即逝的銀色淚痕。

九五年十月左右，李處長曾告訴袁紅冰，國內一部電視劇的序幕部分，用了他的《荒原風》的封面做為道具；胡平在美國主編的《北京之春》上，刊出了他的《民主與共和》的摘錄。當時，李處長詢問袁紅冰是否知道這兩件事，以及是否知道《民主與共和》是通過什麼途徑傳到美國去的。

對於電視劇的事，袁紅冰確實一無所知，但他知道是什麼人將《民主與共和》的軟盤帶到了美國。當然，袁紅冰不可能告訴李處長真相。於是，他寫了一份材料，說明九三年夏，通過張勇進介紹，他曾把《民主與共和》的軟盤交給了一位台灣出版商——這件事已經沒有隱瞞的必要，早在九四年春節後，張勇進就坦率地告訴袁紅冰，他春節到上海探視父母期間，在上海秘密警察的一再逼問下，他講出了有關《民主與共和》的事情。而袁紅冰確信，用一種真實掩蓋另一種關鍵的真實，是愚弄自以為精明者的最有效方法。

九五年末，從「美國之音」，或者是法國廣播電台中，袁紅冰獲得了一項信息：江澤民說，「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是最危險的反動組織。江澤民之所以做出這項判斷，可能既是由於袁紅冰在組建同盟的過程中，曾提出「剷除貪官污吏，以建立社會正義；消滅奸商資本，以建立社會公正」的原則，從而使中國現代專制政治的腐敗權力與奸商資本合一的本質暴露在陽光之下，也是由於袁紅冰寫出了《民主與共和》這部產生於中國民主運動中的第一部系統

的政治法律著作，並以這本著作做爲同盟的思想靈魂，從而使同盟在理論原則的意義上具備了反對黨的素質，還是由於袁紅冰關於勞動者的定義——「除貪官污吏和奸商之外的，所有運用智力和體力創造社會財富的人」，第一次從理論上使中國民主運動走出了知識分子的範疇，而把各階層民衆熔鑄成同一柄反叛專制政治之劍。

同一時期，袁紅冰還從海外電台廣播中獲得另一項信息：美國國務院九五年關於中國人權狀況的報告中，稱袁紅冰是由於呼籲保障工人權利而被捕的異議人士。

所有這些偶爾得到的信息都說明，雖然秘密警察試圖把袁紅冰埋葬在沉默中；雖然許良英、包遵信之流以自封的「民主鬥士」的名義，將袁紅冰污蔑爲「毛澤東式的政客」、「法西斯主義分子」，可是，他們的努力並不能完全抹去袁紅冰滴落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的殷紅血跡。而這使袁紅冰那沉重地跳動於陰冷雲層下的心，感到了幾許蒼涼的欣慰。不過，從艱苦的寫作中像漫天塵沙一樣飄落的疲倦感，卻總是很快就覆蓋了那蒼涼的欣慰——殘酷的命運只允許他艱難，不允許他欣慰，哪怕是蒼涼如荒野的欣慰。

沒有休息，沒有假日，沒有陽光，只有每天都不間斷的、陰影下的奮筆疾書。袁紅冰的腰僵硬地彎曲了，視野變得模糊了。他的面容呈現出枯萎的灰白，彷彿罌粟花汁液般豔麗的血都注入了著作之中；他那曾在陡峭的峰脊上追逐疾風的步履，也只能像衰朽的老人一樣蹣跚在鉛灰色的疲倦感中。唯有寫作時，他才能聽到自己心的跳盪，然而，那心的跳盪聲就像燒成暗紅色的岩石，不斷猛烈地敲擊在他寒冷的、薄薄冰層般脆弱的生命上。

「交給當局的那一份份『悔過書』，那一份份『思想匯報』，那一份份『交待材料』，都不過是向秘密警察的臉放出的——一個音韻悠長的、花哨的屁。只要完成了《文殤》，只要爲《自由在落日中》和《文殤》的手稿找到萬無一失的保存方式，我就可以重新獲得用高貴而美麗的嘴，而不是屁股，同當局對話的權利了！」——

越是臨近完成《文殤》的寫作過程，袁紅冰越是不得不經常用這個思想來克服使他的心臟時時痛苦抽搐的疲倦。或許只有在苦役中累死的囚徒，才能理解那種疲倦，但是，袁紅冰必須用牙齒咬碎那灼熱而堅硬的疲倦，讓精神像拖著生鏽鐵鐮的足步，走向寫作的終點。

袁紅冰曾想在黑牢鐵鑄的陰影上，為自己雕刻出英雄的容顏，以做為獻給中國民主命運的美麗的祭品，以顯示自由理想的璀璨魅力。然而，只是為了《自由在落日中》，只是為了那沐浴在無邊血海中的詩意的落日，他殘忍地將自己高貴的人格踐踏在了腳下。猛獸最大的痛苦莫過於忍受野狗的侮辱；英雄男兒最大的痛苦莫過於不得不向自己高傲的面容上撒尿，那是比挫骨揚灰，比被剝皮實草^(編註)更深刻的痛苦；那是比烈火焚身，比燒紅的利刃刺進眼睛更慘烈的痛苦，而袁紅冰選擇了這種痛苦。

寫作的完成，似乎意味著痛苦的終結。袁紅冰急於走出那血腥氣濃烈的痛苦。因為，他急於向戰友，也向猙獰的專制政治，證明他的人格高貴；證明他是英雄的男兒；證明他願意以冷峻的笑，承受為真理必須承受的一切苦難。儘管過去的政治活動遭到了慘痛的失敗，但是，他仍然有能力，尋找恰當的政治時機，重召舊友，再舉義旗——即便是同王海光結成「鐵血兄弟同盟」的時候，一種荒野之狼似的天生的警覺性，也使袁紅冰沒有向王海光，這個後來墮落為告密者的無恥之徒，講過在自己的學生中建立的政治關係。而這些秘密警察視線之外的政治關係，就是袁紅冰再次向共產黨官僚集團發起挑戰的力量基礎。

《文殤》是一片屬於狂風驟雨，屬於金色雷電和銀色暴風雪的荒原，那荒原上伸展著袁紅冰四十多年生命的足跡。在那足跡就要踏上時間的邊緣時，袁紅冰卻驀然感到了蒼涼的遺憾。為了許多戰友

編註：剝皮實草是明朝的一種酷刑，將一身皮剝下，在皮囊中填草。

和學生們的安全，他不能寫出生命的全部經歷——中國專制政治還要長久地存在，而《文殤》則可能在專制政治死去之前，就裸露在陽光下。爲此，他必須將來自於許多美麗生命的真誠情感和峻峭的俠義精神，覆蓋在沉默的雪原之下。袁紅冰相信，那一定是殷紅的雪原。有什麼能比出於世俗的原因，而必須埋葬可以令萬里長風爲之歡歌和悲泣的真誠情感，埋葬在染血的鋒刃上做青銅色之舞的俠義精神，更加令人遺憾呢！噢，那是殷紅如猛獸之血的遺憾呵。

然而，無論那種遺憾多麼沉重，袁紅冰踉蹌於艱辛寫作間的足步，終於逼近了他以高於生死的抉擇爲自己設定的目標。那聳立在他人格廢墟中的目標猶如一塊裸露的黑色岩石，深紅的晚霞凝重地飄落在那岩石上。袁紅冰的目光中閃耀起破碎的野性，他相信，當他像一團將要熄滅的枯紅的火焰，倚著那黑色的岩石，無力地躺在浩蕩的沉寂中時，一定會有小白樺林翠綠的神韻，輕輕拭去他乾裂的心上的血跡；一定會有嫣紅的流雲，在他荒涼的眼睛深處溫柔地飄拂；一定會有從草梢上掠過的青銅色的風，在他耳畔喧囂，從那荒野之風中，他將聽到雄豹的利爪踏碎紫色晚霞的聲響——那是他生命的足音。

一九九七年元月十二日凌晨，袁紅冰像往常一樣坐在檯燈下，開始寫作。幾個小時後，蒼白的空虛感突如其來地攫住了他悸動的靈魂。過了許久，當袁紅冰意識到他已經寫出了《文殤》的最後一句話時，陰冷的黑暗湧進了他空虛的視野——沒有期待已久的白樺林的翠綠和嫣紅的流雲；沒有渴望已久的青銅色長風和深紅的晚霞，身前身後只是深不可測的黑暗，而他的生命如同一片乾枯的黃葉，在那黑暗中飄落。

袁紅冰冰冷的身體頹然摔落在骯髒的水泥地板上。他鐵灰色的嘴唇震顫著，彷彿要用灼熱的親吻，燒焦那陰冷的黑暗。但是，他卻突然感到，那種因向秘密警察屈膝而產生的痛苦，那種侮辱自己高傲人格的痛苦，不僅沒有消失，反而以從未有過的殘忍，像血跡

迸濺的利刃，劈斬在他早已傷痕累累的心上。

袁紅冰猶如一隻垂死的狼，在冰冷的地板上痛苦萬狀地扭曲翻滾起來，而拖長的、沉悶的、慘痛的嗚咽，似乎能令冷漠而黑暗的虛無，都在瞬間之內化爲漫天的暴風雪。

袁紅冰的身體終於不再掙扎了。他急速震顫的頭顱艱難地抬了起來，灰白、消瘦的面容上凍結著一絲寒冰般炫目的猙獰而冷酷的笑意。突然，他的眼睛裏燃燒起瘋狂的野性，露出慘白的牙齒，彷彿要撕碎視野中那峭立、堅硬的黑暗，同時，他發出了一聲悲愴如狂的長嘯：「青銅色的落日呵，爲我做證！『殷紅虛無』的哲理呵，親吻我枯焦的心中那屬於火焰的痛苦！」

噢，那血淋淋的、孤獨的悲愴似乎能在鐵鑄的黑暗上，燒灼出殷紅的傷痕。

餘韻

艱難是生命意義的根據；是生命美的祭壇。體驗踉蹌於陡峭峰脊上的艱難，然後，在懸崖之巔以極目天際的遙望，使那些險峻的艱辛變為遼遠的詩意和哲理——這是袁紅冰終生不變的情趣。

九七年元月十二日的傍晚，在流放地永遠不散的低垂陰雲下，袁紅冰拄著一根樹幹，緩慢地、沉重地踏過岩石和野草，向一座懸崖的頂端走去。每邁出一步之後，他都不得不駐足於陡坡上，急促而痛苦地喘息片刻，而竭盡全力他才能使自己的身體保持住白樺樹的銀幹般挺直的姿態。長期瘋狂的寫作似乎已經將他青銅色的生命活力燒成灰燼，此刻，袁紅冰覺得，他空洞的生命中只剩下死寂、蒼白的虛無，只剩下凍結在虛無中的一縷枯紅激情的殘骸。

袁紅冰蹣跚的腳步終於踏上了懸崖的頂端，他用那根當做手杖的樹幹支撐住衰弱的身體，向北方遙望。他凌亂的長髮呈現出枯萎的灰黑色，猶如將被狂風撕碎的悲愴；眼角那岩石裂縫般的皺紋，顯示出命運的殘酷和艱辛。他蒼老了，他疲憊了，他的生命似乎要在陰冷的暮色中凋殘了。不過，他灰白、消瘦的面容輪廓依然線條峻峭而銳利，彷彿是雷電在憔悴的痛苦上刻出的高傲的遺囑；他乾枯的眼睛深處還凝結著英俊秀麗的火焰，還殘留著美少年狂放不羈的神韻。

稍稍抬起頭顱便頂住了鉛灰色的陰雲；視野被群山的陰影和腐爛的黑灰色雲霧遮斷，可是，袁紅冰的心早已回到了萬里之外的內蒙古高原。他彷彿佇立於殷紅的落日之巔，用金色長風般的沉思，同北國燦爛的藍天、遼遠的荒原和漫長的地平線對話。

「我的天職在於重鑄美麗、高貴、自由的人格。我已經在精神的意義上完成了對於生命的承諾。然而，我的靈魂爲什麼還不能在深紅的寧靜中沉醉，我的心爲什麼仍然在烈火焚燒的痛苦中狂舞！

「噢，我多想緊摟妻子血跡嫣紅的深情；緊摟容顏如花的小女兒秀麗的肩頭，迎著漫天紛飛的黃葉，走向無邊的荒原，在那遠離骯髒塵世的地方，使我殘存的生命化做一縷銀色的柔情，纏繞住荒涼的落日。然而，是什麼迫使我必須回顧，尋找失落在時間中的足跡——那被狂烈的激情燒焦的足跡。

「哲人似乎慣於在沉思中輕蔑地俯視塵世。但是，我厭惡那種冷漠的超然，我不欣賞那種缺少激情的、貧血的哲理。我的俯視中有冷峻的高傲，卻沒有輕蔑；我只愛戀以火焰的風格摟抱生命的哲理。

「在大漠中搖曳的銀灰色龍捲風，下面是滾滾的金色沙塵，上端隱入蒼穹深處那動盪著猩紅雷電的峭立雲團——這便是我的英雄人格哲學的形象。我要以狂放無羈的呼嘯，向塵世中的生命，傳達屬於萬里長空的箴言。

「正義是響徹人類歷史的呼喚。在我的精神哲學視野中，正義就是使生命美化和強化的激情；在我的政治哲學視野中，正義就是在權力公有的背景下展開的生命競爭——遵從公正的普遍規則，而又處處閃耀著人性優美和善意的生命競爭。只要正義的晨鐘不能響遍歐亞大陸東部這片壯麗的山河，我布滿火焰灼痕的心，就無法寧靜。因爲，我確認，燦爛而熾烈的激情是生命的本體；因爲，審美激情命令我必須關注生命。

「唯有審美激情，才能使囚禁在趨於零的『有限』中的生命，以

豐饒的精神，超越無限的物性宿命，成爲宇宙的主體，成爲自由之王；唯有審美激情，才能使囚禁在趨於零的『瞬間』內的生命，以對於生命美的沉迷，超越永恆對生命的否定，成爲堅硬的意義——堅硬得敢於進行高傲的自我欣賞、自我確認，而不必向冷漠的永恆和人世間的權威，伸出乞討價值確認的手。

「或許，殘酷、墮落的現實會無情地撕碎我殘破的生命；或許，直到陰冷的死亡猙獰地覆蓋在我乾枯的眼睛上，物化的精神、醜化的人格、荒蕪的人性，都只會拒絕我的哲理，但是，只要金色的日球還沒有停止從大海碧藍的萬里波濤間升起，人就有重新理解和愛戀生命美的可能。

「當那絢麗的可能轉化爲現實的時刻，我慘白的骷髏會從陰暗的遺憾中走出來，爲美麗的少年男女，再做鋒刃之上的火焰之舞；我黑洞般的眼眶裏會因爲可以向生命美色狂歌醉舞，而湧出猛獸之血。噢——，願那能將岩石燒焦的灼熱的血，使虛無變爲殷紅，殷紅得如同我的孤獨，我的痛苦，我的悲愴，我的生命意義。」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二日深夜初稿

一九九七年十月最後一次修改完畢